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十二卷

1969.7—1991.12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 中苏关系 ——

第一卷
1945.1—1949.2

第二卷
1949.3—1950.7

第三卷
1950.8—1951.8

第四卷
1951.9—1954.1

第五卷
1954.2—1955.7

第六卷
1955.8—1956.9

第七卷
1956.10—1958.3

第八卷
1958.4—1959.10

第九卷
1959.10—1962.12

第十卷
1963.1—1964.11

第十一卷
1964.12—1969.6

第十二卷
1969.7—1991.12

上架建议：政治历史文献
ISBN 978-7-5473-0756-4
9 787547 307564 >
平装定价：1800.00元（共12卷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十二卷

1969.7—1991.12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12卷)/沈志华主编.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1
ISBN 978-7-5473-0756-4

Ⅰ.①俄… Ⅱ.①沈… Ⅲ.①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史料 Ⅳ.①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0608 号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12卷)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7331 千字
印　　张：336.75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756-4
平装定价：1800.00 元(共 12 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52069798

目　　录

№01841,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
1969 年 7 月 19 日 …… 11
№10409,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加强与蒙古各机构合作抵制中国的宣传
1969 年 8 月 6 日 …… 13
№11882,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
1969 年 8 月 15 日 …… 14
№11883,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
1969 年 9 月 1 日 …… 17
№25457,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记录：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
1969 年 9 月 11 日 …… 18
№10284,苏共中央致各兄弟党的通报：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情况
1969 年 9 月 11 日 …… 25
№13862,哈巴罗夫斯克党委致苏共中央报告：讨论苏中领导人会谈
1969 年 9 月 22 日 …… 28
№10410,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阐明中苏边界的历史
1969 年 9 月 24 日 …… 30
№11959,米赫也夫的调查报告：关于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问题
1969 年 9 月 25 日 …… 34
№01838,驻越使馆的调查报告：关于老挝爱国战线所控制地区的形势
1969 年 9 月 29 日 …… 37
№21507,彼德科维奇在广场发表讲演：谈论中苏关系
1969 年 10 月 2 日 …… 38
№22897,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与中美苏三角关系
1969 年 10 月 9 日 …… 42
№22999,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中苏关系
1969 年 12 月 15 日 …… 45
№22899,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赫尔辛基会议、中美苏三角关系等
1969 年 12 月 20 日 …… 48

1970 年

№10411,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在内部出版中共简史的建议
1970 年 7 月 29 日 …… 54
№06765,谢尔巴科夫与范文同会谈记录：对越援助及柬埔寨问题
1970 年 8 月 28 日 …… 55

1971 年

№22902,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日内瓦会谈及中国的立场等
1971 年 1 月 9 日 …… 58
№11595,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给出席兄弟党国际部代表会议代表团的指示
1971 年 2 月 12 日 …… 64
№10412,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情况通报
1971 年 2 月 12 日 …… 65
№01830,佐林与武文松会谈记录：中苏共同援助越南问题
1971 年 3 月 17 日 …… 70
№22905,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中美关系和美中苏三极格局
1971 年 5 月 10 日 …… 72
№01829,谢尔巴科夫的政治信函：苏联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任务
1971 年 5 月 21 日 …… 73
№22907,多勃雷宁基辛格会谈纪要：德国问题、苏美关系、对华政策等
1971 年 6 月 8 日 …… 82
№22908,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和谈、中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
1971 年 6 月 30 日 …… 88
№22947,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尼克松访华背景及苏联的应对
1971 年 7 月 17 日 …… 94
№22910,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中美高层会晤情况
1971 年 7 月 19 日 …… 97
№22912,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对涉及尼克松访华问题的估计
1971 年 7 月 22 日 …… 104
№22913,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1971 年 7 月 27 日 …… 108
№22944,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国对尼克松访华的想法
1971 年 7 月 29 日 …… 109
№22915,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巴黎和谈及中美关系进展

1971年8月9日 …… 114
№22916,勃列日涅夫致尼克松函:越南战争及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1年9月7日 …… 116
№22917,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电:与罗杰斯会谈情况报告
1971年9月26日 …… 119
№22919,葛罗米柯与尼克松会谈纪要:美苏合作及中国问题
1971年9月29日 …… 124
№22920,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中国问题等
1971年9月30日 …… 135
№22922,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国通报即将进行的访华安排
1971年10月4日 …… 140
№22924,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印巴冲突及尼克松访华安排等
1971年10月15日 …… 141
№22927,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详细情况
1971年10月30日 …… 149
№20848-1,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苏联的国际活动及相关决议
1971年11月22日 …… 153

1972年

№22929,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苏联对尼克松访华的反应
1972年1月21日 …… 187
№22932,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中美可能就越南问题达成协议
1972年1月26日 …… 193
№22933,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苏高层会晤、中美会谈等
1972年1月28日 …… 194
№22934,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尼克松访华的成果及印象
1972年3月1日 …… 201
№22936,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对尼克松访华成果的评估
1972年3月8日 …… 208
№22937,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尼克松访苏安排及中美军事合作问题
1972年3月9日 …… 212
№22938,勃列日涅夫与基辛格会谈记录:美苏关系及越南问题
1972年4月21日 …… 217
№22941,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会谈记录:如何结束在越南的战争
1972年5月24日 …… 232

№06767,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会谈备忘录：美苏解决越南问题的讨论
1972 年 5 月 27—28 日 …… 243
№10413,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关于成立中国问题顾问专家小组
1972 年 10 月 20 日 …… 246
№06768,谢尔巴科夫与黄文进谈话记录：越南通报与美国谈判情况
1972 年 12 月 27 日 …… 247

1973 年

№10414,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会商中国问题
1973 年 4 月 9 日 …… 250
№06770,谢尔巴科夫与黄文进的会谈记录：巴黎会谈情况及越南局势
1973 年 6 月 14 日 …… 251

1975 年

№24836-2,雅科夫列维奇的回忆：关于对中国进行的访问
1975 年 …… 254
№25984,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的报告：澳门情况及中国的立场
1975 年 5 月 5 日 …… 256
№16061,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关于出席各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会议
1975 年 6 月 13 日 …… 258

1977 年

№08117,情况通报：中国形势和中国新领导的政策
1977 年 1 月 17 日 …… 259
№08118,情况通报：关于中国的形势和当前北京的对外政策方针
1977 年 4 月 11 日以前 …… 262
№25985,驻葡使馆致梅德韦多夫斯基函：澳门和东帝汶的法律地位
1977 年 8 月 23 日 …… 270
№08119,苏共中央致兄弟党领导人通报：关于中国新领导的政策
1977 年 9 月 …… 273
№13723,葛罗米柯与卡特谈话记录：美中关系正常化等问题
1977 年 9 月 23 日 …… 278

1978 年

№13724,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国际局势

1978 年 6 月 8 日 …… 281
№10422,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批准联络部反击中国领土要求的措施
1978 年 6 月 13 日 …… 284

1979 年

№06018,马纳索夫同李善一谈话记录：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续签问题
1979 年 4 月 10 日 …… 288
№06039,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中苏谈判的情况
1979 年 10 月 11 日以后 …… 289

1980 年

№13725,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批评中美合作致驻联邦德国大使电
1980 年 2 月 1 日 …… 291
№16687,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揭露中国亲美方针的指示
1980 年 5 月 8 日 …… 295
№16688,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对抗美中军事合作的指示
1980 年 10 月 2 日 …… 298
№25987,苏共中央决议：根据揭露中国特务的材料摄制专题影片
1980 年 12 月 15 日 …… 301
№25963,塔斯社记者发自喀布尔的电报：中国人在阿富汗
1982 年 1 月 30 日 …… 302

1982 年

№26580,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
1982 年 5 月 21 日 …… 306
№26581,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
1982 年 7 月 10 日 …… 309
№26582,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
1982 年 8 月 7 日 …… 311
№11928,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缓和苏中关系及国际局势的讨论
1982 年 9 月 9 日 …… 315
№26583,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
1982 年 9 月 11 日 …… 322
№26584,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
1982 年 10 月 2 日 …… 323

1983 年

№16691，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扩大对华贸易及国际局势的讨论
1983 年 5 月 31 日 …… 324
№25988，驻英使馆的情报：英国对待中英关系的态度及其趋向
1983 年 6 月 20 日 …… 331

1984 年

№21961，苏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会议记录：恢复苏中友协活动的决定
1984 年 1 月 29 日 …… 336
№25990，拉古林的报告：澳门问题及苏联的立场
1984 年 7 月 21 日 …… 336
№21960，乔尔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哈巴罗夫斯克与中国恢复往来情况
1984 年 11 月 1 日 …… 339
№21962，萨利尼科夫致乔尔内报告：黑龙江中苏友协代表团来访情况
1984 年 11 月 12 日 …… 344
№25991，驻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处的报告：澳门回归问题谈判
1986 年 11 月 27 日 …… 346

1987 年

№25869，卢金的报告：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会谈
1987 年 12 月 16 日 …… 348

1988 年

№25941，沃罗比约夫与李凤林会谈记录：苏联要求中国关注越南的照会
1988 年 3 月 30 日 …… 349
№25863，外交部亚洲司的报告：印度支那各国与中国对柬埔寨问题的态度
1988 年 5 月 4 日 …… 350
№25870，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司的报告：在亚太地区扩大合作的可能性
1988 年 6 月 6 日 …… 356
№25936，法捷耶夫与李凤林会谈纪要：通报阿富汗的局势
1988 年 6 月 22 日 …… 359
№25945，沃罗比约夫与李凤林会谈记录：中国决定与苏联举行高层会晤
1988 年 11 月 11 日 …… 361

1989 年

№25871,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司的报告:保障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利益
1989 年 4 月 12 日 …… 362
№25992,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络计划
1990 年 2 月 22 日 …… 364

1990 年

№25845,卢金与潘占林、李辉会谈纪要:俄罗斯联邦与台湾的关系问题
1990 年 10 月 31 日 …… 366

1991 年

№25866,外交部远东和印度支那国家司报告:中苏关于台湾问题的磋商
1991 年 4 月 15 日 …… 368
№25917,库纳泽与于洪亮会谈记录:寻找中俄两国接触的共同点
1991 年 10 月 8 日 …… 371
№25890,关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华的报告
1991 年 12 月 13 日以后 …… 372

附录　人名译名对照表 …… 375

第十二卷(1969. 7—1991. 12)

目　　录

№01841,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
1969 年 7 月 19 日 …… 11
№10409,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加强与蒙古各机构合作抵制中国的宣传
1969 年 8 月 6 日 …… 13
№11882,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
1969 年 8 月 15 日 …… 14
№11883,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
1969 年 9 月 1 日 …… 17
№25457,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记录：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
1969 年 9 月 11 日 …… 18
№10284,苏共中央致各兄弟党的通报：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情况
1969 年 9 月 11 日 …… 25
№13862,哈巴罗夫斯克党委致苏共中央报告：讨论苏中领导人会谈
1969 年 9 月 22 日 …… 28
№10410,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阐明中苏边界的历史
1969 年 9 月 24 日 …… 30
№11959,米赫也夫的调查报告：关于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问题
1969 年 9 月 25 日 …… 34
№01838,驻越使馆的调查报告：关于老挝爱国战线所控制地区的形势
1969 年 9 月 29 日 …… 37
№21507,彼德科维奇在广场发表讲演：谈论中苏关系
1969 年 10 月 2 日 …… 38
№22897,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与中美苏三角关系
1969 年 10 月 9 日 …… 42
№22999,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中苏关系
1969 年 12 月 15 日 …… 45
№22899,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赫尔辛基会议、中美苏三角关系等
1969 年 12 月 20 日 …… 48

1970 年

№10411,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在内部出版中共简史的建议
1970 年 7 月 29 日 …… 54
№06765,谢尔巴科夫与范文同会谈记录：对越援助及柬埔寨问题
1970 年 8 月 28 日 …… 55

1971 年

№22902,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日内瓦会谈及中国的立场等
1971 年 1 月 9 日 …… 58
№11595,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给出席兄弟党国际部代表会议代表团的指示
1971 年 2 月 12 日 …… 64
№10412,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情况通报
1971 年 2 月 12 日 …… 65
№01830,佐林与武文松会谈记录：中苏共同援助越南问题
1971 年 3 月 17 日 …… 70
№22905,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中美关系和美中苏三极格局
1971 年 5 月 10 日 …… 72
№01829,谢尔巴科夫的政治信函：苏联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任务
1971 年 5 月 21 日 …… 73
№22907,多勃雷宁基辛格会谈纪要：德国问题、苏美关系、对华政策等
1971 年 6 月 8 日 …… 82
№22908,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和谈、中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
1971 年 6 月 30 日 …… 88
№22947,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尼克松访华背景及苏联的应对
1971 年 7 月 17 日 …… 94
№22910,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中美高层会晤情况
1971 年 7 月 19 日 …… 97
№22912,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对涉及尼克松访华问题的估计
1971 年 7 月 22 日 …… 104
№22913,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1971 年 7 月 27 日 …… 108
№22944,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国对尼克松访华的想法
1971 年 7 月 29 日 …… 109
№22915,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巴黎和谈及中美关系进展

1971 年 8 月 9 日 …………………………………………………………… 114
№22916,勃列日涅夫致尼克松函：越南战争及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1 年 9 月 7 日 …………………………………………………………… 116
№22917,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电：与罗杰斯会谈情况报告
1971 年 9 月 26 日 …………………………………………………………… 119
№22919,葛罗米柯与尼克松会谈纪要：美苏合作及中国问题
1971 年 9 月 29 日 …………………………………………………………… 124
№22920,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中国问题等
1971 年 9 月 30 日 …………………………………………………………… 135
№22922,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国通报即将进行的访华安排
1971 年 10 月 4 日 …………………………………………………………… 140
№22924,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印巴冲突及尼克松访华安排等
1971 年 10 月 15 日 ………………………………………………………… 141
№22927,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详细情况
1971 年 10 月 30 日 ………………………………………………………… 149
№20848-1,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苏联的国际活动及相关决议
1971 年 11 月 22 日 ………………………………………………………… 153

1972 年

№22929,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苏联对尼克松访华的反应
1972 年 1 月 21 日 …………………………………………………………… 187
№22932,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中美可能就越南问题达成协议
1972 年 1 月 26 日 …………………………………………………………… 193
№22933,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苏高层会晤、中美会谈等
1972 年 1 月 28 日 …………………………………………………………… 194
№22934,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尼克松访华的成果及印象
1972 年 3 月 1 日 …………………………………………………………… 201
№22936,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对尼克松访华成果的评估
1972 年 3 月 8 日 …………………………………………………………… 208
№22937,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尼克松访苏安排及中美军事合作问题
1972 年 3 月 9 日 …………………………………………………………… 212
№22938,勃列日涅夫与基辛格会谈记录：美苏关系及越南问题
1972 年 4 月 21 日 …………………………………………………………… 217
№22941,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会谈记录：如何结束在越南的战争
1972 年 5 月 24 日 …………………………………………………………… 232

№06767,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会谈备忘录：美苏解决越南问题的讨论
1972 年 5 月 27—28 日 …… 243
№10413,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关于成立中国问题顾问专家小组
1972 年 10 月 20 日 …… 246
№06768,谢尔巴科夫与黄文进谈话记录：越南通报与美国谈判情况
1972 年 12 月 27 日 …… 247

1973 年

№10414,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会商中国问题
1973 年 4 月 9 日 …… 250
№06770,谢尔巴科夫与黄文进的会谈记录：巴黎会谈情况及越南局势
1973 年 6 月 14 日 …… 251

1975 年

№24836 - 2,雅科夫列维奇的回忆：关于对中国进行的访问
1975 年 …… 254
№25984,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的报告：澳门情况及中国的立场
1975 年 5 月 5 日 …… 256
№16061,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关于出席各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会议
1975 年 6 月 13 日 …… 258

1977 年

№08117,情况通报：中国形势和中国新领导的政策
1977 年 1 月 17 日 …… 259
№08118,情况通报：关于中国的形势和当前北京的对外政策方针
1977 年 4 月 11 日以前 …… 262
№25985,驻葡使馆致梅德韦多夫斯基函：澳门和东帝汶的法律地位
1977 年 8 月 23 日 …… 270
№08119,苏共中央致兄弟党领导人通报：关于中国新领导的政策
1977 年 9 月 …… 273
№13723,葛罗米柯与卡特谈话记录：美中关系正常化等问题
1977 年 9 月 23 日 …… 278

1978 年

№13724,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国际局势

1978 年 6 月 8 日 …… 281
№10422,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批准联络部反击中国领土要求的措施
1978 年 6 月 13 日 …… 284

1979 年

№06018,马纳索夫同李善一谈话记录：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续签问题
1979 年 4 月 10 日 …… 288
№06039,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中苏谈判的情况
1979 年 10 月 11 日以后 …… 289

1980 年

№13725,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批评中美合作致驻联邦德国大使电
1980 年 2 月 1 日 …… 291
№16687,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揭露中国亲美方针的指示
1980 年 5 月 8 日 …… 295
№16688,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对抗美中军事合作的指示
1980 年 10 月 2 日 …… 298
№25987,苏共中央决议：根据揭露中国特务的材料摄制专题影片
1980 年 12 月 15 日 …… 301
№25963,塔斯社记者发自喀布尔的电报：中国人在阿富汗
1982 年 1 月 30 日 …… 302

1982 年

№26580,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
1982 年 5 月 21 日 …… 306
№26581,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
1982 年 7 月 10 日 …… 309
№26582,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
1982 年 8 月 7 日 …… 311
№11928,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缓和苏中关系及国际局势的讨论
1982 年 9 月 9 日 …… 315
№26583,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
1982 年 9 月 11 日 …… 322
№26584,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
1982 年 10 月 2 日 …… 323

1983 年

№16691,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扩大对华贸易及国际局势的讨论
1983 年 5 月 31 日 …… 324
№25988,驻英使馆的情报：英国对待中英关系的态度及其趋向
1983 年 6 月 20 日 …… 331

1984 年

№21961,苏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会议记录：恢复苏中友协活动的决定
1984 年 1 月 29 日 …… 336
№25990,拉古林的报告：澳门问题及苏联的立场
1984 年 7 月 21 日 …… 336
№21960,乔尔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哈巴罗夫斯克与中国恢复往来情况
1984 年 11 月 1 日 …… 339
№21962,萨利尼科夫致乔尔内报告：黑龙江中苏友协代表团来访情况
1984 年 11 月 12 日 …… 344
№25991,驻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处的报告：澳门回归问题谈判
1986 年 11 月 27 日 …… 346

1987 年

№25869,卢金的报告：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会谈
1987 年 12 月 16 日 …… 348

1988 年

№25941,沃罗比约夫与李凤林会谈记录：苏联要求中国关注越南的照会
1988 年 3 月 30 日 …… 349
№25863,外交部亚洲司的报告：印度支那各国与中国对柬埔寨问题的态度
1988 年 5 月 4 日 …… 350
№25870,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司的报告：在亚太地区扩大合作的可能性
1988 年 6 月 6 日 …… 356
№25936,法捷耶夫与李凤林会谈纪要：通报阿富汗的局势
1988 年 6 月 22 日 …… 359
№25945,沃罗比约夫与李凤林会谈记录：中国决定与苏联举行高层会晤
1988 年 11 月 11 日 …… 361

1989 年

№25871,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司的报告：保障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利益
1989 年 4 月 12 日 …… 362
№25992,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络计划
1990 年 2 月 22 日 …… 364

1990 年

№25845,卢金与潘占林、李辉会谈纪要：俄罗斯联邦与台湾的关系问题
1990 年 10 月 31 日 …… 366

1991 年

№25866,外交部远东和印度支那国家司报告：中苏关于台湾问题的磋商
1991 年 4 月 15 日 …… 368
№25917,库纳泽与于洪亮会谈记录：寻找中俄两国接触的共同点
1991 年 10 月 8 日 …… 371
№25890,关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华的报告
1991 年 12 月 13 日以后 …… 372

附录 人名译名对照表 …… 375

№01841

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

（1969 年 7 月 19 日）

机　密

文本第 17 份

致 K. B. 鲁萨科夫同志：

形势调查简报

1969 年 7 月 19 日 9 时

第 167 号

中国

目前在中国唯一的生产铀-235 的工业企业是在兰州（甘肃省）1963 年投产的气体扩散工厂。工厂每年生产 300 公斤浓缩到 90％的铀-235，这种铀用来生产核武器。

根据现有资料，在贺兰山地区（兰州东北 250 公里）中国人在建设新的生产铀-235 的工厂。工厂工程峻工期大约在 1972 年初。

……①

南也门人民共和国

近一个月来，在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发生了变化，总体上加强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国内形势仍然很复杂。右派势力、西方国家和中国都在竭力不让新的领导得到巩固。在卫戍部队和居民点中散发的传单和传播挑拨性的谣言说，政府在“领导国家走向共产主义”，在执行废除私有制和消灭伊斯兰宗教的政策。居民被号召进行武装抵抗。亲英情绪的人或者支持沙阿比的军官，在 6 月事件的转变关头，没有冒险去反对新政府对国家的领导，他们大规模地离开军队，回到自己的部族去进行教唆性的活动。目前已有 150 多名军官擅自离职。中国在亚丁的一些人士企图在一部分居民中组织“与中国友好团结”的游行示威活动，想以此在苏联与南也门的关系上给人们造成警惕心理。

① 此处几节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在亚丁的外交界人士中有人认为，南也门人民共和国的新领导人在解决这些困难问题时，主要希望还是寄托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新领导人最近就想向这些国家提出请求。

巴基斯坦、中国

从今年7月12日到17日，空军元帅努尔-汗访问北京时，中国领导人曾试图证明说，巴基斯坦参加旨在反对中国任何形式的区域性政治和经济合作都是没有前途的。同时他们承诺将很好地研究巴基斯坦人要求拨款在塔克西拉和达卡建设军事工业项目以及供给预备部队和某些类型的弹药和武器装备。

根据拉瓦尔品第政治界人士的评价，巴基斯坦政府在派努尔-汗去访问北京后，国家对外方针没有产生任何变化。巴基斯坦人仍然打算执行"保持平衡"政策来发展与所有大国的双边关系。

越南

1. 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以后，西贡行政当局内部的分歧明显地加剧了。民族议会下议院要求陈文香政府辞职。资本输出增加，侨居国外的大企业家和官僚们的人数也增多。从越南南方军队中逃跑的逃兵在增多。西贡的政界认为，阮文绍总统不能稳定国内形势。

西贡行政当局在采取紧急措施来巩固其阵地，对反对派加强镇压手段，进行逮捕。在这种情况下，在西贡的美国人士担心新的政府会发生危机，将会促使提高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威望。

2.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为供养美国战俘的开支的增长而感到忧虑。粮食和医疗保证的问题尤其令人感到不安。据来自河内的资料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准备在最近与美国方面重新讨论关于交换战俘问题。

中国、日本

中国领导人继续支持与日本进行经济贸易的交流，这种交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贸商品总额中占第一位。1968年日本对中国出口的数量估计为3.26亿美元。这段时期内从日本进口的主要货物是：钢100万吨、铜4 400吨、锌5 000吨、铝约1 000吨、矿物肥料1 800万吨以及机器和工业设备数额约3 300万美元。中国供应的主要项目是：煤27万吨、铁矿6.9万吨和生铁3.1万吨。根据贸易协议两国间的商品贸易额到1969年计划总数约为6亿美元，这超过了1968年水平的9%。

美国

在美国军事工业集团人士中表现出焦急不安的情绪，因为即将举行的苏美两国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会导致废止许多大的军事合同。据这些集团的人士估计，在签订苏美协议的情况下，航空火箭和无线电子工业将要损失总数不少于160亿美元的订货，这些订货是近几年来由美国国防部规划的。也可以看出，在未来的10年中，取消对加工比较精良的战略武器类型的订货将会导致这些工业部门损失达1 000亿美元。

"阿波罗11号"起飞

在今年7月18日期限内美国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基本上按预定的计划继续飞向

月球。计划中的第三次校正方向没有进行。在23时43分,规定时间前1小时,宇航员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从指挥舱出来走向月球座舱,在这里检查各种仪器装置和生活保证系统。

今年7月19日5时30分,“阿波罗11号”飞船停留在距离地球约34.3万公里的地方,运动速度每小时为3 308公里。

П. 伊万舒金

1969年7月19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93页

№1040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加强与蒙古各机构合作抵制中国的宣传

(1969年8月6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9年8月6日会议第76/77г号

第77项　关于继续加强与蒙古各机构合作抵制中国的宣传。

一、责成《真理报》编辑部撰写并与苏共中央办公厅协商发表编辑部文章,新闻社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就毛分子对苏蒙关系进行诽谤性宣传撰写系列文章,并准备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无线电广播。

二、责成《真理报》、《消息报》和《在国外》杂志编辑部经与苏共中央办公厅协商,系统地转载蒙古报刊揭露中国领导人诽谤苏蒙关系的材料。新闻社保证在国外传播这些材料。

三、责成《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应蒙古朋友的请求,定期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出在国际问题方面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评论员,期限2—3周,帮助蒙古新闻记者提高专业水平。

四、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

——与蒙古方面达成协议,每年互派从事中国问题的两国新闻记者1—2名分别在苏联无线电台和蒙古无线电台进行实习;

——以相互的方式,向蒙古有关组织提供从中国无线电台截获的涉及蒙古问题的资料以及涉及当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材料;

——为了协调对中国的无线电广播宣传活动,与蒙古方面达成协议,每月交换一次关于

苏联电台和蒙古电台对中国广播的主要信息情报。

——为保证有效地交换信息材料，同苏联邮电部一起进行关于在苏联电台和蒙古电台之间建立直接电传联系的谈判。

五、责成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办公厅，利用自己的渠道，向蒙古朋友通报所采取的关于继续加强与蒙古组织合作以抵抗中国的宣传的措施。在会谈时表示希望蒙古人民共和国党政领导人在蒙古和苏联报刊上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以具体事实说明苏蒙之间关系的真实性，对于毛分子的诽谤中伤给予具体的反击。

ЦХСД，ф. 4，оп. 19，д. 545，л. 58

№11882

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

（1969 年 8 月 15 日）

机　密

文本第 15 份

致 K. B. 鲁萨科夫同志：

形势调查简报

1969 年 8 月 15 日 9 时

第 190 号

中国

今年 8 月 14 日期间，同苏联和蒙古接壤地区的中国军队，其战斗成员、部署和行动性质，均未发现有重大变化。

捷克斯洛伐克

1. 党和国家机关基本上在执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7 月 24 日关于纪念 8 月事件 1 周年的决定。但是拟定的措施几乎完全没有按照民族阵线和工会的路线去实现。军队、人民警察和国家安全机关决心在 8 月的日子里采取坚决措施来对付破坏秩序的人和挑拨者。但是所有这些机关都要求，希望他们的严厉行动都应是为党和政府领导完

全明确核准的,不是模棱两可的。其原因是,在国内不顾提出警告,还是继续散发反党反苏的传单,也发生公开的挑衅,或是破坏行为。

最近几天,姆拉达·博利斯拉夫市汽车制造厂发生火灾时,市内的供水也遭到破坏,而且对苏军司令部的提供帮助的建议,地方当局作了否定的回答。在清除阻塞期间,把苏联商品换装到提索河上的契梅尔纳的过程中,在这个地区发生了两辆火车相撞的事件,铁路运输中断。

从8月8日夜到9日在布拉格地区,1945年牺牲的苏军战士墓上的石板被用200克梯恩梯的炸药块所炸毁。向载有苏联旅游者的公共汽车投掷螺母,玻璃被砸得粉碎。当在一家捷克人的企业里安装玻璃时,聚集起来要流氓行为的一群人不让进行维修。

8月12日在布拉格的瓦茨拉夫斯基广场上,在周围贴满传单的地方聚集了人群,其中有外国的采访记者。当某些捷克公民向站在旁边的安全机关的一位工作人员提出要求,采取措施来对付这群人时,他回答说,他"没有接到处理这种事的有关指示"。在"阿列特玛"工厂到处散布反党反苏的传单("可耻日"、"拥护克里格尔的发言")。这些手段得到工会、工厂委员会的代表们、部分青年和管理处的支持。在高分子化学研究所的工会布告栏上贴着支持克里格尔的信件,表示不同意苏联军队驻扎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会的材料和文章。

生物化学和有机化学研究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党支部反对捷共5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将近14%的共产党员退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很多党员不交纳党费。在固体材料物理研究所和其他某些科学研究所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

2. 今年8月13日在布拉格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捷共党中央第一书记胡萨克作了长达两小时的报告。他比较具体地和明确地对国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给予了定性,指出他们(右派)的行为给社会所带来的整个危害。

胡萨克强调了对国内形势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并特别提出,去年8月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来解决所发生的问题,但是党没有把这些力量动员起来。胡萨克说,面临的这些天是相应一次检查,检查中将查明,谁真正在从事与国家和人民为敌的活动,谁在迷失方向并成了骗局的牺牲品。

胡萨克声明说,党的耐心已到极限,它将进行最坚决的和无情的斗争来对付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势力。

……①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领导人懂得,如果它执行旨在与中国相接近的政策,就不能从苏联方面得到那些数量的武器装备和战斗技术设备,而这些数量对装备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是必需的。因此,目前正在伊朗进行正式访问的西巴基斯坦省长向伊朗国王递交了叶海亚·汗的一份请

① 此处几节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求，希望国王在今年9月在美国访问过程中，请求尼克松卖给巴基斯坦一定数量的航空和坦克装甲的技术设备，其中包括“幻影”飞机和一些坦克。巴基斯坦省长向国王保证说，为了回报这种帮助，巴基斯坦政府准备在今后支持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政策。

越南民主共和国、泰国

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力图加强其对泰国共产党和爱国主义运动的影响，在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之间举行了关于从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在发展泰国起义者运动中给予帮助的会谈。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同意向泰国派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军事部的工作人员，以便就地研究形势并制订计划在泰国开展游击斗争。为了与泰国游击队的力量协同行动，越南民主共和国将派送越南的军事专家和地面部队分队，总数量共约7 000人。同时将向泰国的爱国主义力量援助粮食、武器装备和战斗技术设备。双方达成协议到1969年底扩大爱国主义力量数量达2万—2.5万人，拟于1970年5月开始展开战斗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收到发自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信函，信中中国人表示支持越南南方的革命，并坚持必须用战争的方法来取得胜利，可以看出，从越南劳动党方面没有一贯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因此，信中“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包括呼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团结一致，因此，建议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与越南劳动党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一起举行会谈，目的是为召开国际会议作准备。信中呼吁越南劳动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治方针，原因是在其执行中，无论是国内或是国外都遇到了一些困难。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与毛泽东进行了会晤，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范文同和长征与林彪进行了会晤。在三次谈话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指责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说，他们在支持苏联修正主义的路线。越南代表们企图从中国领导人那里得到对越南的有效帮助未能成功。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签订的对1969年的援助协议，半年里中国人仅完成31.4%。中国人建议越南的船只离开中国的港口，这对越南南方爱国主义力量的援助变得复杂化了。

……①

П. 伊万舒金

1969年8月15日

РГАНИ，ф. 89，оп. 54，д. 19，л. 1－7

---

① 此处几节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11883

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

(1969年9月1日)

绝　密
文本第16份

致K.B.鲁萨科夫同志：

形势调查简报

1969年9月1日9时
第204号

中国

1. 根据美国专家的估计，尽管毛泽东集团企图整顿国内秩序，但中国内部的政治形势最近时期以来明显地尖锐化了。可以看出，在许多省各敌对派别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武斗的性质。其中今年8月，一些大规模的反毛主义的行动在中国北方和西北部发生了动用武器的事情。工人及军事人员更多地参加了反政府的行动，这一事实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严重不安。

2.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政府打算在西欧国家购买一些武器和战斗技术设备的种类。这引起了意大利的垄断组织的浓厚兴趣，这些组织要求政府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国家银行"意大利信贷"同意意大利向中国出口载重汽车和化工企业设备的很多商行提供贷款。

3. 日本政界倡议于1969年底召开会议来讨论改善与中国关系的问题。预计，除日本外，美国和加拿大将参加会议。

……①

越南

1. 今年8月30和31日，美国空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主要是与老挝毗邻的边境地区和南部的目标进行了空中侦察，两昼夜中进行了60架次以上的侦察。

在越南南方境内双方陆地上的部队大规模的战役没有进行。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小股部队同美国及西贡部队小分队之间的部分冲突主要发生在岘港以南50公里的中部沿岸一带，波来古以西地区(中部高原)以及在湄公河三角洲。

为了打击爱国主义力量的目标和决定其他的战斗任务，B-52战略轰炸机在过去的两

①　此处几节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昼夜中出动了100架次以上，战术的和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出动了800多架次。

2. 美国的军事领导人对提高南越军队的战斗力和用必要的武器装备它继续给予高度重视。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将军访问南越之后不久，今年8月20日至28日美国国防部长里索来到西贡。据他估计，把进行地面战役的重心转移给南越部队可视为满意的。但是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如成立参谋部，培养技术熟练的军官和军士骨干和建立有效率的系统从物质上和技术上保证对南越武装力量的供给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П. 伊万舒金

1969年9月1日

РГАНИ，ф. 89，оп. 54，д. 18，л. 1 - 7

№25457

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记录：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①]

(1969年9月11日)

对苏中关系现状感到担心的苏联领导人曾坚定不移地探索改善苏中关系的途径。曾经通过外交渠道提出进行高级会晤、协调边界问题等项建议，但中国方面对我们的所有建议都置若罔闻。

1969年9月初，以柯西金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河内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也在那里，就两国总理会晤的可能性交换了意见。在河内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柯西金就起飞回国。在9月10日夜间，我被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并被告知，周恩来同意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会见。我们迅即将此事通知中央，而柯西金尚未飞抵莫斯科，就从塔什干飞往北京。9月11日在中国机场大楼举行了两国总理会晤。我出席了这次会晤。

中方出席这次会晤的，除了周恩来，还有他的两位副手李先念和谢富治，中华人民共和

① 1969年9月，柯西金访问越南。他在越南时向中国方面提出，希望在回国途中路过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当苏方收到中国方面表示同意的信息时，柯西金已回到苏联的塔什干市。于是，柯西金从塔什干起飞，于9月11日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同他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在会谈中，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临时代办叶里扎维金对会谈内容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后来，俄国学者С. 贡恰罗夫和В. 乌索夫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分两期发表了这个记录，并写了长篇导言和评述。这里刊登的是记录文本的译文。——编注

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司长余湛。

谈话是在善意的气氛中开始的。柯西金指出,双方积累了这么多要讨论的问题,而要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又需要不少的时间。柯西金强调指出,西方报刊和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势力都在不遗余力地促使苏联和中国发生冲突,并把消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这点上。因此,苏中相互关系问题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于是我们想就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同你们交换意见。你们还记得,柯西金接着说,我曾想在电话里同您谈谈,可当时你们说,问题应当通过外交渠道研究。我们苏联觉得,应当找到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这无论对我们两国人民来说,还是对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来说,都有着利害关系。因此我想同您,周恩来同志,就一些最近切的问题交换意见。柯西金请周恩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以便弄清那个时期苏中关系处于什么阶段和应当如何解决所积累的全部问题。

周恩来同意柯西金对中苏关系重要性的评价,声称:我们应当力求中苏关系正常化,找到解决各种问题的途径,缓和紧张局势,从而不给帝国主义因中苏关系紧张而兴高采烈的机会。他声称,中心的问题是边界问题。这个问题还早在没有共产党的时候形成的,当时我们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但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当然很好。在边界上发生的冲突,不是因为我们的过错才发生的,我们很清楚这一点。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停止边界上的武装冲突,双方军队都必须撤出争议地区。我们不想打仗,我们正在进行文化革命,我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呢?我们在国外没有任何军队,并且我们也不希望在国外驻扎军队。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政治紧张状态。美国开动整个宣传机器,意在使我们两国发生冲突。苏联在远东、在哈萨克斯坦都集结了军队。你们的飞机在那里飞行,那里有我们的飞机。我们没有主动搞边界式的冲突,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挑起冲突。我们试验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并且我们已经声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现在,周恩来继续说,正在流传着有可能对中国的核武器生产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传说。我们不希望事态如此发展并建议召开会议,以便禁止这种武器。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通过谈判、通过和平途径加以解决,并且我想能够找到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周恩来再次强调,应当使争议地区摆脱双方军队在那里的存在。苏联方面说,在新疆,边界的走向是向东,而我们说是向西,于是就形成了争议地区。像我们所建议的那种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是能够找到的。应当解决这些问题,缓和我们相互关系中的紧张情况,从而不给帝国主义为紧张局势的加剧而兴高采烈之机。苏联方面,周恩来继续说,7月26日给我们发来了同级会晤的信件。这项建议是在我们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刻提出的,因此我们没有采纳你们的建议。我们不能同意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不能把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歧转移至国家关系方面。关于在新疆的冲突,我们认为,发生武装冲突的那个地区在我们一边,而你们却认为是在自己那边并在那里打死了我们20名战士。中国没有任何要把你们的军队赶出这些地区的意图,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但是,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上的那些有争议的岛屿是我们的,并且我们的人历来都在这些岛屿上从事生产活动。

仔细听完了对话人的话之后,柯西金同意此时把边界问题放在首位加以讨论。针对周

恩来的关于中国任何人都不希望战争的议论，柯西金宣称：在苏联，无论是苏共还是苏联政府，无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一份文件中都没有号召人民进行战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告诉人民：勒紧腰带，准备打仗！而是相反，总是讲要和平。我们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有许多事情，因此，要发动战争就是冒险主义。当然，谁也不相信中国人在准备战争。

如果您在今天还要让我相信这一点，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苏联同样有许多问题，因此在我们这里任何战争都是不可想象的。我想，柯西金接着说，中国很清楚，苏联没有准备战争，但在相互关系中紧张状态是存在的。接着，柯西金同意周恩来关于在中苏间现存的边界问题上，既没有苏联人民的过错，也没有中国人民的过错的议论，说道：如果我在讨论边界问题的时候，又回到500年前，即使是100年前的事情上来，那就会乱套了，因而赞同周恩来的研究边界问题要从现存状况出发的态度。

苏联总理在强调了双方都有足够的解决边界问题的经验之后说，除了经验，还要有解决问题的愿望。苏联既有调整边界问题的愿望，也有调整边界问题的意向，如果中方也有相同的见解，那么就应当组成权威性的代表团就要谈判的问题达成协议，在哪儿开始这些谈判，在莫斯科还是在北京，对我们反正都一样。

如果我们和你们就这一点达成了协议，我要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他接着说，你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就可以为进行边界谈判委派双方的高级政府代表团。如果这样，那么就可以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而转向其他问题。咱们以你们同意谈判并委派代表团来结束会谈。我们不会耽搁答复你们的时间，当然是要给你们一个肯定的答复。我们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发生任何边界冲突。我们互为这类冲突的坚定的对手，这种情况只能使仇者快。柯西金说，我请您把这一点告诉毛泽东同志。

周恩来宣称：理论之争是对马列主义原则问题的争论。在党的问题上我们同你们有严重分歧。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可以继续哪怕一万年，但这种争论不应当使国家关系受损失。柯西金打断周恩来的话，宣称，如果我们被卷入理论问题的争论并互相扣帽子，那光干这个3个月也不够。我想利用这次会晤有效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周恩来开始谈相互关系的各种客观因素，重新回到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上来，宣称报告侮辱了中国。柯西金不同意周恩来所提出的报告侮辱了中国的说法，争论激烈，他声称，这并非侮辱。

可是，周恩来继续说，我们可以争论到晚上，因为我们两党之间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分歧。你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要比我们对苏联的攻击多。柯西金又重复一遍：您，周恩来同志，想激我进行争论，因为我不能对您的任何一句话避而不答。我们在失去我们不多的时间。

我们知道，周恩来继续说，苏联人民不想战争，并且把话题又转到边界上有大量的苏联军队上来，声称：苏联空军要比中国空军强大得多，又说，为了防御，中国方面曾不得不进行某些动员。至于边界，这是历史。我们有边界条约，并且我们两国人民都不对这些条约负

责。我们并不要求废除这些条约,应当考虑这些条约,也要考虑在边界上已经形成的现状。有争议的地区,有的地区有苏联居民,而有的地区有中国居民,所有这些情况都应当考虑。一俟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人们就签订新的条约,但这需要时间。接着,他简单扼要地谈了几条原则,他认为应当以这几条原则为基础进行边界谈判:

1. 维持边界现状;

2. 避免武装冲突;

3. 承认存在争议地区,并从那里撤出双方军队;零接触,使之避免面对面的对峙。

柯西金问:怎么能确定争议地区的存在?中国方面所说的有争议地区指的又是什么呢?

周恩来回答说:应当根据谁在那里居住来确定争议地区,于是拿起铅笔和纸,想画个地图表示出中国方面所说的争议地区指的是什么。柯西金止住周恩来的话,声称:确定这一点不是两国总理的事情。如果我要拿起铅笔,那么铅笔就会画到中国那边去,而您的铅笔就会画到苏联这边来,因此我们还是建议解决开始谈判的原则问题。我们两国之间有条约,并且应当研究这些条约。应当首先就谈判代表团人员组成问题达成协议,代表团应当由详细了解情况的人组成,他们携带地图及其他文件认真地研究问题并提出建议。至于撤走军队,苏联方面不能这么做,因为在我们这些地区住有居民,我们不能让他们得不到保护。柯西金坦率地宣称,我们走,而你们占领这些领土,那我们怎么办?唯一明智的出路是,利用有关边界问题的所有现存的文件开始心平气和的、有高度专业技能的边界走向谈判。关于争议地区的问题,如果谈判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谈判在对等基础上加以解决。

关于边界冲突,柯西金说,如果你们的人(中国人)不再到我们领土上来,也不再破坏边界,那就什么冲突也不会有。如果需要就赶牲口问题或其他什么问题达成协议的话,我们也准备这样做。在互利的条件下能够很快地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同志,如果我正确地领会了您的意思的话,您也赞成谈判。我们建议立即开始谈判。我们今天和你们说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现存的条约应当作为谈判的基础,这样我们就不用把话题扯到千年历史上去了。这种态度是建设性的,双方都不受委屈。柯西金问:您是否同意这一点?

周恩来回答说:如果考虑条约和边界问题的现状,那还有什么谈判可言?周还忆起有段时间中国的边界是沿着长城延伸的,强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提醒说有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当年沙皇俄国从中国手里夺去的,宣称:我们不想废除这些条约,但必须考虑问题的实际情况,我指的是有中国居民捕鱼和从事其他生产活动的地区。鉴于这两个因素,可以进行谈判。我们不想把苏联居民从他们居住的地方赶走,但也不能同意把中国居民赶走。周恩来又一次强调,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必须让双方军队脱离接触。

柯西金再次表示,中国方面要激他进行他不想进行的争论,因为没有这个时间。他注意

到了周恩来的下列说法：有一段时间中国的边界是沿着长城延伸的，而现在谈到了似乎是沙皇俄国从中国夺去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问题。我不想就这些问题掀起争论，苏联总理说，争论是无益的，但你们总是把我们往这上面拖，接着柯西金就周恩来所建议的作为谈判基础的几项原则发表了意见：

1. 边界现状。我们赞成这样做，也想这样做。任凭双方在谈判时各持己见，某某岛属于某某方。

2. 从有争议地区撤出军队，使之脱离接触。假如说，我们把军队撤走了，你们的人就会占领这些领土。到那会儿怎么办？我们请你们给你们的军队下命令，让他们通过谈判解决在边界上产生的一切问题，以避免武装冲突。让双方边防哨所会晤并以建设性的精神解决所产生的问题。如果边防哨所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应当把问题交由团队研究等，以期没有痛恨、没有侮辱地把问题解决。

周恩来表示，由边防哨所解决边境问题，这是临时措施，并且又重复一遍自己的关于中国方面应当在岛上从事生产活动的条件，强调必须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和从争议地区撤出军队。

柯西金回答周恩来时表示，关于生产活动问题，我们在这儿解决不了，因为不了解具体情况，并再次请周恩来回答他是否同意严格遵守边界现状。

周恩来肯定必须严格遵守边界现状。

柯西金表示，他不反对这样做，并且建议，在边界走向谈判开始之前，一直维持边界现状；要是我们维持原状的话，为了使双方不相互射击，凡是有争议的地方，谁都不要到那里去，如果双方到有争议的领土上去从事生产活动，那么边防哨所都应当与人为善地解决这些问题。为了顺利解决各种问题，我们应当修复迄今一直存在的那种良好关系。

在就这些问题又交换了一些意见之后，柯西金给谈话作总结并重复应当以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的几项原则：

——维持边界现状；

——与为生产活动而进入有争议领土有关的一切问题，均应得到我方边防当局同意；

——采取一切措施不让边界上发生武装冲突。在遵守前两项条件的基础下，可以排除冲突。

周恩来回答说，边界上有争议的地区很多，但中国居民要去的有争议地区不多。从事生产活动的所有人员都将不携带武器。

柯西金再次强调必须善意地解决有关边民进行生产活动的问题，而某个岛的归属问题应当在边界谈判时加以解决。

副总理谢富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司长余湛声称，允许还是不允许中国人从事生产活动的问题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向苏联方面请求批准，那就意味着预先承认了岛是你们的。

谢富治和李先念接着宣称：怎么，为到有争议领土上进行生产活动，中国方面每天都要

被迫请求苏联方面批准吗?

柯西金回答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说：要是就批准从事生产活动的问题达成了协议，那就不用经常询问允许不允许了。

周恩来同意双方对生产活动问题进行协商，同时还建议军队都不进入争议地区并重提撤出军队、不让军队对峙的问题。

柯西金再度声称，这一点非常难以做到。所能同意的只是让武装边防军人都不到有争议的岛屿上去，而双方在岛上的生产活动可继续进行。

周恩来提示了界河上的国界线应当沿着它延伸的航道问题。

柯西金回答说：这是代表团要谈判的问题。根据国际惯例，快艇可以在河上航行，而生产活动，他再次强调说，则应当征得边防总队的同意再进行。

周恩来提起了在界河上打鱼的问题，声称，捕鱼的优势在苏联方面，因为哈巴罗夫斯克以上的水域，这是你们的水域，我们在捕鱼的时候就得越过航道。

柯西金在答复这一问题时说：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坚持1963年签订的捕鱼协定。双方说好再一次研究这个问题。

在给边界问题会谈作总结时，柯西金表示：苏联方面将给自己的边防军人下达指示，要求他们解决在边界上发生的所有问题时要谦恭、有分寸，照顾到双方的利益。中国方面也这样做。我们将下达不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不向对方射击的坚决指示。这是我们诚实的、真诚的愿望。柯西金说，我感觉到，中国方面也有这种愿望。过两周我们通知你们苏联参加副外长级边界谈判的代表团人选。谈判可以像中国方面希望的那样在北京开始。我们希望谈判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周恩来赞同这种愿望。

如果在边界谈判过程中出现了困难，柯西金回答说，我准备飞来北京并研究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周恩来同志也可以这样做，飞往莫斯科。

如果一切都进行得正常的话，那么就无须这么做，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就过问一下谈判，坏的和睦也比好的不和睦强。我希望中国方面注意到：我们的文件没有骂谁，我们的行为是有分寸的，而我们从中国方面得到的文件却带有辱骂的话。让我们都本着不让关系尖锐化的精神行事。

在这之后，柯西金转向以下一些问题：关于苏联与中国的铁路和航空交通问题和高频电话通信问题。他在指出了在这些问题上的现存的困难之后问道：中国方面有没有在这些领域转向良好的同志式的关系的愿望？在铁路和航空交通方面我们将可以在相互的基础上使用双方的领土。当我决定能通过高频线路同中国领导人谈谈的时候，中国方面把电话切断了。我们想恢复高频通信线路，作为工作线路。

周恩来回答说，在铁路交通方面，应当履行这方面的现有协议。关于恢复高频通信线路问题，周答应将此问题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两国间的航空交通问题，柯西金提出建议，让两国的部长会见并研究现存的一些问

题。关于恢复高频通信线路问题，他说：我们对两种解决办法都不抱怨。假如你们认为这条线路应当恢复，我们会表示感谢的，但今天要用这条线路通话是不可能的。

接着对话双方把话题转向经济联系问题的研究，双方都对这些问题表现出有兴趣。在进行了有关的讨论之后，结果，两国总理在双方都感兴趣的经济联系方面达成了协议。同时柯西金还诚实地强调苏联方面在这一点上欠债很多。

商定根据由双方经济机关在1个半月至两个月后准备的建议来研究1970年的经济联系计划；把对未来5年(1971—1975年)的经济联系计划问题的研究放在1970年。

柯西金接着请求研究互派大使问题。周恩来答应就此项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柯西金提出可通过两国外交部就尖锐的国际问题进行磋商的问题。这项建议是提给中国方面斟酌的。如果这将是你们可以接受的，就请通知我们，如果什么也不能通知我们，那就算是没有提过这问题。无论是我们还是你们，都没有提出过这问题，尽管，当然啦，在国际政策问题上进行磋商是件好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些问题会有更慎重的解决办法。

柯西金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他希望我们两国间的关系进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正常关系阶段的愿望。苏联方面将为调整所有尖锐的问题和逐步消除这些问题作出一切努力。毫无疑义，我们的关系中有过什么积垢，我们就会为清除所有这些积垢而作出一切努力。

我们不全力以赴地使关系正常化，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如果我们两国的关系变好了，那么就有助于我们遏制帝国主义，而如果相反，那么，帝国主义只会从中得到好处，况且帝国主义已经从苏中关系紧张中得到许多了，多得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料到。周恩来同意这一点。柯西金继续说：我们两国关系中的困难曾是复杂的但这些困难教我们学会了许多东西，使我们懂得了：为了使我们的关系牢固，为了不让帝国主义从中捞到好处，我们应当怎么做，你们可以相信，我们的愿望是真诚的。

周恩来在会晤结尾时说：最近，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积累了许多困难。当然，要同帝国主义斗争，不让帝国主义因为我们的冲突而感到高兴。曾经有许多行动把我们引向冲突，引向对峙。你们表现出了很好的主动精神，来到这里，并且我们的会晤产生了某些成果，当然，我们关系中的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应当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关于就一些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答应报告毛泽东。

两国总理商定：在报刊上发表他们会晤的消息并同意如此行文："1969年9月11日，根据双方商定，在北京举行了从越南民主共和国返回莫斯科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A. H. 柯西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晤。会晤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商定于1969年9月12日发表协商一致的新闻稿。协商完稿件，柯西金表示：他对所举行的会晤非常满意，如果周恩来能到苏联去，他将很高兴。

谈话结束时，为了对柯西金表示尊重，周恩来在机场设了便宴。所有参加会晤的人都出席了便宴。在宴会上继续就国际局势的某些问题进行了交谈。我记得讨论了近东事件。1967年近东发生武装冲突时，苏联曾通过外交努力制止了那里发生的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之

间的军事行动。中国人当时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根据他们的人民战争观点,军事行动应当继续下去,如果需要的话,应当后撤,一直到喀土穆(苏丹首都),而这就将意味着要失掉整个埃及。柯西金告诉中国人,阿拉伯人因为军事准备薄弱,不能再继续军事行动。当时除了停止军事行动,没有其他任何出路。

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晤,加上便宴,从北京时间上午 11 时持续到下午 4 时。

指出下面一点是有意思的:柯西金刚刚飞离北京,就在同一天的北京时间大约下午 7 时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给苏联大使馆打来电话,通知我们说,明天(即 9 月 12 日)中国报刊要刊登两国总理会晤的稿件,协商一致的文稿要有一些改动。“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从消息中删去了。

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单方面是不能这么做的,更何况新闻稿是得到国务院总理同意的,对话人对此避而不谈,宣称:明天将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删掉上面那句话的文稿。我把此事通知了莫斯科,我们不得不刊登与中国一致的稿件。

稍后一些时候,我询问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对话人意味深长地向上一指,暗示说,在中国,没有最上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

柯西金与周恩来会晤之后,时光过去了,但我们始终没有得到对苏联方面提出的问题——扩大经济联系、就国际问题进行磋商、恢复高频通信线路——的任何答复。一切都适得其反。中国人在联合国的成员国权利恢复之后,极力在联合国攻击苏联的外交政策,高频通信线路未曾启用,经济关系继续收缩。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20 卷,第 990—1004 页

№10284

苏共中央致各兄弟党的通报: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情况

(1969 年 9 月 11 日)

苏共中央经考虑后认为,必须把 1969 年 9 月 11 日柯西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会谈的情况通报你们。

众所周知,关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方面不断谴责是苏联破坏了中苏友谊。而实际上是中国当局在不断地加剧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中国甚至准备公开与苏联宣战。到目前为止,两国贸易关系已基本断绝,科学技术与文化交流已全部取消,外交通话也已受到限制,两

国之间已有 3 年之久没有互派大使。中国领导集团采用对帝国主义的武力斗争手段来对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中，清楚地阐明了苏共中央对处理苏中关系的方针与政策。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一如既往地奉行改善苏中关系的宗旨，并一再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提出可行的措施来改善苏中之间的关系，使其正常化。苏联政府今年 3 月 29 日和 7 月 13 日所发表的声明中，都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苏共中央今年 7 月份发给中国国务院的贺电中，再次为改善苏中关系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包括举行双方最高级会晤以及为首先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采取的各种具体措施。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完全是从苏中关系的原则出发的。我们坚信缓和苏中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并且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利于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利于支援英雄的越南人民及其他国家人民争取民主与社会独立的斗争。

苏共领导人为了大局的利益，采取了主动行动来缓和苏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对我们的建议很快作出了反应，决定由周恩来参加与苏共柯西金同志的会谈。虽然在接到中国方面同意进行会谈的意见时，柯西金还在越南参加胡志明同志的葬礼，但苏联方面还是很快就派出了代表团从莫斯科出发，与直接抵达北京的柯西金会合。

参加会谈的苏联方面以柯西金为首，中国方面出席的人员有周恩来、李先念和谢富治，会谈大约进行了 4 个小时。苏联方面采取了真诚的态度，为解决两国关系的根本问题提出了建议。但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却千方百计地将会谈引向歧途，说双方关系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根本无法调解。苏联方面坚定地表示，在外交政策上，我们的原则立场和政治方针是不会改变的。

会谈必然要涉及达曼斯基岛①的归属这个焦点问题，双方都为此申述了各自的观点，并提出了解决分歧的途径。周恩来说："中国没有把土地的所有权交给苏联。"与此同时，他还一再重复了以前的观点，认为有关达曼斯基岛归属的条约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签订的。尽管如此，周恩来也承认中国政府不能否认条约本身的存在，他说："我们也承认在这个条约中是这样划分的。"苏联方面提出了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方法，要求为此在两到三周内举行一次副外长级会谈，地点可以由中国方面确定。周恩来表示同意，并希望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谈中双方商定，在两国边界未最后确定之前，为保证两国之间的谈判顺利进行，逐步实现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应当共同遵循以下原则：双方从有争议的地区共同后撤军队，防止在边界发生任何形式的武装对抗。由此而造成的两国边境地区居民的经济损失，由双方政府代表协商解决。双方同意抱着善意的态度采取适当措施解决有关地区居民的困难。

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苏联方面诚挚地提出，为建立和发展中苏两国的经济关系，应当扩大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完成现有的各种合同，其中包括已经签署的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协议书，继续坚持已确定的五年计划中的经济与贸易合作方向。周恩来答应将此提议呈报中共

---

① 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编注

中央政治局讨论,并表示同意对1969年的协作项目提出修改意见。

我们建议中国恢复两国间铁路与航空的正常往来,并重新恢复被中国当局在今年3月份切断的两国高层领导间的热线电话联系。

苏联方面将为促使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苏联将向中国派出大使,并主动派出谈判代表,为促使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创造条件。

周恩来表示将把苏联方面的建议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还表示,在中国考虑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期间,中共领导同志不打算停止发表对苏共及其他兄弟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看法。周恩来强辩道:这种"辩论"已成为中共领导层讨论有关理论问题的最重要的形式,这来自并关系到毛泽东理论的发展,要把这种"辩论"持续一万年。

我们强调指出,苏共认为对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是可以的,但重要的是,这种讨论应当以一种适当的语气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谎言与谩骂没有说服力,只会损害人民的感情和加剧两国关系的破裂。

我们认为,中苏之间的不同观点之争,将会削弱社会主义制度和为国家与社会解放而战的阵营的力量,这只能是对帝国主义有利。在此还要说明一点,就是中国对苏联造成如此之深的伤害,使帝国主义在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收获。这仅仅是由于中共与苏共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观点不同而造成的,这个责任不在于苏联,而在于中国。

我们申明,虽然帝国主义就边界地区发生的挑衅事件宣传说,苏联正准备防御中国的侵袭,但是苏联党和政府都没有说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由此号召人民准备进行战争。我们所有的文章与报刊都是在号召人民热爱和平,我们从来没有对我国人民说必须为准备战争而勒紧皮带。对此,周恩来回答中国没有进攻苏联的打算,他强调说,中国方面不会对苏联使用武力。

尽管涉及的问题非常尖锐,双方针锋相对,但会谈是在建设性的、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的。

我们认为让中国方面选择举行会谈的地点对他们是有利的。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尊重中国方面的意见,决定代表团的组成以及会谈的时间、地点、采取的形式都由中国方面确定。

现在谈论会谈所取得的成果还为时尚早。反苏攻击目前仍在中国国内继续进行。到目前为止,中国所有的报刊都没有登载双方决定举行一次"建设性会谈"的消息。中国国内公开发表的消息所作的这种修改,再一次引起了我们的疑问,时间将会证明中国是否真心想要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对此我们也会认真地加以考虑。如果中国领导者因为国内斗争的加剧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孤立,而在此耍了一个花招,他们将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我们将进一步密切注视中国的动态,对北京领导人在中苏关系领域内可能采取的激进行动保持警惕。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坚信,如果中国领导人理智地、认真地对待我们提出的建议,就一定能够挫败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的加剧中苏之间的争端,煽动两国之间发生冲突,削弱反帝斗争力量的阴谋。

中国领导人如果能够真心诚意地以实际行动促使中苏关系正常化，将一定会推动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与和平势力的力量，这是符合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根本利益的，也将促使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420—4424页

№13862

哈巴罗夫斯克党委致苏共中央报告：讨论苏中领导人会谈

(1969年9月22日)

苏联共产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
哈巴罗夫斯克市

1969年9月22日寄出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组织党务工作部：

通　报

该文件通报的是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对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前往河内访问及柯西金同志与周恩来1969年9月11日会谈的消息讨论的情况。

1969年9月22日党的积极分子代表边疆区会议使他们了解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前往河内以及柯西金同志与周恩来在1969年9月11日会谈的情况。

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读了来自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消息。

7人在会上发言。与会者满意地注意到，我们的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本着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决定的精神，一如既往地对加强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克服困难和内部分歧采取强硬立场。与会者一致同意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倡议，旨在对苏中关系正常化提出一些具体建议，通过北京会议的谈判和组织解决有争论的问题。

苏共哈巴罗夫斯克市委书记B. C. 帕斯特纳克在他的讲话中说：

“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共产党人和所有工人特别关注在北京举行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谈的消息。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居民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关系发展，并且强烈批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中的冒险主义行为。毛主义者在苏中边界发动的武装袭击，对我们的苏联人民、我们的国家、共产党的恶意诽谤，给这里的工人带来很大的困扰。”

当前这样一个困难的局势下，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为稳定苏中关系，倡议在北京举行会谈，再次生动地证明了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是我们党明智的政策。

市党组织的目的是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工人中改善思想政治工作，以纪念列宁 100 周年诞辰会议这种有价值的方式，动员集体企业、建筑公司和机构履行社会主义职责。

苏共边疆区委员会委员、哈巴罗夫斯克热加工厂铣床工 И. П. 卡多奇尼科夫指出：

“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观望中国的事态，其领导人不断地恶化与我国的关系以及苏中边境的局势。我们远东人，急切地赞同我们的党和政府为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采取实际步骤。我们工人能安心工作，是因为对祖国的强大力量和苏联边界的稳固有信心。在工厂这个数千人的集体中工作的时候，我每时每刻都能感到这些。”

哈巴罗夫斯克市师范学院校长 H. B. 斯维尔德洛夫指出：

“通知简明地说明了苏联的所有建议，即解决苏中关系中的争端和冲突，改善苏联边界的局势，扩大中国同我们的国家经济关系。这些及时、合理、公正的建议，以我们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与坚定而灵活的政策相结合，能够制定出正确解决政府间的争端的决定，当然，对方表达了对局势类似的理解，并希望找到解决的办法，这对形势更有利。”

苏共边疆区党委会成员、哈巴罗夫斯克耶尼尔柯玛什厂区建设局主任 E. A. 普罗特金指出：

“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非常短暂的，但我们认为本次会议对于中苏人民来说很重要。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我国政府在之前寻求的能够稳定、合理地解决问题的外交政策在我们厂中得到一致赞成。”

克拉斯诺兹纳缅斯克边境地区政治部主任 И. K. 沃康表达了边防战士的想法和感受：

“远东边境地区克拉斯诺兹纳缅斯克边境站的部队对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晤的报告做出反应，他们感到深深的理解和满意，并认为这次会晤是缓解苏中边境局势的关键。

边界关系是国家间关系的例证。中共在中苏边界的蓄意挑衅和他们对苏联领土的干涉证明了中国领导人的冒险主义政策，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武力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边境部队在祖国面前以一个堪称楷模的方式决定在该地区有必要履行其神圣职责。在筹备列宁 100 周年诞辰的这些天，我们为了不辜负党、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将通过不断提升的军事装备的水平(包括陆军和海军)，以保证我们敬爱的祖国的远东边界不可侵犯。”

与会者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完全、充分赞成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旨在改善苏中关系的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晤的倡议，并认为本次会晤是有益的。

2. 一致支持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旨在改善对华关系的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行动，并抵制中国领导层对我们国家利益、我们人民利益的任何侵犯。

苏联共产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书记

A. 希季科夫

ГАХК, ф. п-35, оп. 96, д. 374, л. 16-21

№10410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阐明中苏边界的历史

(1969年9月24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9年9月24日会议第80/3г号记录

第3项　关于Ю. В. 安德罗波夫、А. А. 葛罗米柯、О. Б. 罗满宁同志1969年9月8日的报告，第1714/гс号。

(基里连科同志、卡图谢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卡皮托诺夫同志、杰米切夫同志、库拉科夫同志、特拉佩兹尼科夫同志)

一、同意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苏共中央联络部(罗满宁同志)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德罗波夫同志)所附关于在苏联历史书籍和教科书中，阐明苏中边界形成历史的报告中所阐述的观点，并使苏联科学院系统的社会政治研究所、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苏联教育部、教育科学院、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苏联部长会议出版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杂志编辑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机密出版管理总局等单位的领导知悉该报告的内容。

二、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外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商，在6个月期限内，就中苏边界形成的问题，撰写一部详细的、具有科学依据的、以文件为依据的著作，并用俄文和外文出版。

三、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外交部协商，在半年期限内，撰写出版一部关于中国在17世纪到18世纪期间扩张政策和侵占领土的科普读物。

四、委托《共产党人》和《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与苏联外交部协商，在2个月期限内，筹备苏联权威学者关于中苏边界形成历史的论文。刊登的具体日期与苏共中央联络部协商后确定。

五、委托《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在1969年底之前筹备苏联学者关于中国清朝扩张政策的文章。刊登的具体日期与苏联外交部共同商定。

六、委托《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和《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对于上述所说的关于

中俄边界形成历史和中国清朝扩张政策的著作和文章给予评论。

新闻社负责将这些著作在国外散发。

七、委托苏联科学院采取措施开展基础研究,阐明俄罗斯在开发西伯利亚、远东和中亚地区所起的历史性进步作用,并加快撰写和出版苏共中央1966年7月28日决议规定的那些学术著作。

八、责成苏联外交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新闻社在适当的时候在苏联报刊上公布并在国外散发1861年交换地图某些地段的影印件,带有签字和印戳的交换地图的史料证明文件影印件以及边界冲突地区(达曼斯基岛、戈尔金斯基岛、基尔金斯基岛等)中苏边界线示意图,这些示意图是根据交换地图和现代大比例的地图制定的,后一种地图50年代初期我们就向中国当局提交过一份。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负责准备必要的地图资料。

苏共中央

附件:

第80号记录第3项

致苏共中央:

关于在苏联历史书籍、教科书中正确阐明苏中边界形成历史的措施

目前,北京的领导人竭力使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确信,自己对苏联大片领土的觊觎是合理的,并竭力使人们对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正确性产生怀疑。而西方的宣传机关,力图使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继续恶化,也竭力地为其提供新的补充论据,以此来支持中国首领的大汉族觊觎别国领土的野心。

在这种情况下,在战后苏联历史学家许多著作中,对于中苏边界形成历史某些因素的错误解释,引起了一定的不安。在苏联绝大部分学术著作中,有关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问题,都根据列宁著作的精神作了正确的论述,其中也包括对于中国问题。同时某些作者只是把中国视为包括俄国在内的帝国主义掠夺的一个目标,完全没有说明17至18世纪中国清朝的对外扩张和领土占领问题以及中国奴役和压迫其他民族的问题。

在B.Г.舍宾科夫(《18世纪的中苏关系》,莫斯科,1960年)、Л.M.西蒙诺夫斯基(《中国历史概述》,莫斯科,1956年)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出现了不正确的评价和措词。

对于中苏关系历史的不正确评价,还出现在一系列普及性的著作中。例如:在《苏联历史概述》(17世纪卷,莫斯科,1955年)一书中谈到1689年签订的“平等条约”,根据该条约

“阿穆尔留在(!)中国管辖范围之内”。《世界史》(第5卷，莫斯科，1956年；第6卷，莫斯科，1959年)对于尼布楚条约没有给予准确的评价，但指出：“根据条约，阿穆尔河左岸归属满族人”，也就是承认，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在尼布楚协定之前仿佛是属于中国的。《世界史》的作者们认定《爱辉条约》(1858年)是俄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29卷)在“尼布楚条约”一章中宣布，该条约是“俄国外交上的巨大成就，使得俄国东方的西伯利亚得以巩固”。但是，对于俄国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领土损失，该章节却没有提及。

在1948—1950年间第一次出版的由 А. Я. 维辛斯基主编的《外交词典》中，关于俄中17至18世纪条约的章节也不符合现代的要求。

在《苏联史纲》18世纪第2个25年(莫斯科，1957年版)、《苏联史纲》18世纪后半期(莫斯科，1956年版)、《世界史》第5卷(莫斯科，1958年版)以及其他一些著作所附的地图上，阿穆尔以北的领土，根据强加于俄国的尼布楚条约在某些时候曾正式划归中国所有，尽管这片领土从来都没有属于过中国，这无条件地表明了这里是清朝帝国的领地，而在西部边界的地段，巴尔喀什湖以北的领土，仿佛也属于中国。

许多著作的作者总是绕开中俄关系史中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复杂的方面，这首先是边界问题。多卷本的出版物《西伯利亚史》、《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属于这一类型。

通常，教科书也回避中俄关系问题。在 Б. Д. 达秋克主编的(《苏联历史》，莫斯科，1963年)高等院校教学参考书中，关于《爱辉条约》只是附带地提一下；对于条约以及签订时的情况没作任何描写。中学里的学生得不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知识。由 М. В. 涅奇金娜和 П. С. 莱宾格鲁勃编写的、并于1968年出版的七年级学生使用的苏联历史教学参考书里，对于与中国的边界划分问题没作任何说明，而俄国新疆土开拓者的活动只是被看作地理发现。当时，在中学的一些教学参考书里，向来都是直接指责俄国在西伯利亚和东方的侵略政策。例如，由 А. А. 瓦金和 Н. В. 斯佩兰斯卡娅编写的7年级学生使用的苏联历史教学参考书指出，西伯利亚是夺取的，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是在哈巴罗夫军事远征行动之后“归服的”；同时，参考书的作者还声明说，俄国人是极其残酷地使当地民族归服自己的。

没有关于中国清朝侵略企图和中国满族军队抢劫和杀害当地居民的资料以及意在强调俄国执政当局的反面行动，导致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显然，对于中俄关系历史的不正确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20、30年代在苏联历史编纂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М. Н. 波克罗夫斯基院士学派)对于战后苏联历史科学的影响有关系，根据这种思想，中俄关系(也可以说是俄国的对外政策)就是沙皇俄国不断进行领土掠夺的历史。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已经通过了决议(1964年6月3日，第101号记录，第6项)，指明苏联教科书、学术书籍以及历史图集对于苏联与中国边界划定的历史有不正确的阐述，但是，从1967年和1968年出版的以上所说的教科书来看，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改正决议中指明的错误。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苏共中央“关于采取中立化方式对中国进行领土

问题的宣传”的决议(1966年7月28日第п12/4号),该项决议还规定撰写和出版关于中苏边界和领土问题的一系列学术专著和论文。

根据我们的意见,在这方面最适当的做法是: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外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商,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就中苏边界形成的问题,撰写一部详细的、具有科学依据的,并以文件加以论证的著作,用俄文和外文大批量出版;还应该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外交部协作,撰写并出版一部关于中国在17世纪到18世纪期间的扩张政策和侵占领土的科普读物。同时,无须等待上述著作的出版,委托《共产党人》和《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在今年的10—11月份,筹备出版苏联权威学者关于中苏边界形成历史的论文集,这些文章的基调应是平静的、富有建设性的,而不要批评苏联学者以前所犯的错误。还应委托《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筹备出版苏联学者关于中国清朝扩张政策的文章,在这样的文章中应该表明,这种扩张政策的直接继承人是毛泽东集团。

应表现出,必须着力揭露中国伪造篡改中苏边界线走向,其中包括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两岸地区。中国宣传机关在国外广泛传播他们绘制的示意图,在这份示意图上,沿乌苏里江的国界线不由自主地落在主航道上。苏联政府今年的3月29日和6月13日声明,对中方关于边界线走向的这些解释予以有力的回击。但是,必须利用新事实和文件继续揭露中方的说法。从苏联驻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大使发回的报告中看出,由于缺乏我方的文件资料,外国舆论的某些阶层,对苏联在中苏边界走向问题上的立场持怀疑态度。

可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并在国外散发关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流域边界走向的文件资料,以此来加强苏联政府今年的3月29日和6月13日的声明。

在政治上尤其有利的是,公布1861年交换地图上某些地段的照片复制件,在苏联政府声明中也提到了这份地图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公布这些地图复制件的同时,还可以公布带有签字和印戳的交换地图的史料证明文件的复制件。同时,还可以整理出版边界冲突地区(珍宝岛、戈尔金斯基岛、基尔金斯基岛等)中苏边境线示意图,这些示意图是根据交换地图和现代大比例地图制定的,后一种地图50年代初期我们就向中国当局提交过一份。

公布这些材料可以赋予目前正在根据苏共中央今年5月28日决议(第73/185гс号)准备的那些关于中苏边界中方挑衅行动的书籍、电影和文章以更重的分量。

Ю. 安德罗波夫

A. 葛罗米柯

O. 罗满宁

1969年9月8日

第1714/гс号

15-д-1651

ЦХСД,ф. 4,оп. 19,д. 555,л. 2-3,23-27

№11959

米赫也夫的调查报告：关于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问题

（1969年9月25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第465/ЮВА号

1969年9月25日

关于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问题

（调查报告）

根据日内瓦协议，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成立于1954年，并于1962年恢复工作。委员会由印度（主席）、加拿大和波兰的代表组成。

国际监督委员会是1962年日内瓦协议解决老挝问题的机构，它负有使命执行其重要的具体职权来消除内战所造成的后果，并保障履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议定书的原则，众所周知，这些原则应该保证老挝的独立、和平、中立及领土的完整。

日内瓦议定书规定了国际监督委员会在老挝工作的重要特点，其特点表现在委员会进行工作时要与老挝政府紧密合作，并取得其同意。对委员会来说，这意味着在采取任何行动时必须取得老挝参加民族统一政府三方面政治团体的同意（爱国战线党、中立派梭发那·富马及右派力量）。

把这一原则列入协议书中是值得肯定的因素，因为这为民族解放力量提供了条件，以便在政治斗争过程中依靠国际监督委员会来制止右派势力和美国的破坏活动。

国际监督委员会曾与代表老挝的政府机构——民族三方委员会联系过，这个委员会是根据履行日内瓦协议于1962年底成立的，由爱国战线党、中立派及右派势力的代表所组成。民族委员会各方一致同意国际监督委员会在老挝境内进行两次调查，其目的是为了检查协议书中有关外国军事人员撤离条款的执行情况。1962年12月29—30日和1963年4月14—15日在爱国战线党地区及右派地区进行了检查，这在1963年1月31日和1963年7月20日两位主席的两份报告中都有反映。结果表明有蒋介石分子军事集团的存在，还间接地证明了在右派地区停留过美国军事人员的事实。同时在两份报告中都可以看出，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国际监督委员会所视察的爱国战线党地区的两个点中有外国军事人员存在。

1963年3—4月间的事件影响到贡勒中立力量的分裂,促使以丁上校为首的所谓“左派中立者”在老挝朋友协助下出现,导致各方对国际监督委员会态度的重大变化。梭发那·富马力图消除分裂并恢复原状,呼吁协助国际监督委员会,而右派和美国人也支持富马,他们看到在这方面存在着谴责老挝爱国战线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侵略行为的可能性。老挝朋友们反而对保存并巩固“左派中立者”控制的地区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理由是3—4月间的事件属中立者与爱国战线党的内部事务,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介入将招致对两个集团内部事务的干涉。内部政治形势的复杂化,由于部长们从越南离开爱国战线党,爱国战线党并拒绝与国际监督委员会合作都破坏了三方机构的基础,而三方机构是委员会全部工作的依据。从1963年5月开始,国际监督委员会已不能行使所赋予的职权,停止了工作。这里已显出了老挝同志们想使国际监督委员会不定期长时间处在无所作为的状态。这一点为扩大对老挝内部事务干涉的美国人所利用。

根据议定书第19条,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期限定为3年,在这期限内两主席应向1962年日内瓦会议参加者提交建议研究停止委员会的工作问题的报告,到1965年7月,3年期限已过。不容置疑,尽管委员会还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是继续为捍卫日内瓦协议而斗争的需要,美国已粗暴地破坏了这些协议。

考虑到老挝、越南、中国和波兰同志们所提出的意见,苏联方面继续延长委员会的工作一年。英国人同意这样做。1965年11月25日两主席致函1962年日内瓦会议参加国的政府,信中通知说,他们认为,目前停止国际委员会对老挝的考察和监督工作是不适宜的,为了拟定进一步的建议,他们提出应重新研究这个问题,时间不应晚于1966年7月23日。两主席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其中包括梭发那·富马政府的赞同。

但是1966年初(1966年1月10日)老挝爱国战线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1966年1月19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66年1月18日)都改变了原来的立场,有关在老挝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下一步的命运的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和老挝三方政治力量未达成一致意见以前,他们主张暂时停止委员会的工作。

因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老挝爱国战线党领导获悉,由于没有取得一致意见,1965年11月25日两主席的建议无效。但委员会继续存在,因为关于停止它工作的意见不一致。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爱国战线党对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态度,1963年7月23日委员会停止了工作。尽管如此,越南和老挝的朋友们继续向国际监督委员会提出一些关于美国干涉老挝的抗议。

1965年以后委员会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加拿大奉行美国和梭发那·富马政府的路线,这条路线想达到的目的是使委员会调查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爱国战线党1962年破坏日内瓦协议的事情并证明北越军队来到老挝境内并参与了军事行动。波兰代表团在与苏方磋商后采取了自己的立场,其出发点是,由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委员会目前无条件来进行正常的工作。日内瓦会议规定,委员会应该按照倡议或者取得老挝王国政府的同意

时在合作中进行工作，波兰代表团指出此点时声明说，现在由于所指的联合政府不存在，只有在对立各方——参加联合的人同意下委员会的活动才是可能的。印度代表团采取中间的立场，有时支持波兰代表团的建议，有时支持加拿大代表团的建议，并竭力强调其态度的客观性。

委员会成员们及有关方面的矛盾立场决定了其近几年来的工作结果。委员会日程上的主要问题如下：关于委员们调查和走访武装冲突地区的问题；准备向两主席提出关于过去几年委员会工作的报告问题；委员会的财政状况及裁员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尽管波兰代表团反对，印度和加拿大的委员们还是在 1968 年 2 月和 1969 年 1 月在老挝南方发生武装冲突地区进行了走访，但走访后没有作任何声明。

对根据加拿大倡议得到印度支持的第二个问题，委员会继续工作向两主席写报告，其中包括由印度人写的关于国际监督委员会 1963 年下半年和 1964 年第一季度的工作报告。波兰代表团打算拖延使这个报告达不成一致意见，作了一系列的修改，但是加拿大人和印度人完全同意了修改意见。现在波兰代表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们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阻止批准这份报告并不将它送达给两主席。

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情况变得复杂还因严重的财政困难。许多国家，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履行议定书第 18 条款规定应承担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到 1966 年 9 月欠款已达 497—500 英镑。委员会不止一次讨论过财政问题，1968 年仍未得到实际解决，虽然有了新的特点，因为苏联关于裁减委员会人员的建议实际上已在执行：军官联络小组的人数、警卫人员和委员会国际秘书处的人员都大大减少。按波兰代表团的意见说，进一步裁减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人员看来已不可能。

目前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仍然未定。爱国战线党的领导声明说，不应再工作，只能存在，因为关于下一步的规约问题是由日内瓦协议全体参加者决定的。看来，他们懂得，委员会今后还是需要的。

苏联方面主张保存委员会，其出发点是，因为在美国扩大对老挝事务干涉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能发挥良好的作用。

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

У. Ю. 米赫也夫(签名)

1969 年 9 月 25 日

РГАНИ，ф. 89，оп. 54，д. 17，л. 91 - 95

№01838

驻越使馆的调查报告：关于老挝爱国战线所控制地区的形势

（1969 年 9 月 29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第 463/ЮВА 号
1969 年 9 月 29 日

关于老挝爱国战线所控制地区的形势

（调查报告）

根据老挝朋友们的资料说，在老挝爱国战线控制和管理下及与其相毗邻的老挝地区的左派中立集团包括了全国三分之二的领土，人口近 80 万。

解放区是在老挝游击队根据地的基础上形成，并于 1945—1962 年期间在与法国殖民者及美国人斗争过程中建立的。

目前在老挝 16 个省中的 14 个省都有解放区和爱国力量的游击队根据地。他们分散在全国，相互间没有联系，通常住在难以通行的深山密林地区，居民 40%—50%为少数民族，如苗族、卡族、傣族等，这些居民也有住在中国、泰国和越南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机关集中在桑怒省的桑怒市，它是解放区行政和政治中心。老挝朋友们认为建立解放区是爱国力量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并多次强调说，他们把解放区看成是今后革命斗争的基地和将来在老挝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

老挝爱国战线党近年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下，执行一条全力巩固解放区的路线，首先是从军事观点上考虑，也从经济和政治方面考虑。

保卫解放区是老挝人民解放军所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

1968—1969 年作战的主动性基本上掌握在受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支持的爱国力量手中。他们成功地进行了一些战役，从而解放了南白、孟水和老挝北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据点。

但是政府军队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对朋友们的阵地，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在查尔平原以及车邦地区（中老挝）进行了令人难受的打击。

美国空军对解放区的轰炸使我们的朋友遭受了严重损失，从 1968 年底开始，轰炸的强度增加了 3—4 倍，最近以来已达到每天 400—500 架次。据一些材料报道说，为了免遭轰

炸，从解放区投到政府方面来的人已有数十万。一些居民点和道路被摧毁，大部分播种土地无法耕种。

描述国内军事政治形势时，苏发努冯在与苏联大使弗·伊·米宁同志谈话中强调说，人民军队对解放老挝所进行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卫解放区并使他们中过去被敌人抓获过的那些人回归。没有提出解放全国领土的任务。苏发努冯同时说，爱国力量不想放弃手中的主动性，在万象行政当局控制的地区今后将发动部分的进攻行动，目的是要限制敌军的运动。

РГАНИ，ф. 89，оп. 54，д. 17，л. 100－101

№21507

彼德科维奇在广场发表讲演：谈论中苏关系

(1969年10月2日)

摘自B. A. 索良斯基的工作日记
1969年10月10日
第694号

《国际政治》杂志主编兰科·彼德科维奇在青年广场(贝尔格莱德)就苏中关系发表的讲演

1969年10月2日

彼德科维奇演讲的题目是《苏联与中国》。约有30名南斯拉夫公民来到讲演现场。讲演的内容如下。彼德科维奇在演讲伊始就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一些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立即作出了苏中冲突不可避免的推测以及苏联将被迫为自己在西方寻找与中国进行斗争的盟友。20年前的这些声明被视为挑拨离间，没有赋予其什么意义。但现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怎样呢？苏联出版了许多指责毛泽东的书，说他与马列主义决裂，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立场，招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分裂。中国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口号中提出了16点内容，号召世界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国家的一切反对分子而斗争。

彼德科维奇接着说,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对双方的关系都思考了很多。他说,2—3年前他在苏联期间,一些苏联人在同他交谈时表示,苏联不怕来自美国方面的进攻,苏联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可以就一些争议的问题达成协议。按照彼德科维奇的话说,苏联人把中国视为自己最主要的威胁。

随后彼德科维奇谈到了未来苏中关系怎样发展的问题。在这两个国家都是共产党掌权,两国使用同一种思想或主题的思想进行鼓动,它们有相同的社会体制。按照马列主义学说,这两个国家应该和平相处。从中就得出了苏联与中国在友好与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的第一种可能性。如果它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马列主义共同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这种发展情形就能够实现。但在苏联这种情形就无法实现,因为那里形成了"国家主义结构",在那里国家利益至上。在中国,由于经济落后导致无法实现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而在对外政策领域,他们背离了马列主义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可以说,苏中两国之间的矛盾有深刻的根源,是由这两个国家社会结构不同决定的。

苏中两国的关系建立在它们共同的超国家利益基础上是有可能的,这种合作可以采取"神圣同盟"的形式。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对此的解释是两国的政治和民族利益不同。近10年来中国居民人数达到了10亿,这些居民需要新的领土。苏联的西伯利亚处于真空状态,这里是中国扩张的天然出路,在这里民族利益的不同被掩藏。在苏联的政治计划中,要维护苏联在社会主义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中国自身不想扮演二流大国的角色,致力于既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中心,也成为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新的中心。这样,按照彼德科维奇的话说,苏中友好合作的设想就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苏中关系的另一条道路可能导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通常认为,这一冲突将会给社会主义世界和进步世界带来损失。但这只是对问题的一个概念化的解决方式,它可能是错误的。苏中冲突可能也具有正面结果,如果其中的一个国家在纠纷中遵循马列主义原则,捍卫社会主义事业,防范其他国家的反社会主义政策,就可以帮助它返回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在目前条件下,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纠纷中彼此都不打算使用那样的原则。彼德科维奇表达了一种观点,原则问题上的争论比"神圣同盟"类型的协定是更为人所接受的解决方案。

解决苏中纠纷的另一种解决方案可能会带来负面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间的冲突不符合世界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利益,为社会主义世界的敌人的积极活动提供了可能性。按照彼德科维奇的观点,苏中纠纷的原因归于以下几点:第一,苏联要保存在社会主义世界和在各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这在不久前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再次得到证明,尽管出现了苏联的地位受到侵蚀的明显征兆。苏联仍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而不想离开自己占有的阵地,当时,中国成为苏联在亚非国家的竞争对手,中国在亚非国家的势力得到增强,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苏联在那里的地位受到削弱。第二,中国不想让莫斯科作为自己永恒的领导。毛泽东早在1930年代就不听从莫斯科的劝告,现在他更不打算做这些,当时有一切理由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客体,在亚非国家起到更大的作用。第三,

中国，尽管现在存在出生率下降的可能性，但不会在这方面采取什么步骤。正相反，中国领导层把人口出生率的提高看作是自己实力的基础。尽管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为向居民提供必要的保障提供了可能，但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领土。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看到只有从苏联得到新的土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两国冲突的前提条件。

彼德科维奇随后讲到，目前有个消息，柯西金同周恩来会谈后出现了缓和两国紧张关系和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边境冲突表明，中国和苏联都处于衰落的边缘，采取扩大冲突的下一步动作可能会造成危险的后果。但是，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不准备挑起大规模战争，苏联把战争强加给中国没有任何取得胜利的可能，因为中国有数量庞大的人口。只有使用核武器才能取得胜利，但任何人都不能这么做。

在做中国工作期间，苏联不准备发动战争。中国没有足够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如果要发动战争的话，自己就会被消灭。

苏联和中国还看到，它们的纠纷导致美国实力的增强，美国得以放开双手在世界各个地区推行自己的政策，为在那里确立统治进行战争。因此，在利益层面，苏联和中国应该后退一步，现实地观察两国目前的关系。柯西金同周恩来的会谈说明了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但它们不可能是长期的和稳固的，因为苏联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利益协调一致也是不可能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个不稳定的和平，它们之间争论的温度可能会降低一些，建立经济关系，甚至党际联系，但所有这些都处于火山口，随时有爆发的可能。

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在苏中纠纷中持什么样的立场。目前，苏美对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也就是说，这些实力对手都支持世界平衡，乐于进行谈判和在个别时候推行一致的政策。一些人认为，美国与中国存在靠拢的可能性。但这是不可信的，因为美国人知道，苏联不会威吓它，而中国正处于上升期，拥有核武器和庞大的人力资源。中国将变成一个亚洲经济和军事强国，美国不可能从中期待出现任何对自己有利的结果。但中国担心苏联与美国结盟，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如果不进攻中国的话，也会建立封锁，限制中国的影响，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中国领导层将在外交领域开展一系列旨在分裂美苏的活动。

美国与中国存在在划分势力范围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可能。如此苏联的形势就会变坏，因为中国不用担心自己的后方时，就可以向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但这只是个方案，而三个大国之间的实际关系则类似于一个封闭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每一方都起到自己的作用，努力得到另一方的支持而反对第三方。

在苏中冲突中，南斯拉夫从联合国宪章出发，支持和平解决所有的边界问题，支持通过对话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但是，苏联在中国边境集结武装力量和他们在欧洲力量的削弱对南斯拉夫来讲是有正面意义的。应该考虑到，苏联忙于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削弱了它在其他地区的存在。例如，在中苏冲突之前罗马尼亚在很大程度上感受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但近几年来，罗马尼亚得到了独立处理自己对外政策的可能性。罗马尼亚领导层尝试在苏

中冲突中扮演调解人的角色,自然没有成功,但罗马尼亚人善于利用苏中冲突使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积极起来。

彼德科维奇接着说,苏中冲突引起了苦痛感。共产党人以前从他们所遵循的共同目标出发,而在国际计划方面他们是同盟关系。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20年的实践并不能证明这一点。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马列主义学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事实上并不存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在首领国家的带领下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而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忽略了政治力量。

在回答中国是否存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问题时,彼德科维奇说,不能以欧洲的标准来评价中国。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人民免受饥饿,对中国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考虑到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具有神明的色彩。

毛泽东也不了解欧洲。在亚洲的条件下奉若神明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南斯拉夫,按照彼德科维奇的话说,人民尽管"讥讽崇拜",但他们期待铁托,他将解决所有的问题和保障国家统一。在中国,崇拜毛泽东起到组织作用,能够团结群众不允许蒋介石或者美帝分子反攻大陆。文化大革命的特征是无政府主义泛滥。但按照演说者的观点,这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拥有多个世纪的智慧,不可能把一切神奇的东西都归功于他。

按照他的观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想打碎在中国形成的官僚结构和与中国人民利益相对抗的东西。彼德科维奇说,到目前为止,这种结构在苏联实力很强大,在南斯拉夫也仍在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国在革命后建立了强力党和国家机关,这是不可避免的。但随后,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这一机关开始对人民群众的主要目标造成威胁,决定代表人民自己的力量来打碎它。如果文化大革命追求的是这一目的,那中国领导层希望中国不要出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同刘少奇之间在进行夺权斗争,但没有看到,这一斗争掩盖了两种对立倾向的对抗,刘少奇代表其中一种倾向。

关于阿尔巴尼亚与中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彼德科维奇回答说,看来中国在口号上表达了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支持。中国没有盟友,因此中国人努力强调他们与阿尔巴尼亚的结盟。阿尔巴尼亚领导层放弃了非斯大林化道路后,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也被迫为自己寻找盟友。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没有合作的共同支点,他们的供给制和领导层不同,因此没有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

在回答中国同联邦德国接近的可能性问题时,彼德科维奇说,近来关于这种可能性谈得很多。对联邦德国来讲,中国是亚洲的一个大市场,而中国感兴趣的是在欧洲有个盟友。如果成立这么个联盟,苏联处于这两个国家之间,那他就更担心了。现在已经说过平衡被破坏的问题,而苏联的实力在削弱。美国利用这一情况为自己在远东、在越南、在裁军问题上的目的服务。据传,H.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同尼克松会谈时,提示尼克松美国不要利用中苏冲突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要展现自己准备巩固和平。罗马尼亚人证实了尼克松在罗马尼亚进行了会谈。

关于美国总统在罗马尼亚会谈的问题,彼德科维奇说,这次会谈有自己的内幕。从罗马

尼亚方面来讲，这是“胆大包天”的一步，而尼克松善于很好地准备和利用这次会谈。苏联方面指责尼克松总统，说他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打了一个楔子，这个楔子，按照彼德科维奇的话说，存在于外部，它取决于美国总统的会谈情况。罗马尼亚人对同尼克松会谈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想如果在布加勒斯特出现1968年苏联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时，可以把美国当作自己潜在的盟友。尼克松前往布加勒斯特是为了支持在捷克斯洛伐克表现出来的那种努力——稍后被镇压下去。尼克松还想展现自己对欧洲事务的关注，让世人知晓他不会从事中立立场，去年8月时他就是这么做的。尼克松还想让罗马尼亚人充当美国与河内和北京关系中的中间人。

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否应期待苏联突然进攻中国？彼德科维奇回答说，中国原子弹的威力还是很诱惑人的，中国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但要从事这种进攻，苏联应该得到西方的同意，这种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苏联可能占领北京，但它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和怎样对待自己的立场，考虑到民族和种族差异以及越南战争的经验，苏联不会进攻中国，但它推行幕后政策，在确定的中国圈子里寻找支点，这些人可能会结束中苏冲突。因为苏联报刊指望这些人可以使中国人民远离毛泽东，期待中国出现保障苏联利益的那些力量。在回答是否可以期待苏联在土地问题上会对中国作出一些让步的问题时，彼德科维奇给予否定。他说，南斯拉夫是个不大的国家，对自己的土地是寸土必争，而大国，按照他的话说，都致力于扩大自己的土地。尽管俄国沙皇以前占领了新的领土，现在这些占领的土地都成为大苏联的组成部分，任何人也别想让他们作出什么让步。苏联与中国之间很久以前就存在着复杂的边界问题，依据联合国宪章不允许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纠纷问题。

记录：苏联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索良斯基

АВПРФ，ф144，оп.30，пк.70，д.6，л.202－209

№22897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与中美苏三角关系

（1969年10月9日）

在同基辛格进行会谈的过程中谈到了以下问题：

1. 越南问题。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尼克松总统的特别助理（基辛格）谈到了越南问题，

他的建议是,他们美国人,“不打算在越南问题上使我们更加厌烦”,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向苏联请求帮助等,因为他们坚信,在美国停止对北越的轰炸以后,苏联对尽快结束越南问题失去了兴趣。

对于他的这些意见以及基辛格在上次会谈中就越南问题提出的其他一些问题,我按照我所得到的关于同他进行会谈的指示,对他说了如下的话。

苏联反对关于越南问题的上述说法,苏联一如既往地希望,在尊重越南人民的权利和民族宿愿的基础上尽快和平解决越南冲突。我们的越南朋友们提出了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具体的、现实的计划,他们的立场也是这样。

应该考虑到南越现实的力量对比来组建联合政府,但美国方面坚决不希望成立这样的联合政府,这就说明美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存在着问题:美国政府声明说他们希望结束越南战争,希望政治解决越南冲突;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在进行巴黎谈判的同时却在积极准备对越南继续战争。

莫斯科当然也注意到了基辛格的多次暗示:美国可能会“选择另外一些手段”来解决越南问题。然而,苏联一如既往地坚信,美国的这种“选择”不会带来任何好处,首先不会给美国自身带来好处。毕竟美国领导人也曾多次承认,军事手段不能解决越南问题。

美国方面仍然企图把解决越南问题同解决国际关系中其他问题(近东问题、关于战略武器问题等)的前景联系起来,这也不能证明美国方面的态度是建设性的。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对这种不良行为的看法。就苏联方面来说,我们愿意推动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时不会把一个问题的解决同另外一些问题联系起来。

对于我提出的这些说法,基辛格确信地说,美国没有把其他问题的解决同越南问题联系起来。但是在就这个话题(在会谈的过程中他几次又回到了这个话题)展开的讨论中,看起来,他事实上仍然没有突破他刚才的那些论断。

尽管美国的态度是,不把所有的问题都联系起来,但是越南问题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整个气氛的营造,而这种气氛的营造对于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给人的感觉是,尽管基辛格否认他的立场倒退了,但事实上,白宫对我们的政策仍然是从对这些问题的狭隘理解出发的。

我提出相应的论据,驳斥了基辛格关于苏联对尽快调解越南问题失去兴趣的说法,此后,在略作沉思之后,基辛格大致说了如下一些话:

“我完全没有得到总统的授权谈论如下观点,因此请求你们把这些观点完全看作是我个人的、非正式的看法。尼克松总统已经两次向苏联领导人详细阐述了他关于解决越南问题可能采取的方法,一次是通过苏联大使转达的,另一次是通过我本人转告的。我们期待着苏联领导人对这些看法提出详细的建议(通过那些秘密渠道),这些建议或许可以使我们共同找到建设性的途径。但是尼克松总统就是没有从苏联领导人那里得到直接的答复。或许,莫斯科现在还不想同他们讨论这个话题。这是你们的权利,尽管我们仍然期待美国总统直接发出的呼吁能够得到答复,苏联方面反而时不时地把北越方面提出的十项条款送给我们。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曾经认为，同尼克松总统的前任简短地交换意见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比如，去年的时候就提出了进行巴黎谈判的建议。但是尼克松总统却没有收到一份这样的直接呼吁，尽管尼克松总统在经过长期的努力之后，把自己关于越南问题的一些想法告诉了莫斯科。"基辛格在说这些话时显得非常恼火。

关于这一点我对基辛格说道，"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他们授权给我，要我一定把我们在越南问题，以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向你们说明，在同你们进行初次会谈的时候我也向你们进行了解释"。我明确地说，当然，这些立场首先就是对尼克松总统本人说明的。

基辛格用比较平静的语气说道，他不希望使他提出的这个问题真的成为一个问题，何况他也没有被授权谈论这个问题。他请求我"忘掉刚才他自己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并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莫斯科"。

我对此回答说，确实没有必要制造问题，特别是制造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已经有了良好的接触和联系的途径。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实质立场。

2. 近东问题。基辛格多次表示，美国总统希望调解近东问题。但是他拒绝详细谈论这个问题，他提出的理由是，这个问题已经在苏联外交部和美国国务卿之间，以及苏联大使和西斯科之间展开了详细的讨论。

在就近东问题进行会谈(然后谈论了关于扩大美苏贸易的可能性问题)的过程中，基辛格好像是顺便提及一样，又提及了越南问题带来的影响，他说尚未解决的越南冲突酿造了不良的气氛。但是，他马上又坚持说，美国没有把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

我阐述了我们对解决近东问题的看法，并对美国的立场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但是基辛格事实上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都避而不答，他只是说，美国准备同我们一起继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尽快让亚林格安排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进行对话。

3. 关于战略武器谈判问题。基辛格说，他们清楚地记得葛罗米柯对罗杰斯所说的话，美国政府不应该催促苏联作出答复。基辛格说，"我们愿意非常耐心地等候你们的答复"。

4. 中国问题。然后基辛格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实际上是非常认真的)，华盛顿正在流行一个传言，说的是，苏联在拖延就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不给予我们答复，据说，这主要是由于前不久苏联和中国开始了对话，如果这次对话进展顺利的话，那么，苏联同美国进行的谈判就要被延缓一些时间，以便"不惹恼中国人"。

我答复基辛格说，在华盛顿流传的这个传言到底有多可靠，他无疑是应该非常清楚的。然后我很认真地向基辛格解释说，苏联的对外政策，包括对美国的政策不是随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众所周知的原则之上的。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不妨碍我们致力于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但是这有一个条件，就是美国方面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在事实上真心愿意同苏联改善关系。

然后我说，如果华盛顿受到了一些诱惑，想依靠苏联从苏中关系中为自己捞取一些好处，而这还是有一定的迹象的，那么"我们要事先警告你们，如果你们实行了这种政策，那么

你们的盘算将会完全落空。无论怎样这种政策都与改善美苏关系的目的不符”。

基辛格一再重申,美国对中苏冲突不感兴趣,尼克松政府也没有任何利用苏中关系的想法。基辛格说,他们都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考虑是,尽管现在美国也许可以暂时得到一些好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游戏注定是会损害美国自身利益的。

至于华盛顿流传的一种说法,认为美国前不久向北京提议在华沙或其他地方恢复美国和中国会谈,基辛格说,华盛顿没有直接向北京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这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外交试探,这件事是经他允许的,由第三国引导。他又补充说,如果(中国)有兴趣举行这样的会谈,那么尼克松政府也愿意进行会谈。

当谈到柯西金和周恩来会谈之后苏中关系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其中包括中国愿意同苏联举行会谈的时候,基辛格说,从他们掌握的情报来看,在柯西金同周恩来会谈之前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领导人真的认为苏联会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核试验中心进行打击。

我反问道,在这件事情上,美国政府事实上有什么考虑呢?基辛格答复我说,苏联去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这件事情出乎他们的意料,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那么,他们对整个问题的看法将是否定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华盛顿,他们有一些人认为,如果苏联认为,苏联最高的国家利益受到了现实的威胁,那么苏联政府的反应无疑将很坚决。因此,对于尼克松政府来说,问题完全在于:苏联领导人自身认为,苏中边界局势在多大程度上威胁到了苏联的利益。关于这个问题美国人还没有得到足够可靠的资料。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 0129,оп. 53,п. 399,д. 6,л. 175 - 180

№22999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中苏关系

(1969 年 12 月 15 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1969 年 12 月 15 日)

同志们!

我们在这次党的中央全会上讨论的实际上是每一年的年计划和预算问题。因此显而易

见，我们这里所说的必然是那些作为国家整个经济活动基础并决定着其经济、国防、文化和人民福利发展的那些文件。我可能并没有说错，如果我这里指的是计划和预算对未来一年所具有的特别重大的意义的话。其意义之所以如此重大，原因在于，首先：1970年是这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而这最后一年将决定着我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发展国民经济，并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整个五年计划的最终结果如何。其次，在即将到来的1970年中将发生一系列对我们党和国家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事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和即将召开党的例行大会。

在本次全会的报告和发言中我们已相当详细地谈了关于未来一年的主要任务的问题，并指明了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最重大成果。

在全会工作临近结束之时，我认为还有必要谈一谈那些与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四大具有特别现实联系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关于近年来我们活动结果的预测以及我们在编制未来计划(其中包括新的五年计划)时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至于如何评价这个五年计划4年来的工作，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归纳：

……①

……被迫采取粗暴的强制手段，以迫使其他国家签署没有明确要求的、不确定的宣言。

与此相关，我还想简单谈一下关于美国和加拿大参与全欧会议的情况。一些西方国家直接对我们说，他们准备参加这次会议，只是有一个条件，即美国和加拿大必须从最开始便参加这次会议。经与社会主义国家协商后，我们确定了如下立场：不反对美国和加拿大参与全欧会议，条件是民主德国将与联邦德国一样与会，并与其他欧洲国家享有平等的权利。

苏中关系问题，自然在政治局的对外政治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原则性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尽最大可能争取苏联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防止事件的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造成危害。

苏共中央政治局已向同志们通报了关于在北京谈判开始前我们预先所采取的那些举措，我这里指的是A.H.柯西金同志与周恩来于今年9月11日的会谈以及我们为了边境局势的正常化而预先采取的一些举措。

中国领导人被迫举行谈判的事实——这是挑衅者们得到了坚决反击的结果，是苏共中央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所采取的克制、坚持原则的政策的结果。当然，各兄弟党的立场无疑也在这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在1969年的国际会议上对中国领导人的路线给予了严厉的谴责。

我们当然对北京的立场并不抱任何幻想。还在参加谈判的时候，我们便清楚地认识到，不能指望谈判会迅速地取得结果。因为中国国内的形势是相当复杂的。

……我们的目标是：在明确苏中两国边界线各区段的问题上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并在此基础上签署一个新的关于边界的条约(以替代现行条约文件)以及一个关于边界制度的

---

① 该档案复印件有多处字迹不清，均以省略号标示。——编注

条约,以便彻底消除苏中两国间在边界问题上的争端和分歧。

从谈判一开始,苏联代表团便建议中方立即进行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实际工作。遗憾的是,长达一个半月的北京谈判至今仍未取得实际的进展。问题在于,在研究关于边界线的主要问题之前中方总是试图强加给我们一系列歧视性的条件。

以所谓"关于临时措施的协议"为幌子,中国人希望还在讨论关于边界实际问题之前便取得这样的结果——苏联军队单方面地从被中国人认为是存在争议的、中国已预备谋取的、苏联领土的许多区段撤军。中国的上述建议实际上是使谈判双方偏离了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具体地确定两国间的边界线。

在拒绝了中方的觊觎的同时,我方代表坚持将谈判转入务实地讨论如下问题:关于边界和边界线的划定以及签署相应的条约。

……在极力促使谈判成功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双方的主要分歧可能在于中国居民在苏联边境区域的经济活动方面。因此我们两国边界地区的政府应尽一切可能维持边界地区曾经有过的友好邻邦局面……

可是,即使在这一方面中方依然没有作出应有的答复。事实上,虽然在北京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国当局仍然继续在国内施压,教唆针对苏联的民族主义军事狂热,示威性地在边境地区进行战争准备。他们向边境调遣了部分军队、装备和弹药,经常发生中国军人和平民在一些边界地区侵犯我边境的事件。与周恩来所作出的承诺相反,中国人经常登上一系列苏联岛屿,试图在那里建立前沿据点,并配置了一些火力点、掩蔽部和掩蔽工事。

尤其需要讲的是,北京要求签订所谓的"临时措施"——这实际是一个协议,内容涉及双方有义务不相互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武力。

在这一最重大问题上,我们的原则性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其实质在于,我们始终赞成裁军,并准备在这个问题上首先作出决定,直到各个国家最终都清除核武器,当然我们这里指的是所有核国家都同意签署这一协议。

苏联代表团依据政治局对其所制定的方针,建议双方高层达成约定并签署专门性的国家间文件。该文件将作为一个范例,以便双方最终能够同时签署一个关于边界的新条约。然而,中国人拒绝讨论边界调解的问题,继续坚持其提出的"临时举措"。与此同时,中国人……①

同志们!政治局详细斟酌了所有这些情况并得出结论,与北京的挑衅行动相对,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这场谈判。因为这将使我们有可能检验中国的真实意图,并向世界公众舆论展示我们政策的爱好和平和建设性质。

从我们方面来说,出于善良的意愿真诚希望解决边境紧张局势以及其他苏中关系上存在争议的问题是没有任何过错的。在当前现有条件下我们必须警惕地关注中国当局的举动。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中国领导层中的某一个人只是想以谈判作为争取时间的手段,以

① 这一自然段看不清,只能译大意。——译注

巩固国内的体制和为新一轮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作准备。我们也必须为事件的这样一种转折做好准备。

我们应当继续开展思想斗争以揭露北京领导人理论和实践的反马克思本质。在苏共中央历次全会决议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6月会议上，我们针对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作出的原则性评价至今仍没有过时。与此同时，北京的政治方针和中国国内目前的形势仍没有任何向好的迹象。

总之，同志们，谈判进程表明，中国的局势不可能像神奇的魔棒那样瞬间便使一切发生改变。只有在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尤其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本身和中国人民的长期共同努力下，才有可能消除中国领导人活动的消极后果。至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将坚持既定的原则性政策，并将之与恢复同中国友好的路线相结合……

РГАНИ，ф. 2，оп. 3，д. 171，л. 115－232

№22899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赫尔辛基会议、中美苏三角关系等

（1969年12月20日）

在晚饭的时候同基辛格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早在两三个星期之前，基辛格对举行这样的非正式会谈就表现出了兴趣，他的理由是，我们定期就美苏关系问题和主要的国际关系问题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是有益的。我同意同他进行这样的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我的谈话主要是依据10月份给苏联大使下达的关于同尼克松会谈的指示的主要内容而进行的，即继续对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涉及美苏两国关系的政策施加适当的压力。同时，在会谈中我也考虑到了近来又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前不久基辛格秘密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向一个记者小组通报了关于尼克松执政第一年的年度总结报告)。

从会谈中可以看出，基辛格试图试探我们对他们各项政策的看法，想了解苏联的政策是否有什么变化，有什么细微的差别。

这次会谈非常富有特色，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基辛格问道，对于我同尼克松总统10月份会谈之后到现在这段时期的美苏关系，我是怎么评价的，并且补充说，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一些“鼓舞人心”的事件，比如在赫尔辛基举行了预备性的会谈。

我对基辛格说,苏联方面对赫尔辛基谈判的看法是正面的。苏联方面打算继续努力、采取必要的措施使这次谈判能够继续顺利进行下去,这是由于考虑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以及它们给我们两国带来的后果,而且还不仅仅是影响到我们两个国家。我们期待美国方面也采取这种态度。我接着说,然而,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一些负面因素,这些因素使我们非常警惕,比如,美国加强了在战略武器领域开展的工作(我援引了报刊的一些报道,并举出了一些事例),这就必然会触及到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在一定程度上加强相互信任的问题,如果我们两国都希望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希望改善两国的关系,那么就应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向基辛格提到了我们最近同尼克松总统举行的那次会谈。[当时,我受苏联领导人的委托,对尼克松总统开诚布公地说,莫斯科对苏美关系的现状感到不满;我的印象是,尽管美国方面宣称愿意同苏联谈判,但是,美方不愿意就一些大的、整体性的问题进行会谈。此外,在某些情况下美国方面采取的措施与改善美苏关系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违背了关于加强两国关系的宣言;所有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产生警惕,也不能使双方相互信任。如果我们确实希望打破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这种不正常关系是在过去形成的),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消除国际危机、解决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那么,在发展关系的时候,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就必需建立起信任关系。]

我对基辛格说,自从我们上次同尼克松总统会谈以后,发生了一些积极的现象。除了在赫尔辛基进行谈判之外,美苏两国相互配合,都批准了核不扩散条约,就不在海底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达成了协议草案,尼克松总统发表声明说,美国愿意批准关于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日内瓦公约,尽管这份声明附带了许多保留条款,顺便说一句,最近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还反对这些保留的条款。我补充说,然而,总的来说,如果要开诚布公地说,那么我作出的上述评价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美苏关系的现状。

基辛格向我保证说,尼克松政府希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总统个人也希望同苏联领导人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希望相互能够理解对方的目的。之后,基辛格请我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我提出的后一点意见,即,正如我们所认为的,美国方面的某些行为与美国发表的关于改善美苏关系的声明是背道而驰的。

关于这一点,我举出了以下一些例子。

——美国政府公开反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关于召开全欧会议的建议,尽管北约的一些成员国——西欧国家理解并支持这一建议。

——苏联方面向美国政府提议(苏联大使同罗杰斯在北约例会前夕举行的会谈[①]中提出的),就召开全欧会议相关的一些问题以及就欧洲事务签署联盟协议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美国政府对于这一提议没有作出任何答复。不仅如此,美国国务卿在布鲁塞尔还公开发表反苏的冷战言论,而且,在北约例会上美国代表团坚持在公报中谴责苏联,反对苏联在捷克

---

① 这次会谈是在1969年11月19日举行的——原注

斯洛伐克的行为。即使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最为紧张的时候，上届美国政府也没有这样做，然而，尼克松政府又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于什么需要呢？尽管现在大家已经都很清楚了，捷克斯洛伐克坚持了下来，并将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可靠的、享有全部权利的成员。只是由于西欧国家的反对，才阻止了美国把反苏声明写入北约的联合公报中。

——尼克松政府公开反对美国国会的如下希望：使美国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的贸易自由化。即使国会中的一些保守党成员最终也认为，对苏联实行的贸易歧视政策明显不利于美国，并且认为应当改变这一政策。因此，国会认为必须对这些政策进行一些修改，尽管白宫坚决反对修改这些政策。就此不能不指出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尼克松政府开始广泛地宣传说，要采取措施放宽同中国进行贸易的范围。

——美国现政府加强了“美国之音”的敌对活动。而每当我们提请美国政府注意这一点，并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的时候，美国方面的回应是事实上进一步加强“美国之音”的活动，增加敌视苏联的节目，向苏联派出一些特别的人员，使用相关的设备来检验这些节目在苏联各地的通透性。

我顺便也指出了一些不知情的读者的错误观念，这种观念来自一些关于苏美领导人可能举行高层会谈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根据尼克松政府的个别高级代表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些问题而作的秘密报告写出来的。

然后我举出了一些关于越南问题和调解近东问题的例子，举出了一些关于美国图谋分裂东欧国家，离间东欧国家同苏联的关系的例子，等等。

当谈到东欧问题的时候，基辛格直接问我，莫斯科是否很“关切”尼克松总统对罗马尼亚进行的访问(补充说一句，尼克松总统不希望引起莫斯科的这种“关切”)。

我回答说，对于这次访问，莫斯科没有任何的“关切”。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拥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它们共同审议和解决它们所关切的问题，有时它们在个别问题上的观点暂时还不一致。总之，社会主义大家庭将会得到巩固和发展，我们对此都很满意。我对基辛格说，至于您所提出的那个具体的问题，莫斯科当然不能容忍美国政府的这种离间行为，这事实上是在离间罗马尼亚同他的邻国的关系，如果公开地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对比，这实际上是在离间他们。对于美国来说，罗马尼亚占据了非常突出的地位，尽管当时尼克松总统曾主动说，美国必须理解东欧的特殊地位，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加入了华沙条约组织。

最后我对基辛格说，因此，这涉及的不是莫斯科“关切”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而是涉及了一些令人警惕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涉及对美国的行为和对尼克松总统的信任问题。美国政府的上述行为最终必定会带来一些问题。我再次强调说，如果我们确实想消除我们两国关系中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不正常状态，想解决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那么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就必须要有信任。正如我刚才对美国方面所说的，苏联愿意向这方面努力，但是这还要取决于美国方面。

然后我对基辛格说，我现在所说的都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开诚布公

的,这是他自己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要求的。

在会谈中我谈话的语气都是平静的,始终是务实地澄清我们所提出的那些事实,而不是显示我们的恼怒或者对他们那些行为神经过敏的反应。

在稍作停顿之后,基辛格说,或许,在克里姆林宫看来,美国方面的一些行为确实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在他看来,关于信任的问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当然不应该忘记这个问题,应该作出一切努力来巩固和发展这种信任关系,及时打消对另一方行为的误解。

基辛格强调说,不管怎样,我提出的问题以及我所说的那些话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他想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另行再谈论这些问题。

在接下来进行的谈话中,基辛格再也没有对我所举出的那些事例进行评论,只是把这些问题推到"下一次会谈"。他只是谈到了两个问题。

报刊有时候会就苏美举行高层会谈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作出错误的报道,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说,记者们喜欢围绕这个问题做文章,但是他确信,白宫的官方代表在他们的秘密报告中是不会主动提出这个问题的,但是当记者们想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给出一个答复:尼克松总统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能够举行这样的会谈,而尼克松总统也确实希望进行这样的会谈,但是在会谈之前应该做好仔细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会谈结束的时候能够达成一些具体的协议。

关于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一些自由贸易的新法案,尼克松政府表示了反对。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企图把其中的原因归结为这一法案的一个条款上:如果政府拒绝就一些商品和产品(其中的一些商品和产品,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的出口发放许可证,那么政府应该在每个季度就此向国会进行解释。根据基辛格的说法,政府在解释这些事情的原因的时候,都会谈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对政府来说这是件困难的事情。随后基辛格对这项法律草案作了解释,并对尼克松政府反对这项法律草案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但是总的来说,他作出的这些解释显得不太具有说服力。

在同基辛格进行会谈的整个过程中,他还就其他个别问题发表了一些谈话,如果对这些谈话还要加以关注的话,那么,还应该指出如下几点。

关于欧洲事务。我直接向基辛格提出了一些问题:尼克松政府是否承认欧洲的现状?是否承认现在的欧洲边界?这些边界是二战后确立起来的,具有一定的法律地位。正如我们从上届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负责代表那里所得知的,美国当时是承认欧洲的现状,承认这些边界的。基辛格回答说,尼克松政府也承认这一点,在这些问题上尼克松政府的政策同其前任的政策一样。

我问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当时在布鲁塞尔反对关于举行全欧会议的想法,罗杰斯认为,这种想法会导致现状的巩固(其言外之意是,美国政府不承认欧洲的现状),并以此来为美国的立场进行辩护。对于这一问题,基辛格无以为答,只是说,他上述所说的话仍然有效。

基辛格提议,在同我进行下一次会谈时,我们再就一些欧洲问题进行详细的会谈。

在同基辛格就欧洲问题进行会谈的时候，我采取的方法是，不给基辛格留下如下印象：我们承认美国完全是个欧洲国家，或者我们试图同美国一起解决欧洲问题；同时我们承认，根据波茨坦协议和盟国间达成的其他一些协议，美国对和平调解欧洲问题负有一定的责任。

关于越南问题。同上次会谈不同，基辛格在这次会谈中很少提及越南问题，他只是说，"越南问题越南化"的进程非常顺利。他补充说，他们不排除他们的对手在今年冬末或明年春季的时候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司令部向白宫"坚决保证"，美国军队会打退这样的进攻，并将会给敌人造成巨大损失。

我说，美国报刊上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样的进攻不是立刻发动的，而是在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发动，届时，美国的大批军队将被召回，西贡军队对于这些进攻不能予以有效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对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说，这是尼克松政府最大的一项难题。"越南问题越南化政策"要冒一定的风险，或许主要的风险也在这里，但是，第一，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使白宫没有其他的选择，第二，美国政府将进行努力，使西贡军队具有完全的战斗力。

我简要地重申了我们的立场，重述了我们对他们现在实行的政策的看法。基辛格只是说，他们知道他们这一政策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尽管这一政策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他们还将实行这一政策。

中国问题。基辛格再次强调说，他们现在对中国作出的一切外交试探都没有反对苏联的图谋。华盛顿非常清楚，在尼克松执政的七年时间内(他们的出发点是，尼克松在1972年再次当选总统)，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仍然要比中国强大。因此尼克松政府会考虑到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相对中国而言，必然会更加关注苏联。

同时，尼克松政府也想改善同北京的关系，因为不能忽视拥有8亿人口的中国。在70年代中国的作用将会逐渐增长。基辛格说，正因为如此，如果直接地说，那么，尼克松政府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长远的打算，而不是出于短期的考虑。他们宣布采取一些措施，使美国同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但是他们很清楚，这些措施在实践上没有太大的意义。然而，这些措施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可以显示华盛顿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无论北京领导人作何反应，他们都将继续采取类似的措施，他们希望，北京领导人的态度能够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毛泽东死后，希望美国的这种"善意"最终会有所收获。

美国国内政治状况。基辛格非常详细地向我解释了美国的国内状况。他的意思是：在越南问题上，尼克松政府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国内舆论争取到了自己一边，国民情绪正在向有利于尼克松政府的方向转化。尼克松认为，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他将在1972年再次当选总统。他的这种自信是有理由的，除了1968年支持他的那些选票外(他相信还会拥有这些选票)，他还会另外得到部分保守党选民的一些选票，而这些人以前是支持华莱士的(这些选票有1300万)，因为尼克松已经顺利地夺回了美国南部的最后一个选区。民主党暂时还没有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能够吸引选民的纲领。

根据我们的观察,应该说,基辛格的这些分析比较贴切地反映了美国国内现在政治力量的对比。

在会谈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表示,希望在我回国之前,在同尼克松总统在加利福尼亚会见的时候,他还能同我进行会谈,再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 0129,оп. 53,п. 426,д. 1,л. 25 - 33

1970 年

№1041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在内部出版中共简史的建议

（1970 年 7 月 29 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 1970 年 7 月 29 日会议第 104/1г 号记录
中央书记处 1970 年 7 月 29 日表决通过的决议

第 1 项　关于内部出版《中国共产党简史》的问题。

同意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苏共中央办公厅、苏共中央宣传部和苏共中央国际部 1970 年 7 月 16 日的报告所阐述的建议（附后）。

附件：

机　密

关于第 104 号记录第 1 项
致苏共中央：

关于内部出版《中国共产党简史》的问题

根据苏共中央的委托（苏共中央 1967 年 12 月 26 日决议第 39/4c 号），苏联科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编撰整理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该书是在对历史资料，包括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进行全面的研究基础上，恢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真实面目的第一次尝试。

由研究所编制整理的《简史》一书，包括了自 1921 年到 1970 年期间的历史，具有现实的政治和学术意义。近年来中国所发生的事件，极大地增强了世界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兴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一系列特点，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目前的反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根源。帝国主义反动派积极利用这个特点进行反共产主义和反苏维埃主义的宣传，破坏共产党人队伍中的团结统一。毛分子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吹嘘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反列宁主义的政治纲领寻找论据。所有这一

切都强调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极端必要性。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在《简史》一书中，揭露了毛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伪造，表明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在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方面的贡献以及对其胜利事业的贡献。

《简史》一书中的材料，对于我们党在揭露毛分子的反列宁主义政策的工作方面，将提供无可怀疑的帮助。

我们认为以下是适宜的：

——支持苏联科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管理处的关于在《真理报》出版社内部出版《中国共产党简史》的建议，发行量为3 000份；

——委托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同志)，以现有的材料为基础，考虑一些意见，在一年期限内编撰整理好《简史》，在征得中央委员会同意后，供公开出版。

С. 特拉佩兹尼科夫

О. 罗满宁

Ю. 斯克利亚罗夫

Р. 乌里扬诺夫斯基

1970年7月16日

第15-Д-1252号

ЦХСД，ф. 4，оп. 19，д. 584，л. 12，53-54

№06765

谢尔巴科夫与范文同会谈记录：对越援助及柬埔寨问题

(1970年8月28日)

摘自И. С. 谢尔巴科夫的工作日记

1970年9月4日

第530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的会谈记录

1970年8月28日

我们应邀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举行了会谈。

1. 范文同通报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遣党和政府代表前往苏联和中国。该代表团受委托与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讨论一系列关于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局势的重要问题。越南总理强调，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有一些话需要对苏联同志说。另外，越南代表团也要提出关于苏联在1971年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问题。

据范文同讲，与以往不同，这次以主要为了讨论经济问题而派遣的代表团的领导人不是黎清毅，而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阮昆。根据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此次(越南)党和政府代表团的访问活动应当保密，而由阮昆率领的政府经济代表团的活动则可通过正式渠道。

至于代表团的行程期限，据范文同的通报，越南方面觉得安排在9月后半期比较合适。对此，他表示理解，最近越南方面一直在等待中国同志的答复，并向后者也通报自己的计划和希望。

在会谈结论时，范文同留下了一封希望转交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A.H.柯西金的信，即关于请求苏联在1971年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我们)答应会立即向莫斯科通报上述情况①。我们又说，正如越南同志所知，苏联正有计划地给予越南人民全面的援助。至于此次越南代表团赴苏联访问的行期，还需要一些时间，以便苏方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上述声明进行了必要的研究之后再作答复。

接下来，我们主动提出了关于苏联对越经济援助的利用效率问题。我们说，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河内代表的统计，目前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集中了大量苏联为越南90多个工业企业和其他工程项目提供的设备，而且其中一半项目需要由苏联帮助建设。这些设备中的大部分已被闲置了不止一年了。鉴此，我们建议越方，在上述工程项目的建设方面理应采取相应措施，以便能够使这些设备得到充分的利用。

在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之后，范文同说，他们也正有这方面的想法，只是仍需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而在上述那封希望由苏联大使转交给柯西金同志的信中也部分地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对范文同说，苏联专家可以给予越方所需帮助。

2. 根据中央的委托我们向范文同通报了柬埔寨的有关情况。在表示了谢意之后，越南总理说，上述信息很重要，越南同志有可能借此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所获得的事实和结论加以核实。苏联同志所讲的多数情况均与越南所掌握的资料相吻合。另外，按范文同的话说，该

① 以电报方式向莫斯科通报。——原注

情报还包含了一些新的他们并不掌握的信息。例如关于美国向朗诺政权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等。对此范文同强调,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关岛主义”,但他们的目的是不能得逞的。

3. 在随后的会谈中,还涉及苏联与联邦德国所签署条约的问题。越南总理声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从“积极方面”对待该条约,并已在越南报刊上表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他继续强调道,无论西德人对过去的25年历史如何闪烁其词,他们终究都要到莫斯科来并与苏联签署该条约。这体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不过,范文同也认为,今后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西德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诡计,不放过任何“对其施加压力”的机会。

我们回答,苏联清楚帝国主义分子的恶习——总是极力破坏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苏联与西德签署条约只是为了阻止帝国主义分子实现自己的侵略企图。

4. 我询问了越南总理对此次莫斯科之行的感受,对他谈了关于我们筹备苏共二十四大、苏联的农业丰收和收割运动的过程等情况。

在听取了我们的通报之后,范文同说,他一直密切关注着苏联在农业方面的成就,并带着极大的兴趣看了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前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农业问题所作的报告。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和外交部副司长拓友康、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使馆公使衔参赞 М. Г. 波德戈尔内。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 谢尔巴科夫

ЦХСД,ф. 4,оп. 62,д. 489,л. 150 - 152

1971 年

№22902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日内瓦会谈及中国的立场等

（1971 年 1 月 9 日）

1 月 9 日基辛格在我们大使馆对我进行了访问。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现在正在加利福尼亚，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特地从加利福尼亚赶过来停留一天的时间，以便在我返回莫斯科之前同我进行会谈，使我把尼克松总统的一些想法转告给苏联领导人。

第一，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基辛格表达了尼克松总统对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大楼爆炸一事深深的遗憾，他们坚决谴责这一野蛮的行为。

尼克松总统请求秘密地通告我们，他们已经委托美国司法部部长米切尔亲自处理关于苏联大使馆遭到攻击一事，并提出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米切尔下周开始就会很快处理这件事情。

我对基辛格说，我们将等待具体的结果。

基辛格还向我通报说，在尼克松政府的鼓励下，欧洲的一些主要组织都对激进分子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第二，基辛格然后阐述了尼克松总统在一些主要的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想法。他说，在到加利福尼亚以后的两天时间里，尼克松总统花了大量的时间对苏美关系的现状及其今后可能的发展前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尼克松总统请求向苏联领导人转达如下的话。

苏美关系的现状现在还不算好，莫斯科无疑也会这样认为。一些问题造成了苏美关系今天的这种状况，对这些问题进行谁是谁非的争论毫无意义。主要的问题在于是否有改善关系的前景，如果有这种前景，那么具体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善苏美关系。

总统个人的看法是，尽管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改善苏美关系的可能性总是有的。但是苏美改善关系的时机这一因素开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72 年美国将开展总统选举运动。正如美国以往的经验所证明的，通常在总统选举期间很难指望进行一些重大的国际谈判，因为任何一位总统及其政府通常都会把他们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国内事务上。

因此，实际上只有 1971 年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将决定苏美双方能否通过它们之间相应的谈判成功地解决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其结果也将决定苏美关系能否在总体上得到改善。

尼克松提出了目前苏美在各方面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而且还尽力考虑到莫斯科在哪些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之后尼克松总统请苏联政府对如下两个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柏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他看来,这两个问题现在是两国关系中的首要议题。当然,还应当包括近东问题,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稍后再说。

除了其他一些原因,尼克松总统还考虑到,苏美改善关系的时机这一因素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尼克松总统所说的,这个因素对苏美双方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辛格暗示苏联即将召开苏共代表大会,而美国要举行选举)。

尼克松总统的具体设想随后再说。

第三,近东问题。尼克松总统仔细地研究了前不久苏联就近东问题发出的呼吁,这份呼吁是通过秘密渠道转交给他的。

关于这份呼吁,尼克松总统想确认,苏联方面对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同他(尼克松总统)进行的谈话的印象是否正确。

他们(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对四大国大使最近在柏林举行的会谈过程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也对苏联方面在 12 月 10 日的会谈中提出的建议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拉什(Раш)在送往华盛顿的报告中对这些报告曾进行了评价,拉什认为,苏联提出的这些建议没有任何新的内容,现在他们不同意拉什的这种评价。拉什过于匆忙地得出了结论。他们现在认为,尽管苏联还没有充分满足他们的愿望,但是已经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如果苏联方面同意的话,尼克松总统愿意使苏美双方都严格通过苏联大使—基辛格秘密渠道预先交换意见,以便双方事实上能够立刻确定,四大国大使在近期将要举行的谈判中能否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

尼克松总统认为,从各方面判断,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这还需要双方核实一下。事实上美国方面的立场可以被简单地归结如下:苏联现在关注的问题是削减联邦德国在西柏林的政治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总统重申了他对葛罗米柯外长所说的话。此外,他还要说,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愿意接受任何得到联邦德国赞同的立场,他们知道,苏联代表同联邦德国代表已经直接开始就这个问题和其他的问题进行讨论。

美国及其盟国最感兴趣的首先是运输和通道问题,在他们看来,这两个问题是时而造成紧张的根源。但是尼克松总统个人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将来签署的任何一项协议都要使他作为签署这些协议的一个主要成员,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从“另一方面”向苏联政府寻求帮助。

如果直接地说,那么尼克松总统现在担心的是:在某一时刻会出现困难的局面,比如,因为通道问题。后来应该怎么办呢?苏联方面那时就可以说:请找民主德国政府去吧。然而他很难向乌布利希抱怨,或直接向他请求,特别是还要考虑到日益临近的美国总统选举。那时,尼克松的竞争对手们就会指责他签署了诸如巴黎协议这样的协议。

尼克松总统同时想对我们说，他首先想确保国内战线，他希望苏联领导人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一点。苏联给予他签署协议的保障，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他再向苏联寻求帮助，对于作为总统的他来说，这一点很重要。作为总统，他不反对德国人就他们感兴趣的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他非常希望四大国随后能够给予某种保障（对于美国来说，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事实上只有苏联方面的提供的保障才是重要的）。比如，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关于四大国对近东问题进行保障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这无论怎样也不会限制埃及和以色列的主权。民主德国的主权问题也属于这样的问题——尽管两者还不完全相似，美国根本就不打算侵犯他们的主权。

主要的问题在于，找到签署这样的协议的相应的形式。美国方面还没有准备妥当的、可以使大家都接受的这种形式的协议。但是他们准备同苏联方面一起找到这种协议（在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顺便说了几句话，其意思是：他觉得，最近在 12 月 10 日苏联就过境运输问题提出的建议暗示了怎样打破在民主德国问题上的僵局的办法：重要的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当时苏联谈到了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是基辛格没有继续谈论下去）。

基辛格补充说，当然，在双方事先相互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每一方都可提出他所关心的、要在四大国柏林谈判过程中讨论的任何问题。

基辛格说，根据他的看法，如果苏联领导人同意了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建议（上述提到的建议，苏美双方通过苏联大使—基辛格秘密渠道交换意见），那么这种交换意见的时间将不会超过一个月。为了使双方达成妥协，这些时间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随后在四国大使会谈中进行，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

基辛格接着补充说道，经尼克松总统同意，他打算在一个星期之后邀请巴尔（Бар）从波恩到华盛顿访问，他本人很早就认识巴尔了。

得到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哪怕是在下周给出原则性的答复。一旦我们同意，到时候他们就会同巴尔举行会谈，对今后达成妥协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包括对我们感兴趣的那个问题——关于限制联邦德国的政治存在问题进行讨论（他们将不会告诉巴尔关于我们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

不久四国大使将恢复在柏林举行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美国大使拉什（和整个国务院的人一样）对尼克松总统向苏联提出的这些建议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建议是被严格保密的。因此，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可以不必考虑拉什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他们请求我们注意这一点。

第四，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尼克松总统对苏联在赫尔辛基会谈中提出的立场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其中包括对苏联最近提出的关于首先签署单个的反导弹防御协定的建议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总统想向苏联方面提出如下折中方案。

尼克松总统同意，首先只是就战略防御武器问题缔结和签署一份单独的协议。同时，他

建议,在此之后双方马上恢复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协议的谈判(在签署防御武器协议的时候就要写下这点内容)。

尼克松总统提议,在随后进行的这些会谈期间(关于进攻性武器),冻结美苏双方所有类型的陆基进攻性武器。他认为关于海基战略武器的问题暂时还不要谈论:如果苏联方面认为也需要冻结这些武器的话,那么尼克松总统愿意考虑这个问题(在签署防御性武器的协议的时候最好明确提出诸如冻结进攻性武器协议的原则)。

还需要指出,对于达成协议所需的大致时间,双方可以进行秘密的或公开的协商,在这段时期内,双方可以在谈判中努力就某些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或者是全方面的协议,或者是关于限制进攻性武器的某一方面的协议。

冻结武器协议相应地在商定的时期内生效。

基辛格说,他的这些观点都是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委托阐述的,现在他还不能提出达成这份协议所需要的具体的时间,而只是提出了一些想法。如果苏联方面在原则上认可这种想法,那么到时候就讨论关于达成这份协议所需要的时间这个问题。

基辛格强调说,尼克松总统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走出目前苏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困境。尼克松总统认为,他提出的计划首先可以使关于防御性武器的协议获得突破,而他认为,苏联最近提出的一些建议的实质在于:在政治环境得到改善以后再寻求关于签署进攻性武器协议的途径。

基辛格说,我们在维也纳的谈判代表将恢复谈判(3 月 15 日)以便两国政府通过秘密渠道就一些原则问题交换意见。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我们的这个建议,那么,就可以在这次谈判还没有恢复的时候,在 3 月中旬之前签署相应的协议,比如,可以通过两国政府非常秘密地交换信件的形式达成协议,终结这次会谈。双方通过交流意见的形式对两国在维也纳的代表团下达指示,也有助于他们今后就其他问题进行会谈。

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期待着苏联方面对这个具体的建议做出答复。基辛格说,对于尼克松总统来说,尽快得知苏联领导人对他就如下两个重要问题上所谈的那些想法的态度非常重要:柏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基辛格再次强调说,无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都不知道尼克松总统的这些建议。

第五,近东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请求转告苏联政府,他认为,在一段时间之后应该恢复苏美双方就调解近东问题进行的对话。

尼克松总统的考虑是,应当在今年,也就是 1971 年,在调解近东问题上作出主要的努力,因为到明年,也就是 1972 年的时候,美国将会开展公开的选举运动,将对调解近东问题造成影响,也会对尼克松总统本人造成一定的压力。尽管他们完全可以对国内的选民进行解释,但是这还是将会引起相关选民一定的不满情绪。

基辛格继续说,因此,尼克松总统现在就准备进行努力,以便今年同苏联一起通过秘密渠道为调解近东问题奠定基础,尽管看起来,这项工作将会非常困难。

他们指的是在短期内制定他们的立场,同我们恢复谈判。他们建议这些谈判首先通过

苏联大使—基辛格秘密渠道进行，然后在苏联大使和美国助理国务卿西斯科之间进行。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这种想法现在还在酝酿之中。

关于调解近东问题，基辛格就此还说了一些观点非常超前的话，我返回莫斯科的时候将会对此进行报告。

第六，越南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注意到了日本《朝日新闻》报上刊登的关于苏联总理的一段采访记，也注意到苏联总理的声明：苏联政府愿意"帮助美国人退出越南"。

基辛格还预先说明了他在非正式会谈中所要进行的谈话的内容。他说，他想"大声地说出"尼克松总统在调解越南问题上的考虑，以便苏联政府能够了解，他们同尼克松总统仍然在花费大量时间来解决越南问题。

如果河内现在或不久就针对南越开展大规模行动的话，尼克松政府仍然将会进行坚决的反击，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现在他们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和平解决问题方面。

尼克松总统知道，撤出美国军队这个问题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来说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他们同尼克松总统现在讨论以下这种可能性：

——如果美国承诺在某一具体的时间内撤出自己的军队，那么关于这一具体的时间他们将怎么对越南人说呢？

——美国可以不要求北越也从南越撤军，因为河内明显不会接受南越，河内从来都没有承认自己在南越有自己的军队。

但是，北越要保证在美军撤离期间和在美军撤出之后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停火，这一点非常重要。

基辛格没有说出撤军的具体日期。但是，从他那刻意模糊和非常谨慎的言谈中可以使人明白：尼克松在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选举运动，这起到了很大作用。尼克松的考虑是：在选举运动的关键时期内要履行停火协议。此外尼克松还有对他个人威望的考虑，在撤出美军之后，南越的局势不能马上就再次恶化。

基辛格说，如果美军撤出一段时间之后，越南人之间又爆发了战争，那么最终这将不是他们美国人的事情了，而是越南人自己的事情。首先，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已经不在越南了；第二，尼克松政府相信，如果南北越南之间再次爆发战争的话，南越人不是很快就能够被打败的，而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不管怎样，如果"越南人自己不早先达成理智的妥协"的话，在尼克松总统的整个任期内，这场新的战争都将"困扰着"他。基辛格说的这段话非常奇怪。

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接着又谨慎地表达了以下看法：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必再就南越问题进行长期的、事实上是毫无成果的政治调解，因为一旦美军从越南撤出，所有的事情直接涉及的都将只是越南人自己。

基辛格的想法事实上可以被归结如下：如果美国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军事上成功地达成了协议(关于美军撤出南越)，那么，那时候尼克松政府就不再为越南人自己进行的政治调

解负责了。美国将继续关注越南问题,正如对这一地区感兴趣的其他大国一样,但美国将不再是作为“直接参与越南冲突的一方”。

基辛格特别说明,他所说的都不是什么正式的建议,而只是他的一些想法,他觉得,了解这一点对于苏联政府采取措施解决越南问题将是有益的。

根据基辛格的谈话,我同时也感觉到,看起来,白宫也愿意让我们把美国人的这些想法告诉越南人,然后再以间接的方式让他们知道河内对这一外交试探的反应。

关于这一点基辛格说,他本人愿意在任何时候恢复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会谈,愿意在巴黎同他们进行直接的接触。

基辛格想知道,我们是否知道,在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中国是否会改变立场。他继续向我通报说,他们从瑞士人那里得到消息说,中国的一位级别非常高的代表曾对他们说,对于召开这次会议中国的态度是比较肯定的,同时他们还说,他们不反对把这种看法告诉给美国人。

基辛格说,我们还不知道,这一消息是否可靠。还没有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情报的证实,而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通过瑞士人传递过什么信号。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瑞士人把这件事情想象得过于乐观了。

我回答基辛格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任何消息。

第七,远东问题。在会谈过程中,基辛格说,他们打算从苏、美、中、日四方的角度对远东局势的发展作出长远的评价,他的这些谈话令我很感兴趣。

基辛格说,他们现在在对外政策上考虑的是:在70年代,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将在远东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到80年代,中国将会同日本竞争。使他们特别担忧的是:中日会联合起来,或组建了针对该地区某一大国的联盟。到那时候,这种联盟将是非常难以战胜的。它们已经在暗自考虑成立这样的联盟了,但是从长远看来,事实上还不需要过多地考虑这些消极因素。

第八,关于麦斯基参议员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问题。基辛格说,他们知道这个问题很微妙,但是,如果苏联政府现在对某些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或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具体的建议的话,他们还是希望苏联政府把这些建议直接告诉给美国政府,而不要通过麦斯基。

在会谈过程中基辛格没有直接提到关于举行高层会谈的问题,尽管在整个会谈的过程中都暗示了需要进行高层会谈这个问题。但是,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看起来是忍不住了,就对我说,尼克松总统“仍然认为他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 Ф. 0129, оп. 55, п. 426, д. 1, л5 - 15

№11595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给出席兄弟党国际部代表会议代表团的指示

（1971 年 2 月 12 日）

第 123/3 от 号

1971 年 2 月 12 日

第 3 项　关于七国兄弟党（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工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会议。

（苏斯洛夫、基里连科、杰米切夫、鲁萨科夫、罗满宁等同志）

1. 批准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团出席每年例会。代表团成员为：О. Б. 罗满宁、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Б. Т. 库利克、В. И. 拉扎列夫、Б. М. 佩什科夫、М. Л. 季塔连科、Г. А. 契尔年科等同志。

2. 批准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会议代表团的指示。

3. 有关代表团赴保加利亚的费用在党的预算中支付。

附件：

给苏联代表团下达的关于与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举行会谈的指示

1. 在就中国问题进行的会谈中遵循如下原则立场：苏共中央 6 月中央全会和 12 月中央全会决议（1969 年）、勃列日涅夫 1970 年 8 月 28 日在阿拉木图的讲话，苏共中央关于国际部代表华沙会谈的结果的决议（1970 年 4 月 9 日，第 96/14гс 号），给苏联驻华大使馆下达的指示（1970 年 10 月 15 日，第 П－180/73 号）。

2. 利用这次会谈就中国领导人内外政策的新趋势，特别是就北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交

换意见。同时在关于对华政策、对华宣传和对华科研工作方面协调立场的可能性提出建议。

3. 要遵循如下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局势的发展、北京领导人的内外政策证明了上次1970年3月华沙会谈材料《中共九大之后的中国问题》(这份材料在政治局会议或者在与会各党书记处进行了审议)中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和结论是正确的。这些看法和结论在现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应当指出，对中国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对于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工作是非常有益的，应当利用这一点来制定我们国家对中国具体的政治路线，这对我们深化科研工作也起着重要作用。

4. 在对北京领导人的内外政策进行分析的时候应当注意，经中共中央二中全会(1970年)确认的中共九大决议以及近期的一些指导性文章(例如，关于纪念列宁100周年诞辰、苏联西德条约、波兰事件等文章)非常明确地证明，当今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方针没有改变。

根据这一方针，北京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积极进行破坏、分裂的工作，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服从于自己的霸权主义、大国主义的目的。尽管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作过一切尝试，但当今中国领导人在大喊反帝口号同时，坚决反对反帝的协同一致的统一行动，从而客观上造成有利于激活帝国主义力量的形势，并使它们的图谋转向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反攻。

与此同时，最近中国领导人在国内形势的压力下，力图在国际舞台上避免孤立和占据有利的地位，在策略上随机应变，给自己的政策添加了更温和、诱人的色彩。在这一新策略的范围内，他们在外表上对个别社会主义国家摆出友好的姿态，企图利用各兄弟党为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致而力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以达到恶化各兄弟党内部关系的目的。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各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明显特点是：区别对待同这些国家关系正常化，以和平共处原则作为同个别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基础。

ЦХСД, ф. 4, оп. 19, д. 605, л. 3, 40 - 42

№10412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情况通报

(1971年2月12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71年2月12日会议第123/4 г号记录

第4项　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通报。

(送苏斯洛夫同志、基里连科同志、佩尔谢同志、杰米切夫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卡图谢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鲁萨科夫同志)

一、批准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通报(附件)。

向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各边疆区和各州党委员会委员以及苏联武装力量相应级别的军政干部传达通报的内容。

委托苏联外交部把通报的内容通知给苏联驻外大使。

二、提交政治局审批。

附件：

机　密

第123号记录第4项

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通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确定了苏联共产党关于中国问题的原则性立场，苏共中央的各种决议以及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多次阐述了这种原则性的立场。苏共中央委员会早些时候，也向党的骨干通报过苏中在北京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以及苏中关系的现状。

不仅中苏之间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恢复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和友好以及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联合他们的力量，符合我们的民族利益和国际主义利益，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一直高瞻远瞩，以此为出发点，制定对华政策。在一贯地执行这个方针的同时，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密切地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局势的发展。事实表明，通过耐心的工作和长久的斗争，中苏关系会取得根本性的转变，其结果应是中国方面放弃反苏、反列宁主义的方针。

在采取使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骤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对中国领导人准备响应苏联方面的建议并排除在恢复中苏睦邻合作方面存在的障碍，并不抱有幻想。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对中苏关系的原则性立场，能够使中国领导人难以推行反对苏联的路线，有助于中国各阶层人民对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恢复两国之间友好联系的可能性仍抱有信心。苏联共产党的这种方针，还有利于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团结，得到了世界各国所有进步力量的理解和支持，有助于消除受中方宣传误导的一部分国外舆论，对中苏关系紧张起因的错误认识。

由于苏联方面的主动行动和中国当局的对应措施,边界局势有了几分缓和,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发生武装冲突了。两国政府代表团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还在北京继续进行。中苏阿穆尔河流域界河航运联合委员会也召开了例行磋商会议。签署了1971年中苏两国易货贸易协定。在长时间的中断之后,驻北京的苏联大使和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开始履行各自的职能。

但是,中国领导人仅做出了最低限度的对应行动,而且举步谨慎,以便不使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遭到攻击,因为在这些决议中,反苏主义作为中国国策的一个基本方面被固定下来。因此,他们在与我们继续谈判的同时,还在进行反苏的恶毒宣传和采取旨在反对苏联的军国主义措施。

在北京的谈判中,中国代表团仍然拒绝讨论谈判议程的主要问题,即确定个别地段中苏边界的走向。中方继续坚持作为先决条件签署一个关于"临时措施"的协议,其中规定:在开始确定边界走向问题的谈判之前,在中国代表声明的"争议"地段,在有些地方苏联应单方面将实际守卫的边界线,向苏联领土纵深后移数十公里。在北京的谈判中,中方力求使苏联代表团承认边界上存在"争议"地区,企图以此对大部分地段的中苏边界线的法律基础以及他们提出异议的地段属于苏联领土提出疑问。

为了力促谈判有所进展,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关于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草案,该草案基于中苏两国政府首脑于1969年9月2日所达成的协议之上,并考虑了中方的某些建议。但是,中国代表否决了苏联的建议,继续拒绝讨论关于确定边界走向的问题,顽固地坚持签署实质上他们在一年多以前就提出的那种根本无法接受的"临时措施"协议。这就是尽管我方代表团做出了一切建议性的努力,但实质上谈判没有丝毫进展的主要原因。

为了使事情有所进展,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于1970年7月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的名义致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重要的倡议。在这封信函中,我们从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则性路线出发,建议在北京进行谈判的同时,两国政府专门代表团就起草中苏两国关于不以武力其中包括使用核力量相互进攻、禁止针对另一方的战争宣传和战争准备的协议草案,在莫斯科开始谈判。

同时,为了消除谈判中的许多争议问题,还建议以国家间协议的形式,把约占中苏边界一半以上(4 300公里)也是边界事件多发地段的东部边界(从苏联、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交会点向东,然后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继续向南)的走向固定下来。这方面有一个相应的先决条件,即1964年谈判时按工作程序几乎就全部地段达成的协议。

在这封信中还表明这样的意见:为改善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中苏两国政府首脑再次举行会晤是适宜的,这次会晤可以在苏联境内进行,信中还提出了其他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中方对此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当时在国际舞台上和国内宣传方面,北京继续利用存在所谓来自苏联方面的"武力威胁"大做文章,散布反苏谗言。

为了使中国领导人编造的这些谗言站不住脚,促使他们转入对作为谈判内容的问题进行建设性的讨论,苏联于今年的1月15日又做出了一个举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

提出一项建议，建议中苏之间签署一个关于在何种情况下都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导弹和核武器的合同，并将该合同的草案通过驻北京的苏联大使转交给了中方。

将合同草案提交中国政府审议时，苏联方面表示坚信，落实我们的建议，即尽快签署不诉诸武力的协议，将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尤其是对正在北京进行的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有助于恢复中苏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若中国方面对苏联的新倡议给予肯定的答复，那么将会使谈判出现决定性的进展。但是，中方至今没有对这个倡议作任何答复。越来越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北京仍旧希望在与苏联的关系中，保留"边界领土问题"，力图通过不正当的、有时甚至是挑唆的手段，利用这一问题来达到反苏的大国沙文主义目的。

是什么原因使苏联采取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措施遇到了如此大的困难呢？正如我们党的文件中曾经指出的那样，其主要原因是：反苏主义现在仍然是中国现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路线的组成部分。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1970年8—9月)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21周年庆典的特点，在国外，尤其是通过国内渠道继续进行反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造谣中伤活动，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报刊也加大了反苏活动的力度。仅仅在最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的中央机关报就刊登了数百份粗暴攻击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文件。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中国其他各大城市建筑物的墙上，写满了号召进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标语。在中国，反苏小册子和宣传画册大量出版，并进行广泛传播。例如：不久以前出版了一套内容明显反苏的系列小册子，并且推荐为儿童教材的辅导资料和俱乐部及文艺活动小组演出用的剧本。影剧院也经常上映反苏内容的影片。在无线电广播、电视和口头宣传中，也经常对中国居民进行反苏教育。

反苏主义和臆想的来自苏联的进攻，被中国领导人积极地用来继续进行战争宣传，准备反苏战争和加强对国内局势的控制。中国领导人担心，苏联方面建设性的步骤以及调整两国关系方面的进步，将破坏他们的基本思想方针，即使中国人民确信，他们目前所处的困难状况，似乎都是苏联政策造成的结果，而不是中国领导人本身的反列宁主义的冒险主义政策造成的。

中国方面的挑唆行动遭到的坚决回击以及其后我们提出的就解决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倡议，对组织新的冒险行动起了很大的遏制作用。

中国领导人已开始努力摆脱由于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实行红卫兵外交，使中国在国际上陷入的孤立境地。中国已开始积极地与许多国家进行外交接触，并得到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目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7个国家已经与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中国领导人甚至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作出了让步，而以前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积极使用了这种献媚并不奇怪。

帝国主义强国，尤其是美国，转绕着中国要起了复杂而又狡诈的把戏。一方面，他们希望在反对苏联的斗争中利用毛分子的反苏主义，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在中国这个广阔市场上扎根。从这些强国中越来越响亮地传出一个呼声：积极"吸收中国参加世界友好大家庭"。

最近,中国领导人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很明显地作出了对外友好的姿态,许诺在贸易、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领域为其开辟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合作成效,它们之间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国际地位、在解决国际政治重大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的相互协作,明显地使中国的首脑人物感到不安。北京领导人竭力利用一切机会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致,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现存的社会制度。例如,中国的宣传机构不停止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挑唆性言论。对不久前发生的波兰事件,北京的表现也恰恰如此。

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兄弟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看清了北京旨在分离社会主义友好大家庭和孤立苏联的策略手段,并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1969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给了中国首领的分裂计划以沉重的打击。确信自己将一些国家的亲华分裂小组变成政治上有影响的政党并将他们拼凑成反列宁主义派别的企图站不住脚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又下了赌注:或者是把某些共产党拉到自己一边,或者是使它们拒绝公开批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政策。为此目的,北京的宣传机构和中国共产党的官方代表集中自己的主要力量,在国外共产党员面前,竭力诋毁、诬蔑和编造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以及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局势。同时,中国的活动家们还企图激化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他们利用一切借口,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队伍中煽动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和反苏主义情绪。

北京企图将发展中的不结盟国家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对抗的策略,似乎苏美正"达成一致","瓜分世界",中国领导人竭力使"第三世界"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脱离他们的可靠支柱,即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

所有这一切证明,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并没有改变自己以往的沙文主义方针。

在国内,中国领导人在所谓的"文化革命"中镇压了自己的政敌之后,目前试图消除现统治集团近年来的行动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造成的混乱局面。在全面军事化和保持"受困要塞"气氛的道路上,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也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军队在国家中仍然占据关键地位,是当局的重要工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仍旧盛行,个人统治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被确定下来,目前国内正在讨论该宪法草案。当然,这对全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不可能不产生有害的影响。

中方的一些重要人物在与苏联代表直接接触时虽然口头上宣称,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关系正常化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可能的,但是他们仍然强调说,中苏之间在思想领域的斗争,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领域的斗争,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目前,中国领导人仍然坚持与我们为敌的思想和政治立场,苏联与中国国家关系的调整及其正常化,不得不在尖锐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条件下争取实现。

苏共中央认为,在向党的骨干通报目前阶段中苏关系的状况时,必须强调指出,在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与中国人民友好关系的长期方针范围内采取实际措施的同时,必须对来自中国方面的挑衅采取应有的措施,还必须持续不断地与中国领导人反列

宁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思想政治斗争。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这项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同核心是反苏主义的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继续加强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为中国政策发生积极转变创造牢固的前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ЦХСД，ф. 4，оп. 19，д. 605，л. 13，43－50

№01830

佐林与武文松会谈记录：中苏共同援助越南问题

（1971 年 3 月 17 日）

摘自 B. A. 佐林的工作日记
1971 年 3 月 29 日
第 317 号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法国代表团总代表武文松的会谈记录

1971 年 3 月 17 日

今天会见武文松作礼节性拜访。

1. 在举行的会谈中，武文松强调，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高度评价苏联对越南人民在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给予的援助与支持。

武文松指出，根据越南同志的看法，尼克松的“越南化”政策遭到挫折，如果美国继续进行侵略，等待美国人的只有新的惨败。而尼克松放弃“实力政策”，那么政治协调的大门就会是敞开着的。在指出尼克松政府企图利用被俘美国飞行员的问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后，武文松说，这些飞行员是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上被俘的，如果有必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个问题对美国施加压力，让全世界都看看美国人在北越领土上所犯的罪行。

2. 武文松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愿意与法国发展合作，不过他强调这不单取决于河内。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利益相关的是法国仍坚持戴高乐确定的立场，尽管现在法国政府的立场

不十分坚定,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越南民主共和国利益的。他表示赞成继续与苏联共同努力对法国的立场施加影响。

3.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代表团总代表说,周恩来是在印度支那冲突危险尖锐化的时刻访问河内的。越南同志向中国代表团陈述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估价。他说,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同意这一估价。

周恩来向越南领导人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援助它。中华人民共和国把美国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威胁看成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因此,中国人民为了确保印度支那各国人民能够保住自己的独立,准备给予必要的支援,不惜作出牺牲。周恩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1971年补充援助。

据武文松说,越南代表团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对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取得的进步表示满意,并希望沿着这个方向取得更大的进步。

他接着说,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是全面的,但我们也注意到,现在中苏采取共同行动的时机尚不成熟。苏中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是在国家间进展,这有助于在援越问题上苏中协同行动条件的成熟。

武文松肯定地说,中国人在河内的会谈中向越南同志指出,在对越南人民的援助方面,中国和苏联的行动并行不悖,中国表示完全愿意保证苏联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援助的运输通过本国的领土。

武文松强调,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始终不渝地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既符合越南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也符合共同反帝斗争的利益。

武文松说,党的代表团,就他所知,将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为首,即将前往参加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并向苏共领导人全面通报印度支那的形势。

从我们方面,提请武文松注意,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一贯主张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然而,遗憾的是,中国领导人不同意。我们强调指出,苏共中央与苏联政府将始终不渝地给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全面的支持。我们向会谈对方表示,大使馆将一如既往准备与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并在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武文松称,越南劳动党的领导高度评价在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上,驻巴黎大使馆给予越南同志的帮助,并希望已建立起来的合作将持续下去。

苏联驻法国大使

B. 佐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482—4484页

№22905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中美关系和美中苏三极格局

(1971年5月10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我在白宫对他进行了访问。

1. 基辛格说，巴尔同法林大使进行了会谈，他想知道，今天我们是否从巴尔那里得到了关于他们对所提出的新的立场进行的一切必要的解释：在就柏林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之前，注重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得到这些建议的话，那么苏联政府对他们的呼吁是否作出了答复，因为，正如他们已经向我们通告的，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政府代表很快就将举行会议，如果苏联政府对这次会议持肯定态度的话，那么他们可以在这次会议上同联邦德国代表一起提出相关的建议，让西方大国进行审议。现在，我们的答复对于他们为此会议制定相关的指示非常重要。

我提醒他说，我们已经同意了关于苏联、联邦德国、美国代表在波恩举行会谈的建议，并建议在四国大使柏林会谈之后举行这次会谈。我接着说，就我所知，关于美国就西柏林举行谈判问题的"新立场"，巴尔尚未完全阐述。

2. 基辛格问道，对于他们最近就导弹防御问题提出的建议，莫斯科是否有什么反应。我回答说没有。

3. 然后基辛格说，他想简短地谈一下中国问题。基辛格说，他们期待着在我从莫斯科返回之后，能够提出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基辛格说，他们自己认为需要向我们强调一点，这一点对苏美两国政府今后的关系非常重要，即美国的一些报刊出于反苏的动机不时地在操弄舆论，他们关于尼克松政府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一些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

基辛格补充说，尼克松总统认为，在4月2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需要就这件事作出特别的声明。

基辛格接着说，当然，他们非常清楚，中美"乒乓球事件"以及周恩来对美国乒乓球队员的接见，是中国对美国作出的外交姿态，这是中国领导人为了同莫斯科继续进行竞争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他们也不愿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影响力的增长不可避免，他们也非常关注这一事实，他们今后将继续在美国—中国—苏联"三极体系"的框架内发展这种关系，并会考虑到日本因素。

同时，基辛格还援引尼克松总统的意见确信地说，他们愿意同中国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是在反苏的基础上开展这些对话的，他们在美中关系领域有非常广

阔的活动空间。

基辛格接着说,他们希望恢复同中国的关系,并且希望这将有助于越南问题的逐步解决,还可以向日本人施加一定的压力,最近日本在同美国的经济关系方面采取了越来越不妥协的立场。

最后基辛格强调说,重要的是,尼克松总统的考虑是,在他执掌白宫政权的这段时期内,决定国际局势最为重要的因素仍将是美苏关系,而不是美中关系。这完全是国际生活中的客观现实,他们应当考虑这一点。

我不愿过于详细地谈论关于中国的所有话题,同时,我也简短明确地表明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对基辛格说,他们的这些保证将会被转告莫斯科。接下来我强调说,如果美国想因此打苏联牌——而他们企图打苏联牌的征兆还是有的,那么我想事先公开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实行了这种政策,那么将招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基辛格回答说,白宫非常清楚这一点。

总的来说,从基辛格的话中可以感觉,最近华盛顿同北京之间正在进行调情,白宫是希望以此来平衡苏美关系,但是他们还非常谨慎。我们知道,根据国务院和白宫的政策,他们现在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使苏联围绕美中关系的预测而进行的议题更少一些。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 0129,оп. 55а,п. 426,д. 1,л180 - 182

№01829

谢尔巴科夫的政治信函:苏联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任务

(1971 年 5 月 21 日)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

绝　密

文本第 5 份

1971 年 5 月 21 日

第 302 号

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

（政治信函）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对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形势极为关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党的最高机关——党代会就个别国家的问题做出特别决议，还是为数不多的。关于越南问题由苏共代表大会做出特别决议，这是第二次。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称印度支那是世界政治最重要的“热点”之一。这一切表明越南以及整个印度支那在苏共的国际活动中占有何等地位。对于我们，重要的是预见印度支那所有事件今后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能对这一地区施加什么样的影响。

在党代会上的报告中也确定了我们的政治路线，即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临时革命政府解决越南问题的纲领，促进印度支那的政治协调，在武装斗争中与和平劳动中，越南民主共和国今后仍然能够得到苏联兄弟般的支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苏共二十四大有关印度支那的决议向我们指明，现在越南劳动党在自立的道路上已经强大巩固，党的路线总的来说（虽然尚为缓慢）正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越南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中的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已经拥有相对来说更大的可能性在这一地区确立我们的政策。并不排除印度支那有可能成为我们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何况除越南而外，在这一地区我们目前还没有其他什么人更可以依靠。

关于我们目前在越南具有较为有利的前景这一点，可以越南劳动党近几年在其立场中所发生的两大进展为证。第一，自1968年起，越南劳动党不无成效地确立了自己的理论，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切斗争形式——武装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形式相结合。第二，越南劳动党现在对苏共的政策更加能够理解与接受。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进步。

当然，我们还远远不能说我们将来在越南和印度支那实施我们的路线有可能会容易些。这个地区是各种最为对立的影响与倾向的焦点，在这方面抱有任何幻想都是绝不应该的。何况，越南劳动党在自己的观点和政策中，还有许多尚待克服的消极方面。

印度支那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军事的和政治的极度紧张状态，以民族解放运动的各种力量为一方与以美国及其盟国，首先是印度支那各国的反动政权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范围的扩大。如果事态仍然继续朝1970年和1971年初那样的方向发展下去，那么越南劳动党未必能够长期顶得住那样的战争速度与规模。印度支那其他解放力量（越南南方的、老挝的以及柬埔寨的）就更加不可能承受。因此第一位的任务就是阻止战争进一步激烈化和扩大化。这一点似乎已为越南同志所懂得和认清。正如黎笋同志指出的，在现阶段，他们不希望战争升级并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西贡入侵老挝的军队于今年3月受挫之后，军事行动似乎消停下来，但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却又活跃起来。

在巴黎,朋友们对停火和战俘问题作了若干说明。老挝各战斗力量之间已经恢复了联系;越南同志已经与西贡政权的某些人士建立了接触。与此同时,尼克松宣布在1971年再次撤军10万人。如果事态真能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战争激化危险性就有可能减弱。随着美国军队的撤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某些人滋生着一种黩武情绪,酝酿着在1972年给予"决定性打击"和"推翻尼克松"的构想。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会重新激化。

目前,在印度支那已经形成了各解放力量斗争的统一战线,覆盖着越南、老挝与柬埔寨的全部疆土。这一战线的主导力量,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拥有100万人的武装力量。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才得以打破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尽管斗争因而大大复杂化,并给印度支那所有解放力量造成了严重困难。虽然1970—1971年的军事行动仅在老挝和柬埔寨两国展开,但是越南同志认为主要战线是越南南方,因为在那里对峙着斗争各方的主要力量。

印度支那解放力量在顶住柬埔寨与老挝境内的军事压力以后,在1970—1971年"旱季"的结束阶段给予越南南方北部诸省、下寮和柬埔寨等范围内的敌军以显著的打击,明显地改变了自己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而且在某些方面则改善了在战争中的地位。爱国力量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粉碎了侵略者切断"胡志明小道"的企图,从而保证了连接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越南南方、老挝与柬埔寨各解放区之间的交通线的相对安全。此外,不久前在下寮"越南化"的西贡军队的一支相当大的集团军被击溃,严重削弱了西贡军队甚至凭借美国的支持,与爱国武装力量对抗的能力。从越南乃至整个印度支那各个方面抵抗斗争今后发展的前景来看,所有这一切对于解放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印度支那各国,相互对立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正进行着一个分化与集聚的过程,一个各种内部政治矛盾深化的过程。在越南南方,朋友们最近一个时期正在开展政治斗争,将越南南方的城乡居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最大限度地削弱西贡政权的政治基础,达到孤立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并将其排除于政权之外的目的,从而在西贡建立"和平政府",并进一步建立临时联合政府。越南同志竭尽一切可能粉碎"越南化"与"绥靖"计划的实施,将工作深入到政府人士、社会团体、军队中去,与西贡的各种政治与宗教派别建立接触,并安排与之合作。越南同志保持着与反对派活动家杨文明将军联系,此人目前被认为是今年秋季即将进行的南越大选中最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之一。越南朋友眼下还没有就对他的态度确定官方的立场,但是,显然认为在与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斗争方面,杨文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人物,在他一旦掌权的情况下,可以与他进行有关临时联合政府的谈判。越南人竭力阻止在当前执政联盟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广泛的反共联盟(这一点美国人正在逐步得逞),并竭力以一个由各政党和各团体组成的民族主义联盟与之对抗。在这方面,他们特别寄希望于与佛教徒,尤其是集聚于安广佛塔周围的佛教徒之间的合作。

越南同志日益认识到,在敌人营垒中开展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可以看出朋友们对于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中日益增强的作用,对于越南南方各工会组织扩展联系的必要性,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在开展政治工作的过程中,由于对越南南方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西贡周围、

湄公河三角洲等)失去控制；由于敌人实施“绥靖”行动的结果；同时也由于西贡政权(在国会等)的合法反对派大多数目前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还持相当保留态度更谈不上与之建立合作关系的情况下，朋友们遭遇到大量非常严重的困难。反对派只赞成在支持西贡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政权的同时与阵线对话。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积极支持老挝爱国战线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活动，给予他们政治与物质的援助，保持与他们的密切合作。这一合作关系近年来在以越南劳动党、老过人民党和柬埔寨人民革命党之间直接全面的互相支持为基础形成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框架内得到了巩固。印度支那各国解放力量不断增长的团结的外部表现是，在广州举行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高级协商会议，西哈努克 1970 年 5—6 月和 1971 年 1—2 月，老挝人民代表团 1970 年 10 月以及宾努 1970 年 11 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这些力量在军事方面的密切协同行动显示在美国—西贡下寮战役期间。

现在，河内已成为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各国解放阵线交流意见、协同行动与合作的中心。老挝人和柬埔寨人总的来说，承认越南人在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中的主导地位，与越南劳动党保持一致，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依靠它丰富的经验和支持。然而，有时越南同志对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过于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态度、将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从属于越南利益的明显企图，造成了老挝和柬埔寨的朋友们暗中不满。在越南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也曾发生过某些分歧，例如在对待“越南化”的问题上，南越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它的实施对于解放斗争的未来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威胁。但此类负面现象迄今未对印度支那各民族解放力量之间的统一行动造成严重影响。印度支那解放运动队伍中的向心倾向无疑超过离心倾向，而这一情势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不会改变的。

越南同志维护着自己在印度支那事务中的方针，目前并不急于对在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框架内的各解放力量进行组织定型的工作。他们显然对于根据党的路线与老挝朋友和柬埔寨朋友在直接合作的基础上目前所达到的相互协作的程度，对于他们在印度支那解放运动中所取得的主导地位，眼下还是满意的。

越南朋友认真考虑到中国的因素，它是印度支那半岛事态发展极其重要的因素；考虑到中国在印度支那事务中加强自己影响的意图，这一意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年来遭受到了挫折。在印度支那政治军事形势复杂的情况下，北京领导人企图将自己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独特方针强加于人。

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及时认清了北京的图谋，包括利用建立所谓“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达到自己目的的意图，与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一样，在其框架中，中国利益传导者以及与越南人抗衡者的角色都落在了西哈努克的身上。印度支那的同志们事实上拒绝了北京和平壤建立五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他们审慎地对待西哈努克关于召开一个类似广州协商会议的新的印度支那协商会议的提议，明显地回避在印度支那事务中，与西哈努克实现比现在更密切的协调与保持步伐一致的必要性。

在对外政策方面显而易见的严重失误,在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世界舞台上威望的下降,迫使北京不得不对自己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方针做出某些修正。北京在印度支那的政策开始有了明显的和缓和某种程度的灵活,其表现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显示性地提供了一笔1971年补充援助;公开承认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纲领是协调越南问题的公正基础,进而间接地“恢复”巴黎谈判以及周恩来今年3月对河内的访问。在北京采取了诸如此类的步骤以后,中越关系似乎开始有些热乎起来。越南同志看来产生了某些幻想,以为中国人可能开始在更大程度上为他们着想,考虑他们在印度支那的利益。但是,越南人的希望很快便由于北京领导人对美国的调情而产生动摇。越南同志,把这看成可能是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新的摩擦的开始,是中国在印度支那事务中施压的再起。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朋友的策略是,在非原则问题上表现出与中国人达成妥协的姿态,而在对自己比较重大的事务中,首先是在协调越南及印度支那问题的事务中,避免对他们作出让步,捍卫自己处理此类事务的独立性。

越南朋友在竭尽一切努力从军事、政治与外交诸方面解决越南与印度支那问题的同时,也把实现这些任务与接受援助,首先是外援,主要又是接受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的道义和物质的支持相联系。在苏越关系进一步顺利发展的道路上,苏共二十四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代表大会对越南及其他印度支那人民解放斗争所给予道义-政治支持受到了朋友们的高度评价。他们期望在代表大会以后,这种支持将会更为加强。但是,与此同时,越南领导人也极力保留解决越南与印度支那问题的特殊权力,阻止——至少在现阶段——各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参与印度支那的协调事务。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越南人也就无意在与苏联交换有关越南与印度支那协调问题的意见与信息方面再向前迈出信任的一步,无意与社会主义各国进行充分的协同动作,尤其是在对外政策的领域内。

越南劳动党领导为赢得确保在尽可能充分满足自己要求的基础上,协调越南及印度支那问题的有利国际条件,将其对外政治活动的目标,定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停止印度支那半岛战争的斗争统一战线。越南同志为达到自己对外政治活动的目的,首先是利用社会主义各国的声望与支持,并竭力将世界的,尤其是已解放国家的公众舆论的同情争取到印度支那解放运动这方面来,并促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站到自己这一边。越南人明显地扩大了与国际上民主公众组织的联系,在美国社会各不同阶层中也开展着一定的工作。

越南朋友的主要要求是美国军队完全撤出越南南方。由于美国总的来说对此并不反对,因此,越南人就将自己的全部努力放在敦促美国人宣布彻底撤出自己军队的日程表上。美国人为确定准确的日期提出了先决条件,即停息在越南南方对美国军队的战火,开始与美国进行卓有成效的谈判以及讨论战俘问题。越南方面迄今为止提出的是,在1971年6月30日以前,完成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国军队。现在朋友们提出了更加建设性的建议。看来,如果现在另外确定一个较晚的期限,越南人也会感到满意,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目前重要的是确

定这样一个日期的事实本身。可以设想，朋友们也完全可能同意，将美国撤军的期限定为半年甚至还更长一些。

越南同志的一个原则性要求是，将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排除于政权之外，因为这个集团被认为是不适宜于与之就协调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当然，西贡政权将会有类似杨文明将军这样的较为温和的领导人，他们能够导致在越南南方建立所谓的"和平政府"。如果这样一个政府"承认致力于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话，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就准备与之进行有关在南方组建以三方（三分之一为爱国力量——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三分之一为现政权的各界代表，三分之一为中立的政治与宗教派别的代表）为基础的临时联合政府的谈判。临时政府可以安排越南南方的大选，然后再把政权移交给"正式的联合政府"。越南同志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他们希望，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活动在越南南方合法化之后，随着临时联合政府的建立，能够把越南南方相当多的居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而大选的结果又会导致正式的联合政府的建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预期，越南北方和南方将会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内建立起彼此间的紧密联系，并且进入关于国家统一的谈判。这样一来，在一定的时期内，越南就不得不保持分割状态，这是对 1954 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大选之后立即统一国家这个基本原则之一所作出的瞩目让步。

越南人对于自己同意停火提出的先决条件是，一方面"美国政府宣布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和军事人员的日期；另一方面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与西贡政府之间排除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就组成"临时三方联合政府"达成协议。此时，与美国军队停火和与西贡军队停火是分别进行的，因而预料可能出现越南南方的交战行动仅在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与西贡部队之间进行的局面，例如，在美国人单方面停火，撤出交战行动的情况下。

越南人把讨论战俘问题与达成停火协议联系在一起，放在美国宣布全部撤出自己军队的日期之后。双方都特别看重美国战俘——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和在越南南方被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俘虏的军事服务人员。朋友们认为美国人是犯下反越南人民罪行的人，对他们的战俘地位表示怀疑，显然要释放这些美国人，将取决于对监禁于越南南方集中营和牢狱中的所有政治在押犯的大赦以及对轰炸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损失的赔偿。

越南同志原则上承认在越南问题协调过程中国际监督与观察的必要性。这一点可由他们对越南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的态度证明。他们希望保留这个委员会的机构，尽管其活动现在实际上已陷于瘫痪。越南人强调应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但他们又认为这些协议已不能反映目前越南出现的形势，在当前局势下，个别问题甚至可以不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办。

越南人并不排除以后再召开类似 1953—1954 年关于越南或整个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国际会议的可能性，它可以保证所取得的政治协调的实施。在将来也不排除召开印度支那各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会议，以协调地区问题。然而目前，朋友们坚决反对任何有关协调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认为这样的会议预先就注定要失败。他们只赞成召开那些能确保支持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和谴责美国侵略的会议。

越南同志也反对让联合国参与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越南问题在政治解决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可能出现在印度支那对协调老挝和柬埔寨问题有利的局面。显然,老挝问题的解决在回到1962年日内瓦协议的道路上将是现实可行的;正是根据这种精神,由苏发努冯在今年5月致梭发那·富马信中提出的老挝爱国阵线关于在老挝进行政治协调的两点新倡议是经受得住检验的。至于在柬埔寨的协调,根据一切迹象判断,在很多特征上将是与未来在越南南方的政治协调相似的。越南同志支持老挝爱国阵线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在老挝与柬埔寨进行协调的纲领,但是在现阶段他们显然不愿意看到老挝或柬埔寨先于越南达成协调。越南同志极力强调没有越南的协调就不可能有老挝和柬埔寨的协调。

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认为,随着越南问题的解决,将有可能讨论那些在他们看来目前还仅具有"理论兴趣"的问题:在东南亚组织国际关系的新体系;使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中立化;在亚洲的这一地区建立无核区等等。对于我们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越南同志也持相似的立场,据可能的判断,这个建议在他们看来对当前没有多大现实意义。

可以预见,要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还要历经相当长时期的斗争和谈判。迄今为止,各方都拒绝一切由对方提出的政治协调倡议;由于各自立场的重大差异,双方眼下都无意采取任何具体步骤,而唯有在具体步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着手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

以下陈述几点导向性及实践性的意见:

1. 苏共二十四大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舆论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虽然国内对我们不友好的势力也活跃起来,虽然越南劳动党的"总"路线保持同时与苏联和中国结盟不变,但是也出现了发展和巩固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新机遇。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某些对我们有利的情况。苏联党政代表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应当成为本年这一趋向的重大事件。

2. 近些年来,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独立自主的倾向、探寻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越南具体实践更正确结合起来的倾向日益增强。例如,在文化领域正进行着独特的越南化过程,亦即是清除那些贬低越南文化、民族尊严和独特风格的毫无用处的中国和法国积淀。越南劳动党日益坚决贯彻执行加强独立自主的方针。对这种意向我们看来必须继续加以支持和鼓励。当然,个别情况也存在着发展成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的危险,但对此可以进行斗争。

在这方面,对于越南同志来说最为敏感的当数印度支那问题。我们似乎可以明说,越南劳动党作为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中的主导力量,在解决涉及这些国家的有关问题的过程中既应独立自主,同时又应与老挝人民党和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密切结盟。

对于越南劳动党来说,另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与中国的关系。现在可以肯定,越南劳动党依靠苏联顶住了中国领导人的粗暴压力。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作出让步,表面上同意越南劳动党关于在越南协调的纲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我们必须加以考虑。当然,中国领导人绝不会放弃改变越南劳动党的方针,使之朝着合乎自己需要的方向发展的企图。从去年春季起,他们变化策略,开始向越南人送秋波。即使这样,中国人眼下也还是没有捞到预期的效果。不久前,毛派分子又给越南同志上了新的一课,毫不顾及他们的利益,采取了与美

国人亲近的步骤。越南人不便公开反对中国人的这些步骤，但采取了一些间接的措施，用同样的形式也可以对他们在这方面给予支持。

3. 认真考虑一些新措施以提高和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印度支那以及整个东南亚的地位，这应当说是合乎时宜的。例如，在东南亚的宣传问题方面可以提供我们的援助；安排在外交部的层次上更加系统地交流关于这一地区各个国家形势的信息，而在党的层次上则可以交换有关东南亚各共产党内部状况的意见。交换意见与信息的结果便可能产生越南劳动党有能力付诸实施的建议。

最近一年，越南同志以谨慎的形式重新提起原印度支那共产党纲领中有关建立印度支那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论点。这个问题是极其微妙的，但未尝不可将它利用于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

4. 在整个战争期间，越南同志都在致力于实现建立支援越南人民、而现在已包括支援整个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的世界统一战线的思想。这一战线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而苏联为此比任何其他人，其中包括越南人自己，做得都多。目前的任务是扩大这个团结的战线。在这方面还可以做不少事情。例如，越南劳动党应该摒弃在筹备世界反帝大会这件事情上的旁观者立场。这方面还应对越南劳动党另外再做一些工作。

5. 至于进一步帮助越南劳动党消除模糊观点、在许多问题上甚至是错误观点的问题，则应当更积极地吸引其他兄弟党来做这一工作，更密切地协调我们的行动。目前，华沙条约各国已协调了支援越南人民斗争的共同立场，但在具体问题上我们注意到仍存在着不同点。越南人虽然谨慎行事，但确已开始利用社会主义各国在具体问题上的差异。事情的这种发展是极为不幸的。

6. 在经济、文化、军事以及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合作的其他形式领域内，大使馆都经常提出自己的建议。这里我们只想简单地谈一谈某些个别的意见。

我们的经济援助已经成为加强苏联在越南地位的巨大杠杆之一。很快我们就将面临由短期(每年)援助朝着有计划的、以长期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过渡的任务。我们已经积累了在越南进行经济活动的经验，制定出了合作的形式与方法。只是希望我们参与援越的经济组织更好地了解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政策，不要让经济与技术的援助脱离政治路线。我们已经用解决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制定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这一问题的实际行动充实了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这是很有裨益的事情。

在军事合作的领域内，对我们来说合乎时宜的事情显然就是继续重新装备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援助在接近我们的、较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武装力量建设。对这一问题正在准备国防部层面上的个别建议。

7. 根据苏共二十四大通过的“给印度支那人民以自由与和平”的号召，就更加要求加强我们对印度支那军事政治事件进程的影响，对以政治手段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影响。必须努力使越南同志充分懂得现在应该设法阻止战争的激烈化与扩大化，政治协调已经是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主要手段。下面(在其他各点中)将展开这一基本论题。在这方面，

苏联党政代表团即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有许多事情可做。

8. 如上所述,越南同志已着手蓄积力量,准备在1972年“旱季”期间在越南南方开展广泛的攻势。这一攻势还正好安排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其目的在于“推翻尼克松”,按照朋友们的想法,这定将为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和平协调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难道就不会适得其反吗?我们认为恰当的办法是委托驻美国大使馆、近邻和远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并在必要的时候发表我们的意见。越南人冒的风险太多、太大了。

9. 我们认为有必要继续向越南同志阐明,在反击美国侵略的同时,必须将事态引向协调,始终将外交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制定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新的倡议和途径的过程中,似可与越南人讨论将美国撤军问题与建立越南南方临时联合政府问题区分开来的合理性。一系列迹象表明加以区分是明智的。这样的划分以及制定各个别纲领所提出的每项任务的实现途径,似有助于推进以和平手段进行协调。

10. 应该说服越南同志,一切斗争形式的中心应是美国撤军问题,与以临时联合政府更换西贡政权的任务似可分开解决,根据可能甚至无需美国人参与,而作为越南内部问题处理。既然在西贡政权的领导人物中间出现分裂,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倾向于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谈判,那么以越南自己各方之间进行直接接触为基础,就协调的某些问题达成协议的努力就一定有成为现实的一天。

同时,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双方代表之间进行秘密会晤也不无裨益,这是美国人的建议。在这类会晤中,可以讨论诸如停火、战俘、美国撤军之类的问题。

11. 考虑到(今年10月)南越总统大选,需要劝说朋友们提出和平、消除美国霸权以及进行社会经济改造的新纲领。这会有助于在大选中动摇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的地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1967年的纲领已被遗忘,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过时,而众所周知的十点纲领又尚待进一步确切说明。

12. 越南同志似乎开始明白,不由分说一下子就抛弃了停火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他们稍为缓和了自己的立场。可以劝告同志们自己拿起停火的主张以用于武装并且更加明确地对这一主张发表意见,此时可动员起新的力量以支援协调。

13. 当初越南同志说,他们在一定阶段愿就从越南南方撤军的问题达成对等的协议。这个问题是协调工作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可能应该建议越南同志以某些方式让美国人了解这一点,从而促成美国撤军。

14. 似也应考虑一下就被俘美国飞行员的问题可以采取哪些新步骤。例如,在对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的破坏获得相应赔偿的条件下,为换取在西贡的政治在押犯,可允诺摘除俘虏的罪犯标签,将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条款用在他们身上,并保证在达成协调时释放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

15. 近几年来,越南同志已不再反对利用联合国讲台揭露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似可以就为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的利益,扩大利用联合国的问题交换意见(向本届联合国大会提交集体控诉和谴责美国的决议案)。

16. 根据我们的意见，应当采取措施扩大与老挝人民党和爱国阵线以及柬埔寨人民革命党的接触。这些党接近越南劳动党并形成东南亚的兄弟党群体，在很多问题上与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不相一致。

应建议越南同志鼓励柬埔寨朋友过渡到不仅利用武装斗争的策略，而且也利用其他的(政治的、外交的)斗争形式的策略。

17. 显然还需要与越南人就现在如何对待召开类似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的新国际会议的意见交换看法。在我们看来，在当前条件下，对召开新日内瓦会议的意见也不宜断然拒绝，在将来，那样的会议可能会有好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进行着共同的斗争，在一定阶段肯定会出现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达成政治协调，就必然要求国际保证，而这一点只有一个有关国家参与的会议才能办到。

18. 就印度支那各种问题在高层与越南同志进行详尽商谈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因此，在这种例行会晤中，妥当的做法是，协商一致，责成双方外交部进行会晤并讨论整个范围内的问题，交换信息与意见。此时，正如早先多次强调的，越南同志应自己作出决定，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他们该如何行动。

19. 在与越南同志的工作中，极其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在印度支那事务中苏联路线的一贯性和国际主义原则与北京政策的自私自利特征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前者再一次得到苏共二十四大令人信服的确认；后者则由近一时期出现的中国意欲接近美国的明显迹象所证明。但是，当然，始终应当考虑到越南人的微妙处境。在这方面有两条措施值得注意，必须一贯实行：有针对性地向越南人通报苏中关系的状况；请越南劳动党继续起到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中介作用。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 谢尔巴科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485—4503页

№22907

多勃雷宁基辛格会谈纪要：德国问题、苏美关系、对华政策等

(1971年6月8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同他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在尼克松总统的城郊官邸戴维营举行。

基辛格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希望我们能够平静地就两国关系问题和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进行“全面审视”。这次会谈持续了大约6个小时。在这次会谈中我阐述了我们就相关问题的一些立场。如果对基辛格的谈话进行简单的总结,那么这些谈话可以被归结如下:

1. 基辛格特别强调说,尼克松总统希望改善同苏联和苏联领导人的关系。

2. 关于这个问题他首先援引尼克松的话说,要就柏林问题“建设性地交换意见”,其中包括在他们提出的在波恩机制(苏联大使—美国大使—巴尔)的框架范围内交换意见。基辛格援引尼克松总统的话说,关于柏林问题还有2—3个条款没有达成协议,现在他们愿意听取我们对这些没有达成协议的条款的看法,也就是说,他们要努力在德国总理勃兰特对美国即将进行的访问之前达成妥协。尼克松总统已经委托基辛格于下周二在这里就这个问题同巴尔和拉什大使进行会谈,专门商讨那些尚未达成一致的条款。总的来说,对最终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他们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尼克松总统甚至同意在北约最近举行的一次例会的公报中声明说,今年有望就西柏林问题达成协议(关于同基辛格进行的这次会谈详见以下的第11项内容)。

3. 苏联和美国就协议的重要条款事先进行秘密的协商促进双方就西柏林问题达成协议的重要因素,在最终达成协议之后或达成协议的前夕,可以解决关于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精神正如尼克松总统本人对葛罗米柯所说的那样。

4. 正如基辛格所承认的,北约最近发布了一份联合公报,其中包括就欧洲裁军问题发布了公报,其目的确实是为了赢得时间。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就这个问题发表的讲话以及这些讲话引起的广泛反响,使华盛顿有些措手不及。根据尼克松总统的指示,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委员会,以便制定出美国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在4—5个星期之后,这个委员会将会向尼克松总统提出建议。在得到尼克松总统的赞许之后这些建议还要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协商。到那个时候(大约在9—10月份)他们将准备进行具体的谈判。

5. 基辛格表示,希望苏美之间的贸易关系能够逐步深化。按照尼克松总统的指示,他们对苏联贸易代表团提出的要求“持肯定的态度”,这些要求是以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科马罗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对美国进行访问的时候提出来的。

6. 基辛格事先向我们通报说,最近几天他将秘密地飞赴巴黎,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就政治解决越南战争问题举行秘密会谈。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尼克松总统认为,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各方的利益,他不能再作出更大的让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没有立刻对这些建议进行批判(他们过去通常都是马上批评的),但是他对基辛格说,他们需要对这些建议进行研究,并且将会把这些建议报告给河内。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想把他们采取的这些步骤向苏联领导人进行通报。

7. 明天,也就是6月10日,美国将宣布取消向中国出口一些商品的限制。但是,相比那些允许向苏联出口的商品来说,允许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将会受到广大的限制。或许,比较令

人感兴趣的条款将是，在向中国出口粮食方面将不再使用至今仍然适用的规则：50%的粮食应该用美国的船只运输(美国船只运输这些粮食的费用实际上要比其他国家的船只更贵)。这条规则也适用于苏联。总的来说，明天将宣布取消对出口中国的一些商品实行的限制，但这一举动将更加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实际意义则不大。因为中国已经有机会从欧洲进口这些商品了。美国不希望这么做，但是这些限制性条款已经过时了，没有必要再保持下去，这些条款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反而经常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怨恨，这完全是不必要的。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他们现在同中国没有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只是通过第三方进行接触，并且这种接触都是不定期举行的。“齐奥塞斯库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在他进行这次访问的时候，尼克松没有向他特别委托什么。”当齐奥塞斯库到华盛顿进行访问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只是泛泛地对他说，希望逐步实行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并且他也说，如果齐奥塞斯库希望的话，他可以把自己(尼克松总统)的这些愿望通报给中国领导人。但是，关于齐奥塞斯库对北京进行的这次访问，美国方面没有对他提出什么特别的请求。

在美国看来，北京现在对日本的迅速增长非常关切。美国专家认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日本逐渐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而美国成了中国的第二号敌人(如果不考虑苏联的话。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是北京的头号敌人)”。

在东南亚地区“抗衡中国的重大力量是印度尼西亚”。

8. 基辛格说，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仍然非常不安。“根据华盛顿掌握的可靠情报”，印度政府仍然没有放弃对东巴基斯坦进行武器援助的想法，前一段时间，在德里“做出灾难性的决定之前”，美国政府秘密地向英迪拉·甘地提出了严正的交涉。看起来，这次交涉起到了作用，消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直接爆发武装冲突的威胁。在这件事上，尼克松总统考虑的是，苏联对预防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武装冲突也同样感兴趣。

9. 基辛格说，华盛顿知道，对于中国向印度洋发射弹道导弹和进行导弹试验一事，德里非常关切。印度政府在秘密地讨论，是否向美国和苏联请求援助，帮助印度建造反导系统。然而他们还没有在原则上向美国发出呼吁。

10. 基辛格详细地描述了美国国内的某些政治状况。他谈论的中心思想是：尼克松总统的地位正在逐步得到巩固。他举出了对美国居民进行秘密调查的一些数据来对此进行证明，这些调查是白宫根据总统的命令定期进行的，就总统内外政策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尼克松总统相信，1972 年总统选举前的斗争将主要围绕国内问题进行，特别是围绕失业问题。

尼克松总统现在认为，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汉弗莱最有可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尽管肯尼迪在个人智慧和个人发展方面来说都不及他已经亡故的两个哥哥：约翰·肯尼迪总统和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但是他还是能够非常轻松地击败汉弗莱的。肯尼迪的“分量不足”以及他与淹死一名姑娘有牵连这件事将妨碍他进行竞选。“白宫的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基辛格明显是在渲染关于民主党人重返白宫的暗淡机会，并以此来向我们宣示和强调尼克松本人竞选总统的状态和前景，尽管如此，应该承认，根据我们大使馆的观察，现在尼克

松当选总统的机会确实要比民主党人大一些。

11. 详细谈论了关于西柏林问题的谈判过程,无论是三方在波恩举行的谈判(苏联大使—美国大使—巴尔),还是四国大使在柏林举行的谈判。

基辛格特别强调,“就白宫向波恩三方会谈提出的建议建设性地交换意见”。巴尔和拉什同基辛格都直接保持着单独的联系,并抛开了其他所有的联系渠道。只有尼克松总统一人非常了解这件事情,尼克松总统亲自委托他“尽一切努力,以便在各方都可接受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最近几天,基辛格分别向巴尔和拉什进行询问,了解他们对达成协议的前景这一问题的看法。巴尔回答说,看起来,还需要三方在波恩举行4—5次秘密会谈,才能最终达成协议。

拉什的看法是,为了达成协议还需要举行5—6次会谈。因此白宫做出了“非常乐观的预测”。

基辛格想知道我对这些谈判的看法。

我说,我们对最近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会谈持肯定的看法。现在已经明白了各方立场的分歧所在,应当努力消除这些分歧。我向他提及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同时我也使他注意,近来,法林-巴尔-拉什于6月5日在波恩会谈期间,拉什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强硬,而看起来,巴尔则是愿意在这些问题上让步的。我也举出了相关的例子。

然后我表达了对拉什所持立场的不解,何况,基辛格本人当时曾对我说,他们美国人愿意接受联邦德国接受的一切建议。我也使基辛格注意到,拉什曾公开承认,对于积极地解决苏联在西柏林的利益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美国方面一直还没有进行研究。但是基辛格当时曾对我说,美国方面愿意作出大的让步,承认苏联的这些利益。

基辛格说,他阅读了拉什和巴尔的一些电报,从这些电报中他没有感觉到拉什所持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然后他又大声地把这些电报读了几次。在他所读的这些电报中,拉什和巴尔都对同苏联大使举行的这些会谈作了乐观的评价,并且他们都表示,希望最终能达成协议。接着基辛格说,拉什宣称说,美国方面还没有对苏联在西柏林的利益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这令他“吃惊”,因为白宫曾命令拉什研究这些问题。

在我同基辛格会谈结束,并返回大使馆之后大约2个小时,基辛格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把我们的这次会谈报告给了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总统授权他告诉我,当拉什返回华盛顿的时候,他们将“使他重新想起”关于命令他研究苏联在西柏林的利益问题。基辛格说,他可以保证,当拉什返回波恩的时候,他将准备讨论这个问题。看起来,他们会满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大部分愿望:目前有待解决的只剩下关于总领事馆的问题。尽管拉什现在请求休假,尼克松总统不打算批准他。从各方面来看,拉什将在勃兰特总理访问华盛顿后不久,在6月24—25日返回波恩。

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委托他在勃兰特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同拉什和巴尔一起再研究一下关于三方波恩会谈和四国大使柏林会谈的事情。下周二他将同拉什和巴尔在白宫秘

密进行会谈。

关于这件事情基辛格继续说，如果我们认为做这件事情是有益的，那么请我们在举行这次会谈的前2—3天，把那些尚未达成协议而我们认为对达成整个协议比较重要的主要问题报告给他(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最好是我们已经做出了妥协后的立场)。当他同拉什和巴尔在举行会谈的时候将会对这些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基辛格又另外说明说，他指的确实是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还没有达成协议的一般性问题，因为他认为，在勃兰特访问华盛顿的短短时间内，应当使勃兰特和巴尔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确实关键的问题上，而不是不适当地做四国大使们遗留下来的那些工作，他们现在正在拟定协议的整个文本，何况尼克松总统未必能够关注所有的细节问题，这些细节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从技术上来说非常容易使谈判陷入误区。

我具体地提出了我们首先最感兴趣的一些原则性问题(限制联邦德国的政治存在问题，包括禁止召开各党会议和联邦议院委员会会议；关于联邦德国在西柏林设立的联络局问题，该联络局是全权代表联邦德国的唯一机构；国际政策的适用问题；关于苏联在西柏林的利益问题)。

基辛格再次说，对于莫斯科现在认为必须转告给他们的这些主要问题，他们确实准备进行非常仔细的研究，并且在他同拉什和巴尔在华盛顿即将举行的会谈之前，他们就将特别地研究这些问题。我的感觉是，白宫是为了让莫斯科了解到，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表现他们的“良好意愿”。

看起来，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在调解西柏林问题上，就那些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问题向尼克松总统施加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他同勃兰特进行会晤前夕。

12. 在经历了6个小时的会谈之后，在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重又提出了关于尼克松总统访问苏联并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本人希望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举行会谈。我的感觉是，在此之前他们对整个苏美关系进行“全面审视”，就是为他们在会谈中提出这个主要问题，即关于举行高层会晤问题做准备。

接下来基辛格对举行苏美领导人高层会晤的意义展开了论述，他说，这次会晤不仅对两国关系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来说、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建设性地解决那些复杂的问题，其中包括近东问题和欧洲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辛格说，在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的时候，他准备同苏联领导人讨论关于欧洲事务的一些问题，以便共同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开始解决这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他提到了关于裁军问题和关于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问题)，基辛格接着强调说，现在近东问题造成了复杂而危险的局势，尼克松总统认为，现在就近东问题交换意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基辛格又补充说，尼克松总统以前曾提议把近东问题列入高层会谈的议事日程，现在这个问题成了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希望就近东问题同勃列日涅夫进行单独的会谈，美国方面就他一人参加这次会谈。他希望开诚布公地阐述自己对近东局势的看法，阐述他对调解近东

问题的途径的看法。考虑到这个问题在美国国内非常微妙,尼克松总统不信任国务院官僚机构中的任何人,哪怕是国务院的翻译人员。如果在这次"有益的、开诚布公的会谈"中同苏联领导人秘密地达成了重大协议,尼克松总统就无需向其他人进行报告,就可以找到办法,履行在近东问题上达成的部分协议。

在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请求我把尼克松总统的建议转告给苏联领导人(如果莫斯科接受了关于他对苏联进行访问的这一原则性问题),即关于他对苏联进行访问的日期问题。

基辛格解释说,尼克松总统不希望莫斯科认为,他有意把这次访问的日期推迟到美国大选临近的时候。因此,他提议在9月份进行访问,何况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苏联领导人曾提议,让他在今年夏天的时候访问苏联。除了他们指定的那些日期,在其他月份进行访问对尼克松总统来说都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在1月份的时候,他还要每年一次地例行向美国国会作"关于美国国内局势"的国会咨文。但是,他当然也愿意考虑苏联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任何建议。

尼克松总统请求苏联领导人给他答复,如果可能的话,在本月月底前答复,因为他应当确定今年下半年自己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确定下半年自己对外政策中相应的优先任务。如果苏联领导人同意了某一具体的访问日期,他建议到时候公布双方就这一访问日期所达成的协议,但是不是马上公布,而是在这一协商日期前的4—5周公布。

听了基辛格所说的这些话之后,我对他说,关于举行高层会晤问题,苏联政府的观点原则上早就告知了尼克松总统。这次高层会晤不应该仅仅在组织方面进行相应的准备,而且还要营造有利于举行这次会晤的氛围。接着我向他提到了我个人对举行高层会晤可能性的一些怀疑:如果到时候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没能达成协议的话,举行高层会晤的可能性就非常小。关于这一点我从莫斯科返回之后已经告诉过他。

基辛格开始着急了,他说,尼克松总统不能接受把他对莫斯科进行访问和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晤的问题与西柏林问题相挂钩,并且这些要求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如果苏联领导人处在他的位置上他们会怎么办呢"。

我回答他说,苏联政府没有,当然也不会对尼克松总统下达任何最后通牒。接着我请他注意我们以前就这个话题进行的会谈。

基辛格的语气已经平静了下来,他说,尽管尼克松总统不能接受就西柏林问题达成协议这个预先设定的条件,不能接受必须要正式地接受这些条件,但是,尼克松总统非常清楚,苏联领导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尼克松总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使双方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转入建设性的轨道,以便使这次谈判圆满结束。尼克松总统本人将继续关注这些谈判的进程,并且希望在他所希望的、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之前,能够结束这些谈判,或者使这些谈判达到可以被确保圆满结束的阶段。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 Ф. 0129, оп. 55а, п. 426, д. 2, л1-10

№22908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和谈、中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

（1971 年 6 月 30 日）

根据基辛格的提议我同他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持续了很长时间。

基辛格说，他希望就东南亚相关各个问题交换意见，因为他马上就要对东南亚进行一次为期很长的访问，当他从东南亚访问回来的时候，将会马上回到加利福尼亚，届时尼克松总统将在那里，因此他将不回华盛顿，也不能在 7 月 20 日之前能同我举行详细的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提到了如下问题(我简要概括地阐述一下，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将作详细的阐述)。

基辛格对东南亚进行这次访问的目的

1. 越南问题。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基辛格对东南亚总的状况和军事局势进行了评价。随后，他将在这些评价的基础上就今后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向尼克松总统提出一些建议，提出一些将要采取的可行措施。在这几天，基辛格在巴黎会见了参加越南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布鲁斯，或许，他还将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

基辛格说，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北越人最近将会提出新的建议。但是他没有更加明确地说出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对基辛格所说的这句话应当予以注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今天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在巴黎进行的谈判中提出了新的建议；而基辛格是在昨天对我说这些话的)。

2. 印巴冲突问题。白宫认为，印巴冲突是非常现实的威胁，有爆发重大军事冲突的危险。印度现在处于同巴基斯坦爆发战争的边缘。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印度军方司令部认为，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印度人可以占领全部东巴基斯坦，而西巴基斯坦方面可以成功地抵制住巴基斯坦人可能发起的反攻。

美国军方在给白宫的报告中对这种预测表示同意。诚然，印度担心中国会支持巴基斯坦，介入冲突。美国认为，中国人未必会直接介入印巴军事冲突，但是将会提高武器、弹药和粮食援助。

尼克松总统给基辛格下达指示，要他访问德里，并且秘密地、但是以最强烈的语气告诉英迪拉·甘地，提请他注意美国正在密切地关注着印度实行的这种危险政策，这种政策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基辛格将会告诉英迪拉·甘地，如果局势向再次爆发一场印巴战争的方向发展，那么美国今后将中止向印度提供任何形式的经济援助。

出于这种考虑美国政府拒绝了印度坚持的提议：对出入巴基斯坦的所有物资进行正式的禁运(用于援助难民的粮食援助除外)。

尽管华盛顿打算在事实上遵守这种禁运(如果不考虑不久前派出的一些输送武器的船只的话,事实上这些船只是根据去年的决定排除的),美国人也不愿“在印度鲁莽行事的情况下”向他提供援助。

简短地说,基辛格概括地说,美国政府支持维护印巴之间的领土现状,同时支持寻找政治手段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尼克松总统希望,苏联政府能够配合他的这一政策,防止印巴之间爆发军事冲突。关于这一点基辛格解释说,尼克松总统认为,他们同苏联领导人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在基辛格进行这次访问之后,他们将准备解决这个问题。

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

白宫认为,最近几天在波恩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三方秘密会谈使他们更加确信了他们以前的看法: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三方秘密谈判将在7月份顺利结束,而四国代表进行的正式谈判也将在8月底和9月初结束。

我同基辛格就可能达成协议的个别条款进行了协商,在协商的过程中基辛格说,关于苏联在西柏林的利益问题已经对拉什大使下达了指示,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满足苏联在经济上的愿望,但还不能满足苏联关于在西柏林设立总领事处的愿望。但是他(基辛格)可以说,如果其他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就剩下关于设立总领事处这个问题的情况下,美国方面将在这个问题上对苏联作出让步,找到相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考虑是,即使在关于联邦德国在西柏林的政治存在这个问题上也将很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妥协方案,并使各方的要求得到满足。

五个核大国会议

美国政府将继续对苏联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建议进行研究,看起来,2—3周之后将会给予苏联答复。他们仍然还不明确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苏联和美国为一方,英国、法国和中国为另一方,双方在核能力方面存在重大的差距,考虑到这一情况,在这次会议上将提出什么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呢?而且苏美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仍在进行,现实地说,也只有在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他们才能够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

根据美国事先掌握的情报,中国明显是不愿参加这次会议的,并且,看起来,中国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中国还不愿意利用这次会议来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同其他四个核大国一起进行谈判,而更好的选择是继续向第三世界国家显示,中国同它们是站在一起的,中国属于“无产阶级国家”,不愿参与“美苏之间的阴谋”。何况,事实上中国人明显担心,在这次会议之后它们的核能力将被冻结起来,停留在目前较低的层次上。

正如尼克松总统已经对苏联大使所说的,白宫愿意在这次会议上同苏联方面讨论与这次会议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但问题是,这些要讨论的具体的问题是什么?这次会议将怎样进行?

关于欧洲裁军问题

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已经就这个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了建议,美国政府期待着苏联方面

对这些建议作出答复。9月份北约各成员国外交部副部长将就这个问题召开会议。看起来，10—11月份将会进行谈判。

近东问题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对以色列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同调解近东问题或者同解决近东问题进行的外交谈判没有关系。这次访问的目的只是对有关近东军事状况的情报进行总的评估（还包括就这个问题同以色列情报部门和以色列政府交换意见）。尼克松总统将会在这些评估的基础上作出决定：是否正如以色列所说的那样，目前近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已被打破。白宫现在认为，以色列人的这些言辞是被夸大了，因而，美国没有必要再向以色列提供额外的武器援助，而以色列人现在则坚持要求美国提供额外的武器援助。

基辛格确信地说，白宫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所谓的“贝格斯备忘录”。基辛格秘密地说，整件事情都是西斯科在罗杰斯的同意下做出来的，“希望首先从埃及人那里打听到什么情况，然后再从以色列人那里打听到什么情况”，并以此来支持“罗杰斯提出倡议”，这一倡议正在逐步破产。基辛格确信，他本人一开始就不相信罗杰斯国务卿单方面提出的这个倡议会取得成功。他现在仍不相信。但是他不愿阻止罗杰斯，因为罗杰斯说服了尼克松总统，要尝试一下“苏伊士方案”。这个方案的结果怎样呢？这一点众所周知。现在这伙人（罗杰斯、西斯科）正在准备一些新的建议，并打算随后提交给尼克松总统审议，但是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会是怎样。

很明显，基辛格想表达的意思是，现在尼克松总统把近东事务交给罗杰斯办理，这将不会有什么好处，只有当白宫（准确地说是基辛格）再抓起这件事的时候，才有望使这件事情获得进展，“西柏林问题就是这样”。

基辛格所说的话的意思是，他不认为有理由认为，调解近东问题会有所进展。他再次强调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即，只有当苏美两国政府就近东问题直接达成相互的谅解，调解近东问题才有可能实现并获得成果，他的这种看法我们都已知道。

中国和联合国问题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问题，尼克松总统尚未最终确定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总的立场是：他们不打算，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阻止关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提议（其中包括，不再坚持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投票才能通过这个提议的要求），但是，同时，他们将利用各种程序和规则，使台湾不被联合国开除出去。如果这件事情得以顺利进行的话，美国在原则上不反对同北京就这个问题达成某种谅解，使中国以后可以在联合国大会行使两个投票权（包括台湾），这就像苏联在联合国有三个投票权一样（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但是关于这一构想的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目前还没有制定出来，并且也有可能存在其他的解决方案。

关于贸易和海运问题

对于苏联提出的、关于向其提供设备的一些新的要求，美国政府将继续予以“建设性的”研究。7月底将会对这些要求作出答复。同时，对于苏联方面提出的、希望简化驶入美国港

口的苏联船舶的入港程序的要求,白宫也愿意予以研究。

关于就导弹防御问题举行谈判

基辛格非正式地事先(他特别请求我不要援引他所说的关于赫尔辛基谈判情况的话)向我通报了尼克松总统就这个问题下达的指示,他指示美国代表团不久后恢复在赫尔辛基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

1. 在赫尔辛基谈判开始的时候,美国代表团将提出自己的一些总的建议,这些总的建议的内容还将包括关于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草案的一些条款以及关于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的一些设想。

美国代表团然后首先愿意就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一份草案进行协商。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基辛格的意思是在 2—4 周之后)美国代表团希望,同时就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讨论的形式和程序应该依据两国代表团在赫尔辛基达成的协议。

基辛格强调说,大家都知道,两国政府都同意,现在首先集中精力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方面认为,两国代表团的工作都应该严格遵守这一协议。基辛格说,他们美国人当然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们同时还希望讨论关于限制进攻性武器的一些问题,这一点已经写入了两国的联合公报中,并且这一联合公报已经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发表了。

2. 美国代表团对就导弹防御协议问题进行的谈判的立场的实质是,看起来是,应该同意,让每一方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反导体系是用来保护自己国家的首都还是用来保护自己的战略进攻武器系统。简单地说,双方都可以自主地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自然相应地是要考虑到双方军事技术的平衡。

我向基辛格指出,两国政府需要就今后所要讨论的一些问题的程序达成协议,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对导弹防御体系作出的限制对苏美双方来说都是平等的,任何一方都不应享有某些权利。

基辛格说,他们完全同意这项条款,在双方交换的信件中他们已经同意了这一点。但是这项原则的实施不可避免地会把双方相应的具体地位联系起来。

基辛格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他说,如果以苏联提出的原则作为基础,只是对行政和工业中心进行保护,那么受导弹防御体系保护的城市就只有莫斯科和华盛顿,在他看来,这实质上就与以上所说的平等原则相违背,因为莫斯科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保护的人数是华盛顿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保护的人数的 1.5 倍(美国首都有 100 万人口,而苏联首都有 700 万人口),而它所保护的工业力量也几乎是华盛顿的 2.5 倍。从历史上来说,华盛顿只是纯粹的行政中心,华盛顿及其周围地区都没有什么重大的工业。出于对导弹防御体系进行的限制对苏美双方来说都是平等的这种考虑,美国专家已经研究出了具体的数据,对以上列举的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差异情况进行比较,在赫尔辛基会谈期间,美国代表团会提交这些相互比较的数据。

美国代表团准备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便找到导弹防御的条件和限制范围,并且使它们对美苏双方来说都是平等的。

3. 基辛格顺便指出，在给美国代表团下达的指示中还有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该问题他们正在进行研究，这个问题就是，重新向苏联方面提出关于“零导弹防御”的可能性问题，也就是关于双方都完全废除导弹防御体系的问题。

基辛格补充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这个指示的时候，尼克松总统首先犹豫了，要不要给美国代表团下达这个指示呢？因为这个指示会给莫斯科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好像完全是为了进行宣称而采取的措施。但是他基辛格被授权向我们作出保证，如果（苏方）愿意认真考虑“零导弹防御”问题，那么美国方面也愿意务实地讨论这个问题。

（可以非常有把握地作出一种假设：看起来，美国人将会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因为在美国参议院有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集团——由富布赖特、曼斯菲尔德、赛明戈通等人组成，这些人坚持认为，现在建立导弹防御体系只会白白地花钱，因为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在爆发核战争的条件下导弹防御体系是起不到作用的，不会有什么益处。这个集团得到了美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支持。因此这个问题对尼克松政府来说很重要，如果这些人对他施加了压力的话，他就有理由说，他已经提出了关于彻底废除导弹防御体系的建议，但是，苏联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实质上，正如我们所知，尼克松政府和五角大楼都不愿意停止美国的导弹防御建设。我们的代表团在制订方案、在赫尔辛基就“零导弹防御”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些情况，以便不给美国人制造机会，使他们既可以反对我们，又可以反对那些支持削减军费的美国人，他们也反对五角大楼在导弹防御领域制定的军事计划。）

4. 关于冻结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基辛格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突然产生了“内部矛盾”，关于这一点他想以非正式的方式告诉我。

史密斯是参加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和史密斯都了解美苏两国政府秘密交换的信件的内容。但是他们完全都不知道在此之前和在此期间双方秘密交换的另外一些意见。关于基辛格和苏联大使举行的会谈仍然只有尼克松一个人知道。

因此五角大楼和以史密斯为首的美国裁军处起草了一份指示草案，提交给尼克松总统，让他批准，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这份指示草案关于冻结战略进攻性武器问题的意见“在表面上完全符合两国政府通过交换信件所体现的思想”：双方接受关于冻结战略进攻性武器的思想，并准备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的看法，这指的是，赫尔辛基谈判将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达成共识，其中包括关于战略武器的范围等问题。因此五角大楼和裁军处拟定的指示草案考虑的不仅是冻结陆基进攻性战略武器，而且还包括冻结海基进攻性战略武器。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尼克松总统希望，马上把关于冻结海基进攻性战略武器的问题排除出去，因为在美苏双方秘密达成的协议中没有直接包含这一点。但是，他随后决定不把这一点从提交给他的指示草案中删除，而是逐步地进行删除，以便不使五角大楼和裁军处产生强烈的怀疑。

尼克松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是，五角大楼认为，苏联的海基武器很快将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赶上美国，他们今年已经多次向白宫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如果尼克松总统直

接反对把关于冻结海基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纳入会谈的范围，将会使五角大楼和裁军处感到奇怪和不解，因为尼克松总统不能向他们公开基辛格与莫斯科秘密会谈的所有内容，因为这些会谈都是基辛格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的。

但是，在赫尔辛基谈判开始后不久，白宫将采取措施，逐步回归到他们在双方达成的秘密协议中所采取的那些立场上。

我直接对基辛格说，使谈判发生这样的波折不符合他们早先达成的协议，而且，这样还会使人对莫斯科产生一种不好的印象。我接着强调说，如何在这种两难处境下作出选择是尼克松政府和美国相关部门自己内部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严格地履行双方达成的协议。

基辛格回答说，双方达成的协议仍然有效，但是他们请求注意一下他们国内的实际状况，这种状况类似于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在这两种情况下，美国方面都只有尼克松总统和他基辛格本人两个人参与了秘密谈判，就两次谈判中比较微妙的一些问题进行协商。

他可以保证使赫尔辛基谈判代表的会谈向如下方向发展：在美国代表团提出关于冻结海基进攻性战略武器以及其他的提议之后，苏联代表团可以在下次会谈或者在最近的会谈中否决这些提议，(苏方)可以说这一提议与现阶段进行的关于战略武器问题的谈判不相符合。到时候白宫将给史密斯下达指示，要他不要坚持这一提议，然后赫尔辛基谈判就会步入双方达成的秘密协议所确定的框架内，也就是说，这次谈判将只是围绕着陆基进攻性武器进行会谈。

整件事情要发生这样的波折。基辛格补充说，尽管看起来，这件事情会引起莫斯科的不满，出现这种情况只是由于尼克松总统希望采取这种战术手段，避免五角大楼的直接反对，五角大楼将会与美国国会中一些有影响的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尼克松总统在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的政策。如果尼克松总统马上说他决定不把冻结海基进攻性武器问题纳入会谈的范围(根据与苏联达成的秘密协议)，那么他就会遭到反对。因此他要把这个问题隐藏起来，通过一定的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尼克松总统那时候将会冒着被指责的风险，一些人将不会理解他对俄国人作出的让步：在赫尔辛基谈判开始之前就拒绝提出关于冻结海基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

根据基辛格的上述谈话，我们认为应该提出如下看法。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方面同时在进行两场会谈，一场是关于限制导弹防御问题进行的谈判，另一场就是关于西柏林问题进行的谈判。事情确实是这样的。然而，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在这种具体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都决定保险行事，因为就导弹防御问题进行的谈判不同于就柏林问题进行的谈判，就这次谈判签署的条约将来是需要得到参议院批准的，这就意味着参议院要就这一条约进行相应的听证，要了解这一条约是怎么签署的(特别是现在围绕所谓的五角大楼报告闹得沸沸扬扬)。总的来说，在进行秘密会谈的时候，甚至白宫也没有暗示会出现现在这种“波折”的可能性，这也是事实，从各方面来看，他们也是由于担心，这件事情会使他们达成协议更加困难，甚至使谈判进程中断，大家都知道，这些秘密协议是花了很大的努

力才达成的。

基辛格没有提到关于即将举行的赫尔辛基谈判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他只是再次指出，尼克松总统仍然认为，美国舆论界对苏美关系的看法会对战略武器谈判的进程产生很大的影响。

基辛格说，当然，现在应该给我们在赫尔辛基的代表团和专家们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对相关问题进行详细的、高水平的会谈。然后，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重新返回到秘密渠道交换意见，但这取决于赫尔辛基谈判的进展。尼克松总统就是这样认为的。

在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再次强调说，美国方面，首先是白宫遵守通过秘密渠道达成的协议非常重要。抛开这一协议而为自己单方面捞取好处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只会危及到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基辛格说，他们非常清楚这一点。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 Ф. 0129, оп. 55а, п. 426, д. 2, л. 42-53

№22947

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尼克松访华背景及苏联的应对

(1971年7月17日)

优先发送

北京和华盛顿就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一事达成了协议，该协议无疑将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对东南亚、远东地区以及对"苏—中—美"三角关系都会产生潜在的深远影响。

很明显，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比尼克松更加没有原则。正如驻美大使馆全体人员所一致认为的，中国对外政策发生这种急剧的转变的基础是：北京奉行的反苏政策；北京对其国际角色的追求，首先是他们对自己民族主义目标坚持不懈的追求，他们对民族主义目标的追求要比对意识形态上追求强烈得多。

尼克松对中国态度发生的这种变化是有一些原因的。

经常起到作用的因素是：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苏中分歧，尽可能地深化和加强这种分歧，同时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择手段。现在已经明白，长期以来，尼克松不仅就他个人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晤展开着谈判，而且同时还就他同北京领导人进行会晤展开着谈判。毛泽东

和周恩来刚刚表示愿意同他举行最高会晤,而重要的是,他们同意事先公布关于举行这次会谈的通报,美国总统一下子就抓住了这次机会。如果他对莫斯科的访问也是照着这样的精神进行的话,毫无疑问,他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这么做的。

在美国,现在总统的作用是如此重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开始有了这种趋势),在这种条件下,总统事实上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在这些问题上把美国的社会舆论争取到自己的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他一个人就作出了选择。

决定尼克松现在这样做的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就是,他非常希望在1972年的总统选举中再次当选总统。对他来说,这个目的是最为重要的,为此他愿意付出任何高昂的代价。在他看来,他对北京或者对莫斯科进行的这种访问,首先就是在总统大选前采取的行动。

另外一种状况也很重要:现在对尼克松来说,关于退出越南战争的问题已经成了一个比较迫切的国内政治问题,为了退出这场战争,同北京领导人就举行最高会晤问题达成协议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做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出于宣传上的考虑,这种宣传现在可以极大地减缓社会舆论对他个人造成的压力,有利于他迅速解决越南问题和撤回美国军队,也有利于舆论界对最近在巴黎提出的普遍裁军计划建议作出积极的反应。多亏了中国人,尼克松现在可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真正地喘上一口气了。但是,除了宣传上的考虑之外,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白宫现在是真正地希望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为此,他们希望通过中国领导人的帮助使他们找到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件事能够成功,几乎就可以保证尼克松再次当选总统了。

当然,由于就尼克松访问北京一事达成了协议,可以预料美国人和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而这种博弈的言外之意非常明确,它实际上首先是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暗中进行的。

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对此作出什么反应。

在现在的条件下,我们的一项主要的任务是,根据我们以前制定的方针和下达的指示继续开展工作,不使美中两国在反苏的基础上日益接近。

中国领导人把苏联看作是最大的敌人,根据他们的行为判断,现在看起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对中国直接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认为,对美国直接施加这种影响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我们认为,我们工作的主要方向仍然应该是利用一切主观的和客观的因素,利用美国希望同苏联发展关系的这种因素,来阻止美国在反苏的基础上同北京发展关系。

另外一个有利的因素是,尼克松个人也希望同我们保持关系,这个因素对他在1972年开展总统选举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而美国的社会舆论也希望避免同苏联发生冲突,在这件事情上,美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同苏联发生冲突比同中国发生冲突的后果更加不堪设想;美国的商人也非常希望同我们发展更加牢固的联系,等等。

出于多种考虑,首先是出于选举的考虑,对尼克松来说,同苏联领导人举行高层会晤仍

然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对他来说，举行这次会晤的迫切性已经小了一些。

尽管美国和中国就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一事达成了协议，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些矛盾仍然客观存在，并且还很深刻，多年以来这些矛盾一直在使它们相互敌对；"尼克松主义"的提出是出于反中的考虑，这一点将仍然起作用。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举行会晤之前也存在很多的议论；我们都知道，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会晤的结果怎样。这些因素也很重要，应当予以充分的考虑。

尼克松将对中国进行访问，现在，这件事情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都轰动一时，大家私下都在议论纷纷，认为未来的美中关系前景美好，但是，看起来，尼克松总统采取的这一措施的意义，并不比美国在实际承诺中采取的措施的意义更为重大。

在这些议论中，有人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美中双方都有意夸大美中关系的作用，并利用这个因素，以便对苏联施加压力。

我们远远低估了美中两国现在所达成的这份协议的重大意义，但是以上列举的因素也是存在的。

至于我们对美中两国达成的这份协议所作出的实际反应，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1. 对于尼克松总统就他访问北京一事同中国达成的协议而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件，我们可以给他简单的回复，回复的意思应该是：美国同中国发展关系是它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这种关系建立在反苏的基础上，企图损害苏联的利益，那么我们就会对此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其中包括在同尼克松个人相互关系方面的看法。

在作出答复的时候，不能让尼克松留下一种印象，好像我们对这件事非常关切或者是恼怒。重要的是，不能使华盛顿认为：我们害怕他们同北京达成协议，在"这个因素"的影响下我们会对美国作出某些让步。在给尼克松的答复中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对待这件事情很平静也是很自信的，要让他们知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

2. 在外交上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继续对美国施加影响，在这方面应该遵循苏联领导人就苏美关系特别作出的决议(在今年 1 月份最后作出的那份决议)和下达的指示，应当遵循苏共二十四大作出的决议。

应当继续同尼克松政府进行接触，首先应当关注欧洲问题的解决，实施我们的欧洲政策和计划。

不应该给中国人机会，使他们积极地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在欧洲的利益将更难得到保障。

我们现在同美国就我们感兴趣的一些问题进行着谈判，首先是就柏林问题进行着谈判，在这次谈判中，西方国家提出了关于准许联邦德国同我们签署条约的问题。尼克松在 7 月 15 日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件中表示，美国同北京的接近并没有削弱他打算同我们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达成协议的意愿，并希望"证明"这一点。在谈判中，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尽快达成使我们感兴趣的协议。

3. 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只要尼克松还担任着总统,他都会认为,同我们现在的关系是通过努力才获得的,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对于作为总统的他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利用这一点。

为了阻止华盛顿和北京在反苏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应该在经济(贸易、船舶运输、互访)和科技领域发展我们同美国的关系,这对我们今后将是有利的。

4. 至于苏美高层会晤的前景问题,我们认为,不宜直接拒绝关于举行高层会晤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要使这个问题成为尚未确定的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比较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应当使尼克松今后还对高层会晤寄予希望,以此作为我们对他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而关于这个问题本身将继续讨论下去,要使这次高层会晤能否举行与欧洲问题的顺利解决、与整个局势的发展情况,其中包括华盛顿和北京关系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

5. 根据既定的方针,在我们对美国和对中国的实际工作中应当继续努力,避免美中两国在反苏的基础上接近。对于美国和中国领导人采取的有损苏联和其他国家(其中包括东南亚国家)利益的任何行为都要予以揭露。我们工作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利用一切客观因素对苏—美—中—日“大四角”施加我们的影响。应当继续努力(利用秘密渠道和宣传手段)促进美中两国矛盾的激化,使他们相互更加怀疑和不信任,而现在,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北京,他们彼此都是存在这种怀疑和不信任的。

总的来说,所谈论的是要继续实行我们现在对美国实行的政策,这种政策也反映在苏共中央的决议里,但应当更加关注美国和中国最近的调情,并考虑到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

最后,美国的历任总统都是施展各自的阴谋诡计,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换了一任又一任,但是我们同美国这个西方最先进国家的关系,今后对我们来说仍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 59а,оп. 7,п. 13,д. 9,л. 81 - 88

№22910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中美高层会晤情况

(1971 年 7 月 19 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在午餐的时候和他在白宫进行了会谈。

在会谈中，我故意不主动提出关于美中两国达成的协议这个问题。

我感觉到，基辛格从会谈开始的时候就在焦急地等待着我提出这个问题。

最后，基辛格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谈话(这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可以被概括为如下几点。

1. 关于前不久美中两国达成的协议，基辛格主要作了如下声明：这一协议无论如何都没有被用于反对苏联。在尼克松总统看来，苏美关系仍然重于美中关系。这种看法是从现实出发的，因为从经济、军事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能力还远远落后于苏联和美国。由于这一现实情况，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具有全球的性质。尽管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也很重要，但是这种关系目前只具有地区的性质，只是局限于亚洲地区(东南亚和东亚)。

基辛格为他们最近同北京达成的协议进行了辩护，在进行辩护的时候，基辛格又详细地重述了我们两国就领导人高层会晤问题进行的谈判的整个过程，基辛格说，在7月初他们又一次收到了我们(对高层会晤问题)“不完全确定的答复”，只是在此之后，尼克松总统才作出访问北京的决定。

如果当时收到苏联的答复是“最终的肯定的答复”，那么，在基辛格看来，尼克松总统将会毫无疑问地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他确信地说，关于尼克松总统对北京进行访问的问题只是在他同周恩来进行会谈的时候才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他们从来就没有实际地考虑过这一问题。

基辛格不断地抱怨过去和现在存在的一些严重困难，从心理层面来说，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私人之间必须要相互理解，能够对对方的动机毫无偏见地作出评价。迄今为止，双方还是对对方作出的保障和许诺“过度的怀疑”和不信任(比如，关于尼克松总统在西柏林问题上作出的保证)，这种情况在两国关系中仍然占主导地位，这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危害极大。今后，双方最好都能够“克服这种心理上的障碍”。

2. 尼克松总统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继续沿着它们最近努力推进的那个方向发展。

——他希望柏林问题能够在我们指定的日期之前早日得到解决，也就是说，美苏两国大使和巴尔进行的波恩秘密谈判将在本月底结束，而四方柏林谈判将在8月底和9月初结束。根据最近几天白宫得到的最新评估，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内谈判是完全可以结束的。尼克松总统刚刚得到了勃兰特本人对这些谈判作出的评估，他们可以秘密地把这一评估告诉我们：勃兰特认为，他们同民主德国之间进行的谈判将在年底结束，他们希望在今年年底或在明年年初的时候能够同苏联就批准条约问题举行谈判。

——尼克松总统希望苏美赫尔辛基谈判能够取得成功，他认为这对改善两国关系非常重要。

——尼克松总统对两国之间大量的贸易合同持肯定的看法，他打算继续审理这些合同。其中包括，他也赞成现在向苏联提供封闭式铸造循环机，用于卡姆斯基汽车厂的汽车生产。

——我们提议为美苏两国的海上货物运输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对于我们就这个问题

提出的所有建议,他下令予以研究。

3. 尼克松总统关于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晤的建议仍然有效,当然,如果这一提议符合苏联领导人的意图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在尼克松总统对北京进行访问之后,就可以举行美苏首脑会晤。但是,在尼克松总统对苏联进行访问之前,还必须宣布就这个问题同苏联达成的协议。

正如你们以前向我们提出的(在第二个方案中),尼克松希望,他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时间是 1972 年 4 月份或者 5 月份。关于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具体日期,我们同中国人还没有达成协议,尽管已经提出了一定的期限,也就是在 1972 年 5 月之前对中国进行访问。如果能够很快同你们达成协议,把访问的日期定在 4 月份,那么他们就可以开展一些工作,把他们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定在明年年初的前几个月进行。

现在,尼克松总统想知道苏联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果苏联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持肯定的态度,那么他们非常想知道,尼克松总统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可以定在什么时候进行。

第二点,根据我的要求,在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谈论了关于他同周恩来进行的会谈的一些细节问题。如果把他的这些谈话概括在一起,可以被归结为如下内容。

在白宫和中国领导人事先进行的接触中达成了如下协议,即在基辛格对一些亚洲国家进行访问期间对中国进行访问,以便同周恩来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没有拟定出特别的会谈议程,大家都只是知道,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任何问题进行讨论。

关于尼克松总统对北京进行访问的问题,事先没有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任何协议。在事先进行的接触中完全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诚然,周恩来现在宣称,这个问题是尼克松总统首先提出来的。这句话指的只是,在公开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尼克松只是泛泛地说,他希望并且也愿意到中国去。当时他自己也不认为他所说的这些话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这只是一种演说术。

在基辛格出访前夕,尼克松总统"没有收到莫斯科最终的答复",他对基辛格说,他当然愿意对北京进行访问,但是他不想使中国人产生一种特别的印象,好像他对访问中国特别感兴趣。因此尼克松总统请基辛格不要主动提出关于他对中国进行访问的问题,而首先要考虑的是关于周恩来就其他问题作出的反应。

但是在进行第二次会谈的时候,中国总理就问他,为什么尼克松总统不到北京来,不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直接进行会谈。在周恩来看来,进行这样的直接接触,可以使他们就促使两国产生冲突的所有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会谈,更加清楚地向对方表明自己的立场,并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基辛格以尼克松总统的名义接受了这项建议。基辛格说,确实,随后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来进行协商,拟定关于这个问题的联合公报的文本。中国人希望,使这份联合公报看起来完全是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了呼吁,请求进行会谈,而中国领导人满足了这一请求。周恩来甚至对基辛格说,当全世界都知道中国领导人同美国总统进行会晤

的时候，他应该理解的是，中国人现在"在各个方面"面临的一些巨大困难，而且今后还将面临这些巨大的困难。最后，就制定了现在的这份联合公报。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在会谈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谈到关于同苏联的关系问题。只是有一次，当周恩来在谈论关于中国人热爱和平的时候，他提到了苏联领导人，他说，苏联领导人喜欢把毛泽东及其战友想象为"挑起新的世界大战的原子弹狂热主义者"。此外再也没有提到苏联。

基辛格提到了关于美国报刊和美国一些观察家的报道，这些报道说，周恩来曾告诉他说，苏联可能对中国进行军事入侵，或者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对于这种威胁周恩来非常担心。这些报道都"纯粹是对舆论的操弄"。

总的来说，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的会谈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相比苏联来说，中国人现在更加担心日本。对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人非常紧张。他们相信，日本人暗藏着一股潜在的复仇情绪，这种情绪非常强烈，并且，他们显然很担心日本成为一个核大国。相应地，他们同时也在批判美国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他们表示，希望美国把日本的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要让其越过一定的界限。

就印度支那问题，其中包括就柬埔寨、老挝和越南问题进行的讨论在这次会谈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就越南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基辛格不愿谈论关于这个问题在北京进行的会谈的细节问题。他只是谨慎地指出，看起来，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们同中国人面临的都将是一场艰难的会谈。

基辛格还说，澳大利亚自由党领导人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他从这次会谈中得出的一些印象是，北京同意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国际会议，但是基辛格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非常克制。

总之，基辛格从他同周恩来进行的会谈中得出的印象是，尽管在东南亚问题上将面临"一场艰难的、并且是非常漫长的讨价还价的谈判"，但是，这些问题终究是会得到解决的，并且会找到一条途径，使这一地区中立化，以便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后，使该地区可以摆脱外部势力的干预。

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中，比较困难的问题是台湾问题，而不是联合国问题，或者类似的其他问题。华盛顿不愿现在，或在今后2—3年内(中国人坚持要让他明白这一点)放弃同台湾的联盟，尽管愿意表示，美国不反对双方，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达成任何形式的和平协议。

关于基辛格对他同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的会谈的论述，还必须指出如下两点。

基辛格说，他同周恩来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讨论越南问题，但是他没有谈论关于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的一些细节，而只是说，在他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的时候，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想法，关于他就解决越南问题提出的看法，白宫早已通过秘密渠道向苏联方面作了通报。

基辛格不愿具体地谈论这件事情。然而，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他指的是他以前(1月9日)向我们提出的一些设想，对于北京和华盛顿现在进行直接谈判来说，这些设想是不错的

会谈基础。

我们都知道,当时基辛格向我们谈到了一种可能的情况:如果美国承诺,在某一完全具体的日期之前撤出所有的美国军队,他们将怎么向越南人通报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人或许不会要求双方都撤军,也不会要求北越从南越撤军。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使北越方面承诺,在美军撤离期间和在他们撤出后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进行停火非常重要,尽管这段时间不是很长。

基辛格没有提到关于美军撤军的具体日期。然而,从他那谨慎的言谈中可以看出,出于对美国大选的考虑,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在美国大选的关键时刻,停火协议基本上要被遵守;此外还有尼克松对他个人威望的考虑,如果南越的军事局势再次严重恶化,那也不是在美军撤出以后就马上发生的。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已经是西贡政权的责任了。

基辛格当时还谈论了另外一层意思,越南局势的这种发展进程,可以使他们不必再就政治解决越南问题而进行那场事实上"漫长而毫无结果的"谈判,因为在美国撤出军队的情况下,整件事情都只与越南人自己直接有关。

我们知道,关于基辛格"放声说出的这些想法",我们都已经告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他们对这些想法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并且表示,愿意直接同基辛格讨论这个问题。此后,就在巴黎举行了几次秘密会谈,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整件事情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不管怎样,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最后提出的"七项条款"同基辛格提出的"想法"具有一定的共同点,希望它们能够成为今后讨论这个问题的基础。

因此不应该排除的一种可能是,美国和中国现在也许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秘密的会谈,并在这些会谈的基础上秘密地达成某种妥协。问题只是在于,在不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充分商量的情况下,北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同美国进行妥协。

基辛格也简短地谈了一下关于他本人对周恩来的印象(这是他们的初次会面)。周恩来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认为,周恩来"显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在对他有利的时候,他也愿意把那些教条主义式的说教隐藏起来。他非常了解美国的局势,尽管很明显,对于现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些特点他还"不是那么容易地明白"。

同时,引起基辛格注意的是,周恩来关于在国际政治中使用核导弹的战略思想(基辛格认为他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事实上落后了大约10年时间。并且基辛格也说,看起来,整个中国领导人的思想显然也都是这样。周恩来"远远不能总是理解"他(基辛格)作出的解释,因此有时候请求(基辛格)向他"解释和说明"关于这一领域的一些细节问题和术语。基辛格说,在苏美就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接触中,双方很快就会都明白这些问题。

看起来,中国领导人在核导弹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这种无知和思想落后说明,中国的核导弹能力还非常不完善。基辛格确信,中国要想"真正地被看作是第三个超级大国",他们在国际政治中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需要更加"成熟"。现在,中国对核武器相关问题作出的评价,其中包括对核裁军问题作出的评价显得过于简单。他们这些简单的想法有时候简直就可以被称作是原始的想法。

基辛格认为，周恩来在核导弹问题上的思想是落后的，老实说，他的这些看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看起来，周恩来和基辛格在会谈的过程中也确实讨论了这些问题。

在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问我，关于他对北京进行的这次访问、关于他同中国总理进行的会谈，我是否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要问。

我对他说，没有问题要问了。

在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说，如果莫斯科在这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那么，"他愿意开诚布公地回答这些问题"。看起来，他这样说完全是在故意惺惺作态。基辛格强调说，他们"没有同中国人进行任何触及到苏联利益的谈话"，用他的话来说，这也正是尼克松总统给他下达的指示。

基辛格接着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今天接见了美国所有亚洲盟国和大部分欧洲盟国的大使。罗杰斯概括地对他们保证(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特点)说，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一事，同中国达成的协议丝毫不会减弱华盛顿履行美国承担的同盟义务或条约义务的决心。此外，罗杰斯还应当采取一些措施，来安抚美国的一些盟国，受报刊和其他大众舆论的影响，这些国家或许会对美国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产生"不完全正确的想法"。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罗杰斯把有关基辛格北京之行的情况告诉给了美国盟国的那些大使们，但是罗杰斯所通报的内容还不及他(基辛格)向苏联大使通报的内容的十分之一，他是在尼克松总统的授权下向苏联大使进行通报的。因此，他也请求我们严格保守这个秘密。

关于美中关系总的发展问题，关于这种发展可能会损害苏联的利益问题，我也在会谈的过程中向基辛格表明了我们的原则和态度。

在会谈的过程中，我都是使用官方语言平静地进行谈论的，以便不给基辛格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对他们达成的、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协议感到不安。

同时，我也感觉到，尼克松和基辛格显然也非常期待现在就得知莫斯科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第三点，关于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的这次访问，基辛格简单地谈论了他的印象。

基辛格说，白宫担心印巴局势可能会严重恶化，在他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这次访问之后，这种担心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或许是增加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关系仍然非常紧张，两国领导层都怀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抱定绝不让步的决心。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印度高层代表给他留下的印象使他非常不安。印度高层代表曾向他暗示，一旦印度半岛爆发冲突，并且在局势总的发展不利于印度方面的情况下(暗示的是中国因素)，苏联似乎已经向印度政府作出了承诺，一旦收到印度方面的书面请求，苏联就会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

我要基辛格澄清这个问题，就问他，印度领导人是否确实以某种形式说出了这样的话。基辛格在思索了一会后说道，尽管他很难直接证明印度某位领导人这样说过，但是印度领导人的一些谈话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基辛格还说，在他同巴基斯坦总统的谈话中，巴基斯坦总统对印度人进行了抱怨，在印

巴冲突的各个方面都指责印度人,指责他们使局势复杂化。根据巴基斯坦所掌握的情报,印度人仍然在进行着重大的阴谋活动,企图对东巴基斯坦采取军事行动,以便使它脱离西巴基斯坦。叶海亚-汗对基辛格说,他决定武力捍卫巴基斯坦的完整,并强调说,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会毫不犹豫地"向国外请求援助"。

基辛格说,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巴基斯坦人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叶海亚-汗提到的"国外"明显就是指中国。

基辛格自己也怀疑,在印巴爆发冲突的情况下,中国是否会派出军队。但是,中国将会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和弹药援助,这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对此,他们美国人没有太大的疑问。

基辛格明确地说,对于苏联实行的和平解决印巴冲突的政策(他们认为这是苏联的政策),白宫是同意的,从美国方面来说,"他们也会实行这样的政策"。

看起来,对于基辛格就印巴争端问题所说的话应该持一定的谨慎态度,因为在印巴争端中美国偏向巴基斯坦,而不是偏向印度,因为他们担心,印度采取的行动会破坏这一地区的现状。美国人所希望的是保持印度半岛目前的力量平衡。何况巴基斯坦还在帮助华盛顿同中国进行接触。

第四点,在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说,以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科马罗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关于向美国的一些公司订购设备(主要是为卡姆斯基汽车厂订购设备)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方面还没有把所有相关的供货问题都审议完毕。

但是,他们现在可以告诉我们的是,白宫将在最近几天,在本周同意进行相关的谈判,商议关于我们为卡姆斯基汽车厂购买新型的铸造循环机工艺一事(价值在1亿美元以上)。

正如他所知道的,苏联方面对这一设备比较感兴趣。

对有关苏联订货的其他问题进行的研究还需要2—3周时间。他们仍将"本着良好的意愿"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基辛格说,关于这件事情他有个问题要问我们:苏联的贸易组织是否认为,现在就应该就供应铸造循环机设备问题进行谈判(而不是在等到其他问题解决以后再进行谈判),还是认为等待苏联贸易代表团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以后再进行谈判较好。

他们可以接受任何一种方案。他们让我们充分考虑这个问题。

基辛格请求把我们的答复通知给他,因为白宫要根据我们的答复对美国相应的部门下达指令,关于尼克松总统事先就这个问题作出的决定这些部门现在一点也不知道。

第五点,基辛格援引我们上次就这个话题进行的谈话,说道,我们认为应该继续努力签署政府间的协议,同时现在也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撤销美国对我们的船舶实行的歧视性限制政策。

两国专家可以进行会晤,就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这也是比较适合我们的解决问题的一种形式,这指的是,在专家的层面上能够更加具体地研究上述问题。在此方面,苏联方面既愿意讨论比较宽泛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也愿意讨论与解决美苏在海上船舶运输领域相关的问题而采取的部分措施。如果美国方面认为通过外交渠道讨论一些实际的措施比

较好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提出如下问题。

另外开放以下港口，为苏联船舶的入港开辟通道：

(1) 太平洋沿岸港口——朗维尤、斯托克顿、圣地亚哥、塔克马(优先)以及萨克拉门托、阿斯托利亚和库斯-贝伊。

(2) 大湖区港口——托莱多、克利夫兰、底特律、芝加哥、密尔沃基。

(3) 大西洋沿岸港口——伯恩赛德、杰克逊维尔、莫比尔、帕斯卡古拉、皮德蒙特、查尔斯顿。

这指的是，苏联船舶享有与其他国家的船舶平等的机会。我们要通知你们的是，苏联方面在原则上也愿意保障美国船舶享有类似的机会，一旦美国船舶到达苏联港口的话。

2. 废除现行的关于入港通告的一些做法，(如果美国方面不同意这样做的话)或者在对苏联船舶开放的所有港口，把入港通告的时间缩短为7天。

3. 废除苏联船舶进入美国港口前所需的提交船舵程序。

4. 在圣弗朗西斯科为苏联远东轮船公司或者全苏外国船只联合公司设立代办处。

5. 开辟列宁格勒和纽约之间的旅客航线。

6. 也愿意同联邦海上运输委员会解决关于驶入美国港口和通行巴拿马运河的苏联船舶支付能力的证明书问题(这是由于1970年底美国通过了相关规定，旨在预防由于事故或其他原因导致美国国内或美国控制内的水域受到来自船舶上的石油或石油产品的污染)。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举行单独的谈判(在商业船舶部和美国联邦海上运输委员会之间举行)。

基辛格说，在原则上，尼克松总统愿意放宽苏联和美国海运船舶运输的相关条件，并且愿意在双方都可接受的条件下同苏联达成相关的协议。

在一段时间之后，在美国相关的权威部门进行研究之后，就可以对苏联提出的各项建议给予具体的答复。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 0129，оп. 55а，п. 426，д. 2，л. 60 - 72

№22912

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对涉及尼克松访华问题的估计

(1971年7月22日)

关于美国宣布的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协议，我想谈论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所要

谈论的这些想法考虑到了我就这个问题同基辛格和罗杰斯国务卿举行的会谈,也考虑到了美国国内政治界对这一通报的反应。

尼克松宣布了他同中国领导人就他访问北京一事达成的协议,这成了轰动一时的事,随着这件事情尘埃落定,现在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件事今后将会给白宫带来一定的困难。

首先,关于这次访问的日期还没有确定,而到明年5月份之前才最终有可能把这次访问的日期确定下来,也就是说,距现在还有长达10个月的时间。

没有确定对北京进行访问的确切日期,对美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大缺憾。

从我们所掌握的所有情报来看,当基辛格和周恩来在就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日期进行讨论的时候,他们显然发生了争执。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方面明显想尽力把这次访问安排在更早的时间进行,而且越快确定下来越好,但是,中国方面却想尽力把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日期往后推迟一些,想尽力把它推迟到明年举行。

正如共和党参议院领袖斯科特参议员在同我们进行的谈话中所说的,关于同周恩来举行谈判,尼克松总统在同国会领导人进行谈话的时候说,基辛格受他的委托向中国总理提出,在美国初选前,也就是在3月之前对北京进行访问。然而,周恩来虽然在原则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他拒绝把这一日期写入双方的联合声明中,并坚持让尼克松在1972年5月份之前对北京进行访问。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最近同我们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在谈及尼克松仍然希望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时候,基辛格说,他们希望在4—5月份举行这次会晤,并顺便说,这可以使他们对中国领导人施加压力,使他们接受在更早的时间——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对北京进行访问。

简短地说,从各方面来看,在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日期这一问题上,中国人是不会作出让步的。美国人不得不作出让步,目前只能接受这种更宽泛的表述方式——在1972年5月之前访问,也就是说还要等待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

2. 为什么尼克松想尽早对北京进行访问,而中国人则希望把这一访问的日期向后推迟,其原因是非常明显的。

在更晚的时候进行这次访问,比如在1972年春天的时候进行这次访问,有一个方面的好处——美国的选举运动将会临近,这种轰动一时的访问会对这次选举产生影响。但是,从宣布进行这次访问到实际上进行这次访问有为期几个月较长的时间间隔,这样就使美国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为自己采取的一些主要的行为,特别是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采取事务行为承担"责任",在对北京进行访问之前就不能使局势复杂化,否则的话这次访问就不能进行了。

而中国人,除了可能会泛泛地作出一些保证之外,不必承担这样具体的责任,因为他们不同于美国人,他们没有直接介入诸如在东南亚这样的军事行动。

简短地说,华盛顿的政策现在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了对北京进行访问,在对这次访问进行准备的整个过程中,他们需要在东南亚问题、联合国问题等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好好

地表现自己”。

此外，白宫还要在美国国内承担一些义务，其中包括兑现继续撤出美军的承诺。对北京的访问进行得越早，就越能巩固他们“强硬的政策”(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有这样的偏好)，他们也能在同中国人进行谈判的时候表现出这种立场。这次访问的日期越靠后，美国留在越南的军队就越少，美国就越没有指望再实行“强硬政策”。

这样就可以理解，这次访问的时间越是往后推，就越不利于白宫。

3. 根据我们的观察，最近发生的一些状况已经使华盛顿开始非常不安起来。

其中包括，美国现在不得不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保持极大的克制，克制自己的军事行动，不能主动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得不放弃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南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的权力，而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则是他们到现在为止一直在采取的行动，等等。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不破坏尼克松企图打中国牌的图谋，为了不给中国人以口实，使他们宣布尼克松破坏了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气氛。这些都使得五角大楼内有一定的不满情绪。

同时这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在此期间北越和南越的民族解放阵线在印度支那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该怎么办呢？这对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考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许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不可避免地会从空中、海上进行大规模的反击，或许还会派出地面部队来拯救西贡政权，使它免于重大的失败。

美国人还会暗自担心南越军方采取一些“冒险”行动，准确地说是挑衅行动，这也会对美国实施美中两国会谈的计划带来很大的麻烦。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白宫也会希望北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的民族解放阵线军队施加影响，使他们在此期间也能表现出一定的克制。但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还不完全明确。需要担心的是，北京对越南的影响只是有限的，而不是很大，这将使白宫现在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打算和考虑遭受一定的风险。

总的来说，关于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能否完全达成协议，在目前的局势下还不能作出评价。

而且，正如在我们所得到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同斯科特参议员进行单独谈话的时候，尼克松本人曾经承认，他自己目前也不完全清楚，他对北京进行的访问将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访问。

从各方面来看，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一些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这件事情证明：中国人和美国人目前还没有找到途径，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越南战争问题、老挝问题、柬埔寨问题，并且还有台湾问题，这些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已经接近，双方也都不愿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多的思考，使这次会谈能够尽早举行。所有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的障碍。

但是，从各方面来看，美中双方已经开始解决这些问题，开始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折中方案。无论怎样，基辛格已经在白宫成立了相应的“专家队伍”，为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做准备，该“专家队伍”以基辛格为领导。在这一“专家队伍”中也有熟悉中国导弹防御问题的专家，以便在同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所准备。

美国方面在做准备的是关于越南问题和关于整个东南亚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对尼克松来说是首要的问题,而正如所显示的,尼克松希望中国人帮助他"体面地"走出越南战争的泥潭,保证他在总统大选中获得胜利。

尼克松愿意访问北京,进行这次冒险的访问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为此尼克松也愿意在中国人感兴趣的一些问题上作出一定的让步。简短地说,尼克松显然愿意投下一定的赌注,同中国人达成一笔交易。

当然,上述分析远远不能说明美中之间就尼克松访问北京和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谈判所达成协议这一事件的意义。毫无疑问,这一协议证明了美中关系取得的重大进展,并将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影响。

同时,另外一种情况是,看起来,尼克松急于在国内政治方面取得好处,急于公布关于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晤所达成的协议,但是他还没有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必要的保障,使这次会谈取得成功。这个情况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也可能会使情况更加复杂化(这些复杂化也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的一些内外政策产生影响。

如果抛开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方面的失败不说,那么中国人现在取得了比美国人更加有利的地位: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没有什么大的"后顾之忧",而美国事实上则必须在亚洲事务上,首先是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表现出"克制"。

当然,对于在这段时间内华盛顿的政治氛围以及他们的华盛顿伙伴的行为举止,北京的"革命者们"并不是毫不在乎的,特别是在中国人对美国进行了多年的谩骂之后。美国人以某种理由重新加强对越南的轰炸,通过其他手段来继续消灭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是中国人所未必会喜欢的,他们也未必会喜欢美国人对南越采取越来越多的野蛮行径。白宫现在对他的一些盟友作出的保证不能不刺痛北京领导人,特别是白宫对日本的佐藤政府和蒋介石政府作出的保证使中国人特别不快。

诸如此类问题自然将会使局势复杂化,会影响中国领导人"盛情欢迎"美国总统对北京进行访问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当这些问题被社会舆论广泛了解之后。而在将近 10 个月的漫长过程中会发生许多难以预料的事情。

这样,在进行总结的时候可以肯定,在美中两国对北京会谈进行准备期间,我们在客观上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这指的不是现在就从国家的层面对美中两国就进行北京会谈所达成的协议进行批判。如果好好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样做未必是明智的。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各种渠道,使那些能够对美中两国政府的动机和行为产生非常负面影响的问题和事实一直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虽然不应该总是喋喋不休地纠缠这些问题。同时应该使美国和中国继续为它们面临的问题闷闷不乐,阻碍它们接近,特别是要阻碍它们在反对我们的基础上接近。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 59а,оп. 7,п. 13,д. 9,л. 91 - 98

№22913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1971年7月27日)

同基辛格在白宫进行了会谈。基辛格说，美苏两国代表团现在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赫尔辛基进行着讨论，这次讨论还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减少意外爆发核战争的危险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因此，美国方面认为，现在不需要进行特别的努力，就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就这个问题单独签署协议。该协议随后可以在华盛顿或者在莫斯科签署。现在可以通过两国代表团负责人，比如通过现在在赫尔辛基举行会谈的代表团负责人来做这件事情。

美国政府可以接受这些方案中的任何一个方案，如果苏联方面就这个问题提出其他的建议，无论是关于签署这项协议的地点的建议，还是关于所要授权签署这项协议的人员的建议，美国方面都愿意讨论。

基辛格预先声明说，当然，无论如何，他们的这些提议都不应违背两国政府在今年5月20日已经达成的协议，这些协议仍然是两国代表团在赫尔辛基进行谈判的基础。

我指出，苏联代表团已经在维也纳和赫尔辛基发出声明，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问题具有独特的意义，因此，在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在协调相应的立场之后就可以讨论如何就这个问题签署协议。

然而，基辛格又再次提及了他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他说，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在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以后很快就签署协议，而不是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不论是美国高层还是苏联高层，现在都就这个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决定。然后，经过两国相互协商后作出决议，随后再根据该决议对两国的代表团下达相应的指示。

基辛格接着说，如果非正式地、但非常开诚布公地说，那么，他们白宫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在现在的条件下(暗示最近美中关系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如果这件事情符合苏联的看法，那么这当然是非常好了，双方可以在解决上述问题上取得进展，这种进展也会成为今后美苏关系中非常重大的积极因素，同时，这也将有助于消除美苏关系中的“各种投机行为”。

无论是从军事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来说，关于减少核战争的危险尽快签署单独协议问题，美国方面提出的建议都具有一定的优点和缺点。在当前的局势下，在白宫目前所面临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还具有另外的意义，这一意义已经超出了最初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所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从现在的苏—美—中三角关系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现在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

从我国的国家安全角度来说，预防苏美之间意外爆发核战争这个问题仍然是个非常重

要的问题。现在也应该从对美中接近的进程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这一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尽管其后果未必就是单方面的。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 0129,оп. 55а,п. 426,д. 2,л. 75 - 76

№2294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国对尼克松访华的想法

(1971 年 7 月 29 日)

应基辛格的请求在白宫拜访了基辛格。在同基辛格会谈的过程中谈到了如下问题。

西柏林问题。基辛格在会谈开始的时候谈论了这个问题。基辛格援引了美国驻波恩大使拉什就波恩秘密谈判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他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基辛格以前在同我进行会谈的时候，提出了结束这些谈判的日期(7 月底)，现在，可以令人非常满意地确定，这一点实际上是实现了。

基辛格接着提及了最近就苏联在西柏林设立总领事馆问题进行的讨论，他说，美国方面现在将履行在波恩就这个问题达成的谅解。但是，他(基辛格)需要 7—10 天的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来履行这些秘密协议，因为国务院和其他部门对这些秘密协议毫不知情。

他们仍然认为，四方柏林会谈可以在 8 月底或 9 月初达成协议。这件事情取决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自身需要多久才能达成协议。

基辛格强调说，尼克松总统认为，他能够履行对苏联领导人秘密作出的承诺，会努力使关于西柏林问题进行的谈判顺利结束。

贸易问题。基辛格说，今天尼克松总统签署了一项命令，允许苏联的卡姆斯基汽车厂向美国购买价值 1 亿美元的铸造循环机。还需要大约 3 周的时间来审议苏联的其他订货要求。总的来说，对于苏联的这些订货，他们的态度仍然是“乐观其成”。

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确切日期仍然还没有商定下来。一旦这一日期确定了下来，他将迅速告诉我们。在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这件事情上，现在又出现了许多问题，需要进行特别的研究和商议。应该注意基辛格所说的如下的话，他说，最初是中国人自己急于解决关于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原则问题，并急于宣布这件事情，但是他们现在倒不急于把这一访问的确切日期确定

下来。

基辛格又再次详细谈论了关于尼克松总统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一些想法，他说，尼克松总统主要考虑的是，应该改善同诸如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关系，并希望以此来摆脱在越南问题上的困境，为他自己随后在1972年的总统选举创造良好的条件。

基辛格再次重申，在这件事情上尼克松总统不打算反对苏联。即使他愿意同毛泽东建立"这种不可思议的联盟"，那么对于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来说，他将如何现实地面对苏联呢？是用战争来威胁苏联吗？但是一旦苏美爆发战争的话，这将是一场核战争，即使毛泽东以及7亿中国人也帮不上美国什么忙。白宫还没有这样的疯子，将来也未必会有。

基辛格又提出了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论点。他又提及了苏美就举行高层会晤问题举行的历次谈判，以此来进行辩护。

基辛格最后的谈话就好像是代表尼克松总统说的，好像是在对苏联领导人发出呼吁：现在还不要抱有先入为主的观点(关于苏联对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敌视态度)，等待可能出现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同意《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思想，这篇文章众所周知，其谈论的是必须"睁开双眼"应对"出现的各种情况"，这些情况都不是"事先就注定的"。①

如果苏联领导人愿意的话，尼克松总统也愿意同苏联就各个重要的问题进行谈判，不受第三国因素的干扰签署协议，如果这些协议符合双方利益的话。

他们希望的不仅仅是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顺利结束，而且还希望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的谈判顺利结束，尽管这还面临一定的困难。

他们再次提出了他们前不久提出的建议：就减少苏美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这个问题单独签署协议，这件事情不应该长久地拖延下去，应该尽快结束这一工作，因为就这个问题单独签署协议是完全可能的。这个问题不仅对苏美两个主要的核大国，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此外，苏美两国共同采取这一行动还可以制止由于投机而造成的两国关系的过度恶化，"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国际上的这种投机行为现在非常盛行。

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简短地指出，他们仍然希望，他们提出的那个问题(关于美国总统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晤)能够得到解决，仍然希望苏联方面能够作出某种回应。

然后基辛格向我通报说，尼克松总统计划在8月10—15日到加利福尼亚去休假，并在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进行工作。

在会谈的过程中我也阐述了我们的立场，其中包括我们就美中关系问题的立场。

总之，从基辛格的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尼克松希望同苏联领导人保持接触，并且希望尽可能地避免由于宣布他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一事而恶化同苏联的关系。

越南问题。基辛格详细地谈论了这个问题。

基辛格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向苏联政府转告他们对目前越南局势的看法。他在

① 《真理报》，1971年7月25日。——原注

向苏联政府阐述这些看法时,不会提出任何需要特别加以考虑的建议,无论苏联是否会利用这些信息同河内进行接触。如果苏联政府认为,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来调解越南问题,那么这除了会产生其他的作用以外,还将有助于苏美两国改善关系,因为越南冲突的持续无疑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

基辛格接着说,他在巴黎同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黎德寿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并向他阐述了尼克松总统对调解越南问题的立场。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总计划是可以持续操作的,这一计划的内容如下:

1. 接受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这一宣言可以由基辛格和北越代表团团长(黎德寿)秘密地讨论和拟定。

2. 签署最终的协议。该协议要以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为基础,由双方参与巴黎谈判的代表来拟定。

3. 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新的国际会议。除了直接参与冲突的各方,还有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参加这次会议。新的国际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双方达成的最终协议,为这一协议提供相应的国际保障。

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说,在同他进行谈话的时候,黎德寿原则上没有反对这一计划,其中包括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最后一项条款。

为了继续澄清美国的立场,基辛格又阐述了关于发表解决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问题,他认为关于这一宣言可以包含如下几项条款。

——指出美国最终从南越撤出军队的具体日期。

——美国没有义务对西贡某一具体的政府提供支持。

——美国限制自己对南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协商,把这些援助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双方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停火。

——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释放和遣返战俘。

基辛格说,在这份宣言中还可包含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7项条款中的一些条款(基辛格在同黎德寿举行的会谈中提及了这些条款)。

基辛格接着说,美国政府在形式上不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战争赔偿。但是美国政府愿意秘密地向河内承担这一责任,愿意向美国的国会提出一些建议,并采取一些行动,使国会能够同意相应的法律草案,在5年内向印度支那国家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其中相当大部分的经济援助将直接提供给河内。

基辛格接着说,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主要分歧仍然是关于西贡政府的组成问题:美国政府不能同意北越方面的要求,他们要美国政府以武力来推翻阮文绍,尽管美国政府还不确定,今后是否还要承担起支持阮文绍的义务。基辛格再次重复说,今后随着事件的发展进程,南越现政府的权力将会被剥夺,但是他们美国人现在还不能用武力来推翻阮文绍。

基辛格接着说，在南越10月份举行的选举之前，如果双方就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达成了协议，那么，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取得的这一重大进展将会产生一定的心理效果，而正如上述所说的，在发表的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中，将会强调美国没有义务把自己同西贡某一具体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也没有义务介入南越的事务，而这将会导致"强大的"胡志明派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到时候，关于阮文绍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基辛格接着说，然而，要确切地预计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还有些困难。

他们白宫认为，如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达成了协议，那么在此之后，在巴黎进行的会谈将会制定出详细的协议，并在几个月内结束谈判，到时候，在1972年就可以召开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

尽管还有些遮掩，但是基辛格就那些有争议的关键问题(关于南越政府的组成问题)进行的谈话，同他受尼克松的委托在今年1月份向我们事先通报的一样，这就是：他们现在需要体面地退出越南，而在今后，在经过几年之后，至于谁掌管西贡政权，尼克松就不关切了。

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在会谈中表达了如下思想：现在北越完全不必担心1954年的局势会再次重演。当时曾就越南问题达成了国际协议，但是后来美国进行了武装干涉，阻碍了这一协议的实施。

基辛格说，如果杜勒斯仍然幻想着控制河内，而从各方面来看事情正是这样，那么他基辛格就要使人们注意，现在美国国内的局势完全不同于1954年的时候。美国现在已经从自己对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中得出了沉痛的教训，在此之后，现在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都不能再派出军队到越南地区作战了。

基辛格强调说，换句话说，无论怎样，从军事干涉的角度来说，美国退出印度支那将是真正地完全撤出。美国退出印度支那将会首先被正式写进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中，然后被写入双方所达成的协议中。

我问道，对于美国的上述立场中国人是怎么看待的。基辛格答复道，他可以向我保证，无论是同北越人，还是同我们所讨论的这些细节问题，他在北京同周恩来进行会谈的时候都没有进行谈论。他们也没有详细地讨论关于阮文绍政府今后的命运问题。

基辛格说，总的来说，他得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印象，即中国领导人主要关切的是关于美国军队尽快撤出印度支那地区这个问题，至于目前由谁来掌管西贡政权，则处于次要地位。并且，看起来，他们期望的是，关于西贡局势今后的发展进程问题需要他们予以修正。

基辛格随后表达了如下一种思想：他正是尽力用这种看法来对黎德寿施加影响，但是正如他所认为的，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来说，关于西贡政府的组成问题是他们同美国的主要分歧。

在就越南问题进行的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再次说道，尼克松总统请求莫斯科了解美国政府对调解越南问题的看法，他们通报的这些信息都是保密的，请求苏联政府考虑一下，怎样更加妥当地利用这些信息。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通过秘密渠道同我们交换看法的时候，白宫都没

有提及越南问题。最近一次对这个问题进行的详细讨论还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进行的。

尼克松决定同我们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对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感兴趣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

——关于他的北京之行，他明显想显示，在解决越南问题上他得到了我们的支持(此外，这一姿态看起来也加强了我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公开支持)。

——这同时也强调了另外一种看法：从各方面来看，尼克松现在还不能确信，仅仅借助于中国人的帮助他能否顺利地解决越南问题。

——白宫事实上承认，他们同中国人和北越人的立场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中国人现在关切的主要是关于撤出美国军队的问题，而北越人除了关切关于撤出美国军队的问题，还关切关于废除阮文绍政府的问题)；因此他们就非常关注苏联的立场。

应当同北越人就所有的问题进行接触。这将能更加强调我们在调解越南问题上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施加积极的影响，也会对尼克松同中国人现在进行的游戏施加影响。

近东问题。我在会谈的过程中提出，想知道美国助理国务卿西斯科现在对以色列进行的这场访问的目的。

基辛格答复的意思是说，对于现在对以色列进行的这次访问，他本人目前也不期待会取得重大的成果。

西斯科对以色列进行的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使以色列同埃及就苏伊士运河问题交换意见。

对于同以色列政府举行谈判，现在西斯科有了两项收获：埃及总统萨达特同意继续讨论关于调解苏伊士运河的问题，同意美国进行斡旋来进行调解，也找到了一个妥协方案，可能达成一些妥协，这一妥协方案是由美国国务院，准确地说是西斯科本人制定的，他向以色列提出了这一妥协方案，来调解就苏伊士运河问题存在争议的一些条款。

西斯科应当努力得到关于以色列对这些方案的一些建议。在此之后，他会前往开罗。

基辛格说，他本人也不知道，西斯科现在在以色列的进展是否顺利，阿拉伯世界现在正在发生一些内讧，以色列人对此非常幸灾乐祸。

关于调解近东冲突问题，我对美国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基辛格拒绝更加详细地讨论美国的立场，只是在总体上说，白宫"不太相信以色列人同阿拉伯人之间能够达成协议"，现在他们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处理近东事务。

基辛格说，关于近东的这些事务，现在仍然主要属于国务院管辖的领域，确切地说，是罗杰斯和西斯科在处理这些事务，他们面临的任务是：不允许破坏停火协议，并继续努力，力求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达成妥协，作为调解近东问题的最初阶段。

然后我同基辛格就近东问题进行的讨论没有涉及什么新的内容。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 129，оп. 55а，п. 426，д. 2，л77－85

№22915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巴黎和谈及中美关系进展

(1971 年 8 月 9 日)

今天基辛格同我谈论了如下问题。

基辛格说，前不久，A. A. 葛罗米柯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比姆进行了会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这次会谈中，苏联外长提出了关于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个人对苏美关系的理解问题，也提出了他个人对苏美关系的一些评价。

关于这次最为重要的会谈比姆直接向尼克松总统和罗杰斯国务卿作了汇报。

考虑到这个问题是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来的，国务院根据现行的政策，指示比姆对 A. A. 葛罗米柯进行访问，并提出一些答复性的建议。

基辛格请求转告莫斯科，这些答复性的建议具有非常总括的性质：尽管白宫授权比姆进行这次访问，但是他的这次访问没有太大的意义。他得到的唯一的一项任务是，在形式上谈论涉及比姆大使和国务院的一些问题，但是，关于尼克松总统本人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件，比姆和国务院一点也不知道，而如果华盛顿对苏联外长的这些重要的言论不予答复的话，这只会引起误解和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基辛格说，他们请求苏联领导人认识到比姆所转达的答复的性质及其特别的目的，并对此采取相应的态度。无论如何，这些建议都同尼克松总统本人写的那封信件没有任何关系，尼克松总统在他的那封信件中把他的所有真实的想法都转告给了苏联领导人。

基辛格请求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同比姆进行会谈的时候注意这个问题。关于尼克松本人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件，比姆一无所知。

在同基辛格进行的谈话中还谈论到了两个问题。

1. 基辛格谈论了关于他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于 7 月 26 日在巴黎进行的秘密会谈。关于这次秘密会谈，他的谈话与北越人向苏联驻巴黎大使馆进行的通报基本上是一致的。

然而，基辛格的谈话还有另外一些补充的内容。比如，基辛格说，他向北越代表详细地阐述了可能实行的调解计划，其中包括详细地阐述了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问题(在此之前不久白宫已经向我们通报了这一点)。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越南人“非常关注”。

然后基辛格较为详细地谈论了两个尚有争议的主要问题，即：关于美军撤出的最后日期问题以及关于美国的军事顾问继续留在西贡的问题。美国的军事顾问继续留在西贡使北越人有理由认为，美国企图在越南保留自己军队。关于这两个问题北越人向我们驻巴黎大使馆进行了通报。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对于尼克松政府来说,关于美军撤出的最后日期这个问题“不是什么难题”。比如,撤出美军的最后日期可以被定在明年7月1日或8月1日。但是,他们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主要分歧似乎在于,北越人不愿意承担一些责任,而在美军撤出之前,他们美国人则是愿意承担这些责任的,也就是说,要把就最为实质性的问题举行的谈判推迟到美军全部撤出之后,届时白宫将没有什么理由在谈判桌上坚持自己的立场。

关于在巴黎举行的秘密会谈中,他就美国军事顾问继续留在西贡这一问题向北越人进行的解释,基辛格确信地说,他对北越代表说,美国军事顾问只会在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内留在西贡,在撤出美军之后,美国驻西贡的武官机构“只有为数很少的代表”。

基辛格说,不久后,他将再次同北越代表在巴黎举行秘密会谈。他将尽力消除北越人对这个问题可能产生的担忧,并向他们提出留驻西贡的美国代表具体的人数,这些代表将为数不多(主要是为了在后方进行服务和提供保障),以便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不认为美国通过军事顾问的形式来掩盖在越南继续驻军的事实”。

总的来说,从基辛格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现在白宫在努力加强同北越人的秘密接触,看起来,他们在尽力对北越人施加相应的影响:一方面对北越施展相对怀柔的政策,另一方面利用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这件事情对北越施加压力。

为此,基辛格不久以后将同北越代表再次举行秘密会晤。

2. 基辛格说,他们对北京进行访问的日期目前还没有最终商定。从各方面来看,这次访问不会在今年举行,而是可能会在1972年初,在1月份和5月份之间举行,5月份是他们举出的关于这次访问的最晚的日期,但最有可能是在1月份举行。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他们白宫很清楚,他们即将同中国人举行的谈判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怎样结束这次谈判,签署什么样的文件,这些问题也很重要。他们现在正在准备各种方案。比如,其中他们准备的一个方案是,签署的关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的宣言没有什么价值,或许这份宣言只会在总体上掩饰较有争议的台湾问题。

基辛格说,白宫得到了一份重要报告,其内容是关于《纽约时报》副主编莱斯顿同周恩来进行的一次会谈。

基辛格随后说,使他们还感兴趣的是,中国总理在这次会谈中表示,在尼克松对北京进行的访问中,中国愿意讨论关于签署美国、中国、日本和苏联之间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尽管中国总理还说,签署这一条约的机会看起来非常渺茫(今天,《纽约时报》就莱斯顿同周恩来进行的会谈发表了专题评论文章,其中包括关于这次会谈的纪要。这次会谈非常能够反映中国对一些基本的国际关系问题的立场,最近,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总是通过对中国总理进行相应的采访的形式,通过美国的大众舆论来不断地推动美国的对华政策)。基辛格还说,在他自己同周恩来进行的谈话中完全没有谈论这个问题。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 0129,оп. 55а,п. 426,д. 2,л. 103 - 106

№22916

勃列日涅夫致尼克松函：越南战争及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1年9月7日)

尊敬的总统先生：

我收到了您在8月5日写给我的信件，正如您一样，我也想就苏美关系的一些问题谈论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您认为，两国领导人个人之间相互交换意见是有益的和重要的，我同意您的这一看法，并且我认为，交换这些意见自然会涉及苏美关系中一些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当然，在交换这种意见的时候，还应该考虑到苏美关系的状况对国际局势产生的影响。

如果在这么宽广的范围内非常直接地谈论两国关系——而我认为是应该这样做的，那么，首先就必须明白，我们双方是否都理解以下这个主要的问题：应该怎样制定一个国家的政策，特别是对于那些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国家来说。在决定对外政策的时候是否从保持和加强和平的角度进行了思考，或者是遵循其他的想法，是否使事态向推动着人类创造新的财富的方向发展。迄今为止，人类已经经历了更加沉痛的过去。

我们的答复非常简单，这种答复反映在我国对国际事务的总路线中。对外政策方针的实行可以加强战争的危险，也可以与我们社会体系的实质格格不入。我们坚决认为，不应该通过武装对抗的途径来解决国际问题。

正如您无疑所知道的，我们党前不久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不仅再次确认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而且还确认，我们准备发展苏美关系。我们相信，在目前双方都有良好意愿的情况下，苏美关系能够成为巩固和平、保障所有国家都更加安全的重要因素。

我也很清楚，您，总统先生也曾表示过，相信美国与苏联改善关系是可能的，正如您在给我的信件中所说的，您也相信"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把一个更加美好和更加持久和平的世界转交给下一代"，我对此做了一点补充，不仅仅是我们的后代，而且如果使现在这一代人有机会生活在这一美好的世界就更好了。

我们在确定对美国的政策的时候，正如我们在确定对其他国家的政策一样，我们既没有忽视社会制度和政治体系的差异，也没有忽视在具体问题上的利益分歧，这种差异和分歧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历史上的客观因素。我们通常也会考虑到我们的盟国和朋友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两国在相关的国际问题上达成谅解所完全必需的，这样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上将更加有效和持久。而我们则希望积极地做到这一点。经验证明，当两国都努力寻找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的时候，那么这种解决方案就可能找到。

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内，我们两国开始就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谈判，这一点令人感到满意，关于这一点您在自己的信件中也谈到了。

关于这一点我想说，总统先生，您本人曾为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取得成功作出了一切，对此，我们应该好好地评价一下。当我们两国最高领导人在相关问题上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弄清了双方利益的共同点，在原则上取得了相互谅解之后，我们两国代表应努力使他们达成的协议具体化。这样就做了一件较好的、有益的事情。

您认为，我们两国政府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具有务实的性质，我同意您的这种评价。重要的是，我们和你们都得出了结论，我们都认为，如果双方都能谨慎地对待那些涉及他们安全利益的问题，不追求单方面的利益，那么，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就可以达成协议。关于这次谈判首先应该集中解决哪些问题，现在双方已经有了共识，这为实际上解决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仍然希望就限制反导系统这一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只是应该在完全对等的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关于采取措施，就减少苏美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这一问题达成的协议，是这些谈判达成的首批具体的成果，这一成果无疑是苏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两国可以利用这种积极因素，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就禁止和摧毁化学武器问题协调立场。

然而，应该开诚布公地说，尽管我们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一些征兆令人欣慰，两国关系的整体状况仍然是两方面的，这种状况一方面使我们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使我们感到难过。我们仍然期待两国关系在更多的领域更好地向前发展，但是美国方面的一些立场却使我们感到为难。

就此我想谈论两个问题，即印度支那问题和近东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国际事务中以及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占据着特别的地位。

我们国家、我们全体苏联人民以及苏联共产党都表达了他们的意愿，主要的问题在于，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地区的人民都遭受了来自外部的直接侵略。成千上万人被夺去了生命，无数的住所被摧毁，我们一直都坚决地反对这种行径，今后也将继续反对。这些行径在这些地区以及其他的地区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种外部入侵的后果应该被消除。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调解问题。无论对于印度支那局势，还是对于近东局势，我们的原则立场都是这样。事情的实质就在于此。而且，我们还非常关注这样来解决问题，其原因在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兄弟国家，而近东地区有一些对我们友好的国家，这一地区同苏联直接接壤。

同时，我们完全不会侵犯某一方在印度支那地区或近东地区的利益，不会破坏某一方的国际威望。我们希望根据这些地区的人民的合法利益来建立和平。

在这些地区，有哪些地方不合美国的意愿呢？难道这些地区也属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范围吗？

我认为，我们双方现在进行的接触的意义不是为了争论。我想，您也会认为，进行这种争论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仍然认为，我应该谈论一个问题。

您知道，长期以来，我们就调解近东冲突的途径和手段进行着对话。一年前，确切地说是在1970年6月初，这种对话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已经确立了调解近东冲突的基础，其中包括确立了以色列撤军的条件以及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确立和平的条件，或许，我们可以找到共同的立场。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方面根据自己的需要失去了寻

找途径进行协商、解决问题的兴趣，并且转变了自己的政策。难道这不会对苏美关系产生影响吗？很明显，是会产生影响的。

如果近东事态的发展导致了这一地区局势的再度紧张，甚至导致了冲突，这就非常令人痛心了，我相信，您和我们一样，是希望避免这一点的。

至于印度支那战争，您自己也说，这场战争对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事情确实是这样。你们曾发表声明说，希望努力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好像也说过，为此你们要撤出部分美军。或者你们关心的是怎样延长这场战争。老实说，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哪一种情况更加符合实际。

如果美国的政策是从印度支那撤出自己的军队，那么我们觉得，美国就不应该不提出完全撤军的最后日期。如果美国确实想翻开自己对印度支那政策新的一页，那么当时为什么不接受关于在南越组建民族协调政府的想法，组建民族协调政府完全可以使越南人自主地解决问题；毕竟越南是他们自己的家园。

您说，希望苏联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使印度支那地区获得和平。当美国方面表现出现实主义思想，表示愿意停止直接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行动、愿意就和平调解问题开始谈判的时候，我们曾帮助双方克服了一些障碍。现在你们同越南方面正在进行着直接的接触，这当然是一种积极的因素。我们当然也非常了解你们正在进行的这些接触。我们认为，停止印度支那战争、寻找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这件事情上越南方面最近提出的建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此，希望美国方面最近能够采取一些措施，真正为调解越南问题开辟道路，这也是所有人的期待。是否应该说，这将对苏美关系的现状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您谈论了关于您即将对北京进行访问的问题。我和我的同事们都知道您对这件事情作出的解释。我们当然不会在原则上反对美国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整个问题在于，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显然，不久后关于这个问题将会得到答案。我只是想补充一点，历史早就教导我们，要把各国之间建立和平关系的自然进程同建立一方反对另一方的联合区别看待。

您提出了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总的政策的看法，您向我们保证不威胁这些国家的安全，不企图破坏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您的这些看法和保证对我们来说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您在自己的信件中谈到了关于我们两国双边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方也愿意使苏美关系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更好的发展，其中包括发展双方的贸易，在太空研究领域进行合作，在国际海域研究问题上、环境保护问题上和卫生健康问题上进行合作。对于各国人民的生活来说，人类活动的这些领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然而，现在进行的军备竞赛花费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如果不停止这样的军备竞赛(哪怕首先暂停这种竞赛，然后减少这种竞赛的速度)，不减少军费的增长，那么，无论在国际会议上发布多么重大的声明，来要求各国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现代文明发展极为重要的问题，这样声明也将不会起到作用，这种合作也不能持久，而其成果也只能是有限的。

这意味着应该寻找更加可靠的途径来解决裁军问题,其中包括关于禁止核武器的问题。如果直接地说,那么裁军问题的责任首先是落在我们两国的肩上,我们两国的责任极为重大,尽管其他国家当然也应该为这一伟大的事业作出贡献,特别是那些也会获得核武器的国家。

总统先生,人们有时候会说,尽管共产党人奉行的是唯物主义哲学,他们的行为是理想主义的,提出了大规模裁军的计划。而且我们也确实认为,裁军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签署的一些重要条约以及取得的一些其他成果加强了我们的这种信心。因此,双方都应该作出努力,而我们是愿意为此努力的。

如果我们和你们能够真正地对对方总的政策方针予以相互理解,那么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就简单得多了,两国之间的不和因素将会被减少,在一些迫切的、具体的问题上,双方将会减少他们含糊其辞的表述,减少他们提出的保留条件,而我们两国的安全、国际和平和安全则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总的方针就是和平共处。当我们在最高级别的场所和国际舞台上宣布这项原则的时候,我们是非常认真的。我们的这一方针不受当今某些事态发展的影响,即使这些事态现在产生的影响可能非常重大,但是它们以后将会被完全忘却,我们不是狭隘地考虑问题,去取得战略上的利益——这样做是不认真的,我们考虑的是根本的和平利益。

这就是我根据您的来信,对苏美关系的状况产生的一些想法。总的来说,我认为,尽管现在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苏美关系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期待着同您在莫斯科举行会晤。这次会晤将是非常重要的,而它越重要,就越有利于局势的发展,有利于这次会晤的举行。而这些都取决于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

致以敬礼!

Л.勃列日涅夫

АПРФ,ф.80,оп.1,д.814

№22917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电:与罗杰斯会谈情况报告

(1971年9月26日)

纽约

优先发送

9月24日午餐的时候,在罗杰斯那里进行了一般性的会谈,苏美双方代表团的成员也参

与了这次会谈，这次会谈主要谈论的是欧洲问题。有关同罗杰斯单独举行的会谈的那部分内容将单独进行报告。

全欧会议问题。我对罗杰斯说，美国方面前不久发表的声明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在就西柏林问题达成协议之后，现在美国政府对召开全欧会议的态度更加积极了。我强调说，社会主义国家提议，召开全欧会议应该追寻的目标是：扩大合作，促进欧洲局势的缓和，这一目标不仅符合欧洲国家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我说，希望现在能够采取一些实际的措施来准备全欧会议，就这次会议召开的日期问题和会议的议事日程问题达成协议。关于这个问题我说，正如我们所理解的，关于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相关各方现在都已经非常明确了，也就是说，所有的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将参加这次会议。我提及了芬兰政府提出的关于在赫尔辛基召开多边磋商会议的提议：以多边磋商的形式集体准备全欧会议，当然，这种形式不排除继续进行双边磋商的可能。

我对罗杰斯说，我现在能否向苏联政府报告说，美国政府同意在1972年召开全欧会议。

在会谈中罗杰斯始终都没有直接答复这个问题。但是，不同于以往的是，罗杰斯说，召开全欧会议是一次重大的事件，美国政府在原则上认为召开这次会议是积极的。罗杰斯问道，对于全欧会议的准备工作我们是怎么认为的，其中包括关于多边磋商的问题，是否所有即将参加全欧会议的所有国家都应参与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在什么层次上进行，我们认为什么时候应该开展实际工作，对这次会议进行准备。

我对罗杰斯说，我认为，既应该从政治上，也应该从实际上进行考虑，以便将来的与会国家都参加欧洲全体会议的准备工作，当然，这指的是所有愿意参与会议准备的国家。至于与会代表的层次，那么，未必就一定要采取非常死板的形式，与会代表可以是外交部副部长、特别代表，而如果某些国家认为，委托自己驻芬兰的代表参与会议的准备工作比较好的话，那么也没有理由对此表示反对。

总的来说，罗杰斯对于这些想法的态度是肯定的。同时，他也特别地问道，我们认为，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在多边的基础上进行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是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还是在此之前。

关于这个问题我对罗杰斯说，尽管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事情的发展是，全欧会议的召开看起来应该是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根据各方面判断，苏联和波兰将在1972年初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就我们所知道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也认为，全欧会议应该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召开。但是没有理由把关于召开这次会议的集体准备工作以及其他的准备工作推迟到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这些准备工作应该尽快进行。

对于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前，就开始着手进行关于欧洲会议的准备工作，罗杰斯对这种做法在事实上的合理性表示了怀疑。我对罗杰斯说道，即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考虑，也应该同时进行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如果在开始解决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等到上个问题得到最终的解决的话，那么就会把一些迫切的问题推迟到数年之后才

能得到解决。

但是,罗杰斯仍然坚持认为,只有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才能开始进行关于全欧会议的多边准备工作。随后就这个问题继续交换的意见仍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罗杰斯说,在下次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中,可以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我对此表示同意。

引起我注意的是,关于召开全欧会议的准备工作,罗杰斯总是提到"召开预备会议",他的谈话使我觉得,在他们看来,全欧会议的准备工作不仅仅应该解决组织问题,而且还应该预先研究关于全欧会议日程的一些实质性的条款。

助理国务卿希伦布兰德主管欧洲事务,他在同我方成员进行的会谈中确认,美国的立场就是这样。他说,美国方面认为,最好是在"预备会议"上商议关于全欧会议的一些主要文件草案,然后,全欧会议再对这些文件草案进行研究,在对这些文件草案进行"加工"之后予以通过。

希伦布兰德也明确指出了关于美国方面认可的进行多边磋商的日期。他说,北约成员国在北约委员会里斯本会议上"共同决定",在就西柏林问题签署的协议生效之前,不可能召开对边会议,来准备全欧会议。同时,希伦布兰德也承认,并非所有的北约成员国都支持这一决定,1971 年 12 月,在北约委员会例行会议审议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会出现不同的意见"。

因此,关于召开全欧会议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交换意见,可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中继续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可以预先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这一阶段美国政府将不会怀疑召开全欧会议的合理性,甚至将会尽力强调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作用,但同时,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政策将是,拖延在多边的基础上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甚至会把在赫尔辛基就组织问题举行的这种多边会谈变为某种形式的"预先会议",对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进行研究。

全欧会议的组织准备工作预计在近期进行,全欧会议也预计会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再过一段时间(但是,不能指出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因果联系),在 1972 年召开,当然,对于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采取的拖延政策,我们应当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予以明确的反对。我指的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中,我们要坚定地执行这种政策。

同时我想指出另外一个状况,这一状况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罗杰斯强调说,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在此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全欧会议的准备工作,对于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罗杰斯不仅没有表示某种怀疑,而且还认为批准这个条约是件很自然的事情,这个条约很快就会得到批准。

欧洲裁军问题。在会谈中,我向罗杰斯阐述了我们对欧洲裁军问题的原则立场,并特别强调说,苏联政府认为,不仅应该就裁减在国外的军备问题、而且还应该就裁减在国内的军备问题达成协议,并且认为,应该在不结盟的基础上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

罗杰斯说,今后可以就这个问题更加具体地交换意见,而且相关各方可以在全欧会议召

开之前，或者在这次会议中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根据我们的立场，我反对在全欧会议上讨论关于欧洲裁军的问题，使全欧会议承担更多的议事日程，因为这只会使这次会议更加复杂，会影响这次会议的成功。无论是在全欧会议上将要讨论的问题，还是关于欧洲裁军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不应该把这些问题都放在一起解决，更加现实的做法是，把这些问题分开讨论并予以解决。

总的来说，对于我作出的这些解释，罗杰斯的反应是积极的。是否所有参加全欧会议的国家都应该参与就欧洲裁军问题进行的讨论？罗杰斯想知道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对罗杰斯说，看起来，对于欧洲裁军问题，所有国家都很感兴趣，但是这不意味着所有欧洲国家都应该对解决这个问题承担责任。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对其应该予以考虑。

关于召开全欧会议，关于就欧洲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罗杰斯没有表示反对。希伦布兰德助理国务卿也曾对我们的同志说，美国方面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灵活的：他们愿意在全欧会议的范围内讨论欧洲裁军问题，也愿意在全欧会议范围之外讨论这个问题。

罗杰斯的谈话反映了他在裁军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他的谈话表现出的明显是一种集团对抗的思想。比如，罗杰斯问道，北约方面委托某位将军同华沙条约成员国家事先交换意见(希伦布兰德说，这指的是北约前秘书长曼里奥·布罗吉奥，他被委托参加在今年10月初即将举行的北约国家副外长会议)，对此我们是怎么看待的。

我以坚定的语气答复罗杰斯道，对于我们来说，这种程序是不适宜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明显采取了集团对抗的态度。对于许多欧洲国家来说，其中不仅仅包括对中立的国家(罗杰斯明白，这暗指的是法国，在缓和欧洲紧张局势问题上法国坚决反对采取集团对抗的态度)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也是没有理由的。我说，应该找到更加适宜的形式事先进行接触，苏美双方也不排除以这种形式交换意见，但是这是在两个相关的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华约和北约的代表之间进行的。当然，在这种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苏联和美国都可以同自己的盟国交换看法和交流情报，但仍然不能说，这种交换意见的形式是在两个集团的代表之间进行的。

罗杰斯对我们的这些想法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但是他没有具体地谈论自己的看法，并且他说，看起来，在华盛顿即将举行的会谈中还要讨论这个问题。

就西柏林问题签署最终的协议的程序问题。罗杰斯建议由四大国外长在西柏林签署关于西柏林问题的最终协议。他对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很感兴趣。

我对罗杰斯说，他的这一建议值得注意，并且，看起来，这一建议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关于中国的一些问题。从罗杰斯以及美方成员，其中包括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主管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德·帕尔马、美国国务院总顾问佩德尔森的一些讲话中可以看出，美国人现在正密切关注着最近几天有关中国局势的报道，并在努力搞清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但是，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情报。对于大部分美方成员的谈话的意思可以作如下概括：在北京最高领导层中，现在可能正在进行某种斗争，而他们美国人现在还不清楚，这种斗争将会对尼克松总统对北京进行的访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罗杰斯以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提出了如下问题：关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问题，能否“接受”两种立场。美国提出的关于“中国双重代表”的建议，并不意味着提出了“两个中国”的概念，这一建议只是反映了“客观现实”。

我说，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在这次联合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将继续坚持这种原则立场。我问罗杰斯，应该怎样看待如下情况：如果事与愿违，美国提出的关于“双重代表”的提案被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而如果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不退出自己在联合国的席位，那么中国是否会接受自己在联合国的席位？罗杰斯回答说，尽管他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不接受”关于双重代表的建议，他既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也不能作出否定的答复。

美方的其他代表(布什和德·帕尔马)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比较确切一些，他们说，哪怕是不接受关于驱逐蒋介石驻联合国代表的决议，如果不是在今年，那么在明年中国最终也会接受在联合国的席位。

关于印巴地区的局势问题。罗杰斯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也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主管近东和南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西斯科在同我方同志的谈话中就这个问题谈了他们的一些想法。

西斯科说，美国同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方都有接触。

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政策的目的是：不允许爆发军事冲突，但是，如果由于东巴基斯坦事态的发展而产生的问题不能迅速解决的话，军事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根据美国的评估，比较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的形式是，巴基斯坦对印度采取军事行动，“反击”孟加拉游击队在印度领土上日益加强的军事行动。

西斯科继续说，在这些条件下，美国政府将努力使三方之间以某种形式进行谈判。如果三方开始了这种谈判，那么美国将作出一切努力，使谈判取得成功，使东巴基斯坦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并为遣返东巴基斯坦的难民创造条件(美国认为，难民的人数不是像印度人宣称的那样，有800多万人，也不像巴基斯坦所确定的，有200多万人，而是有500万—600万人)。

用西斯科的话来说，美国方面关于政治调解问题的设想如下：在东巴基斯坦逐步恢复“正常局势”(西斯科认为，首先应该由主管民事事务的总督马利克替换主管军事事务的总督蒂基-汗，这一点已经做到)。指定在今年11月份，在东巴基斯坦另外进行选举，选举之后组建新的政府，新政府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应该是亲近穆吉布尔·拉赫曼的人(西斯科说，现在，美国方面同这些领导人已经建立了联系)，但是，不要求成立独立的东巴基斯坦国家。新政府在“穆吉布尔·拉赫曼提出的六项条款”的基础上同中央政府签署协议。在此之前开始向东巴基斯坦遣返难民。

西斯科说，美国方面认为，事态完全会这样发展，但是“苏联和美国必须为此共同采取行动”。我问道，这指的是什么。西斯科解释说，美国政府的考虑是，苏联和美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不存在利益冲突，并且，防止这一地区爆发军事冲突，双方都很关切。因此，美国方面认为，苏联可以利用自己对德里的影响提醒印度政府，首先，使印度政府不要对孟加拉的

民族独立运动提供支持，停止在印度领土上组建孟加拉游击队的活动，并且，第二，不要坚持免除穆吉布尔·拉赫曼的职务，并以此作为政治调解问题的先决条件。

我方说，苏联正在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印巴之间爆发军事冲突。印度政府已经向我们保证说，他们没有打算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而我们也相信他们的这一保证。而巴基斯坦方面的答复尚不清楚，他们的答复也很含糊，这使人产生警惕。我方强调说，苏联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行保持该地区和平的政策，对于东巴基斯坦事件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我方认为，进行政治调解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从各方面来看，美国政府非常担忧印巴地区局势的发展，他们提出了关于同苏联协调行动的想法，这种想法证明，美国方面希望协调美国和苏联的某些行动。显然，对于美国在印巴相关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我们应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他们所采取的这些行动的性质和目的，并且，我们今后在制定应对措施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一点。

A. 葛罗米柯

АВПРФ，ф. 059а，оп. 7，п. 13，д. 10，л. 58 - 70

№22919

葛罗米柯与尼克松会谈纪要：美苏合作及中国问题

(1971 年 9 月 29 日)

1971 年 9 月 29 日同尼克松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一场会谈，参与前半场会谈的人员还有：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多勃雷宁同志。然后我同尼克松举行了单独的会谈。

(一)

在我们开始进行会谈的时候，尼克松说，从我们进行上次会谈至今已经过去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年里，美苏关系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其中包括在西柏林问题和军备控制问题上取得的进展，苏美两国外长明天签署的协议将证明这一点。尼克松总统接着说，他想知道苏联政府对国际局势进行的评价。而他也愿意谈论一下关于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然后我们双方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研究一下，下一步该做些什么。

我同意在这次谈话中谈论这些问题。并且说，我非常荣幸地接受了一个委托，代表勃列

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向尼克松总统表示问候。

1. 在转入对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我提议,首先开始讨论涉及苏联和美国双边关系的一些问题。我说,尽管我们已经多次阐述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但是,考虑到自我们上次会谈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现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和概括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两国关系所具有的复杂性。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两国还没有共同的观点。这些问题既涉及两国关系本身,也正如其他的许多问题一样,同两国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我现在想强调的主要是,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政府愿意寻找途径,克服他们之间现存的、现在可以克服的一些困难。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同时,我们也非常清楚,在一些问题上我们很难找到共同的语言,很难找到共同的观点。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希望,双方能够在这些问题上避免迎头相撞,或者,正如美国方面经常所说的,能够避免冲突,并且进行努力,以便在就某些问题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顺利地解决那些有可能达成协议的问题。

正如您所非常清楚的,现在我们两国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但是近来——从我们首次会谈以来的一年里,两国关系中出现了一些缓和的征兆。我们对此予以积极的评价,尽管这种进程涉及的还只是非常少的一些领域。如果更加具体地说,那么首先就应该肯定四大国就西柏林相关问题达成的协议。我们非常清楚地记得同您上次进行的那次会谈,在当时进行那次会谈的时候,您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美国政府和您,总统本人,都对就西柏林问题达成的协议作出了贡献,我们对此都很满意。

现在,在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征兆,尽管这些征兆,或许才刚刚出现。但是,我现在想谈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还不完全清楚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如果您能够就这个问题谈论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谈论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及其对我们两国关系的意义,那就更好了。

在对我所说的话进行总结的时候,我想代表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政府再次声明,过去,我们的国家在维护和平,今后,我们将继续维护和平,其中包括发展同美国的和平关系。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战争不仅损害我们的短期利益,而且还损害我们的长远利益,战争与我们的国家基础以及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也是不相容的。我们希望,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正如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是一种和平的关系。

苏联和美国都是超级大国,我们完全理解两国在世界中的作用。我们两国都有着重大的责任。如果在将来的某一时刻,两国都可以说,我们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良好的关系,而且还是非常友好的关系,那么这样就更好了。但是,为达到这一目的,两国的政策都必须要向这方面发展,我要强调的是,两国都要实行这种政策。

最后我说,我希望尼克松总统能够从当今局势发展的角度、从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角度对苏美关系发表一些看法。

尼克松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观点。在对局势开始进行评价的时候,他说,如果谈论我们所提及的关于柏林问题这一具体的问题,那么,就柏林问题达成的协议或许是最近十年来最

为重大的事件。长期以来，无论是对于我们两国来说，还是对于欧洲国家、对于德国来说，柏林问题都一直是个敏感而微妙的问题，现在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就证明，我们同你们是能够就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达成协议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尼克松接着说，对于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美苏两国之间保持和平的重要性的看法，他们是同意的，对于这个问题不存在其他的看法。勃列日涅夫前不久就这个话题进行的谈话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然，我们希望同所有的国家都保持和平关系。比如，我们希望同玻利维亚保持和平关系，并且愿意就这个问题举行会谈。但是，我们是否同玻利维亚保持和平关系最终并不取决于全世界是否和平。但是，国际间的和平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两个大国之间是否保持和平关系。对此谁也不会怀疑，而我们自己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因此，美国政府和我，美国总统，都赞成同苏联交换意见并举行这类的谈判，前不久就柏林问题成功举行的谈判就是类似这样的谈判。

最近，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致力于发展同苏联的经济关系。我们已经签署了合同，向卡姆斯基汽车厂提供美国的一些设备。今天我还同意同苏联签署一项价值 2 亿美元的合同。这样一来，我们已经同意，同你们签署价值大约为 4 亿美元的合同，向苏联的汽车厂提供设备。对于发展同苏联的贸易关系，美国的实业界人士自然也表现出了兴趣。此外，我们认为，发展两国的贸易关系有助于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而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则是两国追求的目标。但是，为了大规模地发展双方的贸易关系，还需要克服一些法律上的困难，而这些困难的存在是由于一些政治问题、首先是越南冲突问题尚未解决。我谈论这一点不是为了把这两个问题挂起钩来，而是由于国会的法规所造成的一些实际情况。总的来说，我作为美国总统，是支持更加稳定地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同意我们提出的、关于向莫斯科派遣代表就贸易问题交换意见的建议(是根据相关决议提出的)。他开玩笑地说，那就应该对这些代表进行一些筛选，因为希望到莫斯科的人有很多。

2. 尼克松接着说，在其他一些领域也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其中，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是美国政府和他个人比较关切的一个问题。诚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共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还不能使目前的一些主要问题得到解决。关于迈出的这一重要的一步，他指的是今年 5 月 20 日我们两国共同发表的宣言，这份宣言的发表在世界各地、其中包括在美国都引起了积极的反响。该宣言的发表反映，美苏两国政府都愿意努力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这涉及两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现在他不想谈论关于一些细节问题，而只是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他们觉得，关于应该受到限制的武器的类型，无论是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类型，还是关于防御性战略武器的类型，他们提出的建议都是公正的，平衡了双方的利益。他们将提出什么建议呢?

实质上他们建议的是，冻结进攻性战略武器和防御性战略武器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甚至可以在进攻性导弹的数量上稍有优势，同时，美国不发展一个地区——首都地区的

导弹防御体系,而是发展两个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但不包括洲际导弹。而根据美国方面的资料,事实上苏联拥有的陆基洲际导弹比美国拥有的要多500枚。同时,苏联舰载导弹在数量上也将很快赶上美国。但是,美国好多年都已经没有增加自己陆基导弹和海基导弹的数量了,事实上是单方面冻结了自己的进攻性武器的数量。

尼克松接着说,当然,苏联政府完全有权利做他们认为需要做的事情,随意地加强自己进攻性武器的规模。在此方面美国政府不会对苏联方面提出任何要求。

但是,两国政府实际上都会考虑到如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容忍对方在战略武器方面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根据美国方面的估计,现在美苏两国的战略武器状况已经大体均等。正是由于这一点,美国政府才建议双方都不要为了把对方远远地抛在后面而拨出巨款进行这场毫无结果的军备竞赛了。反正另一方是不能容忍对方这样做的。

现在美国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我们民主党的人都在谩骂我,谩骂美国总统,因为在我入主白宫的3年时间内,我没有开展什么工作来增加美国战略进攻性导弹的数量,结果是美国的战略进攻性导弹的数量没有变化,而同时苏联的战略进攻性弹道的数量则迅速增加。

尼克松接着强调说,开诚布公地说,现在两国政府都应该对各方面的情况予以权衡并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我希望,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能够使双方在战略导弹问题上达成协议,保障双方现在的大致平衡关系。关于这一点尼克松明确地表示,如果没有达成协议,他们的必然选择将是,恢复美国战略导弹的建设,生产新的陆基和海基导弹及其发射装置,以便在战略导弹领域不落后于苏联。

尼克松的这些话指的是,苏联在战略导弹领域已经赶上了美国,并且在一些方面已经开始超越美国,尼克松已经不能忍受了,他必须尽快作出选择:美苏双方达成协议,要么开展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在谈话的最后,尼克松呼吁双方共同努力,以便在这一领域达成协议。用他的话来说,这对苏美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尼克松两次主动地提到了这个问题。给人的感觉是,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或许,这部分是由于他对这些谈判结果的预测过于乐观,他曾发表过一些非常乐观的公开声明,而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他希望以某些具体的谈判成果来证明自己的那些公开声明。何况,美国军事工业体现在施加的压力上明显在增长,他们要求实行新的军备计划。

在对尼克松进行答复的时候,我强调说,苏联政府认为,就反导问题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问题进行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也顺便说,这些谈判促进了明天将在华盛顿签署的那些协议。没有这些谈判,那些协议要么是不可能达成,要么只会长期处于研究阶段。我提请尼克松注意法国外长舒曼昨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声明,舒曼声明说,关于进攻性武器问题和反导问题,法国事实上同意我们提出的那些目标。法国外长还说,法国愿意加入苏联和美国制定的协议,采取措施减少未经批准的导弹偶然发射的危险。我再次说,我们认为这些谈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的立场是认真的,我们的意愿是真实的,对此不

应怀疑。

接着我提请尼克松注意苏联最近就反导问题提出的建议。我说，我不知道，美国政府和总统本人是否已经对这些建议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将会为顺利解决这个问题奠定建设性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简短地阐述了我们提出的这些建议的实质。

我接着说，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类型问题，我们同意，在维也纳举行的例行谈判中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加具体的讨论。我们希望双方真正地把谈判进行下去，无论怎样都不应丧失进行协作的决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谈判取得成功。

尼克松表示，同意我的这些谈话，并且说，他想再次强调，必须一揽子地研究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所有问题。他继续说，如果我们把反导问题和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问题分开讨论，并就某一问题达成相应的协议，那么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随后认为，在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类型方面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不仅不能限制这些武器的增长，而且这些武器还会以更加快的速度被生产出来，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改变我们的全盘考虑。我们必须共同研究这份协议，把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代表苏方再次说，看起来，现在双方都应该对以往开展的工作总结一下，并认真地制定出关于下一阶段维也纳谈判的计划。我强调说，我们认为，在下一阶段的维也纳谈判中，我们将会更加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更加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类型问题，并提出我们关于就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想法。

3. 然后，根据我方的提议，就欧洲安全问题和召开全欧会议问题交换了意见。

我说，关于欧洲问题原则上需要谈论很长的时间，需要谈论很多。我首先想强调说，欧洲局势问题具有首要的意义。可以令人满意地说，近来欧洲局势有了一定的改善，而没有恶化，欧洲的紧张局势缓和了。我们认为，就西柏林相关问题签署的协议为欧洲今后的缓和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论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关于欧洲的安全问题和关于召开全欧会议的问题。当我们去年就这个问题同您举行会谈的时候，您没有否认这一建议。但是，美国以及参与西柏林问题谈判的一些代表却对我们说，首先必须解决西柏林问题，然后才有可能讨论全欧会议问题，尽管他们没有理由这样说。

最近几天，我们已经提请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注意，现在已经为召开全欧会议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和总统个人现在能够采取更加明确的立场，促进这次会议的召开。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再次声明，苏联提议召开这次会议不是为了谋求单方面的利益。我们相信，全欧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将会符合欧洲所有国家的利益，也将符合美国和加拿大的利益，美国和加拿大可以参加这次会议，并且您本人也曾公开说过，要促进世界的缓和、特别是要促进欧洲的缓和。

尼克松同意，现在就解决柏林问题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应该更好地研究欧洲其他的、也可以取得进展的那些问题。

尼克松接着说，他认为，一旦柏林问题最终解决之后(他说，要最终解决柏林问题，毕竟

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就可以着手研究关于召开全欧会议的问题。在同其他国家,无论是北约国家还是华约国家一起采取某种行动之前,我们两个主要的大国事先应该秘密地交换意见。对于这一点,他认为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和自己的盟国进行磋商。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相互都不知道对方的目标就召开会议,那么,看起来这将是个错误。换句话说,正如我所说的,对于那些我们希望在会议上进行讨论的问题,我们应该同你们事先进行秘密的磋商。

罗杰斯说,最终,最主要的是苏联和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尼克松对此表示同意,同时他还风趣地说,否则,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这次会议将被变成类似联合国召开的会议。

我请尼克松总统确认一下,我们的如下理解是否正确,我指的是:苏联和美国将就召开全欧会议这个问题进行双边磋商,这件事情不会被拖延。我就此指出,我们认为,把类似这样的磋商看作是北约代表和华约代表之间进行的磋商,也就是说以集团对抗的方式来准备这次会议是不正确的。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不反对就会议的准备工作以及会议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磋商,其中也不反对同美国进行磋商。接着我问尼克松道,我是否能够向莫斯科报告说,美国政府支持召开全欧会议,美国认为,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无须拖延,现在就可以进行,以便这次会议明年就可以举行。

尼克松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他的答复是:美国倾向于认为,首先同我们就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如果在经过双方交换意见之后,能够证明,这次会议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那么美国愿意在实践上采取措施召开这次会议。至于这种预先交换意见的形式,尼克松再次强调说,他指的是苏联和美国之间进行单独的秘密的磋商。关于这件事情,他说,在这件事情上双方都遵守秘密磋商这种形式非常重要,因为任何所谓关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共同主宰世界的议论都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尼克松说,现在已经签署了苏德条约,就柏林问题签署了协议,并采取了其他一些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预先就这个问题开始交换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说,他相信,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不希望只是为了这次会议而召开会议。

罗杰斯补充说,不得不考虑的一种情况是,柏林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两个德国之间尚在进行谈判。他说,他完全知道,关于柏林问题同召开全欧会议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个问题,我们不愿谈论,但是,事实上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

尼克松就像是接着罗杰斯的谈话继续说道,他们不想给我们留下一种印象,好像是在柏林问题上向我们施加压力,但是,他们认为,只要还没有解决目前的问题,也就是"柏林问题",就很难在实际上着手讨论另外一些欧洲问题。

关于尼克松和罗杰斯的这些谈话,我要强调,我们坚决认为,美国在召开全欧会议问题上提出的条件越少越好。如果把所有的问题都纠缠在一起,那么这只会使事情更加复杂。然后我问尼克松道,我想知道这样说是否正确:美国愿意在近期就他刚才所谈论的那些问题进行秘密的磋商。

尼克松回答说，如果把这些磋商看作是事先进行的秘密的磋商，那么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些磋商。但是就此不能得出如下一种印象：好像关于召开全欧会议的问题已经由我们两国最终解决了。我不想被人认为，我们现在在这里已经决定要召开全欧会议。我只是说，我们可以进行磋商，经磋商后或许会召开这次会议。同样重要的是，在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关于进行秘密磋商这件事情不要公开。

在对这段谈话进行总结后就可以断定，尼克松总统同意，苏联和美国近期就召开全欧会议问题秘密地交换意见。

尼克松再次说，关于这一点他认为不存在困难。

4. 在接下来进行的会谈中，我们同尼克松就近东问题交换了意见。我方指出，近东的局势不能不令人担忧。或许，局势的发展会超出人们的预料，使苏联和美国也难以控制。近东地区的局势非常复杂和危险：以色列侵占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但是以色列的消极立场使得在调解近东问题上现在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调解近东问题没有基础，如果开诚布公地说，前不久美国向埃及提出的建议也没有依据。

我方接着说，我们不愿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并强调了如下一种重要思想：在讨论近东问题的时候，回避关于使以色列从阿拉伯被占领土上完全撤军的任何建议都不能为调解近东问题创造条件，都不能持久地巩固和平。只有以色列从被占的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军才能解决问题，才能使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才能营造和平，这也符合该地区相关国家的利益。如果这个中心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么其他所有问题的解决都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了，其中包括关于所有国家对这一地区的安全提供保障的问题、以色列的船舶通过运河问题、中止战争状态问题以及其他所有问题。我方最后说，我们想知道美国总统本人对近东局势如何进行评价，对今后近东问题解决的前景如何进行评价。

尼克松就这个问题谈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说，关于近东局势的复杂性和危险性我方作出的评价，他是完全同意的。他说，当然，如果就以色列撤出所有的军队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那么就可以解决所有的近东问题。但是，以色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简单地同意这个问题。这一地区的状况要求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来调解问题。他认为，他们和我们都非常清楚，从原则上来说，即使一个小国也可以使他们同我们发生对抗，这是我们双方都不愿看到的。此外，近东局势使双方都很深地卷入了该地区正在进行的那场军备竞赛。在苏联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也会受到国会的压力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事情不在于是谁首先向该地区提供了武器，或者谁有权利这样做，或者谁对谁错。关于这个问题会进行长久的争论。我想，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该地区的军备竞赛，这将有助于近东问题的解决。

尼克松接着概括说，他认为，现在签署拓展协议已经有了较好的前景。遗憾的是，他们同我们都不能像双方所期望的那样，在全面调解近东问题上取得进展。目前近东的局势是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首先应该努力保持停战状态。我们中的任何一方都应该对自己在该地区的友国施加压力，使他们保持克制。第二，应该努力限制近东地区国家武力的

增长。第三,应该继续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应该考虑到,要求以色列宣布从所有被占的阿拉伯国家领土上完全撤军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罗杰斯在谈话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关于使以色列完全撤军的问题,安理会在1967年的决议中回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进行了激烈而长久的争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情阿拉伯国家的,并且认为,除了对边界问题稍加调整之外,以色列应该撤出军队。关于这一点,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接着说,事实上,美国的立场更加接近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以色列的立场。但是美国仍然不能断然宣称,美国支持"完全撤军"的建议。至于签署中期协议问题,罗杰斯强调说,毕竟不是美国,而是萨达特总统首先提出来的。美方仍然认为,签署中期协议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宜的地方,会使埃及完全得到一定的利益,尽管在形式上看来只是恢复了埃及对运河的控制。

我方对尼克松总统和罗杰斯国务卿的这些谈话作了答复,我们主要强调的是:签署中期协议显然应该同和平调解近东问题这一总的任务联系起来,否则签署的中期协议看起来就像是使以色列对其所占领的阿拉伯国家的大部分领土得到了巩固。阿拉伯国家反对的正是这一点,它们的反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们同意它们的看法,并且支持它们。

接下来我问尼克松总统,为什么不能在一些基础上达成协议,比如,在第一阶段签署领土协议,并且在签署这一协议时明确考虑到:该协议中规定的一些措施应该成为整个协商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协商计划应该分阶段地实施,应该考虑到,使以色列在一定的期限内完全撤出军队,并指明撤军的期限。如果某一阿拉伯国家,我具体指的就是约旦,愿意同以色列自由地、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共同确定它们的一些边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以色列也愿意的情况下,约旦当然是有权这样做的。

我向尼克松总统问道,这个计划对以色列有什么不适合的呢?何况在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的时候,苏联和美国都会提供严格的保障。我们想,如果美国愿意的话,可以说服以色列接受这一明智的立场。美国越快说服以色列就越好。

尼克松回答说,美国政府愿意毫无成见地研究和讨论任何一项建设性的建议。他风趣地说,但是,如果苏方认为,美国能够对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他只能以一句欧洲的俗语相赠,这句俗语来自圣经,说的是"男人是用柔软的黏土做的,而女人则是用硬材料做的"(是用男人的一根肋骨做的),如果我们亲自会见了果尔达·梅厄,那么,他认为,我们完全会相信这句俗语是毫无根据的。如果严肃地说,总的来说,他们自然将会继续努力,积极地解决问题。

尼克松接着表示,他希望继续就近东问题进行单独的会谈(关于这一点将另行报告)。

5. 接下来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讨论了印巴关系问题以及印巴紧张局势问题。尼克松指出,印巴之间的紧张局势在加剧,两国有直接爆发冲突的可能,这使美国政府非常关切。尼克松接着说,对印度政府施加压力,使其保持克制,不采取一些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行动,是符合美苏两国的利益的。当然,他也知道,许多人会说,巴基斯坦不能同印度作战,因为印度在人口上占据优势。但是,如果印度施加了过于大的压力,那么巴基斯坦方面也会采取玉

石俱焚的行动。对于苏联过去在调解印巴冲突中曾经起到的作用，美方将给予应有的评价，并且希望，苏方今后在此方面继续作出努力。

我回答说，尼克松总统说，美国很关注印巴问题，在努力避免印巴之间发生冲突，对此我们非常满意。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政府也不希望印巴之间发生冲突，并将力所能及地作出一切努力。看起来，尼克松总统是知道这一点的。

当然，就国土面积来说，巴基斯坦确实小于印度。但毕竟并非一定都是强大的一方挑起了冲突和事端。如果没有保持应有的克制，如果国家领导人没有智慧、丧失责任感而不顾及该地区的局势，那么，面积较小的国家也会挑起冲突和事端。苏联的立场是，对印巴双方都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使它们之间不发生冲突。印度政府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本人(最近几天她在莫斯科进行访问)都坚决向苏联政府保证，印度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引发冲突的措施。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也向我们作出了类似的保证，但是，如果直接地说，我们不相信他们的这些保证。

最后我强调说，我们向尼克松总统阐述了我方的立场，希望美苏双方都对印巴施加压力，以便印巴不发生冲突。我们是积极地看待这件事情的。如果苏美双方都能这样做，那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会有共同的政策。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现在应该"首先"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使其保持克制。

尼克松同意，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接触。我们没有反对这一点。

然后尼克松表示希望继续进行单独的会谈。

(二)

尼克松说，他想单独地谈论一下那些对双方来说都是敏感的问题。

首先他想说，通常有一种看法认为，他是一个对苏联不友好的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他是尊重苏联和苏联人民的。他过去和现在的看法都是，只有通过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合作，才能创造稳定的和平。

尼克松说，其他国家仍将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和平不取决于这些国家，而是取决于苏联和美国。或许，通常在公共场合不适合发表这样的讲话，这是另外一回事。但重要的是，在政策中承认，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无论如何，美国是承认这一点的，并且今后将会继续承认这一点。

尼克松总统说，当然，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两国在某些问题上会存在分歧。但重要的是，两国都应该避免冲突，并寻求途径在最大程度上就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

尼克松强调了这个问题，并且在谈论时尽力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美国努力同苏联达成谅解，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

我阐述了我们对美政策的原则和计划。我主要强调的是，苏联致力于和平事业，愿意寻求途径在双方都可接受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其中包括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同美国达成协议。

同时我也强调说,苏联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和平的国家,坚决反对侵害各国人民合法权益的国家,坚决反对那些不仅损害苏联利益,而且也损害苏联的友国和盟国利益的国家。

尼克松接受了我的这些看法,没有进行争辩,并继续提出了我们曾经谈论过的一个话题,开始谈论关于四大国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的意义。他尽力强调了这份协议的意义,该协议不仅会对苏联和联邦德国、波兰和联邦德国之间的条约的批准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解决其他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甚至也谈论了这份协议对发展苏美双边关系的意义。

关于苏美两大国之间取得谅解和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问题,尼克松对他进行的谈话作了总结,他说,在他看来,应该利用目前形成的良好形势,加快苏美两大国改善关系的进程。应该进行努力,至少使今后25年的和平得到保障。

尼克松接着强调了关于两国就举行高层会晤问题达成协议的意义。他说,还有一些应该讨论的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已经被相关方面提了出来。他顺便说,或许,美国方面将会就苏美经济关系问题发表一份声明。

我问尼克松总统,什么时候将会发表这份声明。尼克松回答说,或者在苏美高层会晤之前,或者在进行苏美高层会晤的时候宣布。他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尽力表达的一种思想是,在经济关系领域采取的上述措施,对苏美两大国整个关系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尼克松提出的关于举行两国高层会晤问题,我的答复是,苏联领导人认为,这次会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双方都应该进行一切努力,使这次高层会晤取得成功,并签署协议。为保障这次会晤取得成功,双方现在进行的一些努力也很重要。我们认为,这次会晤是会取得成功的。至于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明确的,并且多次被提了出来。

尼克松接着说,他还没有让白宫知道美苏两国就举行高层会晤问题达成的所有协议,他再次请求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考虑到这一状况。对于在美国国内条件下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尼克松进行了解释。

我对此的答复是,我们完全考虑到了这一点,对此尼克松总统无须任何怀疑。尼克松说,对此他没有任何怀疑,因为这符合我们两国的相互利益。

尼克松接着谈到了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问题,即关于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来函的答复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是直接谈论的。他认为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复函以及这份复函的内容都是非常积极的,他一定会继续同苏共中央总书记进行这种接触,直接地交换意见。他非常清楚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苏联的国家地位及其在决定苏联政策中的作用。尼克松说,在我们举行这次会谈之后,他很快将会再给勃列日涅夫写一封信件,在我们这次谈话的基础上谈论他的一些想法。在我们同尼克松举行这次会谈之前,今天早上基辛格在同多勃雷宁会见的时候也把这一点告诉了多勃雷宁。

尼克松说,他不愿谈论所有的话题,他指的是在会谈的第一阶段,在有其他与会人员的情况下就近东问题举行的会谈。接着他说,应该付出最大的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首先,苏联和美国两大国应达成协议。他不认为这对局势的发展是无所作为的。他委托基辛格明天在华盛顿,在这里举行会谈,以便更加具体而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

我对尼克松说，对于苏美两大国进行合作，迅速地解决近东问题，我们像以前一样，是积极地对待的。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我们。只是应该考虑到，如果以色列不从所有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军队，近东问题就不能解决。撤军问题是个主要的问题。如果就撤军问题达成了协议，调解其他的问题将不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看法，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一点。

在就相关的问题交换意见，其中包括在就以色列和近东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问题交换意见的时候，我说，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还不明朗。难道以色列认为，苏联和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更不要说还有其他国家和安理会一起提供的安全保障还不够吗？如果我们两个大国都支持他们的话，没有一个国家胆敢破坏对他们提供的这种保障。总统先生未必会否认这一点。难道由于一个国家毫无理由地绝不妥协，苏联和美国就要冒着发生冲突的风险吗？而以色列的行为就是这样。我们认为，如果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对于我所说的这些话，尼克松没有进行争论。

尼克松不愿过多地谈论一些具体的问题。但从原则上来说，他对解决近东问题是乐观的，这不同于在今天举行的上半场会谈中，在有其他与会者参与的会谈中罗杰斯发表的谈话。

从尼克松的谈话可以看出，在谈论关于调解近东问题的时候，在谈论关于推进近东问题得到解决的可能性的时候，尼克松还提到了关于苏联的军事人员在埃及的军事存在问题，还谈论了关于一些国家向近东国家提供武器的问题。

我说，根据尼克松总统的意愿，我愿意在明天早上接见基辛格，同他进行会谈，关于这个问题将会通过多勃雷宁告知基辛格。

尼克松认真地听取了我们在近东问题上的发言，他说，对于我方所说的这些话，他们将会认真考虑。对于我们同罗杰斯进行会谈之外，还即将同基辛格进行会谈，他表示了满意。尼克松总统已经委托基辛格就近东问题和越南问题同我们举行会谈。

尼克松强调了多勃雷宁—基辛格秘密渠道的意义。他赞成今后利用这一渠道。

我答复说，我们也高度评价这一秘密渠道的意义，并认为今后应该利用这一渠道，其中包括在就近东问题举行会谈的时候。

尼克松说，关于近东问题和调解近东事务的主要内容正是应当通过这种秘密渠道进行讨论。

在会谈结束、尼克松送我们上车的时候，他顺便又简短地谈了越南问题和中国问题。

关于越南问题，尼克松说，看起来，在今天进行的这次会谈中很难讨论越南问题，但是他认为，越南问题的解决仍然是向前推进的。

关于中国问题，尼克松说，他采取了措施，同北京达成了协议，在这件事情上他根本就不会追求有损苏联利益的目的。关于同北京进行合作的意义，他今天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尼克松补充说，美国根本就没有打算通过中国对苏联施加压力。

我说，通过中国来施加压力的这种企图是坚决要被放弃的。尼克松好像是对我的这一看法作出的回应，他补充说，当然，双方都不利用中国对另一方施加压力，那就最好了。

在就要上车的时候罗杰斯、多勃雷宁、基辛格和苏霍德列夫也走到了我们这里,他们在白宫的另一个房间里等待我们。尼克松带领我们参观了罗斯福战时用于观察世界军事局势的那个房间,战时,这个房间用于观察世界的军事局势是适合的。

当我们走到汽车旁的时候,尼克松指着驶向白宫的许多汽车说道,这里现在正在召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会议。他风趣地问道,我们是否愿意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我们也风趣地回答说,从各方面来看,参加这一组织的首先都是亿万富翁,而我们毕竟都还不是亿万富翁。

同尼克松举行的这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АВПРФ,ф.0129,оп.55а,п.426,д.2,л.153-174

№22920

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中国问题等

(1971年9月30日)

昨天,尼克松在同葛罗米柯外长单独进行的谈话中说,要委托基辛格同葛罗米柯进行会谈,根据尼克松总统的这一意愿,基辛格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到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访问了葛罗米柯。

多勃雷宁也参加了对基辛格的接见。

(一)

基辛格说,关于我们同尼克松总统单独进行会谈的情况,尼克松总统已经告诉了他,并且认为,这次会谈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一次会谈,其中包括在近东问题上进行的会谈,尼克松委托他代表自己就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另外再谈论一些看法。

如果把同基辛格进行的会谈的内容进行总结,那么可以作如下概括:

近东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继续进行的会谈的结果大致是这样的。考虑到我们在同他进行的会谈中提出的一些想法,尼克松总统原则上同意,同苏联领导人就这个问题事先交换意见,通过基辛格-多勃雷宁渠道进行非常秘密的会谈,这指的是弄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所要达成的协议的原则和计划,正如我们同基辛格在会谈中所讨论的,可以作如下描

述：首先(第一阶段)达成中期协议，关于中期协议的内容我们双方应该达成协议。最终解决近东问题应该包括确定最终的边界问题，而这意味着以色列在撤军问题上要有具体的政策，考虑到目前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目的都不应该是马上就希望就这个问题协调立场并制定出可以公开发表的文本，目前未必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应该是，努力就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重要的问题非常秘密地达成谅解，这些谅解与中期协议是密切相关的，是中期协议的秘密条款，这指的是，这些谅解要在第二阶段执行。

至于执行这些计划的时间，基辛格说，尼克松面临着国内一些复杂的政治程序。在1972年，美国将会积极开展选举运动。考虑到亲以色列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美国的大众报刊，尼克松总统很难在选举期间采取一些会招致这些人严重不满的措施。这甚至会妨碍他再次当选总统，因为民主党正在进行一切努力，以便利用这种情况影响事态的发展，为自己谋取利益。选举以后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尼克松还将会有4年时间，而他也将不会考虑再次竞选了，因为美国的宪法是不允许总统有第三届的。因此到那个时候，尼克松就不必过于理会美国的犹太阶层，就能够解决近东事务。而在此之前，可以和苏联方面一起制定关于解决近东问题的方案。

出于这些考虑，白宫认为，到时候，调解近东问题(如果到时候苏联和美国能够就调解问题达成协议的话)的时间表可以以如下方式进行：第一阶段(中期协议)可以在1992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前达成，第二阶段(最终的调解方案)在美国总统选举后达成。

苏美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不难预料，它们是：拟定中期协议的内容；同中期协议密切相关的、关于最终调解协议的秘密协议(在公布的时候其中的联系不应过于详细)；最终调解协议的内容以及其中包含的撤军问题。

基辛格援引尼克松的看法说，如果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秘密协议能够顺利达成，那么就应该作出相应的准备，在尼克松同苏联领导人于1972年5月在莫斯科进行私人会晤的时候巩固这份秘密协议。

我们同基辛格商定，大约两周之后就开始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协商，就上述计划的各项具体内容预先交换意见。看起来，一个月后双方就会明了，在上述计划中提到的协议能否达成。

要注意，在苏美进行的讨论到了某一阶段的时候，要同埃及和以色列的最高领导人进行谈判，但是现在还无需通知他们，还需要非常严格地保守这些会谈的秘密，使苏美双方都只有尽可能少的人知道这些秘密会谈。

我们商定，只要美国方面愿意在这次会谈的基础上继续讨论问题，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就准备进行会谈。

越南问题。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昨天尼克松总统就把他的一些想法告诉了我)，基辛格谈了一些想法。在他看来，这些想法可以成为一种妥协方案，他的这些想法的实质如下：

——签署和平条约。

——在商定的期限内撤出美军,关于撤军的期限美国愿意进行协商。

——关于美国的军事顾问留在南越这一具有争议的问题可以协商。

——预期的选举工作。这段时间(从签署和平条约到开展选举运动)会持续 5—6 个月,成立过渡政府,监督选举的准备工作。同时成立开展选举工作的机构。

可以商定,阮文绍总统既不参加过渡政府,也不参加为选举工作作准备的组织。民族解放力量的代表完全有权参加为选举工作做准备的组织。或许,在选举之前,他们不能参加过渡政府,但是这个问题需要另外再讨论。

基辛格说,换句话说,关于美军撤出的日期问题、关于美国的军事顾问问题(尼克松认为,这两个问题都是可以被解决的)、怎样进行选举问题、由谁来监督选举的进行以及关于在所有的准备工作中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份额进行公正的分配问题,尼克松总统愿意事先就这些问题秘密地达成协议。

基辛格说,所有这些建议都还没有被完全制定出来,也还没有被转告给北越人,以某种形式进行讨论。或许,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基辛格可以秘密地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莫斯科认为,鉴于苏联主席对河内进行的访问,应该把白宫现在的一些考虑通报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话,尼克松总统也不反对莫斯科这么做。如果北越认为可以的话,将会达成协议。

尼克松总统甚至也愿意把基辛格秘密地派往莫斯科,以便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继续进行非常秘密的谈判,而他们美国人当然也不反对在巴黎继续进行这样的谈判,如果北越人认为在巴黎谈判比较合适的话。

要达成的妥协的总的轮廓就是这样,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尼克松总统将很难作出更多的让步。他努力在 1971 年底之前使协议尽快达成,因为对尼克松政府来说,1971 年底以后,同北越人现在进行的这场谈判很快将会失去价值,因为到那个时候,关于撤出美军的计划将会基本结束,“主要的负担”也会转交给西贡政权,美国政府事实上将无须再亲自参与今后的谈判,到那个时候,参与谈判的将只会是参与冲突的越南各方。

基辛格同时表示,尼克松总统相信,结束越南冲突将会为改善苏美关系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结束越南冲突对尼克松总统来说,仍然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同时,尼克松当然也知道,苏美之间在越南问题上还存在一些分歧。

在会谈的过程中,我们简洁而明确地阐述了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我们也提请基辛格注意,尼克松总统和美国政府在结束越南战争问题上行动迟缓,美国应该果断地结束越南战争,并撤出军队。

中国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的言论,并且他也非常清楚这些言论。尼克松总统想再次向苏联领导人保证,他无论如何都不愿因为自己同北京进行接触而损害美国同苏联的关系,至少在今后的 25 年里,苏联对于美国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不打算干涉你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且我们也不会简单地这么做。苏联和中

国发生冲突的另外一个领域就是边界问题。这个问题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应该有任何关系。

基辛格接着说，他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通过我向苏联领导人坚决地作出保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在同中国人进行谈话的时候，更不用说在其他的情况下了，美国现政府都不会作出什么行动，被莫斯科（更不用说被中国方面）看作是美国对苏中边界争端的干涉。

为了证明自己的这种意图，证明自己对中国实行的总的政策方针，对于将来美中关系发展中可能发生的、莫斯科非常感兴趣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尼克松总统愿意事先秘密地向苏联领导人进行通报。

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说，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最终日期至今仍然还没有确定。除了其他的一些因素之外，其中的困难还在于，白宫同北京之间没有像他们同莫斯科之间一样建立这种可以经常接触的秘密渠道。因此，同中国进行谈判非常复杂。考虑到这一因素，中国政府前不久建议，要尼克松再次派遣基辛格到北京商讨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准备工作。

尼克松总统愿意接受中国人的建议，从各方面看来，基辛格很快将会同一到两名自己最亲密的助手一起再次对中国进行秘密访问。

基辛格说，在委托他把这一信息通报给莫斯科的时候，尼克松总统还表示，希望随着高层会晤的临近，他同苏联领导人个人之间的工作关系能够更少的形式化，能够使他们就各个问题更加深入地交换意见。

尼克松总统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避免目前的一切障碍，避免对已经开始进行的良好的接触造成障碍，避免最终可能出现的重大争论，避免美国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就一些复杂的问题出现不必要的论争。尼克松总统认为这很重要。同时，尼克松总统也很清楚，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提出各种借口，希望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这一已经开始积极发展的进程遭到破坏，使一切都再次退回到过去。

基辛格说，正因为如此，尼克松总统认为，在双方的关系中要及时消除对对方行为的怀疑，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时候，怀疑是由于第三方产生的。基辛格说，因此，尼克松总统建议，今后，如果莫斯科产生了某些怀疑，那么就可以通过多勃雷宁大使向他基辛格直接询问，要求作出相应的解释。这不单单是尼克松总统作出的良好的姿态，而是一项实际的政策，尼克松总统相信，这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现在的任务的基础——对高层会晤进行建设性的准备，这次高层会晤将是复杂的苏美关系顺利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主要标志。当然，尼克松总统也知道，目前我们两国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着分歧，也知道这些分歧是不能很快解决的，而一些分歧看起来仍将存在下去。但是，总的来说，他希望，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在同苏联领导人发展关系的时候能够遵循上述方法。

在同基辛格进行的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对于同尼克松总统进行的会谈，我进行了总结。我说，现在，在从各个方面进行思考的时候，双方都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现在主要的

事情是,把我们共同的任务和良好的想法转变成具体的行动。

在会谈的过程中,根据尼克松提出的建议(通过基辛格转达),我们商定,今后我们首先通过罗杰斯,然后再通过秘密渠道就召开全欧会议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在进行交换意见的时候,要依照我们同尼克松在白宫就这个问题进行谈话的精神。

我们还向基辛格阐述了我们的如下观点:四大国就西柏林问题签署的协议必须同时生效,波恩必须完成最后的程序,批准同苏联和波兰签署的条约。并请求基辛格把我们的这一观点转告尼克松总统。

基辛格从总体上对我们的这一态度表示理解,尽管在此之前,谢尔在同我们的谈话中说,四大国应该就柏林问题签署最后的备忘录,或许同时还要互换照会,确定这份备忘录的生效,同时确定同苏联和波兰签署的条约生效。

(二)

10 月 1 日基辛格给多勃雷宁同志打了电话,并且以尼克松总统的名义,就我们昨天同他进行的会谈请求我转达如下内容。

1. 对于昨天在同基辛格进行的会谈中商定的一切事项,尼克松总统完全赞同。尼克松总统把这次会谈看作是他自己同葛罗米柯外长进行的会谈的继续,把这次会谈看作是我们取得的另外一项成果。尼克松确认了昨天基辛格代表他所说的一切话。

2. 总的来说,尼克松总统认为,同他尼克松在白宫交换的意见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单独会谈时交换的意见,他把这看作是为明年 5 月份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晤前所作的准备工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3. 对于白宫准备就调解越南问题提出的新的妥协性建议,如果苏联领导人决定让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知道这些建议的话,尼克松总统请求苏联领导人让北越人注意保密这些信息,并且在同北越人进行交涉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保密这些信息。基辛格强调说,如果在河内出现了一些公开的报道,对白宫提出的这些建议的实质进行评论的话,那么,对于他现在正在进行的、准备今后秘密同北越人讨论的一切事项,白宫将会被迫公开予以否认,并中止为寻求妥协方案而进行的所有准备工作。

4. 尼克松总统再次强调,对于他尼克松同苏联领导人之间即将就近东问题交换意见一事,对于苏联和美国可能就近东问题达成协议一事都必须严格保密。这是由于考虑到这一话题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美国方面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两个人: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

АВПРФ,ф. 0129,оп. 55а,п. 426,д. 2,л. 175 - 182

№22922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国通报即将进行的访华安排

(1971 年 10 月 4 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在白宫会见了他。

第一，基辛格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要说，根据他同葛罗米柯外长进行的谈话的精神，根据这次谈话的后续会谈的精神，尼克松总统想秘密地告诉苏联领导人如下几点：

正如他基辛格本人已经向苏联外长通报的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尼克松建议，再次派遣基辛格到北京访问，进一步讨论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准备工作。

尼克松总统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星期六同中国人达成了协议，于明天，也就是 10 月 5 日在华盛顿和北京同时公布如下内容：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达成如下协议：基辛格博士将在 10 月底对北京进行访问，以便同中国政府讨论关于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具体的准备工作。"

基辛格说，关于他对北京进行访问的确切的日期还没有确定，但是这一日期很快将会确定下来。关于这一日期到时候他会另外向我通告。

基辛格接着说，他这次访问北京的主要任务是，商议尼克松到北京进行访问的时候需要讨论的问题，确定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日期，讨论关于这次访问的组织工作以及关于会议记录的细节工作。(根据基辛格的谈话，将会有 3—4 名随行人员，他们都是从事有关尼克松访问的准备工作的人员。)

基辛格承诺，在他从北京返回之后，将会根据尼克松的委托，把他进行的这次访问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向我们进行通报。

基辛格强调说，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问题，他通报给我的信息以及今后将要通报的信息都是需要绝对保密的，并请求我们也严格地保守这些秘密，不要让中国人知道。

最后基辛格说，尼克松委托他通过苏联大使转告莫斯科，他尼克松是说话算数的，对于他同葛罗米柯外长在进行会谈的时候就他对中国的态度问题向苏联领导人作出的所有保证，他是会践行的。

第二，基辛格建议我继续同他就近东问题事先进行秘密的讨论，关于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是在尼克松总统和葛罗米柯外长之间开始的。

基辛格提议，在下个星期(10 月 14 日或 15 日)同我举行这次秘密会谈。

同时他也表示，他需要更加仔细地了解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情绪，为此他计划安排里亚德外长在纽约同他进行一次秘密会谈，在他的一个朋友的私人住所里，在午餐的时候进行这次会谈。他也注意到还需要同以色列大使拉宾进行这样的会谈，他认为，相对于埃班部长而

言,拉宾是个更具影响力的人(从他同果尔达·梅厄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的角度来说),尽管他也会会见埃班。

基辛格强调说,当然,在进行这些会谈的时候,关于同我们进行的会谈他是一个字也不会说的。

在我们的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再次详细地阐述了尼克松对前不久他同苏联外长进行的会谈的看法(关于这些看法的实质内容已经通报过了)。

第三,在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再次提出了那项建议:秘密安排他基辛格在莫斯科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高级代表进行一次会谈,以便就和平解决越南问题进行谈判。基辛格曾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委托,在同葛罗米柯进行会谈的时候提出过这项建议。

基辛格说,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现在要补充说,如果河内对这些建议感兴趣,并且表示愿意派遣某一拥有全权的领导人到莫斯科进行这次秘密会谈,真正愿意就解决越南问题进行谈判,那么,他基辛格也将拥有尼克松总统授予的全权,并且,将会依照当苏联外长在华盛顿进行访问的时候他对苏联外长所说的那些话的精神,努力在3—4天的时间内就解决越南冲突的主要问题达成协议。

第四,基辛格援引H. B. 波德戈尔内结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访问,说道,尼克松总统同苏联外长就越南问题在白宫进行了秘密会谈,他(基辛格)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也同苏联外长就越南问题进行了秘密会谈,他想知道,关于这些秘密会谈我是否有一些情报。

我的回答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情报可以向他通报。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 ф. 0129, оп. 55а, п. 426, д. 3, л. 1-2

№2292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印巴冲突及尼克松访华安排等

(1971年10月15日)

午餐的时候在我们大使馆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

第一,我转交给了尼克松总统本人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是:对于就举行苏美高层会晤问题达成的协议,勃列日涅夫非常满意,这一协议巩固了在10月12日达成的相关协议

的成果。

在即将举行的高层会晤中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谈论的——已经聚集了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在高层解决。为解决那些尚未成熟的问题现在还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这些问题还不能在高层会谈中进行讨论，当然，它们还不得不被留待以后解决。苏联领导人对尼克松总统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看待的，这种看法可以从今年9月底在华盛顿交换意见的会谈中体现出来，这次会谈的成果得到了莫斯科的肯定。我们已经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谅解，如果在实施这些谅解的过程中、在寻求途径解决其他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两国领导人都不追求单方面的利益，而是希望达成两国都可接受的协议，那么，我们达成的协议不仅将符合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而且也将符合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我们认为，这正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到的。

基辛格马上说，他应该把这一重要的看法报告给尼克松总统，他现在正在市郊戴维营官邸里。

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现在正在努力，以便完成他写给勃列日涅夫信件的最后文本。看起来，最近几天他会最终完成。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6日，星期六早上，基辛格给我打电话说，关于举行高层会谈问题莫斯科方面转交给他个人的通报他已经向尼克松总统作了汇报。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对这份通报作了非常充分的肯定。他请求转告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他完全赞同苏联方面对高层会晤的态度，并且他可以保证，在即将举行的高层会晤期间，他本人将会本着这种精神讨论相关问题。对于他同苏联领导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他非常满意，并认为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辛格补充说，因此尼克松总统决定，今天就完成他给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信件。

由于基辛格在中午12点将要飞往夏威夷，前往中国访问，尼克松总统将会通过黑格(基辛格的助手)转交自己写给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信件。尼克松请求到时候立刻就转交这封信件。

基辛格回答说，当然会立刻转交这封信件。

第二，我也向基辛格说，根据受到的委托，我想请求转告尼克松总统如下通告：

根据苏联领导人的委托，前不久，苏联外长在华盛顿同尼克松总统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的过程中，关于巴基斯坦和印度问题苏联方面已经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必须防止巴基斯坦和印度发生冲突，促进巴基斯坦和印度问题政治解决，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爆发冲突是由于东巴基斯坦发生的事件。我们认为，在巴基斯坦和印度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美国政府将会采取措施阻止双方爆发军事冲突。

苏联政府方面也曾多次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发出呼吁，呼吁他们采取措施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我们将就这个问题再次向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发出呼吁。

我们对他们发出的呼吁当然是有区别的，在发出这些呼吁时，我们将会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方面的立场。应该直接地说，莫斯科非常相信，印度政府和英迪拉·甘地总理个人能

够保持克制,相信他们作出的关于努力避免同巴基斯坦发生军事冲突的保证。我们对巴基斯坦方面作出的这样的保证就很不相信,其中,这是由于我们考虑到,巴基斯坦方面在作出这种保证的时候,还以发动“总体战”对印度进行直接的威胁。因此,我们非常希望美国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对巴基斯坦政府施加压力。说服叶海亚-汗政府尽快采取措施,政治解决东巴基斯坦问题也非常重要。东巴基斯坦问题是由叶海亚-汗政府的政策引起的,东巴基斯坦的激进分子企图挑起巴基斯坦和印度发生军事冲突,企图以此来阻止东巴基斯坦问题的解决。如果能够推动事情向政治解决问题的方面发展,那么,这无疑将会为东巴基斯坦的激进分子设置障碍,阻止他们的图谋。

在听完了我们的这一通告之后,基辛格说,他将会把这一通告报告给尼克松总统。

基辛格继续说,美国方面还想作如下通告,前不久,白宫收到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复函,对尼克松总统向他发出的呼吁进行了答复。巴基斯坦总统在这一复函中表示,他愿意把所有的军队都撤离到距印巴边界一定距离的地段:无论是在西巴基斯坦的军队,还是在东巴基斯坦的军队,撤出多少公里要进行协商,如果这一相互撤军的建议也被印度政府接受的话,那么这将会缓和印巴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

因此,尼克松总统又给英迪拉·甘地写了一封信。

基辛格说,他们刚刚收到印度政府的复函,这封复函的内容很多,但是非常含糊其辞,实质上印度人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我们提出的建议。

尼克松总统认为,印度方面作出这样的答复,在客观上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加剧了印巴边界的紧张局势。基辛格继续说,他们尊重我们提出的,关于各方都应该为这一冲突负起责任的观点。同时,白宫越来越担心印度政府(基辛格说他指的不是英迪拉·甘地)会倾向于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印度政府的一些人认为,现在的时机适合他们对巴基斯坦公开采取军事行动。

基辛格接着说,因此尼克松总统现在给英迪拉·甘地又写了一封信。

基辛格再次确认,他们愿意在印巴冲突问题上事先同我们继续交换意见,这是由于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允许印巴半岛发生武装冲突。

应当指出,今天,10 月 16 日一大早,美国的广播在头条报道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重大新闻: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都在大规模地向边界地区集结部队。美国驻这两个国家的观察家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预料,近期将会爆发军事冲突,而这场军事冲突的理由或借口则不是那么重要。

第三,基辛格说,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的时候,美方请求苏联外长把他们提出的建议转告给河内。基辛格想知道,H. B. 波德戈尔内在河内访问的时候是否讨论了这个建议,我是否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

我说,现在我还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基辛格说,最近几天,他们已经向北越人提出了他们的这些建议。这些建议的主要内容已经在华盛顿事先告诉了葛罗米柯。美方在这些建议中告诉北越人,基辛格愿意同北越高级代表举行秘密会谈,愿意在任何地方讨论这些建

议，无论是在巴黎或者是在莫斯科。他们目前还没有收到越南人的答复。

在就这个问题举行的会谈中，基辛格用非常坚决的语气强调说，这些建议是他们对北越人提出的最后的建议，如果北越人不愿意现在就同美国方面讨论这些建议的话，以后白宫不会再向他们提出任何新的建议。

基辛格接着说，同时，美国将继续实施自己的“越南化”计划，特别是会从南越撤出美国军队。但是，如果北越在美国进行撤军的过程中，在“对于美国来说最为敏感的时刻”(暗指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在南越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以便给尼克松总统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造成困难，那么，到时候尼克松总统将会对北越采取“严厉的措施”。

基辛格继续说，关于这一点他也告诉了中国人，在他同周恩来再次即将举行的会谈中，他还要再次重复这一点。

他们希望，苏联方面现在也明白了这一点。这不是威胁，而是不可避免地采取的反击行动，一旦局势向上述不良的方向发展，尼克松总统将被迫采取这种反击行动。基辛格接着说，他们认为，如果苏联方面和中国方面现在都知道了所有事情，考虑到自己的特别利益，就会关心该地区局势的发展，这对于美国同苏联、美国同中国直接发展关系来说也是较为有利的。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尼克松总统可以保证，他本人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加剧南越的紧张局势，他将继续从南越撤出美国军队。他已经答应美国人民要这样做，并且他打算履行自己的承诺，何况这是在总统大选的年份。但是，如果局势向上述不良的方向发展，北越方面迫使他采取反击措施的话，那么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特别是如果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他就不得不暂停美军的撤出。如果在美军已经撤出的时候爆发了战争，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军将会在明年基本上全都撤出。

接下来就越南问题进行的谈话都是简短地重复曾经表明过的立场。

第四，在同基辛格进行的这次会谈中，就调解近东问题进行的讨论占据了大部分时间。

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主要是围绕葛罗米柯同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举行的会谈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进行的。

对于已经讨论过的问题，目前，基辛格还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实质性的建议和想法。

基辛格说，由于他现在正在准备对北京进行访问，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继续深入地思考关于调解近东问题的各个方面。

基辛格再次强调说，尼克松总统决定同莫斯科一起秘密研究关于最终调解近东问题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现在能否就最终调解近东问题达成协议？基辛格建议继续通过两国之间的秘密渠道，从 11 月 2—3 日(也就是在他从中国返回之后)到 11 月 20—23 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11 月 20—23 日，尼克松总统将会到加利福尼亚去，在自己的住所里待一段时间，基辛格也将在这段时间陪同他。

我对此表示同意。

在进行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说，最近，他同以色列政府代表举行了两次秘密会谈，他觉

得以色列人非常不愿意让步,看来,以色列人认为,在美国总统选举临近的时候,可以更容易地对美国的政治家施加影响。他列举最近的一个例子说,当尼克松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决定,是否恢复提供幻影战斗机时候,参议院四分之三以上的议员已经开始争相就这个问题签署决议草案,呼吁立刻向以色列恢复提供这一类型的飞机,并用最近苏联和埃及签署的联合公报作为借口。苏联和埃及签署的联合公报从总体上说要加强对埃及的军事援助。

基辛格突然对苏联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的实际情况感起了兴趣,但是没有坚持让我们具体说明什么。

我说,不应该把当前的局势同长远的任务混为一谈。并强调说,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就近东问题签署最终的调解方案,如果双方都能高度重视这一任务并希望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协议是可以达成的。

当我们在讨论关于最终的边界问题的时候,应当指出基辛格在会谈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开罗是否同意把以色列的军队从沙姆沙伊赫撤出,这个据点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否同意建立一条从西奈半岛通往沙姆沙伊赫的“国际通道”?

我对他说,这些建议是不可被接受的,因为它会损害埃及对自己领土的控制。

基辛格说,他也是这样认为的,后来他就没有再谈论这两个问题。

同时,基辛格表示,希望继续详细地讨论安全保障问题以及关于这种保障的方式问题,继续讨论非武装区问题和边界问题。

我说,我愿意同他们进行这样的讨论。

基辛格说,他越来越相信,以色列的主要立场是不愿意交出所占据的领土,希望继续占据这些领土,对此应该有充分的考虑。比如,以色列人曾经向白宫提出,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让阿拉伯人同意停止战争状态,签署协议,在协议中规定关于“和平状态”的一些条款。但是,当萨达特刚刚同意这样做的时候(在答复亚利尔格的时候),特拉维夫方面马上就对这个问题失去了兴趣。现在埃班又再次说,要同阿拉伯人进行“直接的谈判”,他明显是希望阿拉伯人拒绝他提出的这一不可接受的提议。

此外,基辛格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以色列人未必会归还领土。需要对以色列政府施加直接的压力。但是以色列政府很清楚,在美国现在的条件下,任何一届华盛顿政府要做到这一点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基辛格说,白宫现在也在寻找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办法,同时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关于这些办法的效果,特别是在美国进行总统大选前的情况下。这指的是,在考虑到美国同苏联关系的同时,在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以色列的真正利益之间怎样找到一个结合点(特别是在美国的国内宣传方面),因为以色列领导人会采取一切手段使以色列的利益最大化(他们采取的这些手段经常会得逞),他们会故意把这个问题同获得美国亲以色列的实业界的人士的积极支持混淆起来,而这是华盛顿任何一届政府都不能不加以考虑的。

我说,美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越快找到办法,对调解近东问题就越有利,而且最终也会对以色列有利。我再次强调说,如果制止了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归还所有被以色列占领的

领土，那么所有的问题将都能得到解决。近东局势向这方面发展符合近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这也必将会对苏美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次确认了我们所达成的协议，继续加强对有关近东事务各方面问题的研究，研究就调解近东问题达成的协议的可能性。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在今年11月初开始进行的。

第五点，关于尼克松总统即将对北京和莫斯科进行的访问的一些组织问题，基辛格同我们交换了意见。

1. 关于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日期，基辛格说，他将会向北京提议，尼克松在明年，也就是在1972年1—2月份对中国进行访问，但是现在还不知道，中国人会对这一提议作何反应。

2. 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路线，将沿着基辛格这次对中国进行访问的路线进行，不同的是，尼克松总统将不会在夏威夷群岛停留，而是首先到圣·克莱门特，在自己的家中过夜，然后飞往关岛，他将在关岛再过一夜(这是为了习惯从华盛顿飞往中国的巨大时差)，然后从关岛直接飞往北京，或许首先在上海着陆，以便带上中国的导航人员，正如基辛格这次前往中国的飞行路线一样(他是乘坐总统专机前往中国的，驾驶员是尼克松的私人驾驶员，以便让他进行练习)。在从北京回国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将经过阿拉斯加返回华盛顿。

3. 在基辛格现在乘坐的总统专机上配备了必需的、功率强大的无线电设施，以便同华盛顿保持直接的联系。尽管基辛格认为他在北京的时候不必同白宫进行联系，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他还是会同尼克松总统取得迅速的联系，以便得到另外的指示。基辛格说："最后一个星期，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在饭后同尼克松总统讨论几个小时，演练到北京同周恩来进行谈判的各个方案。"

4. 基辛格说，关于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的一些组织安排工作，尼克松总统已经确定了下来。

他的计划安排是这样的，首先从美国飞往爱尔兰，在他的一个朋友的一个很大的僻静的庄园里过一夜，他在这里可以得到良好的休息并适应时差，然后从这里直接飞往莫斯科。

关于工作会谈的安排还要考虑如下因素：必须考虑到时差，能够在飞往莫斯科的第二天开始进行就好了。尼克松打算从苏联直接飞回华盛顿。

第六点，在会谈过程中基辛格主动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

1. 基辛格说，他要谈论的这个问题没有受到尼克松总统的任何委托，但是他个人想"私下友好地"向我通告一件事情，美国政府高层现在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

这件事情与苏联的一个海军舰队有关，该舰队还带有一些潜艇，目前正在经过大西洋驶往古巴。美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非常系统地"向尼克松总统汇报了关于这个舰队的航行情况。关于这件事情他私下对尼克松总统说，在宣布苏美举行高层会晤之后，苏联马上就排出了这个舰队，"因此，在同尼克松总统举行会晤这个问题上，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不能不使人产生警惕"，因为，"众所周知"，古巴问题对于美国国内，对于美国总统来说，"都是非常敏感的，

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军人们提请尼克松总统注意如下事实,在他同苏联外长举行会谈的时候,对于驶往古巴的海军舰队,苏联外长“闭口不谈”。

在同基辛格进行会谈的时候,尼克松总统说,他并认为,苏联领导人故意把他们宣布举行高层会谈和派遣舰队前往古巴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以便使美国总统处于尴尬的境地。看来,苏联外长也不知道关于苏联派遣舰队一事,苏联的海军长官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他,或许,苏联的海军长官在采取这一军事行动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关于两国领导人举行高层会晤的报道。简短地说,苏联国防部在采取行动的时候没有同苏联外交部进行联系。

基辛格强调说,他谈论的这些看法纯属个人观点。尼克松总统和他个人都认为,苏联完全有权把自己的海军舰队派往古巴。要说的只是,他们认为,在宣布苏美高层会晤的消息之后就马上采取这一行动,苏联方面对时机的选择“非常失败”。

基辛格说,他们不请求,也不期望我们召回我们的海军舰队,如果白宫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话,那么,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即将举行的高层会谈投下阴影。而他们则是不会为这次会谈投下阴影的。

关于苏联驶往古巴的舰队,在进行谈话的时候,基辛格突然说,两国可以达成秘密协议,相互限制向外派出军舰:它们可以限制它们派往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军舰,而苏联则限制它们派往古巴的军舰。但是他没有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

我对基辛格说,对于苏联的舰队出现在大西洋(我说,关于苏联舰队前往古巴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所说的话还是完全有效的),不应该认为这件事情非常严重。顺便说一句,毕竟不要忘了:美国的舰队在所有的海域中,其中包括在距苏联海岸线不远的海域中都随意航行。

我接着强调说,当然,我们没有针对尼克松总统直接开展任何阴谋诡计,而且,在莫斯科,还没有人对两国举行高层会晤一事表示反对,将来也不会有人反对。尼克松总统做得很对,没有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因此,对于基辛格所提到的、美国军事指挥官中的那些“挑拨者”的真实动机就不难得出相应的看法。

然后,我表示,我同意基辛格所说的话:双方都应努力避免采取有碍高层会晤进行的任何行动,同时,我还使基辛格注意,由于他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宣布关于举行高层会晤的第二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莱伊尔德说了关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在增长以及其他类似的话,无论如何,这些话是不符合关于举行高层会晤所达成的协议的相关精神的。我问基辛格,应该怎样理解美国国防部长所说的这些话呢?

基辛格说,至少莱伊尔德说这些话的时间和场所不合适。基辛格表示,希望,类似在今天的会谈中提出的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将来会少一些。

2. 然后基辛格说,他受委托还想谈论一个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个令人不快的问题。

这指的是,关于苏美两国秘密地作出的一些决定,应该及时达成双边协议。

基辛格提到了前不久白宫和莫斯科之间就通报举行高层会晤一事进行的一场对话,苏

联驻日本临时代办把关于即将宣布苏美举行高层会晤这个消息提前通报给了日本外交部，基辛格说，“但是他们后来得知，关于这一协议的通报苏联驻日本临时代办几乎提前了一周，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巴黎”。

基辛格说，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总统在日本人面前又显得非常尴尬。当白宫从其他的渠道得知，法国总统也得到了苏联方面的通报之后，尼克松总统马上亲自(没有通过国会)给美国驻巴黎大使下达了指示，要他赶快访问蓬皮杜，并把这一信息通报给他。

但是，法国总统没有接见美国大使，而是委托自己的办公室主管接见了他。这位办公室主管冷嘲热讽地说，他当然会把这一通报向蓬皮杜报告，但是，蓬皮杜已经从其他国家获得了这一通报，而且这个国家在形式上还不是法国在北约的盟国，他们得到这个信息要比美国的通报早得多。

基辛格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要表示，这些事情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双方应该商定以后不再发生这些事情。关于类似的事情今后我们应该事先达成协议。

我向基辛格提到了前几天从莫斯科转交给他的复函(关于“日本事件”)，我们在这份复函里表示，显然，今后我们应该在这类问题上协调我们的行动，以便避免可能产生的误会①。

基辛格说，他们完全同意这些看法。因此在得到我们的解释之后，当他们得知苏联方面把关于举行高层会晤的消息还告诉了法国人之后，他们没有再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

白宫认为，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事件现在都结束了，今后，双方都应该事先协调自己的行动。

第七点，我向基辛格通报了如下几点，请他转告尼克松总统：

前不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收到了对古巴共和国进行访问的邀请。因此，在结束对加拿大进行的正式访问之后，柯西金将会对古巴进行短暂的访问，以便讨论有关苏联和古巴双边关系的一些问题。

我强调说，我受到委托向尼克松总统通报这个信息。

我还补充说，关于柯西金对古巴进行访问的通报几天后将在报刊发布。

基辛格代表尼克松总统对我的这一通报表示感谢。他说，无疑，尼克松总统将会高度评价这一通报，并将认为，这表示，他同苏联领导人之间建立了更加信任的关系，这是尼克松总统要努力实现的。

然后基辛格说道，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勃列日涅夫将在今年12月到明年1月对古巴进

---

① 1971年10月12日，受葛罗米柯的委托，多勃雷宁向基辛格转达了一封复函，对基辛格在10月11日的来信作了答复。这份复函的内容是：“由于某些原因，苏联方面应该把关于在莫斯科即将举行高层会谈这个问题通知给苏联大使。苏联驻东京临时代办认为，距公布这份通报只剩下1—2天的时间了，就擅自向日本外交部通报了这件事情，因此就犯了错误。当然，这没有给美国和苏联造成重大的损失。遗憾的是，美国方面的代表多次采取这种行动。我们认为，不应该认为这件事情有非常严重的后果，何况，今天就要公开通报关于举行高层会晤这件事情了。美国方面也非常清楚，苏联方面会严格遵守协议，保守在谈判中商讨的相关问题的秘密。显然，今后我们应该在这类问题上协调我们的行动，以便避免可能生产的误会。”——原注

行访问,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我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得到消息。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0129,оп.55а,п.426,д.3,л.14-26

№22927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详细情况

(1971 年 10 月 30 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在白宫同他举行了会谈。

基辛格说,根据尼克松总统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他们的信件中提到的精神,尼克松总统委托他现在把有关他基辛格对北京进行访问的绝密情报通报给苏联方面。

关于即将对莫斯科和北京进行的高层访问,尼克松总统首先想谈论一个总的想法。尼克松总统对这两次最高会晤的态度是不同的。

在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时候,他打算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同中国的双边关系方面,尽管,他当然也会谈论关于总的国际局势问题以及个别的国际问题。他希望这一点在同中国最后签署的联合公报中也能重点反映出来。从基辛格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来看,中国人明显希望把他们同美国总统进行的会谈看作是两个大国进行的一场会谈,赋予这场会谈影响深远的国际意义,把这场会谈看作是加强了他们在世界各个事务中的平等地位,并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拟定联合公报,并把双边关系推到相对次要的位置。尽管如此,尼克松总统仍将继续实行他的政策。

他们白宫"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打算附和中国人的意见的",因为美国应该明白,美国的利益在世界事务的各个方面都同中国不同,而在许多情况下两国还存在明显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将长期存在下去。

尼克松总统认为,在他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时候,当然会讨论有关美苏双边关系的各个问题。但是他希望,他们会晤的大部分时间都能够被用来在更广的范围内讨论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地区性问题,这些地区性问题都与其他的国家有关,但是,美国和苏联都深深地卷入了这些问题。

尼克松总统认为,无论是在他们进行的谈判中,还是在他们高层会晤之后将会发表的最

终联合公报中，所有这些考虑都应有所反映。

在就这个问题进行会谈的时候，基辛格关于尼克松总统总的想法的言论明显再次确认了他早先的时候曾对我们说过的类似的话：在进行访问期间，尼克松政府会考虑到同苏联的关系具有全球性，会考虑到现实的力量对比，对于华盛顿来说，他们同苏联的关系比他们同中国的关系更为重要(尽管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其中包括在同我们的关系中愿意利用对北京进行的访问)。

但是，在基辛格最近对北京进行访问之后，在他的谈话中另外还出现了两个新的差别。

第一，基辛格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如下看法：他们白宫不愿使中国人通过同尼克松进行的会谈，“就这样”帮助他们取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同时，中国人现在还没有作出什么特别的事情来进行“交换”。基辛格还说，如果毛认为，他刚刚答应会见尼克松，美国就开始从不利于中国的所有地方撤出军队(他说，这具体指的是从朝鲜半岛撤军)，如果他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

第二，白宫现在在不断地说，他们坚持主要在双边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全球事务的基础上同中国人进行对话，至少现在他们是这样说的。

看起来，基辛格对北京进行的访问使白宫认为，中国人希望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访问中捞取好处，但是他们实际上还没有拿出什么东西来进行“交换”。

从各方面来看，特别是在越南问题上中国能够同美国进行“交换”，尼克松希望借助中国来解决越南问题，并把这看作是他同北京进行直接对话的主要原因。应该注意到的一个情况是，在访问北京返回美国之后，基辛格马上就在白宫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基辛格说，美国希望解决越南问题，或者通过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谈判来解决，或者通过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解决，“但是，不会通过北京来解决越南问题”。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中国对解决越南问题的态度这个问题，基辛格回答得非常含糊其辞，但是他说，中国人的立场“从原则上来说与苏联的立场比较接近”，看起来，他还不得不同北越人再次举行会谈。基辛格补充说，对于白宫最近提出的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还没有予以答复，尽管“中国人，就像你们一样”，告诉他基辛格说，河内愿意同他们继续进行谈判。

在同基辛格进行的会谈中可以看出，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确切日期，在基辛格对北京进行访问期间还没有最终商定。基辛格诚恳地说，关于访问的日期，他们现在达成的协议是，在明年1月到3月15日之间进行访问。今年12月1日之前将会最终商定并公布关于这次访问的日期。

基辛格接着说，关于他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另外一些细节问题，尼克松总统也委托他向我们进行通报。如果对基辛格就这个问题的谈话进行总结的话，那么，这些谈话的要点可以被归结如下：

1. 基辛格同周恩来谈论了自他们今年7月第一次会谈以来国际上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基辛格认为，中国领导人在主要的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2. 关于同苏联的关系,在这次会谈中没有讨论。只是中国人曾两次提到了关于苏中边界的状况问题,两次都是周恩来主动提出这个问题的。

在第一次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周恩来是在对基辛格施加压力。周恩来认为,美国必须从靠近中国的所有地区(从日本、朝鲜、台湾和东南亚)撤军。在这个时候,中国总理“非常严肃地”谈到了关于苏联在蒙古的驻军问题。苏联在蒙古驻扎的军队“与中国的北部边界接邻,长期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中国总理说,莫斯科和华盛顿都很“傲慢”,不愿意考虑中国提出的正义要求,从靠近中国的地区撤出他们的军队。

周恩来第二次谈到苏联,是在详细地谈论苏中边界的状况的时候,他说“俄国人固执己见,不愿让步,企图在谈判中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中国”。基辛格好像对中国总理说,尼克松总统直接给他下达指示,要求他不要谈论有关第三国的问题,更不要讨论苏中关系问题。之后周恩来就没有再提出这个问题。

3. 在公布关于苏美举行高层会晤的通报的前24个小时,白宫已经把这一通报告知了中国人(基辛格想知道,我们是否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北京;我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信息)。

在同周恩来进行会谈的时候,周恩来只有一次问道:你们(白宫)是否希望同俄国人举行的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不再重蹈上次会谈的覆辙?基辛格说,他的答复是,他们希望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取得建设性的成果。

4. 在会谈中,周恩来坚持讨论关于日本经济能力增长及其重新武装可能存在的危险这个问题。看起来,中国领导人非常担心出现这种危险。中国总理显然希望讨论(尽管他们表现得非常谨慎)一下,美国和中国能否一起考虑采取某种措施,防止上述危险的出现。基辛格说,他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们(美国)同日本现在的紧张关系是难免的。”

5. 关于朝鲜问题,周恩来坚持要美国撤出军队,并且他认为,美国必须中止同南朝鲜的军事同盟关系。基辛格说,他的回答是,美国不打算废除同南朝鲜的军事同盟,而且日本也认为我们同南朝鲜的军事联盟非常重要,华盛顿认为,现在比较正确的做法是,让南北朝鲜之间开始进行的接触继续下去,这指的是,必须从总体上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这是完全可能的。

6. 中国人给予他基辛格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为他准备了非常丰盛的午餐,这使他非常荣幸。(基辛格向我展示了他随身携带的一些照片。)此外,他还同中国总理在内宫①观看了京剧。当他们走进大堂的时候,在座的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基辛格风趣而认真地说,他没有想到,在北京他会受到这样的欢迎,周恩来说,对他进行这样的欢迎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周恩来接着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党的积极分子,我们正在使他们转变思想,接受尼克松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的事实,但是这需要时间”。中国的报

① 俄文原文 Внутрений Дворец,看来多勃雷宁指的是中南海的怀仁堂。——编注

刊刊登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合照，看起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基辛格说，顺便说一句，表演的京剧明显具有反日的性质(接着他请求我们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日本人，否则他将会很尴尬)。

基辛格还风趣地说，看起来，在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中，他成了“教导中国人转变对美国人的看法”的对象。当他访问一个博物馆以及其他这类场所的时候，总是有5—6个人组成的一个不大的人群向他鼓掌，而到访的其他中国观众在迅速弄清情况之后也马上鼓起掌来，这些人群显然是根据指示事先准备好的，然后和其他人一起鼓掌。简短地说，基辛格对北京进行的第二次访问没有被隐瞒起来，而是他逐步被安排到一些公开场所抛头露面。

基辛格说，中国人还“迎合他的要求”，在他要到的那些地方撤下非常令人讨厌的反美招贴画。

7. 他们花了许多时间就一些技术性问题进行了谈判。所有这些技术性问题他都不得不同周恩来进行讨论，因为其他的中国代表都不能在任何问题上作出最终的决定。比如，关于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美国和中国进行电话和无线电联系的问题。尼克松总统可以通过他的专机同华盛顿保持直接的联系。但是，其他的随行人员，特别是记者将很难同华盛顿取得联系。与基辛格随行的白宫联络部的长官，在了解了北京现有的无线电设施之后对基辛格说，白宫拥有的这种无线电设施比中国整个首都所拥有的还要多。

8. 基辛格说，现在他还不清楚，北京政权幕后现在是否在进行权力斗争，白宫从各种渠道得到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情报。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中国对外政策领域，周恩来现在享有必要的威望。

在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说，他向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通报的这些信息都是严格保密的，并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授权。

基辛格多次强调说，请求我们不要把这些信息告诉其他国家的政府或者其他国家的代表，无论他们是苏联的盟国还是美国的盟国，以免被中国人知道。他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基辛格请求我们采取措施，以便我们(就像他们一样)尽可能限制这些信息流传的范围，并且在今后也对这类秘密信息进行限制。

总的来说，从各方面看来，尼克松尽力显示，他想履行对葛罗米柯作出的承诺：他将尽可能地向苏联领导人通报关于他同北京取得的谅解。

当然，他们所通报的所有这些信息都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是这样做是有益的，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向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而且使尼克松在同中国人进行接触的时候更加谨慎。从这一意义来说，即将举行的苏美莫斯科高层会晤现在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 ф. 0129, оп. 55а, п. 426, д. 3, л. 39－45

№20848-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苏联的国际活动及相关决议

(1971年11月22日)

第二次会议

(1971年11月22日,晚间)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下面由勃列日涅夫同志发言。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这次全会——实际上就是在代表大会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全会的主要内容包括：在研究五年计划草案和最重大国际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将继续讨论党的第二十四大所提出的国内外政策主要问题,评价在二十四大之后我们所做的工作和进一步落实二十四大相关决议中的具体任务。

关于政策方面,我们首先必须说的是,我们党、所有共产党员、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句话——所有苏联人民都将(二十四大)大会决议视为自己的切身事业并以英勇而忘我的劳动作为自己的回答。

关于经济成果方面,依靠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工业、交通、贸易和经济各领域党组织,我们的经济各部门均顺利完成了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各项任务。

下面简单谈一下农业的情况。众所周知,今年我们的天气条件非常不尽如人意。这从粮食采购计划的完成方面便可反映出来。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家的主要畜产品采购(除牛奶外)增长速度均超过了预定计划。在籽棉生产方面我们今年赢得了一个好收成。通过客观地分析农业生产状况,可以说,我们的农业劳动者们工作得很好,即便在1971年遇到了极其困难的情况,但他们已经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当然,我们也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一帆风顺。在我们的工作中仍存在不足和失误,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所有潜力,而关于这些我们也必须指出。不过总体而言,我们在1971年已经为完成整个五年计划开了个好头。今年的经济成果证明,二十四大决议所确定的(经济发展)计划是符合我们的实际的。

所有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州的劳动者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一片大好。而这就是我们对在二十四大后的第一年里党的活动的实质性评价。

同志们都已经知道,各计划性机关、各加盟共和国、苏联部长会议和党中央政治局为准备我们在今天全会上即将讨论的文件做了多么巨大的工作。正是通过这一工作,我们的各项计划草案才变得更加完善,更加严整和更加讲究各方面的平衡。所有那些在指示中只是略微提及的方面如今已补充了更加具体的内容并增加了大量的数据性说明。

当然，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还想做得更多一些，而针对各经济部门或个别州和共和国我们也想采取一些更为坚决的举措——对于地方上在这方面所表达的愿望，我们完全能够理解。我们相信，一些将在全会上发言的同志以及那些将在最高苏维埃例会发言的代表都会在这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而所有这些建议我们将会加以认真的研究。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必须考虑如下情况，即一些重大的变化(暂且)仍无法添加到国家计划和预算草案中去，另外我们也必须考虑我们资源的实际供给能力。

政治局认为，当前所提交的(计划性)草案已很好地说明了我们的需求情况和我们实现这些计划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想提请中央委员们关注如下主要内容：这些草案完整地反映了二十四大就国民经济发展一系列最重大指标和提高苏联人民福利水平问题所确定的目标及其发布的指令性任务。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落实二十四大所制定的相关决议(掌声)。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政治局基本同意此次所提交的会议文件草案。而通过这里所进行的讨论，我们将有理由认为，中央全会一定会同意我们的上述评价(掌声)。我们也相信，这些文件一定会被即将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所接受。

同志们，巴伊巴科夫同志已就五年计划和 1972 年计划的基本情况作了报告。因此，我这里自然也就不必重复他的发言内容及其所提到的相关数据。当前，我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把该五年计划及其所明确的任务落实到实际。而与此相关，我这里想提请大家注意如下两个极其重要的情况。

其一，根据二十四大相关决议，我们必须实现经济的整体和谐发展并保持发展速度的平稳。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国家的计划性原则。计划性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优越性，是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及时地完成(国家所制定的)经济计划，这里既包括整个国家计划和平均计划，也包括我们国家巨大而复杂的经济体系中每个企业、工程项目和各个环节的计划在内。

我们必须考虑到如下情况：如今与以前任何时候一样，如果我们的某些具体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复杂的经济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那就必然导致我们的许多其他经济环节陷入困境，导致我们的整个工作陷入瘫痪，从而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在我们与其他兄弟国家一道实现向经互会各成员国经济一体化转轨的过程中，不和谐的工作状态和合作供应制度的缺陷等都会对上述进程的实现产生重大的阻碍作用，从而对我们与兄弟国家的互助关系造成危害。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都是最起码的常识。是的，可是即使如此，关于这些我们还必须反复地说。须知，正是因此，我们今年有许多部委都没有完成国家下达的重要指标性任务，如采用新技术等。在这次全会上我想指出如下事实，在过去的 10 个月里我们有 1/6 的工业企业没有完成产品销售计划，而 1/4 没有完成利润计划。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相当严重的结论。在总体状况良好的背后是我们许多企业的工作状况不能令人满意。而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形，是因为其他一些工作状况好的企业

掩盖了那些工作状况不好的企业。由此也说明,在我们国民经济中还有许多潜在的资源没有被充分发掘和利用。不过遗憾的是,这种无法令人满意的状态年复一年地持续存在。而由此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我们的许多领导已安于现状,不愿意知道这种情况,这对于一个按当今世界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经济领导干部来说,是根本无法忍受的。显而易见的是,中央今后也应当由此得出相应的结论,并就完成任务的情况更加严格地向所有领导者发出质询。

其二,我们目前的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既依据了自己所确立的主要任务,同时也考虑到了如下因素,即希望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工作状况将会比过去更好。正因为此,我们首先对自己的经济计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速科技进步。我们经济计划的出发点在于,将把相当多的资源用于完善国民经济各环节的管理工作。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于所有这些能够确保我国经济集约式增长的因素,我们必须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我们可以公开地说,如果不这样,我们就将无法完成自己的经济计划。如果我们学不会比以前更好地工作,那么我们的计划必将变得极其繁重;如果我们学会了——那么我们就可能完成比原计划更多的任务,并为我们的经济未来更迅速的向前发展奠定必要的前提。

这里我们首先谈一下关于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对此我们以前就说过。我记得,九五计划中 87%的工业品增长和 100%的农业增长都得益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九五计划期间,劳动生产率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情况是我们历次五年计划期间从来没有过的。

鉴于劳动生产率作用的迅速增长,我们通过了相关决议以重新为各部委和企业确定了生产增长任务。其目的就是要让各企业、联合体和部委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来完成国家任务,从而把(增加)效益作为自身经营活动的重要标准。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必须从这一角度来考查和评估相应领导干部的工作业绩(活动)(掌声)。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一情况,即加快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里我就不列举其他国家的相关数据了,只遗憾地提一下美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情况。目前,该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约是我们的两倍。

那么,在如今已开始的五年计划中我们将如何解决劳动生产率问题呢?据相关报告,1971 年我们在工业方面将完成劳动生产率计划。这很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总体而言我们 1971 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要低于 1970 年,而 1971 年第三季度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比该年度第二季度要低。我们应当学会使用统计学知识,要尽可能经常地看一看这些统计数据,以便能够及时地得出相应的结论。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来提高工业品生产总额——远远不是所有承担了这一任务的州和共和国都能胜任。例如,俄罗斯联邦在今年的 9 个月期间便有 28 个州没有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其中包括布良斯克和古比雪夫诸州、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等。采取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但工业品生产增长速度低于总体水平的有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摩尔

达维亚等。另外，未完成相应任务的部委企业还有：天然气、化工、机床制造和工具制造业等。

要注意到，许多企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所承担的生产计划是被压低了的。例如，我们1971年为工业部门制定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必须完成的总体年度任务为5.9%，但根据企业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该劳动生产率总共只达到4%。

显而易见的是，各企业的领导者们并没有充分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此事关系到党所通过的生产集约化方针能否真正得以落实的问题。生产的集约化方针给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来完成生产计划。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完成社会主义宏伟计划和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资金积累的主要源泉，是当前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所需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应成为所有经济部门领导干部关注的焦点，各级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也应时刻对此进行严格的监督。

加速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基础——科技进步。而加速科技进步——具有巨大的意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将会一如既往地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我们打算在中央最近一次全会上专门讨论该问题。

劳动，尤其是辅助劳动的机制问题依然是我们的尖锐问题。虽然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已说了多年，但进展相当缓慢。让人感到忧虑的是，近年来我们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的比重每年下降速度还不到1%。而从绝对数量来看，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此类工人的数量甚至还在继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有许多工人仍在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而工作环境往往又极其恶劣，从而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还必须关注其他一些问题。许多部委和企业仍没有提高生产效率、改良所生产的产品和更合理地利用现有能源、劳动和物质资源的计划。要知道，所有上述问题均应与系统性地提高产品质量的任务一起，始终成为我们经济部门和各级党组织在落实二十四大会议决议和完成五年计划过程中的工作重心。

政治局在研究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再次强调了基本建设领域的严峻形势。必须肯定地说，如果我们在最近期限内不能在这一国民经济领域实现一个坚决转变，那么就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同志们，首先我们必须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必须在基本建设方面确保我们计划的稳定。我们所制定的五年计划安排是相当紧张的。即使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还需要寻找一些额外的资源，突破现有计划安排并在计划外补建这样或那样一些新的、时常还相当昂贵的配套设施，——这样的任务无疑是相当艰巨的。

如今，我们必须特别关注如下问题，即更完整地掌握和有效地利用我们在五年计划期间向基本建设领域所调拨的资金。这笔钱的数量，同志们，可是不少——共计5 010亿卢布。

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由于我们在上个五年计划期间没有完成动力设备的引进计划，从而导致一些极其重要的工业品生产任务无法完成。其后果即使现在我们仍感觉得到。而今

年我们的基本建设形势依然严峻。今年10个月期间,引进新的、主要生产基金的任务仅完成了年计划总量的45%。要知道,主要基金和动力设备的引进——这是评价我们基本建设部门整个工作状况的主要、最终参考指数。

如下一个事实有助于同志们理解我们为何会对这方面情况如此的忧虑,即一些部委,如肉类加工、食品和轻工业等在完成基本建设任务方面极其迟缓,而这些部委所涉及的领域都是我们人民消费品生产的基础性部门。多数情况下上述部委都不能严格遵守自己所承担的基本建设项目计划的施工期限。一些工程的建设进度令人无法忍受地缓慢,往往拖延10年,甚至更长时间。可能会有人认为,我这里不值得谈这方面问题。可是,由于这一问题是如此的重要,而且如此的尖锐,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在我们这次全会上提到它。我这里只举两个实例。

例如,从1961年起,在赤塔开始建造一个精梳毛呢联合企业。即使按照我们现有最宽松的建设计划来进行,该企业的建设工作最多也应在5年期限内彻底完工。可实际情况是,这一工程至今仍在继续,并说什么只能到1972年才可能彻底结束,这就是说该工程从开始建设到彻底完工需要花费11年时间。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从1955年起开始在基洛夫建设一个皮鞋联合体。其完工期限一直被拖延到了1972年,即整个工程建设时间不多不少整整用了18年。同志们,请好好思考一下这些数据和这些事实吧。这一切绝不会使我们的中央机关,尤其是国计委以及直接负责这些工程建设的相关部委、州党委和托拉斯等感到光荣。

我上面只举了两个实例,可是遗憾的是我们此类例子还有许多。这对我们的上层和下层领导者都不是件荣耀的事。看来,针对类似情况已不仅仅只是采取批评和谴责的方式,而是应动用更为严厉的举措。我们绝不应当对这一事实置若罔闻。每当涉及国家向居民住宅、文化生活和城市福利设施以及学校和医院建设等调拨资金的问题,我们大家常常都会振振有词地大发议论,每个人都极力想让国家向这些方面尽可能多投一些资金。大家这样做当然无可厚非,政治局对此也是持完全赞成态度的。可是,至于我们这些计划的实际完成情况究竟如何,大家的期望值可能都不会太高。例如,在今年的10个月期间我们的居民住宅年计划就只完成了57%,而一些幼儿设施和学校的建设工程则根本没有完成原定计划。我们应当把全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完成大量而紧张的基本建设规划方面,必须切实动员广大工人、工程师、经济工作者和各级党组织,我甚至认为应当把全党和全体人民都动员起来,以完成我们所提出的这些基本建设任务。

众所周知,党的二十四大高度关注农业的发展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提出了大量而复杂的任务,并设定了相当高的发展速度。我们与你们大家一样,过去还从来没有掌握过如此规模巨大的资金,也从来没有像这次五年计划那样——要完成如此之多的任务。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首先在农业领域我们必须向各苏维埃政府发放资金1 286亿卢布,如果再加上我们帮助集体农庄社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建设生活住宅的76亿卢布,那么我们这次所发放的资金总量便达到1 360亿卢布。请想象一下,这是一项规模多么浩繁的工作。仅从数字来看,

就知道我们——包括上层领导者和基层领导者在内——在这个问题上将面临多么艰巨的任务。

如果我们的政治局，部长会议，农业、土壤改良和“农业机械”等相关部委，如果我们各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甚至在基层的州委和区委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干什么，什么时间干，谁来干，依据什么计划干，这样干是否符合我们现阶段的发展需要，是否能够适应当今世界最新科技进步的要求，等等。那么，我们就必然无法胜任这一任务。因此，在这次全会上我们不谈其他，只要求我们所有人都将精力集中到如下方面，即党中央、部长会议、相关部委和部门以及各地方都有一个明确的发展计划，以便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谁将负责什么，将干什么，谁将负责建设方面的事务，物资从那里来等问题。总之一句话，我们必须对自己所面临的这一巨大的一整套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期望，我们向这次五年计划所作的投资将会带来自己所预期的成效。

关于提高(农业领域)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应当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搞好相关组织工作，从而彻底清除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社员中所存在的懒散和无纪律性等不良习惯。

同志们！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每个担任着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时刻都不能忘记党的整个经济政策的宗旨——关心人民的福利。

在起草五年计划指令性草案的过程中我们尤其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问题。在将由最高苏维埃批准的五年计划法律草案中，我们确定了在该五年计划后续年间自己将要实施的一些重大社会举措的期限。所有这些重大举措都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整履行。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根据我们的计划安排和目前政治局所掌握的数据资料，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疑虑。我们相信，我们为这次五年计划所制定的那些社会举措都将会得到完整的落实(掌声)。

所有苏联人都应当知道，列宁主义的党始终都是言行一致的，始终都将关心人民的福祉——看作我们党活动的最高法律(掌声)。

在讨论会上已有许多报告人和发言者都涉及关于我们要完成任务的复杂性问题，如尽力向群众供应更多的商品，防止国家经济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等。

我与你们大家——不论是上层领导还是基层骨干，都要竭尽全力在不违反国家财政政策的情况下生产出所需商品以满足我们人民的需求。

关于住宅建设问题，我们不论是在二十四大召开以前还是在会议举行期间都讲了许多。但我们认为，在这里我们——中央委员、政府和政治局全体委员——都没有理由自欺欺人。在我们许多城市居住问题依然相当尖锐并对民众的生产活动和情绪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继续花大力气增加住宅建设。这里我就不谈相关建设技术方面的问题了，如引进先进的建筑方法、新的建筑结构、施工材料、寻求和节约资金等。我们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的劳动者们建造新房屋和新住宅。

要顺利地完成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系列新的、复杂的任务，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

的整个工作方式和作风的改进。现实生活和二十四大向我们提出的任务,都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自己管理国民经济的组织模式和方式。而对此,在党的二十四大上我们已作了详细的说明。

可是,负责关于完善经营机制问题的提案的制定工作的国计委、各部委和部门等,却一直在拖延这方面的工作进度。而对此,我认为很有必要在这次全会上指出。

这里让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党的二十四大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联合企业将必定在今后成为我们社会生产的主要经济环节。我还记得,当时在大会上有许多发言者多么热烈地谈到这一问题,他们在报告中还举了许多实例。

可是,建设联合体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实际情况是这项工作进行得极其缓慢,截至目前联合体暂且只在我们的工业中占有很小的比重。更主要的是,当更深入地接触到这一问题时我们都清楚了事情的原委:遗憾的是,我们的多数部委时至今日手中也没有一个根据各部门的实际条件和特点而制定的、经过深思熟虑和经济论证的、按时间阶段分步进行的联合体组织的完整计划。由此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在我们的一些部委中存在着势力强大的保守主义成分,这些人不愿意依照新方式开展工作。而要完成我们的新任务就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就不能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像俗话所说的全凭碰运气。当然,碰运气有时也可能成功,但也可能导致事情的发展与我们党和政府所要求的方向背道而驰。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同志们,我们所有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首先取决于我们各级党组织、党的骨干、每个共产党员、每个经济部门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等的工作水平,取决于这些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落实我们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另外,这当然也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对上述这些人提出严格的要求并以此作为对每个共产党员的工作情况及其所担任职责进行评价的根据。

总之,我们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把我们现在口中所说的这些数据落实到实际中。如果需要对以上所述作一个整体性的总结的话,那么显而易见,关于党在经济领域的主要工作就是:强化党的监督职能并以党的观点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至于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我们可以作如下归纳:

其一,针对所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我们都要从始终不渝地落实党的二十四大所制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立场出发,而该政策的宗旨就是要解决我们在现阶段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具体问题。

其二,在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进行全面的论证,以了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这些解决方式是不能被采用的,从而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在完成既定任务的过程中我们要尽量减少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失,并争取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我们要坚定地与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不良现象作斗争。

其三,严格要求各级别领导干部增强对自己职责范围内各项事务的责任心,要求其不断掌握现代领导方式、学会以高瞻远瞩的视野来解决当前问题、提高自身工作的效率的灵活性和坚定地清除自己工作中所存在的违背党和国家纪律的各类不良现象。

后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将讨论和通过我们的五年计划草案。然后该计划将对外公布，从而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

与此相关，我们也即将开展大规模的政治工作。我们必须向每一位工人、集体农庄社员和所有劳动者们解释清楚我们五年计划中所提出的各项任务的具体含义和伟大之处，及其在巩固我们祖国的强大，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加强我们国家国防力量等方面的重大意义。

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整个宣传和鼓动机构和所有政治教育网络都必须以全部力量来完成上述这些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全部宣传工作的重心就在于使人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彻底完成五年计划是广大劳动群众的共同事业。我们第九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所有劳动者是否拥有积极性、纪律性、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本职工作及其艰苦顽强的劳动。

先进工作者的经验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宝贵财富，是社会主义制度力量的源泉之一。不论是我们中央还是地方都必须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这一财富，并采取一切措施以便更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其来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这样一个想法，即召集全苏先进工人大会。此类会议既可以采取各职业工人联合大会的模式，也可以按行业分类举办。我想，此类会议的召集一定会对我们完成各自所承担的任务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同志们！苏共二十四大对近年来我们国家所形成的广大群众政治和劳动热情普遍高涨的良好、健康形势起到了进一步推动的作用。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全力借助相关组织的力量来加强工人阶级、集体农庄社员和知识分子的劳动热情，以求提高我们所有工作的务实性和具体效益。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顺利地完成党所交给的一切任务(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以上我只是简要地就我们议事日程第一项中的主要问题谈了谈，下面请允许我继续进行我们议事日程的下一项——作关于在我们党二十四大以后苏联共产党国际活动情况的报告。

关于在党的二十四大以后苏共中央的国际活动情况

同志们！说起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国际活动情况，我想首先作如下强调，这些活动都是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体伟大工作的极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相互之间是紧密联系的。苏联人民和平的创造性劳动，落实五年计划所提出的各项任务以及我们全会正在讨论的(新的)五年计划草案——所有这一切都将确保我们的社会生产和人民福利得到新的提高，进一步增强我们祖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提高其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力和在道义上的威望。

苏共二十四大相关文件已对我们在当前历史阶段的国际政策作了极其完整和明确的表述。我们的这一对外政治纲领既得到了党的二十四大的肯定，同时也被当今许多国家称作

苏联的和平纲领。

该纲领具体、务实、酷爱和平,并继续坚持为了各民族的和平和自由而斗争的路线。我们党将坚定不移地遵守这一纲领,并始终捍卫和忠诚于列宁的遗嘱。该纲领得到了所有苏联人民的热烈拥护并被他们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我们党和国家将该纲领视作自己对所有国家、所有爱好和平力量和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民发出的一个号召。我们所发出的这一号召得到了许多政府的热情响应和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

不过,如果一切只是些写在书面上的华而不实的东西,那么即使是最好的纲领也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我们二十四大所提出的和平纲领的力量就在于,其被实际运用于苏共和苏维埃国家政策的实践之中,而且该纲领的现实性也在不断接受各种国际生活进程的检验。

自我们党二十四大至今已过去近8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在国际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新情况。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这样,我们就必须在我们国际活动的各个领域采取不同策略,改变自己的工作重点和运用不同的工作方法。与此同时,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也面临一些新机遇和一些新任务。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必要向中央全会报告我们党和国家在二十四大之后的国际活动相关情况。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要全面地分析世界发展状况。因为我们在二十四大上已作了此类分析,而这一分析即使至今也没有过时。我这里要讲的是我们在落实二十四大所制定的对外政策的过程中所作的一些实际工作情况。在前一段时间里,政治局就当前国际问题相关情况已向中央委员们和广大党员积极分子作了一系列信息通报,因此现在我的报告也就更轻松一些。

凭借我们党在二十三大和二十四大两次大会之间在对外政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中央政治局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国际舞台上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我们在广泛的战线上展开行动,极力对世界各地区的政治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外交行动,我们政治局的所有委员都积极地参与其中。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党和国家代表团还对许多国家进行了高层访问,这些国家具体包括: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及、印度、伊朗、加拿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摩洛哥、蒙古、法国、南斯拉夫、日本,等等。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前往这些国家访问的人员具体包括我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波德戈尔内、柯西金、政治局其他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各书记等。其中许多同志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我们与外国代表团的一系列谈判。

在一如既往地执行自己的对外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会始终与我们的盟友——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密切的合作,与进步的已获得解放并摆脱了殖民压迫的国家保持友好的接触,与其他爱好和平国家采取共同行动。

同志们,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就相关国际问题所作出的决议,近期苏联在所有或几乎所有主要方面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均在世界上获得了广泛的反响,并在一系列问题上业已取得了实际的进展。

下面,请允许我就我们党和国家在二十四大以后所从事的国际活动的个别问题作一阐述。

（一）

在苏共二十四大之后至今的几个月里，政治局继续对东南亚和近东等地区的问题给予特别关注。这些问题并不是新问题，但其在反帝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各民族安全方面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上述两地区的形势目前依然相当尖锐。清除这里可能导致整个国际局势恶化的业已成熟的战争根源，使当地局势向好的方向转变，就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巨大失败。这就是我们对自己在这一地区开展外交工作的本质认识。我们在这里开展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这些地区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我们国家以及整个社会主义的友好团结和所有革命力量的根本利益。

下面，请允许我首先谈一下东南亚的情况。

利用各社会主义国家持续不断的支持，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正在取得一系列积极的成果，而美国的军事干涉则越来越明显地陷入困境。

在巴黎谈判期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临时革命政府的代表团经常主动出击，提出各种揭露美国侵略计划的提案，从而时常搞得美国人很被动。这些提案包括：越南同志还在夏季便提出的由著名的“七点”组成的纲领，与此同时该纲领也吸收了美国方面所提出的一些想法。如今，美国政府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更难再玩弄阴谋诡计了。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已开始逐渐收缩自己在越南战场的军事活动：如果说 1969 年 3 月美国在南越拥有军队 54.4 万人，那么如今——只有约 20 万人，另据华盛顿确认截至 1972 年秋季以前美国在越南兵力将继续缩减至 5 万—8 万人。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印度支那的形势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各种迹象均表明，使用政治调解手段解决越南冲突的前提条件正越来越趋于成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幻想着仅仅通过这一方式来解决越南问题。要知道，尼克松政府即使被迫减少了自己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军队数量，他也依然不会完全放弃通过军事方式解决在世界这一地区所出现问题的打算。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臭名昭著的所谓“越南化”方式来解决越南问题，即主要由南越士兵来继续进行战争。在极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美国不顾自己所作出的承诺，继续对其领土实施轰炸。这表明，越南军事形势再度趋于尖锐的可能性目前依然存在。

根据我们的建议，我们的越南朋友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并在军事、外交和各条政治战线上积极开展斗争。他们对坚持斗争和最终赢得胜利充满信心。他们在以该必胜信念坚持斗争的同时，也以此来动员人民。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就尤其显得不友好。如果说还在前不久北京仍极力强迫越南只通过军事方式解决问题并拒绝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话，而当美国人已流露出撤出印度支那的明显迹象、以政治调解方式解决问题的前景已在某种程度上渐趋明朗之时，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又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变。

在北京宣布将邀请尼克松访问本国之后,人们才明白,北京是打算与美国人讨论“越南问题”。中国领导人所发表的声明显然证明,北京正极力利用印度支那的当前形势来加强自身对东南亚的影响力。我们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美国和中国正企图以越南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达成某种交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认为派遣以 H. B. 波德戈尔内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一项合理而重要的举措。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了我们代表团热情的兄弟式接待。我们在河内举行了谈判,并与黎笋和范文同等同志举行了亲切的会谈。这一切均表明,该国领导人正更加坚定地致力于加强与苏联的关系。

针对中国所奉行的政策,越南同志向我们谈了自己的态度。他们毫不隐讳地说,自己时常是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考虑自己北方邻居的意见。但越南民主共和国拒绝让北京在印度支那冲突中充当中间调解人的角色。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北京邀请尼克松访问的举动持怀疑态度。正因为此,周恩来才不得不来到河内,安慰越南同志并极力使后者相信中国与美国的谈判不会损害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

当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首都时,周恩来曾致函越南民主共和国——建议就印度支那问题协调双方立场。对此,越南同志答复道,自己的立场只有一个并均已在著名的“七点意见”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至于中国人应当做的,那就是继续对上述立场提供支持。

我们在东南亚从事外交活动的主要目的依然在于继续坚持斗争,以阻止美国针对越南的侵略活动。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给予越南及其英勇的武装和政治斗争全方位的援助(掌声)。我们今后的目标就是要使印度支那各民族赢得独立,并在不受到任何外来压力的情况下独立决定自己的命运。

下面,请允许我谈一谈近东局势的发展情况。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近东冲突一直处于久拖不决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顽固的以色列统治集团以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并充分而明显地利用了美国的支持。

近一段时期,阿拉伯东部地区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纳赛尔去世。他死后,埃及局势趋于复杂化。一方面,该国家领导人,更难以抵御右翼分子极力使埃及脱离进步发展道路的企图;另一方面,也更难以阻止部分军人和政治激进主义者以军事方式解决埃及与以色列的冲突的倾向。

的确,在 1967 年以后,埃及的军事实力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由于得到我们的决定性帮助以及那些带有高度责任感的苏联顾问和教官的积极参与,埃及军队的力量得到了恢复和加强。其还得到了现代的武器装备,从而可以有效地确保埃及的国防。经过培训,埃及的多数军人都学会了使用这些最新装备,从而巩固了阿拉伯人的现有阵地。所有这一切,以色列及其盟友不可能不有所顾忌。不过,我们当然还不清楚,如果一旦再爆发大规模的战事,埃及军队及其盟军是否能表现出顽强的战斗意志。

今年 5 月,埃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结果导致一些著名政治家——纳赛尔以前的战友退出国家领导职位。其中许多人都是我们曾在开罗和莫斯科举行的会谈中认识的。我

们知道，这些人一直都在维护与我们国家的友谊。埃及国内的反对派和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在试图利用所发生的事件，来改变该国的内、外政策，鼓动对苏联的不相信感，从而达到破坏苏联-阿拉伯国家友谊的目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举措。其中包括派遣以 H. B. 波德戈尔内同志为首的代表团赴开罗。我们在那里举行谈判的最终结果是：签署了苏联和埃及友好、互助条约。这是一份新型的文件。此类条约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年轻的民族国家之间以前从没有签署过的。

苏-埃条约并不具有军事联盟的性质，但在政治关系方面依然发挥着自己应有的作用——巩固了苏联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埃及国内的进步力量回击反对派和破坏后者的计划。从这一角度来说，第二个条约的相关内容具有尤其重大的意义，其中写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以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目标的联合阿拉伯共和国，在保证维护和继续发展各自国家的社会-经济成果的基础上将紧密和全面地进行合作。"

在签署了上述条约后不久，我们便在莫斯科接待了来访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在与之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极力达到的目标是：强化埃及领导人的反帝立场并促使该国一些具有亲美国倾向的集团保持中立。我们当时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支持萨达特继续执行如下路线——维护和发展纳赛尔时期所取得的革命成果，进一步巩固苏-埃友谊。

还有一点很重要，即我们不希望看到埃及人仅凭武力方式来解决近东问题，应当向其强调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这方面问题的重要意义。因而在埃及领导人来访期间，我们便指出，通过政治途径调解阿伊冲突以防止爆发新的战争，将是阿拉伯各国人民和所有进步力量的巨大胜利。

总结我们与萨达特的会谈成果，可以说，我们所提出的上述问题均得到了他的理解。萨达特表示将在各领域与苏联保持最广泛的合作关系，并承诺他领导的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反帝路线。他还强调道，自己将对谋求政治方式解决近东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还有一个事实具有重大意义，即不论在萨达特访问莫斯科期间苏埃两国所签署的联合公报中，还是在苏联代表团今年 7 月逗留埃及期间与埃方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均对反共产主义和反苏主义进行了坚决的谴责。就此事的性质而言，此类声明是所谓第三世界主要国家之一的领导人首批签署的。

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举行上述谈判不久前苏丹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而关于此次全会的与会者们都是知道的。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必须尽一切可能挫败帝国主义者们促使该国背离进步路线并顺利地将其纳入反苏轨道的企图。今后，我们仍将继续容忍苏丹当局所进行的反苏和反共产主义活动。为了改善苏联、苏丹关系和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目前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使苏丹政府重新返回到真正的反帝斗争路线上来。关于所有这一切，我们均已直接而坦诚地向萨达特作了说明，从而希望其能够对苏丹总统——尼迈里施加影响。

与萨达特所举行的谈判无疑有利于巩固我们两国的互信关系和加强我们的立场。埃及局势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对该国给予关注,并对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做出灵活的反应。针对萨达特本人,我们仍应继续做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对其施加影响,以便其朝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前进。

近东局势的走向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所有阿拉伯国家能否团结一致,以共同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军的斗争。不过,时至今日关于如何解决现有问题这些国家依然存在着许多分歧,即使在实际行动上也常常是各行其是。

近期,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今年夏,成立了由三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等组成的联邦。我们并不反对成立该联邦,因为其有助于联合所有阿拉伯力量以共同参与反帝斗争。更重要的是,埃及——该地区最先进和进步的国家在这一联邦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当然,目前该联邦只采取了自己的首批举措。至于其以后将如何发展,会采取哪些实际的行动,仍需要时间的检验。我们将对此给予密切的关注。

至于我们,在巩固与埃及友谊的同时,我们还将极力加强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而此举也无疑会促进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团结。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与叙利亚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后者目前正与埃及并肩战斗。我们继续拓展了与伊拉克的关系,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改善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重大影响,即使至今阿尔及利亚的发展并不太顺利。现在,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宣称将与苏联继续发展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并表示愿意在协调民族解放阵线各党派与苏联的合作关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此,众所周知,我们双方已在苏联和阿尔及利亚联合声明中达成了共识。而该声明是 A. H. 柯西金同志于今年 10 月份出访阿尔及利亚期间,在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才由双方签署的。

对西方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施加影响是我们积极参与近东危机的调解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极力使自己在近东事务中发挥独占鳌头的作用,似乎自己是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事务的公正仲裁者,并试图给阿拉伯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解决近东冲突问题的钥匙似乎是由华盛顿掌握的。正是出于这样的图谋,美国实际上一直在暗中破坏近东四个强国之间本已协调好的关系。

我们非常了解美国人所玩弄的这些阴谋诡计,因而竭力打破他们的如意算盘。我们计划利用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加强对其所持立场的压力,这其中便包括我们在筹备尼克松即将对(苏联)的访问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另外,我们还利用了自己与法国的关系。

当前的近东形势是这样的。虽然人们都认为,开放苏伊士运河和撤退以色列军队是和平解决整个近东冲突的第一步。不过,各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并不统一。埃及人希望,在将本国军队移至运河对岸的同时,还要使以色列军队尽可能多地撤往离运河更远的地区。而以色列人的观点则相反,他们极力想占据离运河最近的地方,另外他们还拒绝将运河问题的解决与整个近东冲突的最终调解问题挂钩,而这一观点又是阿拉伯人无法接受的。

我们坚持的观点是应依据联合国1967年11月22日决议彻底解决近东冲突。可是，在目前形势下也不能排除再度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同志们！近期我们还为解决世界上另一个地区所发生的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就是印度支那，这里的局势也是极其尖锐而紧张的。

关于这一地区局势的实际发展进程，同志们可能都是知道的。因此，我这里只简单说一下。今年春季，巴基斯坦军事统治集团上层对国家东部地区——东巴基斯坦出现的广泛的人民自治运动实施了残酷的镇压。这期间，有数万人被政府军打死，地方政府机关被解散，大量地方议会代表被关进监狱，并有近1 000万东巴基斯坦居民被迫迁往印度境内寻求庇护。由此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间关系的急剧恶化，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迫在眉睫。

苏共政治局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间的关系作了评估，认为其已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该两国间的深刻矛盾已是由来已久，其中包括在其一系列边境地区——尤其是东巴基斯坦地区所存在的尚未解决的大量民族问题以及关于克什米尔的领土争议和宗教纷争。

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在这一地区还交织着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利益。这些国家都在施展各种阴谋诡计，以试图加强自身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他们的关系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就在前不久还发生了武装冲突。

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战争，那么谁也说不准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不论这场战争持续多长时间，无疑都将是极其残酷的，而且还会把其他一系列国家也拖进去。

鉴于以上所述的这些情况，苏共政治局认为有必要立刻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我们的目标就是防止印度战争的爆发。

从东巴基斯坦发生一系列悲剧性的事件起，我们便已多次通过公开和秘密渠道致函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我们对他说，解决目前该国内部诸多困难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停止镇压并确保东巴基斯坦人民所享有的合法权利。我们还对其明确说明，在针对巴基斯坦的问题上印度并没有留下任何把柄，从而使两国之间因此而发生一场战争。

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回复中承诺，自己也不想使事情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巴方将极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过，我们非常清楚，在巴基斯坦国内的各集团中也有不少人极力想促成该国与印度的军事冲突。

当然，在这段时间我们还始终保持着与印度政府的联系，并极力向其提供支持。我们很了解印度在当今世界上所占有的地位。政治局认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是：必须尽一切力量支持这个最大的南亚国家坚持反帝斗争立场，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朋友。

印度国内的形势也是相当复杂的。虽然在近一个时期，印度的资产阶级反动派遭到了一系列重大打击，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武器，仍在继续进行着针对政府的破坏活动，这其中便包括一些势力极力对政府施压，以促其向巴基斯坦发动军事进攻。

鉴于国内的复杂形势，英迪拉·甘地寻求我们的建议和帮助。我们建议其访问莫斯科。甘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并首次对我们国家进行了访问。在与之会谈期间，我们建议甘地继续坚持维护和平的路线并表现出必要的沉着。英迪拉·甘地向我们保证，印度政府将反对

战争并极力确保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冲突。

印度总理强调,今年夏季签署的印-苏和平友好互助条约在这一困难时期对本国的巨大帮助。就本质而言,该条约的初衷在于强化印度政策中的进步路线并推动印度进一步加强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虽然该条约并没有任何条款规定我们在爆发冲突时必须承担支持印方的责任,但巴基斯坦方面也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一条约的存在。

鉴于印度地区所出现的情况并不仅仅只具有区域性质,而是全球性质的,因而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达到如下目标,即促使各个国家对世界这一地区的问题所持立场相互接近。我们已与美国政府建立了联系。后者声称,自己对印、巴间爆发军事冲突不感兴趣。我们还与铁托同志、法国总统蓬皮杜和其他国家一些领导人讨论了这方面问题。应当说,后者实际上也基本同意我们的观点。而所有这一切都将在印-巴事件的后续进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总之一句话,我们正竭尽全力以避免在亚洲出现新的战争策源地。然而,印度地区的形势无疑依然十分严峻。印、巴两国均在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队,并经常发生相互枪击事件。这一切均表明,我们在以后时期仍需要倾注更大的精力以防止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继续滑向武装冲突的边缘。

促使那些正在进行战争或存在军事冲突的地区的局势转向正常化,这当然是我们目前最为关心的。但与此同时,政治局仍希望向中央全会报告的是,我们目前对整个东部以及所有亚洲国家都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我们很清楚如下一些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和中国等在当今国际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国家在世界政策中的作用仍将会不断地增长。

在亚洲大陆上生活着人类一半多的人口,但亚洲的形势在许多方面都是不稳定和不确定的,而且在其中很多地区形势依然相当紧张。帝国主义者们在亚洲积极地展开活动,以谋求正在发生的和潜在的军事冲突策源地。这一切,尤其是在那些直接距离我们祖国边境不远的地区所发生的此类事件,无疑会使我们备感忧虑。

因此,亚洲问题在我们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地位日益增长。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是:改善与多数亚洲国家的关系,帮助亚洲革命力量与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扶持那些对我们国家持友好态度的力量的壮大。

我们已与一些亚洲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如阿富汗、伊朗和叙利亚。正如我前面已指出,我们正顺利地发展与印度的关系。而与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的关系还存在一些复杂的问题,而要解决它们仍需要一定的时间。

政治局认为,在亚洲,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对外政策的最重要侧重点之一,是苏联与日本的关系。就经济实力而言,我们的这个邻国已在资本主义世界占据了第二位,其在军事方面的潜在实力也是相当巨大的。该国对亚洲所执行的政策明显具有经济扩张的性质,因而必然会引起亚洲其他发达程度略低的国家的担忧。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签署了军事条约,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也有一些势力极力试图在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的基础上与中国达成妥协;而北京领导人当然也明显不拒绝

谋求这样一种可能性——与日本达成某种勾结(协议)。

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政治局决定把发展苏日关系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我们极力寻求各种途径对该国政策施加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与该国建立长期的互惠经济关系。为此我们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与日本的经济贸易范围相当广泛，尤其在近几年我们两国的贸易增长尤其迅速。如今，我们正在研究一系列大型贸易项目，以便扩大对日本的石油、森林和其他物资的供应。而日本方面也将向我们提供一些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自然资料所必需的工业设备。

当然，确保促进我们与日本的政治关系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不过，要解决这一问题仍存在着一系列困难。其中，首先便是日本与美国之间所形成的军事-政治关系，其次便是日本人不断向我们提出的所谓的领土问题。

在发展与日本的政治关系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我们认为，近期派遣葛罗米柯同志出访日本是一项合理的举措，而后者也已得到了日本方面的邀请。

在研究苏联与个别亚洲国家关系问题的同时，我们也一直在制定一些更宏大的计划，而这些计划的落实势必从根本上改善整个亚洲大陆的形势。例如，还在莫斯科共产党会议期间我们党便提出了建立亚洲集体安全机制的想法。而如今我们对实现这一思想的兴趣更加强烈。当然，要实际解决这一问题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因为还从来没出现过类似问题得以迅速解决的先例。但关键在于，我们要使这种亚洲集体安全的思想工作起来，并使之服务于我们的利益。

(二)

同志们！我们近期所研究的那些对外政策问题对我们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现在和未来以及欧洲安全均具有重大意义。

政治局所坚持的战略路线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和平，在欧洲范围内建立广泛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一路线要求我们完成在战后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根本性任务，即巩固战争所遗留下的那些有利于苏联人民和所有革命力量的社会、政治成果。这里我们首先指的是：确保各欧洲国家的现存边界不可更改，解决与现存两个德意志国家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使国际社会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二十四大以前，上述任务一直是我们政治局的工作重心。而如今，我们仍将继续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党的二十四大以后，赢得西柏林问题的谈判成为了我们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鉴于这些谈判的重大意义，我下面将就这些问题谈得更详细些。

战后数年间，围绕西柏林问题曾多次发生严重而复杂的事件，而每次发生此类事件我们都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因为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与美国、联邦德国、英法等国的利益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西方列强对此势在必得。他们利用西柏林地位的不确定性，以实现自己的破坏目的。为了使欧洲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他们在

西柏林做了大量挑拨离间的勾当,而且其所选择的发动这些罪恶勾当的时机都是对我们最不利的。

解决西柏林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样一个原因。联邦德国政府不听从我们所发出的警告,拒绝批准与苏联和波兰签署关于共同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条约。为了清除批准该条约道路上所存在的阻碍,不使西方强国插手和决定该条约的命运,我们就必须集中力量就西柏林问题举行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我们必须动用一切手段来对西方强国的立场施加影响,以便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式。最后,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而该协议将有效地确保苏联、民主德国和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并将有助于促进其他一系列欧洲问题的解决。

该协议强化了对我们很重要的一项条款,即柏林的西部地区不是联邦德国领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其今后也将不由联邦德国管辖,这样便彻底结束了联邦德国在西柏林的政治存在。双方还根据国际常规就过境交通问题达成了民主德国能够接受的协议。民主德国与西柏林之间的边界线也得到了确认。另外,该协议还包含有其他一些旨在确保民主德国国际-法律地位的条款。协议中的所有这些内容已能够满足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多年的需要。

如今,要落实西柏林协议,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必须就该协议所产生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达成共识。我们正密切关注着这一谈判进程并极力促成谈判的成功。当然,在这期间我们都是持全力支持民主德国的立场的。我们注意到,在波恩没能顺利达成四方协议的问题上联邦德国代表在某种程度上明显有表现并不反对向民主德国作出让步的迹象。于是,当今年 10 月末在结束了对法国的访问后,我们便在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会谈中讨论了关于谈判期间的策略问题。而关于这些问题,德国朋友一直与我们进行着定期磋商。

近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以及联邦德国与西柏林议会之间的谈判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朋友们均对这些谈判今后的发展前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勃兰特政府也对谈判进程感到满意,因为对该政府而言,如果能就西柏林问题与民主德国达成共识将有助于其与内部反对派力量的斗争。

勃兰特很清楚,是否批准莫斯科条约将决定着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政治前途,及其所领导的联邦德国现政府的命运。而如今他所剩的时间已不太多,联邦议院选举即将在 1973 年开始。他必须使自己所执行的对外政治路线见到实际的成果。而要得到这样的实际成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是不行的。

今年夏季,勃兰特表示希望前往苏联并与我们进行非正式会谈。我们考虑了他的这一建议,鉴于我们欧洲政策的实现与是否能够同联邦德国现政府搞好关系密切相关,政治局决定满足他的这一愿望。下面,请允许我就我们与勃兰特在克里米亚举行的这次会谈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一论述。

我们很想了解联邦德国在发展与苏联关系方面的近期和更长远计划。其中首先便是(联邦德国政府)批准苏联和波兰与联邦德国条约的期限问题。在提出相关问题的同时,我

们还强调，波恩要想改善与苏联的关系，那就首先必须改善与民主德国的关系并承认后者的主权。

勃兰特承诺，联邦德国与苏联条约以及联邦德国与波兰条约都将在不晚于1972年春季获得批准；联邦德国政府将严格落实这些条约中所规定的条款。勃兰特表示同意，准备让自己的政府集中力量在权利完全平等、不存在任何歧视、相互尊重独立和自主的基础上促成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勃兰特宣称，联邦德国政府将帮助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都加入联合国。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承认目前欧洲形势已为召集全欧会议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同意游说自己的盟友为这次会议的召开进行全面的筹备工作。通过与勃兰特的会谈，我们了解到两国在关于削减欧洲军队和武器的问题上均存在有一些共同的立场。

勃兰特赞成与苏联保持广泛而长期的合作。他要求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这样一种观点，即必须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消除沉重的历史创伤。而对此，我们对他说，(联邦德国政府)应当以和平共处的思想严肃对待德国人，尤其是德国青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勃兰特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

总之，我们与勃兰特所进行的谈判无疑在许多方面是有益的。谈判期间，我们涉及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而这些都对今后的苏联与西德关系及其国际合作的发展前景具有一定意义。我们之间所通过的文件将对欧洲，甚至其他国家的事件发展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该文件得到了民主德国和其他兄弟国家的高度评价。当然，这一成果未必会让美国和北约其他一些成员国感到满意。法国人也带着醋意的眼光密切关注着克里米亚谈判的发展进程，因为他们担心当批准了相关条约之后联邦德国就可能成为苏联的首要合作伙伴，而法国就可能退居其次。

依据所取得的谈判成果，我们开始与联邦德国进行各方面的合作。当然，对此我们也不能过分炫耀，这一方面是因为勃兰特政府目前正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另一方面——在西方强国也有一些人对其持不信任态度。不过，在此我们已为自己确立了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我们国家将以斗争方式瘫痪军国主义和其他侵略势力的活动，从而加强欧洲社会主义团结的立场。我们绝不允许西德一些集团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利用当前欧洲的政治形势来从事分裂社会主义国家和破坏其团结的活动。我们也要注意社会民主主义者政策中的反共产主义倾向。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就所有涉及联邦德国的问题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和行动上的一致。

我们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之一便是与法国的关系，该国的声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法国是北大西洋集团中唯一的一个退出了该集团军事组织的国家，并在欧洲和国际政策许多问题上都执行着一条与其他西方强国不同的路线。

法国政府及其总统蓬皮杜本人都主动邀请苏共中央总书记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法国一直坚持的与苏联接近的路线的进一步发展。与苏联接近的路线是由戴高乐——法国前总统执政时开始实施，并在蓬皮杜去年访问我们国家时得到了延续。我们不论是过去还

是现在都认为法国人的这一路线对苏联是有益的,因而我们一直积极地支持和利用它来为苏联谋取利益。

从另一方面来说,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也认为苏联领导人访问法国是有好处的。马尔舍同志和法共中央政治局极力说服我们接受这一邀请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我们对此当然是言听计从。

我们在访问法国期间受到了该国总统及其各级政府的热情接待,从而充分说明了法国人对发展与我们国家关系的高度重视。我们在巴黎举行了一系列谈判,期间所取得的成果都在相关文件中得到了反映,并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反响。其中,关于苏-法两国合作诸原则的文件对我们两国今后的关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么,该文件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首先,该文件包含了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如何处理相互关系的诸原则,而这些原则都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一贯坚持的。这是在战后时期为了世界的合作与和平利益,我们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签署的第一份共同政治纲领性文件,而此前我们还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签署过类似的文件。

该文件的具体内容还包括如下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持欧洲各国边界的现状,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坚持平等、独立,拒绝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而当前的法国政府正是在运用这些原则来处理欧洲事务。我们认为,可以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普及上述这些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在全欧会议上通过相应的决议。

尤其重要的是,法国政府完全同意在欧洲范围内各国现有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这无疑表明,法国政府已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不可侵犯和两个德国并存的事实以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现有边界。

这份涉及诸原则的文件还成功地包括了其他一些与苏共二十四大所制定的对外政策纲领内容相符合的条款。例如,苏联与法国将继续执行缓和路线和加强欧洲安全,致力于整个国际局势的缓和,促进各冲突地区重建和平,消除以军事、政治集团为代表的世界分裂局面,增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两国都将全力推动裁军问题,尤其是核裁军问题的解决。两国还讨论了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协商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采取一致行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时至今日类似这样的义务在国际实践中还从来没有过先例。

该文件中还包含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条款,即苏联和法国将以协商和合作的方针作为处理两国间关系的固定政策和在处理国际生活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固定因素。类似这样的义务,不论是当年的戴高乐还是去年访问莫斯科的蓬皮杜都不曾承诺过的,而如今这项义务实际上已具有了无限期的性质。

这份关于苏-法两国合作诸原则的文件,涉及了广泛的国际生活和两国双边关系问题,规定了两国相互所承担义务的具体内容,并认为如今所签署的文件还有待进一步扩展——所有这一切都赋予了该文件以极其重大的意义。苏联与这样一个巨大的欧洲国家——法国之间所建立的政治合作关系,其目的只是为了有益于维护世界和平。以上所述便是我们在

巴黎签署文件所确定的苏-法两国合作的具体内容。

下面，请允许我就我们与蓬皮杜谈判期间——主要是在单独情况下进行的会谈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简单说几句。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在全欧会议诸问题上达成了高层的共识。法国将会继续谋求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并立场鲜明地迅速投入全欧会议的筹备工作，以便促成会议于1972年举行。法国的这一举动无疑会对其他国家的立场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还提出了关于法国对民主德国所执行的路线问题。蓬皮杜说，法国正等候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最终谈判结果，而法国自然将不会是最后一个承认民主德国和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蓬皮杜指出，法国赞成和支持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虽然与其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蓬皮杜表示相信，联邦德国与苏联和波兰所签署的条约将会被批准，并强调法国期望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谈判能够尽快结束。

我们与蓬皮杜坦诚而信任地讨论了削减欧洲武装力量和武器的相关问题。我们强调，任何涉及联邦德国裁军问题的讨论，苏法两国都应给予密切关注和保持高度警惕。不论是对以前的勃兰特还是现在的蓬皮杜，我们都明确表示，苏联人民对所有与希特勒进攻我们国家有关的情况都极其敏感并将对苏联—联邦德国条约的精神和字面意义的落实情况给予密切的关注。联邦应当拥有这样的军事地位，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拥有核武器(掌声)。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神圣的原则。

我们还讨论了法国与美国的关系问题。蓬皮杜说，这些关系是在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国并不想改变它。但在法国谋求彻底独立自主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在着许多困难。蓬皮杜说，“应缩减美国在欧洲的力量”，“应当结束美国对西欧的保护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是在战后强加给西欧的。

这里，我将不详细叙述我们就印度支那和越南战争、近东和印巴冲突等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结果。因为涉及所有这些问题的观点，基本上都与苏法声明中所反映的观点相近似。

针对法国的对外政策，我们自然应当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加以评价，应当考虑到该国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决定了其今后政策的总体性质。

在对法国访问期间，我们尤其直观地感到，法国共产党的确是本国一支巨大的民族政治力量。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法共的存在，才使得法国人对苏联人民怀有友好的情感，并发自内心地对列宁主义的政党和我们代表团抱以同情和尊敬。我们在巴黎和马赛的大街上多次看到带有苏联标志的红旗在飘扬，不止一次见到法国劳动者以高唱国际歌的方式欢迎我们代表团，这充分反映了那里的良好政治氛围。

总体说来，巴黎谈判及其所通过的相关文件使我们拥有了新的能够对欧洲和国际形势施加影响的手段，而借此我们将达到如下目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涣散北大西洋集团、维护各国安全以及始终不渝地把苏共二十四大所制定的对外政治纲领落实到实际之中。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苏联和各兄弟国家一直在为已于1972年召集了的全欧安全和合

作会议展开积极活动。我们并没有把该会议看作是一次单个的活动,而是作为我们今后将要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的开端。实施这些举措的目的就是要使欧洲实现真正的和平,就是要在欧洲建立一个集体安全机制,以确保每个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发展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认为,上述一系列目标的实现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目前我们必须为这次会议的筹备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正如前面已经提到,我们在这方面已与勃兰特和蓬皮杜达成了共识。在与他们两人的会谈中我们已事先谈了关于会议筹备工作可能采取的方式问题。

我顺便在这里还想指出的是,加拿大也已对此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也同意举办这次会议。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要以最简捷有效的方式为会议的筹备铺平道路。当然,这里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盟友们协调立场。我们在一起参加会议的同时,还要对其可能产生的结果及其今后的前景加以评估。目前,我们正在起草相关文件草案,它们将成为我们与兄弟党以及随后的法国、联邦德国、加拿大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等展开进一步讨论的议题。

要维护和加强欧洲的安全和合作就有必要召集国家级会议,而在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会议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近期,我们更加积极地进行着会议的筹备工作。这是一种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的新方式,而这种新方式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益处。

在准备全欧会议的同时,我们还预先采取了一些举措以利于实现我们关于削减欧洲武装力量和武器的建议。即便是这一建议的提出本身,已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并对西方那些鼓吹依靠北约扩张武力和增加“欧洲”对北约军备的“贡献”立场的集团作了有力的回击。

针对裁减欧洲武器军备的问题,我们必须持谨慎的态度并要充分考虑到我们国家和盟友的利益。关于以什么方式来削减欧洲军备的问题,我们自然应当首先在华沙条约国范围内进行磋商。然后,我们才可能向西方各国提出具体的提案。

裁军,即使是少量的削减,也可能只是从中欧地区开始进行象征性的武力限制,都可能对整个欧洲大陆局势的缓和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紧张局势缓和的直接结果便是军费开支的下降。欧洲裁军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我们所建议的——其必须与联邦德国的军备削减相联系。我们曾就此问题与勃兰特谈过,后者对此表示同意。

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落实自己的对欧政策提供了新的机遇。

同志们! 近期,在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政策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新情况。因此,下面,我将谈谈关于我们对西半球一些国家所采取的举措。

政治局对智利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民族团结政府的建立不仅意味着该国已走上独立、进步的发展道路,而且也对南美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应当说,由于革命进程的深入发展和反美帝国主义立场的强化,智利当前的国内形势极其尖锐。鉴此,该国领导人请求我们给予帮助并提出建议。一个星期以前,我们与智利共产党政治局代表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智利同志提出的问题,最终决定给予该国民族团结政府一定的援助。

我们将继续开展和加紧针对拉丁美洲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此举完全符合我们自身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

我们与另一个美洲国家——美国的邻邦——加拿大的关系也取得了新进展。你们知道，加拿大一直承受着美国垄断阶级的压力。加拿大一些有影响力的集团目前已充分认识到与苏联发展各方面关系将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抵御这种来自美国的压力。当然，在目前条件下要想摆脱美国而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对加拿大统治集团而言，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我们已看到该国内部的这一发展趋势，其具体表现就是：特鲁多访苏并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访问加拿大。为了发展苏加关系，根据政治局决议，A. H. 柯西金同志于今年10月份对该国进行了访问。

通过访问，苏联和加拿大对如下一些重大问题的立场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接近，如欧洲安全、德国问题的个别方面、裁军、印度支那局势、近东形势和印巴冲突等。双方立场上的接近均在苏、加发表的联合文件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特鲁多的讲话及其前不久发表的声明均反映了渥太华在自己立场上所发生的积极变化，其中都强调加拿大将执行“承认”民主德国的政策。

在对美国关系上，我们将继续利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给予坚决的打击并通过其他国家——包括通过他的盟友——对美国施加压力，谴责其所执行的强制政策和滥用武力，动员世界舆论与美国政策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谋求以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

实际上还在当选为美国总统的那一刻起，即在接到访问中国的邀请很早以前，尼克松便已开始试探举行苏美高级会晤的可能性。在原则上不反对举行此类会晤的同时，我们从一开始便向尼克松表示，要会谈就必须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即我们必须有理由相信，这一会谈将会促进一系列业已成熟的国际问题的解决。

美国被迫考虑了我们的上述立场。他们参与了西柏林问题的协议活动，应当坦诚地说，其间他们甚至还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从而使关于西柏林问题的谈判得以顺利结束。近来，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美国已开始在某种程度上顾及我们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决定对尼克松提出的关于访问莫斯科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

综合各方面情况来判断，美国统治集团已清楚地认识到，1972年5月苏-美高层会谈的结果将对我们两国的相互关系和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尼克松本人而言，此次对苏联的访问将关系他的个人威望。因此，他当然想以此作为自己在总统竞选中的一张王牌。而我们也将因此而得到更多的能够对美国当局施压的手段，以便使事情朝着有益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朋友们的充分理解——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各兄弟党派均对我们就尼克松访问莫斯科问题达成协议持欢迎态度。

于是，这次会晤即便现在已开始对我们有利起来。美国总统必须时刻关心着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而这样的话，就不可能不对其在访问中国期间的作为产生威慑性的影响，

尤其是当他们的会谈涉及与苏联的关系之时。

即将举行的(我们)与美国总统的谈判——将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它来取得一些具体的结果,以便有益于我们国家的广泛利益、社会主义事业和全世界的利益。

近几个月以来,我们所进行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对苏-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还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所举行的此类谈判期间,我们已成功签署的协议有两个:关于完善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热线联络的措施和关于防止核战争意外爆发的举措等。

在此类敏感问题——如限制战略性武器等涉及我们国家的最高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彻底了解对方的真正意图。我们将努力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即尽可能阻止美国发动一轮新的核武器军备竞赛,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在政治局详细而全面地评估了“正”和“反”两方面的各种情况,其中首先应当考虑的当然是苏联和我们盟友的安全利益问题。而这些利益,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是我们评估任何问题的一个固定标准。

同志们!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斗争。我们正就全面裁军问题提出关于召集世界性会议的建议。我们的这一建议在联合国内、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当然与此同时也置裁军的反对者们于尴尬的境地。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关于停止细菌武器的生产和清除此类武器的储备的协定即将成功签署。而该协定的草案正是由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提出的。

以上便是苏共二十四大以后政治局和苏联政府一直在处理的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中的主要问题。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何原因促使这样一些国家,如法国、联邦德国和美国等摆脱“冷战”思维,转而与我们、与苏联举行谈判并进而就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相当重大的问题签署相关协议呢?究其原因,具体如下:首先,当然是由于我们的强大实力,世界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变。它们越来越难以对抗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其次,我们国家所执行的爱好和平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对各个国家成千上万人民群众思想意识所产生的巨大促进作用。如今,关于苏联具有“侵略性”的谎言再也无法欺骗和蒙蔽任何人。最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帝国主义阵营内部不断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困难等开始发挥作用。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积极开展国际活动、提出和解决所有那些日益具有重大意义的对外政治任务提供了可能性。

针对帝国主义列强,我们所制定的政策就是要在它们中间制造不和并阻止其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们的这一政策是否是正确的呢?——列宁当年就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并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这样的政策,当然是正确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无论我们是与勃兰特会谈,与法国统治集团代表就一系列政治行动问题达成协议,还是筹备与尼克松会晤——在所有这一切活动中,我们都是在利用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中存在的这些契机来达到如下目标: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加强我们国家的地位,推动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步(持续不断的掌声)。

(三)

同志们！在为实现二十四大所提出的和平纲领而斗争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始终以该纲领中所提出的利益和目标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并不仅仅属于我们国家，而且属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正是因此，在国际舞台上不论是涉及欧洲问题，还是涉及近东、印度支那、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时，我们始终都是与各兄弟党和国家携手并进的。

在落实二十四大会议决议的同时，我们尤其重视执行团结的路线，即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完善华沙条约国和经互会的活动机制。

随后，我们又针对那些在政策上受到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情绪影响的党派开展了耐心而艰苦的工作。

最终，我们与毛主义者领导层的思想政治纲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在今年春、夏季节，我们党代表团分别参加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蒙古和德国等共产党大会。这期间，有两件事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其一便是所有这些兄弟党代表大会都是在苏共二十四大深刻而全面的积极影响下举行的。这些会议的举行再次证明，我们党和人民的经验已成为了国际主义的共同财富。

其二，所有这些会议实际上都成为了广泛的共产党国际会议。而且，其显著的特点是：绝大多数与会的代表团对当代一系列最为重大而尖锐的问题均持极其一致的立场。

苏共代表团自然会利用参与这些会议工作的机会与各兄弟党派进行新的广泛的接触。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期间，根据我们的建议又举行了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集体性会谈。这期间，我们就一系列国际问题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意见。

还是根据苏共的倡议，今年 8 月初各兄弟党领导人又在克里米亚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面。我们认为必须向朋友们通报我们即将计划实施的一些主要外交举措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总之一句话，我们在会谈中就一系列最重大和最现实的问题明确了自己的对外政治活动方向。

会面期间，我们对欧洲事务给予了重点关注。在关于采取政治行动以促使与联邦德国的条约得以批准以及使该国在我们能够接受的立场上得以巩固等问题上，我们交换了意见。我们还谈了关于法国、关于对该国政策施加影响的途径等问题。我们再次讨论了筹备欧洲会议的各方面问题。

在克里米亚会议期间，我们讨论的其他问题还包括与美国的关系，关于尼克松即将对中国的访问，近东和印度支那局势等。与会者们完全同意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原则性评价和所采取的相应实际立场。

克里米亚会谈的成果是巨大的。这些成果再次证明，各党派领导人集体会谈是一种灵活而有效的多边政治合作模式。

同志们无疑注意到罗马尼亚代表没有出席克里米亚会谈。这不是偶然的。应当说,各兄弟党派从罗马尼亚领导人所执行的路线中得出的结论是,该党领导人的路线除了自身政治策略的需要外,还与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利益背道而驰。甚至还在克里米亚会谈举行不久以前,罗马尼亚领导人的无原则性便在H.齐奥赛斯库对北京的访问中充分表现出来。由此,我们政治局和朋友们便形成了如下统一的意见——不邀请罗马尼亚人参加克里米亚会谈。不过,各兄弟党领导人也表示支持这样一种做法,即针对罗马尼亚人我们应当继续开展耐心、细致的工作,并利用一切可能——其中当然包括与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会谈方式在内——对布加勒斯特的立场和实际政策施加影响。

在苏共二十四大之后,我们在多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方面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步骤。今年7月,经互会第二十五次例会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一揽子计划。目前,我们正在具体落实这一计划。

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一体化无疑是符合苏联国民经济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的,同时也将是促进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结的有力手段。正是由于一体化符合了我们现在和今后工作的需要,因此我们党要对所有与落实这一重大任务相关的国家和经济机关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们当然也不会忽视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兄弟党派的双边关系。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在认真研究个别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存在的特殊问题。我们会思考这些问题正在或即将对我们与相应国家和党派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影响。

例如,在处理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同志的关系方面,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是帮助捷共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克服党内秩序方面所明显存在的危机;而在与蒙古的关系方面,我们主要侧重解决经济问题,以期提高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效率。

在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上,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首要问题都是在外交方面,而对此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与此同时,现实生活还向我们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你们都知道,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夕由于乌布利希同志健康方面的原因,该党领导人发生了变化。而对此,乌布利希同志和昂纳克曾与我们商量如何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政治局认为,重要的是应当维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继承性和加强该党中央领导层的集体领导模式。波兰朋友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建议。

针对那些在各种问题的立场上与我们有别的国家,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工作方法。与此相关,请允许我在这里谈谈关于我们在处理与南斯拉夫关系方面最近所采取的一些举措。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近些年来苏-南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南斯拉夫领导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一做法对西方的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们的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南斯拉夫国内的右倾主义者希望该国进一步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因此极力夸大这样的传闻,即似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正面临遭到苏联、保加利亚和其他兄弟国家“干

涉”和“入侵”的危险。为达此目的，他们借助了臆想的所谓“主权有限”理论，各种关于华沙条约国玩弄阴谋诡计的敌视性宣传以及关于似乎在苏联存在一个南斯拉夫侨民——“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中央”等投机性说法。于是，这些造谣中伤式的言论开始大量地充斥南斯拉夫的各种宣传媒介。

鉴于这种情况并考虑到有必要直接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立场施加影响，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接受铁托的邀请并派遣勃列日涅夫同志访问贝尔格莱德。

访问的结果表明，政治局的上述决定是正确的。当然，我们很难期望仅凭这一访问便会使南联盟领导人的立场立刻发生急剧的转变，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南斯拉夫的政策发生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波折。但通过这次访问期间我们与铁托同志和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所举行的坦诚、甚至是激烈的会谈，毕竟使我们有机会向南斯拉夫同志表述了苏共的原则性立场，充分揭露了该国流行的那些完全站不住脚的挑拨离间式言论，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所发表的言论使广大民众有机会了解苏-南关系的真实情况以及苏联人民对南斯拉夫人民的友好情感。而从自己方面来说，我们再次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即南斯拉夫劳动者也对苏联和苏联人民怀有深厚的情谊。

通过在南斯拉夫所举行的谈判，我们也确认了自己所得到的如下信息，即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苏—南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并非都持同一立场。部分领导人——如铁托同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卡德尔在内，都对南—苏关系的现状感到忧虑。他们均以相当现实主义的态度，来评价由于“自治社会主义”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国家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困难，南联盟威望和领导作用的下降等情况，并试图寻找某种——在我们看来并非十分有效的——方式来改善国家目前的现状。

还有一些人，试图削弱南斯拉夫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并促使其与西方接近。他们破坏国家和南联盟的团结和统一，强化市场经济原则。

目前，我们仍难以明确判断南斯拉夫领导层中的力量对比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正尽一切力量，加强那些持拥护与我们进一步接近立场的人士在该国领导层中的地位。而今后，我们也将继续这样做。

苏联和南斯拉夫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该声明的内容，贝尔格莱德曾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辩论。最终，我们所有的原则性评价均被纳入了该声明。在强化了我们两国和两党关系中的积极方面的同时，该文件还强调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诸原则是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围绕不结盟政策我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和争论，南斯拉夫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极其模糊，同时也没有以阶级斗争标准作为评价政治行为的尺度。因此我们这里只是借用这一说法，而对于其中内涵，苏联只是支持该政策中那些具有反帝国主义倾向的内容。

在我们代表团的坚持下，苏—南联合声明反映了马列主义对在不同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的理解，并强调不允许这些方式之间相互发生抵触。

总之,我们认为对南斯拉夫的访问是成功的。它有助于消除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阻碍,并为发展这些关系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条件。

同志们,在评价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发展前景之时,我们应当从整个巴尔干的总体形势的高度来审视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忽视美国人和毛主义者们在该地区所施展的阴谋诡计,及其通过幕后交易导致巴尔干国家分裂,从而损害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企图。虽然,铁托也向我们作了十分坚定的保证,即南斯拉夫永远都不会参加这样的(以反对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为宗旨的)联盟。但即使这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关注巴尔干局势的进展情况。

下面简单谈一下我们与古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近期古巴领导人的政治立场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而这与我们对该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如今,该国领导人已经能够更加成熟地面对许多问题。在一系列国际问题——其中包括与毛主义者的政策进行斗争的问题——上,其立场实际上已与我们一致了。古巴领导人高度评价我们党的外交政策,而在近两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访问智利期间的讲话中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我们与古巴关系的首要任务是:说服和建议古巴领导人循序渐进地利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来成功地发展古巴的国民经济。

这一问题之所以如此尖锐,是因为古巴的经济状况一直都极其沉重。国家经济实际上一直都没有统一的计划。商品-货币关系体系混乱,货币供给方面虽然能够保证,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劳动生产率低下。民族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多数工业品和农产品都要凭票证分配,而且数量极其有限。

每当与古巴领导人在莫斯科会面和谈判,我们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古巴以及苏-古双方政府委员会工作期间,我们都会反复提请古巴领导人关注上述这些问题。政治局还采取了如下不同寻常的举措:我们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发了一封信,其中内容是以巴伊巴科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所作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对古巴经济情况作了批评性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关于改善古巴经济发展的具体建议。

前不久,应政治局的委托,A. H. 柯西金同志也访问了古巴,并与该国领导人讨论了苏-古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问题。最近,为了继续进行与苏联的谈判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即将访苏。而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访苏事宜我们也已达成协议。可能,其对苏联的访问将于明年5—6月份进行。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有可能与古巴领导人就如何解决古巴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尖锐且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相互交换意见。

同志们!目前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对外政治问题是政治局始终关注的,那就是中国问题。就苏中关系本身而言,近期除了两国贸易方面略有起色之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坚持党的二十四大所制定的方针路线的同时,我们为改善两国关系作了巨大的努力。至于中国人,他们也以共同郑重声明的方式表示打算保持和发展两国间的正常关系。但是,每当涉及要讨论具体的建设性问题时,中国代表往往都会拒绝以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使这时已具备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

这些问题既包括从整体上发展国家间的关系，也包括两国边境问题的谈判事宜，后者已持续了两年多了，但至今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人对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却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他们极力扩展自己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政治影响力。中国正积极地试图在发展中国家中赢得政治地位、甚至领导地位。在针对发达国家的态度上中国的政策也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其高潮便是中美两国就尼克松访问中国问题达成协议。

尼克松在公开讲话中和给我们的致函中均宣称，其(对中国)的访问不会被用来对付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他甚至还告诉我们，访问莫斯科对自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知道，不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都是很懂得政治游戏规则的，因此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完全排除中国和美国在我们背后达成某种协议的可能性。

与北京和华盛顿直接外交关系的建立密切相关，就在这届例会上中国已被正式接受为联合国成员。在取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之后，中国将可能对该组织的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力。而这也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

你们都知道，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起，苏联便曾积极地要求联合国接受中国为正式成员并从那里驱逐蒋介石分子。不论苏中关系如何，我们的这一原则性立场都是始终不曾改变的。

但在目前条件下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另一个方面并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看到，不论毛主义者们的外交政治路线在策略方面如何经历波动和转折，但其坚持反苏和追求大国主义的宗旨是始终不变的。

在密切关注毛主义者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的同时，中央政治局一直在对其与世界形势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在加强我们的国际地位并在欧洲、在与印度、美国、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中执行积极的爱好和平政策的同时，我们将以此来创造良好的条件，以便对抗中国现任领导人的反苏路线。

当然，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预测，即中国积极地、拥有完整权利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包括参加联合国在内，将有利于促使中国人以更加健全和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和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会与中国代表进行合作。

不过，在目前情况下仍存在着另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即中国人正极力促使我们与发展中国家以及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复杂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地巩固与“第三世界”代表的关系，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家的统一行动。总之，我们应当时刻准备着消除由于中国人的活动所导致的一切消极因素，并对他们可能发动的新的、旨在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进攻予以回击。

很显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内部将发生什么事。至于近期所发生的事件，我们暂且还不能看得很清楚。北京正仔细地掩盖着这些事件的原因和本质，虽然某些实质性的东西已初露端倪。

在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动荡之后，近期中国国内形势正逐渐趋于稳定。但大约从今年9

月起，又有一些迹象表明在中国统治上层正发生着一场新的危机。这场危机的深刻性至少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即于 1969 年组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有 25 人，而如今已有一半多人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越来越多的消息表明，林彪已被解职，而根据另一些资料——林已被击毙。在秘密会议上当局正在向广大干部和民众解释，林彪——中共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是一个“叛徒”，而且不是一个普通的叛徒，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而正是关于此人，就在两年半以前所通过的中共党章中还这样写道，他“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是在这份文件中林彪被称作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及其事业的接班人，即实际上已被宣布为毛泽东的继承人。如果的确是毛要求立即罢免自己的“战友和接班人”的，那么这就充分说明了北京肮脏的幕后政治斗争已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

把中国领导人中出现的新一轮冲突的原因仅仅看作是以争夺权力为目的——这显然是不对的。也有不少根据认为，中央斗争反映了北京政策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我们现在还很难说，高级领导人的调整将会给北京的政策带来那些具体的变化。虽然从官方层面来看，北京依然坚持中共九大所确定的政治路线。中国国内的形势依然处于紧张状态，内部斗争和反苏运动仍在继续，好战的军事歇斯底里仍在不断升温。

关于针对中国的政策和宣传问题，我们都会定期地在不同水平上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协商，以便协调各自的行动。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据说，毛泽东及其亲信对苏联政治家、学者、报刊和其他共产主义党派就毛泽东理论和实践问题所发表的批判性言论所产生的影响感到忧虑。这些批判性言论在对世界公众舆论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对中国国内产生了影响，从而有助于那里的各种力量了解毛主义者所坚持理论及其实践的没有说服力和可能造成的危害性。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更加具有进攻性地展开这项工作。而这方面工作，当然主要是由我们驻各个国家的使馆来负责。

在针对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我们将继续坚持苏共二十四大所制定的路线。一方面，我们将进一步揭露毛主义者的反苏政策，及其反列宁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本质，针对北京对苏联民族利益、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的蓄意侵犯给予应有的回击。我们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来阻止其旨在损害我们利益的任何企图。另一方面，我们也将继续坚持苏中国家间关系正常化的路线。针对北京的反苏活动，我们也将采取相应的积极政策，以确保苏联国际地位的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反帝力量的进一步团结(持续不断的掌声)。

同志们！现实生活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总体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当前解放运动的强大支柱。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继续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关系——这一切，我们认为都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主要

任务之一(掌声)。

(四)

同志们！在制定和落实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同时，苏共中央也一直在思考我们党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和任务的问题。这是我们党一个重要的普遍性立场，因而也受到了非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党的称赞。正因为此，他们与我们一道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其中一些党派已明显具有了对本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能力。

绝大多数共产主义党派能够完全地与苏共的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保持一致。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党派对我们政策的支持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已变得日益强烈。

共产党员们对苏共所开展的"世界性进攻"的阶级性问题作了正确的评价。苏共二十四大所提出的和平纲领及其随后在国际上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行动，西方一些统治集团承认直接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建立关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反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势力的重大打击。于是，成千上万的人们亲眼见证了那些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共产党人所执行的正确路线，并开始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展与苏联的关系正好符合那些正在走这条道路的国家的民族利益。因此，共产党人们公开宣布，苏共的积极外交政策帮助各共产主义党派加强了自身的地位，提高了他们的威望。

我们致力于执行苏共二十四大的相关决议。在理论活动方面，苏共与各兄弟党派代表进行坦诚的会谈，其间以党的工作方式率直地指出其工作中的优点和错误，帮助那些坚定捍卫马列主义、始终与"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现象作斗争的党派加强自身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现实生活已在所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我们路线的正确性，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曾导致我们与那些反对我们行动的党派之间关系的严重恶化。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已过去3个年头了。历史已经对谁对谁错给出了答案。一些党派正式撤消了自己的错误决议。但也有一些党派，在知道争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不但对事情的实际进程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而且会对自己本身带来损害的情况下，只是偶尔地提及自己以前所发表的声明。而更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是，与1968年，甚至1969年相比，在这个问题上捷共第十四次党代会的态度已发生了强烈的变化。出席此次大会的68个党派代表团中的绝大多数均高度评价联盟国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兄弟式帮助，并表示支持捷共现任领导层(掌声)。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解决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我们党已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今，当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日益好转的情况下我们想再次强调的是，我们当时所做的一切不仅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如果当时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形势放任自流并任其走向另一方向，那么如今我们就不可能在欧

洲局势的缓和整个国际关系领域取得那些我在这次全会上所提到的良好的成绩。而我们所取得的这些良好成绩已充分地证明了一切(持续不断的掌声)。

在过去的半年间,在落实苏共二十四大的相关决议的同时,政治局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举措,其主要目的包括:与各兄弟党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上达成一致,始终不渝地向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主义力量提供支持。

今年7月,我们在莫斯科与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的意义已超越了我们两党关系的范畴。双方代表讨论了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并从政治和理论层面上对这些问题做了研究。苏共和法共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引起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注并获得了广泛的称赞。

今年9月初,我们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鲁伊兹·隆哥举行了会谈。由于国内长期存在的社会、政治危机,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中人数最多的共产党组织之一目前正面临一系列艰巨的任务。正是从解决这些任务的角度出发,在与隆哥同志会谈期间我们着重讨论了意共与苏共的关系,苏联和意大利劳动者之间的友谊和无产阶级团结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对意共的一些立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

应当说,我们政治局已不止一次提醒意共领导人关注自身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动摇和软弱。我们这样做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在该党内部仍继续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并时常公开表现出来。尤其危险的是,目前该党还表现出谋求与中共关系"正常化"的迹象,并拒绝从根本上对中共路线进行批判。我们对此绝不能置若罔闻,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利益我们将继续针对意大利同志开展耐心而细致的工作。

我们对加强西德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寄予厚望。我们与西德共产党领导人也建立了兄弟式的互信关系。今年夏,苏共中央将举行与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根据后者的请求,我们将就即将召开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相关问题交换意见。在这次大会之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活动的共产党就将只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德国共产党。到那时,以前处于非法状态的德国共产党党员们也就实际上成为了该统一共产党组织的成员。

应当说,我们与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宫本同志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之间曾举行了长期而艰难的谈判。就在前不久,我们与该党的关系曾几乎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而其主要原因在于,最初该党领导人一直坚持亲中国、反苏和民族主义立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的两党关系形成了许多隔阂。不过,如今我们已有了两党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如今,拥有30万党员的日本共产党已开始积极地反对北京的沙文主义政策,反对日本统治集团中的部分人试图在大国主义基础上与中国达成勾结的做法。我们认为,不论是发展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还是发展与日本另一个巨大工人党——社会党的关系,都将是我们对该国政治形势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

除了上述会谈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们还在莫斯科会见了葡萄牙、英国、芬兰、叙利亚、黎巴嫩、阿根廷和秘鲁等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我们首先会见了智利的执政党之一,以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同志为首的智利社会党代

表团。

根据中央所制定的总路线，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先后来苏联访问的共有60多个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党派的代表团。与此同时，我们党也有20个代表团前往非社会主义国家访问。所有这一切，正如我们中许多人都知道的，是一项艰巨的政治工作。要知道，每一个被中央派往国外的代表团以及那些根据中央委托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或州委等负责接待外国代表团的同志们，都肩负着中央所赋予的一定的任务。在执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他们都是我们党针对国际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所制定的相关政策的积极实现者和参与者。

我们当然不会这样认为，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切都万事大吉了。事实上，在与各种背离马列主义原则倾向作斗争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党派做得不够坚定，不够彻底。在个别党派中修正主义者们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澳大利亚、荷兰等国的共产党组织，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经常会背离正确的路线。因此，要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彻底赢得马列主义原则的胜利，我们还必须继续坚持毫不松懈的斗争。在这方面苏共一直都承担着主要的责任，而对此我们也从没有拒绝的打算(掌声)。

你们都记得，关于克里米亚会谈的联合公报曾再次强调了1969年国际会议的思想和结论的意义。我们的经验表明，这次国际会议所提出的思想及其结论，将有助于将苏共的外交努力与各兄弟党的活动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广大劳动群众所进行的为了争取和平和安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等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与此相关，我们应当指出的是，近期国际工会运动已在自身的团结和统一行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目前，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已与没有加入世界工联的一些工会组织建立了正式联系。在经历了1949年的分裂之后，前不久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国家的工会领导人又在赫尔辛基举行了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们约定开始筹备全欧工会组织大会。而我们则打算利用这次大会来建立一个全欧工会组织。

在苏共二十四大之后不久，我们便针对社会民主运动开展了积极的工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促使其积极参与维护和平、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斗争。我们对这方面工作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随后，根据中央所制定的路线依照工作程序我们又与一系列社会民主党派代表举行了会谈。而在当前有利条件下，这些接触表明，我们比以前更有可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对社会民主人士施加影响。当然，这里我们并不否认这样的必要性，即我们仍必须坚定地与社会民主党派右翼领袖政策中的反共和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

总而言之，同志们，过去一个时期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人始终不渝坚持的是一条灵活、坚定、讲原则，在哪里都行得通的路线(掌声)。

同志们，以上所述便是二十四大以后我们党中央政治局所从事的国际活动中的一些主要内容。这些事实说明，我们始终坚持了党的二十四大所制定的旨在解决对外政策中最重要和业已成熟的问题的正确路线。党的二十四大发出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道路，那就是利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矛盾来争取和平，进一步加强我们祖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

地位,促进各民族革命-解放斗争的发展。

我们的工作经验也说明,要赢得事业的成功我们就必须坚持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的团结,同时也要沉着、有灵活性和讲究策略,要充分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民族等方面的特点。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党的二十四大所通过的关于一系列国际问题的决议真正落实到实际中去。

大家当然也很清楚,我们的事业并不容易和轻松。例如,英国保守政府便完全坚持反苏立场,而北京统治者目前所坚持的立场就更不用说了。为了破坏我们前不久通过采取一系列外交举措所形成的外部环境,西方形形色色的反苏分子们可谓是费尽心机,其中包括使用各种挑拨离间式的卑鄙手段和在报刊上的大肆诬蔑。我们也知道,还有大量的反动派和复仇主义势力正在反对批准联邦德国与苏联和波兰所签署的条约,完全不赞成改善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众所周知,在联邦德国和西欧其他一些国家中一些最反动的亲美集团正打算利用一切机会——其中包括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来重新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

所有这一切均表明,要实现我们党在国际事务中所面临的那些目标,我们就需要继续坚持不懈地、顽强地与各种侵略、反动和反苏势力作斗争。我们正在进行着这样的斗争,并相信自己一定会最终赢得胜利(掌声)。人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那么,究竟有哪些事实呢?不久前苏联和我们党所采取的外交举措而赢得的胜利——这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英国托利党徒们反苏冒险事业的破产及其目前在欧洲实际所面临的孤立地位——这也是事实。而在联邦德国现实主义力量的影响力也无疑是在不断地增长着。最后,中国统治集团,自从走上敌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道路的时候开始,尖锐的内部斗争便使其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对于反苏分子们来说,当前形势明显是不利于他们的,而我们国家所制定的爱好和平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却越来越得到群众的广泛响应和拥护(掌声)。

同志们,我还要强调的是,在当前条件下把我们业已开始实施的那些举措继续进行到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包括目前我们与这样一些国家所建立的关系,如南斯拉夫、法国、印度、各阿拉伯国家、联邦德国、加拿大,等等。我们应当继续巩固和发展那些在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方面业已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利用因此而产生的任何新机遇。政治局相信,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党的各级机关、负责国际事务的各部门、外交部以及通过各种渠道负责发展与外国关系的其他部委、部门和社会组织都会积极地开展工作。

综上所述,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必须面对的对外政治任务如下:

——继续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开展工作,其目的就是要积极阻止帝国主义对印度支那和阿拉伯东部各民族的侵略活动,防止印巴军事冲突;

——使我们与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得以批准,使联合国接受民主德国为成员国;

——确保西柏林协议顺利发挥效力;

——展开全欧会议的实际筹备工作,并促使其尽可能在1972年召开;

——与各兄弟党协商上述举措,并在欧洲裁军问题采取共同立场。为达此目的,可能需要尽快召集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或社会主义阵营诸国领导人会议;

——继续展开积极工作，以确保那些尚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顺利签署该条约；

——为与尼克松的会谈作好各方面准备，以便最大限度地“促使”这次会晤有益于世界和平事业、我们国家和我们盟友的利益；

——为在远东和整个亚洲进一步展开活动制定相应计划，其中包括积极促进与日本的关系，因为这对当前形势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针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组织，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策略；在近期与各兄弟党派就当前最迫切问题进行讨论，以应对中共的分裂路线和协调我们各自的对外政策宣传活动；

——继续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进一步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尤其需要强化苏共及其队伍的理论和思想工作。

同志们！虽然当前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但我们仍有理由满意地指出，我们党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必将取得成功。由于“冷战”的寒风早在10年以前便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肆虐，两个主要的军事-政治集团狂热地为相互之间的直接对抗而积极准备，从而导致当今世界上仍存在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我们是否能够顺利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重大国际任务，确保苏联人民拥有稳固的、牢不可破的和平，保障各个国家的安全，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当今世界的整个发展进程施加影响，均取决于我们将如何在各条战线上推进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同志们，以上所涉及的问题便是我们党的国际活动情况。也正是关于这些问题，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向本次中央全会作出报告(持续不断的掌声)。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同志们！刚才我们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同志就苏共二十四大以后苏共中央国际活动情况所作的报告。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明天早上才可能对该报告进行讨论。而现在，我们建议就本次会议议事日程中的第一问题通过一个已经中央全会讨论过的决议。同志们，有人对这一程序持不同意见吗？

没有。那么，现在请允许我宣读一下将送交你们审议的这一决议草案的内容。

“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决议：

赞成1971—1975年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计划基本草案、1972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计划基本草案和1972年苏联国家预算基本草案，并同意将其送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审议。”

这就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有人有意见吗？没有。

那么，同意中央全会这一决议的人请举手。请放下手。

有人有异议吗？

有人弃权吗？没有。

决议一致通过。

那么，现在宣布休会，直到明天早上10点以前。

РГАНИ，ф. 2，оп. 3，д. 255，л. 3 - 29

1972 年

№22929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苏联对尼克松访华的反应

（1972 年 1 月 21 日）

1 月 21 日，我同基辛格在苏联大使馆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就最近一年半到最近两年发生的事情，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而主要讨论的则是关于今年 5 月份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高层会晤这个问题。

第一，转交了勃列日涅夫写给尼克松总统的信件。

基辛格说，他将立刻把这封信件报告了尼克松总统。关于尼克松总统对这封信件的详细反应他会随后另行通报。基辛格说，他非常了解尼克松总统的情绪和想法，因此他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尼克松总统同意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信件中提到的主要观点：现在应该开始做一些实际工作，为高层会谈中将要讨论的问题做好准备。

因此，基辛格提议我们同他们进行定期会谈（一周一次），做好这项工作。从 3—4 月份开始这些定期会谈将会更加频繁地举行。

我回答说，苏方愿意就相关问题开始会谈。

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无疑同意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信件中提出的如下建议：委托相关部门开展工作，为两国政府在科学、技术、医疗卫生领域签署协议做好准备，这些协议可以在 5 月份举行高层会晤的时候签署。

关于尼克松总统对苏联进行访问的组织工作，基辛格已经事先向尼克松总统提议，这次访问的时间为 5—7 天。他想知道苏联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除了访问莫斯科以外，尼克松总统还想访问列宁格勒和苏联另外一个城市，当然，这还要看苏联方面的考虑，如果苏联政府不反对这样的访问日程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总统希望能够得到莫斯科的建议，提出 2—3 个苏联城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除外）供他选择，他再从中挑选出一个城市进行访问。

基辛格风趣地说，尼克松总统挑选对哪个苏联城市进行访问，这完全取决于苏联领导人，因为尼克松总统“担心他指定要访问的地方凑巧靠近苏联发射宇宙飞船的地方，而这是不被允许的”。显然，他这样风趣地说也不是偶然的。

我事先向基辛格通报说：在尼克松总统到莫斯科访问之前，他基辛格可以对莫斯科进行访问。基辛格对这一通报表示了感谢，并且说，从各方面来看，在尼克松总统到莫斯

科访问之前，他对莫斯科进行访问将是有益的，这一访问可以在 3 月下旬进行(也就是在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之后)。如果苏联方面对此不反对的话，稍后可以确定这次访问的具体日期。

第二，基辛格确认，关于调解近东问题，他们将背着尼克松和葛罗米柯在去年秋天举行会谈的时候提出的精神，努力做好准备工作，以便在莫斯科高层会谈中，对双方已经协调过的一些想法进行讨论。同时，他还多次提到他们将会面临的一些困难，这指的是在同以色列政府打交道的时候将会遇到的困难。基辛格还援引了同果尔达·梅厄(前不久她在白宫访问)进行的会谈。现在他们正在同以色列就达成中期协议(解决苏伊士问题)的可能性问题举行谈判。

关于这些问题基辛格都没有详细谈论。基辛格说，星期四或星期五我们将举行下一次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将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

第三，全欧会议问题。会谈中，关于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都是围绕着苏美双方都已经表明过的那些立场进行的。表面上来看，基辛格提出的想法显得比较具有和解的性质，但是华盛顿的实质立场仍然和以前一样：在最终签署柏林协议之前，在召开全欧会议问题上，美国什么事情也不愿做。

第四，同基辛格在 1 月 21 日进行的这场会谈的相当部分内容都是关于苏美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的状况这个问题。

从基辛格的谈话可以看出，对于在莫斯科举行的高层会谈中就这个问题签署协议，尼克松总统仍然是非常感兴趣的。

但是，我注意到了一个情况，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毫不妥协。此外，在证明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的好处的时候，对于制止军备竞赛这个重要的任务，他事实上是避而不谈(还要考虑到，现在白宫向国会提出了新的发展军备的计划)。

显然，在签署协议这件事情上，基辛格特别注意的是政治问题，甚至还有宣传问题——一定不能辜负国际舆论(以及美国的国民)的希望，“在苏美经历这么长时期的谈判之后，他们期待着签署这样的协议，或许，他们还会夸张地把这些谈判看作是苏美关系的晴雨表”。基辛格认为，如果不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那么在莫斯科高层会谈的时候就会引起“不必要的投机行为”。

最近，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强军备竞赛，其中包括加强在战略武器上的军备竞赛，尼克松总统最近的发言以及他刚刚宣布的新的军事预算计划，都证明了这一点(新的军事预算计划比去年的军事预算增加了 60 亿美元，在战略武器上的投入增加了 16%)，我对美国采取的这些措施进行了批评。

我特别强调说，美国政府在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苏联没有增加自己的军费，这从苏联新的军事预算计划中可以看出。更不要说美国采取的上述措施与苏美谈判的主要任务(限制在战略武器上的竞赛)明显相矛盾。我问基辛格，尼克松政府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基辛格尽力解释说，美国军费总量得到了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军人们的工资提高了。但是后来他不得不承认，美国现在确实计划增加自己的战略武器，特别是增加海基战略武器，在考虑恢复建设新的、更加先进的载有导弹的核潜艇。

基辛格尽力为美国新的核潜艇建设计划进行辩护，他说，在维也纳—赫尔辛基举行的谈判中，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苏联“总是拒绝”关于暂时冻结海基战略导弹的提议。6个月前，尼克松总统秘密地向苏联领导人提出的关于“相互均等”的建议是个“非常真诚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该建议希望通过对建造新的载有导弹的核潜艇进行限制，使两国这类舰艇的数量都为41艘(不包括不太先进的潜艇，如果苏联愿意的话，他们可以保留这些不太先进的潜艇)，对于这个建议他基辛格是特别同意的，“但是莫斯科没有对这一建议作出任何回应，尽管尼克松总统个人认为这一建议非常重要”。

基辛格详细地说，尼克松执政以来，也就是在3年的时间里，为了苏美就限制战略武器进行的谈判取得积极的成果，美国没有建造一艘新的核潜艇。但是苏联在不断地加强载有导弹的核潜艇的建造——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总统在最近同苏联外长会谈的时候已经详细地谈论过了，考虑到这种情况，美国政府现在决定恢复建造新的载有导弹的潜艇，以便在这一非常重要的战略领域不落后于苏联。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对苏联外长说过。

基辛格试图把美国加强军备竞赛的责任几乎都推到苏联身上，对此我表示了坚决的反对。我再次批评了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我说，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未必能够为正在进行的、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的谈判营造良好的氛围。

随后，在我同基辛格就这个问题举行的讨论中，美方在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问题上的立场大致可以被归结为如下几点：

基辛格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愿意接受如下方案：

1. 他们提出的关于美国和苏联都把他们最新的和较新的、载有导弹的核潜艇的数量都限制在41艘的建议仍然有效。苏联可以建设和改造自己最新的载有导弹的潜艇，使其达到41艘。到时候美国所拥有的这样的核潜艇的数目也将不超过41艘，这指的是，这41艘潜艇不包括那些将被逐步卸除武装的潜艇，随着新的建设的开展，这些潜艇将由新的潜艇来替换(这指的是美国的载有导弹的潜艇在结构上不太先进)。当然，在不超过41艘潜艇的情况下，苏联也可以用他们最先进的潜艇来替换这些潜艇。简单地说，两国的舰队都可以拥有数量相等的比较先进的潜艇，在不超过商定的潜艇数目的情况下，都可以对这些潜艇进行改造。

基辛格确切地说，美国现在才决定建造新型潜艇，在1975—1976年之前，这些新潜艇将不会服役。

2. 按照两国在战略导弹问题上确定的同一标准暂时冻结进攻性武器，无论是陆基进攻性武器还是海基进攻性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某一方潜艇的最大数目为41艘或商定的其他数目)。

3. 第三个方案是，确定两国最多可以拥有的陆基和海基进攻性导弹的数目，但是在不

超过这一数目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意愿，每一方都有权利把一种类型的战略进攻性武器转化为另一种类型的战略进攻性武器；尽管这个方案他们美国人也不愿意接受。

基辛格仍然断言，如果在就反导问题签署协议这件事情上，在关于暂时冻结进攻性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中不考虑关于载有导弹的潜艇这个问题，那么，他们是不能同意进行这样的谈判的（关于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只是同意冻结一个陆基导弹基地，使其停留在目前的水平上，那么苏联在这类武器上将会占据比美国多几百枚导弹的优势，这是美国国会未必会同意的）。

然而，如果把美方在两个月之前所说的话进行比较，把美国在宣布建造新的导弹潜艇计划之前所说的话进行比较，现在看起来，基辛格的上述谈话已经不再显得那么绝对了。

看起来，不能排除的一种情况是：在5月份莫斯科高层会谈之前，白宫不会提出，必须把载有导弹的潜艇列入需要暂时冻结的进攻性武器的范围，这是由于美国现在已经提出了建造新型潜艇的庞大计划。

在反导防御问题上，基辛格所谈论的仍然是美国以前的立场，在维也纳举行谈判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这些立场。

第五，在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多次谈到越南问题。给人的感觉是，从美国国内政治方面来说，对于尼克松政府来说，越南问题仍然是较为迫切的一个问题，引起了白宫的密切关注。

令基辛格特别担心的是，在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前夕，或者是在他对莫斯科进行访问前夕，北越和南越的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会直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基辛格说，正如他们曾经多次声明的一样，他们将会使用新型的轰炸机对这样的进攻进行反击，其中包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进行轰炸，所采取的这些行动都将会给尼克松对北京和莫斯科进行的访问带来严重的影响，或者会完全破坏这些访问。

但是，对于尼克松能否对中国进行访问，基辛格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担忧，这是由于距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日期——2月21日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基辛格说，而且，2月份是越南最为干旱的一个时期，比较适于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到5月份的时候雨季将会来临，这会妨碍开展积极的军事行动。

在一番含糊其辞的谈话之后，基辛格非常明确地表示，遗憾的是，他们白宫现在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印象：在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前夕，苏联事实上会鼓励北越对南越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基辛格说，中国人也有这样的印象，中国人要基辛格把他们的这种印象告诉华盛顿。从基辛格的一些言谈可以看出，他同周恩来讨论过这个话题。

基辛格说，有一些“征兆”使他们和中国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关于这些“征兆”，基辛格举出了一些事例：苏联报刊急剧加强了对中美接近的批评，并且特别暗示，中国和美国背着越南相互勾结。

关于苏联增加了对北越的军事援助这个问题，前不久莫斯科公开地进行了解释，他们对

这个问题进行解释所选择的时机“不能不使人考虑一下,这件事情是否是被安排在了完全特定的时间(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前夕),这是否会鼓励河内采取一定的行动”。

对于基辛格提出的这些看法,我坚决予以否认,并且我强调说,认为我们有这样的意图,认为我们要破坏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这完全是对我们恶意的中伤,我们坚决反对。我接着说,基辛格就这个问题发表的这些言论使人感到非常奇怪,这理所当然地会使人产生一个问题:作出这样的判断的目的是什么呢?

同时我也强调说,我们对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其中包括我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援助的原则立场,世界各国和美国政府都早已知晓,在我们的原则立场中没有任何秘密,也将不会有什么秘密,我们的原则立场没有改变,并且不会取决于是干旱的季节还是多雨的季节,也不会取决于美国总统要到哪儿进行访问。

看起来,基辛格显得有些尴尬,于是就匆忙地结束了这个议题。但是,在我们的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企图巧妙地解释他所说的那些话,他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担心“中国人恼怒起来”,并“唆使河内采取危险的行动”(在尼克松对莫斯科进行访问期间)。

我马上说,像以前所说的那些话一样,他所说的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中伤我们,我再次拒绝接受这些解释。

在会谈中基辛格确认,在对北京进行访问期间,他同周恩来详细地讨论了关于和平解决印度支那这个问题,其中包括关于和平解决越南的问题。基辛格说,他们向北京详细地阐述了他们就越南问题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他们以前也向我们阐述过。

基辛格说,周恩来承诺同北越领导人讨论美方提出的这些建议。但是,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越南人会认为,中美就越南问题在北京进行了如此详细的讨论,他们会很难接受这件事情。基辛格说,但是,他和尼克松总统没有打算绕开越南人讨论越南问题。

基辛格说,他同周恩来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去年下半年,他基辛格同河内代表之间的秘密联系被中断了。在11月份,曾经多次就关于在巴黎举行秘密会谈的日期达成了协议(最后一次商定的时间是在11月20日举行秘密会谈)。但是所有这些协议都被北越人给破坏了。此后就再也没有进行过会谈。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愿意在访问北京之前,通过他基辛格继续同河内进行对话。到访问北京的时候再同中国人讨论越南问题,将难免会失去意义。而他们现在这样做“将会在事实上减少河内的恼怒”。

基辛格说,为了同越南人继续进行谈判,他基辛格愿意前往任何一个城市同黎德寿或者同北越其他重要的领导人进行谈判,而不仅仅是到巴黎去(看起来,他也不反对到河内去)谈判。

基辛格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希望苏联政府能够考虑把他所说的这些话都转告给河内,其中包括他们愿意同北越人再次举行秘密会谈的讲话。关于这些问题,他们白宫愿意听取北越领导人的任何想法。

在谈论越南问题的时候，基辛格说，如果北越同意释放全部美国战俘的话，他们打算向河内提出关于他们完全从南越撤军的确切日期。至于其他的问题，可以在另外举行的谈判中进行讨论。

基辛格说，对于他们提出的关于现在恢复他们之间进行的秘密谈判的建议，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苏联作了答复，请求我们把这些答复通报给他们。

第六，印巴冲突问题。尽管基辛格对他们在印巴冲突期间实行的政策和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详细的辩护，但是他也承认，我们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成功。基辛格也承认，在印巴冲突期间，他们采取的一些措施是轻率的，对我们采取的行动反应过度。

同时基辛格也说，导致他们采取上述轻率的措施的原因，部分在于以下这个情况：当时他们从莫斯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答复"，说的是印度不打算进攻西巴基斯坦(这个答复使"尼克松总统松了一口气")，几个小时以后，印度大使受印度政府的委托澄清说，当他们谈论关于西巴基斯坦的某个问题时，克什米尔问题不在其列；但是白宫认为，苏联就这个问题作出的答复是包含了克什米尔问题的，准确地说，克什米尔是西巴基斯坦的一部分。

基辛格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将会承认孟加拉国，但是现在还不能承认。

第七，苏美贸易问题。对于苏美发展贸易关系问题，白宫在原则上是积极看待的。对于斯坦斯部长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所取得的成果，他们是积极地看待的。但是，随后基辛格试图把他们今后在这个问题上实际采取的措施，其中包括对以曼茹洛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前不久在华盛顿谈判中取得的一些成果的落实，同我们两国就政治问题举行的谈判结合起来。这暗示，他们希望，我们在越南问题上能够给予他们很大的帮助。

基辛格的这个观点遭到了我的坚决反对。关于这个问题他没有坚持再讨论下去，而是答应，在2月10日之前，白宫将会决定，是否同苏联贸易代表团继续在华盛顿进行谈判。但是，从基辛格的潜台词中可以感觉到，白宫打算继续控制苏美贸易谈判问题，打算把苏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同两国总的政治氛围结合起来。基辛格还回答我说，当尼克松总统到莫斯科访问的时候，他打算在贸易领域采取重大的措施。但基辛格也表示，希望同时这也能促使政治问题在莫斯科会晤中得到解决。基辛格说，他们打算在3月份派遣一个贸易代表团到莫斯科，继续讨论两国的贸易问题，为在5月份举行的高层会谈做好准备。

第八，曾透漏出消息说，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拉什将会被任命为美国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代替前不久离开这一职位的帕卡德)，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证实了这一消息。

基辛格说，尼克松很早前就熟识了拉什，他认为，把这样亲近尼克松的人安排进国防部是有益的。基辛格认为，拉什是个"精明的活动家"，在就西柏林问题举行谈判的期间，他很好地显露出了自己的才能，能够完成白宫交付给他的一些复杂的任务。

АВПРФ，ф. 0129，оп. 56，п. 418，д. 5，л. 4-14

№22932

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中美可能就越南问题达成协议

(1972 年 1 月 26 日)

优先发送

尼克松通过基辛格告诉我们，他们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议，恢复美越之间的秘密谈判(这在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之后得到了确认，我们在 1972 年 1 月 25 日得到了这个建议)，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如何作出反应。

关于这个问题，或许首先应该注意以下两种情况。

一方面，美国现在提出的“新的和平建议”(声称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应该秘密交换意见)，无论是其性质还是其形式都清楚地证明：从各方面来看，白宫还没有考虑在近期内就进行秘密会谈，他们现在提出这个建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进行宣传的目的(特别是在总统大选前出于对美国国内政治的考虑)。

另一方面，美国现在采取的战略是，更加倚重中国，他们明显希望，在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期间，美国能够同中国就越南问题达成协议。为此，美国人将会拿出他们的主要筹码，因为中国人非常希望美国从越南完全撤军，因此，华盛顿愿意以完全撤出美军来换取中国人的秘密支持，使美国，准确地说是使尼克松总统能够“体面地”解决越南问题，不给他在美国的总统选举运动中制造麻烦。为此，尼克松无疑也愿意秘密地对中国作出一定的补偿。

对于我们和越南人来说，美国人现在提出的这个建议(向我们提出，并请求我们把该建议转告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重要性正在于此。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外交斗争。不能完全排除事态会按上述提出的方向发展。

现在出现的一个新的情况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可能就越南问题达成协议。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面临如下问题：对于美国和越南就越南问题进行接触，我们现在是否应该改变我们的政策。

我们认为，白宫对我们发出的呼吁使我们现在可以利用时机，在把美国人提出的建议转告给越南人的时候，首先同他们讨论关于越南今后的政治和军事计划问题。

我们应该力求达到这一重要的目的，以便通过同越南人进行讨论，使北京在对美国所提的建议的实质立场上更加紧密地站在河内一边，防止中国人随后在同尼克松举行会谈时要什么阴谋。

我们的战术目的或许可以是，向河内提出在三边的基础上(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中国)进行讨论，根据越南目前的局势，并考虑到尼克松对北京和莫斯科即将进行的访问制定

一个共同的政策，对尼克松政府施加压力。

或许，还可以采取其他的战略，但是所有这些战略都应该是：尽可能地阻止白宫和北京在越南问题上勾结起来，在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和苏联在越南的利益的同时，不要关上我们同华盛顿进行对话的大门。

因此，可以说，无论越南民主共和国将会作出如何答复，我们应该向河内转告尼克松提出的建议，应该向白宫转告越南民主共和国对美国所提建议作出的反应，这些都将证明：华盛顿会认为，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仍然不会袖手旁观。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同美国的关系中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高层会谈中要考虑到的。

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对美国所提建议，作出的答复的性质以及今后越南局势的发展，我们可以以勃列日涅夫给尼克松写信的形式对美国提出的建议作出答复，同时也对美国总统前不久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件作出答复。

A. 多勃雷宁

报告：1972 年 1 月 25 日多勃雷宁同志报告了他同基辛格举行的会谈。会谈中基辛格说，他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通过黑格将军向苏方通报了关于尼克松即将就越南问题发表的讲话，也向苏方转交了尼克松总统给勃列日涅夫的私人信件、尼克松总统即将发表的电视讲话的文本以及前不久美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秘密提出的总的建议的最后文本。

АВПРФ，ф. 59а，оп. 7，п. 13，д. 9，л. 120－123

№22933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苏高层会晤、中美会谈等

（1972 年 1 月 28 日）

1 月 28 日，同基辛格举行了例行的会谈，这次会谈是在进行上次会谈的时候商定的。

1.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对勃列日涅夫在 1 月 17 日的来信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正在准备给勃列日涅夫回信，在最近的 10 天里，他都在准备这件事情，尼克松总统请求事先转告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同意勃列日涅夫来信中提出的主要思想：现在应该开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为 5 月份举行的高层会谈做好准备。

基辛格接着说,根据他的提议,他同尼克松总统就莫斯科高层会谈将要签署的文件(这些文件可能会成为莫斯科高层会谈的成果)事先交换了意见。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认为,关于莫斯科高层会谈,应该及时准备好相关文件的文本,并委托基辛格代表美国方面做这件事情。

基辛格接着说,他们认为,关于高层会谈的最终文件应该是联合公报,这份联合公报应该包含在高层会晤中讨论的问题,特别应该包含就那些讨论的问题所达成的协议。

或许,关于一些问题,应该在高层会谈中准备单独的文件。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非常希望,5 月份能够在莫斯科签署关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协议,两国政府从去年 5 月就开始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为达成协议双方都付出了很多努力。

基辛格说,此外,在莫斯科高层会谈期间,还可以就美苏两国关系的原则发表共同的声明(就像勃列日涅夫和蓬皮杜发表的共同声明的精神一样,当然,两国在发表这一共同声明的时候,要考虑到美苏两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两国发展关系具有特别的性质;但是基辛格说,这是他最近才产生的想法,他事先说了出来,但是,关于这些想法,"尼克松总统还没有考虑成熟")。

他们想得到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基辛格说,在他们从北京返回之后,就可以逐步开始着手准备两国高层会晤所要签署的文件的文本。

我答复基辛格说,对于美方阐述的上述原则,我们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应该把这些原则具体化,并就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也答应愿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2.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基辛格请求我向苏联领导人转告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如下建议:在莫斯科高层会晤前夕,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维也纳举行的谈判即将中止,在此期间仍然可以努力就所要签署的协议的原则和框架达成秘密协议,待恢复谈判的时候双方代表团再就这些问题制定出方案,并且随后在 5 月份举行的莫斯科高层会谈中就这个问题签署协议。

关于就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达成协议的问题,基辛格又对美国的立场进行了说明,他的这些说明都是根据他在上次的谈话中就这个问题提出的三个方案谈论的,只是又确定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关于他在上次谈话中提出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方案,要在具体的日期之前,比如,在今年上半年对进攻性武器的层次进行确定)。

他现在就愿意同我们讨论这三个方案,但是还要秘密地进行讨论,他期待着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

基辛格指出了美苏两国现在在反导防御问题上仍然存在的一些分歧,他说,美国的专家们注意到美国代表团成员尼采在维也纳同苏联代表进行的讨论中提出的一个想法:如果苏联最近就反导防御问题提出的建议(美国保留一个反导基地;苏联保留对莫斯科进行防御的基地,另外还要建立基地防御我们其他的战略导弹)能够允许美国在自己的洲际导弹基地部署安保反导体系以及哈尔德赛特反导体系的话,那么双方就能够在苏联所提出的建议的基

础上达成妥协。

当然，苏联方面也有这样的机会。

基辛格说，如果尼采对苏联所提出的建议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他们会好好地考虑这些问题。基辛格突然说，美国最优秀的一些专家认为，无论是美国的安保反导系统，还是苏联类似的反导系统，它们的技术目前都还不完善，还不能对它们的洲际导弹基地进行有效的防御。美国最近采取了一些行动，加强对反导发射井的保护，这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洲际导弹防御体系的能力，尽管这还不能完全保证。

基辛格说，他现在还不是正式地提出这个建议，关于这个建议白宫还没有作出具体的决定。但是，如果我们在维也纳的谈判代表的谈话反映的是苏联领导人的想法，如果他们对苏方代表的谈话理解正确的话，那么他基辛格将会准备一份更加详细的建议，以便达成妥协。如果他们的理解有误的话，白宫将不会再考虑这些问题，尽管美方代表团的一些成员现在认为，或许，还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

基辛格说，简短地说，他请求非正式地答复他，他们对苏方立场的理解是否正确。他绕过美国在维也纳的谈判代表直接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他考虑到美苏高层会谈的日期日益临近，双方寻求途径，达成妥协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在同基辛格会谈的时候我再次提出了近东问题。

我问基辛格，什么时候他才能提出就近东问题进行谈判的时间表(他曾多次承诺，将向我提出就近东问题进行谈判的时间表，类似这些话是在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对我说的)，以落实尼克松总统和葛罗米柯在去年秋天达成的协议。

基辛格回答说，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考虑，并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讨论，在果尔达·梅厄去年底对华盛顿进行访问的时候，他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实际情况仍然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比起就柏林问题进行的谈判所遇到的困难，这些困难还要更大一些。

基辛格接着说，在果尔达·梅厄对华盛顿进行访问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和他曾明确地对果尔达·梅厄说，在尼克松同苏联领导人于今年5月份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无论怎样都将会讨论近东问题，因此，他们想听听以色列对调解近东问题的具体想法。关于这个问题果尔达·梅厄非常坦诚地说，现实的逻辑是，无论以色列是否提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莫斯科进行的高层会谈中必定都是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关于这一点以色列总理也不怀疑。因此，为了以色列的利益，她将秘密地向白宫阐述自己对调解近代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因此，他们同果尔达·梅厄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并且，基辛格也使她明白，美国会考虑满足她提出的关于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其中包括提供幻影飞机的请求)，白宫认为，她现在不会反对在莫斯科高层会谈中讨论近东问题，而是将会认为，在莫斯科高层会谈中，具体讨论的将主要是关于就签署中期协议和“苏伊士方案”达成协议的问题，该协议同最终调解近东问题密切相关。果尔达·梅厄答应就这个问题向华盛顿提出更加详细的建议。

现在西斯科代表国会正在同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拉宾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但是西斯科

(和罗杰斯)还不知道,他们谈论的是关于今后同莫斯科进行交换意见的问题,而他们只是在准备恢复国会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中介作用。特拉维夫曾经承诺的、所要提出的具体的建议他们还没有得到,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得到这些建议。

基辛格说,他们没有期望西斯科和罗杰斯举行的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但是,他自己还不愿进行干涉,这就像在就西柏林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一样,他不愿干涉国会的“有效工作”,而且,国会也没有解释进行这次谈判的原因,这就使美国的一些领导人和国会议员产生了怀疑,并且他们想知道,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此,经尼克松总统同意,他基辛格愿意给国会一个机会,继续“尝试着”进行谈判,而同时他将同我们秘密地进行非常务实的会谈,这些会谈是有望最终达成协议的,尽管他现在还不能完全保证最终达成协议。在进行这些会谈的时候,他将考虑到果尔达·梅厄直接向白宫提出的想法和建议,关于这些想法和建议国会将不会完全知晓(国会知道的只是以色列初步提出的建议,而不会知道以色列的后备方案和计划)。

我提醒基辛格说,葛罗米柯在同尼克松总统和同他基辛格进行的谈话中曾明确地强调说,中期解决方案和最终调解方案之间必须有紧密的联系。如果不考虑这一点,苏联和美国之间就不能达成协议。目前基辛格谈论的只是关于中期解决方案。我问基辛格:根据他的安排,苏美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详细地讨论关于最终调解方案的问题?莫斯科高层会谈在5月份就要举行了,毕竟,在这次会谈中不可能只讨论关于调解近东问题的中期方案,而不讨论关于调解近东问题的最终方案。

基辛格回答说,以色列总理在白宫同我们讨论近东问题的时候,她所谈论的确实主要是关于中期方案的问题,她明显不愿意讨论关于近东问题的最终调解方案,尽管就最终调解方案问题她仍然谈论了一些看法。基辛格接着说,但是,尼克松总统和他本人没有坚持这个问题,以便能够找到途径就近东问题达成协议,并最终解决近东问题(在葛罗米柯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以便不给美国亲以色列的势力以口实来制造麻烦,反对以此来解决近东问题。同时,他们也在尽力通过果尔达·梅厄搞清楚以色列政府对最终调解近东问题的立场,因为他(基辛格)了解他同苏联外长所达成的协议的实质。

基辛格继续说,同时,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萨达特总统很快将会到莫斯科进行访问。他想知道,莫斯科是否将会同萨达特总统讨论关于葛罗米柯同他基辛格在华盛顿会谈时提出的那些想法,让他基辛格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

基辛格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会自己决定怎么做,但是白宫现在仍然还有些怀疑:在必须保守他们所谈论的那些话的秘密之前,埃及人能否向报刊保守这些秘密。因此,美方认为,在苏联和美国基本上达成协议之前,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只能在两国的范围内进行,这样做比较好一些。

基辛格接着说,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苏联领导人信任萨达特,现在就把他们所谈论的那些话全部都告诉了他,那么白宫也不会特别反对;如果苏联领导人这样做的话,他们只是请求在萨达特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之后把这一点告诉他们。

然后，我们又回到了关于就近东问题达成中期协议的问题，关于“苏伊士方案”问题。基辛格说，在同苏方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的时候，埃及总统可能会谈到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埃及对今后讨论中期方案的态度问题，他们想知道苏联领导人对这个方案的态度和反应。

从逻辑上进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萨达特的态度将有三种可能。如果苏联领导人想知道白宫对萨达特在这三种情况下的态度所采取的立场的话，那他基辛格想提出一些建议。

1. 萨达特可能会说，他不愿意再借助美国的帮助讨论“苏伊士方案”。

白宫将不会特别反对埃及方面作出的这个决定，因为埃及方面的这个决定只是意味着，要中断的谈判只是国务院（西斯科和罗杰斯）再次积极准备进行的那些谈判。而他们白宫方面将会通过秘密渠道同莫斯科继续讨论“苏伊士方案”，正如协议中所规定的那样。

2. 萨达特可能会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他是否应该通过美国继续就苏伊士运河问题进行谈判。

当然，苏联领导人将会自己决定，对萨达特作出什么样的答复。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白宫只是想提出如下看法：可以向萨达特建议，让他不要对举行新的谈判的建议采取坚定的态度，在答复美国的时候同意继续进行谈判，但是可以反问美国国务卿，在就“苏伊士方案”继续进行谈判的时候，美方将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并以此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美国所提的具体建议中具有什么新的内容？然后再决定萨达特是否愿意进行新的谈判。

3. 如果萨达特说，他仍然愿意继续进行谈判，那么白宫当然是不会反对的。

基辛格再次强调说，如果局势的发展是向着上述三种方案中任何一个方案指定的方向发展的，那么美国都不会反对。

（在作出上述建议的时候，基辛格明显考虑的是关于宣传方面的问题：应该使开罗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便使他们对社会舆论有所交代。）

基辛格的谈话仍然使人感觉到，由于一些原因，尼克松和基辛格现在还不是非常急于对调解近东问题的最终方案进行具体的讨论。从各方面看来，他们将会把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拖到莫斯科高层会谈临近的时候再进行。

如果从基辛格上述所说的“安排表”进行判断，在就中期协议问题或者就“苏伊士方案”进行的讨论中，美国国务院现在实际上能够向埃及人提出的建议很少，因为，如果他们也向以色列作出让步的话，那么，白宫就打算通过秘密渠道同我们进行交易。

关于萨达特对中期协议问题可能采取的态度，基辛格提出了上述三种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国内斗争，各派之间企图互相拆台，基辛格和国务卿现在的关系就是这样。近东问题同美国国内的选举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使白宫的行为非常谨慎，比他们在就西柏林问题上采取的行动还要谨慎。从中还可以看出，基辛格在近东问题上的优柔寡断。总的来说，确定和实施美国关于近东问题的时间表绝非是他基辛格一个人所能够做到的。

还有一种情况会对这个问题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就是从总体上说，我们觉得，白宫现在对近东事务不太着急，或许，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相信以色列仍然没有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威胁，如果再发生新的军事冲突的话，以色列将在军事上占据优势。

另一方面,尼克松是知道我们关于解决近东问题的想法的,知道我们为协调这个问题将要采取的方法,他也知道,我们对近东地区军事局势的态度是负责任的,不会允许这一地区现在爆发新的军事冲突,这就使得他更有理由不把注意力首先放在近东问题上,使得他为了自己的选举运动而不愿破坏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不愿破坏他同美国国内支持以色列政策的那些较具影响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萨达特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推动白宫更加积极地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近东问题的话,那么,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同华盛顿进行接触的时候,使和平解决近东问题再次被重视起来。

为此,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在两方面同时采取行动,并协调这些行动。

——一方面,在我们今后通过秘密渠道进行谈判的时候,向尼克松转达我们对调解近东问题提出的修改意见(在我们以前提出的计划的基础上,根据最近两年出现的一些新的因素制定出来),以便使白宫同我们就这个关于调解近东问题的修改意见(关于这个修改意见的内容,大使馆已经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进行更加具体的会谈。

——另一方面,以相应的方式向尼克松展示,以色列和美国在近东事务上并非总是那么一帆风顺,继续拖延近东问题的解决只会增加一些令人担忧的因素,加快事态向不良的方向发展,其中包括可能会加强我们在近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为了显示这一点,看起来较好的做法是同萨达特达成协议,好像苏联正积极行动起来,以便在埃及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或者其他类似的军事基地,这是美国人最为担心的;众所周知,美国人现在明显加强了行动,增强自己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存在),而这正是他们所担忧的。

我们认为,应该通过某种途径,使白宫知道我们所要采取的上述行动的意图,这将有助于推动白宫加快同我们就近东问题进行秘密会谈,并且,进行这些秘密会谈是双方都已经商定了的。

同时,还应该对基辛格施加压力,以便就近东问题开展更加具体的对话,但是,在同他们进行谈判的时候不能给他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苏联对有关近东的所有问题都显得非常关切。

4. 在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向我通报说,尼克松总统打算在2月16—17日从华盛顿飞赴北京,中途在夏威夷群岛停留2—3天,在关岛停留一天,以便适应巨大的时差,集中精神进行即将举行的谈判,并抛开日常繁琐的事务。

基辛格说,现在正在同中国人确定关于会谈记录的细节问题,双方已经商定,中国北京政府将为美国总统举办盛大的欢迎宴会,而尼克松总统随后也将为中国领导人举办答谢宴会。基辛格说,但是,双方还没有商定这些宴会是否纯粹限于在美国和中国双边之间进行(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还是邀请驻在北京的外交使团也参加这些宴会。现在由中国方面来决定这个问题。中国方面要首先举办宴会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白宫同意任何一种解决方案。

应该注意基辛格的如下谈话: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最后文件,他们和中国人

基本上已经准备好了。这些文件不像是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这次访问的成果，也不像是关于尼克松同中国领导人举行的会谈而发布的共同声明。根据基辛格的谈话，尽管关于这次访问的最后文件的一些细节问题仍然还没有解决，但是其主要内容已经商定。基辛格接着说，这次访问的最后文件事实上回答了报刊现在提到的许多问题，也回答了“那个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公开回答的问题”：由于最近东南亚局势的发展，对于对北京进行的访问可能取得的结果，尼克松总统现在是否担心？

基辛格说，关于这些问题，尼克松总统是不愿意靠运气，也不喜欢冒险的，但是他事先也不知道他对北京进行的访问将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现在“关于这次访问所要取得的成果已经有了最低的保证”。

基辛格说，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所要签署的最终文件目前还没有涉及越南问题，但是如果这份文件中提到了越南问题，那么从各方面看来，这也将是简短的几句话，因为美国和中国很难就这个问题协商一致，发表一份共同声明。但是，双方当然会讨论关于越南问题的实质，尽管中国人声称，越南问题最终应该由美国和河内解决。

基辛格补充说，美国和中国发表的共同声明或许由尼克松和毛泽东签署，但是这还没有最后商定(这份共同声明或许也将是没有署名)。根据周恩来向白宫通报的信息，毛泽东现在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他们美国人对于这两种方案都是同意的。

5. 基辛格再次详细地谈论了美国对越南问题的立场。但是他所说的这些话基本上都是在重复他本人和黑格近来就越南问题同我们所谈论的那些话。

或许，应该注意的只是基辛格的如下谈话：无论如何，白宫都会在今年从南越撤出所有的美国军队，这只是为了让北越释放所有的美国战俘，关于在东南亚停火的问题，美国不会再提出什么条件，但是应该明白的是，美国在商定的期限内撤军，在此期间，河内不能采取任何重大的进攻行动(这句话暗指的是，他们提出的一个条件是：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北越不能采取重大的进攻行动)。

在就越南问题进行谈话的时候，我再次重申了我们对越南问题的立场以及我们对调解越南问题的途径的看法。

6. 基辛格说，美国新任贸易部部长彼得森现在正在更加具体地对苏美贸易问题进行研究，他认为，彼得森现在在白宫是“经济事务上的基辛格”。彼得森是亲近尼克松的人，因此他将比斯坦斯拥有更大的权力。根据尼克松总统的个人请求，斯坦斯将要做的工作是：为尼克松进行的总统选举募集资金(通过大商人募集，他同大商人们有着很好的关系)。

7. 关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入主白宫的机会，基辛格也秘密地作了评价。

基辛格就这个问题作出的评价可以被归结为如下几点：

现在比较有胜算机会的是麦斯基参议员。汉弗莱次之。汉弗莱已经为他进行总统选举募集了大约20亿美元(这些钱主要来自他的有钱的朋友)。但是尼克松个人认为，汉弗莱在政治上已经是在走下坡路了。无论怎样，尼克松都“绝对相信”，如果他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话，他一定能够打败汉弗莱。

同麦斯基进行的竞争将会比较困难。麦斯基是个没有经验的人,过去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而主要的是,“他在电视上的形象较好”,这在美国的国内条件下非常重要。麦斯基的弱点是:在对外事务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尼克松本人相信他会“战胜”麦斯基,尽管这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尼克松再次竞选的主要困难在于,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问题和失业问题。但是,他希望今年年中之前,关于这两个领域的问题会有所好转。

白宫认为,肯尼迪确实已经决定今年不担任候选人。而至于其他的候选人(麦戈文、杰克逊、林赛、哈特基等人),尼克松将“不会把他们视为对手”。

我同基辛格商定在2月4日星期五我们再举行下次例行会谈。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 ф. 0129, оп. 56, п. 418, д. 5, л. 22 - 35

№2293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尼克松访华的成果及印象

(1972年3月1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今天,3月1日在白宫同基辛格举行了会谈。

1. 基辛格援引在尼克松总统对北京访问期间我们通过黑格将军向美国方面转达的通报说,尼克松总统请求向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转达他个人的一个保证,他完全同意苏方的如下主要立场:如果双方都确实希望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晤中,建设性地解决两国存在的问题,那么,他相信这次会晤将会是非常富有成果的一次会晤。

然后,基辛格详细地谈论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的主要思想仍然是他上述所表明的立场。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的最后,基辛格说,下周尼克松总统将会对我们发出的呼吁作出书面的答复。

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中,我再次从总体上向基辛格阐述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强调说,莫斯科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2. 基辛格谈论了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以及他对这次访问的印象。

在会谈开始的时候,我故意不提出关于他们对中国进行的访问这个问题,尽管从各方面看来,基辛格在期待着我马上就提出这个问题。

后来基辛格忍不住说，或许我们希望知道他们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所取得的成果。

我回答说，在他基辛格对北京进行访问之前，曾主动对我们说过，在他返回之后将把他对这次访问的印象告诉我们。如果他现在就这个问题有一些话要对我们说的话，那么我会非常认真地听他的这些谈话。

在基辛格谈完这个问题之后，可以从中看出，基辛格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话很不连贯，并且总是在不断地离题和重复，他就这个问题谈论的主要观点可以作如下概括(尽可能用他实际上所说的话进行概括)。

在就这个问题开始进行谈话的时候基辛格说，报刊报道说，美国好像对中国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在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的条件下就同意把台湾归还中国，这种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

基辛格说，首先，我们在联合公报中所声明的只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从台湾撤出全部的美军。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包括在同中国人进行会谈的时候都没有提出关于我们完全撤军的具体日期。

第二，尼克松曾明确告知毛泽东和周恩来，美国方面事实上是把台湾问题的解决同其他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的，首先是同越南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的，“尽管在最终发布的联合公报中没有提到这种联系”。这种联系的意思不是说中国人应该帮助美国解决越南问题，而是说：只要越南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东南亚的局势仍然紧张，那么美国将“很难从台湾撤出美军”。

基辛格总结说，简短地说，我们公开承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同时尼克松也非常明确地说，这个问题是同东南亚局势的总体改善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也非常清楚，美国对台湾在条约上的义务仍然有效。

在谈到东南亚的局势的时候，基辛格说，经过同中国人进行的长时间的讨论，现在或许可以说，两国在东南亚问题上取得了重大共识：今后关于东南亚地区问题的解决应该在该地区相关国家的政府逐步稳定的条件下进行，而首先应该通过使他们中立化来解决问题。

基辛格接着说，中国人不反对东南亚局势向这方面发展，他们非常确信这一点。在就这个问题进行会谈的时候，尼克松尽力使中国人明白，如果中国试图侵略东南亚地区的某个国家，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到时候中国人将不得不“再次同美国发生冲突”。

基辛格再次说，但是美方同意使该地区中立化。或许，今后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尝试着就东南亚的地位问题达成协议，当然，苏联应该参与进来，因为我们非常清楚，苏联的作用和影响不仅是全球性的，而且在东南亚地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基辛格还说，如果今后能够就东南亚的中立化问题达成协议那就好了，但是他没有就这个话题再深入谈论下去。

关于越南问题，基辛格说，他们同中国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其中大部分时间，主要是用于双方相互阐述和解释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在谈判中，尼克松没有向中国人提出任何新的建议。“我们向中国人阐述的立场都曾经详细地告诉过苏联方面。”

基辛格说,中国人的立场也没有明显超出北京曾公开阐述过的那些立场的范围: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关于中美双方就越南问题在北京进行的讨论,从基辛格的谈话中或许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因素。基辛格说,他们最后明确地对中国人说,“正如在此之前对您所说的一样”,如果北越现在(也就是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能够采取一定的灵活政策,那么在越南局势今后的发展中将不会遭到美国方面的重大干涉,就能够使北越人在两年、最多三年的时间内事实上得到南越,北越现在坚持要从美国得到南越,但是尼克松总统现在还不能让他们得到。基辛格说,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对河内也没有好处,这只会使冲突持续下去。

美方还对中国人说,一旦尼克松再次当选总统(整个局势的发展都有利于他再次当选总统),他将履行对北越人作出的上述承诺。否则北越将不得不同美国再对抗四年,但是,到那个时候美国将“不会作出任何让步”。在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使越南局势继续紧张下去未必符合相关各方的利益。最好是“找到各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基辛格说,他们曾告诉中国人,他们可以把所有这些话都转告给河内。关于这个问题中国人没有作出任何直接的承诺,但是他们相信,中国人是会把这些话转告给河内的。

从基辛格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话可以看出,美国坚持把越南问题看作是他们在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关于朝鲜问题,基辛格只是说,或许可以说,双方都同意朝着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方向努力。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关于朝鲜问题双方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

基辛格说,中国人想从他们那里得知关于美苏莫斯科高层会谈的日程问题。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告诉中国人说,他希望同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哪怕是签署一份协定,同时,他还希望能够解决贸易问题。尼克松也向中国人指出,他希望在莫斯科高层会谈的时候能够就召开全欧会议问题达成最终的协议。

基辛格强调说,然而,关于美苏双方在莫斯科高层会晤中可能就调解近东问题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中国人完全没有提到,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就近东问题举行的会谈是非常秘密地进行的。

在谈到关于中国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的时候,基辛格说,关于召开全欧会议问题,中国人没有公开说出什么消极性的看法,但是关于成立欧洲经济联盟这个问题,他们作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他们认为这是欧洲生活中的“一件好事”,他们也不反对让美国人把他们的这些看法转告给美国在西欧的盟国。

基辛格说,关于近东问题中国人的立场仍然是:强烈要求满足巴勒斯坦民族的要求。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没有同中国人非常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核能力同美国的核能力“没法相比”(根据美国谍报机构各方面的情报以及美国专家的评估,在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内,即使是在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内,中国的核能力都不会对美国造成任何重大的威胁)。

基辛格接着说,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最新情报,中国核导弹计划的实施仍然非常缓慢(其

中的原因美国人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比美国最初作出的预测要落后1—2年的时间。

在会谈过程中基辛格主动说，报刊发表了许多"极具轰动效应的报道"，报道说美国和中国正在勾结起来反对苏联，所有这些报道都是不合实际的。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谈论了很多。

关于这个问题他所提出的主要论据如下：

——根据美国从各方面作出的评估和进行的观察，要对抗苏联的话，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仍然非常落后，在中国同苏联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答应支持中国，试图推动中国同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美国政府"完全是疯了"，更不要说中国了。基辛格说，他们知道，一旦同苏联发生了军事冲突，那么苏联将不会按照"兵对兵，将对将"的原则进行这场战争，而是会使用他现有的一切强大的力量。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最高军事指挥部早就给尼克松总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答案：如果认为，一旦苏联同中国真正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那么苏联"必将陷入中国而不能自拔"，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所有这些看法都没有充分的依据。如果苏联同中国确实发生了军事冲突的话，那么中国必将被打败。可以想一下，中国领导人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尽管中国人当然也没有把这个问题告诉他们。

——基辛格还说，美国也没有承诺对中国进行重大的经济或财政上的援助，因为这种援助可能会极大地增强中国的经济力量。前不久马尔罗在同尼克松进行会谈的时候，法国曾强烈要求向他们提供这种援助，但是我们在北京就没有谈到这种援助。基辛格说，关于这个问题，只要对今后事态的发展进行观察，苏联很容易就会相信这一点，因为这种事情是隐瞒不了的。

——确实同中国人讨论了关于发展贸易的问题，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外汇能力，在今后的几年内，中美贸易的总量将会是很小的，是不能同美苏之间的贸易量相比的，特别是在举行莫斯科高层会晤之后，这种贸易量就更加不能相比了。

——他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争论，这是苏联和中国之间的重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不仅不会给中国提供什么帮助，甚至还会完全相反。在中国领导人同"主要的帝国主义者——尼克松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现在中国人将很难像以前那样对苏联进行指责了。

基辛格说，无论怎样，在尼克松总统今后的任期内(也就是还有5年时间)，即使美国还会希望一味地支持中国反对苏联，那么某种"相互勾结"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更重要的是，这种"相互勾结"的效果也将是非常有限的。基辛格自问道："而且在最近几年中国人能够做些什么来对抗苏联呢?"从各方面看来，他们能做的只是在联合国辱骂你们，并利用其他类似的"机会"来刺激你们。或许，他们"将继续在边界问题上同你们争论"。

基辛格说，在北京的时候中国人曾向他们抱怨说，苏联在苏中边界集结了上百万的军队。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表达了对苏联这一意图的担心。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因为这涉及的是苏中关系问

题,对于这个问题他是"不愿意进行干涉的"。但是,总的来说,尼克松和他基辛格都有这么一种感觉:毛泽东和周恩来真的都非常担心(不是为了宣传),担心苏联会针对他们采取一些出乎意料的行动。

根据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中国人的理解",中国人的看法是:中苏即使在边界地区发生"偶然的冲突",这也将会"直接引起"苏联方面采取更大的军事行动。从这方面来说,苏联人的举动将很难预测。而在中国政治领导人看来,苏联的军事学说是:一旦形成了严峻的局势,就不应该使自己卷入到持久的、小规模的冲突中,使未来不能确定,而是应该准备采取重大的行动,然后再果断地把这种行动进行到底,绝不半途而废(感觉这是在暗指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还说,中国人还向他们提到了在达曼斯基岛发生的那场冲突,他们说,在进行这场冲突的时候,苏联人对他们"野蛮地使用了"某种先进的武器,但是,基辛格说,他们没有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

关于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印象,基辛格说,中国全体国民的纪律性给尼克松总统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他们认为,毛泽东现在仍然还控制着中国的军队、国家安全、党的事务以及国家机构,在中国仍然处于最高地位,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

在进行直接会谈的时候,毛泽东的个性也给尼克松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尽管可以看出,毛泽东现在明显正在衰老,但是,他的思维仍然非常清晰。毛泽东给尼克松留下的印象不像他们预先设想的那样:毛是一位激进的革命领袖,而是哲学家和实用主义者的完美结合,在推行政策和采取行动的时候,特别是在采取那些会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的行动的时候他都非常谨慎。

周恩来主管中国国内的实际工作以及中国的涉外事务;尽管在各种情况下,周恩来都强调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是,他们(尼克松和基辛格)得出的印象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周恩来在很多方面都是自行其是,善于对毛泽东总的方针进行解释。周恩来现在是中国的"总管家"。

基辛格说,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访问,他所说的这些话都只是为了向苏联领导人进行通报,他请求不要把这些信息告诉给其他人,尤其是外国人。

当然,关于同中国人举行的会谈,基辛格所说的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针对性,应该从这一立场出发来看待他所说的这些话。白宫愿意把这些话告诉我们,并且要求我们对这些话进行保密,从这方面来说,基辛格所说的这些话也应该引起重视。因此,关于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中国进行访问所取得的成果我们也举出了基辛格所说的许多原话。

3. 在会谈过程中,我对苏美双方就莫斯科高层会晤的准备工作相关各个问题而举行的会谈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一些批判性的意见。

基辛格作出的答复的主要意思是,在他们对北京进行访问之后,现在,尼克松总统和他基辛格本人都能够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高层会晤上,在今后 2 个半月的时间内,尼克松总统工作日程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为这次会晤做准备。基辛格向我保证说,美方现在加强了对这次会晤的准备工作,在更加具体地做相关的准备工作。

同基辛格的下一次会谈将在3月9日星期四进行。

基辛格说，同我举行的这次会谈结束之后，他马上就要前往佛罗里达，尼克松总统今天早上已经到了他在佛罗里达的官邸，以便在对中国进行访问之后休息一下，并处理一下在他对北京进行访问的期间搁置下的一些事务。基辛格将在佛罗里达待到星期天。

令人非常好奇的是，在这些天里，罗杰斯国务卿会一直待在华盛顿，他将向"友好国家"的大使们通报关于同中国举行的谈判。他作出这种安排的原因最初是由于日本大使的询问，日本大使已经正式请求美国政府把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成果向他们进行通报。

戏剧性的事情还在于，大家都知道，罗杰斯没有参加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举行的那些最为重要的谈判，基辛格是真正知道这些谈判所有细节的人，但是现在基辛格却悄然离去，前往佛罗里达去了。

4. 关于美国同孟加拉国的关系问题。基辛格说，从各方面看来，这个月内他们将会正式承认孟加拉国。他们打算向孟加拉国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

5. 关于美国和印巴冲突问题。基辛格的意思是说，他们打算在这一地区采取"平衡"的政策。他们将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改善同印度的关系上，尽管这会招致巴基斯坦的严重不满。

基辛格接下来的谈话事实上是承认他们所犯下的错误：同像印度这样大的一个亚洲国家产生了对抗。白宫打算改正这一错误，并希望，"经过两年之后，能够把美国同印度的关系恢复到印度同苏联的关系那样的程度"。

总体上可以看出，美国现在正在对他们对印度实行的政策重新进行评价。从各方面来看，他们不希望把印度"推到"苏联一边，而是在尽一切努力把印度争取到自己一边，或者无论怎样使印度在苏美关系中保持中立，并同印度的一些亲美国的实业界人士更加积极地发展经济关系，美国推行的亲巴勒斯坦的政策阻碍了这种关系的发展。

6. 关于近东事务。基辛格再次表示，尼克松总统希望依照他同葛罗米柯谈话中所提出的精神，同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高层会谈中讨论关于最终调解近东问题的方案。

同时他也抱怨了他个人所面临的一些特殊的困难。在就西柏林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可以依靠拉什大使和勃兰特·巴尔参赞，但是现在的情况却与柏林谈判不同，现在他基辛格事实上只能靠自己。他不能委托任何人来准备某一具体的建议，因为那些国会议员，包括西斯科及其领导的有经验的机关完全都不了解情况，而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向果尔达·梅厄寻求帮助简直是不现实的事情。

因此基辛格向我们问道，能否在他同苏联外长进行会谈的基础上，提供给他一个关于今后会谈的大致轮廓，该轮廓可以成为今后同我们进行秘密谈判的基础，而最终或许还可以为莫斯科高层会谈做好具体的准备，以便使这次会谈取得成果。

我答复基辛格说，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提出一个关于今后会谈的轮廓，而是白宫要明确答复如下重要问题：美国承认1967年的边界，并采取行动使以色列在商定的期限内把所有的军队都从他所占领的领土上撤出。我问基辛格：我能否向莫斯科报告说，白宫明确地接受了这一建议。

在长时间的思索之后，基辛格说，实际上是这样的，但在形式上还有一些困难。基辛格对他所说的这些话进行了解释，他说，他相信，以色列最终会从占领的领土上撤军，尽管出于众所周知的国内政治上的顾虑，白宫很难做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总的来说，以色列仍然会接受1967年的实际边界，“但是将对这些边界做一些不大的调整，这些调整不会引起埃及人的强烈反对”，但是，由于以色列要在1973年进行选举，让他们再承认1967年的实际边界，他们未必会接受。此外，“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以色列政府将会坚持以色列在沙姆沙伊赫和“距1967年边界不远的”一些战略据点的“存在”（在“完全承认埃及对这些战略据点保持主权的条件下”）。

我回答基辛格说，应该讨论的是关于以色列撤出所有的军队这个问题，而不是让他们以各种借口把部分军队留在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上。关于以色列的“安全考虑”，那么他们不应该通过占领领土来获得安全，而应该通过公正地最终解决近东问题来得到安全。

我说，关于苏联方面的立场，他基辛格无疑是非常清楚的。当苏联外长在华盛顿进行访问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苏联的立场，而且他基辛格也曾经参加了就这个问题举行的会谈。

基辛格确认了我说的话，并且说道，他应该对整个近东问题再好好考虑考虑，并同尼克松总统举行会谈，然后再制定今后的方针。或许，2—3周之后，他将准备就整个近东问题再次同我交换意见。

我对基辛格的答复是，离莫斯科高层会晤剩下的时间已经不是那么多了，或许，我们应该加快速度，以便为莫斯科高层会晤达成相关的具体的协议奠定基础。

基辛格说，他明白这一点。

7. 在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请求我们尽快答复他们提出的具体建议：关于就双边关系中的各个问题进行的谈判，我们是愿意继续进行以前已经开始进行的谈判，还是愿意开始新的谈判。这一建议是在勃列日涅夫2月15日来信的基础上，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委托向我们提出来的。基辛格说，如果我们不能更早地答复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请我们尽可能在3月9日进行下次例行会谈之前答复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

我说，我们认为，应该对举行这种双边会谈予以肯定的答复，特别就那些我们较感兴趣的问题（贸易问题、海运问题等）举行的双边会谈。这样将会为高层会晤做更多的准备工作，会使这次会晤转入实践轨道，并且可以使美国人也加入到这些具体的准备工作中来。

8. 在同基辛格就其他问题举行的会谈中，我们也简单地讨论了关于租借物资的归还问题。

我问道，关于就租借物资的归还问题而举行的谈判的地点美国方面将提出什么建议。他基辛格提议，把这个问题委托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比姆来做，而美国国会提议，在华盛顿举行谈判。美国的立场究竟是什么呢？

基辛格说，从原则上来说，白宫愿意接受上述任何一种方案。他本人提议由比姆大使来做这件事情，这只是由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几乎没有为即将举行的高层会谈承担政治上

或经济上的工作，但是后来国会认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无须“卷入”这种业务上的谈判，因此他们就提议在华盛顿举行这次谈判。

因此美方就正式通过了上述最新的建议：请（苏方）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华盛顿举行谈判。这一建议通过国会转达给了我们，并且现在仍然有效。

АВПРФ，ф. 129，оп. 56，п. 418，д. 5，л. 75 - 86

№22936

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对尼克松访华成果的评估

（1972 年 3 月 8 日）

急　电

现在，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显然成了美国国内轰动一时的事情，美国人对这件事情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白宫、华盛顿和新闻报刊都已经开始忙于其他的事情，首先是开始忙于国内政治问题了。本月，美国舆论的注意力将会越来越被吸引到关于在一些州进行初选这个问题上来，在这些州进行的初选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开端。在对外政策问题上，舆论界开始把注意力放在 5 月份将在莫斯科举行的高层会晤上。对于中国问题，舆论界的态度比较明确，没有太多的争论。

在通过对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相关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围绕这些成果形成的总的局势现在可以被归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这次访问使美国和中国今后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持续了 20 年的军事政治对抗关系转变为正常的国家间关系，随后，两国关系将会得到改善，两国之间的接触将会加强（尽管还没有确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且这种转变已经被两国领导人确定下来。华盛顿官方甚至已经声称，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政策是“一致的”，比如在关于印巴半岛问题上。

关于美国和中国之间面临的一些主要的具体的问题，那么，从各方面看来就是，在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期间，中美双方曾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相互讨价还价，不过，争论的结果最多是，双方都愿意寻求途径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仍然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尼克松这次访问的成果是不大的。

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使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也就是说华盛顿抛弃了他以前曾提出的关于“两个中国”的构想。看起来这是美国向中国作出的最大让步，但是，在中美谈判中，

美国并没有承认那个最为实质性的问题,[①]关于这个实质性的问题,许多国家,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公开承认许多年了。关于另外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美国从台湾直接撤军的问题,美国方面则把这个问题同关于解决越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且,美国同蒋介石在1955年签署的援助协议仍然有效。

根据现在所掌握的情报,在北京,中美就越南问题确实进行了长时间的、详细的讨论。越南问题对于两国来说绝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是,中美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的结果是,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配合"美国,使美国从越南撤出军队。我们现在还没有相关材料,据此可以证明中美在北京在越南问题上进行直接的勾结。

中美在贸易领域以及在加强科学交流和记者之间的接触等方面也采取了措施,他们采取的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使中国处于同苏联同等或者接近苏联的地位。但是未必有理由可以认为,中美在这些领域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果,其中包括在贸易领域。最近几年,中国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和外汇基础来有效地落实同美国达成的协议,并且美国仍然有一些限制性的法规(包括在对外贷款和对外贸易方面,其中包括对那些与越南战争有关的国家进行限制)。但是,如果中国今后在对美关系中"表现良好"的话(这实际上就是华盛顿提出的条件),那么中国将会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捞取不少好处。

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访问产生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后果就是,这次访问使美国人的对华心理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美国的社会舆论开始表现出对中国的好感,并且这种好感还在增长。尼克松今后将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因素为自己的总统竞选服务,而这一因素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也是积极而重要的,他们将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对美国的社会舆论施加影响,利用这一因素实现他们的目的(首先实现他们反苏的目的)。

因此,尽管在事实上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中美两国在北京进行的谈判中确实协调了他们的对外政策,但是这次访问的结果可以被明显地感觉到,或许就是,这次访问为整个亚洲、包括远东地区新的战略力量的分配奠定了基础。华盛顿当然希望能够利用这一重要的进程("开始了一场全新的游戏"——这句话现在在美国的政治界很流行)达到自己的目的。

美国对中国实行新政策的另一深远的目的是,推动北京今后推行反苏政策,并使北京把这一政策固定下来,以此来"束缚"苏联的亚洲政策,甚至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

同时,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所更加关切的,这就是:美国和中国进行的游戏会使美国丧失许多盟国,首先是丧失日本的信任,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美国的威望,而这反过来也会限制美国对华政策的"灵活性"。

根据我们的观察,无论是在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之前,还是在这次访问之后,华盛顿都没有考虑,同中国在军事上勾结起来,反对苏联,并以防万一。白宫仍然在尽力避免同苏联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我们还应该非常清楚,美国和中国之间仍然存在很深的、难以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源于美国领导层和中国领导人对对方意图的暗自担心,担心对方会统治

---

① 指的是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译注

亚洲，随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还会追求世界霸权。美国人知道，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只是出于反苏的战略目的现在才愿意接近美国。美国人也明白，这种接近是不会长久的，华盛顿也认为，他们现在对中国政策的基础是北京领导人的反苏倾向，这种政策至少在整个70年代都能为美国的全球利益服务。

第二，关于美中关系的这种转折以及两国达成的协议，美国政府成员私下里和公开地都有许多议论，他们认为，美中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于：

首先，中国国内局势今后的发展。尽管现在周恩来(他是中国推行的亲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的地位非常牢固，但是中国总的状况，特别是中国国内斗争的结果现在看起来仍不十分确定。

其次，直接参与这次北京会谈的领导人很快就会退出政治舞台和历史舞台：尼克松无论怎样都会在1976年之后退出政治舞台，由于年龄因素，毛泽东最多也到这个时候退出政治舞台。在此之后美国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将会怎样呢？这一点还不清楚。

再次，今后美国和中国同苏联的关系将会怎样，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由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的访问)他们同苏联的关系是否将会紧张？随着美国和中国在反苏的基础上日益接近，国际舞台上是否会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一个新的超级大国，成为一极？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仍然是极其复杂的关系(在苏美矛盾中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希望扮演中立的角色)？在这些相互关系中会有斗争，同时有可能就个别问题达成协议。

第三，华盛顿当然很清楚，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互动在国际舞台上使亚洲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战略力量开始进行新的分配，这当然会引起莫斯科的极大关注。他们甚至也愿意利用这一点(诚然，他们将会比较谨慎)来对我们施加心理上的压力，以便在苏美关系中捞取好处。因此，很明显，关于尼克松和毛泽东进行的会谈，白宫现在尽力给人造成一种模糊不清的印象，同时又使人觉得这次会谈非常重要。

同时，尼克松及其亲信都非常清楚，上述所指出的、国际舞台上战略力量的重新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的反制措施以及其他行动。华盛顿在利用北京领导人的反苏倾向的同时，也愿意同我们达成一定的协议。美国政府也不隐瞒，他们同苏联进行的谈判具有更大的实际意义，因为解决世界大多数问题的关键仍然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白宫仍然明白，至少在尼克松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同苏联的关系最终要比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更为重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如果他们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的话，对于他们对北京进行的访问对美国总统选举斗争的影响和意义，他们也不愿作出过高的评价。尼克松明白，欧洲国家，包括美国在西欧的大部分盟国都不愿意看到，美中关系的改善是以牺牲美苏关系为代价的。

第四，因此上述所阐述各项内容对于即将在5月份举行的苏美莫斯科高层会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这件事情已经开始迫使白宫在打中国牌时有所节制，并经常"回

头看看”苏联的反应，白宫今后仍然还会这么做；尼克松显然在避免把自己同某种责任或者同某些讲话联系起来，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样的责任或者讲话会事先导致他随后同苏联领导人进行的会谈不会顺利。在“北京之行”以后，尼克松现在显然也在尽力为自己辩护，尽力向我们证明，在北京进行访问的时候，“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就在心理上迫使尼克松在莫斯科高层会谈之前采取守势，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充分利用。

因此，我们实行如下政策是完全正确和适宜的：今后在为举行莫斯科高层会谈而做的实际准备工作中向美国人施加压力，使他们对我们作出让步。根据相关指示，对于白宫向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否愿意就诸如贸易问题、海运问题、租借物资偿还问题、太空领域的合作等双边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今后几天我们将会作出肯定的答复。

此外，可以预料，就这些双边关系问题举行谈判这一事实本身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并对美国人、国际舆论留下一种较好的印象，甚至可以抵消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所产生的影响，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成果是：双方达成了一份协议，并且，以美中联合公报的形式把这一协议确定了下来，但是该协议模糊不清，并且具有概括的性质。这也将会使中国人警觉起来，而北京对美国的最终目的产生的这种怀疑对我们将是不无裨益的。

当然，最为重要的事情仍然是：通过秘密渠道同美国人建设性地讨论问题，甚至在莫斯科高层会晤中解决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这些重大的国际问题是：近东问题、欧洲问题（包括对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提供保障的问题）、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以及两国高层会晤将要签署的最终文件的文本（联合公报或者是宣言）。

在对高层会晤作准备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美国的社会舆论施加影响（为此，我们首先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自己的大众媒体），以便通过这种社会舆论，推动美国政府马上就同我们一起解决一些重要的双边问题和国际政治问题。

现在，我们在美国进行的宣传所产生的影响完全是负面的（由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的访问），整体上来说，这是个对我们不利的因素。或许，“关于北京的话题”应该逐步让位于“关于莫斯科的话题”，也就是说让位于关于莫斯科高层会谈的准备工作的话题。当然，在相关问题上还应该对美国继续进行批评。但是，如果尼克松不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采取建设性的态度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某些问题，那么我们也要表现出一些积极的态度，这一点很重要。

关于对两国高层会谈的准备工作进行宣传这个问题，大使馆今后将提出相应的建议。

在对上述所谈问题进行总结的时候，就可以果断地说，对苏美莫斯科高层会谈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使这次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这不仅会让我们在解决我们同美国关系中产生的一些具体的问题的时候获得利益，而且还可以非常有效地削弱美国和中国开展的游戏，这个游戏始于美国总统对中国进行的访问。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 59а，оп. 7，п. 13，д. 9，л. 128 - 137

№22937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尼克松访苏安排及中美军事合作问题

（1972年3月9日）

3月9日同基辛格在我们大使馆举行了例行的会谈。

第一，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基辛格转交了经尼克松批准的美方复函的文本，该复函对我们向尼克松总统作出的通报给予了答复，我们的通报是尼克松在北京进行访问的时候于2月23日通过将军转交给他的。

以下是尼克松复函的文本：

“苏联于1972年2月23日向白宫转交了一份通报，当时尼克松总统不在白宫，在收到该通报后，尼克松总统对其内容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尼克松总统想向勃列日涅夫先生以及苏联其他领导人保证，他完全同意苏方在通报中所阐述的立场，即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双方都应该真正地努力以建设性的态度来解决相互之间存在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总统的看法在他写给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信件中已经有了详细的阐述，尼克松总统仍然完全坚持这些看法。

他把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高层会谈看作是使我们两国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的一次重要的机会。

关于美国前不久对苏联发表的声明，苏联方面进行了一些报道，对于苏方的报道提出的一些意见，尼克松总统指出，自从双方都宣布关于即将举行莫斯科高层会晤以来，苏联权威机构以及苏联领导人对美国进行的批评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的。考虑到苏美关系的现实状况，毫不夸张地说，一方不一定要接受对方的某些表述。尼克松总统仍然相信，真诚、务实是建立持久而良好的苏美关系的牢固基础。

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明白我们两国关系现在所处的阶段：双方都同意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重大谈判，事实上，通过这种途径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尼克松总统希望，在这些领域取得的共识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展到其他领域。正如苏方在通报中所说的，这不仅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为此，对于现在就莫斯科高层会晤的准备工作而进行的谈判，尼克松总统非常关切，并且他将继续关注谈判所取得的进展。

关于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的访问，苏联报刊发表了一些评论，对于这些评论，尼克松总统想再次确认，除了是为了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之外，他们在中国公开地或私下里所说的那些话都没有其他的目的。尼克松总统认为，这一目的同苏美关系的改善完全没有冲突，同我们两国都希望全世界都取得和平的总目的也是一致的。

尼克松总统期待着今后同勃列日涅夫先生继续交换意见,也期待着同勃列日涅夫先生在5月份即将举行的会谈。尼克松总统认为,这次会谈将会展示,两国决心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进行合作,来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我说,我将会把尼克松总统的这份通报转达莫斯科。

第二,关于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高层会谈前夕我们对这次会谈所作的准备工作问题,关于会谈中将要讨论的问题,其中包括苏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向基辛格转交了苏方作出的答复。

基辛格对我们这一建设性的答复表示满意。他说,他将把我们的答复向尼克松总统进行报告,之后,关于今后准备同我们举行的谈判相关问题,白宫将对美国的相关部门下达相关的指示。

基辛格说,大约两天之后将会另行通知我,根据美国国会和对外贸易部的政策,我们有哪些答复将会被正式转达,以便开始进行会谈,或者是继续进行以前已经开始的谈判。到时候,美国的这些机构将会得到白宫就这些问题下达的相关指示。

基辛格再次确认了他以前受尼克松的委托就双边关系中的所有这些问题对我们所说的那些话。

第三,在这次会谈中谈论了关于5月份将在莫斯科举行的高层会谈的一些组织工作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作了如下通报。

几天前,他们收到了波兰政府发来的一份紧急信件,邀请尼克松总统在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之前或者在进行这次访问之后对华沙进行访问。白宫还收到了一些北约国家的信件(目前还是非正式的),邀请尼克松总统在对莫斯科访问之后马上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委员会例行会议,并就他对莫斯科进行的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成果进行通报。

基辛格说,但是,尼克松总统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委员会例行会议会被苏联误解。因此,尼克松总统不打算参加这次会议,而是像往常一样,派罗杰斯国务卿参加这次会议。在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结束之后,罗杰斯将会去参加这次会议。

现在,尼克松总统也不打算到华沙访问。

基辛格继续说,但是,在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之后,尼克松总统想马上访问德黑兰(这意味着他也收到了伊朗国王的特别邀请),然后从德黑兰直接飞回美国。

基辛格特别强调,现在他们请求,不要把尼克松总统的这些计划告诉任何外国人,特别是法国人,因为除了尼克松总统和他基辛格以外,关于这些计划现在谁也不知道。

基辛格说,关于尼克松总统在苏联的访问计划,尼克松总统表示,除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之外,他希望对苏联进行访问的第三个城市介于莫斯科和德黑兰之间,苏联方面可以考虑其中的任何一座城市。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具体地提到了第比利斯和埃里温,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安排的是其他的城市,他们也会同意。

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在苏联访问期间所作的安排如下:

——在莫斯科停留几天;

——在列宁格勒停留一天(过一夜);

——返回莫斯科结束谈判；

——离开莫斯科，在前往德黑兰的途中用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访问苏联的另一个城市。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请求苏联方面告知，关于他5月份对苏联进行的访问，这样的日程安排苏方是否同意。

第四，关于莫斯科高层会谈所要签署的文件的形式及其内容，基辛格说，他们认为，或许在联合公报中除了写入和平共处原则之外，还应该写入更多的内容(正如美中联合公报一样)。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并且也愿意考虑我们提出的其他任何想法。

关于勃列日涅夫对巴黎进行的访问所取得的成果，采取了苏法共同宣言的形式，或许，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形式，当然，也要考虑到苏美关系的特点。但是，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加详细地进行讨论。

关于5月莫斯科谈判所取得的成果以什么形式公布这个问题，他们白宫认为，根据同苏联领导人进行的会谈的进程，逐步公开这些成果较为适宜，也就是说，关于苏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应该事先准备相关的协议和协定，这些协议和协定的公布应该逐步增加，比如，可以从谈判的第三天开始公布，在这次高层会晤结束的时候，把这些公布的协议和协定载入联合公报，作为这次高层会晤取得的成果。如果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能够签署协议的话，也要把我们就这个问题签署的协议作为这次会晤取得的一项成果。

基辛格说，如果采取的这种方法，那么，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将会具有建设性的、不断取得成果的性质，还可以避免在会谈结束的时候，把那些就相对不重要的双边问题达成的协议同那些在会谈中就重大的问题达成的协议混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就近东问题达成的协议，在联合公报的文本中也只能泛泛地提到，对于就这个问题达成的具体的、实质性的协议仍然要保密。

第五，关于一些具体的、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今天同基辛格进行会谈的过程中，我们讨论了欧洲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指出，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同时，四方就西柏林问题签署的协议也应开始生效，要使尼克松总统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能够在这种背景下进行，这不仅符合苏联的利益，而且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接着，我举出了一些相关的论据，以便使基辛格明白，美方必须公开声明支持这些条约生效，因为美国的立场具有重大的意义，能够在联邦德国创造条件，确保这些条约得到批准。

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首先他说“美方担心这是对联邦德国内部事务的干涉”，然后他对我说，他将尽力邀请巴尔到华盛顿就这个问题进行秘密会谈，讨论一下美国能够做些什么，以便这些条约能够得到批准。基辛格说，巴尔比较了解各方的实力、批准条约的内幕和程序，他认识的人也比较多，同他进行协商将会是有益的。

但是，关于巴尔可能返回华盛顿这件事情，基辛格坚决请求我们(法林大使)不要同巴尔进行接触，因为巴尔本人现在对这件事情还毫不知情。

第六，在同基辛格进行这次会谈的时候我告知了他以下一些事情。

苏联相关专业机构已经确定,爱德华·杰伊从事了一些被禁止的活动。爱德华·杰伊,1941年生,美国国籍,是麦哲尔门特·因科尔伯列士计算机公司的主席代表,作为一名旅行者在1971年8月和1972年2月来到苏联。以无线电爱好者为掩护,爱德华·杰伊同利西恰斯克市的一名居民建立了联系,并采取各种措施使该居民有了反苏情绪,同时,教唆他背叛自己的祖国,逃出苏联。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答应给这名苏联公民提供物质帮助,并安排他到美国工作。为了给这名苏联公民的叛逃创造条件,爱德华·杰伊于1971年12月向他发出了到美国的邀请。

由于这名苏联公民没有被获准前往美国,爱德华·杰伊于今年2月再次来到美国,企图加强同这名公民的联系,企图查探出一些信息,并非法地向这位苏联公民提供了一个电台进行联系,他的这些行为都具有间谍的性质。

现在已经查明,爱德华·杰伊还企图唆使居住在车里雅宾斯克市的另一名苏联公民背叛自己的祖国。

爱德华·杰伊从事的这种犯罪活动是被明文禁止的,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7—64条的A项规定,他应该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是,为了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并且考虑到尼克松总统即将对苏联进行访问,苏联方面认为,可以不追究爱德华·杰伊的刑事责任,并允许他自由地返回美国。

在听完我说的这些话之后,基辛格说,他将指示相关部门迅速弄清楚这件事情,之后将向我通报这件事情的结果。

我答复基辛格说,我们自己已经弄清楚了这件事情,我们完全清楚这件事情。我们只是让他知道,我上述所说的话以及苏联当局对这件事情采取的态度。

基辛格再次问道:“你们只是告诉我这些信息,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吗?”

我向他确认了这一点。

基辛格说,那么这是苏联方面采取的一个非常友好的姿态,关于这件事情他一定会向尼克松总统报告。

基辛格没有提及关于苏联公民马尔可洛夫的问题。出于战术上的考虑,我当时也没有提及这个问题。在下次同基辛格会谈的时候,我将再谈论这个问题。

第七,在同基辛格进行的会谈中,我们还讨论了如下一些问题。

我对基辛格说,莫斯科从中国得到一些消息:美国通过自己的侦察卫星得到了关于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苏军部署情况的资料,去年10月美国方面把这些资料转交给了中国领导人。根据莫斯科得到的消息,使中国人特别满意的是,美方转交给中国的资料包括一些关于苏军导弹部署的材料。

我强调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消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并且,我想知道基辛格对这件事情有何看法。

在听完了我说的这些话之后,基辛格马上说,如果上述消息是中国人提供的,那么这“完全是挑拨离间”。

基辛格显得很激动，他以非常坚定的语气保证说，去年10月他没有同中国人谈论这类问题，尼克松总统在前不久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时候也没有谈论这类问题。总之，他们同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谈论军事问题。

在同我会谈之后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基辛格已经到了白宫，他再次同我谈起了这个话题。

基辛格说，在会谈时，尼克松总统曾提到关于中苏边界地区的苏军，但是关于这个问题他是一掠而过，这是唯一一次谈论到军事问题。有一次，在一次气氛非常紧张的讨论中，周恩来对美国进行了指责，说华盛顿实际上是和莫斯科、东京站在一起的，企图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削弱中国，在军事上使中国两面受敌：美国在南面，有美国的陆军，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苏联在北面，聚集了上百万的军队。同时美国还鼓励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企图使日本反对中国。

尼克松总统都否认了这些指责，在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他说，中国总理"显然是喜欢夸张"。尼克松总统还举出其他的例子说，在中国北方的边界地区没有上百万的苏联军队，在美国看来，这些数据也被夸大了。

基辛格马上说，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总统没有举出任何具体的数字。他只是泛泛地提到这一点，关于军事问题再没有说出其他的话。

基辛格特别强调说，在同中国人进行的任何一场谈话中，美国方面一次都没有提到关于苏联导弹的部署问题。因此，美方没有向中国人提供关于苏军部署情况的情报。

最后，基辛格说，他可以向莫斯科转达尼克松总统"最为坚决的"保证，他们同中国人没有讨论军事问题，关于同中国人进行军事合作的问题，"纯属子虚乌有"。如果中国人对你们说了与此截然不同的话，那么他要再次说，这是挑拨离间的行为，他可以这样直接地说。

第八，在同基辛格进行会谈的时候，基辛格向我通报说，很遗憾，在尼克松总统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之前，他未必能够到莫斯科访问了。

基辛格解释说，这是由于华盛顿的"官僚们"现在加剧了活动，围绕"基辛格—罗杰斯问题"，国会和美国报刊现在正在进行辩论(他们两人究竟谁是国务卿?)。

基辛格接着说，他不想再火上加油，到莫斯科进行访问，因为这将证明，在为尼克松总统的第二次重大访问所作的准备工作中，罗杰斯事实上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基辛格说，今年年底总统大选之后，这个问题"将不再存在"。

我问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将不再存在，基辛格直接回答说，"我们中将有一个人不会再留在政府内"。从中可以看出，基辛格自己是不打算退出的。

第九，基辛格向我通报说，今天将会公布一份通报：美中联合公报规定两国外交代表要进行接触，现在，双方"进行接触的地点"已经选定了。这个地点就是巴黎(中国人从美方提出的5个城市中选择了巴黎)。

因此，美国大使沃特森和中国的黄大使将会保持联系。

A. 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 0129，оп. 56，п. 418，д. 5，л. 87－95

№22938

勃列日涅夫与基辛格会谈记录：美苏关系及越南问题

(1972 年 4 月 21 日)

从 12 时到 16 时 30 分

苏联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人员还有：A. A. 葛罗米柯、A. Ф. 多勃雷宁、A. M. 亚历山德罗夫和翻译 B. M. 苏霍德列夫、T. Ф. 德米特里切夫；美国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人员还有：白宫工作人员索南费尔特、罗尔德和里迪。

勃列日涅夫对基辛格表示欢迎，并问他安顿得怎么样，休息得怎么样。

基辛格回答说，他安顿得非常好，休息得也好。对他所受到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

勃列日涅夫：尼克松总统的感觉怎么样?

基辛格：尼克松总统的感觉很好。他向总书记，您，转达他最为亲切的问候。尼克松总统认为，同您进行的接触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急切地期望着同您在莫斯科即将举行会谈。

勃列日涅夫：谢谢。我也向他转达最为亲切的问候。老实说，我已经认识了尼克松总统，曾同他进行过会见，尽管会见的时间很短。但这是在很早之前的事情了，是在 1959 年，并且，那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地位都不同。或许，尼克松先生已经不记得那次会面了。但是前不久我看到了我们两个人的合影。这张照片最近在国外许多国家的报纸上都刊登过。

基辛格：当时进行的所谓“厨房辩论”①的时候您也在场吗?

勃列日涅夫：遗憾的是，当时我也在场。我认为，这样的辩论将不会再有了。您是第一次到莫斯科吗，基辛格先生?

基辛格：几年前我作为美国科学代表团的一名成员曾来过莫斯科。我们当时同苏联科学院成员就裁军问题进行了会谈。

勃列日涅夫：就让我们进行努力，以便可以更加经常地对对方的首都——莫斯科和华盛顿进行访问。这件事取决于你们。

基辛格：是的，我们两国现在都面临非常好的历史机遇。

勃列日涅夫：当然，在我们举行的会谈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想请求您转达我对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表示的欢迎。但是，我今天就想请求您向尼克松总统转达我对他的问候和良好祝愿。您在这里已经提到了关于苏联领导人和尼克松总统即将举行的会谈的意义，我想

① 指的是 1959 年夏在索克里尼克展览会美国馆赫鲁晓夫对美国人所说的那些话，当时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正在苏联访问。——原注

对这一想法再做一些补充。

我们知道，并且也相信，尼克松先生和美国的其他领导人都认为，我们即将举行的会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和我的同事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应当使这次会谈取得圆满的成果，应当在这次会谈中建设性地解决一些问题。对于这次会谈我们应该抛开一切顾虑和怀疑。双方都是经过各方面的权衡才决定进行这次会谈的，并且都知道自己的责任。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次会晤具有真正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具有历史意义，或许，甚至还具有时代的意义。

在这次会谈的准备过程中，我们相互都作出了不少让步。在这次会谈的准备过程中并非都是一帆风顺，其中有许多的坎坷和挫折，但是我们双方都希望这次会谈能够胜利召开、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都希望为这次会谈创造良好的条件。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对即将举行的高层会晤的态度就是这样。

如果要进行争论的话就不需要进行任何会谈，只要我们在莫斯科，你们在华盛顿就可以了。而且在进行了争论以后，事后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和解。要进行争论是不难的。

基辛格：我们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勃列日涅夫：而且，对于这种争论的"成果"任何级别的领导人都能够取得，不必一定要通过最高层领导人。要使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找到好的办法，增强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是需要国家领导人拥有智慧和远见，能够预见未来，具有宽广的胸怀。应该指出，在对即将举行的谈判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中，整个国际局势起到的不是最终的决定作用。

如果坦诚地说，我们希望，最高会晤能够在总的良好的气氛中举行。这次最高会晤现在已经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关于这次会晤人们有许多的议论和好奇。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抛弃一切消极的、有害的因素，并利用一切积极的因素。在剩下来的一个月里积极行动起来，为这次高层会谈取得成功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个任务非常重要。在我们当今生活的这个世界，世界政治会发生迅速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大多数国家及其领导人，更不要说各个民族了，现在都希望缓和，希望世界和平能够得到巩固。但是，也有一些势力认为，加强国际紧张局势会给他们带来利益。因此，最近的国际局势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恶化。我不愿说，这将妨碍我们已经决定的、将要举行的会谈，而只是指出这一事实。

我认为，在我们今后进行会谈的时候，关于政治氛围这个问题还需要详细地谈论谈论。我现在只是想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在今后开始会谈的时候不应该严格地受到时间的限制。

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认为，我们同您以及今后将同尼克松总统举行的会谈都是坦诚的、直接的会谈。如果我们都希望相互谅解，都觉得在进行会谈的时候(对于一些问题)不吐不快的话，那么进行这样的会谈是完全必要的。坦诚就是信任。我们打算完全坦诚地同尼克松总统进行会谈。我认为，我们同您进行的会谈也应该是坦诚的会谈。

您告诉我们说，尼克松总统授予您全权就许多领域的问题同我们进行会谈，这很好，对

此我非常满意。

关于我们在举行高层会谈的时候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在为这次会晤进行的准备中已经都指出来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很明白，无论如何都是回避不了的，这些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显然，在我们同您进行会谈的时候也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当然，我也不排除就其他任何问题进行讨论，如果您或者我想提出这些问题的话。

如果您能够同意我提出的这些想法，那么我将非常高兴。

基辛格：当然，我完全同意您提出的这些想法。

勃列日涅夫：我知道，我们即将就许多领域的问题进行会谈，我不愿为自己准备一些书面材料进行会谈。这样会使人在进行会谈的时候思绪更加自由，特别是在同像基辛格这样的聪明的外交家进行会谈的时候。一句话，我希望在会谈的过程中能够更加自由，不受束缚。

应该就我们会谈的日程发表一些看法。我愿意为这些会谈花出最多的时间，对这次会谈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我们面临的任务非常重大，应当努力搞清楚所有的问题，而这则需要时间。

坦白地说，是我首先提出，让您早先过来。遗憾的是，我今天只能在这里待到16时，之后我们将有一次隆重的会议，以纪念列宁诞辰，而晚上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但是明天和后天我可以全天都参加谈判。

因此，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讨论具体问题。

基辛格：这样的日程安排非常好。

勃列日涅夫：或许，您基辛格先生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有许多话要说，您自己或许也想谈论许多看法。我愿意洗耳恭听。

对于勃列日涅夫同他谈论的这些想法，基辛格表示感谢，并且说，这些想法与他所收到的指示的精神完全一致，也完全符合他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目的。他认为，他的任务是：抛开外交上的繁文缛节，进行坦诚的会谈，直接地回答任何问题。他保证说，在这里所说的任何话都不会流传到白宫之外，并且将只有尼克松总统一个人知道。为了自由地、毫不拘束地进行会谈，我们在进行会谈时都必须坦诚。

勃列日涅夫：是的，就应该这样。顺便说一句，我们所说的都是实话，并且我们不怕这些谈话的内容被他人知道。

基辛格表示，希望首先谈论一些总的想法，然后再更加详细地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基辛格说，勃列日涅夫谈话的精神也反映了尼克松总统对举行这些会谈的态度，尼克松总统还认为，他们即将举行的会谈将会为历史的发展开辟更加美好的前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美两国作为盟国并肩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两国领导人也曾多次举行会谈。但是，这些会谈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再能反映出苏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种合作精神。这些会谈都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正如苏方一样，我们也认为，现在是时候为美苏关系的新时代奠定基础了。

勃列日涅夫说，苏联人民仍在缅怀美国总统罗斯福。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没有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受到苏联人民如此大的爱戴和尊敬。使人们总是能够记住的要么是非常好的事情，要么是非常坏的事情，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的、平平常常的事情总是很容易被忘掉的。领导人完全也是这样。因此，载入史册的一方面是诸如拿破仑、威廉大帝、希特勒这样的人，另一方面是像罗斯福这样的人。

基辛格表示同意这个观点，并且说，美方现在打算在苏美关系中恢复罗斯福精神。他认为，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在过去进行的一些会谈之所以没有起到特别重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参与会谈的领导人在会谈时谈论的都只是关于两国关系中的一些表面上的话，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美国方面的主要障碍在于，在同你们签署协议的时候，我们在力量上应该占据优势。

勃列日涅夫：这种想法是有害的，也是空想。

基辛格表示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说，苏联方面的障碍在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因素，经常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苏美关系。只要发生了一些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具体事件，那么，以前进行的谈判所取得的成果都被化为乌有，尽管任何一方都不是有意这么做的。我们认为，我们面临的这次机会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第一次真正地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现在我们同你们的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都不祈求对对方施加压力。

勃列日涅夫：是这样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了尼克松刚刚当选总统时所说的一番话，他说的这些话非常重要，即必须从对抗的时代转入谈判的时代。遗憾的是，这一时代转换的过程被延缓了。

基辛格接着强调说，现在美国愿意依据完全相互对等的原则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同你们今后签署的任何一份协议都应该得到双方的支持，使这份协议完全符合我们共同的利益。只有采取这样的态度，即将举行的高层会晤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勃列日涅夫对这些看法表示了同意。并且补充说：我们应当讨论一些重大的问题，而不是一些次要的问题。我们达成的协议应该具有多重意义。这些协议应该被我们两国的人民所理解，应该为国际关系带来安定因素，应该引起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尊重。

基辛格说：这些看法同尼克松总统的看法完全一致。美国方面认为，尼克松总统同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会晤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这次会晤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两国作出的重大决定，这些重大决定的作出不应该受到那些为制止国际局势中出现的危机而采取的战略性措施的影响。

勃列日涅夫：您的这些话使我不得不提出一个看法，本来我是不打算提出这个看法的。您说我们两国是两个最为强大的国家，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是尼克松总统在北京进行访问的时候却说，世界的未来掌握在美国和中国人民的手中。我觉得，这好像是失言，或者也许是由于报刊的错误报道而引起的。你们说苏联和美国是两个大国，我们同意你们的这个说

法,但是,我们不能同意你们提出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未来都掌握在某些国家的人民的手中的看法。主要的事情在于,我们要以自己的行动为人民带来和平和安宁,以此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和支持。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我想听听您对我的这些看法发表的意见,或许,您也可以在稍后发表自己的意见。

基辛格:对于您提出的这些看法,我现在就想直接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首先,应该说,关于尼克松总统所说的上述那些话的报道是正确的。第二,尼克松的这些话是在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说的,在那顿丰盛的午餐中他喝了许多中国粮食酿造的酒——茅台酒。尼克松总统所说的这些话经不起推敲,不能代表美国的国家政策。

勃列日涅夫:或许,尼克松总统当时是不是非常难受?

基辛格:尼克松总统说的这些话是为了表示友谊,我要再次说,这些话不代表美国的国家政策。我早晚都打算同您谈论一下中国问题,既然您提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我或许现在就应该谈论一下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我希望您稍后再谈论这个问题。我也想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转入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以及关于其他的国际问题的讨论之前,我们应该讨论苏美关系问题。但是如果你们认为其他的会谈程序较好的话,那么,也可以按照那样的程序进行会谈。

基辛格:正如我所说的,我们相信,整个世界的事务以及全世界的进步首先取决于我们两国的关系。美国和苏联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两个主要国家。现在还没有其他两个国家能够以这种全球观来看待世界局势,或者能够洞悉未来,这正如总书记所说的。

勃列日涅夫: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还想做点补充。我们要起到这么重大的作用是有一个条件的,即我们推行的政策是和平政策。如果我们推行的不是和平政策,那么我们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也就不是这样了。对这一点进行强调非常重要,并且必须要牢牢记住,这是因为,本世纪基本上都是在战火中过去的,时而在这个地区,时而在那个地区发生战争。这些战争给人民造成了无数的牺牲和痛苦,战争造成的创伤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当然,这些创伤是挥之不去的。

基辛格说:美国方面认为,美国和苏联可以在许多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上进行合作。我们也知道,我们两国之间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但是,即使存在这些分歧,我们都必须表现出克制,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立场,那么我们在即将举行的高层会晤中一定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美方愿意进行努力,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签署协议。我们愿意努力,在解决欧洲安全相关问题以及欧洲其他相关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愿意讨论近东问题。我们愿意讨论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局势问题,在这些地区我们也有共同的利益。

在贸易领域,我们愿意讨论关于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关于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的问题,愿意讨论其他的双边关系问题,其中包括科技问题和环保问题,愿意讨论能够取得进展的其他所有问题。

但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利用即将举行的这次最高会晤，以便使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都能参与进来，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以便在世界上任何地区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行动能够一致，而不是相互对立。

我愿意同您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并且拥有全权讨论这些问题，直到这些问题得到顺利解决或者有了获得解决的最大可能。此外，对于即将在高层会晤中签署的文件，我们也应做好准备工作。

勃列日涅夫：我同意这些看法。

基辛格：但是，我想同总书记事先讨论一个问题。您在这次会谈中说，在举行最高会晤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障碍，我们应当克服这些障碍。我现在想谈论的正是关于消除这些障碍的问题。我指的是东南亚的局势，特别是越南的局势。我想向您坦诚地阐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1963—1964 年的战争不是苏联发动的。自那时候起就犯下了许多错误。但是我们应当关注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的危机局势。我想谈论关于 1972 年 4 月的局势。当离我们两国即将举行的高层会晤只剩下 4 周时间的时候，当我们准备从越南撤出所有的美军并彻底脱离这场战争的时候，我们直接面对的却是来自北越方面的大规模进攻。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愿意遇到新的危机。

现在请允许我坦诚地谈论一下我对北越人的看法，尽管你们对他们的了解或许更加深入。越南人非常英勇，但遗憾的是他们很不明智。他们有时候更加害怕的是被欺骗，而不是失败。他们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什么。我知道，他们曾认为，在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他们被欺骗了。但是，1972 年的客观条件与 1954 年时的客观条件截然不同。在 1954 年的时候主管美国对外政策的是杜勒斯，他致力于营造抵制共产主义侵略的屏障。而当时我们也在努力确保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存在。

1972 年领导美国对外政策的是尼克松总统，我们希望同苏联(以及其他主要的共产党国家)不发生冲突，而要进行谈判。现在我们不支持在各国营造抵制共产主义侵略的屏障，而是支持发展合作关系。

具体到越南，我们不希望在那里长期建立我们的军事基地。我们要追求的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我们希望有尊严地从越南撤出我们所有的军队。第二，在我们完全撤军和越南将要开始的政治进程的启动之间应该设一个期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愿意按照越南各派真正的力量的对比，愿意在此基础上解决越南国内所有的问题。我们没有义务总是介入越南事务。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作出保证，我们将履行这些保证。

勃列日涅夫：关于美军撤出的期限，您是否有什么想法，还是这只是您所阐述的总的原则?

基辛格：是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些想法。我们认为可以在数月内而不是在一年内完全撤出我们的军队。

勃列日涅夫：越南人是否知道你们的这些计划?

基辛格：知道，但是我们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问题在于，越南人在没有释放

我们的战俘,在越南未来的发展局势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同意从越南撤军。但是,越南人不愿同意我方提出的这些条件。如果他们同意了我们提出的这些建议,那么我们在今年底就可以从越南完全撤出我们的军队,并最终关闭我们在越南的所有军事基地。我们完全撤军所需要的期限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我们在提出的建议中指出,我们将从达成协议之后的6个月内完全撤出我们的军队。

勃列日涅夫:关于美国在越南战俘的人数你们有没有准确的数据?

基辛格:我们的数据还没有越南人的数据那么准确,越南人在尽力避免同我们直接打交道,并且他们主要追求的是激怒我们(在对我们的反对派的战略上),他们已经向我们的一些反对派通报了一些战俘名字。他们举出了500名战俘的数据,但是,关于他们所公布的照片上的那些人,这些人的名字他们没有通报。

勃列日涅夫:关于美国战俘的人数你们认为有多少?

基辛格:至于越南人所提到的500名战俘,可以由我们的材料得到证明,但是大约有上千名美军在越南仍杳无音信。因此,可以说,在越南的美国战俘最多有1 500人,最少有500人。真正的战俘人数应该在这两者之间。

我们将不断努力,达到我们所提出的上述目标。无论我们在军事上经受多大的压力,我们都将会为此而努力,不会满足北越人的最大要求,承认西贡政府。他们向我们宣称说,他们不追求这一点,但是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他们提出的建议的客观目的正在于此。

我想再次重申,我们愿意使越南目前已经开始的政治进程持续下去,使越南的各派政治力量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尽管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尼克松总统在5月份同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也会提出这样的看法,也会对目前的越南局势进行解释。

目前的危机是从3月30日开始的,当时北越人展开了进攻。他们在这些进攻中使用的几乎全都是苏联武器,这就使局势复杂化了。这次进攻从4个方面给我们提出了问题:

第一,这次进攻涉及了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

第二,这次进攻涉及了苏联在这次进攻中的作用;

第三,这次进攻对目前的局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将涉及苏联,关于这一点我随后再说;

第四,这次进攻涉及了我们必须采取的一些措施,以结束这场危机。

首先我想阐述最后两点。如果北越人现在发动的这次进攻取得了成功(而如果我根据《真理报》的报道来判断这件事情,那么我将会对这种后果非常不安),那么,无论我们的愿望怎样,这将会对我们两国的关系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如果北越人发动的进攻得逞了,那么这将造成的严重的后果是:还有69 000名美国士兵将会被越南人俘虏。应该说,这是北越人努力想要达到的目的。

如果南越的军队遭受了失败(而北越人将会努力达到这一点),那么这件事造成的后果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是不会允许局势发生这样的逆转的,也不能容忍这种逆转,我们要付

出更大的努力。

如果北越人发动的进攻得逞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高层会谈中，尼克松总统还是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依照建设性的精神进行这次谈判，那么，他必将会丧失威信。

现在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谈判中，我们正在讨论苏联提出的建议，该建议提出在未来达成的协议中不包含潜艇问题。

我已经对多勃雷宁大使说过，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军方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换句话说，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在越南遭受了失败(是否会失败还令人怀疑)之后，尼克松总统前往莫斯科访问，那么在双方举行的谈判中他将会是一个强硬的谈判对手。毕竟他回国后不能宣布说，苏联的武器使美国遭受了失败，而他则向苏联作出了让步。这个事实是毫无疑问的。

更为现实的一种可能是，北越人发动的进攻将不会得逞，但是，他们会因此继续破坏我们在国内的地位，到时候，当在莫斯科就越南问题进行高层谈判的时候，越南问题将不能得到解决，到时候北越人将会继续进攻，我们也将会继续抵抗他们，这无论是对你们，还是对我们都将造成很大的困难。我们还不得不考虑美国的社会舆论。

正如苏联大使所知道的，每年 5 月份的时候美国国内都会有一些游行示威，会造成一定的混乱。但是每年到 10 月份的时候我们都能妥善处理这些事情，而且参加游行示威的人都会佩戴有美国国旗的胸章。在美国的各个阶层中，至少大学生不是很好的革命者，但是反动派会对此大肆渲染。因此，为了使美国国内的反对派遭受失败，特别是在总统大选的年份里，我们的政策不得不发生右转，向那些通常会投选票给华莱士的选民们寻求支持。

越南是个小国，越南人都充满狂热的英雄主义，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像这样的一个小国却企图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使两个大国不由自主，走上对抗的道路，使两个大国面临它们所尽力避免的局势。这就是我们坚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或者长期地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暂时性地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在从现在到今年年底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打算讨论和解决一些主要的问题。我们不是依据对抗的精神来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我们什么要求也不会提出，除了要求满足我们提出的上述两个目的。

我应该坦诚而直接地说，如果北越人不停止进攻的话，我们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会威胁到最高会晤的举行，或者，即使这次最高会晤仍然举行了，那么在解决越南问题上我们也会丧失选择的自由，尼克松政府把解决越南问题看作是自己的一个主要目的。对于最近你们发给我们的信件，我们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如果我们还没有对你们在这封信中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的话，那么这只是由于我们知道即将要同你们举行会谈。我们承认，苏联的对外政策是有原则的，因此我们不会要求你们出卖自己的盟国。我们愿意依照公正、毫无成见的精神来研究问题。我们希望即将举行的高层会晤能够为苏美关系的根本改变奠定基础。

勃列日涅夫：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希望能够更好地明白，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尼克松先生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毕竟最终在越南作战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

我想再就这个问题作如下补充。基辛格先生,你能否告诉我,为什么美国中止了在巴黎进行的谈判?这场谈判恢复的前景怎样?毕竟你们总是不得不同越南人,而不是同其他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您,和尼克松总统一样,也都了解这一点。

今天,在来到这里之前,我收到越南人发来的如下通报(勃列日涅夫同志宣读了苏联驻河内大使发回的报告中的一段话):

"越南方面作出了如下通报,对基辛格提出的建议进行答复。

——北越仍然认为,越南问题应当通过在巴黎举行谈判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在其他地方进行谈判,越南问题只应当由越南人和美国人来解决。

——关于同基辛格在莫斯科进行秘密谈判的建议是不能被接受的。

——越南方面坚持,正式谈判和秘密谈判应当同时进行。在黎德寿同基辛格进行秘密会谈之前应当恢复正式谈判,正如美国方面所认为的一样,首先举行秘密会谈,一旦秘密会谈取得成功就进行正式谈判。

——越南人仍然建议,在4月27日恢复正式谈判。他们提议在5月6日进行秘密会谈,但是,关于进行秘密会谈的日期美国方面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如果美国人表示愿意在4月27日进行正式的会谈,那么黎德寿将会马上飞赴巴黎。

——无论怎样,越南人都要求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轰炸。

——委托春水在4月20日向美国方面阐述这些内容,如果苏联同志们认为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把这些答复转告给基辛格。"

基辛格:这就是说,即使是通过苏方转交的这些答复,它所反映的仍然是越南人以前在同美国进行谈判的时候表明的立场,这种立场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越南人从来都不说"我们建议",而只是说"美国应该"。如果这些话只是出现了一次,那也就算了,但是如果在所有的建议中都一再重复这些说法的话,那么这看起来就已经像是最后通牒了。他们对待我就像是对待一个大学生一样,就他们所提出的建议的意义对我进行考核,但是,对于我们提出的建议,他们却断然拒绝进行讨论。

您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您问我,为什么美国中断了在3月23日开始的那次谈判。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复是,第一,已经举行了147次会谈了,但是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哪怕是一些次要的问题。无论怎样,越南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使谈判导致破裂,以便使我们在国内政治方面遭受更大的困难。

现在请允许我在回答您提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凭自己的记忆阐述一下导致这次谈判破裂的诸多事件的前前后后。今年2月15日,北越人提议在3月15日之后的任何时间举行秘密会谈。2月18日我们对他们作出了答复,同意进行秘密会谈,并建议在3月20日举行,我们挑选这一具体的日期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日期是3月15日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并且在周末的时候我才能够更加秘密地前往巴黎。2月29日,北越人同意在3月29日举行秘密会谈。3月7日他们撤消了这次会谈,并提出了举行秘密会谈的新的日期——4月

15日。对于这次会谈改期的原因他们作出的解释是，我们在2月19—20日、3月2—5日对北越进行了轰炸。在2月19—20日我们确实是进行了轰炸，但是早在这次轰炸的前十天，越南人就接受了我们就举行秘密会谈提出的会谈日期。因此，这次轰炸同举行秘密会谈没有关系。至于在3月2—5日进行的轰炸，这完全是他们提出的借口，因为那时我们没有对北越进行轰炸。

3月13日，我们同意进行秘密会谈，并提议在4月24日举行，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答应在4月15日到日本访问。我们提出的这个日期仍然是在我从日本回来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对于我们的这个提议越南人没有作出答复。10天之后我们决定中断例行的会议。我们认为，在例行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再让越南人在关于举行秘密会谈的问题上继续捉弄我们没有任何意思。

3月27日，北越人接受了我们提出的关于在4月24日举行秘密会谈的建议。他们刚刚答应我们的建议，我们就马上通知他们说，我们愿意从4月13日起恢复例行的会谈。换句话说，我们对他们说，我们愿意恢复例行的会谈不是由于他们发动的进攻，而是由于他们同意举行秘密会谈。当时他们还没有开始发动进攻，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开始发动进攻之后，我们撤销了例行的会谈，但同时向他们确认我们愿意举行秘密会谈。

在此之后，北越人就撤销了这次秘密会谈。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在继续进行这场就像小孩子才玩的游戏。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应当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可以在商定的日期内既举行例行的会谈，又举行秘密的会谈。或许，明天我将会向您提出我们的建议，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想知道，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有没有最终的解决办法。

基辛格说，今天他还不能说出一些具体的办法，但是，他希望明天能够阐述美国方面的计划。他解释说，上述提到的越南人的信件他们前不久才收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北越人在利用关于举行秘密会谈的问题，以便掩饰他们打算发动的进攻。现在已经完全明白，他们选择秘密会谈的日期的考虑是要发动进攻，他们推迟例行会谈的日期是由于他们发动的进攻要改期。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问题，可以放在一边，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更加重要的情况。这个情况是：在4年的时间里，北越人推行的战略是，以答复同意同我们举行谈判为条件来迫使我们向他们作出让步。应该说，他们对于这种战略非常娴熟。但是现在他们应当明白，他们的这一战略在我们这里将不会再行得通了。我们关注的不是会谈本身，而是会谈的结果。我个人还是喜欢黎德寿的，他是一个能让人产生好感的人，但是我同他进行会谈的目的不是为了同他进行交往，而是为了取得具体的会谈成果。他们的通报看起来是，他们同意举行谈判，愿意满足我们的一些要求。

现在我们只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会谈不能在5月6日举行，因为这一天我没有时间，而且在这时举行会谈也太晚了。第二，5月份是我能够进行这次会谈的最晚的日期，在此之前举行会谈才有意义。我们希望随后向他们通报我们的这些建议。

勃列日涅夫：恰好，越南人在他们的信件中也谈到，美国方面可以提出举行这次会谈的

日期。

基辛格：是的，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明天我将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比起作出进行轰炸的决定，这个决定更容易作出。

基辛格：对我们来说，关于对越南进行轰炸的问题是个困难的问题，也是个重大的问题，但是您根据自己的经验应该知道，有时候领导人不得不面临一些复杂的局势，这些局势使他们很难作出决定，很难采取措施。我曾经私下对多勃雷宁大使谈论过这个问题，并且强调说，在难以作出决定而又必须作出决定的时候您应该果断地采取措施，不要有所顾虑。我是在前不久才说出这番话的，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无论面临什么具体的局势都应该这样。

勃列日涅夫：您或许暗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暗指得非常巧妙，就像一名优秀的大学老师。而我听得也非常认真。

基辛格：您说我像是一名大学老师，但是我却要说，您是一个辩论的能手，并且多勃雷宁大使也可以证明，我私下向他谈论了这件事情，并且我个人认为您行事非常果断。

勃列日涅夫：您在利用机会强调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外交家通常都这样做。

基辛格：我认为，您在战时是一位专家，善于从侧翼发动进攻。

勃列日涅夫：战争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教会了我们从侧翼发动进攻，从正面迎头打击。但是战争也给我们造成了重大牺牲。因此，我们现在在讨论任何军事问题的时候都要经常想一想，什么是战争，战争会给人们带来什么。

基辛格：我认为，这个看法非常重要，因此在我们两国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应该尽力避免发生冲突并使和平得到巩固。

勃列日涅夫：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都支持这样做。无论我们同尼克松先生进行的会谈将会怎样，我们都将进行会谈。我们应该确定处理国际问题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态度。在会谈的过程中很容易做到这一点，通过会谈要比通过书面文件写出的东西更加容易使人明白。文件还是必要的，但是不必要对一些问题都加以修饰。

在考虑某些问题的时候，不应该局限于某一狭隘的框架内，不应该脱离现实，脱离世界局势，脱离巩固和平这一主要的任务。我想，如果我同尼克松总统能够就所有这些问题开诚布公地、畅所欲言地交换意见，那么这将有助于我们达成相互的谅解。或许，我们不会把所有的谈话都记录下来，但是一定要相互说出他们的真正想法。而这也有助于双方达成谅解。

我之所以说这些话还因为，我认为，同您基辛格先生进行的谈判所讨论的问题，如果不会多于我同尼克松总统进行的谈判所要讨论的问题的话，那么至少也会涉及我同尼克松总统进行的谈判所要讨论的一半内容。如果我们现在就某些问题的解决有了共同的看法，那么，这将会减轻我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会谈时的负担，使我们少付出一些努力。

基辛格：这也可以使您有更多的时间去讨论更多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是的，这将使我们进行的会谈更加具体，可以直接讨论关于这次谈判的文件，这些文件将反映我们这些谈判的成果。

基辛格：我同意，和平不能靠一纸文件来保证，所有问题都不在于签署文件，而在于达成谅解，在进行这样的会谈之后就可以达成谅解。会谈本身应该有助于国家之间建立起这样一种气氛：当我们在作出某一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能够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

在谈到越南问题的时候就应该说，如果我们解决了关于举行正式会谈和举行秘密会谈的次序问题，那么之后将会产生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举行秘密会谈。令我们不满的只是黎德寿也要参加这次会谈，尽管正如我所说的，我个人还是乐意同他交往的。

我向您通报一下关于我们的建议。我们希望通过会谈达到如下目标：

或者完全解决军事冲突，这或许是不可能实现的；

或者停止军事行动，至少在一定的时间内停止军事行动，哪怕是在今年年底之前停止军事行动。如果军事行动能够停止的话，那么，我们愿意改变我们对越南采取的政策，并且也可以把现在派往越南的援军撤回。

勃列日涅夫：你们向越南派出援军了吗？

基辛格：我们派往越南的基本上都是海军和空军。

勃列日涅夫：您指的是海军陆战队吗？

基辛格：不是，是海上航空兵，现在我们还没有再派出陆军。

我还想再次阐述如下客观事实，即，如果敌人对我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我们将不得不加强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同敌人进行战斗，而在美国国内，我们也将不得不更加指望得到那些我们本不愿意与之进行合作的人的帮助。

因此，我们想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恢复谈判；

第二，使会谈取得一定的成果，哪怕是临时性的成果。

勃列日涅夫：我认为，越南人也想通过举行秘密会谈来恢复在巴黎举行的谈判。因此，问题只在于，首先应该开始进行的是哪种会谈——公开的会谈还是秘密的会谈。但是在决定是否继续进行战争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是非常大的障碍。在关于贸易问题进行的谈判中，关于应该怎样进行会谈，可以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但是，当谈到关于战争和和平问题的时候，如果就他们进行谈判的形式这个问题不能达成妥协的话，那就很难想象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秘密会谈就比较容易了，这种会谈不会使双方的威信受到伤害。

基辛格：这不会使我感到为难，正如我所说的，明天我们将会提出我们的建议。主要的问题在于，在进行会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勃列日涅夫：我想，或许基辛格先生对这次会谈有一些具体的建议。

基辛格：是的，但是黎德寿是否也有一些具体的建议？

勃列日涅夫：关于这个问题我还一无所知。明天我们将倾听您提出的建议。

基辛格：但是我明天要谈论的建议将涉及程序问题，也就是双方对会谈的组织问题。

勃列日涅夫：关于会谈的内容您是否有一些计划，或者您是否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向我们进行通报？

基辛格：我想坦诚地说，北越人通常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将会怎样同我们进行谈判，但是他们采取的都是如下的形式：每当我同黎德寿进行会谈的时候，他的桌子上总会放着一份文件，上面列着8项、7项或者其他数量的条款，而且当开始论及每一项条款的时候他都会说“你们应该”如何如何。听完他的没完没了的“你们应当”如何如何之后，我都会对他作出答复，并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对于我提出的这些建议，他总是会说：“您说得还不具体。”这句话翻译成英语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接受我提出的建议，甚至也不愿意讨论这些建议。如果我接受了他所提出的建议中的某一条款，他们就会说：“现在您谈论的就具体了。”因此北越人提出的所有建议都可以被看作是最后通牒。我想再次强调说，今后无论他们进行什么样的威胁或施加什么样的压力，我们都不会再像现在一样了。我说的这些话都是非常真实的，是为了说出真实的情况。

如果同越南人举行了秘密会谈，那么谈论的就应当是采取一些措施，以便在今年大规模地减少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但是，应该直接地说，如果越南人在这次会谈中的表现还像以前一样，那么这次谈判将会是一次非常困难的谈判，也未必会有什么意义。

正如我上述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恢复谈判(明天我们将通报我们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建议)；第二，我们希望在剩下的短暂的时间内使这次谈判能够取得真正的成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谈论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将很乐意听取你们就这个问题提出的任何看法。这些看法不仅仅同越南问题有关，而且也同整个国际局势有关。如果我们现在在解决越南问题上不能取得进展，那么事情的发展将会使局势更加恶化，这就不能使我们的关系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

我们不想在越南拥有军事基地。你们也不希望在越南拥有军事基地。我们想撤离越南。你们也不想到越南来。如果我们在那些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的地区发生了争论，这才是真正荒谬的事情。

勃列日涅夫：看来，就越南问题进行的谈话将会更加具体一些。我愿意倾听你就这个问题向我们进行的通报，尽管这个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

我不愿详述以往的历史。美国人发动了越南战争。关于这场战争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特别是没有想到当柯西金1965年初在河内进行访问的时候，你们加强了军事行动。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当然要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进行的事业是正确的事业，我们当然要公开而明确地支持他们反对侵略，支持越南人争取自己解决自己事务的权利，我们的这些立场早就广为人知了。

我要直接地说：我们这些苏联领导人以及全体苏联人民都很难理解，美国在越南捍卫的是什么，他们为了什么要付出8年的时间，牺牲无数美国人和越南人的生命，他们浪费了这么多的资源是为了什么。这确实是一场可耻的战争。在八年的时间里各国的舆论都在反对这场战争，把美国看作是一个侵略性的大国。你们应当非常清楚，在多少个国家曾经开展过反对这场战争的运动，对于这些运动我们都没有组织，也没有指使什么人进行领导。但是世界各地都在说你们是“侵略”，是“帝国主义”。而最终这些话都会被用来针对美国的领导

人，针对美国总统。

难道美国人就不明白，无论进行什么样的轰炸都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们以前通过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你们通过这种方法将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在一定的时间内你们可能会压制住人民的反抗，但是随后他们将会再次起来进行战斗。这种方法不会给美国带来荣誉，不会给美国在世界上留下好的名声。

而在目前的条件下，你们进行的轰炸具有特别的性质，这次轰炸是在苏美正在准备进行高层会晤的条件下进行的，而这次高层会晤是我们就许多问题达成协议的一个机会，不仅对于我们两国，而且对于这个世界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进行这样的轰炸或许还会对美国的国内舆论产生影响，而且也不利于尼克松总统，不能增加他再次当选总统的机会。

我们绝不是为了阻碍尼克松总统开展竞选运动。我们愿意进行高层会晤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或许是我们能够给予尼克松先生的最有效的支持。

我要再次说，要把现在的一些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区分开来。在谈论问题的时候，你们的意思好像是说，有过错的是我们，是苏联。是你们发动了战争，进行了轰炸，加剧了国际局势，而过错却是我们?! 给人的感觉是，这是在对我们施加压力。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切努力都是枉然。

请允许我坦率地说，我们认为，有人使您和尼克松总统迷失了方向。现在在美国以及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有许多势力在企望着我们同尼克松总统之间的会谈不能举行。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使一些人幸灾乐祸的根源是什么：也就是说，请看，美国和中国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但是莫斯科什么也没有得到。

至于我们，我要再次说，我们坚决决定要举行这次高层会晤，尽管我们在一些方面还面临一些困难。

我想澄清一些事实。

现在美国有许多人在喧嚷说，苏联或许是要通过向越南人提供武器来“组织”越南人发动进攻。应当对您说，在越南人发动进攻之前，我们同他们没有签署任何特别的、关于向他们提供武器的协议。我也想强调说，越南人的军事计划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会有任何关系。我们对越南人的条件也知之甚少。也不知道在他们那里什么时候是干旱的季节，什么时候是多雨的季节。他们的计划都是根据他们的需要自己制定的，而他们显然也会利用各种季节的因素。

基辛格：遗憾的是，他们对这些事情考虑得是太多了。

勃列日涅夫：但是我请您注意如下几点。尼克松打算到北京访问。在此之前，周恩来对河内进行了访问(我们没有去河内进行访问)。在周恩来对河内进行访问之后，越南人就没有再发动进攻。在您和尼克松总统离开北京之后，周恩来又再次到了河内，而在他的这次访问之后越南人就开始发动了进攻。关于这件事情您能否做个解释？

我还想提请你们注意另外一个新现象：中国的报刊突然写道，苏联向越南提供了大量

的援助,这种报道还是第一次。迄今为止,北京仍然在宣扬说,我们对越南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而美国的报刊基本上也在配合中国的宣传,在反对尼克松先生。你们在国内的反对派也喧嚷说,苏联向越南人提供了如此多的武器,以致越南人不仅可以占领整个印度支那地区,而且,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还可以扩张到印度……基辛格先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破坏我们即将举行的会谈。这一点不难发现。所有这些都证实了我对当今局势提出的这些看法。

昨天,在我对我们现在进行的这次会谈进行准备的时候,为了预防万一,我请他们向我提供了一份关于我们对越南提供的军事援助的总量报告:以前我们向越南人供应了什么武器,根据 1971 年签署的协定每个季度向越南人提供了什么武器。在了解了这份报告之后(还不能把这份报告提供给您,但是请您相信我所说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明白,有人喧嚷的所谓苏联"组织了越南人发动进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了。

有许多人,其中包括中国人都在反对我们即将举行的最高会晤。对于他们来说,破坏这次会晤将是个重大的收获。您对北京进行过访问,但是我怀疑您是否了解了他们的哲学、他们的性格和他们的方法。然而在过去,俄国的一些科学家和外交家都对中国人的特点作出了非常深邃而准确的评价,或许他们作出的这种评价的正确性是现在的任何一个研究所——无论是我们的研究所还是你们的研究所作出的评价都不能比拟的。中国人是非常复杂的。中国领导人在政治上没有原则。他们时而企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取霸权地位,时而跑去同美国接近,时而向我们保证发展兄弟般的友谊关系,时而称我们为社会帝国主义,时而说我们对越南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时而夸大我们对越南的援助……对于同中国人处理好关系,我们大家都还有许多困难。

当然,我所说的这些话绝不意味着我们在指责你们对北京进行的访问。我们没有指责你们进行的这次访问。两个大国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当然,如果这种关系不是针对第三国的话。我所说的这些话都不是我个人的立场,而是我们全党的一致看法。

主要是为了让你们明白,你们进行的轰炸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且还会破坏整个政治氛围,无论你们和我们的意愿如何,这客观上都会使局势复杂化,其结果可能是尼克松总统不能参加高层会谈,而且也会为我们参加这次高层会谈带来困难。

您应该很清楚,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轰炸在美国国内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看起来,使尼克松先生感兴趣的是,在庆祝美国建国 200 周年的时候,他仍然主政白宫。我不知道扩大对越南的战争是否会对他有利。我想如果苏联不出席的话,也会为这次庆祝活动投下阴影。

因为我们最为关注的仍然是发展我们两国的双边关系,请允许我把我们起草的《苏联和美国相互关系基础》共同文件的草案交给您,我们认为这份文件非常重要。请你们研究一下这份文件,并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尼克松总统将会乐于接受,这将会为即将举行的最高会晤取得成果提供保证。随后我将同您谈论这些建议。

基辛格：我将会对这份文件进行仔细的研究，并且在我们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把我们对这份文件的看法事先通报给你们。

勃列日涅夫：最好在我们同您进行的会谈中能够就这个问题达成谅解。如果需要对这份文件进行补充和修改的话，我们也将欢迎。勃列日涅夫风趣地说，但是，如果你们提出的修改意见是为了降低这份文件的作用的话，那么我将会说，也将会公开地说，基辛格阻碍我们通过一份很好的文件，这份文件对于我们两国人民来说都是有益的。如果你们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很好的修改意见的话，那么我将会说，苏联外交部没有能力准备一份完美的文件，因为他们对美国现政府的良好意愿估计不足。

抛开玩笑的话不说，我要强调说，这些建议是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提出来的。我们请求你们对其进行仔细的研究，认真地对待这些建议。

现在谈论一下关于我们今后的工作安排。明天 4 月 22 日和后天 4 月 23 日，我听从您的安排，如果需要的话，那么 4 月 24 日，星期一，也可以听从您的安排。

基辛格：如果需要的话，那么我准备在星期一也留在这里，但是不能再停留更长的时间了。

（双方商定在 4 月 22 日上午 11 点钟进行下一轮会谈。）

基辛格：我知道，今天是你们的一个隆重的节日。你们要庆祝列宁诞辰，列宁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位伟人。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代表尼克松总统和美国人民对你们表示祝贺和敬意。

勃列日涅夫：非常感谢。再见，明天见。对于今天的会谈我很满意，这次会谈是一场开诚布公的、生动活泼的会谈。让我们一起努力，使明天进行的会谈更加富有成果。

会谈记录：A. M. 亚历山德罗夫
T. Ф. 德米特里切夫
B. M. 苏霍德列夫

АПРФ，ф. 3，оп. 89，д. 17，л. 93 - 120

№22941

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会谈记录：如何结束在越南的战争

（1972 年 5 月 24 日）

1972 年 5 月 24 日
20—23 时

奥加列沃城郊别墅

勃列日涅夫：让我们继续谈判。今天我们将谈论什么呢？

尼克松：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谈完，就是关于导弹防御和冻结战略武器协议的问题。我希望我们的谈判代表今晚能够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如果他们不能达成协议，那么，看起来，我们不得不就这个问题再次举行会谈。

勃列日涅夫：我想，经过昨天的会谈他们是完全能够达成协议的。葛罗米柯和斯米尔诺夫同志希望会见基辛格先生，并把我们给参加赫尔辛基会谈的苏联代表团下达的指示通报给他。遗憾的是，在离开这里之前，基辛格先生都一直在忙，因此他们不得不在我们的这次会谈结束之后，在稍晚的时候——今天晚上同他会见。我认为，事态不会复杂，当然，如果基辛格先生不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不使事态复杂的话。

尼克松：这次的讨论是困难的，而且这种困难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次讨论的将是涉及美苏双方生存利益和安全利益的问题，因此，双方自然都会极其谨慎。这是为了随后达成使双方都满意的协议所必需的。我觉得，原则上我们已经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了相互谅解。然而，为了能够在星期五签署这一协议，还需要一些努力。

勃列日涅夫：最好是这样。

尼克松：今天我们关于欧洲问题的讨论进行得不错。或许我们可以在星期五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谈。明天我们将继续讨论贸易问题。应该考虑一下，我们应该就这个问题发表什么样的公开声明。或许，可以宣布关于成立经济联系委员会的声明，而在星期六宣布关于进一步达成的协议。

勃列日涅夫：可以这样做。现在已经确定的事情，当然要进行到底。

在国际问题中我们尚没有解决的是诸如越南和近东局势这样棘手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尼克松：我想，在这样小的范围内讨论这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你们存在重大的分歧。我们要设想一下，这些分歧是什么，在哪些方面可以取得一定的谅解，这一点显然很重要。在同我们进行的会谈中，总书记先生多次说越南的局势是棘手的。越南的局势确实棘手，并且对这次会谈造成了很大麻烦。我知道，你们在考虑越南局势的时候也不会轻松，然而，我们仍然就其他问题进行着会谈。

另一方面，我认为，不仅是现在，而且在将来，我们双方都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在某一方面发生这样的冲突，这种冲突阻碍了我们两国在其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域发展关系。

我想向您保证，我们没有打算在这个时刻加剧越南的局势。是北越人选择了在这个时刻加剧越南的局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几乎没有可能作出其他的反应，尽管我知道，我们的这种反应会给苏联领导人带来一定的问题。6 万美国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已经为我们采取强烈的反应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此外，还有 1 000 多美国人的命运不得而知，从各方面来看，他们很可能已经被北越俘虏了。

尽管在我担任总统期间我们已经撤出了大约50万以上的军队，并真诚地建议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同北越代表进行的149次正式会谈和13次秘密会谈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他们只是向我们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我们在完全不可接受的条件下撤离越南。

现在我们的立场非常简单，并且我们认为我们的立场是公正的。总书记自己在4月份同基辛格进行的谈话中也谈到了关于停火和进行谈判的想法。我们现在所希望的正是停火、向我们提供关于美国战俘命运的情报并遣返他们。在此条件下我们愿意在4个月内撤出我们在越南的所有军队。否则我们是不会做出任何让步的。

在此我们可以继续谈论关于美国在越南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是否明智这个问题。我们非常了解苏联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我相信，这正如你们非常了解我们的立场一样。迷恋于对单个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毫无意义。我们现在非常清楚：我们现在千方百计尽力结束的这场战争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并且对美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我们想结束这场战争，并且建议通过谈判来结束这场战争。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双方都必须有良好的意愿。问题的解决应该建立在双方都可接受的基础上，不应该是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并把一些条件强加给南越政府，这些做法只是有利于北越方面。如果北越不同意这一点，那么我就不得不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无论怎样我都不愿因此使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复杂化。因此我否决了关于封锁的建议——建议封锁通往越南水域的苏联船只。我还下达了一项命令：在我们进行莫斯科会谈期间不对河内地区进行轰炸，以便不使局势复杂化。但是，除了我们采取的这些措施，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对北越人采取其他措施的可能性。北越方面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公正的和平。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将使用我们现有的军事力量来结束战争。

我很清楚，苏联是北越的盟国，你们同北越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我也知道，苏联在向越南提供军事物资。这是国际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我们在这个地区存在着分歧。但是我们两个大国在许多领域都有良好发展的机会。我认为，如果能够尽快顺利结束这场战争，那么，这不仅符合苏联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也认为，苏联作为北越的盟国、作为一个向北越提供武器的国家可以对越南施加更大的影响。我认为，劝说他们进行明智的谈判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

然而，还需要考虑到一些现实因素。我们现在是骑虎难下。目前的局势是：我们不得不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直到我们有了进行谈判的保障，感觉到重返谈判桌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只要我们还没有这种保障，我们就不得不继续采取行动，正如我们现在采取的行动一样。

我不能确信，苏联是否为北越开始发动进攻承担责任。但是北越已经开始了进攻，而我们不得不对此作出反应。我们很清楚，我们的这种反应将对我们今后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某个不负责任的盟国会从我们那里得到武器，摆脱我们的控制，并企图使我们双方发生冲突，激化我们两国的关系，可以说北越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知道，您不同意我现在对您所说的话，但我完全是开诚布公地说这些话的。

提出一些能使我们今后做得更好的各种想法,我们当然欢迎。但是我也想请求你们从另一国的角度,也就是从我们国家的角度考虑一下。毕竟苏联也曾经认为,必须采取有力的行动来捍卫自己的生存利益。我们不赞成你们的行动,但是我们尽力不让事态的发展破坏我们两国的关系。现在应该努力,应该尽可能、尽快消除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障碍。当然,在存在一些困难的情况下美苏关系现在仍然在发展,我们也将推动双方关系不断发展,但是,如果没有越南问题的话,美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将会更快。

有人对我们说:请停止战争吧。而我们也不想继续战争,想继续战争的是北越人。我们愿意停止战争,我们为此甚至已经准备了3年的时间。北越人现在应该作出决定:停止战争或者为继续战争承担责任。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勃列日涅夫:总统先生,我们现在的谈话涉及的是一个非常棘手而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棘手,是因为它是关于战争的问题,是关于人们生命的问题,也在于这场战争加剧了国际局势、严重影响了苏美关系。现在这个问题特别突出,因为你们又恢复了对北越的残酷轰炸,正在对越南人采取军事行动。

在同基辛格先生的谈话中我已经谈论过这一点,但是现在我想强调说,不仅仅是我们,而且大多数国家都有充分的理由把你们在越南的这场战争称之为一场可耻的战争,称之为一场侵略性的战争。或许,确实没有必要详述往事的各个细节,但是我们想特别强调一点:你们把越战升级并开始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当时正在河内。要知道越南人当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您刚刚对这场战争进行了评价,并做出了一些解释。我们应当果断地说,原则上我们对这场战争是另外一种评价。从苏联领导人的多次声明中您也可以了解我们对这场战争的评价。或许,今天没有必要对我们的评价展开论述。但是我想说,我们将不会退让,因为我们深信自己是正确的。

或许,没有必要追溯太远,但事实是:1954年签署的日内瓦协议被粗暴地破坏了,当时这一协议为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确定了所有前提条件。为什么没有在越南推行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选举,这个问题众所周知。你们很清楚,获得大多数越南人民支持的民主政府将会在这些选举中获胜。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为什么不是越南人自己而是由另外一些人来决定越南政府的组成?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华盛顿的指示?

这些逻辑非常奇怪。总统先生,毕竟谁也没有请求你们到越南去。你们向越南派出了大量军队,而你们现在却说你们是在保护自己在越南的士兵。有什么理由这样说呢?有哪一条法律和哪一条国际关系准则能证明你们这些行为的合法性?是没有这样的法律和准则的。你们进行的纯粹是侵略行动。您说,您想结束战争,并把这种想法同你们残酷的轰炸联系在一起,你们轰炸的不仅仅是军事设施,而且还有平民,而您却说这是结束战争的手段。这种手段会毁灭一个国家,会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您说,不会轰炸我们的船只,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你们对越南人开展了残酷的战争,但是是为了什么呢?你们侵入了越南,进行了一场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战争,而且侵略的是一个远离美国的小国,它对你们国家没

有产生过任何危害，你们是为了什么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人会赞成你们的这种行为。因此，全世界都把你们在越南进行的这场战争称之为侵略性的战争是完全正确的。在此我不想重复那些形容美国侵略的词汇，这些词汇已经够多了，并且您或许也是知道的。但是，你们现在的行动方法怎么能被称为结束战争的方法呢？总统先生，现在还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迷惑人民的时候。

我也不得不强调说，你们采取的一些措施直接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利益，给我们的远洋船只和国际航运带来了危险。

柯西金：今天我从海上运输部得到报告说，美国飞机飞到我国在越南水域的船只上方并投下了炸弹，这些炸弹落在距苏联船只500米和300米的地方，甚至有一枚距苏联船只只有120米。而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们正在莫斯科同我们进行着会谈！

勃列日涅夫：如果你们所说的关于希望停止战争的话是你们真实的意图，那么我们深信，像美国这样拥有巨大政治资源和外交手段的大国早就找到了停止战争的方法了。但是你们所提出的建议都包含这样一种思想：越南人只应该接受你们美国人的条件。应该怎样理解这一点和证明这一点是正确的呢，总统先生？

越南人没有向你们美国提出领土要求，也没有向你们要求任何特权。他们希望的只是获得独立。他们同意在南越建立由三个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构成的联合政府，最近他们重又提出了关于在巴黎举行谈判的建议。是您和西贡方面拒绝了这一建议。应该怎样看待这件事呢？这些都显示了美国对越南的政策是侵略性的政策，此外，很难有其他的说明。这正是我们的看法，而我也相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会持这样的看法。如果您，总统先生，能够容忍美国和美国政府的这种可耻行为，那么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谈论这个话题了。

你们在同我们的这次谈判中打着和平的旗帜。我们已经签署了一些有益的协议。应当对此表示欢迎。总统先生说过，我们能够进行这次会谈是不容易的，这样说是正确的。您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我们的盟友，这样说也是正确的。我们将把我们的同盟义务履行到底。无论你们怎样轰炸都不能解决问题。

显然，美国在南越捍卫的是自己一些自私的利益。如果你们真的希望进行切合实际的谈判，那么，我想越南人将不再会扣留你们的战俘。

波德戈尔内：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战俘一般都会被遣返的。通常都是这样。其中包括，我们在战后把德国战俘遣送回了德国。

勃列日涅夫：当然是这样。总之，应该说，你们把关于归还战俘问题的要求或条件作为停战的前提，这是在做作，是虚情假意。通晓事理的人都明白这一点。越南战争是苏联人民的重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过不久，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2 000多万人口。众所周知，这场战争对你们造成的损失不大。如果美国在这次战争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愿这不会发生)，那么你们的政府，毫无疑问将会很难在越南进行另外一场战争了。

您说，您理解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同意进行这次会谈的困难，您的话是正确的。但是我们

愿意进行这次会谈,我想对其中的原因进行解释。我们认为,会谈前进行的工作使我们产生了一定的希望。美苏两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较高的文明发展程度及其他条件,我们希望不仅仅处理好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利用自身的影响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预防今后出现复杂的局势,缓和一些地区现有的紧张局势。我们指的是越南局势。我们原以为,你们最近在越南采取的措施是偶然的,是在气头上采取的措施。但是现在在听了您的话之后,恐怕我们的看法会发生改变。一方面,美国看似希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希望改善整个国际环境,另一方面继续在越南进行着残酷的战争。这是矛盾的。我想,如果我们只是把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写进我们的共同文件里,那么这将不会有什么重大的意义。许多国家将不会理解我们。它们会认为,你们打算继续战争,而我们则同意你们继续战争。你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在联合公报中写下了双方对各自立场所作的阐述,但是,可以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政治原则。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希望我们同你们、同其他国家发生争执。诚然,您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不用我们说你们也是很清楚。然而,我们不是中国。

我们多次向总统先生发表了声明,在给你们的信件中也多次说过,越南战争任何时候都不会给美国和美国政府带来荣誉。如果您真的想结束这场战争,那么,我相信没有我们的帮助你们也能同越南人达成协议,和平解决问题,并且不失自己的尊严。但是现在看起来将会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想同您签署一份重要的文件,向全世界说,应通过和平途径而不是通过战争来解决争端;我们将建议其他国家接受这一原则。而正是在这个时刻你们却继续进行战争,杀死一些无辜的人——母亲和孩子,摧毁一些学校和医院。这些该怎么解释呢?我们一贯推行各国之间和平友好的政策和原则,努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障人们的和平生活。为此我们愿意帮助美国、愿意同美国进行合作。但是在越南战争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在你们滥杀无辜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同你们一起谴责了希特勒的罪行。当时我们两国是盟国。数十年后,人们至今仍然认为发动那场战争的人是可耻的。现在却在进行另一场战争。这让人很难理解。我也不是自以为对所有的美国人都了解,但是,未必所有的美国人都一致认为必须继续越南战争。

柯西金:根本就不是!

勃列日涅夫:牺牲的美国士兵的亲属、因战致残的美国人当然是不支持继续进行越南战争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美国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轰炸来解决问题,总统的威望就会下滑了吗?相反,总统的威望将会提升,而我认为,所有的美国人也都会希望这样做。如果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智慧并带来了和平,那么美国的威望无疑也会提升。全世界的人都希望您这样做。这确实会给您带来荣誉。

波德戈尔内:关于这一点可以以戴高乐为例。当时戴高乐使法国退出了阿尔及利亚,结束了为期七年的战争,因此他也成了民族英雄。

勃列日涅夫:我们都是政治家,因此我们对您所说的话都是开诚布公的。我们不向您提出其他的条件,但除了一点:结束这场战争。我们不能把任何政府强加给这个国家,这是

越南人自己的事。毕竟越南人自己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提议。越南是否建立共产党政府或建立其他政府都不是我们的事，让越南人自己决定吧。前不久基辛格先生在莫斯科访问的时候曾对我说："如果在调解问题后的几个月内越南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么美国对越南的兴趣就会降低，然后就让越南人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你们确实持这样的立场并把它告诉了越南人(我们没有参加巴黎谈判，也不知道你们是否告诉了他们)，那么我相信，他们将支持这种解决方法，或许就不会有战争了。结束战争对于美国政府的稳定、对于巩固美国政府在人民中的威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方面美国的轰炸行为是起不到作用的。

越南的邻国中既有大国，也有小国，它们或许都不能容忍越南的失败，这种可能性也应该考虑。通常无论人们想得有多周到，他们都不能预见到明天将要发生的一切。事实上，你们选择的结束战争的方法是要杀光所有无辜的人，谁委托你们这样做了？希特勒想扩展"生存空间"，其结果是任何空间都没有得到。这一点要好好想想。

我曾经对基辛格先生说过，逻辑是一门科学，并请他把这句话转告总统先生。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运用一定的逻辑对局势进行分析。

柯西金：总统先生，我完全同意勃列日涅夫关于越南问题的谈话，这个问题是个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5 年前苏霍德列夫同志翻译了我同约翰逊总统在葛拉斯堡罗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同我们今天的这次谈话非常相似。当时约翰逊总统对我说，他想结束战争，并为此做了许多努力。经过两天的谈判后我对他说："很显然，您根本就不愿结束战争；好吧，请试试看，事情会是怎样的结果。"他当时对我说，他想迅速扼杀越南，他是从强权的立场谈论这个问题的。现在您又从强权的立场来谈论这一问题，这是多么可悲呀！

已经过去了 5 年时间。在这 5 年里美国军队残害了大约 100 万越南人，自己也损失了大约 10 万名士兵，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你们得到了什么？我们现在同你们进行的这次谈话同我与约翰逊总统进行的那次谈话非常相似。当然，你们那样做是不会解决问题的。

还有一种情况非常重要。北越可能会让其他的国家介入战争。已经有一些国家就这个问题提出过许多建议，比如，中国军队就强烈要求进入越南同你们作战。然而，尽管面临许多困难，越南人从来没有让其他国家的军队参与这场战争。还需要对这种情况进行分析，这段历史也还没有公开。美国人在越南就像占领军一样，而谁也没有让你们到那里去，除了自称为"政府"的一些爪牙。尽管其他国家(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非社会主义国家)坚决建议向越南派出军队，但越南政府都没有同意。应当了解这一点并对其作出评价。对越南人来说，这是一项非常有利于他们的举动。

勃列日涅夫：他们想，他们那样做有助于和平解决问题，避免挑起更多的战争。越南战争就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

柯西金：总统先生，我们觉得，您现在对武力解决政治问题的可能性评价过高。一旦危机时刻到来、一旦他们愤怒，他们就不再会拒绝其他国家的军队。您不能保证避免这一点。到时候战火将会更大。

尼克松：我们完全不怕这样的威胁。就让他试试看。

柯西金：您认为我们所说的是威胁你们，您这样想是不对的。扩大战争是一件严重的事情。我们对您说这些话不是为了威胁你们，而是为了对局势进行分析，这要有用得多。当您执掌政权的时候，有一种意见认为，您是一个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可以利用有利的机会(您现在仍然有机会，因为您没有参与对这场战争的组织)停止这场战争。开诚布公地说，我们是坚信这一点的。如果您试着按照您所说的那种方法解决问题，也就是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迫使越南人接受你们的条件，那么这既不会给美国，也不会给您自己带来荣誉。

问题在哪里？在于您撤出军队。这将得到越南人的欢迎。您说要北越释放战俘。前不久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曾说(他对我也这样说过)，一旦战争结束将立刻释放战俘。至于未来政府，越南人同意组成由三个政治力量的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剩下的一个问题是：您需要那位所谓的"总统"，尽管那位总统谁也没有选他担任。为了那位可以卖身投靠别人的"总统"，你们准备断送数十万越南人和许多美国士兵的生命。

尼克松：而北越的主席是谁选出的？

柯西金：全越南的人民。

波德戈尔内：南越也认为胡志明是主席。

柯西金：我不知道您是否认识越南领导人，至于我们，我们同胡志明相识已经许多年了，我们还认识黎笋、范文同及其他同志。这些人都非常认真，忠于自己的祖国，都经历了多年的斗争。

勃列日涅夫：在越南人正式提出的建议中，他们甚至没有提出统一北越和南越的问题。他们愿意付出相应的义务。因此为什么要屠杀他们呢？请回答这个问题。

柯西金：你们要求越南人，让他们给你们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而他们却在等着你们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这就陷入了僵局。为什么您在这里，在莫斯科的时候就不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如果您提出的话我们就会把它转告给越南人。您可以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带着胜利的果实返回美国，而不是为了维护那位可以卖身投靠别人的"总统"。您还有 4 年的总统任期，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只是短暂的时间。

尼克松：谁知道会留下什么呢？

柯西金：我们的看法是：如果您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设性的方法，您就会作为一位打开僵局的人物被载入史册，这是您之前的美国总统都没能做到的。在新的条件下我们同您还可以在各个领域发展合作，为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难道为此还不值得牺牲西贡腐朽政权吗？

波德戈尔内：今天我们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会谈，这次谈论的问题也非常尖锐。直接听取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谈话，比通过广播和电视收听他们的声明总是要好一些。在座的各位同志中，我比其他各位晚一些到过越南。去年秋天我对越南进行了正式访问，受政治局的委托就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举行了会谈。正是那个时候，越南人首次从我那里得知，我们就同您在苏联举行会谈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越南人对此充满了期望，因为他们认为，苏联

领导人会对美国总统公开说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并且可以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当然，他们还没有预料到我们和您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然而，越南人觉得，苏美两国可能会在某些方面达成协议，这将有助于巴黎和谈的进行，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是思维健全的人，他们不会有非分之想。他们曾明确对我说，不打算现在就同南越统一。他们希望的只是保障越南的自由和独立，以便越南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他们曾说，可以成立由三方代表组成的政府，由这个政府在南越实施相应的选举。

没有必要再说，越南是个小而英勇的民族。您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越南人都不会放弃自由和独立，无论有多少飞机来轰炸他们。这些人事实上终生都在为自己的独立而奋斗。他们同中国人进行了长期的战斗，然后同法国人进行战斗。最终，在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署之后越南人产生了独立并掌握自己命运的希望。遗憾的是，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正如勃列日涅夫同志和柯西金同志所说的，美国最近针对越南采取的行动完全是非法的侵略行为，遭到了世界各国的谴责。美国人采取的这些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越南，还针对那些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有正常关系的国家，这些国家当然不能对此熟视无睹。

美国增加空军和海军力量、采取其他措施使越战升级，这些都不能解决越南问题。您对这一点也很清楚。应该寻找其他的途径，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结束这场不光彩的战争。看起来，美国只是在宣传中才能说，最近采取的措施是为了保护在越南的6万美军，也是为了使被俘的美军获释。这种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没有逻辑的，谁也不会相信。总统先生，您已经阐述了您所采取的那些措施的动机。我们也阐述了我们对此的态度。我担心，我们没有说服您，然而，您也没有说服我们，使我们认为您所采取的措施是正当的。但是，应该说，您对我们国家的这次访问贯穿了缓和局势的思想。我们想让您好好想一想，美国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结束目前的局势，这种局势日益严峻、令人难以容忍。越南局势也使您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最后说一点。如果美国采取了结束战争的措施，那么，毫无疑问，世界上将没有一个国家，其中包括越南会认为：美国投降了。

勃列日涅夫：总统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了许多实质性的看法，我想，今天我们可以结束这次会谈。您将会明显地感受到苏联和其他各国人民的愤怒，了解他们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要求。您也会了解他们对美国侵略行为的愤怒，了解他们关于停止轰炸、和平解决问题的要求。我要开诚布公地说，我国人民的这种愤怒是不能通过命令根除的。我们和您要考虑到的一个事实是，就如此重大的问题进行的这种开诚布公的谈话是在最高层的会晤中进行的。在讨论其他问题的时候把越南问题抽象出来是不可能的。毕竟我们这次会晤讨论的不仅仅是双边问题，而且还有国际问题。不久前在午餐的时候您曾经说过，对我们和你们来说，最复杂的问题是越南问题和近东问题。

今天谈论的不仅很多，而且话题也很尖锐(由于问题的性质这是自然的)，但是这样进行

会谈是有益的,也是明智的。大自然赋予人们的财富就是智慧。如果一个人不是自私自利地分析问题,而是客观地分析问题,那么他当然会找到明智的出路,摆脱困境。我们同意您的意见,即不能认为今天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已经结束。我提议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就此结束,现在让我们去吃晚餐,明天或后天我们再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

柯西金:同时也应该好好想一想并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尼克松:这是当然了。我还想说如下几点。我们在讨论中详细地阐述了各自的观点,从这方面来说我们会谈是非常有益的。你们直接而开诚布公地告诉了我们,我们的政策不受欢迎,并说出了原因,对此我很感激。正因为如此就应该进行这样的高层会谈。甚至在越南问题解决之后(这个问题将会被解决)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尽管我期望这些问题不要太尖锐,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直接就这些尖锐的话题进行会谈。或许不是由我们,而是由接替我们职位的人来进行这样的会谈。我想请你们相信,我们将继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有能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我们为此已经努力了3年半的时间。

基辛格访问苏联之后我们有些失望。在基辛格同越南人恢复秘密会谈的过程中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后我们逐渐发现,越南人在这些会谈中的立场比以前更加强硬了。总书记曾说我直接接受了他关于停火的建议。我们当时也声明说,4个月后将从越南撤出军队并停止军事行动。但是这些建议完全被拒绝了。然而,总书记的想法是好的,并且我们将继续向这方面努力。

我们真正的动机是,我不想给你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借助温情脉脉、含糊其辞的外交辞令进行解释。我不喜欢这样做。作为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是个诚实而讲求实际的人,我希望您考虑一下实际情况并理解我的观点。正如您所说的,不是我向越南派出了军队,您这样说是正确的。是肯尼迪和约翰逊向越南派出了军队,而我则把五十多万美军从越南撤回。这不是战争行动,而是和平行动。1972年复活节前我把驻越空军军事飞行的数量削减了40%,尽管有资料显示,越南方面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加,并对我们在北越的部队构成了威胁。

正是由于考虑到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前景,我表现得非常克制,没有在前线作出强烈的反应。北越却违犯1954年日内瓦协议和1968年达成的关于停止轰炸的协议,在复活节期间派出大量部队越过非武装区。我作为武装力量的总司令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停止侵略。这就谈到了一个假设:这些行动可能会引起愤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成了一位危险的总统。我要强调说,我们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非常冷静和客观,并考虑到了所有的政治后果。

我知道,我国的人民希望和平。我也希望和平。我希望您能够理解,对于北越扩张的威胁我是多么的认真。谢尔曼是我国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位伟大的将军,他曾说过:战争就是地狱。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能比苏联人民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悲剧。同这些战争相比,越南战争只是一场小的战争。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却有5万名士兵牺牲,25万名士兵受伤。我

也想提醒一下：在北越军队最近发动的一次进攻中，有3万名北越平民被北越军队残害在南越境内，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这些北越人使用的是苏联武器。我不是要说，苏联领导人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我只是想在这次高层会谈中，在历史中的这一重大时刻说，我们想结束战争，我们不想把什么政府强加给什么人。我们希望停火。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缔造和平。

最后，关于柯西金先生所说的关于好好想想办法的建议，我们会努力的。或许，星期四或者星期五我们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那将是一个重大的时刻。我们不认为，苏联领导人真的期望，或者建议我们派基辛格参加巴黎秘密会谈，我们事先知道，谈不出什么结果。另一方不应该是为了要求我们投降才来参加会谈，而应该是希望进行谈判而来参加会谈，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至今他们仍然没有这样做。如果他们真的愿意谈判，那么僵局很快就会打开。我们不请求苏联领导人找到结束战争的方法，但是你们对自己这个盟国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谈判中我们会很理智，但我们不会被人操纵。至今他们仍在企图把他们的条件强加给我们。无论怎样，我和基辛格都会好好考虑，或许还会想出一个新的建议。

柯西金：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如果什么都想不出的话就不是聪明的人了！

勃列日涅夫：我们进行了一场非常重要的谈话。我认为，这次谈话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些谈话开诚布公，非常有益。我感觉，您的意思是：这次谈话还没有结束，应该再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每个问题都有很多的解决方法，只是应该找出那个理智的方法。我们认为，您最后的那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在您来访前夕，我们已经知道，您决定在这次访问期间不使轰炸越南问题复杂化。遗憾的是，这一点你们没有做到。您应该了解我们国内的状况，了解我们国内对这件事的态度和看法。

基辛格：这指的是什么？

勃列日涅夫：就是轰炸海防和整个越南民主共和国。

基辛格：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的大使，海防周围一定的区域将不会被轰炸。你们说我们没有遵守这一点，你们说的情况我还不知道。

柯西金：我国海上运输部部长今天特地同那些船长进行了联系，这些船长向他报告说，美国的炸弹没有炸中他们纯属偶然。美国的飞机向我们的船只俯冲下来，在这些船的周围投下了炸弹。

尼克松：我们将调查这件事。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那就是违抗了我的命令。

勃列日涅夫：关于这件事你们应该理解我们的感情，但是我们仍然考虑到了我们要同您举行的这次会谈。当你们的轰炸造成了我们的一艘船只着火的时候，我们向你们提出了抗议，但是没有在报刊上报道这件事情。

波德戈尔内：尽管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柯西金：总统先生，您很清楚，在海防港口或驶向这一港口的苏联船只运送的是粮食和其他的非战物资，而不是武器。在这些苏联船只上没有一发子弹，没有一支步枪，对此您应

该非常清楚。

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亚历山德罗夫、瓦维洛夫
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基辛格、罗尔德、内格罗蓬特
会谈翻译：苏霍德列夫

会谈记录：亚历山德罗夫
瓦维洛夫

АПРФ,ф. 3,оп. 89,д. 21,л. 42 - 60

№06767

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会谈备忘录：美苏解决越南问题的讨论

(1972 年 5 月 27—28 日)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关于 1972 年 5 月 27—28 日 A. A. 葛罗米柯与基辛格就越南问题举行的会谈

基辛格就美国对越南立场问题所言及其对我们在这方面希望明确的问题的答复，可以作如下归纳：

1. 如果从纯粹务实的角度出发，就越南调停一揽子问题(包括军事和政治性质的问题在内)立刻达成协议可能是相当不容易的。因此，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是那些可以而且必须在近期内达成协议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那些在前者实现之后变得相对容易达成协议的问题，因为这时候——尤其是在美国完全从越南撤军之后，就会出现新的政治环境或新的政治现实，而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解决越南彻底和解问题中比较困难的问题。

2. 美国不认为自己与南越某个具体的政府有瓜葛。该国目前内部形势的发展及其进程显示，不但一些新的政治势力有可能问鼎政权，而且也可能建立共产主义政府。届时，美国将不会妨碍这一发展趋势，即使现在美国不会插手这方面的事务。

3. 另外，在(谈判双方)就军事管制的一些举措(关于此我们将在后面提及)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人可能准备就一些基本原则问题发表声明或宣言，其中他们会表示将单方面地承担一定的义务，以作为对所签署协议的补充。这些义务具体包括：

(1) 同意南越必须保持中立。

(2) 美国将不干涉这个国家内部未来的政治发展进程。

(3) 美国将准备限制自己对南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关于这些援助的规模将会详细地向签署协议的另一方作出通报。当然，我们这里只是就以前时期的情况而说的，而随着南越内部的形势发展进程，一些新上台的政治力量将会完全不希望得到此类援助。

美国也可能会发表共同声明，即根据协议与谈判的另一方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其内容包括：

——南越必须执行中立政策；

——越南联合政府必须在越南人自己内部(即没有外来干涉，由南方和北方)相互协商的条件下运转(这里基辛格补充道，这项内容实际上是著名的、由越南人提出的《七点》要求之一)。

4. 综上所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已有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越南问题的打算”。事件发展的这种总趋势，要求我们在关于军事管制一些问题的决议作出之前便采取行动，以便为后续事件的整体推进创造良好条件。

5. 涉及双方利益的最主要军事问题如下：

(1) 停火；

(2) 释放美国战俘；

(3) 美国军队撤出南越。

关于停火，双方不一定非要采取签署正式协议的方式。如果美国得到苏联对此作出的必要保证，那就可能成为事实。

还需要事先考虑的是，最好能使释放美国战俘和美国军队从南越撤出——这两个过程保持同步并最后同时结束。

6. 所有这一切可能为越南问题的政治解决营造更好的条件。在就上述问题签署了相关协议(并开始实施)之后，随后的 6 个月期间南越就可能举行选举。

在选举前一个月内，现在的西贡总统和副总统将离任。

将有专门成立的选举委员会对选举的准备工作及其自由举行实施监督，该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方式如下：“越共”(民族解放力量)代表占三分之一，中立集团——三分之一，目前的西贡政权——三分之一。在军事问题相关协议签署后，该委员会便可立刻开始工作。

7. 为了协助委员会工作的顺利展开和确保南越自由选举活动的正常进行，(我们)打算事先便组织专门的国际观察团或由国际人士届时参与这些选举的准备和举行过程。此类观察团或国际人士的构成必须包括经双方协商后确定的国家(与此相关，基辛格具体指出，只有美国和苏联是可能的参与者)。

8. 美国认为，上述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美国军队完全撤出，阮文绍辞职，签署相关协

议,美国就诸原则发表声明等)将为南越的自由选举创造良好的条件。

9. 已处于建立进程中的选举委员会将以联合原则为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说,该委员会本身实际上是具有过渡性质的,类似于联合政府的机构。

还在对所有这些问题开始协商的最初,我们就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联合政府的思想成为这个以经过略加伪装但依然脆弱的方式成立起来的政府的基础,虽然从总体来看这个问题一定会成为谈判双方的议题。

与此相关,美国准备在上述其单方面打算发表的关于诸原则的声明中补充如下一项内容,即不论自己的初衷如何他们都将接受选举的结果。

10. 在对相关问题作出回答的同时,基辛格说,虽然他已经单独地向北越方面讲述了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但在对我们的讲述中仍包含有如下新内容:

(1)(我们)没有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解释,美国提出各种建议的依据是什么;

(2)(我们)在对他们讲述的过程中没有采用这种统一的集中方式;

(3)(我们)没有对他们讲停火与政治调停之间的关系问题;

(4)(我们)没有对他们说,关于美国打算在美国战俘彻底遣返的同时才准备完全从南越撤退自己的军队(近期,美国坚持越南民主共和国首先遣返美国战俘,只有这样美国才将开始彻底撤军)。基辛格说,如果河内同意美方的这一建议,那么美国军队在今年9月以前或10月以前,即美国总统大选以前完全撤出(南越)就有了实际的可能性。

11. 基辛格断言,白宫坚定地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有意不想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其目的是故意给美国社会舆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巴黎谈判已陷入死胡同,以便借助美国的社会舆论对尼克松总统施压,从而迫使其对河内的要求让步,这种情况在美国大选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

基辛格说,这表明不论是在巴黎会谈期间还是在秘密会晤中如今的北越都是从纯粹的宣传角度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基辛格认为,北越坚决拒绝讨论美国人提出的任何建议,即使这一建议具有折中的性质,而只一味坚持要讨论他们提出的“七点”意见。

在白宫看来,这正好可以解释如下现象:在基辛格的莫斯科4月会谈之后,北越一方面同意恢复与美国人在巴黎举行的公开和秘密谈判,另一方面又开始向南越发动了一场新的军事进攻,以便与北越一直坚持的纯粹宣传路线相呼应,从而最终导致这些会谈的又一次破裂。

12. 最后,基辛格表示撤消由美国人提出并一直坚持的那些条件,即在恢复巴黎正式谈判之前先举行与黎德寿的秘密会晤;提前取得北越作出的某种保证——北越将以严肃、建设性的态度来对待今后的谈判。

如今,白宫同意以理解的态度来恢复双方的正式会议,美方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计划,与此同时越南方面也可以这样做。

至于秘密会谈,基辛格说,我们当然期待越南人能够确认自己已同意举行此类会谈,只是该秘密会谈将只能安排在6月后半期,即双方的巴黎正式会议开始之后进行。

另外，美国人希望不要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即当越南人了解了关于美国已同意恢复正式会议的消息之后，便开始大声宣称自己又赢得了胜利并成功地迫使美国人投降。这样的话，基辛格强调，就会使情况变得极其复杂。

ЦХСД，ф. 5，оп. 64，д. 41，л. 115－119

№10413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关于成立中国问题顾问专家小组

（1972年10月20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60/49гс号

机　密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1972年10月20日会议第60号记录第49项

关于成立中国问题顾问专家小组。

一、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今年10月13日的决议，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属下成立一个中国问题顾问专家小组（非长期脱离本职工作）。

责成顾问专家小组于1973年1月20日之前，就中苏关系问题准备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应该详细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领导层中各派力量的对比，北京在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活动，中国问题发展的可能前景。

允许顾问专家小组视情况需要向各主管部门和学术机关索要必需的资料和文献，同时可吸收有关问题的专家参加该项工作。

二、今后，应视工作需要，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委托，吸收顾问专家小组参加研究某些方面的中国问题，其中包括为根据1969年12月26日苏共中央决议（第149号会议记录第一项）成立的委员会准备材料。

三、批准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中国问题顾问专家小组由以下人员组成：О. Б. 罗满宁同志（组长）、Р. А. 乌里扬诺夫斯基同志、Н. Н. 伊诺泽姆采夫同志、И. В. 阿尔希波夫同志、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同志、С. Л. 齐赫文斯基同志、Ф. В. 莫丘利斯基同志、О. Т. 博戈莫洛

夫同志、Н.Т.费德林同志、В.И.拉扎列夫同志、М.Л.季塔连科同志、К.Е.谢西金同志、В.В.沙拉波夫同志、И.А.罗高寿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ЦХСД,ф.4,оп.22,д.1004,л.21、34-35

№06768

谢尔巴科夫与黄文进谈话记录:越南通报与美国谈判情况

(1972年12月27日)

摘自И.С.谢尔巴科夫的工作日记
1973年1月22日

机 密
文本第2份

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所述情况记录

1972年12月27日

应黄文进之邀,(我)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接待大楼。

根据委托,副部长(黄文进)向我通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与美国举行谈判的情况。他指出,越南总理范文同就这一问题已向苏联大使通报了基本情况。黄文进接着向我讲了如下内容:

今年12月18日,美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函,建议黎德寿和春水与基辛格举行新的谈判,与此同时开始对河内、海防和整个北越实施了密集轰炸。期间,美国人前所未有地动用了大量空军,其中包括数百架B-52轰炸机,野蛮地杀伤和平居民。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美国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战争升级步骤,充分证明了其12月18日发来的建议函带有最后通牒的性质。

在答复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同时,黄文进解释道,美国在发来的函件中要求越方签署已由美方作了变更的协议。否则,华盛顿声称,将很难预料事件继续发展下去的后果,这就是说,美国人正以继续战争相威胁。

总之，副部长继续道，白宫撕毁了美方以前所承诺的义务，即在双方举行谈判和直到谈判结束期间，美国将停止对北纬20度以北地区实施轰炸、射击和布雷等军事行动，减少对北纬20度以南越南民主共和国地区的轰炸和射击。

然而，美帝国主义所发动的这场新的战争升级行动，不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遭到了惨败。侵略者们受到了严正的回击。在短暂的时间内，便有许多包括B-52轰炸机在内的美国飞机被击落，大量美国飞行员被俘。各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包括美国一些盟国在内的多数国家的社会舆论都对美国的不明智行动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要求美国停止战争升级并立刻在已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民众对越南人民正义事业的积极支持，鼓舞了越南人民和军队，给他们增添了新的力量。

在巴黎专家会议上，越南民主共和国要求美国停止战争升级行动并恢复到今年12月18日美方声明所确定的状态，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双方才可能继续举行专家谈判以讨论签署协议的相关事宜。

1972年12月22日，在继续加紧轰炸北越的同时，美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又发来了新的函件，其中说明：美国空军将从12月30日半夜起停止轰炸北纬20度以北地区，但条件是越南方面同意让黎德寿与基辛格在1973年1月3日举行会谈。

12月26日下午，越南民主共和国对美方的上述两封来函作了答复。在自己的复函中越方谴责了美帝国主义战争升级的残暴行径，拒绝了在美方来函中所包含的最后通牒式的所有要求，揭露了尼克松当局在巴黎谈判中的背信弃义。越南民主共和国还要求美国立刻停止战争升级的侵略行动，放弃以威胁恫吓谈判进程的幻想。只有在美国同意恢复到12月18日以前状态——在谈判举行直到结束期间停止对北纬20度以北地区的所有轰炸、射击和布雷活动并减少对北纬20度以南地区的轰炸和射击——的情况下，双方代表和专家在巴黎的会谈才可能继续，而美方建议的黎德寿与基辛格的会面才能够举行。

不过，由于黎德寿同志的身体健康原因，越南民主共和国向华盛顿通报，双方的会谈只能于1973年1月8日举行。越南方面在去函中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严肃态度，目的就是要让对方明白，越方正竭尽全力与美国代表一齐解决所有遗留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要求美国也采取同样严肃态度，并指出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双方的谈判才可能获得结果——尽快签署停战协议和恢复越南的和平。①如果美国仍将顽固地继续推行其战争升级政策并企图以武力来要挟谈判进程，那么由此所导致的战争进一步深化的责任将由美国方面完全承担，而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将会以全部的决心继续这场斗争。

越南同志请求苏联利用自己的所有威望和影响对美国施加压力，以促使其停止新的战争升级行动，立即返回到今年12月18日以前的状态，并为解决所有遗留问题和尽快签署(停战)协议举行严肃的谈判。

---

① 插图旁标注：越南邯浩(Тханьхой)省一座铸铁厂的冶金工们，在午休期间收听越南通讯社发布的国内新闻。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1965年7月。——原注

在向对方的通报表示感谢之后,我答应把上述情况通报给莫斯科。我又询问对方,苏联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利用该信息来对华盛顿进一步施加压力。

黄文进答,苏联同志可以充分利用该信息。要让美国人相信一点,即在双方举行谈判直到结束期间只有在北纬20度以北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减少在北纬20度以南的军事活动,双方才可能恢复巴黎会谈。越南副部长顺便指出,尼克松以前也正是这样向越方承诺的。

在谈话结束时,黄文进说,越南同志请求苏联进一步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尤其是其轰炸河内和海防的活动,以便动员世界社会舆论来谴责美国的侵略。越南朋友还请求我们,委托苏联驻世界各国使节也开展相应的工作,以便这些国家也能够声援越南。苏联领导人的发言也将有利于阻止美帝国主义干涉越南内部事务。

对此,我说道,苏联一如既往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上,在广大公众的面前Л. И. 勃列日涅夫在发言中曾严厉谴责了美国的活动。近期,在发言中表示支持越南的还有A. H. 柯西金和П. Ф. 巴季茨基元帅。顺便说一下,这些发言均曾被刊登在河内的报刊上。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苏联使馆参赞И. A. 诺维科夫,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单德浩——译员。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 С. 谢尔巴科夫

ЦХСД, ф. 5, оп. 66, д. 783, л. 9－12

1973 年

№10414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会商中国问题

（1973 年 4 月 9 日）

绝　密

第 77/41rc 号
1973 年 4 月 9 日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1973 年 4 月 9 日会议第 77 号记录第 41 项

关于 7 个兄弟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就中国问题举行例行会晤事宜。

一、同意苏共中央联络部和苏共中央国际部关于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各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于 1973 年 5 月在莫斯科举行例行会晤的建议。

二、批准给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的指示(附件)。

三、若蒙古朋友同意将会晤地点由乌兰巴托改为莫斯科，责成苏共中央联络部与其他参加会晤的各兄弟党中央国际部进行必要的协商。

四、会晤的组织和技术保障工作由苏共中央联络部、苏共中央国际部以及苏共中央总务管理局负责。会晤将在“沃伦斯克- 1”号别墅进行。

会晤的一切费用从党费预算中开支。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第 77 号会议记录第 41 项
乌兰巴托
致苏联大使：

第 77 号会议记录

请拜会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联络部，说受委托就 7 国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进行中国问题秘密会晤的地点问题与蒙古朋友进行协商。

考虑到,据蒙古朋友通报,即将举行秘密会晤的消息已经传到外交使团,为确保机密,可研究今年将上述磋商改在其他地方进行的问题。

从我们一方来讲,我们准备建议拟定中的中国问题会晤于商定时间内在莫斯科进行。

如果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对这一建议没有异议,那就该问题与其他兄弟党中央国际部进行非正式协商,可由蒙古同志自己出面协商,如果他们认为合适,也可由苏共中央联络部出面协商。

电告执行情况。

ЦХСД,ф. 4,оп. 22,д. 1077,л. 21-22

№06770

谢尔巴科夫与黄文进的会谈记录:巴黎会谈情况及越南局势

(1973年6月14日)

摘自И. С. 谢尔巴科夫的工作日记
1973年6月21日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的会谈记录

1973年6月14日

应黄文进之邀,我前往越南政府大楼与之会谈。

副部长向我通报了最近一轮黎德寿与基辛格先生在巴黎谈判的情况。此次谈判是在萨利文从西贡、基辛格先生从华盛顿各自返回之后举行,时间是从今年6月6日一直持续至6月9日。谈判期间,双方就发表联合公报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最终达成了相关约定。然而,6月7日美国人竟出人意料地发表声明说,西贡当局不同意联合公报的内容并在6月9日对其作了一些修改。越南方面坚决地谴责了美国的不严肃态度并积极反对美方拖延签署联合公报的举动。考虑到这种情况,美国人建议把双方下次会谈的时间推迟48小时。6月12日,基辛格先生返回巴黎,恢复了双方的谈判。鉴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所采取的坚决立场,美

国人撤消了自己对联合公报最初文本的修改和补充，并由四方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和西贡当局）和双方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分别在相当于巴黎协议的联合公报上签了字。

接下来，黄文进又讲述了如下内容：

与原始方案相比较，联合公报和所达成协议的主要内容并没有出现重大的变化。不同主要体现文本的编辑、签字和公布的日期、根据协议落实一系列举措的期限等方面。可以证明上述说法无误的内容包括：关于美国重新开始清除越南民主共和国水域的水雷，重新恢复混合经济委员会的工作，释放公民和战俘等。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近一阶段的斗争任务相当复杂而艰巨。从一开始，我们便对美国人声明，新一轮会谈的目的——与美国一道总结谈判期间所获成果并寻求措施以严肃、坚持不懈的态度履行双方协议的内容。越南民主共和国视这项工作为一场外交斗争，目的就是要迫使美国和西贡当局执行巴黎协议。在谈判期间，美国试图使谈判获得一定成果的目的在于，转移美国社会舆论的视线，从而使尼克松当局摆脱由于水门事件，以及在印度支那，尤其是在柬埔寨所陷入的困境。在整个会谈期间，美国都企图把履行协议与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联系起来。越南方面坚决地驳斥了美方的上述观点并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即印度支那两个越南邻国的问题是这些国家人民的内部事务。越南民主共和国始终不渝地支持老挝和柬埔寨人民的革命斗争，支持老挝爱国统一阵线和柬埔寨民族统一王国政府的正义立场。越南方面要求美国停止轰炸老挝和柬埔寨，严格履行万象协议，必须停止支持朗诺政府并与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和抵抗力量举行谈判。

联合公报的签署是越南为履行巴黎协议而斗争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个新的重大胜利。联合公报并没有对原有协议作任何变更和补充，只是集中叙述了确保该协议得以履行的措施。尤其重要的是，联合公报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签署的，即美国和西贡当局经常性地严重违反既定协议，诬蔑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并企图将违反该协议文件的罪名强加到后者身上。如果联合公报中所列各项条款能得到执行的话，就可能为南越的和平事业作出贡献，并再次确认越南南部的现状：两个政权、两支军队和两个地区共存。该文件（指联合公报）为南越双方共同解决国家南方的内部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对美国而言，只有履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所承担的义务。为使联合公报中所达成的协议和约定得以切实履行，我们仍面临着艰巨的斗争任务。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美国方面和西贡当局有可能刻意歪曲公报内容，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误导世界公众舆论。针对美国和西贡方面可能实施的各种旨在破坏协议和后续约定的活动，我们将继续予以坚决的斗争。

鉴于联合公报的签署，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外交部将发表声明，其中将指出越南人民所赢得的这场新胜利的意义，明确双方对签署该公报所持的良好意愿和严肃态度，同时也将要求签字各方严格执行协议和联合公报中所列的各项内容。

黄文进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名义请求苏联政府对联合公报的签署持欢迎态度，请求苏联领导人在发言中以及通过新闻报刊和社会组织，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

阵线外交部所发声明表示支持,并要求美国和西贡当局严格履行协议,揭露后者对联合公报内容的歪曲,及时地谴责后者所制造的阴谋和旨在破坏协议和后续约定的活动。

黄文进向我转交了带有四方和双方签字的联合公报的文本,并指出签署联合公报是“我们整体上赢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我感谢黄文进所作的上述通报并承诺将向莫斯科作出相关报告。我向对方保证,苏联会以相应的方式来对联合公报,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外交部所发表的声明给予支持的。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苏联和东欧国家司工作人员武蔻,苏联使馆译员 B. B. 谢拉菲莫夫。担任此次会谈翻译的是武蔻。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 С. 谢尔巴科夫

ЦХСД,ф. 5,оп. 66,д. 783,л. 146 - 149

1975 年

№24836 - 2

雅科夫列维奇的回忆：关于对中国进行的访问[①]

（1975 年）

1951 年 9 月初，我被叫到了党中央，受命马上飞往中国。这是由于要在中国的南方种植橡胶树。1950 年冬到 1951 年初，毛泽东在苏联访问的时候请求斯大林派遣一个专家小组来开办一个橡胶种植园。该小组由 9 人组成，其中两人是 B. A. 多加德金和 П. И. 扎哈尔琴科，他们是橡胶问题专家，其余人同橡胶问题有部分的关系。对于我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派遣我前往中国，得到了如下不容反驳的答复：橡胶是从橡胶树中得到的，你是一名林业专家，请克服困难了解同种植橡胶园有关的一切问题。

收集和熟悉资料的时间仅剩下三天。B. H. 苏卡乔夫给了我一本植物学教科书，书中有关于橡胶的一点内容。我带领专家小组于 9 月 13 日抵达北京。从 1951 年到 1959 年我到过中国九次。前三次都同种植橡胶园有关。这些橡胶园被设在广东省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这一工作的规模很大。到 1957 年，经过我们的技术援助，在 50 名苏联专家的参与下种植了大约 12 万公顷的橡胶园。

以后几次前往中国都是为了向中国人提供技术帮助，组织和开展林业工作。在中国的 24 个省份中我到过和工作过的有 12 个。曾经几次到过上海、汉口、广州、南京、哈尔滨、杭州、长春、雷州。每次到中国都会会见中国同志，并同他们一起工作，这都使我感到满意，并对他们充满友好的情感。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种植橡胶园非常感兴趣。党中央在工作上给予我们的巨大信任保证了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组织，即使在危险的条件下也很安全，苏联专家的生活也都得到保障。

我想谈一下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陈云同志。他个子不高，瘦弱的样子，黑黑的，一双锐利的眼睛，他曾是上海的一名工人，为新的工业部门做了许多工作。随着中国以自己的力量、依靠苏联的工艺建造汽车厂，这些新的工业部门的意义增长了。当报刊报道说，当陈云被免职之后，我内心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位革命家的名字被红卫兵写在大街小巷的大字报上进行辱骂。

另一个让我留下印象的人物是周恩来，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总理（部长会议主

---

① 科尔达诺夫·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1904—1985），林业专家，曾任苏联林业部副部长。以上内容选自档案馆保存的雅科夫列维奇 1975 年的回忆，具体日期不详。——编注

席)。1953年,在北京政务院的院子里我同周恩来就橡胶种植园问题举行了会谈。我方参与会谈的有:苏联大使潘友新同志、苏联专家小组成员A.П.格拉乔夫、B.C.舒马科夫和大使馆译员B.A.克拉夫佐夫,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财政部长薄一波、林业部副部长李范五和翻译马列。我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次会谈。周恩来喜欢对一些看法提出疑问,在外交上非常仔细,对于我们关于种植园的状况令人不满的报告他感到不满,与其说这引起了他的不满,倒不如说是使他警觉起来。总理是位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是名老共产党员,曾在旅德和旅法的中国人中开展宣传工作。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我在北京举办的招待会上以及在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在维辛斯基的办公室举行的接待仪式上同他见过几次。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及现在,周恩来都是毛泽东身边最为重要的人。他是名狂热的反苏分子,他以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反革命面目隐藏起来,这是可耻的。

在满洲的黑龙江以及在苏联的远东进行考察的岁月里,同中国的林业工作者一起开展的工作是富有成果的。对阿穆尔河流域的生产力进行了研究,制定了开发和植树造林的路线。在阿穆尔进行考察的时候,我带领了一个林业小队,其中有50名苏联林业工作者。

但是到1958年,在我们的关系中就出现了裂隙的征兆,到1959年这种征兆就更加明显了。仅仅通过两个事例,然后就表现出了中国人说得轻一点就是不友好的态度。1958年夏,中国的一个大约30人的专家小组到达了哈尔滨,以便根据双方早先通过的计划继续开展联合调查。除了科学家之外,该小组中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电部副部长冯(他的俄语很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副部长张克侠(他曾是国民党的一名将军)。中国人坚持改变以前的协议,他们想沿阿穆尔河直接通往尼古拉耶夫斯科市,也就是直到阿穆尔河的河口,以便了解这一亚洲巨大的水路干线两岸的森林资源。在我们看来,沿阿穆尔河进行考察没有任何必要。我觉得,中国人有深远的图谋。我曾两次对这件事情表示怀疑,坚持要及时征求莫斯科的指示(见我的日记)。我们的考察队领导人没有这样做。我们乘坐“谢尔盖·拉佐”号轮船沿阿穆尔河航行,中国水电部副部长冯在同我进行的谈话中想知道我国的森林储量。冯说:“在远东许多森林都消失了,腐烂掉了。森林资源被利用得太少了。”我回答说:“我们利用的森林资源只是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为了满足国民经济对木材的需求。森林任何时候都是不会被砍完的,也砍不完。森林会自我恢复。枯死的只是一些老树。”冯问道:“如果中国派遣100万个家庭来与俄国人共同开采森林,您觉得怎样?”我在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脑子里在估量100万中国家庭的数量,想象中国人口的数量将达1000多万,而在整个远东地区的苏联人口才为450万。远东将会怎样呢?我回答了冯的问题。“你们提出的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没有资格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的职责只是做一些技术工作。如果必须要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应该根据程序向苏联相关的部门提出。”这次会谈一年半之后得知:中国人绘制了一幅行政地图,在这幅地图上我们两国之间的边界是按照新的走向划分的。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到尼古拉耶夫斯

科市阿穆尔河右岸的所有领土，也就是地图上标出的整个滨海区以及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南部都属于中国。

第二件事情。1959 年 9—12 月，应中国方面的请求我到沈阳的中国科学院森林和土壤研究所工作，以便写一部关于中国东北森林资源及其加工和利用的专著。我需要查看 40—45 年前德国人在滨海区青岛收藏的一些主要文献。为此我到了北京。一天后，中国的翻译通知我说：经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协商，外交部请求转告我，我的青岛之行需要推迟到其他的时间进行。

РГАЭ，ф. 538，оп. 1，д. 16，л. 80 - 84

№25984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的报告：澳门情况及中国的立场

（1975 年 5 月 5 日）

供同葡萄牙外交部进行磋商而使用的材料

1975 年 5 月 5 日

第 202 / I дв - нс 号文

副　本

关于澳门问题

供参考：

澳门位于中国的南端，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总面积约为 16 平方公里，人口约 30 万人，其中葡萄牙人只有 1 万人，其余的是中国人。

1557 年，葡萄牙获得了对澳门的租借权。1887 年的《中葡条约》确定了澳门作为葡萄牙的殖民地的地位。

葡萄牙新政府宣布了放弃自己在非洲殖民统治的意图，但没有表明立刻将澳门归还给中国的明确的意愿，虽然它指出，澳门问题不应当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建立正常关系的障碍。葡萄牙新政府没有正式确定这一地区的地位。1974 年 9 月，外交部长 M. 苏亚雷斯没有将澳门称为殖民地，而是称之为“受葡萄牙管理的贸易港口”。葡萄牙外交部在今年 1 月 6 日的声明中强调，“在两国政府认为任何适当的时候，澳门地区可以成为谈判的对象，眼下，葡萄牙政府正担负起严格维护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居民的权利的职责”。

中国领导人认为澳门(像香港一样)是“被强占领土”,并始终强调,没有必要使用武力使澳门回归中国。北京领导人认为,收回香港和澳门是收回台湾的首要前提。同时,北京拒绝承认澳门和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因此,1973 年 3 月,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要求将香港和澳门从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的宣言列表中删除。

中国人不仅对葡萄牙新政府在非殖民化方面的举措避而不谈,而且通过自己在联合国的代表,对非洲国家施加一定的压力,以阻碍葡萄牙在非洲领地的非殖民化,从而阻止这一进程波及澳门,随后是香港。不久前,葡萄牙协调领地之间关系的部门代表承认,葡萄牙和中国政府已经就今后的澳门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现在没有将这一地区转交给北京的任何计划。身为“武装力量运动”成员的新任澳门总督 Г. 莱昂德罗上校宣称,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存在——这是“生活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中国人以及中国和澳门政府的普遍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持这种立场的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对收回澳门和香港(收回澳门之后可能采取的行动)不感兴趣,因为这会使北京失去大量的外汇收入(每年澳门使北京获益约 5 000 万美元,而香港每年使北京获益多达 12 亿美元)。

同葡萄牙外交部在进行磋商的过程中,如果谈到了关于我们在澳门问题上的立场,那么可以谈论如下内容。

作为非殖民化的坚定支持者,苏联真诚地欢迎葡萄牙民主政府使其前殖民地人民享有独立自主权的愿望。我们认为,葡萄牙外交部今年 1 月 6 日的声明是非常自然的,是与葡萄牙政府的民主路线相符合的,声明中表达了愿意在任何对葡萄牙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合适的时间开始谈判,以确定澳门的未来。我们认为,关于澳门的未来问题可以并且只应由相关各方,即葡萄牙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解决。

但是,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将会出现一定的困难。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及其在各种国际组织的代表们都曾郑重表示,赞同尚未获得民族独立的一切领地尽快非殖民化。当实施非殖民化纲要的葡萄牙政府宣布使葡属非洲殖民地获得独立的举措时,中国领导人却违反自己的宣言,不仅不支持葡萄牙政府的这些意图,反而妨碍它们的实现。

至于澳门,为了掩盖向其他民族发出的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号召与容忍在中国领土上存在殖民地的自身政策之间的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很早就反对承认澳门及香港为殖民地。显然,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密不可分,由于害怕失去从澳门获得的大量外汇(万一澳门出问题的话),北京的领导人显然不打算提出这一问题。不排除中国人会对葡萄牙的政策进行攻击,以掩盖其在公正解决澳门问题中所设置的障碍,因为不这样的话,北京很难保持其作为争取殖民地国家各民族获得解放的“战士”的伪装。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

АВПРФ,ф. 0100,оп. 62,п. 268,д. 28,л. 1 - 3

№16061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关于出席各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会议

(1975年6月13日)

绝　密

第173/101rc号

1975年6月13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1975年6月13日会议第173号记录第101项

关于出席各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讨论中国问题例会的指示及苏共代表团成员。

1. 批准出席例会的苏共代表团成员为：О. Б. 罗满宁、Б. Т. 库利克、В. И. 拉扎列夫、М. 季塔连科、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В. Г. 托尔斯季科夫、С. Н. 莫罗佐夫、察连科等同志。

2. 批准苏共代表团的指示(见附件)。①

3. 代表团赴蒙古人民共和国费用在党的预算中支付。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文件收到15天后应退回苏共中央(综合部二处)

苏共中央1967年3月28日规定

ЦХСД，ф. 4，оп. 22，д. 242，л. 1－4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1977 年

№08117

情况通报：中国形势和中国新领导的政策

（1977 年 1 月 17 日）

关于中国形势和中国新领导政策的通报

毛泽东去世后（1976 年 9 月 9 日）中国事件的发展证明了中国存在深刻的国内政治危机，它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这是毛主义思想和国家客观需求之间日益增长的矛盾的反映。一个月之后，10 月初，粉碎了极左的“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即毛的亲信，他们是近 10 年来毛政治路线的主要执行者。实际上中国发生了军事政治变革——改革，结果导致以稳定发展国家经济和增加国家实力为目标的力量上台。“别说空话了，该干具体事情了”——如果按其声明来看，中国新领导的内政方针就是这样，其目标是使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化的世界强国。

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康生、董必武去世后，自邓小平被解职和“四人帮”被赶下台之后，中国领导上层出现了新的形势。毛泽东所组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22 名委员中，被解职的有 10 人，他们主要是年迈的活动家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提拔起来的人。结果，军人的影响明显增加了（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李德生、苏振华等）。现在，所有要职——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公安部长，都集于华国锋一人之身，出于多种原因，他在中国领导层里安置了多方面的力量。政治局里保留了某些亲近江青集团的活动家（纪登奎、倪志福、吴桂贤等）。中国新领导人里不完全统一和相互信任，这使统治上层内部形势复杂，制约着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干部和其他问题的解决。

中国的政治形势依然不稳定，现在全国已展开斗争。卷进去的是党政军干部。根据掌握的情报，“四人帮”一派的人占十大（1973 年）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的三分之一。省、地区、县的党政机关中大体也是这个比例。实际上，在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每一个企业里都很紧张，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人同老干部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全国许多地区（福建省、湖北省、河南省、江西省等）发现了广泛的政治斗争甚至武斗的征兆。

新的领导人至今不能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解决根本的组织和干部问题，看来暂时他们没能力制定和普及自己的政治和未来的社会经济纲领。从最近公布的文件看，其中包括华国锋讲话，谈的只是新领导最近的行动计划。新领导强调忠于毛泽东的旗帜，捍卫“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直接将其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相对抗。华国锋和支持他的人

所主要关心的是巩固他们的领导地位，稳定国家政治经济形势。

中国报刊开始出现披露中国严重经济状况的材料。众所周知，这是毛泽东政策的结果，不过现在把这推到了“四人帮”身上。强调所有部门的产量都大大下降了。现在国家在寻找财政资金和物质资源以生产商品，尤其是食品，供应居民和保障出口方面正经受困难。

考虑到至关紧要的经济任务，现在北京已提出某些问题，表明要重新审核毛的一系列方针。最近重新提出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问题。而且发出了号召——的确是一般号召，号召在经济中，尤其是在农业问题上，要根据中共八大决议行动(八大于1956年召开，所确定的方针基本上符合国家的客观需要)，正在采取理顺经济管理的措施。北京正在召开煤炭、石油、铁路运输工作会议以及被赋予重要意义的农业问题会议。领导人的讲话和出版的经济材料中都强调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对巩固政权、加强国防能力和逐步改善居民生活状况的重要意义。

正在采取活跃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措施。恢复某些创作知识分子代表积极活动的过程似乎已经开始。但这些措施很不彻底。

新的领导在基本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发展问题上依然坚持毛的思想，同时努力避免对国家非常有害的方针。但新的领导在保卫毛的路线不受“歪曲”的旗帜下，把近年来一切过火行为的责任都推到了“四人帮”身上。现在的北京领导人明显的力图保护毛泽东的名望以为自己服务。已开始建毛纪念堂，作出了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北京新领导的对外政策方针基本没变。北京努力强调要忠于毛生前的外交政策方针。这首先是因为新的领导首先要处理大量的国内发展问题，另外，他们完全站在了民族主义的立场上。

中国同美国政治结盟路线没有明显变化。依然在“共同利益”、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基础上，努力同美国接近。新的中国领导人努力扩大同日本的联系，表示近来出现的困难，尤其在贸易方面，是临时的，是在“四人帮”影响下制定的“错误方针”造成的。北京同华盛顿和东京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以及美国和日本议员以及其他代表对中国的访问出现了某些活跃。同时，北京没有表现出准备放弃对美国(台湾问题)和日本(签订旨在反对苏联的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的要求，这使它们最近的向前推进相互关系成了问题。新的中国领导人对美、日政策的实质在于企图加深同这些国家的联系，同时千方百计加剧这些国家同苏联的紧张关系。

对西欧，中国的政策是支持必须发展军备(由于所谓的“苏联威胁”)和一体化进程的概念；发展同西欧的经贸联系，以便获得新的技术和装备。

至于“第三世界”，中国没有放弃把这一地区变为自己势力范围的企图。为了这一目的，北京积极要求发展中国家的高级活动家来访。在给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和其他援助同时，把毛的概念强加给它们，其中包括敌视苏联的概念。

按照毛泽东的老公式——对苏联实施打击，同时对其他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奉行“怀柔”的方针，北京详细地审视了以前分裂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策略。北京的首领们暂时克制自

己不批评其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并单方面宣布中国打算同它们的国家关系正常化,但有一个条件,它们得表示出主动。北京想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有选择的"国家关系正常化,以此破坏它们一致的对华政策,使它们脱离苏联。很明显,北京依然想让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对抗。

中国的新领导想起了——按照毛的特别解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发展的因素,骤然加强了同国外亲北京集团的联系。近来,北京领导,其中包括华国锋,同这些集团的代表进行10来次会见。同罗马尼亚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的交往没有减少。

在苏中关系上,中国新领导没有采取加剧两国紧张关系的态度。不允许可能使苏中边界形势复杂化的行动。贸易和交通运输进行正常。中国官方人士同苏联人的交往有些增加,在讨论苏中关系问题上,不再那么咄咄逼人。

同时,中国领导人也没有任何行动,表示想真正响应苏联的建设性步骤。相反,他们认为必须公开声明,说明政治上的反苏路线是连续的。为了给自己的这一行为辩解,北京企图把我们的步骤说成是烟幕——其背后是侵华意图;依然肯定,似乎苏联"威胁"着中国;重新在正式文件中确定"坚决把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依然在各个宣传环节上大力进行反苏运动。实际上,苏联内外政策的一切方面都成了攻击的目标。在国际场合敌视苏联的活动有增无减。在联合国,在各种国际场合,在第三国家以及在同北京的各种外国代表工作时,北京的反苏积极性一点儿也未减弱。

在1976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苏中边界谈判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僵持立场丝毫没有变化。中国方面宣布,苏中关系能否好转,实际上取决于苏联是否首先单方面采取"符合两国利益改善关系的实际行动"。而且强调,这些行动的关键环节"依然是苏中边界问题",自然是让我们承认"有争议的地区"——即中国的领土要求。

北京领导们的反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国的国内国际形势问题联系在一起。放弃这一方针,不可避免地就要求中国领导改变对缓和、裁军、停止核试验问题的消极态度,根本改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立场,根本调整对"第三世界"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反苏政策刺激着北京的大国欲望和民族主义欲望,后两者是毛主义学说的基础。同苏联的关系如果真的迈上正常化轨道——这将使新的领导人失去一个"论据",即并不存在所谓的"外来威胁",想以此转移人民对严重的国内问题的注意力的阴谋也就破产了。

这样,在国内政策方面,中国新领导人一方面宣布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方面逐渐为更现实地,尽管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解决早已成熟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问题创造着条件。不过中国国内形势许多东西还未明朗,围绕国家进一步发展道路的斗争的结局尚不清楚。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545—4553页

№08118

情况通报：关于中国的形势和当前北京的对外政策方针

(1977 年 4 月 11 日以前)

关于中国的形势和当前北京的对外政策方针

最近几个月中国出现的事件引起了普遍关注。毛泽东之死和中国最高领导层人员的变动是这些事件的直接动因，但还有其更为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即苏共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决议中以及勃列日涅夫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1976年)讲话中所原则指出的中国所存在的复杂的国内政治过程。苏共中央向二十五大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毛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不仅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直接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在评价现今中国领导的政治活动时必须看到，毛留下的反苏主义，歪曲科学社会主义，大国自负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并且长期影响中国的政治。国内客观存在着毛主义赖以寄生的因素，其中包括拥有从事原始农业劳动的文盲和半文盲农民，民族主义偏见严重，工人阶级相对薄弱而且分散，领导干部理论水平很低。

1976年，在毛的丧事还未办完之前，中国领导内部激烈的夺权斗争就开始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张春桥，政治局委员江青(毛的遗孀)和姚文元均被解职且被逮捕。被宣传界称之为“匪徒”、“反革命分子”的毛的4个主要亲信被解除权力——这是毛主义思想和现有国家政治制度危机的进一步深化。以华国锋为首的现在的中国领导清除“四人帮”的行动以及使“极左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名声扫地的措施，博得了大部分党政军干部和群众的支持。这一行动表明了党、军队和居民对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提拔和支持的极左分子的深深厌恶，表明了广大中国人民群众对近年来的极左和动荡的否定态度，表明了人民群众对“四人帮”所执行的毛的方针的反感。

尽管新的中国领导核心不是清一色的，其中包含有老中青党政军干部的代表，反映着各主要集团的利益，但他们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基础同这几年下台的那些人没有多大区别。所有他们基本上都奉行毛的概念，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尽可能短的期限里把中国变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同时也不排除他们有不同于这条道路的观点。

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远没有结束。现在，25名中国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第十次代表大会，1973年)，只剩下16人了。其中只有9人经常在北京，可以参加政治局会议。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政治局常委会。5名中央副主席只剩下一位叶剑英。没有召开中央全会，因为它的成员30%是“左派”。许多高级国家领导岗位还空着，其中包括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位。

今天全部权力集中在华国锋一人手里,他控制着党政机关和社会安全机关,控制着对军队实施领导的叶剑英和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但华国锋的地位暂时还远未巩固。作为中共中央主席,他还没有中央委员会的任命。作为国务院总理,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命。围绕邓小平和其他以前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干部"恢复名誉问题而持续的尖锐斗争将使形势复杂化。看来,华国锋把邓小平视为同自己争夺权力的潜在对手。但形势可能这样发展,邓小平可能有机会在领导集团中起作用。在这方面应该指出:一方面,邓小平发表过公开的反苏声明;另一方面,他的特点是实用主义,审时度势。

军队是推翻"四人帮"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是控制全国形势的实际力量。军队是反对"四人帮"运动、经济、文化、民族政策、干部安排使用的定调人。逐渐证实了毛泽东原则的正确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现在部队里并不统一。

在现阶段新领导提出了以下任务:把粉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基础上,开展人民思想教育的新阶段;整党;振兴经济。

除"四人帮"之外,在中央和地方,四人帮的爪牙和亲信也受到批判和清理。

清理和伴随而来的内部斗争使形势复杂起来,加剧了党政机关里的分歧,中央关于进一步批判"四人帮"罪行的决定和指示常常受阻,在地方有消极情绪,在被废黜的人影响大的地方,出现对清洗运动阳奉阴违。看得出,这是因为,清洗涉及的领导干部面很广。顺便提一下,"四人帮"的追随者或他们的同情者占居民的1%。这也就是说,有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

在中国,出现人心浮动,社会秩序不稳,党、国家机关、经济纪律松弛,甚至军队也是如此。中国报刊上承认,中国出现了"反对华主席和他领导的党中央的行动"。地方上尖锐的派性斗争仍在继续。党的活动能力依然很低,工会、青年和其他组织仍无活动。形势复杂的一个原因是,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是在保护名声已很臭的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进行的。新的领导力图保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把它作为巩固自己地位和制度的工具,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粉碎"四人帮"集团被说成是"完成毛的遗训"。完全与事实相反,说"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和最近的政治运动,反对毛"备战备荒"的战略方针。

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化的一个原因是严重的经济困难。1976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明显下滑。与1975年相比,1976年工业各部门减产5%—10%,农业减产5%。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同外国代表会谈时承认,中国经济现在已"全面崩溃"。工业、交通运输已经瘫痪。1976年中国仅生产2 100万吨钢,即比1975年减少400万吨。正如中国领导人自己承认的,全国已感到"能源紧张"。粮食问题严重。根据中国政府宣布,今年农业形势严峻。中国已签订1977年向国外购买600万吨粮食的合同。外汇储备不足。1976年底,中国卖了80多吨黄金,换取3.5亿美元。

经济形势迫使中国领导采取紧急措施恢复工业的正常生产秩序。提出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实行经济核算、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积累、加强劳动纪律等任务。但是提高经济的措施,其中包括打算运用中国建国初期一些有效措施,暂时只不过是宣传一下

而已，还没有采取坚决的行动。

要想实现经济腾飞和在2000年使中国跨入世界强国行列的目标，需要巨大的物质资源。但是，现在近40%的预算拨款都花在了国家军事化上。继续这一方针和加快实现军人要求的军队现代化将大大制约与国防没有联系的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使本来就渺茫的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化为泡影。

现在的中国领导在各种正式讲话里，在其宣传和实践活动中，重申奉行毛生前制定的外交路线。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1976年12月25日农业会议上讲话时强调，中国将一如既往"坚定地贯彻……毛泽东主席所制定的对外政策方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国其他官员在讲话中也多次表示这种态度。

现在对外政策的目标是：到2000年把中国变成具有自己影响范围的世界政治中心。这一建立在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基础之上的在国际舞台追求霸权的方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恶毒的反苏主义，在思想和政治上同苏联全面对抗；

——颠覆社会主义大家庭，同他们发展关系时区别对待；

——在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反对缓和和加剧国际关系紧张等方面力图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结盟；

——促进西欧军事政治一体化和军国主义化进程，促进加强北约，使其成为对抗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力量；

——把日本拉入敌视苏联的联盟；

——颠覆苏联在东南亚、中近东和南亚的阵地；

——继续加紧建立亲毛派别以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抗；

——拼命把"第三世界"国家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中国代表积极利用国际讲坛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爱好和平政策。中国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代表继续猛烈地抨击苏联，而且他们发言的调子和内容同毛生前没有什么两样。中国依然反对任何裁军措施。中国代表团在三十一届联大会议上投票反对关于签订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的决议，反对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决议，断然反对召开联合国专门裁军会议，尽管众人皆知，这一建议是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

新的中国领导不仅企图制止裁军措施，而且积极地发展中国的核潜力；在毛死后又进行了3次核试验，继续研制远程导弹。中国大力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技术和装备。

北京继续寻找机会，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结盟，并在实际活动中扩大同他们的联系。在同美国关系上，保留着中美在共同反苏的基础上互相接近的危险趋势。

北京没有放弃利用苏美矛盾为自己的大国目标服务。中国领导人力图使美国坚定反苏方针。在同美国代表会谈过程中，尤其是1976年10月在同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会谈中，中国新领导人宣布中美之间"有共同的国际利益"；断言美苏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安

抚苏联的政策是短视的,必须在太平洋地区、亚洲(迪戈加西亚岛)、欧洲和近东保留美国的军事存在;企图为苏美之间达成新的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协议制造困难。

另一方面,北京正在探索接近华盛顿新的行政当局的途径,企图清除同美国进一步有效合作道路上的障碍。北京暗示准备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中国领导人继续坚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著名三项条件(美国从台湾地区撤军,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宣布美台相互防御条约作废),同时强调,对中国来说,主要问题是“苏联的扩张主义威胁”。与这个问题相比,解放台湾是第二位的,这个问题可拖到以后不定期的某个时候,只要美国愿同中国在国际问题和其他问题上合作。

中国方面向美国发出信号,表示愿意就双方财产需求问题进行谈判。

新的美国行政当局还表示为了同中国改善关系存在这种可能性。顺便指出,美国各界不断议论向中国出售武器以及带有国防性质的设备和技术的问题。在这方面不能排除有作出什么决定的可能性(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今年1月11日在国会上的声明)。

中国对日本也采取类似立场。加强两国交往的目的是促使日本按照北京提出的条件——把1972年共同声明关于双方反对第三国“霸权”的第七条写进条约——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按照中国人的设想,该条约应具有反苏的性质。同时,中国活动家们(如廖承志)竟然达到公开威胁的程度,暗示到本世纪末,“日本不得不同强大的中国打交道”。使用压力同以中日关系发展前景“引诱”日本这种“细致”方法相结合,企图以此推动陷入僵局的条约问题。近来明显的企图活跃同日本的经贸联系,双方互派了重要的经济代表团(1—3月)。中国官方人士和报刊对福田赳夫今年2月5日关于在有争议的钓鱼岛周围实行12海里领海的声明默不作声。

北京仍继续号召西欧国家加强“欧洲团结”,对抗“苏联对西方的威胁”。不仅在报刊上,而且在同西方客人会谈中也散布这种荒谬的思想,如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在同司法部长布罗德为首的奥地利代表团会谈时威胁说,似乎在铁托死后南斯拉夫形势尖锐的情况下,奥地利将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华沙条约国实现军事计划的目标。他建议奥地利人提高国防能力,研究小国越南反对大国侵略的经验。

在反对与欧洲缓和、合作的斗争中,北京明显地寄希望于带有复仇情绪的右翼政治活动家们的帮助。今年来北京做客的有英国保守党代表——保守党总部国际部主任男爵夫人埃莉斯和英国原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保守党议员埃默里;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被邀4月份访问北京。众所周知,近年来北京在欧洲臭名昭著,是主张重新划定欧洲边界、使两个德国合并和猖狂反对大陆缓和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西德复仇主义分子的同谋者。不久前,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首领之一,巴登-符腾堡州总理菲尔宾格访问北京,受到华国锋亲自接见,中国领导想借此表明西德问题仍未“定论”。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反动右翼集团以及北约南翼,尤其是西班牙,也是北京“关注”的目标。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界人士,考虑到中国形势还未彻底明朗,因而在对华政策上很谨慎,许多西欧国家由于北京同极左集团调情已表示出警惕。

北京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把“第三世界”变成中国的势力范围。

发展中国家的高层活动家被邀请到中国访问，北京千方百计讨好他们。给他们亲自送礼，答应为他们提供经济援助和其他援助，以换取他们的反苏行动和支持中国在世界各个地区的活动。

为了向近东和波斯湾地区渗透和扩大自己的影响，颠覆这一地区各国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北京的领导人正在利用阿富汗、巴基斯坦之间的俾路支斯坦和普什图斯坦的领土争端问题，塞浦路斯问题，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关于塞浦路斯、大陆架归属问题的分歧。

根据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一切活动的方针是，鼓励一些近东国家同北约和中央条约组织的军事政治联系，阻止东地中海地区缓和紧张形势，为自己在这一区赢得巩固的阵地。北京继续搬弄所谓的“苏联威胁”命题，其主要目的是推动诸如伊朗等这些国家发展军事潜力，以此加剧这一地区孕育着战争危险的紧张形势。

北京对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积极施展外交手腕，不久前周恩来遗孀、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对缅甸的访问便是证明。在南亚，中国在同印度关系正常化的幌子下，保留着建立在反苏基础上的普遍的反印政策方针。可以相信，北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利用印度变化的形势颠覆苏印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况且中国人早就想使印度、孟加拉以及斯里兰卡的形势向右转。为了吸引人们对中国对南亚次大陆外交政策真正内容的注意力，中国将继续反对苏联在印度、孟加拉国和印度洋的政策。中国没有放弃对东南亚国家内政的干涉，支持这里的反政府集团，为亲华的和以右倾为趋向的暴乱分队提供军事援助。

中国领导人表示赞成赋予东南亚国家联盟以军事政治性质，宣扬必须加强它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军事同盟的联系，从而表明了自己对这一地区保持美国军事存在的兴趣。

在非洲，北京正利用年轻的非洲国家渴望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的心情以及某些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和依赖别人的倾向，甚至利用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来为自己的反苏目的服务。北京打着反对“超级大国”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幌子，强拉硬扯，企图把这一切同其反苏活动联系起来。北京靠提供经济援助以在非洲推行反苏政策。到 1977 年初，中国人答应给非洲国家的货款总额近 20 亿卢布(几乎占中国援外总任务的 60%)，在 20 个非洲国家工作的中国专家有 6 000 人。中国对扎伊尔、刚果人民共和国、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塞拉利昂、坦桑尼亚以及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援助还补充以军事合作，企图以此缓解它对安哥拉问题上的政策在大多数非洲国家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进而放手对非洲制度施加思想影响。但中国的经济形势用不了多久便会使北京失去这种优势。

中国领导把自己伪装成“安哥拉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者，实际依然同安哥拉国内外的反对派，首先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和左倾集团保持着联系。中国没支持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近来由于扎伊尔事件，北京不断攻击安哥拉，想在支持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中损坏其中一个国家的名誉，以此分裂反对种族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国对南非问题的立场表明，中国人对调解那里的重要问题不感兴趣。中国政策所追求的目的是，扩大南非冲突，从而加剧世界矛盾和紧张局势，加剧苏美对抗；破坏南非民族解放运

动同世界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完全在同帝国主义“对话”的范围里“解决”问题。中国宣传只是表面谴责索洛贝里和比勒陀利亚制度,表示理解美国和英国在南非的政策,同时把苏联说成是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敌人。

中国想通过“声援”和“支持”拉美国家的政治要求和倡议,尤其是在200海里领海、在特拉捷伦科两次会谈的基础上实现拉美无核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在地区合作问题(在拉美建立政治组织,建立加勒比海地区共同立场、建立拉美经济体系组织)上的要求和倡议,求得与拉美国家政治上的接近。

在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做工作的时候,重要的是应与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密切协调,给他们解释我国对华政策的积极意义,剖析中国领导旨在反对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利益的政策,揭露中国在安哥拉、南非问题和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联系等问题上所持立场和所采取行动的真正目的。

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关系上,北京努力实施“区别对待”策略,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一致的对华政策。

中国方面正加紧活动,试图把这种概念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在中国保持反苏方针的情况下,它也有广泛的可能性同社会主义国家在贸易、科学合作、文化和旅游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今年3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对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宣布,中国准备接待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派出所有部长级甚至国家代表团以讨论两国关系上所存在的问题。他建议恢复文化和体育方面的交流,开展卫生领域和科学院系统的联系。中国方面的这种想法还向保加利亚和波兰代表讲过。中国领导把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捷克、波兰、民主德国)扩大联系,不仅看成是实现“区别对待”策略的重要手段,而且看成是克服中国经济短缺的一种途径。

与此同时,从今年1月中旬开始,北京运用宣传手段,集中攻击社会主义大家庭,其目的是刺激兄弟国家的民族主义离心倾向,播撒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集体组织——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的不信任种子,从而推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特别方针。中国报刊,尤其是《人民日报》,企图“证明”,在经互会国家共同经济合作问题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莫斯科的高压”深为不满和怨恨(以保加利亚为例),喋喋不休地描写这些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深刻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断言,似乎社会主义大家庭已处于“崩溃边缘”。大加宣扬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领导的“特别路线”,以此作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榜样,把在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积极参加下“调节巴尔干国家的合作”这一思想强加于人。

出于策略考虑,北京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回避思想论战。同时,中国报刊十分关注和详细介绍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他们同西方国家之间的所有接触、会谈和达成的协议,将其说成是反对苏联的“专制”。与此同时,千方百计掩盖同地拉那的分歧,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分歧更为明显了。

仍然坚持发展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方针。尽管采取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缓和关系的步骤(中越陆上边界正常化;根据越南和朝鲜的代

表的说法，中国积极帮助越南和朝鲜恢复经济)，但在对越关系上，中国并未忘记南海岛屿的归属问题。经过一段沉默之后，中国中央报刊于3月份明确声明，南海西沙群岛和其他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北京对蒙古的强硬路线丝毫未变，由于古巴在安哥拉问题上的众所周知的立场，北京对它的态度更是强硬。

很清楚，发展兄弟国家对中国的关系首先不应促使中国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立场得以巩固。其任务在于，打破北京的分裂主义方针，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同中国接触和发生联系。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根据几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定，一直采取措施使苏中关系正常化。苏联对中国贯彻积极的建设性的政策，尽一切努力使现在的北京领导转变，既然我们的意图是使苏中国家关系向正常化的方面发展。正是出于这种目的，苏共中央在毛去世后，主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向中国新领导人表示良好愿望，表示愿同中国改善关系。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1976年)发言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讲话里，都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华国锋就任中共中央主席之后，给他发了贺电。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祝贺中国建国27周年的贺电中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10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庆祝中国国庆节的文章，重申了恢复苏中睦邻友好和合作的愿望。

从1976年9月开始，在我们的宣传报道中，不再有公开批评中国问题的材料，这不仅向中国领导，而且向世界社会表明了苏联想同中国建立起睦邻友好和相互尊重的关系，这是我们所采取的重要步骤之一。

从1976年11月29日至1977年2月28日，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苏联代表团在会上重申苏联以前提出的建议。

我们旨在呼吁中国放弃毛的反苏方针的善良行动没有得到中方的积极响应，反苏主义仍是北京政策的轴心。

中国领导人拒绝接受苏共中央因毛泽东去世所发去的唁电和因华国锋就任中共中央主席所发去的贺电，说“中共和苏共之间没有党的联系”。从1976年3月起中国大使便离开了莫斯科。中国方面关于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郑重声明(如欣逢十月革命59周年纪念中国发来的贺电中就有这样的表示)都没有得到事实证明。今年1月2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黄华在同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会谈时承认，北京对苏联提出的改善中苏关系的积极建议态度是消极的。

现在的中国领导，完全继承了毛泽东的反苏方针，依然把边界调解放在首位，把它看成是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不解决边界问题，黄华今年1月22日在同伊利切夫会谈时声称，“绝不能转入解决其他问题”。而解决边界问题，北京想按照这样的原则：即让苏联方面承认“有争议的地区”在苏联领土上，苏联军事人员应从那里撤出，允许中国公民永远在那里进行经营活动。这样，北京把所有改善中苏关系的路都堵死了。

中国的反苏活动，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猖狂，肆意诬蔑攻击。仅半年时间，两份中

央报纸刊登的反苏材料就有 1 600 份之多。而且中国方面肆意干涉苏联内政，大肆诬蔑我国的对内对外政策。

——进行颠覆性的充满谎言的反苏宣传，反对苏联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伟大十月革命的产物，反对苏联人民在列宁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歪曲报道苏联的真实情况，歪曲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劳动成果，千方百计谩骂苏联人们的生活方式，谩骂他们忠于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事业。

——采取卑鄙的注定要失败的手段，企图给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友谊抹黑，破坏苏联国内社会主义各民族的关系，破坏苏联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

——搜罗资产阶级反动宣传编造的反苏谎言，说苏联破坏人权。这种谎言的假仁假义和不严肃性是非常明显的，这不仅是由于它是编造的，还由于这种状况在中国自身就存在，在中国不经调查和审判镇压了数百万人。

——仍在企图粗暴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实施反对它们友谊和合作的破坏行动。

——利用各种手段，使苏联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之间互不信任。妨碍苏联和美国、日本、西欧国家为了和平安全发展相互合作关系。千方百计歪曲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

——为诋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倡议，竟诅咒缓和思想本身，阻止在国际事务中实现和平共处原则；同时宣扬形势紧张精神和国与国之间对抗精神，无耻宣传关于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表示准备愿同随便什么人联合，共同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破坏缓和，与最反动的势力一唱一和，天天叫嚷所谓的“苏联威胁”。

——千方百计封锁，不让中国人民了解苏联对华政策的真相和苏联为改善苏中关系所作的努力。同时继续宣扬无耻的谎言，似乎苏联对中国有某种侵略意图。苏联被描绘成了某种吃人的老虎(甚至在中国正式文件中也这样说)，它正是要“奴役”、“恫吓”、“压迫”甚至“消灭”中国。

这样，事情不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的，是什么“论战”或“争论”，这是有预谋的恶毒的为正式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不容的运动，其目的是加剧这种紧张关系，把反苏主义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强加给中国人民。

苏联共产党从原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所反对的毛主义，在国际社会乃至中国人民自己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差。实际上，在中国，尽管没有公开承认，毛主义的许多方针都已引起人们的怀疑。

在中国问题上，苏联路线的实质在于，坚定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捍卫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同时也不放过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机会，如果它出现的话。这一立场能够继续积极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景，为同这个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而奋斗。这一立场符合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8 卷，第 4554—4571 页

№25985

驻葡使馆致梅德韦多夫斯基函：澳门和东帝汶的法律地位

(1977 年 8 月 23 日)

苏联驻葡萄牙共和国大使馆

里斯本

1977 年 8 月 23 日

第 320 号文

副　本

致苏联外交部第一欧洲司副司长

П. М. 梅德韦多夫斯基同志：

对您 1977 年 6 月 21 日第 383 号信件的答复。

大使馆向葡萄牙外交部提出了通报葡萄牙对澳门和东帝汶法律地位的正式立场的请求。这一问题至今未能得到说明。葡萄牙外交部的代表们则直接表示，对于他们本身来说，尤其是东帝汶的正式法律地位是不明确的。

看来，确定上述区域的法律地位，应该遵循宪法和其他法令的规定。

1. 依据 1976 年 4 月 25 日生效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澳门并未列入葡萄牙的领土范围内。但是，宪法第 5 条第 4 款规定："处于葡萄牙行政管辖下的澳门地区，由与它特殊地位相适应的(机构来)管理。"

根据宪法第 306 条制定的澳门条例，于 1976 年 2 月 17 日以第 1 号法令的形式生效。条例第 2 条规定："澳门是个集体法人，根据葡萄牙共和国宪法和现行条例所确立的原则，它享有行政、经济、财政以及立法上的自治权。"

条例第 3 条规定："1. 葡萄牙共和国的主权机关除法院外，在当地以总督为代表。2. 澳门在与外国国家关系方面和签署国际协定或条约上的代表权属于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如果只涉及澳门地区的利益问题，总统可以将代表权转交给澳门总督。"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提出收回澳门问题，虽然澳门是中国的领土。联合国编制的殖民地目录当中也没有将这一地区列入进去。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澳门不属于葡萄牙的殖民地范围。

2. 根据 1974 年 7 月 27 日颁布的第 7 号法令，葡萄牙给予包括东帝汶在内的所有的殖民地以自决权。

但是，由于东帝汶地区没有实际的政治力量能享有自治权，其自治权的真正实现需要一定的过渡期。1975 年 7 月 17 日第 7 号法令确立了东帝汶新条例，该条例确定了管理这一区

域的秩序并给予东帝汶独立。尤其是,这一条例规定于1976年10月选举人民议会,该议会应当解决东帝汶的政治和行政地位问题。有计划表明,截至1978年10月,葡萄牙将会把自己所有的主权交还给地方当局。

由于东帝汶局势的改变,这些给予独立的计划并未得到实现。

1975年12月,印度尼西亚宣称东帝汶是其领土的组成部分。1975年12月7日,葡萄牙中断了同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并将东帝汶问题诉诸联合国解决。

1976年在联合国大会第31次会议上,在谈到东帝汶问题时,葡萄牙外交部长德罗斯·费雷拉声明:"葡萄牙政府在法律上仍然不打算承认东帝汶从属于他国领土,不承认单方面解决决定造成的结果。但是,我们愿意接受联合国就这一问题达成的协议。"

今年8月,在第24次委员会会议上,葡萄牙代表宣称,他承认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和独立权,所以不会承认"印度尼西亚从法律上强迫东帝汶从属于其领土"。他继续说,东帝汶作为最后一个没有自己政府的领地,在形式上仍然由葡萄牙负责,但它不能履行以国家管理者的身份给予人民实现其自决权的机会的职责。

宪法第307条规定:"1. 葡萄牙继续根据国际法承担其所负的责任,保证和实现东帝汶的独立权。2. 依靠革命委员会和政府的帮助,共和国总统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实现上述各点中提出的目标。"

因此,显然可以得出结论,东帝汶"法律上"仍处于葡萄牙的管理之下,但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3. 在葡萄牙的地图上,澳门和东帝汶不是作为殖民地而被标出的。

附件:

1970—1982年间荷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①
(以千荷兰盾计算)

荷兰的进口额	增长(%)	年份	荷兰的出口额	增长(%)	总额	增长(%)
96.722	—4	1970	79.316	—5	167.038	—9
122.239	26	1971	61.310	—29	183.549	10
145.425	18	1972	32.595	—47	178.020	—3
182.300	25	1973	89.700	175	272.000	53
260.636	43	1974	166.300	85	426.936	57
203.783	—22	1975	366.000	102	539.783	26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此表与下表均是附在上面文件之后的,但形成的时间却是1983年的。原因不明。因该资料比较宝贵,故保留于此。——编注

续 表

荷兰的进口额	增长(%)	年份	荷兰的出口额	增长(%)	总额	增长(%)
235.274	15	1976	104.512	—69	339.786	—27
231.629	—1.5	1977	127.320	22	358.949	5.5
271.175	17	1978	284.805	123	555.980	55
313.779	16	1979	320.365	12	634.144	14
543.982	73	1980	294.100	—8	838.082	32
613.000	13	1981	238.800	—19	851.800	1.5
513.039	—16	1982	177.491	—16	690.530	—18

(*Intermediair*①,1983年11月25日,第9页)

1970—1982年间荷兰同台湾之间的贸易
(以千荷兰盾计算)

荷兰的进口额	增长(%)	年份	荷兰的出口额	增长(%)	总额	增长(%)
72.620		1970	42.261		114.881	
101.076	39	1971	83.963	99	185.039	61
123.520	22	1972	59.560	—29	183.080	—1
191.523	55	1973	118.324	99	309.847	69
275.568	44	1974	150.355	27	425.923	37
299.924	9	1975	123.782	—18	423.706	—0.5
334.970	12	1976	100.926	—18	435.896	3
357.423	7	1977	109.517	8.5	466.940	7
430.013	20	1978	133.470	22	563.483	21
539.311	25	1979	193.630	45	732.941	30
727.073	35	1980	191.210	—1	918.283	25
763.022	5	1981	204.439	7	967.461	5
685.289	—10	1982	340.069	66	1.025.358	6

(*Intermediary*,1983年11月25日,第9页)

АВПРФ,ф. 0100,оп. 71,п. 314,д. 20,л. 1-4

① 原文如此,未找到对应的报纸杂志。下同。——编注

№08119

苏共中央致兄弟党领导人通报：关于中国新领导的政策

(1977 年 9 月[①])

关于中国问题给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的通报

苏共中央遵循定期同兄弟党领导交换中国问题情报的做法，想从最近事件的角度对中国新领导的政策谈几点看法。

毛泽东去世已近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继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和政策方针已基本显露出来。北京的大政方针今天已很清楚了。

令人遗憾的是，不得不指出，中共领导人没有表现出摆脱毛的束缚，以批判的精神看待毛的有害方针和实现根本转变使国家走上经济建设轨道的意图。去年 9—10 月发生的类似上层政变的事件，除清除了几名政治活动家和他们走卒之外，并没有导致政策的根本改变。

毛泽东留下了最重要的遗产。近 15 年来，按照毛的意志所贯彻的对外政策路线是使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名声扫地的路线。北京抛弃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合作和相互援助，采取了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开始全面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合作。

现在已很清楚，毛泽东的去世并没有导致毛主义这一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自行消亡。《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的出版，今年 5 月 1 日华国锋的讲话和具有纲领性的文章以及他在今年 5 月 9 日大庆经验交流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明，中国的新领导直接地把自己同毛泽东制定的方针联系在一起，承诺让中国沿着毛主义的道路前进。留在政权里的活动家们依然坚持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

一、目前中国经受的经济和政治困难还不足以形成对作为泥足巨人的这个庞大国家的复杂影响。

十分明显，北京领导集团努力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准备，在此之前，中国的军事准备就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了。在国内形势严重动荡和混乱的情况下，中国领导集团千方百计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1976 年中国的军费开支达 210 亿美元，几乎占全国预算的二分之一。北京领导集团没有放松努力发展导弹核潜力，建立中程和远程弹道导弹。1976 年中国进行了 4 次核试验，而以前每年进行一次。在战略装备方面，目前中国是大大向前推进了。

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乐意推进北京的军事工业潜力的发

---

①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展，它们加强中国（它们打算，在对它们自己不构成威胁的范围里加强中国），想使其成为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敌人。它们为住在他们国家的华人原子专家、导弹专家和有关领域专家前去中国访问大开方便之门。中国在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可用于军事目的技术和设备的范围扩大了。

看待北京的对外政策路线，必须考虑到已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 年）和为新的领导人所批准了的任务：到 2000 年把中国建设成世界强国。这里指的是，为实现毛泽东生前制定的带有野心、大汉族倾向和领土要求的战略方针奠定物质基础。北京领导集团的霸权主义明显地表现在所提出的关于“中国是世界革命的基地”这一论点上。今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全国大庆经验交流会议上，重申中国领导集团忠于“毛泽东所提出的战略目标——在经济上用几十年时间超过美国”，使中国变得更强大，“对人类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根据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来判断，他们同毛一样，他们这个“贡献”不是献给巩固和平，而是献给发动新的世界大战。

中国领导人公开讲：“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形势缓和是不可能的。”在今年 5 月 9 日大庆经验交流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发出了军国主义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准备打仗。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国家第二号人物国防部长叶剑英对苏美关系紧张表示高兴，预言这“迟早会导致战争”。叶剑英把北京的好战方针同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和平和进一步缓和的方针对立起来，说“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很快发生大规模战争”。根据这种方针，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工业的任务。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以挑衅口吻大谈北京所臆想的什么“苏联扩张计划”，说什么西欧将是苏联“进攻的首要目标”，其次将是近东和美国，而最后将“进攻中国”。

中国领导人每次接见资本主义国家的来访者时，都重复他们臆想出来的所谓苏联“对全世界的威胁”。例如，今年 3 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接受英国记者加米尔顿采访时，宣扬“苏联对欧洲、非洲和近东的威胁”。他还宣称，北京想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和它强大的国防”，并且许诺，“如果俄国人企图在世界某个地方实现扩张，中国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类似的话后来还说过。特别是今年 4 月在同美国国会代表团会谈时，李先念呼吁美国不仅要保留而且要加强美国在欧洲的驻军。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现今的北京领导集团对毛的“人民战争”学说进行了修正，用新的进攻概念代替了防御战略。据掌握的材料，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在今年 3 月，对中国科学家讲话时，要求加速研制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以及运载工具。

北京领导集团依然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禁止核试验和裁军等方面的建议。北京正在积极地备战，拼命反对任何裁军措施。中国是为数不多几个不承诺禁止或限制研制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国家之一。

二、根据毛主义“三个世界”的构想（这一构想排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存在。华国锋在今年 5 月 1 日讲话中重申这一构想），中国整个外交战略的目的是加剧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尤其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对抗，利用冲突事件加剧国际紧张形势，使新的世

界战争不可避免。

在评价国际舞台上的基本力量时,北京早就抛弃了阶级分析方法,现在它公开贯彻同所有反动势力结盟的政策,以反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和达到它做超级大国的梦想。

中国力图在敌视现实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同西欧的联系,唆使西方国家的反动势力破坏缓和政策,加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冲突。中国的宣传强调,赫尔辛基会议对欧洲形势没有带来"任何积极的东西",欧洲依然是世界灾难性大剧变的主要潜在策源地,来自"华沙条约组织的"威胁"越来越大"。

北京千方百计鼓励北约国家进行军事准备和军事竞赛,宣称必须巩固欧共体国家的政治统一,在"苏联威胁"方面,他们必须贯彻统一的对外政策路线。这充分地表现在北京敌视华约成员国关于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参加国之间签订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的建议上,表现在北京支持北约侵略集团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上。中国报刊攻击我们在维也纳谈判中关于裁减中欧武装力量和武器的新倡议,攻击苏联在整个谈判中的立场,为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辩解,鼓励它们继续军备竞赛、发展军事实力。

近几个月的事实表明,北京在反对欧洲积极倾向的时候,把希望寄托在英国保守党最反动的政治家和西德基督教民主同盟和社会同盟两集团中的复仇主义分子身上。今年 4 月,基督教民主同盟副主席菲利宾格和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时,中国领导人努力奉迎便是明显的证明。

中国领导人同西欧国家极右集团的代表接触,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阻止签署赫尔辛基全欧会议最后文件的国家的代表举行贝尔格莱德会晤。

在削弱社会主义阵地、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和团结问题上,中国不得不越来越指望帝国主义分子。依然存在着一种危险的倾向,即为了颠覆社会主义阵地,北京进一步靠近华盛顿,扩大两国"共同的"或"平行的"国际利益范围,中国领导人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以及日本最富侵略性的集团结盟。中国领导人在同美国代表会谈时不止一次声明,美国和中国在大多数国际问题上立场一致,这要比双方性质的问题重要得多。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形成了明确的角色分工。北京在自己的宣传中为美国开脱,它推卸所有抵制缓和进程和继续扩军备战的责任,故意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美国面对"苏联威胁"被迫发展军备,支持美国反动势力要求研制威力更大、更危险的战略核武器的行动,明确号召美国当局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北京与华盛顿的共同性"不仅扩展到了欧洲问题,而且扩展到了亚洲、非洲、太平洋和印度洋问题上,对这些地区保留美国的军事存在和清除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双方表现了共同的兴趣。北京和华盛顿正在讨论通过共同行动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可能性。北京和华盛顿的实际伙伴关系,在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上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还特别明显地表明在联合国里。

在由于越南和老挝人民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在亚洲的阵地加强了的条件下,北京不能不对日美军事同盟产生好感,对日本资本力图在东南亚扩大阵地、在反共基础上巩固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联系大加青睐。中国领导人仍企图说服东京统治集团建立反苏同盟,要求把

实际是针对苏联的"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条款写进同日本的和平友好条约里去。正如日本通讯社报道的，今年4月中国高级军事领导人同日本防卫厅代表进行了一系列会晤，讨论军事问题。中国领导人已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主张恢复日本的军事潜力，在东方反苏反社会主义阵线里，中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团结起来。

北京完全敌视社会主义大家庭。北京领导集团继续贯彻所谓"区别对待"的分裂主义政策，行动比以前更加谨慎。北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通过有"选择地同一些国家恢复正常关系"，而对其他国家保持敌对立场的方法，分裂兄弟国家的团结，破坏它们协调一致的对外政策。中国企图说服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在北京对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保留敌视方针的情况下，仍存在同北京"发展多方面合作的可能性"。

1977年初，中国领导集团实际上同帝国主义协调行动，对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了宣传攻势，企图鼓励反革命和反社会主义因素。为迎合西方反共分子，北京公开站在各种变节分子和叛徒一边(自然帝国主义宣传和北京宣传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从肉体上消灭了500万"思想异己分子"这一事实沉默不语)。中国宣传竟然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势俨如火山，已处在"崩溃的边缘"。力图散布对社会主义国家集体合作机构的不信任，变本加厉地诬蔑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的行动。

苏联一直主张同中国关系正常化，而且没有关闭解决苏中之间问题的大门。关于这一点，在苏共二十五大上，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1976年)上和其他文件中已讲得十分清楚。但苏联的建议没有得到中国善意的对待。在去年底今年初举行的一轮苏中边界谈判上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谈判表明，中国依然站在对方不可接受的立场上。在谈判中，中国方面重申了它对历来属于苏联的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的要求。

北京代表团断然拒绝重新研究边界走向，主张按照"有争议的地区"这一概念签订协议。接受这一概念意味着我们同意把所谓"有争议的地区"献给中国。中国代表武断地声明，他们认为这一地区是中国的领土，而他们建议将其称其为"有争议地区"是为了对苏联做某种让步。自然，苏联不能同意这种要求。

至于中苏之间的思想分歧，中国代表团声称，"原则争论"(他们这样称呼他们放肆的反苏运动)，在苏联"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之前——似乎它已经犯了15年——不能停止。

今天的北京领导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依然采取以前敌视和分裂的路线。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北京企图重新支持和鼓励毛主义集团，把他们作为国际舞台上的武器。许多国家的毛主义分子在路德维希港(联邦德国)和罗马举行了会晤，拉美亲北京集团还在地拉那举行了会议。毛主义思想还滋润着其他国家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

中国领导集团正在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反动的右倾民族主义制度寻求相互理解，迎合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力量表现出敌视态度。

扎伊尔事件再一次表明，北京与帝国主义分子联合行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在非洲的行动路线表明，北京对为了人民的利益调节那里的问题不感兴趣，它反对巩固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其他国家的进步制度。

北京赞许萨达特的亲帝、反阿拉伯的政策,实际纵容近东以色列扩张主义者,扩大同智利皮诺切特法西斯集团的联系。北京领导集团企图分裂、削弱民族解放运动,颠覆它同世界社会主义的联系。

由疯狂的军事准备做基础的北京领导集团的国际行动方针正在给和平、社会主义和反帝斗争事业带来损害,是对所有国家、所有人民,其中包括中国人民的现实威胁。

三、毛泽东去世之后所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兄弟党对北京内外政策所作估计的正确性。毛主义依然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它直接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同毛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斗争的整个经验表明,兄弟党在直接对待中国的毛主义政策和它与这个国家有关的问题时,紧密合作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在目前条件下,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事情的形势,因为这个大国所出现的过程将产生长远影响。各兄弟党所面临的任务,是在中国政策不稳孕育着突发事件危险和其积极反对缓和的条件下为争取和平和缓和紧张形势而斗争。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党的共同结论,即对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妥协将给社会主义大家庭乃至整个人类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在兄弟党和所有进步力量之间进行协调工作,我们可以做到使中国成为建立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之上的国际社会可接受的成员。我们没有丧失希望,希望深受唯意志论的毛主义实验之苦的中国人民自己发话,结束北京冒险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方针。但不能消极地等待。整个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这个涉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利益的现实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苏联对中国坚决彻底地奉行苏共二十五大制定的方针。这一方针是,反击北京的挑衅政策,保卫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大家庭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一如既往同毛主义作原则的不调和的斗争。同时,苏联准备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关系,而在中国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放弃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和回到同世界社会主义合作和团结的道路上来的情况下,则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关系。

为了争取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策使之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和平,我们认为,必须以我们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制定的一致的对华路线对抗北京的"区别对待政策"。近年来的事件表明,在中国问题上,兄弟党的协调政策贯彻得越彻底,北京领导集团对其就越重视,正是我们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团结最使毛主义分子害怕。

在同毛主义作斗争中,我们有了不错的结果和足够的经验。在这方面,兄弟党中央国际部和外交部的代表就中国问题定期会晤以及外贸部门的代表会议起着有益的作用。为了协调我们驻第三国和国际组织中代表的行动以反击北京的攻击诬蔑,我们认为,需要加强和完善已有的定期磋商办法。可以扩大利用我们已有的能力,对第三国,首先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脑和社会主义各界施加影响,揭露北京领导集团对和平和国际安全事业有害的政策。

我们兄弟党所面临的任务依然是,坚决地彻底地揭露中国领导集团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反社会主义立场,戳穿毛主义分子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破坏行为。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579—4589页

№13723

葛罗米柯与卡特谈话记录：美中关系正常化等问题

（1977年9月23日）

绝　密

葛罗米柯与美国总统卡特的会谈记录

1977年9月23日，华盛顿

卡特：很高兴在这里、白宫会见您。感到很荣幸。

葛罗米柯：很高兴认识您，总统先生，很高兴就双方都感兴趣的一些问题进行会谈。

想借此机会转达勃列日涅夫和苏联领导人对您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卡特：谢谢您。请您回国后代我向勃列日涅夫转达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在此次会谈中我首先想从总体上阐述一下我个人对美苏关系问题的看法。然后，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对我的这些谈话做出回应，而后可以更加详细地讨论一些具体问题。

……①

卡特：我们打算经常向你们提供关于近东事件的发展以及与我们保持正常联系的国家的立场的情报。同时，我本人也希望，您也同样向我们提供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情报。

另一个同样引起我们不安的地区是朝鲜。我们希望南北朝鲜能兄弟般的和平相处。美利坚合众国打算在4—5年的时间内从南朝鲜撤出美国军队。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应使南朝鲜处在我国的国防保障之下。

不久前，北朝鲜进入50海里海洋边界线引起了我们的担忧。我们也希望苏联能够促使北朝鲜表现出必要的审慎，以防止在这一地区出现不必要的紧张。

简单谈一下有关美国与中国关系。我们正努力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这并不是打算与它结成一个旨在反对苏联的同盟，而是为了巩固和平，并发展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关系及其他方面的关系。我们希望中国与台湾的相互关系能够走和平的道路，而不想拒绝自己在保障台湾和平生活方面的责任。

最近几年，苏联与我们的一些西欧盟国的关系有了改善，我们希望……

……到戴维营，会谈我们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但是到此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在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的解决上取得前进，这样的前进可以向全世界展示我们在不断改善相互关系方面的努力。关于这一点，我公开地说过，并以此

① 所收集的该档案多处缺页，均以省略号标示。——编注

来表达对勃列日涅夫在出席舞会时的公开回应的感谢。

美国人民努力争取同苏联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我希望,作为我们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我和作为苏联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不要在我们的人民所努力遵循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我也希望我们今天的会面对于这个计划是有益而又有建设性的。

葛罗米柯:我认真地听了您的发言,其中触及了一系列有关我们两国关系的问题。我想从我这一方面阐述对您所提及的问题的看法,也可能谈到一些别的内容。

首先我想强调,所有的苏联领导人,包括勃列日涅夫本人,以及我国的全体人民都希望同美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我要强调的是,不仅仅保持务实的、正常的关系,而是保持友好的关系。我想,你们从勃列日涅夫的言谈中也能得出这一结论。其中包括你们在查尔斯顿会谈之后……

现在谈一下关于中国的问题。就对国际形势的看法而言,同样也是从美国(当然也包括苏联)的广泛利益来讲,如果美国和中国之间公开的或秘密地串通起来搞什么肮脏的游戏,并且旨在反对苏联及其利益,那么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我们认为在此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要知道,迟早这都会因其适当的后果而为人们所知,其中当然也包括从美苏关系的角度出发。应该寄希望于美国不要在用中国牌反对苏联利益的游戏中玩得入迷。在更早些时候,前几届美国政府时,向我们保证美国并没有那样的打算。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这一切将如何实施将如何变化的吧。

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带有正常甚至是友善的性质,而同时,中国与我们的关系则变得紧张。我们不反对在美中之间存在正常的关系。但请看一下,它们似乎已经将你们拉入到肮脏而对我们两国又是危险的活动当中。要知道我们和中国在当时也曾保持着好的关系。如果中国人能够使美国和苏联发生争吵,那么它们很乐意隔岸观火,并从中获得利益。那么这对美国是好还是坏呢?……我们现在没有可以透过它就看到未来的"魔幻镜",但是历史会教会历史学家很多东西。无论怎样,它是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而且美国人都应学会这些东西。

您提到了印度洋问题。当然,如果我们之间就相关问题能够达成协议是十分好的。客观地说,我们有达成协议的基础,但我们看到的是,你们一直顽固地占据印度洋一个名叫迪耶戈·加拉西亚的悬崖不放。根据我们的想法,这个地方对于美国没有现实的必要性,但这样做却是在侵犯我们的利益。美国方面值得广泛地审视一下这个问题。从我们这方面讲,我们准备坚持在这个问题上的已有看法。

我们现在正同美国就一系列其他问题进行谈判,其中包括合乎专家工作组所提出的、标准的军备限制问题。我们将继续这些谈判,并且相信他们将取得良好的结局。

关于核武器的不扩散问题,我们的利益实质上是一致的。如果这个问题在将来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我们也同样会面临巨大的危险。事实就是如此,南非正一步步的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还有一些国家十分接近了成功研制核武器的目标。美国和苏联最好在切实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采取更坚决的措施,我们正在为此而准备。

现在，说一说您提到的关于您和勃列日涅夫的会面的问题。勃列日涅夫和苏联领导人完全不反对这样一次会晤。我们认为，如果经过精心准备，这次会晤将取得巨大的政治成果，那么这次会晤就会成为重要的分界线。在这一点上，如我们所想，它也会极大地引起美国的兴趣。但同时，如果只是为了会面而会面，如果这是那种使我们的关系出现倒退的会晤，那就未必能给谁带来利益。

大概这与您刚才所讲的是一致的。

卡特：我简单地评述一下您的意见。我们对苏联的态度是一贯的。我们这一方面没有一句指向苏联或勃列日涅夫的批评。但同时，在苏联的报刊上却一直有针对我本人的批评。最近这样的批评明显地减少了，为此我表示感谢。问题在于，那种批评会在我国民众中引起严重的忧虑，所以我希望在将来它不会再出现。

我想继续强调一下，我深信，在平和的气氛中，我们可以解决一切顽固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两国可以维持具有建设性的友好关系，并且没有公开的争论。我希望苏美关系在未来会不断得到改善。

……

我想，您所公开表现出的对我国人民的人权事业状况的担忧，同样也是我国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普遍担忧，有可能促进我们两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在这一问题上，我希望两国表现出必要的慎重，并且希望，您能尽量避免您在美国所公开表达的、对我国这一问题担忧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就像我所说过的，我希望我们的代表团之间，能够在比较和谐的情况下，沟通关于贝尔格莱德的情报。

关于中国，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成为苏美关系的障碍。我们从没有也不会有任何秘密或公开地勾结中国来反对苏联。我们也将很快放弃那些为达到类似目的而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尝试。

……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572—4578页

1978 年

№13724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国际局势

（1978 年 6 月 8 日）

绝　密

第 107 号记录第 3 项

送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格里申、葛罗米柯、基里连科、柯西金、库拉科夫、库纳耶夫、马祖罗夫、佩尔谢、罗曼诺夫、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谢尔比茨基、阿利耶夫、杰米切夫、库兹涅佐夫、马谢罗夫、波诺马廖夫、拉希多夫、索洛缅采夫、契尔年科、多尔基赫、齐米亚宁、卡皮托诺夫、里亚博夫、扎米亚京等同志。

摘自苏共中央政治局 1978 年 6 月 8 日会议第 107 号记录。

国际局势若干问题：

1. 赞同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建议（发言的文本附后）。

2. 委托苏联外交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苏共中央国际部、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宣传部考虑到政治局会议上交换的意见，准备材料和文件草案，并提交给苏共中央。

苏共中央政治局

第 107 号记录第 3 项附件

Л. И.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国际关系的一些问题作的发言

同志们，从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给我们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驻美期间，在联合国大会例会上，葛罗米柯同志在与卡特和文斯谈判的过程中以及在双边会谈以及和很多国家的对话中做了大量并且有意义的工作。我想，这些工作是值得称赞的，并应写入我们的决议。

但是，也许不能仅限于此。从葛罗米柯同志的报告以及最近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我们这里的大量的信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正处于国际关系发展中非常复杂的阶段。局势开始紧张并发生了严重的恶化。而这种恶化的主要来源，是卡特政府对外政策日益发展起

来的侵略性，越来越剧烈的反苏情绪反映在总统本人及其最亲近的合作者，首先就是布热津斯基的发言中。

根据所有现象，卡特不只是受到那些最狂妄的反苏分子和美国军工业头目的影响，而是打着反苏政策和回归“冷战”的旗帜，为了要在美国新一任大选中获胜。

美国政府的这种路线，使西方大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非洲以及在对中国的关系上的政策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问题出现了，我们该对这一切采取什么态度呢？

我认为，这里不允许消极。为了和平与局势的缓和应该积极并顽强的斗争，应该尽全力阻止那种会引起新的世界革命危险的政策。为了世界和平，这里需要强有力且看得到的“步伐”。

如果具体谈到最近一段时间，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方面。

第一，在我们的出版物(同时在所有重要的报纸)上发表郑重声明，称之为“卡特政府的政策”。不用任何署名发表这个声明——这反倒更会惹人注意。在声明里直截了当地说，美国政府的政策正在发生着威胁和平事业的变化。在谎言和诽谤烟幕下，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出现了反对和平和缓和的情况。有意地停止了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同苏联的谈判。企图粗暴地干涉我们的内政，事实上是要凝固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新的军备竞赛的大计划，而10年以后，人民将如何希望裁军。美国现代政策的缔造者们似乎已经与中国领导人在反苏情绪上找到了共同语言，众所周知，他们把和平与缓和解释为欺骗，而战争才是唯一真正的前景。

美国政府成了非洲新殖民主义政策的鼓动者，即武力侵略、公开干涉非洲国家事务，成为对革命自由运动无情镇压的鼓动者。

卡特政府对外政策的所有意向给华盛顿北约委员会的例会工作奠定了基调。带上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拉上那些还有些动摇和怀疑的人，给这个集团内部不同意的国家施加压力，美国企图重新唆使它们走上“冷战”道路并积极地为“热战”做准备。

卡特政府现在政策中，所有危险因素应该不需要多余的改写，而是应该清楚地在这个文件中显示。还要让其他国家和美国自己的舆论界知道，卡特、布热津斯基和其他人开始了多么危险的游戏。

结束这篇文章时，要用委婉但清楚的材料证明我们与美利坚合众国在缓和及发展友好互利关系上的方针。

第二，发表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关于北约委员会例会总结的集体声明。注意到要让罗马尼亚人同意的必要性，这个文件要写得并不尖锐，但强调我们政策的积极因素。

遗憾地指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例会的工作和它的决定，并不是为缓和和稳固世界和平，而是为了紧张国际局势和加强军备竞赛而服务的。增加军费，鼓动北约国家制造中子、化学、生物武器，推动各种形式武器生产的长久计划——这就是这次例会的真正目的所在。

华沙条约组织国家谴责这种政策，并相信，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会对其进行谴责。有人要把越来越广泛的军备竞赛强加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坚决支持遏制军备竞赛以及在所有大会上关于这些问题的具体的协议。苏联正在做它所能做到的一切，为了与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成功地缔结和约。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灵活的立场，在威尼斯谈判上表现出具体且有建设性的主动精神。华沙条约国家坚持严格遵守和平共处的原则，反对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无论是以武力侵略的形式还是以其他形式进行的破坏活动。

结束这个文件，呼吁回到缓和的道路上来，回到相互尊重和互利合作的道路上来，这条道路在赫尔辛基会议的文件中、在苏美以及其他双边签署的文件中、在联合国的很多决议里已经清楚地提到。

第三，发表苏联政府关于非洲事务的特别声明。在这份文件里，坚决驳斥和揭露帝国主义关于苏联和非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在非洲的犄角地区——扎伊尔地区的政策的谣言。用简洁并柔和的语调说出它实际上都是些什么。同时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靠武力侵略、破坏活动以及其他形式干涉非洲事务的政策。指出，现代的这些新殖民主义者，如何利用"团结非洲"的口号在非洲为自己招募帮凶，即那些实行反动的、反人民政策的领导人。表明我们的自信，占上风的是非洲真正的团结，即非洲所有独立国家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一致意愿，坚持自己国家的独立性和内部的自由发展的决心。

就是这样3个文件，我想，可以在近期准备并发表它们。当然，一天做不完这件事，应该很好地分配时间。

同时，还可以为我们正在发展中的以及其他或多或少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大使准备好指示，以便与他们的领导层开展相应的工作。

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文件的精神，当然，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展开工作，比如通过与兄弟党的联系、在国际社会组织的框架内开展工作等。

至于联合国大会例会在裁军方面的工作，看来还需要在我们的报刊上继续表明苏联的立场。同时支持健康的、有建设性的、已经在联合国大会工作中出现的和即将出现的一切行动，以揭穿反裁军者的阴谋。

如果同志们同意，可以把我以上提到的材料的准备工作交给外交部以及中央委员会有关部门(国际部、联络部和对外政策宣传部)负责。

附文件委托苏联外交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苏共中央国际部、苏共中央联络部、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宣传部准备相关材料和文件提纲，要考虑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交换的意见，同时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590—4597页

№10422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批准联络部反击中国领土要求的措施

（1978年6月13日）

绝　密

摘自苏共中央书记处1978年6月13日会议记录

关于揭露中国伪造历史和反击北京对苏联领土要求的措施。

同意苏共中央联络部1978年6月7日报告中所陈述的意见（见附件）。

中央书记处

附件：

机　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揭露中国伪造历史和反击北京对苏联领土要求的措施

中国领导人为了执行反苏路线，正在扩大思想上和政治上对我国攻击的范围。最近，中国宣传机构开始特别注重伪造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这类出版物急剧增加，其目的在于污蔑苏维埃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破坏苏联各民族的统一和团结，燃起民族主义和反俄罗斯的情绪。这就证明，北京对苏联领土要求的企图正在不断加强，而且挑拨苏联其他邻国也提出同样的要求。

不久以前，中国出版了这样一些书籍和小册子，如《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历史学观点》、《中国东北各民族反对俄罗斯侵略斗争史》、《苏联——各民族的监狱》等，宣布要出版两卷集的《沙俄侵华史》，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经常刊载上述问题的文章。

在中国，积极参加反苏材料准备工作的不仅有政府机关和宣传机构，而且还有学术组织，包括不久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数十所研究所和大学。它们都出版了对苏联充满敌意的有关历史、地图和考古等等问题方面的出版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解职靠边站的经验丰富的资深的学者，现在也参加到这个活动中来了。在他们的参与下，详尽地研究了苏联和国外的文献，使历史资料适应北京现行政策的任务，用有倾向性选择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语录，来硬套毛泽东的论点。

在历史学家的帮助下，中国的宣传机构伪造苏联历史学的主要观点，伪造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史、中俄两国国际关系史和苏中边界的形成史，伪造俄国在巴尔干、外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外交政策，伪造俄罗斯的陆海军史，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把俄罗斯硬说成是自古以来就是扩张主义侵略成性的，从而企图证明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的政策。

实质上，这里所指的是反苏意识形态运动新阶段的开始。这场运动同中国对苏联领土要求相联系，其目的在于反对我国领土和国家完整的根本利益。中国关于历史问题的出版物，也是现今北京领导人论证其以封建的和国民党中国的反动传统和观点为基础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意图的重要工具，对邻国其中包括苏联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在这些出版物中，妄图伪造中国和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民族的历史，千方百计地粉饰中国帝王和满清皇帝的侵略政策。实质上，当代中国的历史文献和根据它的宣传，是以大国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精神蒙蔽中国人民，其目的是为让中国人民去进行军事冒险作思想准备。

中国宣传机构大量发行歪曲苏中历史的著作，其中包括外文著作，企图在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影响国际舆论。在这种宣传的影响下，某些外国汉学家，甚至没有掌握足够的真实资料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学者经常上当。

在苏联，根据苏共中央的决议，科学机构，首先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准备了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有助于在科学上和政治上维护我们的立场，并揭露毛的历史伪造。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内部发行，而公开出版的有关上述问题的个别基础研究和论文，由于印数有限(2 万—3 万册)，而且一般没有译成外文，因而，广大世界舆论界无从知晓。与此同时，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和我国驻其他国家的代表处的建议证明，有出版和传播这些著作的迫切需要。

我们认为，同意所附关于揭露中国伪造历史和反击北京对苏联领土要求的措施的计划是适宜的。计划规定：

用主要外文编写和出版大量科普小册子，来表明中国领土和边界形成的真正历史，来论证和具有说服力地证明北京领导人陷得很深的对领土要求的缺乏根据和危险性。

用主要外文出版近年来苏联已出版的，苏联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某些重要著作；关于中国边界和中国国家形成的问题，要在我国期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并以主要外文出版以前在苏联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的论文集。

在苏联科学院系统实施旨在更深入研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现实问题的措施，以抵制中国宣传机构对历史的伪造。

在阐述关于苏中边界形成问题时，首先要将重点放在，它是有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其他文件的结实的条约——法律基础的。现行的边界再一次地为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前俄罗斯各族人民民意所固定。

苏共中央联络部

1978 年 6 月 7 日

附件：

机　密

关于揭露中国伪造历史和反击北京对苏联领土要求的措施计划

1. 苏联科学院应配合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联络部，在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内部出版的专著《中国边界的形成》的基础上，编写一本篇幅5—7印张，供国外广大公众阅读的科普小册子。

新闻社应用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出版此书，并在国外广泛传播。

2. 苏联科学院应配合苏共中央联络部和苏联外交部，准备并由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两本曾在苏联刊物发表过的有关中国国际关系史及其在近代和现代扩张政策的现实问题的文章的论文集。

进步出版社应翻译并出版这些论文集的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

3. 进步出版社应翻译并用英文、法文和日文出版经作者适当加工的下列著作：《中国近代史》(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72年版)、《俄中贸易—经济关系史》(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74年版)、《满族人在中国的统治》(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6年版)、《古代和17世纪的中国和邻国》(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70年版)。

4. 委托苏联科学院准备并出版《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及其邻国》论文集，考虑到以后要用主要国家外文出版。

5. 全苏版权协会应采取措施，向外国出版社推荐苏联作家关于中国问题的书籍和手稿。

6.《历史问题》、《近现代史》、《远东问题》、《亚非人民》、《苏联历史》和《苏联民族学》杂志应定期发表关于中国边界形成问题，中国皇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扩张政策及其对邻国的领土要求的文章。同时，要特别注意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国封建制度和清帝国的评论，并且揭露毛泽东“历史”观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沙文主义本质。

7. 苏联科学院应详细制订出旨在反对毛分子在历史学领域伪造的措施的远景规划，并将苏联科学院和加盟共和国科学院的各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和出版物考虑在内。计划中规定以下主要科研方向：中国历代皇帝的扩张政策；中国国家的形成问题；从俄中边界划分来看亚洲和远东各民族的民族学和历史；俄罗斯人的地理发现和西伯利亚、中亚细亚和远东的开发；从国际法观点看俄中关系中的边界问题；中国非汉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

苏联科学院应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科学院合作制订一项计划，共同研究相应地区同中国的相互关系有联系的个别历史问题。

关于此项工作进展情况，苏联科学院应于1978年12月15日以前呈报苏共中央。

8. 苏联科学院应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在1978年12月举行一次研讨会,讨论在历史学领域同毛分子伪造历史斗争的现实问题,邀请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学者参加会议。

9. 委托苏联科学院协同苏联外交部共同准备一份关于现代中国领土和中国同周边国家边界形成问题的历史资料,以供苏共党员积极分子了解情况和对访问苏联的兄弟党和友好国家代表团进行工作之用。

10.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电影业委员会应准备一系列关于苏联远东地区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并伴以旁白说明其开发和发展的历史,苏联部长会议广播电视委员会应组织在中央电视台放映和在国外推广这些电影。

ЦХСД,ф. 4,оп. 24,д. 694,л. 81－86

1979 年

№06018

马纳索夫同李善一谈话记录：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续签问题

（1979 年 4 月 10 日）

机　密
文本第 3 份

摘自 M. A. 马纳索夫的工作日记
1979 年 4 月 24 日
第 214 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古巴大使李善一的谈话记录

1979 年 4 月 10 日

应大使的请求接见了他。他说，由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特前来辞行，并对苏联大使馆领事司参赞们尽快满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来访请求表示谢意。

李善一通报说，他打算在回北京途经莫斯科时，作为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客人在那里逗留几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古巴大使馆临时代办由大使馆一等秘书担任，李善一说，新大使的任命尚未得到驻在国政府的同意。

在谈话过程中他谈到了中国国内形势问题。用大使的话说，"四人帮"给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他接着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措施，其中包括提高公社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工人的工资有所增加；城市中开始建筑住宅；大、中、小学的教学大纲得到调整。这时（这位）中国人指出，国家边境地区职工的工资比其他地方的高。大使认定，从 1959 年起，中国食品的价格一直未变。他说，提高生活水平的措施受到国内居民的热烈欢迎。

大使说，目前注意力主要集中到工业、农业现代化和发展科学上面。

我向大使介绍了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他兴致勃勃地倾听我的讲话后说："我们是邻居，我们有漫长的共同边界，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使用的河流。一些民族居住在边界两侧——这些都是睦邻友好的客观因素。"

在回答“您如何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延长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决定”的问题时，大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即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没有必要将该条约延期。

我向大使阐述了人所共知的苏联政府声明的内容。

李善一聚精会神地倾听我的话后，改换了话题，并开始对苏联古巴合作现状，特别是外贸总额及古巴购买苏联石油和古巴向苏联出售糖的价格感兴趣。这时，李善一显示出消息灵通，熟悉情况。我在众所周知的数据资料范围内回答了他的问题。

大使问：“古巴在苏联的帮助下建了许多企业吧?”我回答说，这要比我们在中国建的200个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少得多，然后列举了一些出名的苏古合作项目。

他对古巴工业、农业(包括畜牧业)的发展颇感兴趣。我对他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均包括在何塞·马蒂计划委员会主席乌·佩雷斯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会议的讲话中以及他在不久前答《流浪者》杂志记者问中。

大使自己提议，谈谈中国的外交政策，他说，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日本签订了和约，发展了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针对我提出的关于中日条约性质的意见，大使说：“该文件并不是针对第三国的。”

他回避了有关越南的话题，仅限于指出不久将在河内开始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将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告别时大使说：“我们两国之间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进行着贸易，有定期的铁路和空中联系，但是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存在着应当解决的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是两个伟大的邻邦，理应和睦友好相处，我想将来会实现的。”

苏联驻古巴共和国临时代办

M. 马纳索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603—4605页

№06039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中苏谈判的情况

(1979年10月11日以后)

第11项　关于苏联与中国谈判的过程。

苏斯洛夫：昨天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伊利切夫同志的记录已分发了，让我们听听他

的讲话。

伊利切夫：遵照指示，苏联代表团提出"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草案，供研究。根据该宣言，我们发言阐述通过该宣言的必要性，即该宣言可以使苏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恢复苏中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这完全符合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华关系的原则和一贯的方针。中国代表团团长作了内容广泛的发言，发言中毫不掩饰地提出了众所周知的中国方面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如下……①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05—1006页

①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1980 年

№13725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批评中美合作致驻联邦德国大使电

（1980 年 2 月 1 日）

绝　密

第 П182/2 号

送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佩尔谢、波诺马廖夫、齐米亚宁、扎米亚京、鲁萨科夫等同志

摘自苏共中央政治局 1980 年 2 月 1 日会议第 182 号记录

第 2 项　关于给社会主义国际联盟主席 B. 勃兰特和芬兰社会民主党主席 K. 索尔萨的材料。

1. 批准给苏联驻联邦德国大使的电文(附录一)。

2. 批准转交给索尔萨的材料(附录二)。①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第 182 号记录第 2 项

机　密

附录一

波恩

苏联大使：

单独和勃兰特会面，告诉他，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你奉命通知他几点意见并陈述下文。

最近，特别是由于北约 12 月会议决议引发了一些使国际局势急剧复杂的事件。

可能，你们和我们观察问题的方式并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在目前的局势下，看来需要来

---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自第一手的关于看法和打算的准确材料。重要的是在于找到一种解决长期以来成为贵我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即如何巩固国际安全问题的共同语言。

我们对当前国际局势的总评价和我们准备执行的路线，您已从今年1月13日刊登的勃列日涅夫同志答《真理报》记者问中了解了。这个文件反映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原则立场，也是我们将来的出发点。

在此想把我们对几个具体问题的观点通知您。

关于"卡特主义"。苏联方面对它的总评价在今年1月29日的《真理报》刊登的文章中已经公布。我们认为，在您所知道的美国总统讲话中所阐述的纲领集中地反映了美国行政当局的方针。这一方针不是今天由于阿富汗事件才实行，而是很久以前就暴露出来了。

第一个事实。1978年5月，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专门会议上讨论了严峻的裁军问题，并且苏联所提出的详细行动纲领备受关注。

但当时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高层会议通过了一个为期10—15年的军备竞赛的"长期纲领"。那时卡特总统宣布了北约行动全球化的主张，把这一军事集团的"责任范围"扩张到更广泛的，远远超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创建条约所规定的范围。实际上北约开始赋予自己军事干涉的权利，包括在非洲(请回忆在扎伊尔发生的事件)。最终，美国官方公开宣布自己利益、北约利益和中国的利益之间存在着联系。而众所周知中国公开反对缓和、公开反对巩固和平。

第二个事实。半年多之前，卡特总统签署了战略防御武器第二号协议，并谈论过它的巨大意义。然而美国行政当局还在去年就破坏了协议的批准。

第三个事实。去年秋天，美国政府以"苏军在古巴"为借口积极参与了组织一场挑拨离间性活动的喧嚣。为了煽起军国主义的热情，更加鼓噪起"苏联威胁"的神话，增加批准战略防御武器第二号协议的难度，并证明新的用于加强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潜力的措施是正确的，需要这种古巴的"小危机"。这是现在围绕阿富汗事件而掀起的、鼓噪的独特预演。

第四个事实。去年10月、11月勃列日涅夫同志提出了欧洲军事缓和的总纲领，呼吁立即进行谈判，苏联同时也开始采取您所知道的旨在减少欧洲军事对抗的单方面行动。

苏联坚持倡议，在美国通过新的导弹决定之前就减少欧洲的中程核武器进行谈判。

而美国的回答如何呢？美国行政当局几乎是通过向其盟国施压的方式，达到了使北约12月会议通过在欧洲生产和部署新的导弹核武器决定的目的。这实质上是增加了美国原已部署的，旨在针对苏联的先进武器。

第五个事实。在北约会议后，卡特总统不顾那里发出的要求——降低欧洲军事对峙水平的呼声，立即通过国会实行了一项自动增强军备竞赛的五年纲领。

第六个事实。就在今年，卡特总统以阿富汗事件为借口，采取了恶化苏美关系的粗暴措施，甚至对苏联实行所谓的经济制裁。战略武器防御第二号协议被撤销审议，它的批准被无限期推迟。

这之后提出了"卡特主义"。

其中包括了，最近几年来美国行政当局所采取的使军备竞赛升级以及加剧国际紧张局

势的措施。所谈论的是企图重建“冷战”时期的思维——“遏制”和“打退”社会主义，“在战争边缘搞平衡”。

在与社会主义联盟工人小组会见时，曾谈论过卡特总统正在把事情引向何方，现在这已被完全证实。这里所谈的，的确是最近10年来人们所做的，通过有自由意志人们的努力所做的，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所做的一切已被摧毁。

在这种局势下，必须证明缓和政策是正确的。现在重要的是“保持冷静的头脑，继续进行谈判”，“神经质不能代替理智的政策”，“必须避免与事件本质不相符并因此可能使局势更加恶化的不理智的过大的反应”，这些见解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的立场是，要认真、负责、坚决地捍卫和平共处原则，及一切在缓和过程中取得的发展国家间正常、互利关系的积极成果。

关于阿富汗事件。我们希望，您能不要带着美国行政当局所特有的偏见和神经质去观察。

我们认为，把下列材料通知您会是有益的。

事实上，在1978年反对阿富汗的四月革命后，很快就发生了一场真正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由中央情报局和北京的金钱装备起来的雇佣兵匪徒，直接以武力威胁着这个国家的和平居民。巴基斯坦成了这一战争的主要基地，在这里建立了20多个基地和50多个据点。在这些基地和据点中，在美国、北京、巴基斯坦和埃及教官的领导下，培训恐怖分子和军队。仅从1978年7月到1979年11月，就培训了15 000多人。他们被美式和中式武器装备起来，然后送到阿富汗。同时毫不隐瞒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四月革命，重建反人民的秩序，把阿富汗变成侵略与其有着2 000公里边界的苏联的基地。

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与中央情报局有密切联系的阿富汗前领导人阿明，迎合了这些计划。在与侨居外国的领袖建立联系后，阿明准备了一场反革命的政变，以空前的规模镇压诚实的爱国者。夺取政权后，阿明从肉体上消灭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统——反对阿富汗专制的老战士塔拉基。以卡尔迈勒为首的阿富汗政府，像塔拉基一样，重新转向苏联寻求帮助。

应阿富汗政府帮助其进行反对华盛顿和北京所煽动的武装干涉行动的邀请，我们根据1978年签署的苏阿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第四条的规定采取了行动。我们的帮助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它规定任何国家都有积极的自卫权，即为了反对侵略，有权请求任何国家的援助。我们再次强调，在阿富汗事件中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外来的侵略，这种侵略的形式根据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规定，就是“由国家或以国家的名义秘密派遣武装匪帮、小组和正规力量或者雇佣兵以武力反对另外一个国家”。

为了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我们必须保卫阿富汗的民族主权不受外来侵略。进一步说，当看到美国企图在中国的帮助下，在我们的南部边界建立新的危险的军事战略基地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我们想强调，我们的行动丝毫也不触动美国或任何他国的真正民族利益。我们在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没有任何扩张计划。我们拒绝类似说我们的目的是要通向“温暖海域”或“控制石油产地”的恶毒诽谤。只要引起阿富汗政权请求苏联出兵的原因消失，苏军就将撤出。

现在，华盛顿和北京对阿富汗事务的武装干涉绝没有停止。华盛顿公开扩大向所谓的起义者提供武器。如同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访问所证明的，北京并不落后于华盛顿。黄华向雇佣军的头目保证，中国将向他们提供“无限制”的帮助和支持。

华盛顿和北京竭力使一些阿拉伯国家(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参加反对阿富汗的侵略行动。这样，正是华盛顿和北京，把事情发展到使近东成为国际紧张局势的危险策源地的地步。

同时，高谈阔论什么我们武装侵占阿富汗或者说苏联篡夺了阿富汗的主权，完全是胡说八道。所有在这时到过阿富汗的人，其中包括西方新闻报刊的记者们，都承认那里的局势是正常的。以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为首的阿富汗新领导，在努力消除阿明政策后果重新恢复民主自由的同时，从监狱中释放了政治犯、知识界和宗教界领袖。虽然坦率地讲，在东南部和东部省份，恐怖分子仍在活动，局势依然紧张，但和游牧居民、穆斯林僧侣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阿富汗政府宣布，坚决遵循各民族间和平、友好和不结盟政策，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为了与邻国在和平共处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关系，它采取了一切措施。关于阿富汗的事情就是如此。

关于我们对北约12月会议的态度。我们对其结局的原则性看法您是知道的。还有几点补充意见。

众所周知，苏联不止一次地警告过，如果北约在12月通过决议，这就将破坏谈判的基础。在北约决议已存在的时候，我们同意谈判，就意味着在美国全力制造新的导弹核武器系统的同时仅进行限制苏联防御潜力的谈判。

北约会议公报以尖锐的形式提出了，仅就美苏地面战术中程导弹核武器系统进行谈判的条件。尤其是美国的一切其他先进武器、西欧其他国家的核军火库，也就是一切与苏联中程导弹相对抗的核武器都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并处于不受侵犯的地位。要求苏联急剧减少其现存的防御武器，同时又保存北约一切已有的、强大的、旨在反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核潜力。不久前，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对《真理报》发表的谈话中指出，“北约国家现在的立场，使得就此问题进行谈判成为不可能”。同时，勃列日涅夫强调“我们拥护谈判，但我们拥护的是在遵守同等安全原则基础上的诚恳的、平等的谈判”。

关于我们进一步的打算。

很显然，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指望威胁苏联，孤立我国，并在可能的地方制造困难。这一路线注定要失败。因为威胁苏联、动摇它的坚定性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中，苏共领导并没打算实行“以强硬对强硬”的路线，以后我们也将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冷静和理智。我们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不让卡特行政当局把我们拖入对抗，拖入破坏缓和的事件中来。我们不会像美国行政当局一样，采取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并对“冷战”同盟者有利的仓促行动。

美国方面忘了基本的忍耐和理智，使事情的发展破坏了最近几年才艰难地调整好的国家关系。并且毫无疑问的是，卡特行政当局竭力破坏西欧国家和苏联的关系，要求这些国家支持美国的危险路线，使自己屈从于华盛顿认为需要的那种政策。

鉴于目前欧安会代表在马德里举行的会晤，同时华约组织国家关于召开军事缓和及裁军会议的建议正在实现，可以取得许多积极的建设性的成果。

总之，在复杂的国际局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我们认为制止华盛顿行政当局所推动的危险的继续发展是有可能的。

所有这一切情况都要求一切珍视缓和与和平的人们作出共同的努力。

在莫斯科，人们怀着温暖的心情回忆着和您在苏联会晤的益处，认为这些会晤是有益的。

如果勃兰特要文件，请把德文译本留给他。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606—4616页

№16687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揭露中国亲美方针的指示

（1980年5月8日）

绝　密

第П195/56号

送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乌斯季诺夫、波诺马廖夫、鲁萨科夫、扎米亚京、斯米尔秋科夫等同志。

摘自苏共中央政治局1980年5月8日会议第195号记录

第56项　关于揭露北京亲帝国主义方针的工作给苏联驻发展中国家大使的指示。

批准给苏联大使指示的草案(附录)。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第195号记录第56项

机　密

亚的斯亚贝巴、亚丁(及吉布提)、阿克拉、阿尔及尔、安曼、安卡拉、塔那那利佛、巴格达、

巴马科、曼谷、贝鲁特、比绍、布拉柴维尔(以及利伯维尔)、布琼布拉(及基加利)、达喀尔(及班珠尔)、达卡、大马士革、达累斯萨拉姆、德里、雅加达、乔治敦、伊斯兰堡、喀布尔、开罗、加拉加斯(及西班牙港)、加德满都、金沙萨、金斯敦、科伦坡、科纳克里、科托努、吉隆坡、拉各斯、洛美、罗安达、卢萨克、马拉博、马那瓜、马尼拉、马普托、墨西哥、摩加迪沙、蒙罗维亚、内罗毕、尼亚美、尼科西亚、努阿克肖特、普拉亚、路易港、拉巴特、仰光、萨那、圣约瑟、新加坡、德黑兰、的黎波里、突尼斯、瓦加杜吉、弗里敦、喀土穆、科威特、雅温得(及圣多美)

苏联大使

副本送：波恩、华盛顿、伦敦、巴黎、北京——苏联大使，维也纳、日内瓦、纽约、巴黎——苏联代表

近来，北京对外政策中危及和平事业的趋势在加强。它积极推行自己的霸权主义阴谋，奉行刺激军备竞赛、激化国际局势的方针，同时把越来越大的赌注放在同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结伴上。

北京和华盛顿在国际舞台上扩大着的相互配合，中国实际变成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事务中的同谋者，引起了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不安。它们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也表现出不满，特别是像北京与跨国垄断集团不断加深的合作，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从属于自己自私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好处，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利用国际组织的技术和财政机会，压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这些方面。

在这样的条件下，务必利用现有的可能性来继续揭露当今中国领导的亲帝国主义方针。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国务活动家、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实业界代表的座谈中，请注意下列几点：

1. 由于华盛顿政策的侵略性增大以及北京霸权主义意向的活跃，当今国际形势出现了尖锐化，直接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面对挑起世界不同地区冲突的局势，培植国家和人民之间敌视和不信任的政策，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安全，不把他们的力量和资金放在解决迫切的社会经济问题上。中国领导同美国当局联合行动，或者采取同美国官方的对外政治路线平行的方针，着手试图挑起越南、老挝、柬埔寨同东盟成员国的对立，唆使与毗邻的国家，首先是巴基斯坦反对印度，推进埃以勾结，号召组织广泛干涉、反对阿富汗，竭力使欧洲局势复杂化，推动北约继续进行军备竞赛，使美苏关系尖锐化。

北京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努力从有利于华盛顿的方面来想象美国的政策，实质上有助于实现美帝国主义的目标(中国领导正面地对待美国在伊朗、阿富汗、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行动，正面地对待美国海军增兵印度洋区域和波斯湾以及正面地对待美国在非洲和近东建立新军事基地的计划)。美国也赞成和支持北京反对发展中国家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北京试图在不结盟运动中制造分裂，减弱它的反帝方向，削弱它的战斗性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北京和华盛顿在对最重要国际问题的态度上，对评估世界事件的发展前景上，越来越表现出一致性。领导那个或另一个国家，预言80年代的暗淡局势，在“苏联威胁”的虚假借口

下加剧了军备竞赛,进行加强的军事准备。决定中国政策的那些人,对问题的积极调整不感兴趣,因为这与他们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挑拨离间路线背道而驰,使北京失去玩弄国家间现有矛盾和制造新矛盾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领导努力和美国一起,围绕所谓"阿富汗"问题和"柬埔寨"问题制造紧张气氛,将其变成国际生活中经常起作用的"刺激剂"。中国人和美国人一起安排了外面发动的反对阿富汗的侵略行为,将和平事业和阿富汗周围地区的稳定置于威胁之中。

2. 中美的"合作",如今不仅包括政治和外交领域,而且包括军事领域(特别是华盛顿关于向中国提供美国军事装备的决定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合作"的加深,会给国际和平造成严重危险。中国一方面接上美国在中近东、南亚和东亚的战略,另一方面又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竭力利用美国的政策,做到用"别人的手"来实现自己的霸权主义计划。中国政策的危险性之所以加深,是由于北京把自己的算盘和两体系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了。

随着中美步步接近规模的扩大,加强了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的趋势。这种在中国领导看来有利的形势,他可用于强化自己政策的侵略性。如果今天在华盛顿的教唆下,北京试图威胁越南、阿富汗和其他一系列亚洲国家,那么明天范围还要波及大的亚洲国家,要是谁的对外政策可能被北京认为不合意,就会成为它从事敌对活动的对象。

现在,北京和华盛顿的接近,已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关系(越南与东盟国家,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与印度,泰国与柬埔寨,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的挑拨离间恶化了这些国家间的关系,为帝国主义干涉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制造了土壤,不言而喻,这会大大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考虑到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处于中国影响下的那些国家,中国和美国的互动特别危险。将这些国家吸引到中国政策的轨道上,意味着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机动范围缩小了。

3. 与谴责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政策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背道而驰,北京与华盛顿在声明自己平行战略利益的同时,试图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协同一致的立场,以达到自己霸权主义的意图,特别是为了建立世界不同地区自己的影响范围。至于北京所宣传的"反霸权主义"提法,它背后掩盖的不是别的,正是力求从帝国主义伙伴那里得到承认中国的影响范围,首先是东南亚的权利。中国和美国为自己获取宪兵职能,有权"惩罚"主权国家,利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制裁反对它们的企图,创造了国际关系中随心所欲的危险先例。

4. 扩大中的中美接近过程,"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利益有负面反映。向北京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到1979年底,资本主义国家放贷总额在280亿美元以上),事实上导致中国变成出口市场上发展中国家的强大竞争者,变成吸收许多发展中国家多么需要的大量资本的巨大财泵(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计算,中国为了到2000年实现现代化纲要,可能需资金达3 500亿美元)。

根据来自西方的数据,中国每年用于军需超过350亿美元,同时竭力获得各种国际组织的援助,损害了许多急需这种援助的国家的利益。例如,据联合国资料,1982—1986年间,

中国方面希望援助2亿美元。北京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积极努力获得世界银行及与此相关的金融信贷组织的大笔贷款。

北京集中努力建造强大的军工综合体，拒绝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或者缩减援助规模，如果这种援助不带来小算盘估算的政治红利。不仅如此，北京努力利用同它们的经贸关系，以获得购买外国技术和武器所必需的外汇(据现有资料，1970—1978年间，中国靠这种贸易"挣了"60亿以上美元)。

试想一下，北京继续钻进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阵营，我们就要把更坚决地对抗中国领导的霸权主义方针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必须用具体例子指出北京手腕的实质和性质，说明对中国目前政策保持"中立"立场的危险性，强调这样做只会鼓励中国领导进行新的冒险。经验证明，中国通常把破坏活动的矛头指向下列地方：它认为碰到风险较小的地方，爱好和平国家的团结行动将不会与它对立的地方。因此，重要的是回击建立疏远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墙"的计划以及回击使发展中国家脱离其天然同盟者的企图。

发展中国家代表人物中间的解释工作，应考虑到现有特点按计划经常进行，并把所做工作的总结以及所在国政治人物关于中国的最有意义言论通报给中央。

РГАНИ，ф. 89，оп. 34，д. 9，л. 1－8

№16688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对抗美中军事合作的指示

(1980年10月2日)

绝　密

第П217/57号

送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吉洪诺夫、乌斯季诺夫、波诺马廖夫、鲁萨科夫、扎米亚京、斯米尔秋科夫等同志。

摘自苏共中央政治局1980年10月2日会议第217次记录

第57项　关于为了对抗美中军事合作进行补充工作的指示。

批准给苏联大使和苏联代表指示的草案(附录)。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第217号记录第57项

机 密

致所有苏联大使和苏联代表：

目前，美帝国主义和北京霸权主义结伴作为世界政治中危害全人类的负面新现象，越来越积极地波及军事领域。华盛顿为了希望把“强大稳定的”中国用于自己的战略利益，扩大了在军事技术方面帮助北京的规模。特别是美国官方同意将可广泛用于军事目的的现代装备和技术供应中国，就是证明。

随着美中军事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关系中的破坏性因素将有所增加。

根据你们先前得到的指示，考虑到所在国的特点，请继续开展揭露西方侵略集团，首先是美国同中国领导进行中接近的危险性质的工作，并注意下列几点：

1. 美国统治集团在发展同中国的军事合作时，希望有可能从“有利”方面影响中国，把中国的政策引入他们能接受的轨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治活动，往往作为国际舞台上的“稳定”因素出现。中国领导人本身不反对随身附和类似的谈话，而且为此目的，不取下“战争不可避免性”的命题，开始利用更灵活的空泛词藻。不过，在假惺惺的“热爱和平”、希望赋予中国对外政策更大“可敬性”的借口下，北京只是希望赢得时间来实现加速武装国家。事实上，中国领导越来越经常使用强制，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政策，担负起不能容忍的“授课”和用武力“惩罚”不听话者的职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仍像以前一样，避开接受裁军的任何国际法义务，企图贬低该领域所取得结果的意义，拒绝参加限制和中止核武器竞赛的措施。北京着手生产和试验能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火箭，进行创制中子武器的工作。所有这一切加速了世界的军备竞赛，直接抵触到缓和紧张性的利益。北京的这条路线，对所有的国家，不管是美国或是日本都带来严重威胁，而不仅仅是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3. 认为似乎北京宣称的所谓“现代化纲要”是中国克服经济落后的政治新方针的那些人，其理由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事实上，这一方针的任务，首先是促进实现把中国加速变成军事“超级强国”的老计划，而解决提高中国人民极低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极尖锐问题，又被推到无法确定的将来。中国并不掩饰，“现代化”是准备战争的最好方法。事实上，无节制的军事化，促使中国本身的经济衰退，不稳定性增加。这样一来，积极参与中国“现代化”纲要的国家，实际上只是帮助中国增长军事潜力，给中国人民本身帮了倒忙。

另一方面，国家军事化方针，必然产生不可预知的转折和曲折，进一步表现出对外政策的冒险主义，导致国际局势危险的不稳定，给国际紧张性增压。直接或间接促进中国军事化的任何注射剂，特别是美国帮助增加中国的军事潜力，会使中国获得必需的攻击实力，以实现自己的霸权主义图谋。在北京不仅反对巩固和平缓和的所有建设性建议，而且直接挑起国际冲突的条件下，这就意味着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增加，对全人类包括中国和美国人民的威胁增加。

说计划提供给中国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是“非致命性的”、“防御性的”、“两用的”等言论，都不会改变事物的状态。问题不在于类似的划分是极为有条件的，而在于促进武装力量现代化，会使中国腾出人力和财力来增加主要的攻击实力——导弹核潜力。

4. 北京早就深思熟虑的改变全球力量对比、改变目前国际关系整个结构的计划，引起了严重不安。把任何军事技术或装备交给中国，这是破坏世界上已形成的军事战略平衡、新一轮军备竞赛方面的一步。打破军事力量平衡，动摇了关于限制战备武器谈判的基础本身，因为保证各方安全的对等原则是苏美协商好遵循的主要原则。

至于苏联，那么它有一切可能性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打消对其他国家，也包括中国有打算的兴趣。谁试图把美中关系引向利用中国作为向苏联加压和成为军事对立面的工具的路线，他的算计是短视的。希望把中国的扩张政策转向北方的人，恐怕会大大失算的。鼓励中国增加军事潜力，会加强吸引个别国家进入北京政策轨道的危险性，而将来导致产生这些国家本身可能成为了自己的扩张政策牺牲品的局势。所以站在现实的基础上应该承认，“强大的”中国为了自己的扩张计划而将选择另外的方向：多半是开始吞并邻国，占领对全世界至关重要的地区，而绝对不会作为美国或某个别的国家手中的工具。

5. 发展中美之间的军事政治合作引起了许多国家的不安，已导致国际局势的明显恶化，使寻求巩固世界不同地区和平和安全及现实信息系统复杂化了。北京领导指望国与国关系尖锐化，唆使一些国家反对其他国家，挑起军事冲突，从而希望建立有利于实现霸权主义计划的基础。北京没有掩盖使苏联和美国在热核战争中发生直接冲突的目的，北京希望在热核战争的战火中夺取世界统治权。

希望有必要“加强”中国的人，打着这样的算盘：北京将陷入与苏联的对立中，陷入亚洲自己的冲突中，所以对西方将不是危险的。但是注意到中国平静不下来的内部政治斗争，谁都不可能担保，5—10年后，北京将不会打反美、反日牌，不会利用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反对那些不负责任地姑息和帮助中国重新武装的国家。

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国的扩张程度上与中国军队的军事实力成正比。现在，与中国相邻的国家，首先是东南亚国家，他们被中国领导人认作传统的影响范围，已经感受到了中国的直接威胁。当美国及其同盟者帮助中国购买更现代化武器的时候，中国如何对待自己的邻国，是可以很容易想象的。中国试图首先确立对东南亚的控制，并来到马六甲和新加坡海峡沿岸。

在这种条件下，试图闭眼不看中国政策的危险趋势，竭力袖手旁观，只会鼓励北京进行新的冒险，扩大扩张。相反，亚洲国家的集体努力，可作为首先用于反对该地区国家的中国军事实力增长道路上的障碍。

(下段仅用于德里)：

(姑息和直接支持美国在中国的军事安排，不会不与印度的利益相矛盾。虽然中国领导也与印度进行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但在中国战略家的军火库中，对这个国家施压的方法仍有一整套。在美中计划中，比以前还要重要的角色给了巴基斯坦，用作向印度施压的杠杆，美国和中国在西南亚侵略行动的立足基地。在同美国的合作中，北京将大批武器发至与印度

邻近的国家,借助给军事变态心理气氛增压,试图在政坛上留住像如今巴基斯坦制度这样不受欢迎的制度。中国加速在中印边界上布置兵力,在西藏建设核基地和战略道路,积极支持印度东北部的分裂主义运动,那里事实上在进行一场反对这个国家的"未经宣布的战争"。)

没有疑问,随着军工潜力的增强,中国将走上实现中国领导公开宣布的对东南亚、南亚和西亚邻国领土要求的道路。这不但导致亚洲局势的严重不稳定,而且会在某个阶段引起对其他地区的直接威胁。

在已形成的条件下,苏联不能不做出相应的结论。我们不仅注意地跟踪美中军事领域合作的方向,而且被迫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巩固我们边界的安全,我们不允许改变军事战略平衡,而向有利于敌视和平事业和力量发展。

(下段仅用于柏林、布达佩斯、华沙、布拉格、索菲亚、乌兰巴托、哈瓦那、河内、万象、金边、喀布尔):

(请通报所在国外交部下列情况:关于进行反对建立美中军事政治同盟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平和国际紧张局势缓和造成负面后果的工作的指示已发给苏联大使。介绍座谈者熟悉上述指示的内容。)

请和古巴、越南、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老挝、蒙古、波兰和捷克大使馆(代表处)协调进行自己的工作。

必须注意地跟踪实现扩大美中军事合作计划的所有对外政策步骤,随机应变地经常将这些情况报告中心,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制止我们利益所不希望的趋势。

РГАНИ,ф.89,оп.34,д.10,л.1-8

№25987

苏共中央决议:根据揭露中国特务的材料摄制专题影片

(1980年12月15日)

机　密

苏共中央决议
关于根据揭露中国特务的材料摄制专题影片

1. 同意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80年12月12日报告中阐述的建议。(附件)

2. 责成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以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材料为基础，拍摄大型纪录影片，揭露中国特工机关的反苏活动。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1980年12月12日，第2611-A号

机　密

关于根据揭露中国特务的材料摄制专题影片

近几年来，国家安全机构获得了大量关于中国特工机关积极开展反苏活动和向我国派遣间谍的材料。从被揭露的中国间谍那里得到一些证明材料，和借助录影机拍摄到的关于招募他们与中国特工合作，然后派往苏联，向他们部署任务，提出完成任务的方式的类似证明材料。

我们认为责成苏联广播电视委员会以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握的现有材料为基础拍摄专题影片，揭露中国特工部门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合适的。

上述影片在政治上的好处是，可以在苏联国内放映，也可以传播到第三个国家，以此来削弱中国特工部门针对我们国家开展秘密活动的积极性，营造对我们有利的国际社会舆论。

苏联外交部(В.Ф.马尔采夫)和苏联广播电视委员会(С.Г.拉宾)已同意。

附：苏共中央决议案①

请审阅。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РГАНИ，ф.89，оп.43，д.13，л.1-2

№25963

塔斯社记者发自喀布尔的电报：中国人在阿富汗

(1982年1月30日)

1982年1月30日，塔斯社

---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中国人在阿富汗

BA. 喀布尔,1 月 30 日,塔斯社记者拍发

1957 年阿中实现了首次高层联系,正是那时表现出一种趋势,即通过承认与巴基斯坦有争端的普什图问题向阿富汗施加压力。那些年,北京领导层已经表现出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倾向,经常强调指出,帕米尔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在现今地图上,瓦罕地区是作为"丧失"的中国领土标明的。

还是在 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富汗签署了第一份贸易条约,以此为基础,1971 年双方又缔结了类似的条约。

1965 年 8 月,中国人向阿富汗提供 2 800 万美元无息贷款,用于建设帕尔旺省的综合灌溉工程、巴格兰纺织工厂、喀布尔养禽厂、贾拉拉巴德养鱼业、喀布尔养蚕业和青金石加工厂。

应该指出,1972 年,阿富汗外交部长 M. 沙菲克访问了北京。由于北京答应向阿富汗提供 700 万美元的无偿经济援助,两年后双方签署了官方正式条约。

在达乌德时期,阿富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双方开始建设喀布尔造纸厂、坎大哈医院等。中国人开始给达乌德政权施加压力,在对苏保持积极中立的情况下计划使其转向西方。中国人特别关注使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接近。

经济援助的性质是中国正在执行的政策的一部分,该政策主要贯彻到阿富汗。例如,中国专家参加建设坎大哈医院,特别关注做那些定居在中央阿富汗区的哈扎尔人的工作,经常穿过阿富汗南部地区去哈扎尔人散居的地方,那里有自己的文化。在达乌德时期曾创建了一些亲北京的小组,驻喀布尔的北京代表团就依靠他们。

1978 年四月革命①后初期,可以观察到,这在中国人中出现了一定的困惑。中国的宣传十分谨慎地评价了事件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的方针,另一方面,塔拉基和阿明政府也表明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谨慎立场,尽管存在着北京援助盘踞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反革命的具体事实。直至 1979 年 12 月事件②之前,阿富汗报刊都没有刊载任何讨论北京政策的重要资料,实质上,塔拉基和阿明政府不止一次地指出自己对保持两国友好关系的兴趣。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前领导人的立场,使得中国人开始采取影响阿明的政策,并通过阿明,阻止阿富汗转向苏联。通过仔细观察,中国人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当时阿富汗领导人对内政策中的一系列因素,包括民族主义、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分裂、落后的民众和宗

---

① 1978 年 4 月 26 日,阿富汗达乌德政府逮捕了包括塔拉基、卡尔迈勒等在内的 7 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人。4 月 27 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另一位领导人阿明发动军事政变,占领总统府,打死达乌德一家。4 月 30 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塔拉基任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阿明任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当天,苏联宣布承认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编注

② 即苏联发动的入侵阿富汗战争。1979 年 3 月阿明担任总理后,与苏联关系疏远,并发动政变,处死塔拉基,自己兼任总统。12 月 27 日,苏军入侵阿富汗,处死阿明,扶植卡尔迈勒组成亲苏政权。——编注

教的顽固性。这里还要指出，在那一时期，特别是在阿明统治时期，中国人采用了如下策略：一方面揭露在亚洲“苏联扩张威胁论”，采取了直接煽动反政府力量进行游击斗争的政策，给予他们直接的物质和道义支持；另一方面，不公开与喀布尔对抗和决裂，他们没有正式宣告正在执行中的条约无效。此外，在1979年3月签署了关于建设巴格兰第二期纺织厂的协议，并为此提供总额为1.09亿人民币的新贷款。1979年12月初，双方在喀布尔签署了关于中阿商品流转和供应的备忘录，与之相联系的是完成第二期帕尔旺省灌溉工程。这些文件表明，北京以特殊方式承认了阿明政府的政策，并明显暗示两国进一步接近的政策。与此同时，众所周知，早在1978年和1979年，中国专家开始撤出阿富汗，没有完成项目建设。还在阿明当权时期，中国驻喀布尔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就裁减了一半。

1979年12月27日发生的事件，给两国关系带来了根本改变。中国官方没有断绝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不承认卡尔迈勒政府。此外，从这一刻起，中国的整个政策方向不仅开始怀疑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新领导人，而且开始积极、公开参加反对阿富汗的秘密战争，完全与里根政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反动伊斯兰政权靠拢。

在阿富汗内部，中国人依靠毛派左翼极端主义组织，该组织是“永恒光辉”小组瓦解、分裂后存留下来的。这首先是来自1980年被枪杀的颇有名气的卡拉卡尼的遗产——阿富汗民族解放组织，该组织经历了领导层和斗争战略的变更，执行暗中破坏、声东击西、恐怖行动的方针。由此可知，中国给予盘踞在巴基斯坦的各种反革命组织援助，并试图使他们联合到包括亲毛主义集团的统一战线里。1981年12月30日的《士兵真理报》指出，被称为“伊斯兰革命运动”领袖的穆罕默德·纳比“支持与中国毛主义分子联合，创建‘爱国者—解放者组织’，利用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在阿富汗实行破坏活动”。

一个明显表现就是中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开始与美国、巴基斯坦和英国驻喀布尔大使馆代表接触，正如这里所指出的，举行会谈，制定行动方案，交换关于阿富汗国内的信息。比如，在解救去年3月被偷着从巴基斯坦开走并降落在喀布尔的巴基斯坦航空飞机上的乘客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和外交人员注意到，中国代表，几乎整个中国外交使团的代表，在机场公开与在那里的美国外交官格里芬和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临时代办进行磋商。

现今阿中官方关系实际等于零。1980年3月新华社代表被逐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拒绝给予空军武官入境签证，两国之间的任何形式的科学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大学生交换都不存在了，贸易关系也完全改变了。如果在1978/1979年双方商品周转量为1 580万美元，那么现今，正如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贸易部公布的数字，仅仅达到300万美元。中国人没有丧失从阿富汗进口棉花的兴趣，因为人们对阿富汗棉花的质量评价很高。贸易只是通过“阿富汗银行”(以可兑换的货币)与私人公司进行。个别阿富汗公司继续向中国人订购茶叶、自行车、布匹、器皿和金属制品。

正如这里指出的，恢复合作建设工业、农业项目的前景暂时还不存在。

P. 穆欣

手写批注：

归档……[①]1983年5月13日

苏共中央已经知悉了这份送往国际部的资料

Б. 鲍罗金(签名)

1983年7月18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93—1097页

---

①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译注

1982 年

№26580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1]

（1982 年 5 月 21 日）[2]

中国问题。我与罗满宁的冲突。

早在 5 月初，作为《共产党人》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我接到一篇署名为贾丕才的对于鲍里索夫[3]的一本书的评论文章。我没有特意去想鲍里索夫是谁，而是打电话给科索拉波夫[4]说，我反对这种类型的文章，通篇都是对这本书的辩护和对中国的咒骂，仿佛从未有过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

在 5 月 11 日，又一届对华国际会议在索菲亚召开——由 6 个社会主义国家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秘密出席。我方理所应当是由罗满宁代表，他先是对中央下达了派自己前往索菲亚的"指令"，而后又提出了协议（作为与会方宣传和科研的基础材料并准备公开）。然而，这次会议，他第一次未能如愿。德国代表（如布鲁诺·马洛夫）先是对协议草案提出了一百条修正案，最后拒绝签署这一协议。

很有可能也是这个马洛夫向罗满宁报告说，昂纳克已经"完全受够了"这个对华国际。据说，他 15 年来不断写下了各种谩骂中国的词语（独裁、军事官僚政权、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堕落、向帝国主义投降，等等），但生活照样继续下去。据说，他说苏共对中国犯了各式各样的错误，或许到了该"道歉"的时候了。无论如何，我们既然有"自己的"利益，对中国也就应该有"自己的"政策。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回到莫斯科后，罗满宁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由 4 个部门签署的"报告"。他打电话给我——确实是他"雷厉风行"的风格——对我说："签了这份报告吧，报告内容已经一致通过了。"我读了报告，然后对拿报告来的秘书说，我是不会签字的。

之后，我把这份报告拿给乌里扬诺夫斯基看，他看过后第二天告诉我他的"想法"，也是

---

①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1961—1986 年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1970—1986 年担任部门副主任，1986—1991 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助手。2003 年切尔尼亚耶夫把他的这些日记的原件送给了国家安全档案馆。所摘译的档案来自国家安全档案馆，下同。——编注

② 日记原文日期写作"5 月 29 日"，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段日记叙述的事件大约发生在 5 月 15 日至 20 日，而下一个条目标明的是 5 月 24 日。——译注

③ 鲍里索夫是罗满宁的笔名。——编注

④ 大概指的是 A. 科索拉波夫，时任《新世界》文学月刊主编。——编注

反对罗满宁的。

当天晚上,奥列格·鲍里索维奇①“亲自”冲进了我的办公室。

——报告哪去了?

——在乌里扬诺夫斯基那里。

——干什么?报告内容都得到通过了,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今天碰面了,他们基本上同意了我的备忘录,甚至要我将亚历山德罗夫为《真理报》写的文章修改得更强硬些……

他表现出一种威胁的气势,不容反对。

——我是不会签署这份报告的。

他转身摔门离去。

顺便说一下,关于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②……在《真理报》发表之前是在政治局内部传阅的。我代替鲍·尼(即波诺马廖夫)为文章做了修改,去掉了所有提到中国领导人名字的地方和一些恶毒的评论——那些说法使形势看起来好像是重新开始了与中国的“冷战”。这篇文章不是罗满宁的人准备的,但很可能经过卢比扬卡的审查;文章是本着塔什干精神而写的,从根本上与罗满宁的备忘录以及会议协议不同。此文是在这种情形下于 5 月 20 日得到发表的……虽然……

的确,罗满宁恼怒异常(地进入我的办公室),这一天也是中国委员会开会的日子。鲍·尼早晨告诉我,他们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他(鲍·尼)和安德罗波夫倾向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当然必要时也要给他们点儿颜色看看!”),而令他俩惊讶的是,葛罗米柯居然说要对中国穷追猛打,不能轻易放过他们。但他总的说来太直率了,作为一名外交官,他应该更具灵活性。

佩什科夫带来“令人担忧”的消息(可能是从助手的闲聊听来的,甚至可能就是从罗满宁那里得来的,因为他本身就是政治局委员),说政治局的立场比罗满宁备忘录中以及会议协议中的更加强硬。虽然他威胁我说要向契尔年科报告,说国际部拒绝签字,我还是将备忘录还给了罗满宁,但是我还是没有签字。

然而,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简短地写一张字条,向波诺马廖夫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这样做(这也是职责使然)。

确切地说,这份备忘录背离了塔什干精神,它主要想揭露中国的霸权主义,而不是理性地考虑事情的前景,相反,是用宣传的方法营造不利于(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氛围。同时,备忘录还说中国局势的特点是“向右转”。我在给鲍·尼的字条里写道:“对于‘向右转’,每个人都知道,这在我们党的术语里意味着‘事情变糟了’。但是和什么相比变糟了?是与毛泽东领导下相比,还是与华国锋领导下相比,或是与一两年前相比?”

最后,不能允许罗满宁路线违背塔什干路线。然而,事态正在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因

---

① 奥列格·鲍里索维奇,即罗满宁。——译注

② 指 1982 年 5 月 20 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伊戈尔·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译注

为政策的执行实际上完全是在奥列格·鲍里索维奇的操控中——虽然我在私人关系上对他很有好感。

我请巴尔马什诺夫在鲍·尼从共青团大会回来之后将这张字条转交给他。他读了我的字条后，本着"希望不要出事儿"的原则，马上交给我一份12页的材料，"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此决定文本的一半内容都是针对昂纳克的，结论是"必须采取措施"，尤其是他在德国问题、波兰问题……等所有问题上都有所谋划。

关于中国问题——除了以罗满宁的方式之外，还要求斥责"某些苏联共产党员"，因为这些人在学院里以及大众报刊上涉及中国问题时对党的政策进行错误的解读，在谈话中称苏联党和政府没有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等等。这些言论必须与官方机构的领导路线相一致。

因此，靠政治局撑腰，罗满宁决定压制所有他的敌人和对手，在中国问题研究上把自己树立成如李森科这样的人物。

我明白为什么巴尔马什诺夫匆忙叫我看那份材料，因为这样我才能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不要惹祸上身。否则我有可能拆了波诺马廖夫的台，因为他也是中国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而且他也像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齐米亚宁、扎米亚京以及罗满宁一样在这份"报告"上签了字，并准备在周四向政治局递交。

第二天，在政治局会后，波诺马廖夫打电话给我，我们谈了些事情，特别是需要为美国准备一个勃列日涅夫传记的新版本。

——噢，对了——鲍·尼突然说——关于中国问题的备忘录，政治局委员刚刚碰面了……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打断了他——我读了中国委员会的报告，很多内容都让我感到惊讶。如果你已经读了我给你的便条，我没有必要再说一遍，报告偏离了塔什干路线；里面根本没有提出政策——既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也没有提出我们想怎样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此外，不能让罗满宁制定如此重要的政策……

——这回轮到鲍·尼想要打断我了，但我还是继续说下去。

——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过去的15年里，罗满宁一直在中央负责关于中国的事务，特别是在他成为第一副部长以后，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小册子甚至是书（当然是在斯拉德科夫斯基的研究所及其助手的帮助下）。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关于一件事：如何击垮中国。他非常明白，如果中苏关系改变了，他全部的"著作"都将被丢进废纸篓。但他已提名自己为科学院选举的候选人，且目前没有打算放弃。他会尽全力确保我们的对华路线保持不变，正如他用自己的4个笔名写的那些文章和小册子中所说的。但我认为，让关乎我国利益的极其重要的领域屈服于罗满宁的个人私利是不适当的。

鲍·尼开始注意到问题所在了。他表现出了兴趣：他尤其能理解这样的理由，他喜欢这类（事情）。最终，他说：

——嗯，别着急，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与委员会的报告截然不同的。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把它写在这里——(他拿出一张纸)……然后他说："我们应该对中国继续采取积极的政策，增进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应该委托相关同志准备一些新的举措，以便在我的塔什干讲话的基础上改善关系。"

峰回路转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也许是这样的。安德烈收到了委员会报告，马上发现这些都是罗满宁的龌龊勾当，即刻宣读了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发言的要点。

鲍·尼怀疑罗满宁关于昂纳克的消息的真实性，等等。你们之前哪里去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还是这个权力中枢完全自动瘫痪了？以权力中枢的名义，就可以对任何事情想当然，甚至是"批准"罗满宁对中国事务大权独揽，这也意味着党中央自己亲手将关于中国的客观消息(和研究成果)挡在了门外，因为(我们的)科学研究已经落入奥列格·鲍里索维奇的魔掌!

……

АНБРФ，http：//www.gwu.edu/～nsarchiv/rus/Index.html

№26581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

(1982年7月10日)

……

我和罗满宁的战争升级了。正如我前文所写的，他设法在政治局使"对华国际"获得通过，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共产党人》上发表他反华的一派胡言，而这次德国代表拒绝签字了。

在病假回来后，我发现这些材料放在我桌上(因为我是《共产党人》的编委会成员)，而内容则使我再一次感到震惊。21栏(打印出大约是66页)内容全是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的攻击。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关于国内事务的：关于党的、宪法的、经济的形势，等等。而且攻击方式之凶狠是我们对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如法国和西德都绝不会用的，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这样做的，更不要说外交政策了。

一句话：是对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的彻底否定。

由于这份材料中涉及中国内政的内容，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奇怪：这还能称之为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或者说，如果中国如此深地(并且是不可挽回地)陷入了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泥沼，怎么还能指望和它关系正常化，甚至还增进合作呢？

这意味着，塔什干讲话要么是一个在策略上不切实际的(或者说是虚伪的)举动，要么就是我们的内部协调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领导人在中国问题上出现了“斗争”。

西方世界首先会问的是：塔什干路线完了吗？而中国则会有新的理由更加严厉地谴责我们的对内政策和“霸权主义”。我打电话给科索拉波夫，向他解释了这些可以想见的问题。他说：这是政治局的决定，何况罗满宁还在我头上呢……这个决定已经安排要出版了。

我又打给波诺马廖夫，他说：“我无法撤销政治局的决定。”

——但是，你是中国委员会的成员，你可以告诉安德罗波夫。我敢说，在政治局决定出版罗满宁的文章时，所有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都没读过那篇文章。事关重大，但愿勃列日涅夫不会得到报告说，他在塔什干的讲话被颠覆了。

——你知道中国每天都在说我们什么吗？他们在联合国的发言是不怀好意的。

——我知道。可我也知道他们半年前已经停止对苏联的攻击了，全世界都看得出，看看塔斯社的报道就知道了。然而，罗满宁向党中央隐瞒了这些。而且重要的是，塔什干路线还要继续吗？如果要继续，就不能允许偏离这一路线的宣传……

——塔什干讲话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什么？你是说……

——不，不，你误解我了(他害怕起来)。我没有暗示你什么啊。如果科索拉波夫接受你的想法，还是让他打电话给安德罗波夫吧……不过总体上还是小心为妙，不要让人感觉到好像我们(国际部)是倾向中国的，而只有罗满宁一个人在斗争……

——好的。

然而，科索拉波夫不敢给安德罗波夫打电话。他说，我应该给我的直接上司齐米亚宁打电话。

早晨的时候我还是不知结果怎样了。(我不喜欢逼迫别人……不想让别人陷入艰难处境。)而鲍·尼反而打电话给我，问：结果怎么样了？(我说：)不知道啊。(我告诉他)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亲自打电话给安德罗波夫的助手弗拉基米罗夫(他也是苏斯洛夫的前助手)，他很担心，答应我说政治局会议一结束他就去报告。

之后，科索拉波夫也告诉我他与齐米亚宁谈的结果，后者也很担心，他打电话给鲁萨科夫，两人共同建议科索拉波夫将罗满宁的文章在中国委员会内部传阅，而不将其纳入未来的决议中。

这件事情暂时就到此为止。

АНБРФ，http：//www.gwu.edu/～nsarchiv/rus/Index.html

№26582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

（1982 年 8 月 7 日）

日记中断的这些天发生的主要事情看来还是关于中国的。

一周过去了，波诺马廖夫不满地对我说，安德罗波夫打电话对他说：你们的切尔尼亚耶夫针对罗满宁的那篇文章写了篇有点儿宣言式的东西……这事儿变成部门间的纷争是很不好的……让他们争论去吧。我——波诺马廖夫(明显惊恐地)回应说，据说，切尔尼亚耶夫仅仅是作为《共产党人》编委会的成员(以波诺马廖夫副手的名义是绝对不行的)写文章，表示希望减少对中国内政的批评，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我(无礼地)对他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总体上反对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因为与塔什干路线是相矛盾的，我已经写了一篇尖锐的评论并交给科索拉波夫了。

鲍·尼把他与安德罗波夫进行的此类“限制性的”行为归咎于我。安德罗波夫对他说，他要求罗满宁“大大减少内政的部分”，并从整体上减少恶毒的攻击性语言。

让我生气的是，关于罗满宁的文章，鲍·尼再次说他不想再管这事了，而且建议我也不要插手。

这期间，我和阿尔巴托夫[1]看了一场厄尔德曼在 1930 年编的讽刺剧《冒名顶替》，不断地进行暗示和“联想”。之后，直到凌晨两点，阿尔巴托夫拽着我围着他家附近的阿尔巴特路转，又开始为了与经互会国家有关系的大国政策而咒骂每一个人，咒骂一切……

我这边则是告诉他关于中国的事儿。作为回应，他继续骂罗满宁及其同僚，并提出帮忙：我可以，他说，打电话给拉普捷夫(安德罗波夫的另一位助手)，或是布拉托夫[2]，他在南边离勃列日涅夫近，小心地让他们知道，他说，《共产党人》可能再次刊发错误的文章……你把你给科索拉波夫的评论给我，这样我就有话说了。这是周五晚上。

周一早上，我交给阿尔巴托夫一份我文章的副本。当天晚上发生了我前面提到的和波诺马廖夫的对话，从这些谈话让我觉得，我之后的所作所为会被看作是在密谋反对政治局的决议，同时还违反了党的原则。周二，我打电话给尤尔卡，请他不要拿我的文章做任何事儿了……原来，他已经和拉普捷夫以及马上要去南边帮助布拉托夫的希什林说过我的事情了。但是我还没有把文章给任何人，所有事情都还只是口头上的。

---

① 大概指的是 Г. А. 阿尔巴托夫，时任苏联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编注

② 大概指的是 А. И. 布拉托夫，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编注

这时，《共产党人》即将发表的那篇文章的二稿清样已经在我桌上放了不知多少天了。科索拉波夫把它给我可以说是违反规定的，因为这份材料只有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成员才能看。从根本上说，没有什么变化，也许被删掉了五分之一，安德罗波夫的指示甚至事实上都没有得到执行。这份传阅件自然送到了波诺马廖夫手里，因为他是中国委员会委员。作为助手的巴尔马什诺夫还将传阅件送给了科瓦连科(另一位副部长，主管东亚事务)，以便他向鲍·尼报告他的想法。他汇报了，就如这种情况下的正常程序那样。巴尔马什诺夫把报告放在鲍·尼的桌上。后者说："我说过不再插手这件事儿了，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像平时一样吃了一记耳光后，萨恩·萨内什(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巴尔马什诺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当然，打电话给我，他知道我和这事儿有关，而且也是因为他已经将材料送给科瓦连科，并且还附言：报告切尔尼亚耶夫。无论如何，巴尔马什诺夫都不敢再去找鲍·尼说中国问题了。

怎么办？一方面，不能被人说是违反纪律，尤其是，如果阿尔巴托夫插手的事儿传到了安德罗波夫的耳朵里(此外的不利因素是：即使阿尔巴托夫受到很多人甚至是安德罗波夫及其幕僚的信任和接受，这也是把党组织机构外的人牵扯进来了。早在60年代安德罗波夫领导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尤尔卡在该部担任顾问组组长的时候，他就经常到安德罗波夫那里去)。

另一方面，不能允许《共产党人》发表那篇文章，因为这是国家利益。

我打电话给安德罗波夫的助手沙拉波夫，他负责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早先，在我得知与弗拉基米罗夫就第一稿清样问题的谈话未能奏效后，就曾和他谈过这件事。弗拉基米罗夫主要负责国内问题，但至少答应替我向安德罗波夫报告，告诉他我认为《共产党人》上发表的罗满宁的文章是有违塔什干精神的。他有可能没这么做，或是让沙拉波夫去报告了。

于是我打电话给沙拉波夫：

——你还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吗？(装作开玩笑一样)

——是的，你不是还答应给我你对二稿清样的看法吗？关于一稿清样，我已经告诉过你，尤·弗打电话给罗满宁，命令他"删掉写中国内政的部分再发表"。

——我正打算告诉你我的意见。罗满宁的文章，虽然变短了，可其核心内容和语气依然没有变。我可以把我的想法写下来吗？

——请写吧。

我坐下来，写了两页语气礼貌但是立场坚定的内容，坚称至少在召开中国委员会会议之前不应该允许这样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把这一书面意见送了出去。

三天过去了，石沉大海。同时，科索拉波夫的副手布加耶夫打电话给我说，科索拉波夫决定赶快去度假，以便躲开是非。

——我还能怎样，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①]？我只从乌斯季诺夫(政治局常委、国防

① 即切尔尼亚耶夫。——编注

部长)那里收到对第二稿清样的评论,嗯,他在这里、那里减少了几处恶毒的言辞,但一些地方的语句更加尖锐……没别的了……

然后,他说,结果是罗满宁(作为中国委员会书记)要求把所有的修订稿都交由他而不是编辑室审阅,再由他把最终的文本送给我们。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叶夫根尼·约瑟福维奇①……我已经竭尽所能,而现在,我甚至连把自己对第二稿清样的评论送给你的权力都没有了。

——顺便说一下,我接到过一个电话,是……(这里他停住了,没说出名字,但我知道他要说的是齐米亚宁)。他开始大声嚷道,你知道的,用"同志般的"(兄弟般的)语气:"什么!两个政治局决议,一个中央书记处决议,对你来说还不够吗?!你干吗不发表那篇文章?"云云。我平静地告诉他:我无东西可发,罗满宁把什么都拿走了,我甚至连稿子都没有,而且我也没有收到任何评论意见。此外,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②,在我收到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正式通过的文本之前,我不会刊发任何东西。因为,当编委会的全体成员无一例外地都反对这篇文章时,编委会事实上也就每次都被排除在事外了(这里他补充说:科索拉波夫给我看了你写的评论,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我百分之二百地支持你的意见)。有鉴于此,我和编委会都不会对这一重大事件负责。我是个老党员了,我不会违背我的信念,而且我确信,我们的政策将遭受重大打击。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把我的原话向中央书记报告了(不过,他有可能这么做,因为他是个率直、自信、千锤百炼,而且诚实的人),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当心,当心啊。"

在与布加耶夫谈话结束后,我还是决定打电话给沙拉波夫,他说:我已经向尤·弗(安德罗波夫)报告过了,不过把这事说成是我的意见了……

——为什么?为什么你认为不能提到我?毕竟,我没什么可隐瞒的,我只是觉得自己打电话不太合适……

——嗯,是这样。我认为,以我的名义来说更好。

——好吧,那结果怎么样?

——他说的差不多和以前一样——只要删掉关于内政的部分,然后就可将文章发表了。(直到后来我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了——但那已经是事情发展的最后阶段了。)不过,你对那篇文章的评论在我看来还是很有用的。

——可我甚至连把它交给《共产党人》的权力都没有!

——试着交给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看看,他毕竟是委员会的成员。

——好吧,多谢!

我写了一份备忘录给波诺马廖夫,我说:我已经和沙拉波夫谈过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把全部意见报告给安德罗波夫(附件!),但他认为对文章的评论是"重要"的。(也在附

---

① 即布加耶夫。——编注
② 即齐米亚宁,时任《真理报》主编。——编注

件中!)

两天过去了。巴尔马什诺夫来了电话：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把你的评论、备忘录和你文章的复印件都退回给我了,没说一句说。我会把这些都交给你……换言之就是,与那次送科瓦连科时的"态度"一样：我跟你说过,我不会再插手此事了,就这样了!

我明白,自己四处碰壁,徒劳无益,因此决定顺从地坐等那篇文章发表在下期的《共产党人》上。

然而,昨天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鲍·尼打电话给我(今天他去休假了)：他说,我们应该在他走之前谈谈。于是,我去找他。他看起来神采奕奕。我走向他的办公桌,他扔给我一些文件,说："拿去看看吧,你赢了!"

我一看,是勃列日涅夫写给安德罗波夫的一张便条,很短,只有一段。我仔细读了读,便条上说：这是我的助手高利柯夫对中国事务的看法,我认为其中有些意见很有道理,我请求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对此进行讨论。

高利柯夫写的备忘录,大概 15 页,内容如下：给人的感觉是,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被低估了,我们的宣传没有大力支持塔什干路线,而有时发表的文章事实上是在损害这一路线(除了别的事例外,备忘录还提及《真理报》7 月 20 日发表的文章)。我们不愿看到中国发生的变化,但是变化还是发生了。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因此枪口应该对准那里。否则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准许就很多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接触和交流(甚至在像现在这样的敏感时期),却不允许和中国进行同样的联系。我们需要对中国问题采取一些策略,类似塔什干精神那样的手段。应当每天都尽力来消除紧张关系,推动合作,达成相互理解,而不是把中国往美国方面推,等等。

这份备忘录根本没提准备在《共产党人》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或是罗满宁的路线,而且完全是反罗满宁精神的。

关于波诺马廖夫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他对这件事情了如指掌。他对我说：我送这份材料给科瓦连科,你知道的,前段时间我们就中国问题起草了一封给兄弟党的信,而现在要根据勃列日涅夫便条里的精神对其进行修订。安德罗波夫本来已经同意我们的草稿了,可现在又说要再"看看"(当然,那封信虽然并不完全是按照罗满宁的精神起草的,但也差不了多少……而且,草稿基本上是由罗满宁的团队撰写的,我们的人仅仅是负责编辑——"削弱"罗满宁主义)。

我立即给科瓦连科打电话,我们三人坐下来,鲍·尼甚至离开他的办公桌和我们坐到一起,在一张新加的小桌子旁。我变得十分无礼起来,说：鲍·尼,或许我们根本不应该把给兄弟党的信发出去?那是什么论点啊?假如我们想要关系正常化,我们怎能劝别人不要这么做呢?……

——不是这样的,你别太得意忘形了!

然后,他去编辑室了。

当科瓦连科还在赶来的路上时,鲍·尼告诉了我“详情”……安德罗波夫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关于这一点——当然是某种背景下:“罗满宁做得不对。我警告了他,如果不做出改变,我们就得给他另找个位置了。我还告诉他的沙拉波夫——他们和罗满宁是朋友,有段时间一起在中国待过,甚至可能一起读过书:你们要么尽到作为助手应尽的义务,要么干脆离开党的机构。”……

这就是发生的事情!结果是,我有关中国的文章和所说的每句话立刻都被罗满宁知道了!

可是,是谁激发了高利柯夫的灵感呢?或者,其实他才是想出塔什干路线的人。而且,他还“独立地”“准备好”了这份备忘录,甚或对《共产党人》上那篇文章的情况毫无了解。但他不可能不知道“对华国际”……关键是他的介入来得正是时候!

再来看看我的波诺马廖夫吧!“我再也不想管这事儿了!”一个已经做到党内小官的政治人物,一生花招儿玩尽,仅仅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

АНБРФ,http://www.gwu.edu/~nsarchiv/rus/Index.html

№11928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缓和苏中关系及国际局势的讨论

(1982年9月9日)

机　密

仅此1份

(工作记录)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82年9月9日

主持人:勃列日涅夫

出席者:Ю.В.安德罗波夫、М.С.戈尔巴乔夫、В.В.格里申、А.А.葛罗米柯、А.П.基里连科、Н.А.吉洪诺夫、К.У.契尔年科、П.Н.杰米切夫、В.И.多尔基赫、В.В.库兹涅佐夫、М.С.索洛缅采夫、М.В.齐米亚宁、И.В.卡皮托诺夫等同志。

一、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克里姆林宫关于1982年与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会晤情况的总结报告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在我们面前的秋季充满着紧张的情势。但是夏季，这是休假时期，也没有空休息。这样，也加上了我的休假。

像你们所知道的，我同各兄弟党的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几次会晤。关于会谈的内容我不准备讲了。这些内容你们都已知道。现在只谈几点情况。

首先是关于经济问题。

很不愉快，但却是事实，我们好些个部门患有社会主义国家合同供货不足的慢性病。于是我们的伙伴常常向我们讨债。这就不得不在高层会晤时互相替自己辩护。需要在对外经济交流中做出严格的规定：既签字，即执行！

我不能不讲，朋友们对经互会工作的不满情绪明显地增长。我们也感觉到了这种情绪。这里的问题不是因为在那里努力工作的同志，对他们没有特别的要求，问题的根本在于时间已经超过了这个组织诞生30年前建立的形式。

希望我们拟定召开关于经济问题最高级别的会议，有助于经互会在质的方面改组工作。迫切需要寻求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有效加速器，否则我们各个国家不可避免承担西方债务的重负。

还有一点。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组织中现在有很大的改变。我们的盟国竭力把管理经济的指令形式同利用经济杠杆和刺激更好地相结合，反对领导过度集中。

各兄弟国家采取努力的结果在实践中尚未完全显露，但有许多东西大概对我们不适合。但是对大家有利的，我们应好好地认识清楚。我讲这些是因为我们自己着手改善经济的管理。

巴伊巴科夫和塔雷津同志不久前报告了这一研究的结果。这仅仅是开始，他们自己也承认了这点。这个工作很重要，要继续做。

我们的经济是巨大的。比如说，任何一个部——这几乎是整个大军。管理机构扩大了，于是失算和各种不协调就非常多，由中央规定细则无一例外越来越困难。

我认为，我们应当再三认真地考虑，如何提高劳动集体的首创精神和进取精神。不给予工厂企业和联合公司更大的独立性和更多的权利，那未必能达此目的。如果企业在经济技术和商务领域上有更多的权利，那么相应地在它们身上负有更大的责任。应考虑提高各加盟共和国、边区和州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解决区域性重大问题的作用。

今天对我们来说，怕是包括这个问题——这就是加强纪律。既有国家的纪律，也有劳动的纪律。关于这方面我们已有足够的号召和愿望。但我们就是常常不会整顿秩序。

我想，要从上面开始：经常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及相关共和国党的机关会议上检查执行情况。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各常务委员会听取各部工作报告的措施，有助于提高各部对加强纪律的需求。需要这样去做。

加强纪律要普遍地去抓，但不搞运动。可能，要准备这个问题的特别决议。

在8月初,我记得,政治局授权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吉洪诺夫、多尔基赫等同志准备关于经济的迫切问题的建议。希望同志们也考虑我的这些意见。

关于在克里姆林宫会谈时提到的国际问题中,我现在讲下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的盟国对日内瓦苏美关于限制欧洲核武器以及战略武器的谈判表现出明显的关心。关于那里的实际情况如何,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的倡议在政治上给了一定的加分。无论如何,我们的态度获得国际舆论的同情。但推动谈判的僵局,目前尚未成功。

政治局委员会授权研究这些问题,考虑如何发挥我们的立场,和已提出某些建议。但对核裁军问题的深入研究还要继续。这是非常需要的,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舆论应当得到关于我们谈判的立场和情况无论哪种形式的信息。这是压在美国人身上非常重要的推动力。

与昂纳克会晤时,我相当详细地同他谈论中国。现在北京的政策似乎出现新的情况。好像我在塔什干的讲话继续做工作。

中国对我们备忘录的回复,总体上保持了平和的、公文式的语气。我们要看中国人在即将举行的协商中采取什么态度。我们自己要认真地、广泛地、沉着地对待这次协商,当然,不要忘记我们国家的利益。对将进行协商的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目的——开始时试探出解除苏中关系不必要的尖锐化和成见的可能性。

不能容许在报刊上发表挑衅的言论,或采取笨拙的步骤使原来就困难的同中国的对话复杂化。很好,我们的中国委员会认真地关注这事。

这大概就是在今天会议开始我认为有必要触及的全部问题。

安德罗波夫:列昂尼德·伊里奇,您非常清楚并详细地阐明了关于您在克里姆林宫与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会晤情况总结报告的问题实质。我们在这里也一直对此能感觉得出来。您确实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而且内容非常重要。这些会晤对巩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兄弟联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您同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也同其他国家会晤,因为关于这些会晤他们都知道。您的每一次会晤我们在政治局都讨论过,并做出了相应的决定。我们赞成您进行的所有会谈,并记录了其他要点,委托那个或另一个组织解决任何一个问题,准备好建议,并将其送交中央委员会。根据这些委托已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吉洪诺夫:除列昂尼德·伊里奇进行的会谈外,他们根据会谈内容,起草并发送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报告。我不准备讲所有的报告,我要注意的只有一点,这就是关于节约燃料和动力资源的报告。我认为,这是特别重要的报告,当然,这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在列昂尼德·伊里奇报告的基础上,部长会议认真地分析了关于动力技术及其节约;关于保证1982/1983年冬季我国国民经济的动力资源等问题的状况。从我们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根据部长会议的路线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为了缓和动力危机的紧张,并保证国民经济的动力资源,我们动员了不少资源。

格里申:列昂尼德·伊里奇会谈的内容非常重要,是在高层中进行的,毫无疑问,这对

加强我们同兄弟国家的联系起着重大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无论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同兄弟国家领导人举行的会谈，还是发送政治局的报告，特别是关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这是很重要的文件，使政治局以及所有党组织的工作活跃起来。现在，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制定了措施，这对发展农业生产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交办了非常重要的、严肃的任务，这些任务将根据报告去完成并提出建议。

契尔年科：列昂尼德·伊里奇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虽然是在休假期间进行的，但是非常积极的。实质上休假是富有成果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国性的和公有经济意义的重大问题。同兄弟国家领导人进行的会谈对巩固我们各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工作，毫无疑义，值得最高的赞扬。

葛罗米柯：我完全同意同志们所讲的。真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休假中在克里姆林宫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积极的、富有成果的活动。

勃列日涅夫：我们要做怎样的决议？

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葛罗米柯和吉洪诺夫说，同意列昂尼德·伊里奇讲述的意见。要向党组织通报会晤情况。

安德罗波夫：列昂尼德·伊里奇，您讲，要在准备关于经济的迫切问题的建议时，要考虑到您的意见。我们以契尔年科同志为首的委员会将会考虑到，同时我们还会考虑到您对政治局的波兰、中国和阿富汗等委员会工作的意见。

通过决议。

二、关于苏联对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的主要倡议步骤

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索科洛夫和斯拉夫斯基同志提出了关于我们对9月21日召开的二十七届联大常委会的主要倡议问题的意见。

我认为，主要建议的主题选择是成功的。全面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是走上制止核武器竞赛道路非常重要的步骤，我们为此而斗争，要"快一点"对此达成协议。

我们这个步骤，我认为，是比较适当的，因为禁止核试验协议差不多已准备好。但里根现在开倒车，并想勾销已全部完成的工作。关于这个问题要对美国施加最大的压力。

另一个问题是防止袭击和平核设施——电站、反应堆，等等——我也感到非常迫切。这表现在不久前以色列袭击了伊拉克的反应堆。对的，我们把类似的行动看作是使用核武器。这促使可能的敌人当心点。我想，联合国大多数委员在这方面会支持我们。

葛罗米柯：我完全同意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观点，我想，提出这些问题现在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

契尔年科：打算在葛罗米柯报告中提出的两个问题具有很大的迫切性，现在大多数国家既反对核试验，也反对对和平利用核能的设施进行类似强盗的袭击。

吉洪诺夫：我认为，外交部和其他单位一起准备了非常正确的建议。

戈尔巴乔夫、库兹涅佐夫和多尔基赫同志也支持这些建议。

通过决议。

三、关于对二十七届联大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勃列日涅夫：我的意见是，对联大会议目前问题总的指示也是可以接受的。它符合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立场。只指出一点。关于近东问题的指示中要补充一点：我们的代表团应在会议上对美国关于调解近东问题近期提出的建议（所谓“里根计划”）作出有论据的评估。要平和地、但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些建议中不足之处，及其真正的实质。这尤其重要，因为许多阿拉伯国家，像大家所知道的，已经被美国的诱饵“上钩”了。总的来说，同志们，（我在这里不是讲联大会议，而是讲更大的范围。）我们该考虑，把我们对近东的建议活跃起来，使这些建议更具体，切合实际，以及，我想说，对有关国家更有吸引力。对这些问题外交部要研究。对总的指示草案经补充我讲的意见后可以批准。

葛罗米柯：我认为，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补充很好，对此要考虑到。

契尔年科：指示准备得很详细，可以批准。

安德罗波夫、吉洪诺夫说，指示完全可以接受，制定得很详细，经列昂尼德·伊里奇补充后，应予以批准。

通过决议。

四、关于二十七届联大苏联代表团组成人员

勃列日涅夫：根据政治局意见分送了外交部呈报的关于出席即将举行的联大会议的苏联代表团成员的报告。打算批准以葛罗米柯同志为代表团团长，当他离开纽约后，由特罗雅诺夫斯基同志任团长。

同志们有什么意见？

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都支持关于批准代表团的建议。

五、关于对苏联代表团在欧洲限制核武器谈判的补充指示

勃列日涅夫：由于9月30日在日内瓦恢复同美国进行关于欧洲核武器的谈判，委员会提出了补充指示的草案。总的来说，对我们极具建设性的立场还增加某些灵活的因素（我们提出，规定每一方的导弹在300个弹头的框架水平之下；决定在大西洋缩小区域的界线；以及限制射程500—1 000公里的导弹数量的可能性）。这将是我们力求达成互相可接受的协议的新证明。

我想，指示要批准，但外交部和对外宣传部要考虑何时，用何种方式，把我们这些步骤通知到“第三国”政府，然后，可能也通知到舆论。

安德罗波夫：列昂尼德·伊里奇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对我们原先批准的第一阶段谈判指示的补充，证明苏联政策的灵活性。

葛罗米柯：这些补充指示将给我们在谈判中采取更具攻势立场的可能性。

契尔年科：这些指示有利于推动谈判，虽然很难指望美国人会正确地接受这些建设性的建议，但无论如何，我们代表团手中有非常好的王牌。

吉洪诺夫、格里申、戈尔巴乔夫、库兹涅佐夫、多尔基赫等同志对这个问题也发表了

意见。

六、关于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联合武装部队军事委员会第二十六届(常务)会议

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和库利科夫同志建议今年10月下半月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在库利科夫元帅主持下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联合武装部队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

会议规定审议1982年武装部队准备情况的总结报告，1983年军事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计划。

关于在报刊发表，电台和电视广播第二十六届军事委员会会议的通知草案已送请政治局批准。

如果同志们没有意见，让我们同意乌斯季诺夫和库利科夫同志提出的建议。

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都同意对此问题提出的建议。

通过决议草案。

七、关于对日本关系的几点实际措施

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索科洛夫、阿尔希波夫和费多尔楚克等同志提出了关于对日本关系一些步骤的建议的详细报告。

在政治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步骤——葛罗米柯同志访问东京，两国外交部协商，活跃会议的交流和执政党的接触，在日常事务中对日本人作某些不大的让步。

在商业经济方面——扩大一系列大项目的互利合作(开发铜、石棉、磷酸盐、亚库梯煤等矿床以及萨哈林的油田和天然气，建设一些纸浆厂)还有一些活跃商业和渔业的措施。

还规定了我们对日本宣传的基本方向。

关于这一切还可以说些什么？

报告是需要的，及时的。在当前形势下我们与日本的关系极为重要，但这种关系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报告中建议的措施是有益的，实际的，而且是，我可以判断，是深思熟虑的。看来，这些措施应当赞成。

我只想讲一点，报告中建议继续推动我们关于睦邻合作条约的方案，搁置提及任何所谓“领土的”(或“没解决的”)问题，这是日本人坚持的问题。大概在目前局势能想出一点别的什么办法是不容易的。但是，老实说，我不相信，简单地重复我们已提出5年的立场会导致我们同日本的关系有所推动。看来，外交部、国防部，还有国家安全委员会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寻求政治僵局的出路，其间表现出我们与这个对苏联利益非常重要的国家关系。

还有一点不大的意见。谈到对日本的宣传，重点是“揭发”、“加强暴露”、“强调美国的冒险主义”，等等。至于我们如何更关注对日本人民在各领域的生活、劳动和成就的描写？要知道，在这方面已不少了。还有我们同日本合作的描写。要让日本人从我们方面感到不只是批评，而且还有睦邻的关注。这大概是有益处的。

总的来说，这份报告应该批准。

安德罗波夫：列昂尼德·伊里奇提出关于促进我们对日关系的问题，无论在经济方面，

还是在政治方面的路线都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对这个工作积极地抓起来。

葛罗米柯：日本人不顾美国总统的制裁仍表示尽力在应有的水平上支持同我国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日本人历来在我们的水域捕鱼，因此他们对这方面非常关心，还有对发展经济关系以及其他方面。

契尔年科：对促进我们同日本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关系的建议值得赞同，应予以通过。

通过决议草案。

八、关于基里连科同志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我们有一个问题。像你们想起的，在某一时间前查佐夫同志通知了关于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同志身体健康的严重状况。我们向政治局所有成员介绍了医生的诊断。后来进行了会诊，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证明文件。由此得出结论，基里连科同志病重，对他们的工作负荷可能加深严重的病程。我们常常很好地对待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像对待其他所有的同志一样。但是，很遗憾，医学断定安德烈·帕夫洛维奇的健康状况严重。这份诊断书是由查佐夫院士、施密特院士和纳札罗夫教授签署的。他们提出要解除基里连科同志脑力负荷的坚决意见。安德烈·帕夫洛维奇明白自己的状况，并给我写了声明。我读给你们听。(勃列日涅夫同志宣读基里连科同志的声明。)

我认为，要听取医生的意见，谨慎地对待安德烈·帕夫洛维奇的健康状况，并满足他的请求，基里连科同志可根据1976年11月11日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决定享受物质生活保障。

同志们有什么意见?

安德罗波夫：我认为我们会一致支持勃列日涅夫所讲的结论和意见。真的，安德烈·帕夫洛维奇的健康严重恶化，这使他不可能完成他肩负必须去做的任务，特别是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工作的范围。

吉洪诺夫：我完全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关于满足安德烈·帕夫洛维奇请求的建议。既然疾病这样严重，病势逐渐加剧，这将使他很难继续工作，而且可能导致极其不利的后果。

契尔年科：医生提交苏共中央的诊断中强调，病情没有减轻，相反是在加剧。

戈尔巴乔夫：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

葛罗米柯：当然，我们大家对安德烈·帕夫洛维奇的病情都感到非常遗憾。我们祝他身体健康。但我们每人身上都负有一定责任。它要求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没有胜任工作的健康身体，毫无疑问，不仅困难，我想说，而且不可能完成这些责任。

基里连科：我要衷心地对列昂尼德·伊里奇许多年来与他共同工作以及当我在其他领域工作时对我的关怀表示诚挚的感谢。我对全体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对我的帮助和支持表示非常高的评价，我有幸同他们一起工作。真的，疾病不可能让我继续留在这些崇高的岗位上。无论如何惋惜，如何难过，但是不得不走上这一步，辞去

工作。

勃列日涅夫：请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对这个问题投票。

谁同意满足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同志免去他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请求的，请举手。(全体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都举手。)请放下。

我认为，我们还要根据1976年11月11日苏联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决定对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的物质保障做出决议。大概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物质保障非常优厚。

全部结束。正确无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628—4639页

№26583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

(1982年9月11日)

……

在乌斯诺夫在古比雪夫市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中，出现了一段咒骂中国的内容。亚历山德罗夫马上发现了问题所在：这简直是无视勃列日涅夫的批示和中国委员会的决定！如果这是罗满宁的主意，那他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检查后发现，之前的传阅稿确实没有这一段，这意味着它是在"评论"之后加上去的。果不其然，是奥列格自行建议恢复的！

但这也仅仅是一段插曲。在勃列日涅夫休假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对所有"需要讨论的问题"发表了意见。

在谈到中国问题(基于他的批示的精神)，以及在谈到关于应当冷静地善于评判国际局势时，勃列日涅夫说："坏事情也会有好的方面。"……

АНБРФ，http：//www.gwu.edu/～nsarchiv/rus/Index.html

№26584

切尔尼亚耶夫日记摘录：苏共中央内部关于对华方针的分歧

（1982 年 10 月 2 日）

……

莫斯科党委在圆柱厅召开了阅读会，鲍·尼作了题为《列宁的和平战略》的报告。他很开心。

在传阅中，罗满宁试图在报告中再次推销他的"恐华症"(即如乌斯季诺夫的发言那样)。鲍·尼为罗满宁的固执和傲慢而感到震惊，而这次他坚决表示了反对。罗满宁等人甚至等不及中国做出一些令勃列日涅夫"震怒"的事，以便让塔什干路线，特别是高利柯夫的便条之后政治局在 8 月份所采纳的路线方针见鬼去吧。他们根本不懂用历史的方法思考问题，不懂什么是国家政策。但是，我们和中国又无谓地争论了七八年，倒的确是罗满宁干的好事儿。

……

АНБРФ，http：//www.gwu.edu/～nsarchiv/rus/Index.html

1983 年

№16691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关于扩大对华贸易及国际局势的讨论

（1983 年 5 月 31 日）

绝　密

仅此 1 份

（工作记录）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83 年 5 月 31 日

主持人：Ю. В. 安德罗波夫同志

出席者：Г. А. 阿利耶夫同志、М. С. 戈尔巴乔夫同志、В. В. 格里申同志、А. А. 葛罗米柯同志、Н. А. 吉洪诺夫同志、Д. Ф. 乌斯季诺夫同志、К. У. 契尔年科同志、П. Н. 杰米切夫同志、В. И. 多尔基赫同志、В. В. 库兹涅佐夫同志、Б. Н. 波诺马廖夫同志、М. С. 索洛缅采夫同志、М. В. 齐米亚宁同志、И. В. 卡皮托诺夫同志、К. В. 鲁萨科夫同志、Н. И. 雷日科夫同志

会议开始时，安德罗波夫同志对阿尔维特·雅诺维奇·佩尔谢逝世发言表示沉痛哀悼。安德罗波夫同志告知，阿·雅·佩尔谢的葬礼，正如中央决定确定的，将于 11 时在克里姆林宫墙下的红场上举行。治丧委员会成员在出殡时到达联盟宫，其余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 11 时直接到墓地。

现在，我想讲在我看来值得讲的问题，以便我们交换意见，并且拟出建议。今天，我同一些政治局委员谈了关于针对美国在西欧国家部署火箭“潘兴－2”和巡航导弹我们政府的对策声明以及关于威廉斯堡“七国集团国家”通过的声明。我们就这个问题征求意见，交换看法、提出应拟出哪些建议是有益的。

如果看一下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事件，那么可以说，那里形成了反苏联盟。当然，这不是偶然的，是极危险的。现在威廉斯堡举行的北约国家会议，发出了侵略言论。这次“七国集团”通过的声明本身，也是极为非建设性的和侵略性的。

如果分析一下西方国家对我们声明的反应，那么这种反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声

明给了他们强烈印象。在个别西方人士的讲话中微微流露出一种声调,对限制和裁减武器特别是核武器谈判的有利进程表现出希望。另一方面也有言论说,要无条件地执行北约的所谓双重决议,就是说要在西欧国家部署核导弹。

里根的行为,值得我们一方给以最严厉的驳斥。他是所有反苏谣言的核心人物和作者,是各类欺骗性言论中伤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作者。不过在报刊上,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揭露和相应的回应。这当然是不对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想组成一个反苏集团。它们共同行动,而且正如你们能相信的真理在一系列情况下处于高压之下,里根成功了,迫使自己的"七国集团"伙伴签署声明,发言反对苏联的政策。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做了什么。遗憾的是,我们在孤单地独自行动。我们中间有人在说话,有人在发言,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联合起来做的。我们华沙条约国家以及没有参加条约的其他社会主义友好国家,务必表现出团结一致。与此同时,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陷入了自己的民族问题。如果允许这样说,这是无足轻重的举动。

所以我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莫斯科召集兄弟党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开会来讨论目前的形势呢?在这个会议上也可就限制和裁减欧洲核武器谈判进程问题、北约国家最近的决议问题以及同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旨在激化的国际局势的阴谋有关的其他问题交换意见。

当然,会产生罗马尼亚的问题。怎么对待它。我想,不邀请罗马尼亚是不合适的,看来没有它开会是不可以的,虽然大家知道,他们会发言,反对发表我们的声明。

有一个问题:何时召开这样的会议,结局是什么。我想:不可以把召开这样的会议长期拖下去,因为西方国家在行动。我们暂时的行动不够积极。我认为,现在已经需要在会议前全方位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我们开始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阴谋。可见,值得在这个会议上准备、通过、然后公布我们对北约决议表示反应的文件。可能在这个声明中,重提我们以前说过的关于华沙条约国家和北约国家间互不侵犯的建议,也可能产生其他的建议。

勃兰特不久前发表讲话,提出了关于限制欧洲核导弹和限制战略性核武器谈判合并进行的建议。可能,我们真的应该想一下这个建议,并且正式提出——把两种武器进行的谈判合并成一种谈判,既包括欧洲核武器,也包括战略核武器。同样应该想一下,在何处和何时提出这个建议,我想,由外交部联合国防部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关建议。

我们必须开展更广泛工作,争取社会舆论、动员欧美西方国家社会舆论反对发展欧洲核导弹、反对美国政府加紧进行的新军备竞赛。日本特别是中曾根康弘首相的行为引起了我们的不安,他完全站到了西方国家侵略阵营一边,并完全支持里根的所作所为。因此,我们有可能应该想一下对日本的折中行为。例如可以考虑联合开发没有战略意义的个别小岛;也有可能提出其他建议,特别是,我想,日本可能在经济方面,同苏联进行更积极的合作。

下一个问题涉及中国。我认为,在和我们谈判中,中国人不会向前走了,停在他们现在停的地方。但是所有的资料说明,他们能够和苏联进行更广泛的经济合作。要知道,他们自己发起、建议我们签订这一年的贸易协定、贸易额大大超过我们前几年同中国的贸易数字。

有鉴于此，可能应该派阿尔希波夫同志去中国进行相关谈判，去试探一下。如果我们能和中国按文化、体育和其他组织的路线扩大经济合作，那么我认为这已是前进了一步。

现在谈一下近东。有人说，近东的事件和我们无关，这是不对的。问题在于，我们和叙利亚有着良好的关系，而叙利亚坚决反对以色列和黎巴嫩签订的协议，它们同伊拉克的关系不好。近来，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特别是阿拉法特的关系出现了严重阻塞。一句话，我们这里有了也应想一想的问题。

如果看一下我们的宣传工作，那么可以认为，针对北约国家的军备行动还是十分平静的。当然，我们不应该用战争吓唬人民，但在我们的宣传中，需更鲜明地、更广泛地指出里根政府以及对其支持的西欧国家的军事行动，就是说，换言之，充分揭露敌人的侵略性质。我们需要这样做，是为了我们运用这些事实能够动员苏联人民来完成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我们不可以，同志们，在出现的局势中忘记巩固国防能力的问题。这些题目应该在我们情报手段工作中是经常性的。你们记得，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说，军事威胁临近了，因此我们应该进行坚决斗争反对西方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思想的影响。事情本来就是这样：里根打电话给参议员，如果他们支持苏联的建议，他会指责他们背叛。为什么我们的报刊不反对玩忽职守、旷工者、不好好工作者呢？我请同志们就提出的问题发言，可能同志们还没有别的想法。谁想发言？

葛罗米柯：我完全支持安德罗波夫说的建议。首先关于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国家领导人会议，我认为，这样的会议需要开。我想，应该邀请齐奥塞斯库来开这个会。我想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安德罗波夫：他们恰恰请求进行咨询。

葛罗米柯：他们正是在这一点上有求于我们。华沙条约国家领导人会议将显示我们条约的团结，在核武器和裁减军备竞赛问题上确认我们的原则立场。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在这个会议上通过文件，正如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①正确地说的那样。这个文件应该表达得清楚、明确。长篇声明不需要，但应该是尖锐的、具体的。这将是我们华沙条约国家的集体行动。这样的集体行动是需要的。

谈判怎么办呢？我完全支持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关于把欧洲核武器谈判和战略武器谈判合并进行的建议。正如大家知道的，里根抱定的目的是不惜任何代价在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导弹“潘兴-2”和巡航导弹。产生了问题：我们怎么办？是继续谈判吗？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其中有许多国家是准备部署的。所以，应该提一点新鲜东西。因此，这个合并谈判的建议正好也将符合我们的利益。

安德罗波夫：应该邀请英国人和法国人来参加这种谈判，让他们参加，他们是核国家。

葛罗米柯：在我看来，英国人和法国人一定会拒绝谈判，但邀请他们仍然是需要的。这是对的。我想，主要建议是合并谈判。这个建议涉及限制整个核武器，就是说将包括这些谈判和战术导弹。在当时，西方国家本身提出过关于谈判所有种类核武器的问题。

---

① 即安德罗波夫。——编注

安德罗波夫：这很好，让他们自己也说说是如何看这个建议的。

葛罗米柯：那时，我们接触说反对所有种类核武器的人要容易一些。我想，他们会来开会的，尽管我感到，他们将坚持在欧洲部署导弹。一句话，这件事情将有某种出路。

安德罗波夫：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由此失去什么。

葛罗米柯：美国人那里出现了某些想法，确实，它不是正式的，但很重要他们可能同意这种合并。无论如何，这条路线我们应该实行，不能迟了。我们将有备用方案——这是限制战略核武器和欧洲核武器谈判的继续。大家知道，美国说到，他们会发动第一次打击，那只是回应侵略。我想，他们没有足够的理由是不会发动核打击的。像加拿大、英国、法国、西德这些国家，是反对发动第一次打击的。我们也应该在宣传和实际行动中灵活利用这一点。

关于日本。我有这样的建议：我们是不是同意就齿舞岛、国后岛和实质上只是一些弹丸之地的其他小岛提出的建议，并划分边界，也就是把边界确定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有关威望的建议。

安德罗波夫：我说到日本时，不是指这个建议。我说的是联合开发某些小岛。

葛罗米柯：可把这个和那个建议结合起来。这些岛屿是海洋中的小点点，没有这样大的战略意义。

关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希望扩大经济联系。甚至在实际上，它已在这方面采取了某种措施，例如扩大商品贸易额。

安德罗波夫：正如我说的，这还需要观察。

葛罗米柯：我想，中国人不会做更多的事情。他们提出部队撤离边界作为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之一。我认为，可以考虑一下这一点。但是之后，中国人已经开始把重点放在要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上。

安德罗波夫：我认为，看来我们不应提这个问题。

葛罗米柯：关于蒙古。可能应该把部分军队撤离边境。近东有危险，以色列将打击叙利亚。如果叙利亚破坏了里根的计划，那么美国人将会失败。

安德罗波夫：我想提个建议，提醒叙利亚，劝它不要卷入这场冒险中。如果事件开始了那么我们应该要早一些将这件事告知叙利亚领导，并制订相关的计划。

葛罗米柯：叙利亚把坦克开往黎巴嫩。任务在于我们如何劝叙利亚领导人放弃卷入军事事件。

安德罗波夫：可能就这个问题写封信给阿萨德如何？

葛罗米柯：我们在防御方面做的一切，应该继续做。计划部署在我们这里的所有导弹，要提供，我们计划在那些点安排飞机，要定下来。看了“七国集团”通过的美国声明，应该说，这是很狡猾很强硬的声明。但声明中有小漏洞，我们应该想一下如何利用。不过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是，它们将把所有导弹部署在英国、西德和其他国家。

我认为，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关于应积极开展工作，积极反对我们敌人的帝国主义阴谋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蒙古，应该说一下。如果我们把驻扎在那里的苏联军队撤回我们的领土，那么我们将失去一块好的进攻基地，失去主防御阵地前的设施地带。要知道，我们在那里一切设备都安装好了。

所以在苏联边境上，做任何挪动，我们简直是无处可动。

关于柬埔寨和越南，我们需要保留那里取得的阵地。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说的措施，应该支持。我们将仔细地研究这一切，并且想一下我们的行动。也要考虑一下维也纳谈判。

日内瓦谈判，既有欧洲核武器谈判，又有战略武器谈判。我真的认为合并谈判是个正确的建议。由安德罗波夫提出这个建议可能是合适的，同时提出比如说核武器，其中包括法国和英国核武器裁减50%的建议。

吉洪诺夫：英国和法国将不会同意这样做。

乌斯季诺夫：如果他们不同意，那么我们的建议发到全世界。对中程导弹，西方国家不会拒绝将其部署欧洲。

葛罗米柯：那么缩减什么？

乌斯季诺夫：可缩减所有导弹。

葛罗米柯：我们建议过这一点。

乌斯季诺夫：是的，建议过，但我们应该还要提建议。关于日本，我想说，只可看一下某些不大的岛屿，但至于像国后岛这样的大岛屿，那我们已在那里十分可靠地定居下来了。例如我们只能通过拉彼鲁兹海峡走出日本海，而且应该说，我们在这里十分拥挤了。

关于召开兄弟国家领导人会议。我完全同意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意见。应该揭露西方国家，它们的军事声明和军国主义的声音。也许，安德罗波夫甚至应以某种形式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葛罗米柯：我在会议上将有个报告，看来在这个报告里也应该提出一系列建议。

乌斯季诺夫：我方可能对记者发表谈话吗？一句话，应该积极工作，召集兄弟党，和他们谈这个问题。

契尔年科：即使罗马尼亚不签字，那么没有罗马尼亚签字也可以通过建议。

乌斯季诺夫：日本暂时没有参加西方国家的军事组织。所以，我们应该不仅影响日本，而且影响其他国家。不仅我们表示反对里根政府、英国人、日本人和其他人的军国主义意向，而且兄弟国家也要做这件事，兄弟国家的领导人也要发言表示。顺便说一下，他们在这方面一言不发。我们应该，同志们，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但要善于这样做。遗憾的是，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很尖锐。中国反对越南，指责它在边境挑衅；而越南在这方面指责中国。总的说来，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很紧张。

我完全同意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建议，针对军备竞赛加强反战宣传，反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府的错误建议。显而易见，我们也需要考虑一下建立同宇宙相关的指挥部问题。大家知道，美国人已建立了宇宙指挥部——宇宙委员会。一句话，我想说，我们应该更广泛地宣传我们的建议，揭露西方国家的好战意图。

安德罗波夫：当然，我们无法改造里根，但要用最坚决的方式揭露他的反苏军国主义言论。

吉洪诺夫：里根已经不会对我们的建议做出反应。至于合并谈判，这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建议，应该把它提出来。当然，他们会把导弹部署在西欧，但我们应把这一点广泛地、清楚地告诉我们的人民和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苏联政府的声明是一个很严肃的文件。现在应该开展宣传，揭露西方的行为，强烈影响人民。我想，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说的会议，应该无条件的举行。同时，应该设法提示给我们的兄弟国家，使它们每一个，比如说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都分别发言，例如主张设立欧洲无核地区，或谈别的问题。比如说日夫科夫可以谈巴尔干的无核区。现在谈中国。扩大苏中商品贸易额的所有倡议，都是从中方发出的。这很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分析关于进一步扩大同中国的经济和其他关系的基础，并派阿尔希波夫同志去中国谈判。

至于部队撤离边境，我想这件事是不现实的。

关于叙利亚，我认为，同志们这里说的完全正确。如果叙利亚陷入冲突中，那我们会失去在近东拥有的一切。而我们需要叙利亚留在我们的轨道上。所以，应该和叙利亚领导做大量工作。应该在我们的宣传中找到这样的方法、这样的形式及其实施方法，以便将核战争的真相告诉人民，但不是吓唬他们，这正像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正确地说到的那样。

契尔年科：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今天召集我们是完全正确的，有关华沙条约国家领导人会议的建议是对的。如果仔细看一下我们的朋友——捷克人、民主德国人、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那么会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事情的现状没有大的担忧。所以，召开会议事实本身将有重大意义。我认为，正像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在发言中正确地说到这一点，需要在最近时间召开会议。

众人：支持召开会议建议。

契尔年科：在这次会议上，也可以谈及中国，谈及近东以及其他重要国际局势问题。我认为，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在发言中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很好的。那里召集了西方侵略国家的“七国集团”，我们也是“七国集团”，我们需要召集起来，但这已经将是为裁减核武器、为和平而斗争的“七国集团”会议。

关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所说建议的拟订，我认为需要考虑到我们的利益，好好准备并提交中央委员会。

格里申：我完全同意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说的。出现的形势很严峻、很危险。“七国集团”声明，它们将在欧洲部署导弹，这带有厚颜无耻的性质。在反苏的基础上，真的建立了集团。西方国家竭力在核武器方面建立对华沙条约国家的优势。还应该在北约会议召开前开会。

葛罗米柯：也可以在北约会议召开之后。那时，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在有些问题上的观点。

格里申：在会议上，我们应该号召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国家。至于邀请罗马尼亚，我是赞成邀请的，虽然也没有保证它会签署这项声明。当然，它们表现得很差。大家知道，不久前，齐奥塞斯库接待了施特劳斯，并且在与他交谈中说了很差劲的话。我想，真的应该准备一个简短而尖锐的文件，交会议通过。

我完全赞成在我们的报刊上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以及口头宣传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说的内容。

安德罗波夫：我们在这方面暂时还做得少。

格里申：我想，我们应该寻找一条路缓和我们与日本的关系。我们同中国，可在更高的水平上发展经济关系。当然，中国人不会放弃柬埔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他们将不会达成协议。我想，我们应该阻止叙利亚人采取没有理由的活动，以使他们不陷入军事冲突。

安德罗波夫：你们记得，我当时告诉古巴人，我们将不为他们战斗，也不准备派部队去古巴。还好，古巴人接受了这个意见。这一点也应该告诉叙利亚人。我想，这个声明将会阻止他们卷入冲突。

戈尔巴乔夫：您说得对，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现在这个时期，号召我们加强行动，采取必要的措施，开展反对西方国家侵略阴谋的广泛工作。在内部计划上，我们也有重大的任务。也可根据经互会、华沙条约组织和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线路采取例行措施。我完全支持关于召开会议的建议以及这里说的其他措施，其中也包括军事方面的措施。美国在进入欧洲，那我们不可以等待，需要行动。

阿利耶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所有建议，我是完全支持的。这是必须进行的一整套措施。我们的对外政策具有进攻的性质，而且是和平进攻的性质。帝国主义分子被我们的建议所激怒。您陈述的一切，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会议、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近东问题，特别是关于我们开展广泛宣传——所有这些建议都值得特别注意，并且应该通过。

杰米切夫：我们能不能以安德罗波夫的名义给里根写封信?

安德罗波夫：我将杰米切夫的建议稍加改动，先写信给“七国集团”参加者，而后可能的话，晚些时候也写信给里根。

波诺马廖夫：为回应“七国集团”的决议，我们需拟订我们的建议。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会议后，国内要举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群众集会。

乌斯季诺夫：这完全正确，但我们不能吓唬人民。

波诺马廖夫：例如6月20日，布拉格将召开和平大会。我们应该利用它来宣传我们热爱和平的建议。

齐米亚宁：我完全同意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说的。我请求允许从明天开始就实施这些建议。特别是召集主要报纸和信息工具的编辑开会，告诉他们这些任务，尤其是把我们宣传的芒锋对准里根及其侵略性建议。

库兹涅佐夫：我认为，也应该在议会联系这条线上积极工作，特别是我们议会代表团访问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方向上。显而易见，在会上葛罗米柯的报告中，应该就这些问题说一说。

安德罗波夫：现在，我想说，同志们，我想通报你们的最主要内容。说的是改进我们所有部门的工作以及提高我们领导人本身对被委托事务的责任心。这不只涉及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我们大家都要对领导的那些部门的事务现状亲自负责。吉洪诺夫同志

应该把粮食问题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同志要少借口天气,而要组织争取丰收,动员人们不去说干旱,不借口坏天气,而是要更多地工作,为的是利用每个好天气、每一分钟来获取更多的产品,利用我们能够做的一切来增加粮食收成和其他动植物产品。阿利耶夫同志的重要事情,是改善运输工作。卡皮托诺夫同志应该加紧生产居民消费品,在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多更好。杰米切夫同志应该更严格地对待剧院的剧目,我们在这件事上缺点已经很多,发展文化的其他问题也要求大大注意。对您,彼得·尼洛维奇①,这方面有大量需求。我不说其他同志了,他们都知道自己的部门、自己的任务。我在想,应该召集所有自己的下属单位,给他们讲一讲我们今天说的那些任务。可以全体召集或者分组召集,要看怎样做更好。

乌斯季诺夫:可能,我和斯米尔诺夫②同志一起召集全体防卫人员,同他们说一下我们的防卫事务。

吉洪诺夫:我将召集部长和副部长,同他们说一下所有这些问题。

鲁萨科夫:显然,应该盘点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做的一切,然后向它们说出我们的建议,并提出同志式的劝告。

安德罗波夫:同志们,这一切都可以做,并且我想,你们要积极地做这些事情。有这样的建议,委托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齐米亚宁同志总结我们在会上说的一切,并且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旨在激化国际局势的阴谋措施的建议。别拖延这些建议的准备,要把这些建议交给中央委员会。对此同意吗?

全体:同意。

安德罗波夫:请允许我们的会议至此结束。

РГАНИ,ф. 89,оп. 42,д. 53,л. 1 - 14

№25988

驻英使馆的情报:英国对待中英关系的态度及其趋向

(1983 年 6 月 20 日)

苏联驻英国大使馆

---

① 即杰米切夫。——编注

② 大概指的是 Н. И. 斯米尔诺夫,苏联海军上将,太平洋舰队司令。——编注

伦敦
第751号文

英国在对待中英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及其趋向

（情报）

1983年上半年英中关系的发展总体上不是很顺畅。

去年9月撒切尔对中国的访问没能解决双方关系中的“棘手”问题——关于香港未来的地位问题和双边贸易不平衡日益加大的问题。

尽管访问后伦敦和撒切尔表示将继续努力，但保守党领导层在今年最初几个月在推动中英关系沿主要方向发展上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成果。

中共十二大后中国发生的事件令英国人无法相信：邓小平集团在稳定国内局势，其中包括各省局势方面取得了彻底胜利，他使军方从属于自己，普遍认为左派分子在军队中一直拥有强大影响。当地一些著名的汉学家都倾向于这样一种意见，认为中国逐渐形成了以邓小平的两位主要战友——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核心的独立集团，这可能是中国领导层内新一轮党派斗争的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部分英国商人暂时不愿意同中国签订长期贸易合同，首先是因为英国在中国的投资无法得到英国政府方面的财政担保。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双方接触的氛围上。4月，前商务部长考菲尔德在香港逗留期间特别强调增加英国私人资本参与的愿望，英国政府将努力在英中经济合作方案中予以明确。今年2月，北京决定放弃同英国签订总额为1亿英镑的对中国海军8艘军舰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合同(提供“海标枪”导弹、雷达、作战指挥系统等)，撒切尔在访问中国期间曾单独讨论过这份合同，这事件被看作是中国领导层内部存在政治纠纷的新证据，它挫伤了英国实业界中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务实的伙伴的信心。

北京在对待苏联和美国态度中的一些新因素令英国人很警惕。当地许多汉学家认为伦敦官方事实上相信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不会成为西方反对苏联的“天然盟友”，有必要提醒中国从现有条件出发对自己的态度做某些改变。

目前，伦敦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挟持”中国站在亲西方立场上，利用现今中国领导层的“实用主义”态度，保存对它的对外政治方针施加影响的渠道。

英国汉学中心，首先是现代中国研究所、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纳菲尔德学院、女王伊丽莎白学堂)最近几个月从新形势出发积极制定处理同中国关系的建议。

BBC的工作人员在最近同我们的几次交谈中承认，他们已得到建议，注意关于中国的正面材料，不要强调中英关系中的复杂问题，培养当地实业界对发展同中国关系的兴趣。

一些著名的汉学家承认，在英国汉学界出现了各种分工，围在撒切尔周围的，实质上是完成“政治指示”的那些汉学家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有针对性地营造关于有可能成为西方重

要伙伴的中国的社会舆论。

近来当地的汉学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研究所的汉学家表示,英国外交部提出这样一条路线——似乎不应该期待苏中关系因有某种“戏剧性”发展而经受“过度不安”。英国人积极看待就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同中国进行双边协商的前景,从今年4月起,就在欧共体的框架内进行。胡耀邦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访问在这里被评论为北京方面就一些涉及西方利益的重要政治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影响的“有益”尝试。近来,今年初赵紫阳访问非洲后,中国在对待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非洲国家(向津巴布韦提供军用飞机,同安哥拉建立外交关系,同非洲人国民大会积极联系,等等)的态度上出现了一些新因素,对此,英国人不再大肆宣扬自己的关切。

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到一些亲近政府的政论家的言论,他们在秘密谋划在讨论一系列新的重要国际问题,其中包括亚洲核武器问题上把中国拉到西方一边的思想,包括在亚洲的核裁军问题上甚至可能会试图在中国的帮助下开展适用于远东的著名的“零点方案”。(例如,今年2月,女王学院教授Л.弗里德曼就表达过这个意见。我们还注意到,6月13日,我们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所长[①]——他是应现代中国研究所的邀请在伦敦访问的——会谈时谈到中国想改善同苏联关系的愿望是“真诚”的,阻碍这一进程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部署“SS-20”导弹。)

英国外交部代表,其中包括远东司司长M.艾利特,最近在同我们会谈过程中在评价英中关系前景时,强调出现了“新气象”。

他们的理由是,在邓小平集团推动的改革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经济出现了进步,巩固了北京在国际舞台上的“实用主义”形象,以及在同西欧国家经济关系中的“开放”政策,展现了中国在其同美国关系复杂化的条件下努力发展同西欧国家关系的愿望。此时他们期待在6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通过“有利的”决定,允许积极发展英中关系。

在今年3月国务委员、对外贸易部部长和对外经济联络部长陈慕华访问英国后,这里开始谈关于重新燃起的期待——伦敦能够克服中英贸易衰落的迹象,尽管英国武器出口的前景变得黯淡。(1982年英国同中国的贸易额达到2.96亿英镑。1981年为2.98亿英镑,1980年为3.22亿英镑;1981—1982年英国贸易逆差从4 600万英镑增加到9 000万英镑。1982年同台湾的贸易额提高到4.6亿英镑,同香港的贸易额达到16.05亿英镑。见《海外贸易统计》1983年4月。)

今年5月,中国同英国石油公司率领的外国财团签订的第一个关于在南中国海和黄海这些被认为石油勘探前景较好的地区勘探石油的协议被看作是一项重大的成就。英国人更期待与中国合作在广东省(大亚湾)建设核电站,为此在今年4月还签订了一项专门协定。期待同英国公司的贸易额能从6亿英镑增长到10亿英镑。今年4月,英国电力系统设备公司

① 此处人名的俄文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同中国草签在中国南部建设两家核电站的协定，被认为是第二项成就。

双方互访也活跃起来(参见附件 2)。继陈慕华访问英国后，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冶金工业部部长李东冶、深圳特区代表团、海洋石油开采专家先后访问了英国。8 月，中国石油工业部部长唐克的访问值得期待。英国能源大臣和负责贸易与工业事务的大臣打算访问中国。

未来几个月，中国将在曼彻斯特开设总领事馆，英国将在上海开设总领事馆，领事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收集经济情报，推动英国公司和相应的中国组织进行联系(前驻北京大使馆商业参赞孟德惠被任命为总领事)。

近来，双方贸易联系的特点是，主要是在政府层面接触和在中国南方实施合作方案，广东也被包括在内。此时，英国观察家注意到，无论是英国，还是中国，在对待香港的态度问题上都出现了新变化。可以看出，在双方的大众传媒中香港主要是作为业务伙伴及中国和英国的中介被提到的。近来，英国人在回避讨论关于伦敦和北京在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上的分歧。

中国态度的积极变化被认为是北京同意英国人关于香港总督尤德参加公开谈判的意图(去年尤德两次返回伦敦同撒切尔进行专门商谈)。当地实业界代表指出，陈慕华访问英国后，看来双方彼此同意不再把精力耗费在主权问题上，而是从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出发，集中在有香港参加的双方经济合作中来。

伦敦现代中国研究所，包括英国外交部的专家们近来公开表示，英国承认中国对香港(包括两个殖民地领土)的主权是"不可避免的"，但指望能通过书面协议的形式要求中国在移交主权后切实保障英国在这块土地的利益。英国专家们，以及一些中国问题外交家，最近在同我们会谈时表示，看来，北京 6 月会议后，会提供这种保障。这是伦敦的理由，还应该指出，今年 5 月末尤德就谈过，他认为今年就香港问题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决定是可能的。

从我们同英国人的接触中，在外交使团内部形成一种印象：依靠伦敦和北京的相互呼应的措施，在香港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为此，双方极力避免彼此之间的政治摩擦。

英国人逐渐降低了中国人不可能接受的关于在香港的管理机构中保留英国人的地位的要求。看来似乎对英国先进技术经香港进入中国也持好感。

同时，中国积极发展同英国的经济往来，英国提出的几个关于香港的建议也被接受，这被看作是中国想消除同英国保守党领导层关系中分歧的表现。

英国政府中一位主要的保守党分子 C. 什拉姆在同我们谈及苏中关系问题时指出，英国人认为，北京恰恰是对英国保守党政府发展关系感兴趣，英国政策把中国的注意力由苏联转到了西方，并为中国增强自己在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势力提供了可能。

从最近我们同驻伦敦的中国外交家们的会谈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撒切尔获得 6 月选举的胜利给予积极评价。按照他们的意见，中国期待伦敦能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理解中国对于改善同英国关系的努力"。

这样，尽管英中有关系比较复杂，双方对发展经济和政治合作继续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不排除在双方都表现出积极推动双边关系意图的条件下，这种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迟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АВПРФ，ф. 0100，оп. 70，п. 309，д. 21，л. 5 - 10

1984 年

№21961

苏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会议记录：恢复苏中友协活动的决定

（1984 年 1 月 29 日）

苏共边疆区委员会决定：

1. 坚决贯彻和执行苏共中央《关于苏中友好协会各地分会工作》的决议。

2. 定于今年 2 月 15 日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举行有社会团体、科技文化、企业单位、国营农场和驻军等各界人士参加的会议，讨论恢复苏中友协哈巴罗夫斯克分会的活动。区委宣传部部长 В. М. 萨利尼科夫将作主旨报告。

3. 建议由阿穆尔河运局局长 А. М. 苏霍夫任边疆区苏中友协主席。

4. 此次会议由苏共边疆区委宣传部（В. М. 萨利尼科夫同志）和苏朝友协哈巴罗夫斯克分会（А. Г. 季利琴科）负责筹备召开。

苏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书记

А. К. 乔尔内

1984 年 1 月 29 日

ГАХК，ф. п－35，оп. 111，д. 48，л. 3－4

№25990

拉古林的报告：澳门问题及苏联的立场

（1984 年 7 月 21 日）

副　本

澳门通常被看作与香港类似的问题。（澳门——中国东南部的领土，位于中国南海岸边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由南端的澳门半岛和两个相邻的岛屿组成。总面积为 16 平方公里。

人口超过40万人,其中中国人的比例超过98%,其余为葡萄牙人和其他来自欧洲的移民。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中英签署了确定香港未来地位的协定之后,自然,会出现一个问题,即何时以何种方式解决澳门问题。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的不同之处在于,从1974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之间就这一问题从未出现过什么冲突。(截至1974年底,澳门的短期殖民地历史概述如下:1555—1557年间,在同意中国保持对澳门主权的同时,葡萄牙正式从中国当局中租借出这一地区,并建立了自己的行政机构。但是,1680年葡萄牙违反协定,在澳门委派了葡萄牙总督。1849年,葡萄牙政府宣布澳门从中国独立出去,而依据1887年葡萄牙强加给中国的议定书,葡萄牙获得了澳门地区的"永久管理"权。1940年,日本侵占了澳门。1945年日本战败后,澳门被归还给葡萄牙政府。1951年,澳门取得了葡萄牙"海外省"的地位。)1974年4月,推翻法西斯制度之后的葡萄牙新政府向中国方面表示,准备进行双边的会谈来确定澳门未来的地位。

但是,中国当局回避了明确而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同意在1975年阶段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根据这一解决办法,澳门成为了处于葡萄牙管理下的中国领土。葡萄牙新政府通过了承认所有"海外领地"的人民拥有独立和自决权的法律。根据葡萄牙1976年公布的关于管理澳门的"组织法",澳门地区取得了行政、经济以及财政上的广泛自主权。

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建立外交关系时,1975年关于澳门是葡萄牙管理下的中国领土的特殊地位得到了确认。澳门总督阿尔梅达认为,澳门的这种特殊地位被看作是"最符合两国人民友好氛围的解决办法、是中葡社区生活的典范"(《亚洲周刊》1984年1月13日)。但是,澳门在行政上保持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从属地位,本质上表明了在这一地区仍保存着殖民主义制度。

1984年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宣称,澳门现在的地位是令人满意的,且不会成为中葡关系复杂化的原因,同时,中国领导人认为,在这一地区应当维持现状。他表示相信,既然像香港这样复杂的问题都能够找到使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那么,"找到解决澳门问题的办法也不困难"(路透社1984年7月17日报道)。与1983年中方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要恢复这一地区的主权,而且在彻底解决香港问题的同时恢复这一地区的管理权相比,这份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澳门问题立场上的一定变化。

周南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葡萄牙行政机构(总督阿尔梅达)深信,暂时"没有理由相信,香港新的行政管理计划会自动适用于澳门",并且在中国方面把解决澳门问题当作头等大事之前,也没有理由会使北京首先要求改变澳门的现状。

由于通过了澳门总督坚持要求下的旨在增加澳门立法大会中的中国社区代表的新选举法,亲北京的澳门中国贸易总局局长发表了如下言论:"我们不想违反现状。我们希望考虑到所有派别和各个阶层居民的要求"(《远东经济评论》1984年5月17日),这些言论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北京对改变澳门的现状并不感兴趣。根据《远东经济评论》杂志社的观点,北京对通过的新选举法并未给予赞赏,因为中国地方社区更广泛地参加立法大会似乎会动摇澳门地区的稳定性,或者会"将北京领导人置于为难的境地",因为按照地区现状来看,澳门

的政治问题应当由北京和里斯本来直接解决。

澳门地区形成的局势使北京感到满意，在这一局势下，葡萄牙事实上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的主权，而葡萄牙行政机构在澳门的存在说明这一地区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北京则从中获得了实质性的好处。在澳门，大量的土地所有权、很多饭店和银行都属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澳门进行过境贸易，包括用来走私鸦片和其他商品的走私贸易，并且每年从中国人控制的商务、赌场、娱乐场所以及其他企业中获得大量的收入(根据1975—1983年的资料，这一时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从澳门获得的收入大约为5 000万美元)(《国外》1983年第35期)。也就是说，现在澳门对中国来说即使不是头等重要，但也是兑换外汇的稳定来源。显然，保持澳门地区的特殊地位首先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利益的。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施旨在积极吸引和使用外国资本以及建立“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众多的经济特区中，建立了毗邻澳门地区的珠海经济特区。

近几年内，在珠海经济特区进行的工业、商业以及住宅工程项目建设正飞速发展。珠海经济特区在1984年用于建设资本投资的总额大约为1.75亿美元，几乎超过了自建立珠海经济特区以来过去4年基本建设投资额的4倍。同时，这一年开始建设了10个大型的工业工程项目(1984年7月21日，新华社报道)。

不能把中国方面在澳门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和现在强化这一地区的发展看作是偶然的。北京致力于从临近澳门的珠海特区中获得收益。最近几年，澳门同珠海之间经济的相互关系正在扩大，同澳门之间的联系被列入珠海经济特区活动的总计数字，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个功能。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澳门在行政和经济上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管辖下的区域，但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接近西方的背景下，它已经被北京广泛地利用。保留葡萄牙在澳门的行政机构，可以在符合北京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对澳门地区的广泛利用，这显然说明中国领导人不想很快彻底地解决澳门地区的领土问题。

近几年内，澳门总督阿尔梅达的行政机构正着手采取某些使澳门地区经济生活集约化的措施。比如，打算在其中的一个岛屿上建设深水港口；由西德顾问进行研究建设国际航空港的可行性；由英国“有线和无线公司”在澳门地区铺设现代化的电缆系统。近几年内，出口总额显著增长，住宅建设计划得以实现，年度预算中45%的财政开支被用于行政支出(《国外》1983年第35期)。假如葡萄牙政府相信，在最近几年内将会失去澳门，那么这些使澳门经济活跃的措施大概不会被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吴学谦也宣称，澳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是当时机来临时，这一问题早晚会通过友好谈判的途径得到解决(1984年2月19日，新华社驻里斯本报道)。

据《里斯本报》报道，葡萄牙总理M.苏亚雷斯不久前曾说过，“澳门不会成为第二个香港”。注意到双方默认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解决澳门问题，可以得出结论，M.苏亚雷斯上述的言论意味着他相信，即便在彻底解决香港问题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保持澳门现状的可能性。或者，葡萄牙总理在自己的言语中所说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同香港相比，中葡双方

在澳门问题上能更快更容易地达成双边协议。

苏联在澳门问题立场上的结论:

应当继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的主权,支持旨在彻底消除澳门地区殖民主义残余的行动。应当在报纸阐述事实和有关澳门的事件,从客观新闻报道的角度正面评价中葡双方各自解决澳门问题的打算。考虑到最近一段时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在维持澳门现状上的共同兴趣,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显然,不应当批评延期解决澳门问题。

在中央报刊出版物的文章中,不应当强调有关中葡澳门条约的不平等问题。因为,首先,1974年以后,尤其是葡萄牙通过了承认其海外领地拥有独立自主权的法律后,这些条约失去了其本身的历史和政治意义;其次,为了不引起中国人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俄边界条约"不平等"问题上的观点。

为了苏联同葡萄牙进行对话,在对葡萄牙保持其在澳门地区的总督进行批评的时候,应当极其谨慎,因为葡萄牙并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地区的主权,也不坚持葡萄牙行政机构永久存在于澳门。

在官方报道中继续使用中国对澳门的称呼是合适的,必要的情况下顺便提提葡萄牙对澳门的称呼。

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学术出版物中可以将邓小平"一国两制"(以香港和澳门为例)的构想作为资产阶级趋同论的一种变种,以适当的形式来进行学术批判。

该材料由萨夫罗诺娃 Е. И. 准备。

中国对外政策研究室代理主任、
中国与欧美国家关系研究室室主任
Г. И. 拉古林

АВПРФ,ф. 0100,оп. 71,п. 314,д. 20,л. 114-120

№21960

乔尔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哈巴罗夫斯克与中国恢复往来情况

(1984年11月1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地方组织与中国边境省恢复往来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1958年，边疆区各部门同毗邻的黑龙江省一直保持着友好交往，两地互换党、政、共青团代表团，地质专家、河运和铁路交通、林业等方面的代表团，还有旅游团。边疆区的边防部队和卫生保健部门给黑龙江省人民提供过各种援助，包括抗洪和救治病人。

1956—1958年边疆区有6个代表团访问黑龙江省，共36人，其中3个是党、政府和共青团代表团，另外3个是林业专家、阿穆尔河运局专家和苏中边境铁路委员会人员代表团。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同黑龙江省没有互派过工会代表团。边疆区人员在黑龙江省访问时受到热情接待，参观了许多工厂、农业合作社和其他一些单位。

自1956年5月至1958年6月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向中国派出37个旅游团，共550人。

黑龙江省共有16个代表团访问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共142人。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阿穆尔河的综合考察团，共50人，一直沿江进行科学考察。

中国代表团访问了哈巴罗夫斯克、阿穆尔共青城、哈巴罗夫斯克和比金区、犹太自治州，参观了工业、农业、学校、幼儿园和文化单位。中国客人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出席了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活动，参加了边疆区1957年第一届青年联欢节和共青城市委第4次全会为建城25周年举办的活动。

这一时期边疆区和黑龙江省的体育部门也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举行过足球、冰球、篮球友谊赛。哈巴罗夫斯克市排球队和田径队也访问过哈尔滨。

哈巴罗夫斯克、共青城和比罗比詹三地的地方志博物馆举办了苏中小学生画展、中国美术作品展、中国代表团礼品展。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军区军官之家举办了电影节。边疆区电影院放映过中国电影，共青城一家剧院演出过13世纪中国戏剧家王实甫的《芙蓉亭》。边疆区图书社出版过一些介绍中国的图书。

1958年8月哈巴罗夫斯克市成立苏中友协分会，这是发展双方交流的重要事件。9月该市各界人士举行大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9周年。

1959年双方完成了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地质、经济、环境和水利的研究工作。这年6月黑龙江贸易代表团访问哈巴罗夫斯克。

1959年8月比金市各界与黑龙江省来访代表团举行友好晚会和体育比赛，中国旅游团第一次访问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到中国的旅游一直延续到1960年。1960年9月哈巴罗夫斯克举行边境地区贸易谈判。据统计，近3年来边贸增长4倍。1962年6月中国派一个15人组成的党政和新闻记者代表团访问哈巴罗夫斯克。

阿穆尔河运局人员也同黑龙江的同行保持着友好务实的关系。苏中河运联合委员会于1951年成立，委员会每年轮流在苏中两国举行会议，直到1957年委员会每年讨论河运问题和改善界河航运条件问题，并采取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措施。

50年代双方进出口商品是通过船运交接的。1958—1959年运输量每年达10万吨(出口占60%,进口占40%),苏方船只占80%,中方船只占20%。自1962年起进出口贸易运输就中断了。

从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1977年,联合委员会未能定期开会,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1970年的会议持续了5个半月,无果而终。1971—1972年的会议开了3个半月,连议程都没谈成。

1982—1984年阿穆尔河运人员同中方每年都有接触,联合委员会举行过3次会议,解决了一些问题,如讨论并批准航运工作计划,总结了双方执行决议的情况,还讨论了双方船只间发生的事故。

1963年在双方对界河进行联合考察时,苏方应中方三个县中苏友协分会的邀请访问了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沿岸的三个地方。

这三个县友协的领导在谈话时说,以前中苏边界地区的人民来往密切,“恢复交往就好了”。

在1983—1984年联合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中方表示愿意发展双方河运人员的交往,并建议阿穆尔河运局与黑龙江河运局交换体育代表队。

1984年中方正式建议交换河运专家代表团,这年联合委员会最后一次开会时,中方一再表示希望黑龙江和阿穆尔河运局担负起外贸货物运输。

远东铁路局的格罗捷科沃边境站与黑龙江省铁路员工也有过合作,有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有过低落。

最近几年,合作中出现新的情况。从1981年开始,双方恢复业务函件往来,边境铁路联合委员会也开始定期开会。

边境铁路联合委员会开会要解决执行边界铁路协定和客运行李和货物出现的问题,会议轮流在两国举行,1981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1982年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基本上是在求实的气氛中进行的。目前铁路外贸货物运输量有所增长,1984年与1983年相比,中国向苏联的出口增加一倍。

目前边境站格罗捷克沃和绥芬河之间关系基本正常,两站站长每月会晤一次,解决日常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货物交接中出现的困难。

1984年中方铁路员工向远东铁路局员工祝贺新年,表示愿继续开展合作,加强友谊。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7年9月26日决议,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捕鱼和消费合作社联盟从1958年同黑龙江省贸易公司开展边境贸易。最后一份合同是1965年6月签订的,为期5年(从1958—1965年共签7个合同),双方人员核对收支的最后一次会议是1970年8月15日至9月15日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1970年12月边疆区捕鱼和消费合作社联盟对黑龙江的出口就中止了。

边疆区捕鱼和消费合作社联盟出口的商品是:水桶、盆、铁锹、大镰刀、炉灶铸件、洗衣皂、制箍用铁、马拉式割草机、缝纫机、手表、木材等。进口的食品有肉罐头、苹果、

西红柿酱、菠萝、西瓜、果酱、酸黄瓜、醋渍蘑菇、淀粉，还有纺织品、鞋、家具、瓷器、建筑材料等。

1960—1968年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与中国的边贸进出口基本持平，具体数额是：

1960年——214.7万外汇卢布

1961年——94.3万外汇卢布

1962年——107.1万外汇卢布

1963年——201.5万外汇卢布

1964年——112.8万外汇卢布

1965年——88.7万外汇卢布

1966年——199.8万外汇卢布

1967年——19.2万外汇卢布

1968年——15.6万外汇卢布

按1958—1965年签订的合同，边疆区捕鱼和消费合作社联盟与黑龙江贸易公司贸易总额为1043.7万外汇卢布。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82年2月23日的决定，1983年哈巴罗夫斯克成立了全苏远东外贸处分理处，负责赤塔州、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州、滨海边疆区与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的边贸业务。哈巴罗夫斯克分理处行政隶属纳霍德卡全苏远东外贸处。

根据苏联外贸部与中国对外经济联系和贸易部1982年4月16日关于恢复两国贸易的换文，1983年10月至1984年9月，同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贸易公司举行过3次谈判，10次工作会晤。1983年3月会谈在中国举行，此后几次会谈是在外贝加尔斯克边境站、格罗捷科沃边境站和纳霍德卡举行的。

谈判商定了换货清单、供货条件和贸易额，签订了总额为277.94万外汇卢布的合同。

1983年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向中国出口下列商品：水桶、锌皮水桶、“比留萨”牌冰箱，“伊日-Ю4к”牌和“明斯克”牌摩托车、打字机、照相机、窗用玻璃、400号硅酸盐、水泥、锯木、造纸木材、煅烧纯碱、尿素、硝基安福钾、冷冻鱼，总额88.48万外汇卢布。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出售的商品不是剩余产品，而是为满足边贸需要专门储备的商品。

中方出口的商品是红烧猪肉、花生、酱油、糖果、皮帽、暖水瓶、毛毯、毛巾和纺织品，总额89.93万外汇卢布。

1984年前10个月，出口商品177.775万外汇卢布，进口商品190万外汇卢布。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进出口额是：

1983年——167.81万外汇卢布

1984年——367.775万外汇卢布

1984年中国贸易公司以及从事边贸的厂家希望全苏远东外贸处签订价值5 000万外汇卢布的进出口合同。目前中国公司已提出明年进出口货单，价值约4 000万—4 500万外汇卢布。

苏方通过边贸进一步满足了远东居民对日用品和食品的需求。但在实施中也有一些困难。出口商品不能保证及时供货,消费合作社联盟没有边贸出口计划,这大大影响了供货。

1983—1984年,作为例外并经苏联财政部同意,全苏远东外贸处按零售价,而非批发价,与边疆区厂家对出口商品进行结算,从而严重影响了出口效率,不能向中国提供对方所需的商品。中国贸易公司购买的电冰箱、摩托车、打字机、汽艇等商品在使用期间需维修或更换零部件。但全苏远东外贸处和消费合作社联盟因没有储备,不能提供零部件。

为进一步同中国发展和完善边贸,外贸部应批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边境贸易规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应根据其掌握的资源以及共和国贸易部和消费合作社联盟市场储备,统一制订年度边贸出口计划;赋予边疆区利用自己的资源并根据中方的需要,制订出口年度计划的权力;允许边疆区境内企业,不论其部门归属,在获得相应部的同意后,可从事边境贸易;除消费合作社外,其他商贸单位也应列入边贸行列。

最近一个时期中方人员不只一次向苏方边防代表提出希望发展边境交往。对方多次转达了恢复各级,包括某些镇县之间的贸易往来,并期待我方贸易部门的答复。

为了表示大规模开展边贸的愿望,中方多次邀我边防代表参观专门组织的商品展览会、日用品商店和食品商店。

为了同苏联开展边境贸易,中方在哈尔滨和呼和浩特专门成立了贸易公司,并在绥芬河与满洲里设立了分公司。

与此同时,中方积极开展活动,谋求与各地友协建立联系。

据我们观察,中方发展边境交往的目的是,加快解决中国东北地区迫切的经济问题,并不涉及对苏联的基本政策。

有鉴于此,有领导地开展边境地区的交往,从长远角度看对两国关系可以产生积极影响,中国居民也能对发展苏中贸易发挥一定作用。同时,边境贸易有助于改善我远东地区商品匮乏的状况。

开展民间组织、文体等方面的交往应有计划地进行,不宜匆忙,应谨慎从事,并保持高度警惕。

苏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A. K. 乔尔内

1984年11月1日

ГАХК, ф. п-35, оп. 111, д. 196, л. 19-38

№21962

萨利尼科夫致乔尔内报告：黑龙江中苏友协代表团来访情况

（1984年11月12日）

致苏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书记
A. K. 乔尔内同志：

关于中国黑龙江省中苏友协代表团在哈巴罗夫斯克市访问情况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67周年之际，应哈巴罗夫斯克苏中友协邀请，中国黑龙江省中苏友协代表团于1984年11月4—5日访问哈巴罗夫斯克。代表团团长——省友协顾问陈剑飞，副团长——省友协会长、省外办主任王耀臣，代表团团员——友协理事、黑龙江大学副教授孙梦彪（Сунь Мэнбяо），友协理事、省社科院工作人员徐景学（Сюй Цзэинсюе），省外办处长兼翻译李广（Ли Гуан）。

根据苏共边疆区区委办公厅批准的日程，安排代表团游览了哈巴罗夫斯克市容，参观了奥尔忠尼启泽工厂的技术检修厂、边疆区医院、铁道工程学院、"东方"缝纫厂、"苏联五十年"通用电缆厂、第30中学、地方志博物馆，会见了哈巴罗夫斯克苏朝友协和苏中友协积极分子。

应代表团请求，对哈巴罗夫斯克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A. C. 潘琴科同志进行了礼节性拜会，王耀臣会长、孙梦彪副教授会见了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学院院长B. B. 罗曼诺夫同志及其副手。所有会见从形式到内容都安排得很好，符合党和政府对中国总的政策精神。

中国客人所到之处洋溢着友好气氛，主人认真介绍情况，强调苏联人民愿与中国人民真诚友好，详细介绍了党和政府关心提高人民的福利。在边疆区医院同住院病人M. C. 切坎的会见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切坎原是哈巴罗夫斯克造船厂工人，现已退休，曾参加过解放东北的战争。代表团团长对切坎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参观过程中，中国客人欣然接受了各单位的纪念品：边疆区医院——介绍该医院的画册，铁道工程学院——相册和该学院画册、徽章，"东方"缝纫厂——便帽、桌布，通用电缆厂——哈巴罗夫斯克胸徽、工厂介绍画册，第30中学——儿童画册，市苏维埃执委会——哈巴罗夫斯克画册、糖果、香槟酒，哈巴罗夫斯克苏中友协——哈巴罗夫斯克全景画和电动刮须刀。

中国客人回赠的纪念品是葡萄酒、果汁、老虎油、石膏制的陈设品。

代表团团员开始时有些拘谨，第二天就放松了，提了许多问题，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劳动群众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工资待遇、医疗制度、妇女的福利、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的职权范围、处理各种矛盾的方法，包括党政领导之间的矛盾。

在参观过程中客人还提了一些专门问题。在参观通用电缆厂时询问该厂工程技术人员数量,他们的研究工作和新技术应用情况,该厂隶属哪个部门,有没有自主营销权。在奥尔忠尼启泽厂的技术检修厂询问了该厂生产能力,石油的来源。在会见远东地质勘察公司总经理 В. Б. 希哈诺夫时,客人试图了解列宁斯科耶地区地下是否有石油,他们说,提此问题是因为黑龙江省松辽地区发现了石油。

应该指出的是,代表团成员在讲话时多次表示希望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

同时也应指出,不论是正式讲话还是私下交谈,中方都没有谴责美国的政策和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方针。“日本侵略者”这几个字在代表团团长宣读的贺词里使用过,这是对方为庆祝十月革命 67 周年给边疆区苏中友协的贺信,另一次是在友谊之家讲话时使用过。

代表团成员的谈话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国际问题,没有涉及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他们讲得最多的是,黑龙江省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应该开展交往,黑龙江省和其他各省在这方面有很大自主权。他们自己交谈时提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都用中国名字,与苏方人员交谈时,都叫苏联用的名字。

代表团成员在提出交往建议时,一再表示甚至“显示”他们协会有权就合作签署任何协定,并且问: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能做决定呢?我们向中国客人说明:对于与外国建立关系问题,全苏各地是有一定程序的,中方的建议可正式向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提出。

从交谈中得知,代表团团长陈剑飞曾任黑龙江省政府副主席,“文革”中遭迫害,在八路军当过兵,1967 年随阿穆尔河水资源考察联合委员会代表团访问过哈巴罗夫斯克,退休后任省友协顾问。据他说,顾问制度是新建的,目的是填补因“文革”造成的干部空缺,顾问制度是临时性的,各地年轻领导干部成长起来以后,这个制度使命就结束了。顾问人选由上级党的领导机关提名,陈是黑龙江省委提名的。

在正式讲话和交谈时,陈剑飞向苏联同志祝贺十月革命节,祝愿取得新的成就,表示中国人民热切希望与苏联友好相处。在与苏朝友协和苏中友协积极分子会见时,陈讲话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新中国建设中苏联提供的援助。

代表团副团长王耀臣比团长活跃,他曾在苏联留学。1983 年访问过莫斯科。他在讲话中积极宣传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从他们的介绍看,这个政策就是放开对外交往。

据翻译李广说,代表团成员在文革时期都不同形式受到迫害,他自己曾被戴上苏联特务的帽子坐牢 1 年,劳改 6 年。

除团长外,其他人都会俄语,对苏联文化艺术、科技、历史书籍兴趣很大。

告别时,代表团团长和全体团员对热情友好的接待表示感谢,并邀苏方回访。在告别晚宴上,代表团团长对广播电台记者称赞苏联人民对代表团热情友好,并说对美丽盛装的哈巴罗夫斯克以及这里的人民印象很好,他回去后一定要向别人介绍。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不够,没能看更多东西,还有许多问题没有问。

中国客人还说,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有深厚基础,而会见、交谈和参观一定为双方新的更有成效的合作、为巩固友好睦邻关系揭开新的一页。

中国代表团提出一项建议：双方联合投资在黑龙江省建铁路、煤矿，改造牡丹江冶金厂，扩大边贸和增加商品品种，中国提供劳力在苏联伐木，交换体育代表团、旅游团，高校之间开展交流。在拜访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时，代表团建议黑龙江省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哈尔滨和哈巴罗夫斯克市结成友好省区和友好市。

苏共边疆区区委就中国代表团访问哈巴罗夫斯克召开了总结会。

苏共边疆区区委宣传部部长

B. 萨利尼科夫

1984 年 11 月 12 日

ГАХК，ф. п－35，оп. 111，д. 170，л. 99－105

№25991

驻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处的报告：澳门回归问题谈判

（1986 年 11 月 27 日）

苏联驻联合国分部及常驻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处

1986 年 11 月 27 日

第 5500 号文

文本第 7 份

副　本

葡中就澳门问题进行的谈判

（对西方报纸材料进行的观察分析）

1986 年 11 月 27 日

1986 年 10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葡萄牙进行第三轮谈判的结果，使双方就澳门问题达成了广泛的协议。为了对协议草案进行详细的讨论，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根据新闻报道，双方取得了重大进展。

正如当地的观察家们所认为的，很有可能的是，澳门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困难，因为不论是葡萄牙还是中国都对此感兴趣。澳门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是“特洛伊木

马”,它可以使中国商品渗透到欧洲市场。葡萄牙从自身出发,意识到了自己的主要困难,这些困难存在于保持葡萄牙在澳门的文化和语言以及保证生活在澳门的少数葡萄牙居民的权利。葡萄牙准备在离开澳门后,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帮助以实施众多的社会、文化计划,另据葡萄牙当局代表的发言,生活在澳门的葡萄牙公民的权利将会得到完全的维护。但是,当地居民中的葡萄牙人对这些声明持怀疑态度,正如当地观察家们所指出的,他们已经在做离开的准备。

至于澳门的经济前景,那么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可以将澳门从赌博工业设施中心转变为商业和经济中心。最近几年澳门的旅游业发展迅速:每年约有600万外国游客来澳门旅游,而在1962年仅有25万游客。而最有利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更多的外国银行都在澳门开设了自己的分部。今年(1986年)就有来自日本、美国、欧洲、中国内地和香港的25家银行在澳门开业。在寻找国外资本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致力于扩大自己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中国对澳门的关系政策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证据。为了将澳门的发展同中国大陆的发展结合起来,中国支持在澳门建设深水港口。与此相连的是,应当指出,中国在距澳门不远的地方建立了包括珠海在内的经济特区,在这些特区内外国资本获得了大量的特许权。距香港较近也促使了外国贷款和技术的引入。

因此,澳门拥有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根据西方观察家的观点,20年以后,澳门将同香港以及广东一起成为中国、亚洲以至于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发展中心。

АВПРФ,ф.0100,оп.73,п.322,д.9,л.70-71

1987 年

№25869

卢金的报告：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举行会谈

（1987 年 12 月 16 日）

关于我们就柬埔寨问题发出的倡议

我认为，应当提出如下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特别代表应当就柬埔寨问题定期举行会谈。

在现代的局势下，这种会谈对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好处。

首先，这些定期会谈会加强我们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积极作用；第二，这些会谈会同相关的外部主要力量建立进行磋商的渠道；第三，事实上会形成今后就柬埔寨问题召开国际会议的机制；第四，法国会积极起来（法国在该问题上可以起到非常有益的建设性的作用）；第五，这些会谈在客观上会对那些希望阻止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所有人（首先是中国人）施加压力。

这些会谈可以在巴黎举行，最初可以是非正式的，在较低的级别上进行。经五大国协调一致可以邀请直接参与冲突的各方代表参加会谈，以便得到信息。

B. 卢金[①]

1987 年 12 月 16 日

ГАРФ，ф. 10026，оп. 4，д. 2867，л. 1

① 卢金，时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与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编注

1988 年

№25941

沃罗比约夫与李凤林会谈记录：苏联要求中国关注越南的照会①

（1988 年 3 月 30 日）

与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凤林的会谈记录

1988 年 3 月 30 日

我提请中国外交官注意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在今年 3 月 26 日的照会，该照会确认了同中国就斯普拉特利群岛②进行谈判的建议，并且直到现在仍然反对使用武力。越方的这一措施被看做是积极的。我说，解决争议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进行对话的政治手段，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李凤林开始表达如下看法：在属于自己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发生变化。在 1975 年之前，无论是公开，还是在进行的各类接触中，其中包括在进行的最高级别的接触中，越南方面都无条件地同意中国的立场。关于这一点有许多文件为证。但是，在解放南越的战争胜利结束之后，越南领导人的立场完全发生了转变。当越南经济恶化，或者出现政治困难的时候，河内就时不时地就南中国海的所属问题发出鼓噪。现在看起来是在鼓吹他们的"超级爱国主义"情绪。

李凤林接着说，我们也注意到，从 1970 年下半年开始，关于斯普拉特利群岛所属的注解从苏联的地图上消失了。苏联报刊的论调在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苏联完全支持违背了自己立场的越南关于斯普拉特利群岛所属的立场。因此，无论是在这里，在莫斯科，还是在北京都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仔细的研究。

李凤林承认，坦率地说，最近几天，中国驻苏大使馆从中央得到指示，把苏联关于这一问题的每一句话都"一字不漏地转达了"。李凤林说："我们注意到，苏联没有就支持我们的立场发表声明。"当然，苏联国内对这些事件的阐述不能被看作是与苏中关系无关的。李凤林指出，目前大使馆把苏联的立场看作是"有节制的，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越南的"。

关于中国和越南就这些岛屿进行谈判的问题，他在尽力援引如下的话，就是说苏联拒绝

---

① 该档案系摘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编注

② 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即南沙群岛。——编注

同日本就千岛群岛进行谈判。

对此我回答说，苏联现在不反对同日本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双方的立场相距甚远这是另一回事。我强调说，我们相信，避免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非常重要，而这次越南刚好就这一问题提出了建议，因此我们会对他们予以支持。

李凤林说，中国不愿被卷入东南亚的大规模冲突，因为这不符合它的利益。

В. Я. 沃罗比约夫[①]

АВПРФ，ф. 0100，оп. 75，д. 3，л. 53 - 55

№25863

外交部亚洲司的报告：印度支那各国与中国对柬埔寨问题的态度

(1988 年 5 月 4 日)

关于印度支那各国和中国对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态度

(情报)

一、解决问题的途径

印度支那各国	中　　国
柬埔寨冲突必须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只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解决柬埔寨问题。如果敌对双方不同意停止战斗的话，在某一时期，谈判和武装斗争会同时进行。	如果越南人承担了把其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的责任，并宣布这一行动的话，那么在越南撤出首批规定的军队之后，中国愿意同相关各方进行讨论，其中包括同越南人讨论关于全面、公正而合理地解决柬埔寨的问题(1983 年苏中政治磋商第 3 轮谈判)。 我们支持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只有越南完全从柬埔寨撤出军队(1986 年苏中政治磋商第 8 轮会谈)。 中国政府坚决支持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提出的八项条款建议，赞同在此基础上尽快解决柬埔寨问题(1986 年 12 月 26 日中国外交部代表声明)。 对于越南和柬埔寨来说，军事解决问题是没有任何出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表在 1987 年 3 月对印度驻北京临时代办的谈话)。 我们认为，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在去年提出的八项条款建议是公正而合理的(1987 年苏中政治磋商第 10 轮谈判)。 (在越南军队撤出之后)……应当使柬埔寨人民有自己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权力。中国赞同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也就是建立以 Н. 西哈努克为首的、不排斥任何一方的四方联合政府(吴学谦与谢瓦尔德纳泽在 1987 年 9 月 20 日的会谈)。

① 沃罗比约夫，苏联外交官，1989—1990 年任苏联外交部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编注

双方一致认为,必须寻找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途径,单单使用军事手段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他们都同意,比较能够令人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形式是实现民族和解,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仍然坚持认为,事先必须使越南撤出军队,并以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提出的八项条款为基础来和平解决问题。

二、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参与者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同敌对的集团进行会谈,愿意把波尔布特罪犯以及在思想上较为倾向于他的那批人排除在领导人之外,以便最终消除再次出现种族屠杀的威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民族和解问题,建立各民族的联盟,在和平和稳定的条件下建设和保卫国家。 为了最高的民族利益,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愿意根据西哈努克亲王对和平事业、民族和解和国家的独立作出的贡献,使其在国家机构中担任较高的职务。 柬埔寨问题必须要通过所有冲突各方进行谈判由柬埔寨人民自己解决。 ……现在柬埔寨实际上有三大力量:韩桑林、乔森潘和西哈努克。	……波尔布特和英萨利认为,让诸如乔森潘这样的人参加谈判是不能被接受的,更不要说参加政府了(邓小平在1987年5月同德奎利亚尔的谈话)。 西哈努克亲王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这可以由他30多年活动的经历来证明,无论是在柬埔寨还是在国外他都享有巨大的威望。如果政府由他来领导,那么该政府就会得到柬埔寨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吴学谦同谢瓦尔德纳泽在1987年9月20日的会谈)。 中国支持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也就是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不排斥任何一方的四方联合政府(吴学谦与谢瓦尔德纳泽在1987年9月20日的谈话)。 越南"应当在最短的时间内从柬埔寨撤出自己所有的军队,通过与西哈努克亲王和联合政府进行直接谈判参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进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表在今年4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双方都不反对让柬埔寨四方都参与政治调节进程的想法。但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坚持强调西哈努克在这一进程中的领导作用,反对波尔布特及其亲信参与政治谈判和未来建立的政府,并建议让乔森潘担任"红色高棉"的代表。印度支那各方也没有确定西哈努克的具体地位,没有公开具体说明愿意同"红色高棉"中的哪位领导人进行接触,没有断然反对波尔布特及其亲信参与政治解决的进程以及柬埔寨未来的政治活动。各方都对宋双的作用默不作声。

三、柬埔寨各方对政治谈判进程的看法

围绕柬埔寨问题最好的政治解决方案是苏联、越南、中国、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以及乔森潘集团达成协议(阮高查1987年11月27日在河内发表的声明)。 在越南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解决柬埔寨问题主要的政治方向,其途径是实现越南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在三方联合出现分裂的问题上,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认为最为重要的任务是自己要取得对其他所有集团的优势,在此之后可以谈论四方谈判。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战略路线是,同西哈努克建立共同的阵线,并孤立"红色高棉"和宋双。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同乔森潘迅速开始谈判不仅会引起柬埔寨人民的消极反应(他们仍然惧怕波尔布特分子),而且还会引起世界舆论的消极反应。不排除首先同宋双举行谈判。	中国赞同以越南和韩桑林为一方,与联合政党举行谈判(赫努佩克与胡耀邦在1986年12月的会谈)。 我们支持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军队之后,柬埔寨四方通过进行磋商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1986年苏中政治磋商第9轮谈判)。 中国不反对西哈努克同洪森举行会谈,但主要的问题是:会谈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只要政权掌握在韩桑林政府手中,西哈努克就不能返回柬埔寨(李先念于1987年11月在巴黎的谈话)。 只有在越南人作为战斗的一方参与会谈的情况下,洪森同西哈努克举行的会谈才具

续 表

中国和“红色高棉”应当在政治解决进程中起到自己的作用，但是不允许他们进行操纵的企图。只能同意他们参加政治方面的谈判，但是一定要撤出他们的武装力量。 斗争将是长期的，将会持续到达成政治协议的时候。 我们愿意同所有反对我们的三方集团的代表进行谈判……但条件是，一方是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另一方是与我们对立的三方联合力量，或者是其中的单独一方，而不是中国人所坚持的四方谈判。	有意义(中国外交部代表在1987年12月16日发表的声明)。 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应当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民柬联合政府同越南就越南撤出军队问题达成协议。第二阶段柬埔寨四方之间解决未来柬埔寨的国家制度问题(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刘述卿①在1987年12月的谈话)。 把越南人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柬埔寨有越南的军队(吴学谦同罗高寿在1987年12月22日的谈话)。

关于对“鸡尾酒会谈”的态度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同意在平等的基础上无条件地参加非正式的“鸡尾酒会谈”，会谈可以在雅加达举行，分两个阶段展开：在第一阶段柬埔寨敌对双方进行非正式的会谈；在第二阶段，相关各方为达成协议做出保证。 洪森同西哈努克举行的会谈是实现越南与印度尼西亚达成协议的第一步。尽管会谈不在雅加达举行，但它们实际上是在“胡志明公式”的框架内。	中国不支持进行“鸡尾酒”会谈的想法，无论以何种形式举行，因为这样的会谈实际上将意味着承认韩桑林体制，并偏离民柬联合政府提出的八项条款纲领。关于举行“鸡尾酒会谈”的想法会助长越南人的气焰，越南人希望利用这样的会谈来实现自己反对东盟的图谋(吴学谦同C. 沙卫西拉在1987年8月的会谈)。 在进行“鸡尾酒”会谈的问题上中国只支持如下方案：要以东盟曼谷会议为基础(吴学谦同M. 库苏马-阿特马查在1987年9月25日举行的会谈)。 中国支持在雅加达举行会谈的想法……如果可以确信越南人能够参加第二阶段的会谈，乔森潘和宋双可以参加雅加达会谈(刘述卿和阿塔拉斯1988年4月在雅加达的会谈)。

各方在这一问题上唯一的共同点是：印度支那各方和中国认为，柬埔寨的四个派别应当参加政治谈判的进程，至于某一阶段进行谈判的形式、时间和与会代表的组成等问题，各方的看法存在重大差别。各方对“鸡尾酒会谈”的态度事实上与此类似，各方在形式上不反对进行这样的会谈，但是印度支那国家赞同在第一阶段的会谈中进行的对话中按照1∶1的方式进行(也就是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西哈努克要么是作为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三方集团的代表，要么仅仅是自己派别的代表)，而中国坚持按照1∶3加越南的方式进行(也就是，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同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三个派别，而且其中的每一方都可以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同直接参与冲突的另一方越南进行谈判)。

① 原文如此。刘述卿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编注

四、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军队

越南志愿军将完全从柬埔寨撤出,同时终止任何外部势力对柬埔寨事务的干涉,并利用外国领土来反对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军队都将在1990年撤出。 越南军队或者在和平解决进程的框架之外在1990年撤出,或者在这一框架内在更早的时候撤出。在这一问题上应当相互做出让步、相互做出保证。 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内,自柬埔寨相关各方达成协议开始,在"红色高棉"同时削减武装力量,以便在24个月的期限内最终完全解散军队的情况下,越南在24个月内撤军(分三个阶段等量撤出)。	越南当局首先应当终止侵略扩张行为,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出军队(黄华在1980年5月13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越南从柬埔寨撤出部分军队是试图促使东盟各国承认其对柬埔寨的占领,开展地区性的对话,削弱东盟对柬埔寨人民斗争的支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越南根据联合国的决议无条件地从越南撤出军队(《人民日报》1982年7月9日)。 如果越南承担了从柬埔寨撤出所有军队的责任,并宣布这一举动,那么在越南撤回首批军队之后,中国愿意同所有相关各方,其中包括同越南讨论关于全面、公正而合理地解决柬埔寨的问题(苏中政治磋商1983年第三轮谈判)。 检验越南人真诚性(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方面)的唯一标准是他们能否立即从柬埔寨撤出自己的军队,而不是拖延到1990年撤出(中国外交部代表在1985年8月20日的声明)。 中国和越南恢复传统友谊的纽带的条件是越南能够真正从柬埔寨撤出自己的军队,不推行反华政策(1986年吴学谦在联合国大会第41次会议上的发言)。 越南人应当承担起从柬埔寨撤军的义务,并提出现实的撤军计划(吴学谦和罗高寿在1987年12月22日的谈话)。

双方同意,必须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出自己的军队,但是印度支那方面认为这是政治调解进程的组成部分,同其他的因素紧密相连,并希望把这一进程同"红色高棉"同时解散自己的军队联系起来,而中国方面把越南撤军看作是一个前提条件,是真正开始政治进程之前不可接受的。

五、国际力量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坚决反对国际力量或者联合国军队进入柬埔寨,因为这会有把柬埔寨变为"印度支那的黎巴嫩"的危险。 如果西哈努克同意保留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结构和法律,国际力量在柬埔寨的存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选项。	中国暂时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六、关于联合政府

在选举的基础上组成常设的政府之前,建立联合政府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任何人无论是通过军事的还是其他的途径都不能推翻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它也不允许在谈判的幕后进行这样的活动。建立四方联合政府(在选举前)是"没有法律基础的"。 政治调解可以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一阶段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西哈努克进行合作,在达成协议之后,邀请其他两个派别的力量加入它们。在第二阶段,在越南完全	相关国家应当支持和赞同能够根据民族统一和民族和解的精神在柬埔寨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苏中政治磋商1987年第10轮谈判)。 中国反对仅由一方垄断权力的做法,同时反对排挤任何一方的试图(苏中政治磋商第10轮谈判)。 中国没有在柬埔寨建立由"红色高棉"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的意图。而且,我们不打算支持波尔布特返回金边来垄断权力(苏中1987年政治磋商第10轮谈判)。 ……如下一个重要的因素必须强调:企图以韩桑林政府为基础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无益的(钱其琛和特罗扬诺夫斯基在1987年12月4日的谈话)。

续 表

撤军之后组建选举委员会，进行全面的选举，在其基础上组成议会，并由议会组成临时政府。在选举中可以设立外国的观察员。 在选举之前事实上唯一可以接受的行动方案是维持现状，也就是维持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和反对派的力量。 在这个问题上各方建立民族和解最高委员会，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西哈努克可以在其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西哈努克可以成为民族和解最高委员会主席。	在柬埔寨应当组成四方联合政府，应当保证西哈努克(而不是韩桑林或者“红色高棉”)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而且他应当得到实际的权力，而不是“像花瓶一样，被摆放在金边”(中国外交部代表在1987年12月16日的发言)。 中国支持西哈努克和乔森潘提出的四项条款，其中指出，在建立联合政府之前，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应当解散；民主的柬埔寨将会在临时政府建立之前直接建立，而临时政府也将会在其建立之后不久自行解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代表在1988年2月的发言)。 联合政府应当不是在撤出军队的最终阶段到来之前建立，而是应当在完全最终的撤军之后建立(1987年中国外交部代表就西哈努克和乔森潘提出的四项条款做出的解释)。

总的来说，双方不反对建立四方联合政府，也不反对联合政府由西哈努克领导，但是印度支那国家认为，联合政府将在全面的选举之后建立，而在此之前，联合应当以现今的政权为基础发挥功能，但中国坚持越南要事先撤出军队，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解散，各派代表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合政府，而在此之后进行全面的选举。

七、柬埔寨的政治未来

将在国际监督之下，在全国的国民议会举行全面的选举，制定新的宪法。只有柬埔寨人民及其全权代表才能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未来。 我们同意柬埔寨成为一个独立、中立而不结盟的国家。 对“独立、中立而不结盟的柬埔寨”的理解是：拒绝加入军事联盟，不允许建立外国的军事基地和部署外国的军队，禁止利用柬埔寨的领土从事反对其他国家的行动，同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无论其政治和社会制度如何。	我们希望，柬埔寨人民通过自己的民族自决成为一个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苏中政治磋商1986年底9轮谈判)。 中国不打算在柬埔寨追寻自己自私的利益，不打算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者同其建立特殊的关系(苏中政治磋商1987年底10轮谈判)。 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时候必须充分尊重柬埔寨人民的意愿……应当由柬埔寨人民自己做出选择和决定。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苏中政治磋商第10轮谈判)。 柬埔寨应当成为一个独立、中立而不结盟的国家，它应支持同越南、中国、东盟国家以及苏联保持正常和友好的关系(苏中政治磋商第10轮谈判)。 ……越南的合法利益(在从柬埔寨撤军之后)当然会被予以考虑(T.日夫科夫同赵紫阳在1987年5月的谈话)。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柬埔寨都不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应保持“严格的中立”(中国外交部代表在1987年12月16日的声明)。

尽管各方都支持在将来建立一个独立、中立而不结盟的柬埔寨，但是各方都有自己的目的，都倾向于不公开宣布自己的目的。

八、关于国际保障

应当召开由柬埔寨敌对双方、印度支那国家和东盟国家、苏联、中国、印度、法国、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对和平	相关国家应当支持和赞同如下建议：使柬埔寨各方在以民族统一和民族和解的精神下组建联合政府，这些国家应当提供国际保障(苏中政治磋商第10轮谈判)。

续 表

解决柬埔寨问题及保障东南亚的和平作出贡献的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为所达成协议的实现提供保障,为柬埔寨的国家安全和东南亚的和平提供保障。 另外,还可以提出如下国家可以参加国际会议:日本、澳大利亚、津巴布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联合国秘书长(以个人身份)。	中国非常希望在西哈努克的领导下实现民族和解,以便在越南撤军之后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开展自由选举。中国将尊重这一选举结果,并将同相关国家一道提供国际保障(苏中政治磋商1987年底11轮谈判)。 中国支持召开国际会议,以便制定和通过国际保障(戴秉国同费多托夫在1987年12月11日的谈话)。 中国支持在西哈努克的领导下建立柬埔寨四方联合政府,并愿意为使柬埔寨成为一个中立、不结盟的和平国家提供国际保障(1988年4月6日钱其琛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中国和印度支那国家在如下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应当为柬埔寨各方达成的协议提供国际保障。

现在围绕柬埔寨问题形成了如下共识:未来解决柬埔寨问题也应寻找政治解决问题的途径。无论是印度支那国家,还是中国的立场中都有一些共同点,尽管每一方的立场中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内容。这些共同点是:

——承认柬埔寨人民民族自决的权利,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国内事务的权利;

——同意柬埔寨互相敌对的四个集团参加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进程;

——同意按照民族和解的思想,以某种形式让西哈努克回国的可能性;

——认识到越南从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撤军的必要性;

——在某种程度上反对波尔布特及其亲信再次掌握政权的可能性;

——希望为将来就实现民族和解和政治解决问题而签署的协议提供国际保障。

主要矛盾是由于中国人提出的如下要求引起的:在保留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情况下解散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结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同越南直接进行谈判。

印度支那朋友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保持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现存的制度以及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特殊关系",哪怕是在形式上做出某些变更和精简。对于越南来说,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关键是防止其敌对的政权在柬埔寨复辟。同时。印度支那国家领导人明白,不考虑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最终达成解决方案的。在此方面不应完全忽视如下事实:越南同志认为,前不久他们能提出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案是乐观的,能够使越南与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考虑到了中国所作出的一定的让步(当然,"红色高棉"也作了让步)。

中国所采取的立场的基础是,企图继续和依靠与苏联合作的印度支那三方联盟加强关系。北京把这样的统一看作是扩大自己在该地区影响的主要障碍。中国领导人的考虑是,一些客观条件,其中包括"红色高棉"在事实上完全从属于北京,使得在没有北京参与的情况下很难解决柬埔寨问题,并企图保障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导作用。中国方面的考虑是,提出自己强硬的解决条件,其中包括在不拒绝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八项条款的同时,支持西哈努克和乔森潘提出的四项条款。但是中国仍然被迫考虑到印度支那半岛的现实,近来在他们的立场中可以发现上述一些积极的因素,比如,中国已经不再坚持强调要把越南从柬埔寨

人民共和国完全撤军作为西哈努克与洪森开始进行对话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他们同意只有政治途径才能解决问题，他们也赞同在西哈努克领导的联合政府中任何一个集团，其中包括“红色高棉”都不能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承认，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过程中考虑到越南利益的必要性。

苏联外交部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

1988年5月4日

ГАРФ，ф. 10026，оп. 4，д. 2802，л. 166－180

№25870

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司的报告：在亚太地区扩大合作的可能性

(1988年6月6日)

关于苏联在亚太地区扩大经济合作若干问题及可能的方向（根据苏联外交部1988年3月30—31日工作会议材料：《苏联对亚太地区政策的迫切问题》）

近年来亚太地区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作用增强了，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亚太地区各国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功。日本在工业生产领域占据了第二的位置，新兴工业国家（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在整个70年代（6%—12%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在80年代都高速发展，中国和东盟国家也进入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时期……①

顺利扩大苏联在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完全符合苏联的利益，可以加速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德里提出的保障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纲领的实现。

阻碍苏联积极加入亚太地区国际劳动分工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东部地区社会经济的性质及其发展的水平较低。现有的部门管理机制看起来不能消除亚太地区各国的迅猛发展与苏联远东地区经济停滞局面的巨大差距。1987年8月19日通过的远东经济区综合生产力长远发展纲要需要对其发展战略进行根本改革，并且没有考虑到地缘的、自然条件的、人文的和国际政治的现实。在制定纲要的经济部分的内容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苏联远东地区在国

① 原文如此，下同。——编注

际经济联系中的前景和意义,事实上指定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充当不仅向亚太地区发达国家,而且向发展中国家出售原料的角色。事实上把同远东经济区发展贸易的优先权赋予了日本,甚至没有提到新兴工业国家和东盟,而这些国家则是苏联在亚太地区扩大经济合作的潜在国家。纲要中没有预测到在亚太市场的发展,因此建议苏联远东地区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生产这类出口的商品。由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首先是日本,它们的经济正在向高科技和节约能源的技术型转移,因而从苏联进口传统原料和能源的需求在降低。

在苏联外交部就苏联对亚太地区一些迫切的政策问题召开的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如下看法:在制定国家发展纲要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在远东经济区建立致力于同亚太国家发展经济联系的大型的试验区的可能性。要进行这类实验不能不制定和通过一系列法律文件,无论是同合作的国家之间,还是同国外的私人资本之间,贸易机构之间进行联系的相互规则都要与全联盟的规则有实质性的区别。远东经济区和全联盟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将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上。

在远东地区进行这样的大规模的经济实验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因为这一地区是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无论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还是处于政治战略的考虑,加快远东地区的发展都是必需的。远东地区远远落后于苏联的中央地区,其民族成分相对单一。这在客观上使得更加易于进行试验,因此可能出现的一些暂时的消极的社会影响将不会非常尖锐,相对于我国的其他边境地区而言,出现离心倾向的危险要小一些。

与会者指出,亚太地区明显出现了一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威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不取决于军事力量,而取决于其科技和经济发展。其原因在于日本、新兴工业国家、中国以及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在该地区影响力的增长。在此问题上与会者表现出了对苏联在该地区的地位不断被削弱的担忧。这与我们同亚太地区的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速度以及顺利的程度有关,要考虑到,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使得苏联融入这一进程一年比一年困难。

会议上提出了明确确定我们在亚太地区安全的优先方面,使苏联在这一地区有足够合理的军事存在,但不要过于明显,不要妨碍远东地区社会经济潜力的增长,同时要加强信任,扩大苏联与亚太地区所有国家的经济合作。

其中的一项主要任务是,要积极努力,一方面改善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不允许苏联与中国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这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会上还提出了如下看法:必须采取措施,降低苏中边界军事对抗的程度,把精力集中在与中国相邻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上,使两国经济能够相互依赖,这是某些军事决议所难以消除的。对于苏联远东地区参与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纲要的实施,中国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前不久就两国政府间签署"苏联加盟共和国、州和一些部门同中国的一些省市建立经贸关系"的协议的谈判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正在研究关于在苏联建立生产保温设备的合资企业问题以及在中国建立纤维素联合加工厂等相关问题。在外交部参加会议的代表强调说,在这些方面必须更加积极地同中国进行合作。并提出了一些比较有前景的项目,比如建设从萨哈林①到北京

---

① 萨哈林,即库页岛。——译注

的燃气管道，途经符拉迪沃斯托克①、布拉戈维申斯克②，年输送20亿—30亿卢布的燃气，在阿穆尔河建造功率为50亿千瓦时的水电站，在中国建立合资的船舶修理企业，对发动机、空气压缩机以及其他的设备进行维修。

会议着重强调，必须克服与新兴工业国家，其中包括与韩国发展经贸关系中的消极因素，韩国是我们在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欧洲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始与韩国建立直接的联系，有理由认为，这一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尽管北朝鲜人会有一些消极的反应。匈牙利和波兰已经同韩国互换了贸易代表；民主德国的贸易部门同韩国的20多家公司保持着联系，其中两家公司已经获得准许在柏林开设代表处，尽管没有给予它们正式的地位，韩国的一些公司经常参加在柏林举办的展览会。苏联同韩国的贸易额大约为800万美元。韩国的一些企业家曾多次表示，希望同苏联建立直接的贸易联系。比如，为此目的韩国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朴永元通过希腊驻日本大使(兼驻韩国大使)在今年3月份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并表明了他们的这些意愿。

首尔对苏联参加经济技术合作国际会议的积极态度就证明了他们愿意与苏联发展经济合作。1987年10月，在首尔召开的经济技术合作能源和矿产论坛上，韩国代表对苏联代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 **M. A.** 斯特里科维奇的报告《关于苏联能源的发展状况以及在该领域与亚太国家进行合作的前景》表现出了巨大兴趣。斯特里科维奇同志认为，韩国方面做出了积极回应，具体向我们提出来关于把计划敷设通往北京的燃气管道延伸到首尔或者韩国东南沿岸，并通过第三国同韩国建立合资企业。

我们认为，考虑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同韩国建立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过于担心由于苏联与韩国贸易关系的积极发展而使苏朝关系恶化，至少在苏联与韩国的直接贸易额低于中国与韩国的贸易额之前不会恶化，1987年中国与韩国的贸易额(主要通过日本、香港和澳门)已经达到了30亿美元。

在外交部工作会议上指出，吸引国外对苏联远东经济区进行投资的较为有效的形式是在该地区建立经济特区。

因此特地表示，希望能够重视日本东邦生命保险公司董事长太田清藏提出的设立苏日土地企业的建议。预计苏联方面提供其与中国和朝鲜接壤的一块面积为100平方公里的土地，租期60年，在此期间日本方面提供大约40亿卢布，用于建设国际机场、电视发射中心、海港、国际贸易中心设施等。该土地企业将向国外公司和苏日合资企业出租上述地段，并占有10%的股份，其收入应占日方投资的8%。

实施太田清藏提出的计划，以及建立其他的特区在原则上能够促进苏联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完成，有助于苏联积极地参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

无论是在双边的基础上，还是在多边的基础上扩大苏联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合作，都

① 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译注
② 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译注

将会使我们今后更加努力地加入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动。在此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就是今年3月份建立的苏联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E.M.普里马科夫院士被选为主席),委员会成员中有政府代表、对外经济部门代表、社会研究机构的代表。

苏联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建立,使得苏联可以更加积极地参加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这一较有威望的地区组织的活动。以E.M.普里马科夫为首的苏联代表以“客人”的身份参加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第6次会议(1988年5月17—20日在大阪召开)。这是可以接受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谈论的一些想法的具体实践,是政治新思维的表现。与会的苏联代表同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日本太平洋岛屿诸国的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为解决苏联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加入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及其工作机构酿造了较为有利的氛围。

为了与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的成员国加强业务上的联系,应当在1988—1989年邀请中国、新西兰、泰国、马来西亚、加拿大和印尼的代表访问苏联,了解情况。相关部门、苏联科学院、科学生产单位将会积极地参加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工作机构的活动,要特别注意矿产原料和能源论坛,注意农业小组的活动……

与会者指出,苏联是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大国,但是获得承认的主要是其地缘地位,而其相应的经济发展以及参与地区国际劳动分工的状况却未得到承认。

在对国内的管理机制进行改革,不断增强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情况下,企业的经济自主性要增强,要有权同国外的合作伙伴建立直接的联系,建立合资企业,地方机构作用的转变、它们的巨大主动性以及其他的措施在客观上建立了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加强苏联远东地区与亚太国家进行经贸合作的良好条件。苏联在亚太地区在各个方面战略地位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循序渐进地贯彻这些措施,以及贯彻这些措施的广度和深度。

苏联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司政治经济处

1988年6月6日

ГАРФ,ф. 10026,оп. 4,д. 2867,л. 2-11

№25936

法捷耶夫与李凤林会谈纪要:通报阿富汗的局势[①]

(1988年6月22日)

摘自Ю.Д.法捷耶夫的工作日记

---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与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凤林的会谈纪要

1988年6月22日

邀请了李凤林进行会谈，受委托，向他说了如下的话……

极端主义者认识到了与阿富汗正规军进行直接的军事冲突是没有前景的，因此他们就努力采取恐怖主义破坏活动，首先是针对广大的阿富汗穆斯林居民。他们对一些城市、农村和国民经济的设施发动袭击。最近两个月在喀布尔发射了167枚火箭弹，此外，对……发动了67次爆炸，这导致了138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此外有170人受伤。摧毁了大量的建筑、行政大楼和商贸大楼，造成的物质损失达数千万阿富汗尼(货币单位)，今年7月19日在喀布尔再次发生了枪击事件，发射了火箭弹，造成了15人死亡，23人受伤，阿富汗的专门机构在一些没有爆炸的火箭弹上发现了中国商标。

上述对阿富汗首都广大居民实施的恐怖和破坏活动的事实引起了强烈的愤慨。需要立即结束这些活动，作为对日内瓦协议的一项保证，苏联将不允许极端主义的暴行。

我使中国方面注意到上述事实，希望中国利用自己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便保证对日内瓦协议的严格遵守，终止在喀布尔以及其他的城市和农村进行的恐怖活动。

李凤林回答说，他将根据规定转告这次会谈的内容。他指出，中国支持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反对对广大民众实施恐怖活动。至于发现中国商标的火箭弹，李凤林指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的武器都是通过各种渠道流向不同的国家。关于此事，现在还不能对中国的正式立场进行评论……

Ю. Д. 法捷耶夫

АВПРФ，ф. 0100，оп. 75，д. 3，л. 17－19

№25945

沃罗比约夫与李凤林会谈记录:中国决定与苏联举行高层会晤[①]

(1988 年 11 月 11 日)

与中国驻苏临时代办李凤林举行的会谈记录

1988 年 11 月 11 日

在非正式的会谈中,李凤林确认,中国领导人已经通过了在 1989 年上半年与苏联领导人举行高层会晤的政治决定。用李凤林的话来说,北京在原则上同意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的关于可以在 4 月份、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举行这一会晤的意见。

接着李凤林说,他已经直接向高层完全通报了关于同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 71 周年时的简短谈话,李凤林说,他特别提到了如下看法,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们两国应尽一切努力,来避免出现一些突发的不愉快的事情。同时,就今后举行的高层会晤事先达成相互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李凤林指出,这完全是他个人的看法,苏联领导人与美国、西欧领导人进行类似会谈的计划未必是可以接受的,当时事先曾非常详细地制定出了各种问题,以便签署许多文件。李凤林说,我们最好采取另外的做法。这次高层会晤应当推动今后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会谈的范围应当很广,应当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质,对对方的意图、对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彼此都有更加明确的认识。比如,关于减少军事对抗的问题,他们中国外交家坚持认为,苏军进入蒙古这些问题对苏方来说是复杂而敏感的。因此,他们要听一听苏联对他们的决定是如何从总体上进行考虑的,而不是详细地描述一下,应当在哪些地方撤出和缩减军队,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把这一工作委托给专家,但最好是在举行高层会晤之后。

他提到了关于和平解决柬埔寨的问题。李凤林指出,关于苏联对越南撤军的时间表的立场,现在已经是非常清楚了。现在想知道的是关于苏联在停止对高棉人集团进行军事援助的问题上的立场。他们提出,今后要在解决柬埔寨冲突问题上扩大共识。

中国方面把苏中两国副外长的互访看作是一个缩影……

В. Я. 沃罗比约夫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75, д. 3, л. 49 - 55

---

①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989 年

№25871

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司的报告：保障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利益

（1989 年 4 月 12 日）

Э. A. 谢瓦尔德纳泽同志：

苏联外交部正在继续努力，寻求能够保障我们在亚太地区利益的途径。

1989 年 4 月 12 日，苏联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国家管理局就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安全问题组织了一场会议，这次会议是与苏联外交部军控和裁军委员会一起召开的。苏联国防部、一些主要的科研单位（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远东研究所）的代表以及苏联外交部太平洋和东南亚国家管理局、苏联外交部军控和裁军委员会、教育政策管理局、莫斯科师范大学、紧急救援管理局、美国和加拿大管理局、国家文化中心、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苏联外交部外交学院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与会者就如下问题出现了争论和实质性的分歧：实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提出的建议的问题上不够迅速的原因，对亚太地区的军事对抗进行评价，在概念上和实践中（见附件）保障我们在该地区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的途径。上述部门在解决把亚太地区变为战略安全上进行战略互利合作的综合任务进行协调的努力不够，因此就出现了这些分歧。

我们认为，要实现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就裁军问题的发言中阐述的想法，今后苏联积极地参与到亚太事务，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实质上转变态度，同负责亚太事务的各部门和科学院工作者进行合作。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苏联外交部之下建立常设的工作小组，定期就各部门间在亚太事务方面做过的工作召开会议，讨论和协调一些关于亚太事务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外交工作、军事政治工作和经济方面的工作。

附件：

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

（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局势以及处理好军事政治谈判机制的前景）

1. 根据国防部代表和一些科研机构的代表的看法，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是

非常薄弱的。在该地区,苏联所受威胁的程度没有降低,美国企图在军事战略上占据优势地位,中国正在快速实现其军事现代化,日本的军事潜力也在提升。与苏联接壤的地带——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地区仍然是紧张的源泉。在非常的局势下,苏联不能真正地指望获得其盟国——蒙古、老挝、越南和朝鲜的支持。但是,美国却可以依靠在经济和军事上强大的一些盟国——日本、澳大利亚、南朝鲜、新西兰等。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在地缘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它不能依靠对远东的军舰以及其他的船只进行改造来加强力量,舰队通往作战区域会受到相关国家的控制。

在此方面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如果如外交部长所阐述的,单方面就削减苏联在远东的武装力量而另外采取一些措施不能不对苏联安全利益的保障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一旦苏联领土遭受攻击,在宣布削减陆军力量后剩余下来的武装力量只有可能进行旨在把敌人驱逐出苏联境外的反击,而不能对其发动进攻。太平洋舰队能够保护苏联的海岸线,防止美国和日本的军队向苏联空投兵力,以便获取桥头堡,还可以阻止美国的海空军力量从太平洋的岛屿用“战斧”巡航导弹对苏联境内纵深的军事和工业项目进行打击。

总的来说,提出了如下意见:近期苏联没有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加强其在亚太地区地位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至少不能减少苏联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程度。

2. 由大部分科研单位的代表组成的专家小组,以及外交部的一些工作人员同意关于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薄弱的结论,但是他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15 年内),苏联的远东地区将不会直接遭受安全威胁。在这一问题上认为,苏联的核潜力对于遏制在亚太地区建立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统一的反苏联盟是有效的,并且认为,我们的潜在的对手难以开辟“主要的阵线”在远东地区反对苏联。

考虑到这些情况,提议利用上述“临时窗口”,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来发展苏联在远东的能源,作为文明的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参与到亚太地区的国际劳动分工中,要注意到,这种经济“挂钩”对我们来说具有双重效应。首先,相互依赖的增强将有助于我们显著改善同该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关系。其次,将会使关于“苏联威胁论”消弭于无形,“苏联威胁论”挑动许多亚太国家同美国建立联盟,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合法化。

与会者认为,在军事政策方面应当强调确保苏联的核打击力量(战略核潜艇),在苏中边界仅保留一些必要的地面设施,为在短暂的时间内把苏联军队投往局势严峻的地区提供保障。

在政治方面要注意发展同对我们利益比较重要的一些国家,首先是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根据一些专家的分析,苏中关系的发展能够引发“多米诺效应”,能够促使日本、东南亚国家甚至美国对苏联更加克制。

至于我们的战略路线和行动纲领,参与讨论的大部分与会者认为,应当遵循以下几点:

考虑到美国不愿意就削减其在亚太舰只力量问题达成协议,应当更加坚持同美国人进行谈判,提议首先解决一些“最简单的问题”,也就是不规定减少军事力量,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增强信任。在第二阶段就限制海军和空军力量着手采取一些信任措施达

成协议。

同时，采取一些措施同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加强军事接触。其中包括提议在双边的基础上，两国军事部门的领导人进行会晤，签署协议，避免其所辖领海和领空中发生突发事件。

研究另外采取一些措施的可能性，减少苏军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同时不损害我国的安全利益。其中包括：

——要考虑到，我们可以主动提议，在2000年之前消除在国外的军事基地，还要考虑到越南方面可能会提出关于关闭在金兰湾的物质技术保障站的问题，以便越南改善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着手削减我们在越南的军事存在。

——削减苏军驻择捉岛的人员，但是，军事专家的最终撤离不能损害安全利益。

——公布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的材料，与美国及其亚太盟国的力量进行对比。

更加努力地进行宣传工作。为此要积极利用苏联在其亚洲部分削减武装力量的事实，积极利用苏联单方面采取的其他一些措施。提议组建"和平与安全海军上将"公共组织，利用这一组织来讨论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

与会者赞同建立一个由苏联外交部相关部门代表和国防部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人数为10—15人。以便讨论关于亚太地区的裁军问题，具体制定我们为缓和局势、降低军事对抗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处理好就远东地区的军事政治问题进行谈判的工作。

ГАРФ，ф. 10026，оп. 4，д. 2867，л. 186 - 194

№25992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络计划

（1990年2月22日）

机　密

第112/110г号

摘自苏共中央书记处1990年2月22日会议第112号记录

关于1990年度苏共同经互会成员国各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联络计划。

1. 批准1990年度苏共同经互会成员国各党、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柬埔寨人民革

命党、老挝人民革命党的联络计划(附件)。

责成苏共中央国际部协同苏共中央其他各部同各国党就代表团、代表小组互访的议程和期限一起商谈,以便交流经验、磋商和讲演。

2. 苏共中央各部应为实现苏共的交流计划提供有效保障,对代表团和工作组互访的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在苏联各级党组织中积极推广朋友的积极经验。

要特别注意深入了解各国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意见和看法,如:社会主义新面貌、党的地位和作用、现阶段政治体制中的大众传媒的地位和作用、政治和经济生活民主化、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党员干部培训,等等。

为此要利用党际联系的一切形式——从双边意见交流和成立联合研究工作组、委员会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活动、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问题,到围绕我们这些国家党的建设和发展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召开由党的领导层参加的多边会议、各国党代表会议。

3. 委托苏共中央各部和苏共中央办公厅派党的科研单位代表、高校代表和出版机关的代表,接待前往隶属于苏共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代表,莫斯科高级党校、各共和国高级党校、列宁中央图书馆、报刊出版社和苏共中央出版社进行经验交流、休养和治疗的党务工作者代表团和代表小组。

4. 党际合作所需开支:苏共中央系统——由党的经费负担;隶属苏共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各共和国高级党校、列宁中央图书馆、报刊出版社——由上述机关经费负担。如果有必要,派遣代表团和工作组的费用全部由苏联方面承担。

苏联党务工作者同其配偶从莫斯科前往河内、哈瓦那、北京、平壤、越南、乌兰巴托以及返程的相关费用由苏共中央办公厅支付。

РГАНИ,ф. 89,оп. 8,д. 79,л. 1－2

1990 年

№25845

卢金与潘占林、李辉会谈纪要：俄罗斯联邦与台湾的关系问题

（1990 年 10 月 31 日）

与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潘占林和一等秘书李辉会谈纪要

1990 年 10 月 31 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与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卢金同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潘占林和一等秘书李辉举行了会谈。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亚太地区分委会主席 C. A. 米哈伊洛夫以及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与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部门主任 C. C. 齐普拉科夫同志。

这次会谈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俄罗斯联邦的国内政治局势问题及其对外政治路线问题。会谈中还提出了关于俄罗斯联邦与台湾发展关系的可能性问题。Г. X. 波波夫对台湾的访问以及叶利钦可能对台湾进行访问的传闻都使中国方面感到了特别的不安。因此中国方面提出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在这一问题上的计划的问题。

卢金强调说，中国方面是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路线的一个重要方向。他强调说，俄罗斯联邦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构建关系的时候的出发点是如下原则：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它还声明说，好像叶利钦正在对访问台湾作准备的传闻是毫无根据的。并认为，中国方面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俄罗斯联邦在对中国的政策方面不会损害苏联和整个苏中关系的利益。同时，俄罗斯联邦希望独立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接触。为进行这种合作首先需要采取的措施是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或者在国际事务委员会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

卢金提出了关于中国方面对俄罗斯联邦同台湾发展非官方的经贸关系的态度问题。

潘占林回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遵循如下原则：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在戈尔巴乔夫 1989 年 5 月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成果的联合公报中已经确定了下来。用他的话来说，近来台湾推行的所谓“弹性政策”的目的是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对台湾事实上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希望俄罗斯联邦采取一些有损苏中关系的措施。因此，叶利钦对台湾访问未必适宜。至于经贸关系，近年来苏联同中国东北各省的联系迅速增加，这种关系发展的潜力远未丧失。至于同台湾发展经济关系，潘占林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同意在事实上发展这样的关系，但条件是，政治关系是在私人

的、非官方的层次进行的，不能通过官方成员进行。中国高层不愿看到俄罗斯联邦的官员对台湾进行访问。

会谈纪要由 С. С. 齐普拉科夫整理。

ГАРФ，ф. 10026，оп. 1，д. 2290，л. 1－2

1991 年

№25866

外交部远东和印度支那国家司报告：中苏关于台湾问题的磋商

（1991 年 4 月 15 日）

关于就台湾问题进行的磋商

今年 4 月 12—15 日，苏联外交部和中国外交部之间就台湾问题举行了磋商。

中国方面对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根据这一立场，苏联历来都把台湾看作是中国的一个省，一贯支持中国的统一事业。中国外交部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倪耀礼强调说，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这种态度是有助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大因素，它能够使两国现在建立新型的关系。

但倪耀礼指出，中国注意到，最近台湾在积极地对苏联采取“弹性外交”。苏中在 1990 年 7 月就这一问题首次进行的磋商中，苏联的立场是令中国人信服的，当时中国方面明白，苏联和台湾之间事实上已经有了一些业务往来。

在此问题上中国方面希望苏联能够明白：台湾的“弹性外交”的目的不仅仅是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而且是破坏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如果台湾实现了自己推行的“弹性外交”的目的，这就会对苏中关系带来严重的损害。

中国代表呼吁苏联方面提高警惕，并且解释说，台湾的“弹性外交”首先追寻的是政治目的。为了进行伪装，这一外交被称为“务实外交”、“现实主义外交”、“全面的外交”，企图通过经济手段和贸易手段在政治上实现突破。台北在苏联方面更加积极而坚定，对此做出的解释是，苏联具有较高的国际威望，并且，苏联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

从原则上来说，中国不反对那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在非政府的基础上同台湾发展贸易关系以及进行其他的交流，中国代表强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态度绝不意味着北京鼓励其他国家与台湾发展关系。

对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同台湾进行接触，中国的态度是忍耐的，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代表强调了“历史的特点”。在这一问题上他们解释说，中国方面不同意苏联的一些组织和部门在同台湾发展关系的时候同一些西方国家的实践相类比。此外，他们明确表明了如下一种态度：中国把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特别态度”看作是由于目前苏中关系友好。

在我们同台湾发展关系和进行接触的问题上，中国方面提出了如下“四项指导原则”：

——不损害苏中关系；

——不危害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

——不给第三国提供不愿意提供的先例；

——不能被台湾当局所利用，来加强台湾的地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

在一些具体的领域作了如下一些解释：中国方面不反对苏联与台湾的科学院、科学家之间进行接触，特别是在参加国际研讨会的时候。但是中国方面反对苏联具有官方身份的科学家和人民代表同台湾进行接触，反对他们参加这样的科学研讨会和其他具有政治色彩的科学活动，这些活动会被台湾利用，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

中国方面反对苏联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对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访问，更加反对在台湾设立分社。

在经济和贸易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反对签署协议和合同，其中包括签署建立合资企业的合同，如果这些合同具有纯粹的私人性质的话。在这些协议中，除了“中国，台湾”或者“中国，台北”(通过逗号隔开)之外，台湾方面不能有其他的表述形式。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方面反对同台湾签署任何互免商品关税的协议、贷款协议、关于公债的协议、提供较为优惠的条件的贸易协议等，这些协议的签署需要联盟或加盟共和国的政府做出官方的保证。

在金融方面，中国反对苏联中央国家银行同台湾的金融机构和银行(至于苏联的商业银行，那么北京必须对其性质进行研究)进行接触。

对于苏联与台湾发展航空和海洋运输关系的问题，中国代表表现的立场是克制的，而实际上是消极的态度，因为这一问题涉及了“中国的主权”。同时中国代表表示，在发展空运方面可以另外进行磋商。

在台湾参与苏联的各个公司以及展览会的问题上，中国方面的总原则是不允许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局面，并注意到发行的一些印刷品的一些象征性的东西等。

中国方面坚决反对向台湾出售任何类型的武器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原料。在这一问题上北京对苏联方面反对进行此类交易的决定表示感谢。

关于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台湾参加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反对台湾参加联合国举办的各类活动；反对台湾参加有中国参加的任何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和亚洲发展银行除外)，反对台湾参加“具有政治倾向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

至于苏联演员、运动员到台湾进行比赛或进行商业活动，中国方面请求，不要让那些非常著名的团体、演员和运动员(特别是以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名义)到台湾访问。

在磋商中，我方确认了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的如下原则立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我方声明，苏联没有同台湾建立官方联系的意图或者同台湾建立“政治桥梁”的意图，苏联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和平统一付诸的努力。这些立场，正如俄罗斯外交部参加磋商的代表所声明的一样，使中国方面感到满意。

苏联表现出了同台湾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兴趣。必须考虑到苏联新的现实，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各企业、联合企业以及其他的经济单位具有广泛的对外市场。

中国方面提出，制定可以接受的原则，以这些原则为基础使苏联与台湾的伙伴保持非正式的联系，这一原则不能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

我们认为，这一原则的实质为：苏联不要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的接触。至于贸易关系方面，那么这些贸易关系的形式、层次和性质总的来说可以依据大多数国家同台湾的关系的实践进行，不要承认台湾具有国家的地位，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正常的外交关系。

中国代表特别强调说，在解决涉及台湾的问题的时候必须“明确区分出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为此他们支持在两国外交部和大使馆间在台湾问题上协调立场。

应我们的请求，倪耀礼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台湾恢复接触问题上的进展进行了评价，他说：“双方都不能接受对方的立场。”台北不同意通过中共和国民党的渠道进行对话，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进行政府间的对话，因为这意味着承认台北政府。

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是有耐心的，并将实现其短期的和长期的计划。他们认为，台湾居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台湾居民已经超过了200多万人。他们鼓励台湾商人积极到大陆进行投资。

这些磋商使得双方可以对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进行检讨。这些磋商表明，中国方面希望出现一种局面，使得他们可以控制我们对台湾的关系，或者较为可能的是禁止苏联在此方面主动采取一些行动。非常明显的是，相对于其他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双方同意在此问题上继续交换意见。

苏联方面参加这次磋商的有：苏联外交部远东和印度支那国家事务司副司长 M. M. 别雷，远东和印度支那国家事务司 H. Л. 拉齐伯林斯基，远东和印度支那国家事务司顾问 B. M. 斯特奇科夫，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经济司 B. Г. 索罗金，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一等秘书 E. Ю. 托米辛。

中国方面参加这次磋商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倪耀礼，办公室参赞李惠琴，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一等秘书李辉，大使馆随员朱少红。

苏联外交部远东和印度支那国家司

ГАРФ, ф. 10026, оп. 4, д. 2805, л. 34 - 39

№25917

库纳泽与于洪亮会谈记录：寻找中俄两国接触的共同点

(1991年10月8日)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
第2045号
1991年10月11日
摘自Г.Ф.库纳泽的工作日记

与中国驻苏大使于洪亮的会谈记录

1991年10月8日

应中国驻苏大使于洪亮的请求接见了他。于洪亮将要回国。

于洪亮指出，在俄中关系的漫长历史中，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起了牢固的睦邻友好关系。今天俄中关系必须适应苏联发生的剧变。尽管我们两国的条件不同，中国认为有必要寻找两国进行接触的共同点，加深相互理解，并打算在国际交往普遍适用的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同俄罗斯发展全面关系的路线。

我请于洪亮大使注意到如下问题：

1. 确定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没有发生变化，赞成这个对所有国家在与台湾省发展经贸关系问题上的一致立场。我们很难向俄罗斯实业界的代表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像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实业界的同行一样，与台湾发展业务关系，而我们与这些国家一样，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与台湾发生政治关系的问题上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的立场也是一贯的：我们不打算批准设立俄罗斯与台湾发展接触的官方的代表处。

2. 尽快实现朝鲜半岛的稳定和和平统一是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从这一共同利益出发出发，我们呼吁中国方面对朝鲜政府施加压力，以便改变其在关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保障协议问题上的立场，不要把这一问题同美国在南朝鲜部署核武器这一问题联系起来。

在对我所提上述问题进行回应的时候，于洪亮表示，希望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能够以苏中在1989年和1991年签署的联合公报中的协议为基础。于洪亮大使说："我们希望，同我们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不会采取一些会造成两个中国局面的措施。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反对俄罗斯与台湾发展非正式的经贸关系。"同时，于洪亮大使指出，俄罗斯从台湾采购的许多商品，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可以以最优惠的条件向其供应，其中包括粮食以及其他的食品，各种日用品。

于洪亮大使指出，在朝鲜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协议的问题上我们两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中国也赞同朝鲜半岛的稳定以及通过和平对话实现半岛的统一，禁止和销毁所有的核武器。

于洪亮转达了邀请，邀请俄罗斯外交部长 A. B. 科济列夫在其方便的时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以便讨论发展双边关系的问题。

我对转达的这一邀请表示了感谢，并且指出，在新的条件下俄罗斯打算同所有国家发展睦邻互惠关系，其中包括同我们伟大的邻国中国。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将承担起俄中关系发展的责任，并将利用其所有积极的经验，特别是自 1989 年 5 月苏中关系正常化以来所积累的一切有益的经验。

我强调说，在同中国发展传统的友好关系的时候，我们将遵循互相尊重的原则，承认各国人民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无意弄清某一国家在苏联企图发生国家政变的日子里所采取的立场，并且认为，这都成了历史，并将从上述原则出发努力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

在会谈过程中，中国大使提出了关于中国在哈巴罗夫斯克开设领事馆问题得到拖延一事。

我通报说，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已经向政府请求加快解决这一问题，近期将会向地方当局下达必要的指示。

俄罗斯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有：亚太司副司长 M. 伊万诺夫，亚太司一等秘书 E. 托米辛，亚太司二等秘书 И. 莫尔古洛夫；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国大使馆随员袁斌。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

Г. Ф. 库纳泽(签名)

ГАРФ, ф. 10026, оп. 1, д. 2290, л. 36 - 38

№25890

关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华的报告

(1991 年 12 月 13 日以后[①])

关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团 1991 年 12 月 6—13 日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报告

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邀请，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的对外经济联络委员

① 该档案未标明报告作者和文件日期，这里的时间是根据档案内容推断的。——编注

会主席 B. П. 卢金为首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在 12 月 6—13 日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如下一种情况使这次访问具有特别的意义:代表团随身携带了俄罗斯总统 Б. Н. 叶利钦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以及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Р. И. 哈斯布拉托夫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的信件。考虑到这一情况,中国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对代表团的接待规格。其中包括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举行了会谈,这最初是没有被列入计划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廖汉生举行了会谈和谈判,并在中国外交部、对外经济贸易部、经济改革委员会举行了会谈和谈判。代表团对华南的广东省以及深圳经济特区进行了访问。

代表中共方面的领导人在谈话中强调,中国愿意与俄罗斯发展各种关系,其中包括,如果最初谈论的只是关于发展"与苏联,其中包括与俄罗斯"的关系,那么万里则强调说,"俄罗斯是我们最大的邻国,同俄罗斯建立合作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他还转达了对叶利钦总统和 Р. И. 哈斯布拉托夫最美好的祝愿,并接受了 Р. И. 哈斯布拉托夫在信中提出的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的邀请。

在同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的时候谈论了双边关系中范围很广的一些问题。中国方面经常强调的是如下一些问题:

首先,与苏联的政治路线相比较,俄罗斯对华政策的继承性。中国方面经常强调说,他们愿意在 1989 年和 1991 年苏中联合公报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与俄罗斯联邦发展关系。在此问题上他们强调了如下一些原则:比如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有权自由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显然,中国领导人非常明白,以前苏中关系建立在国家间关系和党际关系的两大基础上,现在这一时期已经结束了。但是,中国还有一定的担心,担心俄罗斯把对中国的态度同其对人权问题、市场经济等问题的理解联系起来。因此,双边关系的意识形态化正在降低。可以认为,在对中国的态度上采取实用主义,不与任何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符合俄罗斯的战略利益。

第二,台湾问题。中国领导人担心俄罗斯会同台湾建立某种形式的政治联系,他们认为,这就意味着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同时,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的话来说,中国不反对与台湾发展经济、文化以及其他非官方的关系。总的来说,中国方面就台湾问题阐述的看法符合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这一立场在叶利钦对杨尚昆的信件中得到了阐述。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在形式上都将不会阻止俄罗斯与台湾在非政府的基础上发展关系。俄罗斯与台湾联系的增多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处理好俄罗斯赴台公民的签证问题。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在香港开设领事馆。就像匈牙利和波兰开设的这类领事馆一样。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已经向苏联外交部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是尚未得到答复。

第三,经济问题。总的看来,中国方面愿意继续发展双边的经贸合作,首先是发展边贸。同时可以感觉到,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的代表们感到困惑,他们要同俄罗斯的哪一机构打交道。因此,非常有必要在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与中国的外经贸部之间建

立直接的联系。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政府间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活动，并就一系列广泛的经贸问题和军事技术合作问题进行谈判。

总的来说，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是成功的，是俄中进行直接对话的良好开端。

ГАРФ, ф. 10026, оп. 5, д. 1253, л. 55 - 57

附　录

人名译名对照表

阿巴库莫夫，В. С. Абакумов

阿巴索夫·阿不都克里木，Аббасов Абдукерим

阿巴扎，А. Б. Абаза

阿波隆诺夫，Аполлонов

阿博拉兹佐夫，Образцов

阿卜杜尔加尼，鲁斯兰，Руслан Абдулгань

阿卜杜拉·萨拉勒，АС-Саляль

阿卜杜拉赫曼，Абдурахман

阿卜杜拉扎科夫，Абдуразаков

阿布巴基罗夫，阿布扎尔，Абубакиров Абзал

阿布拉希莫夫，П. А. Абрасимов

阿布罗西莫夫，П. В. Абросимов

阿登纳，Конрад Аденауэр，Konrad Adenauer

阿尔巴托夫，Г. А. Арбатов

阿尔费耶夫，Алфеев

阿尔哈罗夫，Ю. Архаров

阿尔杰费耶娃，Д. А. Ардефьева

阿尔梅达，Алмейда э Кошта

阿尔齐舍夫斯基，Т. Арцышевский

阿尔奇莫维奇，Л. А. Арцимович

阿尔塔米拉诺，Альтамирано

阿尔希波夫，И. В. Архипов，Arkhipov

阿法纳先科夫，И. Я. Афанасенков

阿法纳新科，Е. Н. Афанасенко

阿夫季耶夫，В. И. Авдиев

阿夫列莫夫，Авремов

阿夫西莫维奇，Н. Е. Авхимович

阿夫西耶维奇，Авсиевич

阿夫谢耶维奇，А. А. Авсеевич

阿福奇尼科夫，В. Овчинников

阿盖耶娃，И. А. Агеева

阿贡，阿纳克，Анак Агунг

阿赫米德，Ахмид，Akhoed

阿洪多夫，В. Ю. Ахундов

阿基尔，Акил

阿基莫夫，И. Н. Акимов

阿吉尔必什，Д. Адилбиш

阿吉特罗普，Аджитороп

阿济佐夫(赛福鼎)，Сайфутдин Азизов

阿加宁，Аганин

阿加皮耶夫，А. Агапьев

阿加耶夫，С. И. Агаев

阿金佛夫，А. Г. Акинфов

阿卡里佐夫，Агальцов

阿科波夫，Акопов

阿克森，赫尔曼，Hermann Axen

阿拉贝谢夫，И. П. Алабышев

阿拉法特，Арафат

阿拉杰涅斯，Аратенес

阿拉克良，А. Аракелян

阿拉克洛夫，М. К. Аракелов

阿拉尤，Л. Арраюн

阿里，阿伦·阿萨夫，Арун Асаф Али

阿里，列札，Реза Али

阿里，穆罕默德，Мухамед Али

阿里芬，Арифин

阿里汉诺夫，Алиханов

阿里斯门迪，Арисменди

阿里斯托夫，А. Б. Аристов

阿里斯托夫，Аристов

阿利捷金，尤素夫，Юсуф Алитекин

阿利耶夫，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Игорь Васильевич Алиев

阿列夫，阿布德·萨拉姆，Ареф

阿列克赛，Алексий

阿列克西耶夫，Алексиев

阿列克谢延科，Г. В. Алексеенко

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еев，Alekseev

阿列克辛，А. Алексин
阿列尼科夫，О. М. Аленников
阿列尼切夫，Ареничев
阿列申，Г. А. Алешин
阿列什金，П. Я. Алешкин
阿马佐纳斯-格拉鲍斯，Амазонас-Грабойс
阿梅尔，Амер
阿梅尼茨基，Аменицкий
阿米尔，Амир
阿米拉斯拉诺夫，А. А. Амирасланов
阿明，Х. Амин
阿姆罗乌西，阿里·法赫米·阿尔，Али Фахми Ал Амроусси
阿纳尼亚，瓦赫坦，Вахтанг Ананян
阿纳尼耶夫，Ананьев
阿尼金，Аникин
阿尼西莫夫，А. И. Анисимов
阿尼亚，壮壮，Джуан Джуан Аня
阿努罗夫，Ануров
阿诺德，Арнольд
阿诺申，Аношин
阿诺索夫，Н. П. Аносов
阿沛·阿旺晋美，Апэй Аванцинмэй
阿恰里亚，Ачария
阿萨德，Асад
阿萨诺夫，Асанов
阿斯科琴斯基，А. Н. Аскоченский
阿斯克罗夫，А. А. Аскеров
阿斯-萨达特，安瓦尔，Анвар Ас-Садат
阿斯塔菲耶夫，Г. В. Астафьев
阿索夫斯基，Н. Н. Ассовский
阿塔拉斯，Аталас
阿特马迪纳特，萨米，Сами Атмадинат
阿图里亚，Атулья
阿瓦尔吉德，Аварзид
阿韦林，Аверин
阿维尔齐德，Аварзэд
阿西波夫，帕维尔·伊万诺维奇，Осипов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阿西卡林，М. К. Аикалын
阿尤布-汗，Аюб Хан，Айюб Хан
阿扎鲁什金，В. Азарушкин
阿朱别伊，Аджубей
埃班，Эбан
埃夫罗斯，Л. С. Эфрос
埃格尔，列夫·叶夫根耶维奇，Эгель Лев Евгеньевич
埃兰德，Эрландер
埃莉斯，Эллес
埃默里，Эмери
艾达拉利耶夫，А. Айдаралиев
艾德礼，克莱门特·理查德，Эттли
艾德林，Эйдлин
艾登，安东尼，Антони Иден
艾地，Айдит
艾尔本，赫尔曼·弗雷德里克，Херман Фредерик Эрбен
艾哈德，Эрхард
艾哈迈德，Ахмад
艾哈迈德，穆萨菲尔，Муссафир Ахмед
艾哈迈多娃，М. А. Ахмедова
艾哈迈托夫，К. Г. Ахметов
艾利特，М. Эллитт
艾伦，Р. Аллен
艾奇逊，Д. Ачесон
艾青，Ай Цин
艾萨克斯，Айзакс
艾森豪威尔，Д. Эйзенхауэр，Eisenhower
艾斯比尔森，Есперсен
艾斯卡兰特，Эскаланте
艾伟，Ай Вэн
艾知生，Э Чжи-шен
爱伦堡，И. Г. Эренбург，1891－1967
爱新觉罗·毓彦，Айсендзеро Юй-Янь
爱新觉罗·毓章，Айсендзеро Юй-Чжан
安德列耶夫斯基，Андреевский
安德烈耶夫(米高扬)，Андреев

安德烈耶夫,C. Андреев,C. Andreev
安德烈耶夫,C. П. Андреев
安德留什科,Андрюшко
安德罗波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Ю. В. Андропов,Y. V. Andropov
安德罗索夫,Н. К. Андросов
安德罗雅诺夫,Андроянов
安德森,Андерсон
安德森,罗伯特,Роберт Б. Андерсон
安迪让,Энтезам
安东尼,Anthony
安东诺夫,А. И. Антонов
安东诺夫,Антонов
安东诺夫,Л. М. Антонов
安东诺夫,С. М. Антонов
安东诺夫,С. Ф. Антонов
安东诺娃,В. М. Антонова
安岗,Ань Ган
安季波夫,Антипов
安久洪,Ан Дя Хон
安库季诺夫,Анкудинов
安库季诺夫,В. М. Анкудинов
安禄山,Ань Ду-шань
安民,Ань Минь
安萨里,Ансари
安特罗波夫,П. Я. Антропов
安致远,Ан Чжи-юань,Ань Кань
安子文,Ань Цзи-вэнь
岸信健一,Кисикава Кэнити
岸信介,Киси
昂纳克,Э. Хонеккер,Erich Honecker
昂山,Аунг Сан
奥巴林,А. И. Опарин
奥比奇金,Г. Обичкин
奥别列姆科,В. И. Оберемко
奥博弗托,Обофто
奥布霍夫,Obukhov
奥布拉兹佐夫,Н. А. Образцов
奥尔登,Алден
奥尔洛夫,А. А. Орлов
奥尔洛夫,安德烈·雅科夫列夫,Андрей Яковлевич Орлов
奥尔洛夫,彼得,Петр Орлов
奥尔维德,Г. А. Орвид
奥夫奇尼科夫,В. В. Овчинников
奥夫恰洛夫,Овчаров
奥夫恰洛娃,А. Е. Овчарова
奥夫钦尼科夫,Овченников
奥夫相金,В. И. Овсянкин
奥格涅夫,Ю. И. Огнев
奥哈布,Охабу
奥赫洛普科夫,Охлопков
奥吉巴洛夫,П. М. Огибалов
奥加涅索夫,Оганесов
奥库洛夫,Г. Г. Окулов
奥莉加,林琳,Лин Лин Ольга
奥列霍夫,Ф. Т. Орехов
奥列依尼琴科,Г. Олейниченко
奥尼尔,О'Нейлл
奥尼尔,О'Нил
奥帕茨基,Л. Опацкий
奥沙宁,И. М. Ошанин
奥斯莫洛维茨,Осмоловец
奥斯塔片科,Остапенко
奥斯特洛夫斯基,Н. Островский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Р. Островская
奥斯特洛乌莫夫,Г. С. Остроумов
奥韦奇金,Н. К. Овечкин
奥维佐夫,Б. Овезов
奥西波夫,Осипов
奥西片科,С. Н. Осипенко
奥永德尔格尔,Оюндылгер
巴伯,Баба
巴德尔,加宁,Гань Батыр
巴杜拉,Бадура
巴尔,Бар

巴尔，Барр
巴尔，勃兰特，Брандт Бар
巴尔比，Барби
巴尔别辛，Балбехин
巴尔哈托夫，И. М. Бархатов
巴尔卡尔，С. Н. Баркал
巴尔科夫，А. С. Барков
巴尔马什诺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А. А. Балмашнов
巴尔马索夫，Л. Бармасов
巴尔明，В. Бармин
巴尔沙伊，Баршай
巴尔谢吉扬，Барсегян
巴尔扎克，Бальзак
巴甫别科夫，扎基良，Бавбеков Закирья
巴甫洛夫，И. П. Павлов
巴哥达什，Багдаш
巴格达诺夫，格尔盖·卡斯托，Георгий Косто Богданов
巴格达萨良，С. Б. Багдасарьян
巴格达萨罗夫，А. А. Багдасаров
巴格达什，Багдаш
巴格洛夫，Д. И. Багров
巴赫，А. Н. Бах
巴赫伦，Бахрун
巴季，尤真·约翰，Юджин Джон Баади
巴季茨基，П. Ф. Батицкий
巴济金，В. И. Базыкин
巴杰，Баджер
巴卡耶夫，В. Г. Бакаев
巴坎特，Бакэт
巴克，比尔，Перл Бак
巴克莱，Барклей
巴克什，古良·穆罕默德，Бакши Гулям Мухаммед
巴库里，Бакури
巴库列夫，А. Н. Бакулев
巴库林，В. М. Бакулин
巴拉巴伊金，Балабайкин
巴拉克，Барак
巴拉年科夫，Бараненков
巴拉诺夫，И. Ф. Баранов
巴拉诺夫，Л. С. Баранов
巴拉诺夫，亚历山大·尼基里弗里维奇，А. Н. Баранов
巴兰斯基，Н. Н. Баранский
巴勒，Э. Баллер
巴里佳，Балига
巴卢库，Бекир Балуку
巴马利，Бамали
巴貌，Ба Маунг
巴尼拉托娃，Панкратова
巴什曼，Башман
巴斯杜赫，Пастух
巴斯卡科夫，Баскаков
巴塔尼斯基，Д. С. Поданский
巴特里克耶夫，Патрикеев
巴托夫，П. И. Батов
巴伊巴科夫，Байбаков
巴伊巴科夫，Н. К. Байбаков
白崇禧，Бай Чунси，Бай Чун-си
白桦子，Bai Hua Zi
白善烨，Пэк Сун Еп，Пэк Сон Е
拜科夫，Байков
拜叶尔，Байер
班禅喇嘛，Панчен-Лама
班达拉奈克，С. Бандаранаике
班达利，П. Бандари
邦达连科，Бондаренко
包晨际，Бао Чэнцзи
包尔汉·沙希迪，Бурхан Шагиди
包之静，Бао Чжи-цзин
薄一波，Бай По，Бо Ибо
薄祖基，По Цу Ди
鲍登，Бауден
鲍尔斯，切斯特，Честер Боулс
鲍久尔，И. И. Бодюл

鲍里索夫(罗满宁),Борисов
鲍良(绪方太郎),Бо Лян
鲍罗金,Б. Бородин
鲍罗金,М. Е. Бородин
鲍罗廷,М. М. Бородин
北野政次,Китано Масадзо,Kitano Masaji
贝阿沃吉,Беавоги
贝茨,Э. Пэйдж
贝尔纳奇,布鲁克,Брук Берначи
贝尔纳斯,Бирнс
贝戈维奇,Бегович
贝格斯,Бергус
贝科夫,Быков
贝克,阿里,Арли Берк
贝拉,艾哈迈德·本,Ахмед Бен Белла
贝利绍娃,丽丽,Лири Белишова
贝利亚,Л. П. Берия
贝利耶夫,И. А. Пырьев
贝鲁特,Берут
贝内迪克托夫,И. А. Бенедиктов
贝庆志,Бе Чин-чжи
贝舍夫,Б. П. Бещев
贝斯特雷赫,Быстрых
贝斯特罗夫,Ф. П. Быстров
贝文,欧内斯特,Бивен
孛儿济特·巴德玛拉布坦,Борчугит Ватмалафтай
本巴耶夫,努苏普汉,Нусупхан Бунбаев
本西马,Бенхима
比布罗夫斯基,Бибровский
比利,Билли
比留佐夫,Бирюзов
比姆,Бим
彼得里切夫,Петричев
彼得鲁绍夫,Петрушов
彼得鲁舍夫,Петрушев
彼得鲁舍夫斯基,А. В. Петрушевский
彼得罗夫,А. А. Петров
彼得罗夫,Д. В. Петров
彼得罗夫斯基,Петровский
彼得森,Питерсон
彼德科维奇,兰科,Ранко Петкович
彼尔莱,Pillai
毕明齐,Би Мин-ци
边金科,А. Бентинк
别尔德古洛瓦,Г. Бердыгулова
别尔纳,Джон Бернал
别尔乌辛,М. Г. Первухин
别格洛夫,И. И. Беглов
别赫金,Н. В. Бехтин
别雷,М. М. Белый
别里科夫,Беликов
别利亚科夫,А. Беляков
别利亚耶夫,Н. И. Беляев
别列尼卡娅,Д. Беленькая
别列尼娅,Е. И. Беленя
别列日诺伊,Бережной
别列维什克,Перевышко
别洛博罗多夫,Белобородов
别洛夫,Белов
别洛夫,Г. А. Белов
别洛乌索夫,Белоусов
别洛乌索夫,Г. Г. Беолусов
别斯科洛夫内,В. С. Бескровный
别斯帕罗夫,Беспалов
别夏斯特诺夫,诺达尔·格里戈里耶维奇,Нода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счастнов
别谢金,А. В. Беседин
别谢金,Беседин
宾努,Бун Ум
波昂显雅,Бо Аунг Зейя
波巴霍,Бобахо
波波夫,А. А. Попов
波波夫,А. М. Попов
波波夫,А. Я. Попов
波波夫,Г. Х. Попов
波波夫,М. В. Попов

波波夫，Попов
波波娃，Н. В. Попова
波波维，Ф. С. Поповин
波波维奇，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 Попович
波采罗布，Б. Ф. Подцероб
波德戈尔内，М. Г. Подгорный
波德戈尔内，Н. В. Подгорный
波德纳拉希，埃米尔，Emil Bodnaras，Боднэраж
波多利斯基，М. Подольский
波多维尼科夫，Подовинников
波尔布特，Пол Пот
波戈列洛夫斯基，С. Погореловский
波格丹诺夫，Богданов
波格丹诺夫，П. В. Богданов
波格丹诺娃，Э. Я. Богданова
波克罗夫斯基，И. М. Покровский
波克罗夫斯基，Р. Покровский
波赖-科希茨，Б. А. Порай-Кошиц
波立特，Гарри Поллит，Harry Pollitt
波利卡尔波夫，М. С. Поликарпов
波利亚科夫，Поляков
波利扬斯基，Д. С. Полянский
波利扬斯基，Полянский
波列伏依，Б. Полевой
波卢博亚罗夫，Полубояров
波伦，Болен
波洛任科夫，А. Г. Положенков
波洛温金，Половинкин
波马兹涅夫，М. Помазнев
波诺马连科，Пономаренко
波诺马廖夫，Ю. Пономарев
波诺马廖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Б. Н. Пономарев
波奇瓦洛夫，Л. Почивалов
波儒昂，Бо Жму Аунг
波塞，Бо Сэ
波斯科诺夫，А. А. Посконов
波斯克列贝舍夫，А. Н. Поскребышев
波斯佩洛夫，П. Н. Поспелов
波斯佩洛夫，Поспелов
波斯特尼科夫，М. М. Постников
波特，Поттер
波特鲁巴奇，Потрубач
波特鲁舍夫斯基，Потрушевский
波泽尔科，Подзерко
波兹杰耶夫，П. А. Поздеев
波兹尼亚克，И. И. Поздняк
伯恩斯坦，Бернштейн
伯劳乌特，Байроуд
勃克，Бок
勃拉文，Браун
勃兰特，Брандт
勃列日涅夫，А. А. Брежнев
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伊里奇，Л. И. Брежнев，L. I. Brezhnev
勃伦塔诺，Брентано
博布罗夫尼科夫，Н. И. Бобровников
博布罗娃，Г. М. Боброва
博德鲁日内，В. Подлужный
博尔德列夫，Б. Г. Болдырев
博尔沙科夫，Большаков
博戈罗茨基，Богородский
博戈罗季茨基，Н. П. Богородицкий
博戈莫洛夫，А. Богомолов
博戈亚夫连斯基，Богоявленский
博古，Бо Гу
博加蒂，Н. Е. Богатый
博加季科夫，В. Ф. Богатиков
博卡奇，Бокач
博利沙科夫，И. Г. Большаков
博鲁阿尔什诺夫，Г. П. Полуаршинов
博鲁诺夫，А. Борунов
博罗夫科夫，Боровков
博罗金，Бородин
博罗维科夫，Л. И. Боровиков
博尼，В. А. Бони

博钦,Боцин
博塔波夫,Потапов
博伊科,В. П. Бойко
博伊佐夫,Бойнов
卜瑞吉,Бриджес,Bridge
布伯科,Пупко
布尔加宁,Н. А. Булганин,N. A. Bulganin
布尔津,Бурдин
布尔科,Бурке
布尔科夫,Бурков
布尔齐奇,拉特科,Ратко Брзич
布哈林,Бухарин
布赫洛夫,Пухлов
布加耶夫,叶夫根尼·约瑟福维奇,Евгений Иосифович Бугаев
布杰费里卡,Бутефлика
布克,蒂姆,Тим Бак
布拉吉列夫,В. И. Благирев
布拉金,Б. И. Брагин
布拉金,Брагин
布拉诺夫,А. И. Буланов
布拉图斯,Братусь
布拉托夫,А. И. Блатов
布兰克,克列门特,Клемент Бланк
布雷切夫,斯捷潘·彼得罗维奇,Степан Петрович Булычев
布里特,威廉,Вильям Буллит
布林克,季尔克,Дирк Бринк
布柳赫尔(加伦),Блюхер
布鲁克,Брук
布鲁克,弗兰茨,Franz Bruk
布鲁姆,索尔,Сол Блум
布鲁斯,Брюс
布鲁斯特,Брюстер
布伦戴奇,艾弗里,Эвери Брендедж
布罗德,И. О. Брод
布罗吉奥,曼里奥,Манлио Брозио
布罗克韦,Брокуэй
布罗维茨基,Буровицкий
布迈丁,Бумедьен
布尼亚,Пуннайя
布热津斯基,Бжезинский
布瑟金,Н. П. Бусыгин
布什,Буш
布斯洛夫斯基,О. Е. Бусловский
布托玛,Б. Е. Бутома
布瓦诺,Бувано
布耶夫,Буев
布兹科,Будзко
采特林,П. М. Цетлин
蔡畅,Цай Чан
蔡昉,Цай Фан
蔡汉新,Цай Ханьсин
蔡和森,Цай Хосин
蔡斯,霍梅尔,Хомер Чейз
蔡特金,克拉拉,Клара Цеткин
蔡廷锴,Цай Тин-кай,Цэй Тинкай
蔡学舟,Цзэн Сюэ Чжоу
蔡雨田,Цай Юй-тянь
蔡壮壮,Цэй Джуан Джуан
曹克强,Цао Кэ-цян,Цао Кэцян
曹敏,Цао Мин
曹夏湖,Цао Сяхо
曹玉仁,Сао Юй-жэнь
曹元,Цао Цюань
策伯格米德,Д. Цэвэгмид,Tsevegmid
岑石武,Чень Шы-у
曾汉周,Сюй Пань Цю
曾琦,Цзэн Ци
曾秀夫,Цзен Сю-фу
曾学坤,Цзэ Сюэгун
曾涌泉,Цзэн Юнцюань,Цзэн Юнь-цюан
曾泽生,Цзэн Цзэншен
曾昭抡,Цзин Чжолун
查普曼,Чепман
查万,Чаван

查佐夫，Чазов
察拉普金，С. К. Царапкин
察连科，Царенко
柴可夫斯基，Чайковский
柴树藩，Цай Шу-фань
昌格，乔治，Джордж Чанг
常振海，Чань Чжэн-хай
常芝青，Чан Чжи-цин
陈帮臣，Чен Бан-чен
陈宝剑，Чан Быу Кием
陈保罗(陈印)，Чен Павел
陈波儿，Чэнь По-эр
陈伯村，Чэнь Бо-цунь
陈伯达，Чень Бода，Чэнь Бо-да
陈伯清，Chen Boqin
陈伯涛，Чень Бо тао
陈曾固，Чень Цзэнгу，Чень Цзян-гу
陈昌浩，Чэнь Чан-хао
陈诚，Чэнь Чэн
陈楚，Чэнь Чу
陈传熙，Чен Цуанси
陈达，Чэнь Да
陈道生，Чэнь Дао-шэн
陈定亮，Чэнь Динлян
陈赓，Чэн Гэн
陈光如，Чен Гуанжу
陈广才，Чэнь Гуань-цай
陈国富，Чэнь-Го-фу
陈国伟，Чэнь Говей
陈果夫，Чэн Гофу
陈皓，Чен Хао
陈辉，Чен Хуэй
陈济棠，Чэнь Цзи-тан
陈家康，Чэнь Цзя-кан，Чэн Цзякан
陈嘉庚，Чэн Цзя-чэн
陈剑飞，Чень Цзянфэй
陈江都，Чэнь Цзянь-ту
陈江新，Чен Цзян-син
陈进，Чэн Дин
陈军，Чэнь Цзюнь
陈利水，Чен Ли-шуй
陈林，Чэнь Линь
陈漫远，Чэнь Нань-юань
陈枚山，Чэн Мэньшэн
陈梅利，Чен Мэри
陈明仁，Чэнь Миньцзюнь
陈铭枢，Чэнь Миншу
陈慕华，Чэнь Мухуа
陈纳德，Ченнолт
陈鹏，Чэнь Пэн
陈丕显，Чэнь Пиюань
陈庆益，Чен Чин И
陈秋安，Чэн Цзю-ань，Чэн Цюань
陈全，Чен Цюань
陈绍禹(王明)，Чэнь Шао-юе
陈维兴，Чан Зум Хынг
陈文成，Чан Ван Тань
陈文香，Хыонг
陈希卫，Чэнь Си-вэнь，ЧэньСи-вэнь
陈锡华，Чэн Си-хуа
陈锡联，Чэнь Си-лянь
陈秀莲，Чэнь Сюлян
陈序经，Чэнь Сюэ-чжунь
陈燕清，Чэн Янь-цин
陈要财，Чэнь Яо-цай
陈毅，Чэнь И
陈印，Чен Ин
陈云，Чэнь Юнь
陈云绍，Цэйн Юй-шао
陈臧沪，Чен Цанхоу
陈肇源，Чэнь Чжаоюань
陈子平，Чан Ты Бин
陈祖，Чэнь Цу
陈祖涛・雅沙，Чен Цу-Тао Яша
成吉思汗，Genghis-khan，Чингис-хан
程兵，Чэн Бин

程今吾,Чэнь Цзин-у
程鲁生,Чень Лу-шэнь
程明升,Чэн Мин-шень
程庆,Чэн Чин
程眺福,Чен Тяофу
程文津,Чен Вэнь-цзинь
程裕淇,Чен Юйчи
程州,Чен Чжоу
程子华,Чен Чжанэнь
迟浩田,Чи Хаотян
迟克昌,Чи Кэ-чан
楚查耶夫,Цуцаев
楚家杰,Чу Цзя-те
楚库洛夫,М. М. Цукуров
楚马钦科,Чумаченко
楚图南,Чу Ту-нань
川岛清,Кавасима,Kawashima Kiyoshi
春水,Суан Тхюи
丛秀吉,Цзон Сюй-ди
崔昌益,Цой Чан Ик
崔可夫,С. А. Чуйков
崔义田,Цуй И-тянь
崔庸健,Цой Ён-ген,Цой Ен Ген
崔元植,Цой Вон Сик,Цой Юн Сик
崔月犁,Цуй Юэли
崔哲焕,Цой Чер Хван
措戈耶夫,维克托·巴特尔别科维奇,Виктор Батырбекович Цогоев
达夫利亚托夫,Р. Давлятов
达格利奥,Даглио
达卡列夫,Токарев
达科维奇,Дакович
达赖喇嘛,Далай Лама
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Сокурбаев Далельхан
达姆巴,Дамба
达姆丁,Дамдин
达尼,奥马尔,Омар Дани
达什扬,С. Дашьян
达斯卡罗夫,斯托扬茨,Стоян Ц. Даскалов
达特,Датт
达特,巴里姆,Пальм Датт
达特,克列门特,Клемент Датт
达旺,Даван
达维多夫,Давыдов
达维多夫,特罗菲姆·涅菲多维奇,Давыдов Трофим Нефедович
达维伊,阿卜杜拉·哈迪,Абдул Хади Давей
达乌德,М. Дауд
代日,Деж
戴秉国,Дай Бинго
戴高乐,Де-Голль
戴维斯,Davis
丹古洛夫,С. А. Дангулов
丹吉,С. А. Данге,Shripad Amrit Dange
丹妙,Тан Мьяйнг
丹尼斯,Деннис
丹增嘉措,Даньцзин Джямцо
单德浩,Данг Дык Кхой
德波林,Деборин
德尔干,Дэлгэр
德奎利亚尔,Куэльяр
德拉贡,Драгун
德拉雅舍夫,Драяшев
德拉伊,Делайе
德雷布,Джебб
德列穆奇,Дремучий
德罗诺夫,Н. Д. Дронов
德米特里切夫,Т. Ф. Дмитричев
德米特里耶夫,С. С. Дмитриев
德尼先科,Е. Д. Денисенко
德钦丹东,Такин Тан Тун
德钦努,Такин Ну
德钦梭,Такин Со
德赛,М. Дж. Десаи
德赛,莫拉尔吉,Морарджи Десаи
德田秋一,Токуда,Tokuda Kyuichi,Tokuda Shuichi

德王，Дэ-Вань
德沃尔扎克，Дворжак
登金，Е. Б. Дынкин
邓初民，Дэ Чумин
邓力群，Ден Ли-чунь
邓拓，Дэн То
邓小平，Дэн Сяопин
邓颖超，Дэн Ин-Чао
邓中夏，Дэн Чжун-ся
邓子恢，Дэн Цзы-хуэй，Дэн Цзыхуэй
狄超白，Ди Чао-ба
狄潘，Tep Phan
迪克逊，Диксон
蒂尔迪・佐尔坦，Тильди Золтан
蒂基-汗，Тикк-хан
蒂亚布日，Тьябжи
蒂亚姆，杜杜，Дуду Тиам
丁华，Дин Хуа
丁凯文，Дин Кай-вэнь
丁玲，Дин Лин
丁西林，Дин Син-Линь
东琴科，Г. А. Донченко
董柏年，Дун Бай-нянь
董必武，Дун Биу，Дун Би-у
董朝，Дун Джао
董辅礽，Дун Фу-линь
董洪德，Дун Хун-Дэ
董吉，Дондик
董守义，Тун-Шу-и
董斯蒂尔(董吉)，Stell Don
董文宇，Дун Вэнь-юй
董显光，Холингтон Тонг
杜阿勒，Дуале
杜比宁，В. Дубинин
杜比诺，Дубино
杜宾斯基，Дубинский
杜斌丞，Ду Пин-чэн
杜伯曼，Табмэн，Табмен
杜勃诺夫，Дубнов
杜布拉温，Л. Дубровин
杜布罗夫斯基，А. Д. Дубровский
杜布罗维茨卡娅，Г. И. Дубровицкая
杜布洛维奇，В. Н. Дубрович
杜布切克，Дубчек
杜多罗夫，Дудоров
杜尔，塞古，Секу Туре
杜尔杰涅夫斯基，В. Дурденевский
杜格尔苏伦，Дугэрсурэн
杜金龙，Ту Цзеньлунь
杜拉索夫，Дурасов
杜勒斯，Фостер Даллес，John Foster Dulles
杜林，Дюринг
杜鲁方诺夫，Труфанов
杜鲁门，Трумэн
杜蒙仁，Ду Мун-жань
杜米特鲁，奥尔加努，Олтяну Думитру
杜润生，Ду Жэн-шэн
杜特拉，玛莉亚・塔・格拉萨，Мария да Граса Дутра
杜特尼琴科，Дудниченко
杜威，Дьюи
杜维廉，Тревельян
杜心源，Ду Синь-юань
杜伊谢诺夫，Е. Дуйсенов
杜聿明，Ду Юймин
杜长志，Ду Чжан-чжи
多勃雷宁，А. Ф. Добрынин
多布罗夫，А. С. Добров
多布罗拉德尼克，И. Доброрадник
多德胡多耶夫，Н. Додхудоев
多尔蒂科斯，О. Дортикос
多尔戈夫，Долгов
多尔基赫，В. И. Долгих
多尔加切夫，В. П. Долгачев
多尔马托夫，里昂尼德・瓦西里耶维奇，Долматов Леонид Васильевич

多加德金,В. А. Догадкин
多克希采尔,Т. Докшицер
多库金,В. И. Докукин
多列士,Морис Торез,Maurice Thorez
多隆丘克,Дорончук
多罗申科,Дорошенко
多洛斯波拉穆,Дороспалам
多莫加茨基赫,М. Домогацких
多姆尼茨基,Домницкий
多尼,Дауни
朵噶·彭措饶杰,Токэнэнцо Жаоцзи
厄尔德曼
恩格尔哈德,В. А. Энгельгард
恩格斯,Фридрих Энгельс
恩克鲁玛,К. Нкрума
恩维尔,阿布萨伊德,Абусаид Энбер
法尔卡什,Фаркаш
法基,赛义德·哈桑,Саид Хасан Факи
法季扬诺夫,З. А. Фатьянов
法捷耶夫,Фадеев
法捷耶夫,Ю. Д. Фадеев
法卡诺夫,Фоканов
法林,Фалин
法名科,Фоменко
法特万,Фатван
法伊萨尔,Файсал
饭盛重任,Иимори Сигато,Iimori Shigeto
范登堡,Ванденберг
范范尼,阿斯托明,Аминторе Фанфани
范弗里特,Ван Флит
范庆明,Фан Цинмин
范如深,Фань Жушэн,
范文同,Pham Van Dong,Фам Ван Донг
范雄,Фам Хунг
范长江,Фан Чанцзян
范之,Фан Чжи
方虎山,Пан Хо Сан
方学世,Пан Хек Се
方祖安,Фан Цзу-ань
房德中,Фан Дэ Чун
菲阿尔科夫斯基,А. И. Фиалковский
菲茨杰拉德,Ч. Дж. Фитцджеральд
菲尔宾格,Г. Фильбингер
菲拉托夫,Филатов
菲拉托维奇,Филатович
菲利尔斯,Фриирс
菲诺格诺夫,Финогенов
菲沃特,З. Г. Фейвот
费奥多罗夫,В. П. Федоров
费奥多罗夫,Федоров
费德林,Н. Т. Федоренко,N. T. Fedorenko
费登科,Феденко
费多尔楚克,Федорчук
费多托夫,Н. Федотов
费多托夫,Федотов
费多托夫,谢苗·伊万诺维奇,Федотов
费多托娃,М. С. Федотова
费多谢耶夫,В. Федосеев
费多谢耶夫,П. Н. Федосеев
费多谢耶夫,Федосеев
费尔德曼,Фельдман
费克图,Фекту
费雷拉,德罗斯,Медейруш Феррейра
费列夫,А. И. Филев
费留宾,Н. П. Фирюбин,N. P. Firyubin
费萨尔,Фейсал
费舍尔,奥斯卡,Oskar Fischer
费舍尔,里哈德,Рихард Фишер
费希尔,Фишер
费先科,Фесенко
费孝通,Фей Сяй-тун
风见章,Коцзуми Акира,Kazami Akira
冯·勃伦塔诺,Фон Брентано
冯白驹,Фэн Бай-цзюй
冯伯仲,Фун Боджуин
冯乃超,Фэн Найчао

冯维希，Вонгвичит
冯文彬，Фын Вэн-бин，Фенг Венпинг，Фын Вэнбинь
冯义，Фун И
冯友兰，Фын Юлан
冯玉祥，Фын Юйсян
冯仲云，Фэн Чжун-юнь
弗多维琴科，Вдовиченко
弗拉迪金，Н. А. Владыкин
弗拉霍维奇，Влахович
弗拉基米尔，大宝，Та Бао Владимир
弗拉基米尔，继飞，Ти Феи Владимир
弗拉基米罗夫(孙平)，П. П. Владимиров
弗拉基米罗夫，В. И. Владимиров
弗拉基米罗夫，Владимиров
弗拉金，И. Е. Фрагин
弗拉尚，Бенуа Фрашон
弗拉索夫，Власов
弗拉索夫，К. А. Власов
弗赖德林，С. Я. Фрейдлин
弗兰采夫，Францев
弗兰古利斯，Форангулис
弗里德曼，Л. Фридман
弗林，伊丽莎白，Элизабетт Флинн
弗洛连季耶夫，Флорентьев
伏德杨宁，Фодянин
伏罗希洛夫，К. Е. Ворошилов
符明，С. Я. Фомин
福尔采娃，Е. А. Фурцева
福缅科，Фоменко
福缅科，Я. И. Фоменко
福田赳夫，Фукуда
傅秉常，Фу Бинчан，Фу Бин-шан
傅金，Фукин
傅泾波，Фу Цзинбо
傅斯年，Фу Сынянь
傅鹰，Фу Ин
傅作义，Фу Цзо-и
富布赖特，Фулбрат
富尔顿，Фултон
富尔索夫，В. С. Фурсов
富马，梭发那，Суванна Фума
盖达尔，А. Гайдар
盖杰什，彼得，Петро Гедеши
盖卡，里拉，Лира Гега
甘地，英迪拉，Индира Ганди
甘东，Гендун
甘介侯，Гань Цзэхоу
甘申，Г. А. Ганшин
甘泗淇，Гань Сы-ци
甘野陶，Гань Е-тао
甘珠尔扎布，Ганьчжурчжаб
冈崎，Окадзаки
冈萨雷斯，Гонсадес
冈野(野坂参三)，Окано
高仓辉，Такакур Тэра
高崇民，Гао Циньмин
高尔基，А. М. Горький
高放，Гао Фан
高峰起，Ко Бон Ги
高福(袁牧之)，Гао Фу
高岗，Гао Ган
高戈，Гао Го
高集，Гао Цзи
高锦深，Гао Цзиншень
高京山，Гао Цзинь-шэнь
高开治，Гао Кэчжи
高利柯夫，Голиков
高洛霍夫，Горохов
高曼，Гао Ман
高帕兰，Гопалан
高旗云，Гао Циюнь
高桥龙太郎，Такахаси，Takahashi Ryutaro
高士，阿约艾，Аджой Гхош，Ajoy Kumar Ghosh
高树勋，Гао Шусюнь
高惜冰，Гао Си-бин
高英山，Гао Ин-шань

高卓雄,Гао Чжо-сюн
戈宝权,Гэ Баоцюань,Ге Баоцюань
戈德华特,伯利,Бэрри Голдуотер
戈登,威廉,Вильям Гордон
戈杜诺夫,Д. А. Годунов
戈尔巴乔夫,М. С. Горбачев
戈尔巴托夫,Горбатов
戈尔布诺夫,А. А. Горбунов
戈尔布诺夫,В. Горбунов
戈尔茨,Герц
戈尔拉乔夫,Горлачев
戈尔舍宁,К. Горшенин
戈尔什科夫,В. И. Горшков
戈尔什科夫,С. Г. Горшков
戈尔特,Г. Гортер
戈戈列夫,Гоголев
戈格里泽,Гоглидзе
戈兰斯基,达维德·费拉基米罗维奇,Давид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Голанский
戈里茨基,В. А. Горицкий
戈利科夫,Голиков
戈利科夫,Ф. И. Голиков
戈连科夫,Голенков
戈列夫,Я. И. Голев
戈列金,В. С. Голегин
戈林,А. Горин
戈留申,В. Н. Горюшин
戈卢比亚特尼科夫,Голубятников
戈卢别夫,Голубев
戈卢别夫,Н. И. Голубев
戈卢布科夫,А. В. Голубков
戈卢诺夫,Голунов
戈伦斯基,С. Голунский
戈罗什金,И. В. Горошкин
戈罗沃伊,В. Горовой
戈洛瓦乔夫,Головачев
戈洛温,Е. И. Головин
戈梅拉,Б. Гмырь
戈什,Гесь
戈斯捷夫,Гостевой
戈沃罗夫,Говоров
哥穆尔卡,Гомулка,Wladyslaw Gomulka
哥特瓦尔德,Готвальд,Klement Gottwald
歌德,Гёте
格奥尔基耶夫,А. В. Георгиев
格奥尔加泽,Георгадзе
格尔什戈林娜,Э. Б. Гершгорина
格尔泽洛夫,Л. И. Грдзелов
格季克,Гедике
格拉德科夫,И. А. Гладков
格拉德舍夫,П. Гладышев
格拉乔夫,А. П. Грачев
格拉乔夫,В. А. Грачев
格拉乔夫,Грачев
格拉乔夫,Грачев
格拉西莫夫,Герасимов
格拉西莫夫,С. Герасимов
格拉西莫娃,玛娅,Герасимова Мая
格拉先科,Б. С. Геращенко
格拉先科,В. С. Геращенко
格拉扎切夫,Глазачев
格拉祖诺夫,Глазунов
格莱赫姆,Грэхэм
格雷,Грей
格里巴,雅克,Жак Гриппа
格里巴耶夫,Грибачев
格里芬,Дж. Гриффин
格里夫科夫,Гривков
格里戈里耶夫,Григорьев
格里戈良,В. Григорьян
格里戈良,С. С. Григорян
格里戈罗维奇,Григорович
格里舍尔,В. А. Гришель
格里申,В. В. Гришин
格里申,М. Т. Гришин
格里斯金科,Н. И. Глистенко

格列波夫，Глебов
格列奇科，А. А. Гречко
格列斯津，卡尔维尔，Калвер Глейстин
格林察尔，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Фед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Гринчар
格林卡，Глинка
格林丘科夫，В. Б. Гринчуков
格林施泰因，А. М. Гринштейн
格隆基，Гронки
格鲁比亚科夫，Грубяков
格鲁济诺夫，М. Д. Грузинов
格鲁尼切夫，Н. А. Груничев
格鲁热，Гружий
格鲁舍茨基，Г. Х. Грущецкий
格鲁特，保尔，П. де Гроот
格罗，Гере
格罗提渥，奥托，Отто Гротеволь
格洛莫夫，А. А. Громов
格姆博扎夫，Гомбожав
葛步海，Гэ Бу-хай
葛量洪，Грэнтем
葛罗米柯，А. А. Громыко，A. Gromyko
耿树宾，Ген Шу-бин
宫本显治，Кэндзи Миямото
宫崎章，Миядзаки
龚丹，Гун Тан
龚普生，Гун Пушен
贡多宾，Н. А. Гундобин
贡多罗夫，А. С. Гундоров
贡勒，Конг Ле
贡恰尔，А. Т. Гончар
贡恰罗夫(康佳若)，С. Гончаров
贡恰罗夫，Гончаров
古埃尔，Гуэрли
古别尔，А. А. Губер
古博列夫，Губорев
古大存，Гу Да-цунь
古尔维奇，Гурвич
古海忠之，Фуруми Тадаюки
古雷，Гулый
古利亚耶夫，Гуляев
古利亚耶夫，П. В. Гуляев
古列维奇，Е. С. Гуревич
古林，Гурин
古尼杰维亚，Гундевия
古尼亚尔，Куньял
古普塔，布佩希，Бхупеш Гупта
古西科夫，С. В. Гуськов
古谢夫，В. А. Гусев
古谢夫，В. Д. Гусев
古谢夫，М. И. Гусев
古谢夫，М. М. Гусев
古谢娃，Н. В. Гусева
古依斯基(张锡俦)，伊万·尼古拉耶维奇，Гуйский 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谷超豪，Гу Чао Хао
谷次亨，Гу Мы-хэн
谷牧，Гу Му
谷正纲，Гу Чжэнган
顾，威利克汤(顾维钧)，Велликтон Ку
顾孟余，Гу Мынюй
顾寅，Гу Ин
关豪陶，Гуань Хаотао
关吉玉，Гуань Цзи я
关良超，Гуань Лян-чжао
关麟征，Гуан Лин-чжен
关齐，Куанг Ти
关向应，Гуань Сян-ин
桂永清，Гуй Юнцин
郭春涛，Го Шэньтао
郭方，Го Фан
郭峰，Го Фын
郭高启，Го Гоу-чи
郭化邦，Го Хуа-бан
郭洁，Го Цзинь
郭克朗貌，Ко Кланг Маунг

郭亮,Го лян
郭纶,Го Лунь
郭敏(袴田里见),Го Мин
郭沫若,Го Можо
郭鹏,Го Пэн
郭文魁,Го Вэнькуй
郭文林,Го Вэнь-лянь
郭云思,Го Июньс
郭泽章,Го Цзэ-чжан
郭志成,Го Чжи-чен
果戈理,Н. В. Гоголь
哈丁,Хардинг
哈尔拉莫夫,М. Харламов
哈尔特,Харт
哈基姆巴耶夫,阿利姆占,Алимджан Хакимбаев
哈基姆贝科夫,卡尤姆贝克,Каюмбек Хакимбеков
哈季耶夫,Хаджиев
哈拉哈普,伯汉努丁,Харахап
哈拉斯,Халас,Halas
哈里曼,А. Гарриман
哈里斯,Харрис
哈里逊,Гарисон
哈鲁金,Халутин
哈马尔舍尔德,Хаммаршельд
哈米杜林,Р. Хамидулин
哈奇森,Хатчисон
哈恰图良,А. Хачатурян
哈萨诺夫,阿布德拉赫曼,Абдрахман Хасанов
哈桑,莫赫,Мох Хассан
哈桑巴耶夫,雅库别克,Якуббек Хасанбаев
哈什,Харш
哈斯布拉托夫,Р. И. Хасбулатов
哈塔,Хатта
哈特基,Хартке
哈耶克,Гаек
海尔利耶夫,Х. Г. Хайрлиев
海特,Хейтер
韩安天,Хан Ан Чен
韩光,Хан Гуан,Хань Гуань
韩金庆,Хань Цзинь-Чин
韩俊杰,Хань Цюн-цзе
韩乾祖,Хан Чэн-цзу
韩清石,Хан Чинши
韩琼,Хан Чен
韩桑林,Хенг Самрин
韩铁声,Хан Тье-шен
韩先楚,Хань Сянь-чу
韩相斗,Хан Сан Ду
韩友廷,Хан Ютин
汉巴巴耶夫,安瓦尔,Анвар Ханбабаев
汉弗莱,Хэмфри
汉森,Хансен
郝贵陆,Хэ Дуй-лу
郝治平,Хао Чжи-пин
何安权,Ха Ан Чен
何宝贤,He Bao-Xian
何毕然,Хэ Би-жань
何兰阶,Хэ Лань Цзе
何谦,Хо Цянь
何思彤,Хэ Сытун
何思源,Хэ Сы-юань
何伟,Хэ Вэй
何文楼,Ха Ван лау,Хо Ван Ло
何香凝,Хэ Сянь-нин
何一俊,Хэ И-цзюнь
何应钦,Хэ Инцин
何云川(听涛克巳),Хэ Юм-чуань
何长工,Хэ Чжан-Гуан,Хо Чан-гун
何哲,Хэ Цзай
和谷岩,Хэ Гуянь
贺,丹尼尔,Даниил Хэ
贺麟,Хо Ли
贺龙,Хэ Лун
贺绿汀,Хе Лу-дин,Хэ Лудин,Хэ Лутин
贺希明,Хэ Си-мин
贺耀祖,Хэ Яо-цзу

赫茨费尔特，Hertzfold
赫尔利，Харли，Хэрли
赫尔姆斯，Хелмс
赫盖尔奇，Хегерти
赫格居斯，Хегедюш
赫拉莫夫，Хламов
赫里亚普金娜，Хряпкина
赫利亚彼奇，И. Хлябич
赫连尼科夫，Т. Н. Хренников
赫列布尼科夫，В. Б. Хлебников
赫列布尼科夫，Хлебников
赫鲁廖夫，А. В. Хрулев
赫鲁尼切夫，Хруничев
赫鲁晓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ев，N. S. Khrushchev
赫梅尔科，М. И. Хмелько
赫努佩克，Хнеупек
赫奇逊，Хетчисон
赫脱，Гертер
黑格，Хейг
黑格尔，Гегель
黑根，Ю. Хеген
洪淳宽，Хон Сун Гван
洪森，Хун Сен
侯赛因，Хусейн
侯外庐，Хоу Вайлу
侯镇冰，Хоу Чжен Вин
侯志通，Хоу Чжи-тун，Hou Zhidung
胡德乔，Ху Те-Чао
胡多宾，Л. В. Худобин
胡风，Ху Фын
胡绩伟，Ху Цзи-вэй
胡家赣，Ху Ча Ган
胡阶森，Хатчесон
胡厥文，Ху Цзюэ-вэнь
胡克实，Ху Кэ-ши
胡霖，Ху Лин
胡明，Ху Мин
胡齐耶夫，М. М. Хуциев
胡乔木，Ху Цяо-му
胡萨克，Г. Гусак
胡绳，Ху Шэн
胡世泽，Ху Ши Цзэ
胡适，Ху Ши
胡万光，Ху Вэньгань
胡维泰，Хо Вьет Тан
胡耀邦，Ху Яо-бон，Ху Яо-бан
胡一鸣，Ху И-минь
胡愈之，Ху Юй-чжи
胡志明，Хо Ши Мин，Ho Chi Minh
胡宗南，Ху Цзуннан
华德，Уорд
华国锋，Хуа Го-фэн
华君武，Хуа Цзюнь-у
华莱士，Уоллес，Henry Wallace
华罗庚，Хуа Ло Ген
华西列夫斯基，А. М. Василевский
化石，Хуа Ши
宦乡，Хуан Сян
黄斌，Хуан пин
黄达，Хуан Да
黄丹斌，Хуан Даньпин
黄栋，Хоанг Тунг
黄富俊，Хуан Фу-цзонь
黄华，Хуан Хуа
黄汲清，Хуан Цзицин
黄金鲁，Хуан Цзи-лу
黄敬，Хуан Цзин
黄克诚，Хуан Кэчэн，Хуан Ке-чэн
黄洛峰，Хуан Ло-фын，Жуан Ле-фин
黄鼐，Хуан Нэй
黄欧东，Хуан Оу-дун
黄庆发，Хуан Цзиньфа
黄琼，Хоанг Кунь
黄瑞，Хуан Жэй
黄时明，Хуан Ши-мин

黄舜,Хуан Шунь
黄文欢,Хоан Вэнь-Хоан
黄文进,Хоанг Ван Тиен
黄新民,Хуан Син-Мин
黄炎培,Хуан Яньпэй,Хуан Янпэй
黄一中,Хуан И-чжун
黄贻钧,Хуан Ицюнь
黄赞直,Хуан Цзэнчжи
黄镇,Хуан Чжэнь
霍布森,Гопсон
霍查,恩维尔,Энвер Ходжа
霍多斯,П. М. Ходос
霍尔,盖斯,Гэс Холл
霍尔蒂,Хорти
霍夫曼,Гофман
霍赫洛夫,А. Е. Хохлов
霍洛德科夫,Холодков
霍奇斯,Ходес
霍乌斯,Г. Хоудс
基巴利契科(韩铁声),И. Н. Кибальчик
基巴利契科,莫尼亚,Кибальчик Моня
基哈德森,Герхардсен
基金,Кидин
基里连科,安德烈·帕夫洛维奇,А. П. Кириленко
基里林,В. А. Кириллин
基里洛克,С. Кирылюк,Кирелюк,Stanislawa Kiryluk
基里琴科,А. И. Кириченко
基里琴科,Кириченко
基里索夫,Кирисов
基连加乌捷,Киленгаузен
基列耶夫,И. И. Киреев
基帕里索夫,С. С. Кипарисов
基斯利亚科夫,И. П. Кисляков
基斯连科,Кисленко
基斯连科,阿列克塞·帕夫洛维奇,Алекс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исленко
基斯洛夫,Кислов
基塔耶夫,Китаев
基塔耶娃,Е. И. Китаева
基谢廖夫,Киселев
基谢廖夫,С. В. Киселев
基谢廖夫,Т. Я. Киселев
基谢廖娃,О. С. Киселева
基谢洛夫,Е. Д. Киселов
吉奥迪,Гиольди
吉布桑,Гибсон
吉滴卡宗,乃他侬,Киттикачон
吉洪诺夫,Н. С. Тихонов
吉金斯,让,Жан Киндинис
吉列耶夫,Киреев
吉伦,Гиллем,Alvan C. Gillemn
吉田,Иосида
吉学霈,Цзэ Сюэпэй
吉雅泰,Цзи Я-тай
吉耶尔马,Jacques Guillermaz
纪登奎,Цзи Дэн-куй
季奥尔季察,А. Ф. Диордица
季霍米罗夫,С. М. Тихомиров
季卡姆巴耶夫,К. Д. Дикамбаев
季利琴科,А. Г. Тиличенко
季米里亚泽夫,Тимирязев
季米娜,З. В. Зимина
季米特洛夫,С. Димитров
季明,П. Зимин
季莫费耶夫,Н. И. Тимофеев
季莫费耶夫,Тимофеев
季诺维也夫,Г. Е. Зиновьев
季什科夫,А. А. Тишков
季斯利亚尔,Тисляр
季托夫,А. Титов
季托夫,Г. С. Титов
季亚科诺夫,Дьяконов
季亚科诺夫,Дьяконов
季亚琴科,В. П. Дьяченко
季庄,Цзичжуан

济金，Зинкин
济金娜，Л. С. Зыкина
济科夫，Зыков
济科夫-斯莫洛夫，Н. М. Зыков-Смолов
济里亚诺夫，Зырянов
济明，В. А. Зимин
冀朝鼎，Цзи Чаодин
冀福海，Ти Фухай
加尔布佐夫，В. Ф. Гарбузов，V. F. Garbuzov
加尔金，Галкин
加尔金，Е. А. Галкин
加尔马舍夫，А. Ф. Гармашев
加夫里连科，Гавриленко
加夫里洛夫，Гаврилов
加夫里洛夫，谢尔盖·卡皮托诺维奇，Гаврилов Сергей Капитонович
加夫里洛娃，Н. Гаврилова
加夫留克，П. П. Гаврюк
加富罗夫，Гафуров
加加林，Ю. А. Гагарин
加里宁，Калинин
加里宁，М. Калинин
加里宁，Н. Калинин
加利诺维奇，Ю. М. Галенович
加利佩林，С. А. Гальперин
加米涅夫，Л. Б. Каменев
加米涅夫，佐罗·克雷斯捷夫，Цоло Крыстев Каменев
加莫乌斯，Гамоус
加涅夫，Х. Т. Ганев
佳普金娜，Тяпкина
贾，Джа
贾尔卡赛汗，Джаргал-Сайхан
贾库林，安瓦尔，Анвар Джакулин
贾纳别科夫，拜穆尔扎，Джананбеков Баймурза
贾丕才，М. С. Капица，M. Kapitsa
贾丕才，П. Л. Капица
贾拓夫，Цзя Тофу
贾瓦西什维利，Г. Д. Джавахишвили
贾正操，Цзя Чжен-цао
坚德里亚科夫，В. Ф. Тендряков
江丰，Цзянь Фын
江培武，Цзян Пэй-у
江青，Цзян Цин
江世奎，Дян Шикуй
江洋清，Цзен Янцин
江泽民，Цзян Цзэминь
江哲星，Цзян Чже Син
姜椿芳，Цзян Чун-фен
姜贵银，Тянь Гуй-ин
姜健，Кан Ген
姜丽珍，Цзян Ли-чжэнь
姜茹，Дян Жуй
姜信泰，Цзян Син-тая
蒋斌，Тянь Пин
蒋光鼐，Цзян Гуан-най
蒋介石，Чан Кайши
蒋经国，Цзян Цзинго
蒋南翔，Цзя Наньсян
蒋廷黻，Цзян Тин-фу，Цзян Тинфу
蒋英玲，Цянь Инлин
焦朝河，Цзяо Чжаохэ
焦尔诺夫，米哈伊尔·维肯季耶维奇，Зернов Михаил Викентьевич
焦继辉，Цзоу Цзихуань
杰奥米多夫，М. И. Деомидов
杰杜什津，П. С. Дедушкин
杰多夫，Дедов
杰费里杰，М. Н. Де Фриде
杰格佳廖夫，В. А. Дегтярев
杰吉耶尔，弗拉基米尔，Дедиер
杰克逊，Джексон
杰利钦耶夫，В. Г. Делициев
杰列维扬科，Деревянко
杰柳辛，Л. П. Делюсин
杰米切夫，彼得·尼洛维奇，П. Н. Демичев

杰缅季耶夫,Дементьев
杰缅季耶夫,П. Дементьев
杰明,Демин
杰尼索夫,А. И. Денисов
杰尼索夫,Б. С. Денисов
杰尼索夫,Денисов
杰塞普,Джессеп
杰夏特尼科夫,Д. Т. Десятников
杰伊,爱德华,Эдвард Джей
杰伊波扎·阿利耶夫,Тейпджан Алиев
捷捷林,С. Тетерин
捷列宾(А. Я. 奥尔洛夫),Теребин
捷列尼诺夫,А. М. Зеренинов
捷列什金,Терешкин
捷普利亚科夫,В. Ф. Тепляков
捷普洛夫,Теплов
捷萨伊,Десаи
捷沃相(捷沃西安),И. Ф. Тевосян
解方,Се Фан
介光明,Цзе Гуан Мина
金炳稷,Ким Бен Дик
金策,Цзинь Чэ,Ким Чак
金昌凤,Ким Чан Бон
金昌海,Ким Чан Хэп
金昌满,Ким Чан Ман
金承化,Ким Сын Хва
金城,Цзинь Чэн
金达三,Ким Дар Сен
金科奉,Ким Ду Бон
金刚,Ким Ган
金光侠,Ким Гван Хеб
金炅炼,Ким Че Рен
金洁群,Цзинь Тецюнь
金京根,Ким Тды Ген
金名世,Цзин Мин-ши
金庆方,Цзинь Цин-фань
金仁,Цзинь Жэнь
金日成,Цзинь Чжи-чень,Цзинь Жи-чэн,Ким Ир Сен
金泰根,Ким Тхэ Ген
金万山,Ким Ман Сан
金雄,Кин Сон
金一,Ким Ир
金益诚,Ким Ик Сен
金英柱,Ким Ен Дю
金永南,Ким Ен Нам
津琴科,Зинченко
鸠山一郎,Хатояма
久科夫,А. М. Зюков
久兹,Зюзь
居普特纳,理查德,Richard Gyptner
峻青,Цзюнь Цин
卡巴列夫斯基,Д. Б. Кабалевский
卡巴诺夫,И. Г. Кабанов
卡比尔,Кабир
卡比耶娃,Б. Х. Кабиева
卡宾,Кабин
卡波拉诺夫,Капранов
卡博,修斯尼,Хюсни Капо
卡博特,Кабот
卡达尔,Кадар,Kadar Janos
卡德尔,Э. Кардель,Edvard Kardelj
卡杜莫夫,Д. Годумов
卡多根,Кадоган
卡多奇尼科夫,I. P. Kadochnikov
卡尔宾科,Ф. А. Карпенко
卡尔波夫,Г. Г. Карпов
卡尔波夫,Карпов
卡尔金,Каргин
卡尔迈勒,巴布拉克,Б. Кармаль
卡尔梅科夫,В. Д. Калмыков
卡尔斯基(师哲),Карский
卡尔斯基·伊戈尔,Карский Игорь
卡尔斯卡娅·泰霞,Карская Тэйсся
卡尔扎乌巴耶夫,Г. Каржаубаев
卡夫塔诺夫,С. В. Кафтанов

卡冈诺维奇，Каганович
卡冈诺维奇，Л. М. Каганович
卡库津，Кагугин
卡拉布霍夫，И. Г. Калабухов，I. Kalabukhov
卡拉达什，Карандаш
卡拉卡尼，Калакани
卡拉什尼科夫，А. Ф. Калашников
卡拉塔耶夫，Коротаев
卡里琴科，Н. Т. Кальченко
卡利希扬，Г. М. Калишьян
卡柳日纳亚，Н. М. Калюжная
卡伦别尔津，Я. Э. Калнберзин
卡罗连科，Короленко
卡罗米耶茨，А. В. Коломиец
卡马拉季，К. Камарадж
卡米舍夫，В. Камишев
卡明，Камминг
卡纳平，А. К. Канапин
卡诺尼辛，Канонихин
卡皮托诺夫，Капитонов
卡普拉洛夫，А. Г. Капралов
卡普拉洛夫，Б. В. Капралов
卡普韦普韦，Капвепве
卡恰，哈罗德，Harold Caccia
卡萨特金，П. В. Касаткин
卡塞姆，Касем
卡沙洛夫，Б. Кашалов
卡什金，Кашкин
卡斯顿，Гастон
卡斯托尔斯卡雅，Ю. Ф. Касторская
卡塔拉瓦拉，Каталавала，Коталавала
卡塔耶夫，В. П. Катаев
卡特，Дж. Картер
卡图谢夫，К. Ф. Катушев
卡托尔，Катор
卡瓦列罗夫，Каволеров
卡维拉兰，Кавиларанг
卡西莫，Касимо
卡西莫夫·艾哈迈德，Касымов Ахмед
卡西斯，В. Кассис
卡伊洛夫，И. А. Каиров
卡赞采夫，Казанцев
卡赞斯基，С. Н. Казанский
凯宾，И. Г. Кэбин
凯尔迪什，М. В. Келдыш
凯莱齐，Келлези
凯洛夫，И. А. Каиров
凯曼，Кэ Мэн
凯南，乔治，Джордж Кеннан，George Kennan
凯任，Кэ Жэн
凯塔，莫迪博，Модибо Кейта，Modibo Keita
凯文，Квинн
凯西，Р. Г. Кейзи
坎农，弗兰克，Франк Т. Кеннер
康德，Кант
康敏庄，Кан Минь-чжуан
康纳利，Коннэли
康生，Кан Шэн
康斯坦丁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康斯坦丁诺夫，Ф.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考茨基，Каутский
考尔，Т. К. Кауль
考菲尔德，Коуфилд
考夫曼，Кауфман
考涅楚克，А. Е. Корнейчук
柯都维亚，Кодовилья
柯克，阿兰，Алан Кэрк
柯乐博，О. Э. Клабб，O. Edmond Clubb
柯里杨尼斯，Колиянис
柯林，А. И. Клин
柯林斯，Коллинс
柯妮娜，Л. Ф. Конина
柯庆施，Кэн Цин-ши
柯西金，А. Н. Косыгин，A. I. Kosygin
柯耶，Куе
科贝尔，Кербер

科贝良斯基,Кобылянский
科布泽夫,Кобзев
科恩,希尔达,Хилда Коен
科尔巴科夫,Колпаков
科尔巴耶夫,К. К. Кольбаев
科尔达诺夫,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Колданов Василий Яковлевич
科尔尼延科,Г. М. Корниенко,G. M. Kornienko
科尔沙克,Коршак
科尔特,Корт,Kort
科夫里基诺夫,М. Д. Ковригинов
科甘,Коган
科济列夫,А. В. Козырев
科济列夫,С. П. Козырев
科雷巴洛夫,Н. Колыбалов
科雷巴诺夫,А. Г. Колыбалов
科利亚(毛岸青),Коля
科列罗夫,Г. Н. Колеров
科林,П. Д. Корин
科留金,Корюкин
科隆比,Коломби
科罗博夫,А. В. Коробов
科罗利,Король
科罗特琴科,Д. С. Коротченко
科洛杰兹诺夫,М. Г. Колодезнов
科洛廖娃(江青),Королёва
科洛米耶茨,А. Д. Коломиец
科马罗夫,Петр Комаров
科马罗夫,Х. М. Комаров
科马洛夫,Комаров
科尼亚泽夫,Князев
科涅夫,Конев
科诺诺娃,Кононова
科诺托普,В. И. Конотоп
科普列尼格,Коплениг
科奇尼扬,А. Е. Кочинян
科奇耶夫,米哈伊尔,Михаил Кочнев
科切加罗夫,Кочегаров
科热杜布,И. Н. Кожедуб
科热杜布,Кожедуб
科热夫尼科夫,В. Кожевников
科任,А. Кожин
科舍廖夫,А. И. Кошелёв
科斯坚科,Н. А. Костенко
科索拉波夫,А. Косолапов
科索拉波夫,П. И. Косолапов
科托夫,Котов
科托夫,М. Котов
科瓦利,К. И. Коваль
科瓦利斯基,Б. Е. Ковальский,B. E. Kovalskii
科瓦利斯卡娅,Ковальская
科瓦连科,Коваленко
科瓦廖夫,Е. Ф. Ковалев
科瓦廖夫,И. В. Ковалев
科瓦廖夫,М. Н. Ковалев
科瓦廖夫,С. Ковалев
科瓦诺夫,П. Кованов
科瓦奇·贝拉,Ковач Бела
科伊,马克,Мак Кой
科兹洛夫,А. Л. Козлов
科兹洛夫,И. В. Козлов
科兹洛夫,И. Козлов
科兹洛夫,Ф. Р. Козлов
科祖林,Козулин
克贝尔,Кербель
克尔德什,Келдыш
克拉夫琴科,К. И. Кравченко
克拉夫佐夫,В. А. Кравцов
克拉夫佐夫,Кравцов
克拉夫佐夫,Кравцов
克拉克,Кларк
克拉马尔,Крамар
克拉马连科,Крамаренко
克拉米诺夫,Краминов
克拉奇科夫,Н. М. Клочков
克拉斯尼琴科,Красниченко

克拉斯诺夫，М. Л. Краснов
克拉索夫斯基，Красовский
克拉索夫斯基，斯捷潘·阿基莫维奇，С. А. Красовский
克拉塔休克，Кратасюк
克拉乌金，Ф. Клаудин
克拉耶夫斯卡娅，Краевская
克莱奇，Л. Крейчил
克赖涅夫，И. В. Крайнев
克赖诺夫，П. Крайнов
克劳夫，Клауф
克雷洛夫，Крылов
克雷洛夫，Крылов
克雷姆金，Н. И. Крымкин
克雷奇，Крайджи
克里夫佐夫，В. А. Кривцов
克里梅尔曼，П. Г. Криммерман
克里姆，刘允斌，Лю Юн-Пин Клим
克里帕拉宁，Крипалани
克里施柯，Клишко
克里沃夫，Кривов
克里沃鲁奇科夫，Криворучков
克里希扬，Э. Р. Кришьян
克利莫夫，А. П. Климов
克利莫夫·加尼，Керимов Гани
克利姆科，Н. И. Климко
克利斯，Корс
克列缅季斯，Клементис
克列斯尼科夫，Г. В. Колесников
克列伊梅诺夫，Ф. И. Клейменов
克林，К. Л. Келин
克留科夫，М. Е. Крюков
克留科夫，Н. Н. Крюков
克留奇科夫，И. П. Крючков
克柳奇尼科夫，Н. И. Ключников
克虏伯，Крупп
克鲁格洛夫，С. С. Круглов
克鲁季科夫，К. А. Крутиков
克鲁平，Крупин
克鲁普尼克，Ф. Е. Крупник
克鲁森，里查德，Ричад Крузон
克罗哈列夫，В. Т. Крохалев
克罗哈列夫，О. Крохалев
克罗帕切夫，М. А. Кропачев
克罗塔耶夫，Ю. П. Коротаев
克洛里，Кролль
克洛奇科夫，Н. М. Клочков
克梅诺夫，В. С. Кеменов
克纳，Кернер
克尼曼，Кейнеман
克努尼扬茨，И. Л. Кнунянц
克诺泰，Е. Кноте，Knothe
克奇鲁，S. Kitchlu
肯金，马德日特，Маджит Кензин
肯尼，Кенни
肯尼斯，Книсс
肯特，Кент
肯扎耶夫，У. Кенджаев
孔采利泽，Б. М. Концелидзе
孔德拉季耶夫，Б. А. Кондратьев
孔德拉季耶夫，Кондратьев
孔庚，Кун Гэн
孔诺夫，Коннов
孔茹科夫，И. Б. Конжуков
孔祥铎，Кун Сяндо
孔祥熙，Кун Сянси
寇庆延，Коу Цин-янь
寇松，乔治，Джордж Керзон
库比谢克，Кубишек
库达舍夫(顾达寿)，Р. Ш. Кудашев
库德里科夫，Т. Кудриков
库德里雅舍娃，А. Д. Кудряшева
库德里亚夫采夫，В. Кудрявцев
库德里亚夫采夫，Кудрявцев
库德里亚夫采娃，Е. А. Кудрявцева
库德里亚绍夫，А. Кудряшов

库尔，斯特尔林格，Стерлинг Кулл
库尔巴诺夫，Р. Курбанов
库尔别茨基，М. П. Курбецкий
库尔格洛夫，Курглов
库尔金，Куркин
库尔久科夫，И. Ф. Курдюков，I. Kurdyukov
库尔恰托夫，Курчатов
库季诺夫，И. Кудинов
库津，Кузин
库卡尔金，Б. В. Кукаркин
库克，Кук
库克索夫，Куксов
库库奇卡，Кукучка
库拉波娃，Е. Р. Курапова
库拉科夫，Ф. Д. Кулаков
库拉托夫，Т. Кулатов
库里贾诺夫，Л. А. Кулиджанов
库利科夫，В. Г. Куликов
库利克，Б. Т. Кулик
库列绍夫，А. И. Кулешов
库列绍夫，В. И. Кулешов
库罗帕特金，Kuropatkin
库罗奇金，В. Д. Курочкин
库梅金，Кумыкин
库纳耶夫，Д. А. Кунаев
库纳泽，Г. Ф. Кунадзе
库尼斯，Г. И. Кунис
库普里科夫，Куприков
库普林，А. И. Куприн
库切连科，В. А. Кучеренко
库丘里叶，克洛德·魏扬，Клод Вайян Кутюрье
库舍列夫，Б. Н. Кушелев
库什内利，叶戈尔·叶夫列莫维奇，Кушнырь Егорь Ефремович
库什涅鲁克，В. В. Кушнерук
库苏马-阿特马查，М. Кусума-Атмаджа
库塔科夫，Кутаков
库特马纳利耶夫，А. А. Кутманалиев
库图兹，Кутуз
库西宁，О. В. Куусинен
库伊津，И. Т. Куйдин
库伊莫夫，Д. Т. Куимов
库兹缅科，В. Кузьменко
库兹明，И. И. Кузьмин
库兹明，Кузьмин
库兹明，М. Р. Кузьмин
库兹明内赫，Кузьминых
库兹涅佐夫，В. В. Кузнецов，V. Kuznetsov
库兹涅佐夫，К. 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М. И. 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Н. Г. 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Н. И. 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Ф. Кузнецов
库祖博夫，И. М. Кузубов
袴田里见，Сатоми Хакамада
旷伏兆，Куан Фу-дао
奎杰胡，Кви Дье-ху
拉奥，Рао
拉宾，Рабин
拉宾，С. Г. Лапин
拉波辛，А. А. Рапохин
拉布，Рааб
拉布霍夫，Л. С. Лопухов
拉达克里希南，С. Радхакришнан
拉夫金，А. В. Равкин
拉夫里谢夫，А. А. Лаврищев
拉夫里谢夫，А. Н. Лаврищев
拉夫里谢夫，Лаврищев，Lavrishchev
拉夫罗夫，В. В. Лавров
拉格奇，Рагч
拉古杰克，В. Лагутенко
拉古林，Г. И. Рагулин
拉赫曼，阿布杜尔，Абдул Ракман
拉赫曼，穆吉布尔，Муджибур Рахман
拉霍夫，Лахов

拉科夫宁，Лаковнин
拉科夫斯基，Л. Н. Раковский
拉科西，Ракоши
拉里奥诺夫，Ларионов
拉里奥诺夫，Ларионов
拉林，Б. А. Ларин
拉马穆尔蒂，Рамамурти
拉马扎诺夫，Д. Рамазанов
拉姆，Лэмб
拉姆，查尔斯，Чарльз Лэмб
拉姆，贾格吉凡，Джагдживан Рам
拉姆苏伦，Лхамо-Сурун
拉南，Ratnam
拉帕茨基，阿达姆，Рапацкий，Adam Rapacki
拉普捷夫，Лаптев
拉齐伯林斯基，Н. Л. Рациборинский
拉齐斯，В. Т. Лацис
拉奇科夫，Н. А. Рачков
拉奇科夫，Рачков
拉琴科，В. А. Радченко
拉琴科，Радченко
拉什，Раш
拉斯波平，Распопин
拉斯卡托夫，А. С. Раскатов
拉苏洛夫，Д. Расулов
拉塔纳迪布，琅，Луанг Ратанадиб
拉特纳，Ш. И. Ратнер
拉铁摩尔，欧文，Оуэн Латтимор
拉希多夫，Ш. Р. Рашидов
拉希姆巴巴耶娃，Рахимбабаева
拉辛，Разин
拉伊哈德，Лайхад
拉伊克，Райк
拉扎连科，Б. Р. Лазаренко
拉扎列夫，В. И. Лазарев
拉兹杜霍夫，Ю. И. Раздухов
拉兹尼钦，Разницын
拉祖金，Лазутин
拉祖瓦耶夫，В. Н. Разуваев
腊斯克，Д. Раск
莱昂德罗，Г. Леандру
莱蒙托夫，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莱斯顿，Рестон
莱伊阿特洛夫斯基，Рейатровский
莱伊尔德，Лэйрд
赖赫曼，Райхман
赖嘉文，Рагаван
赖琏，Лай Лянь
赖若愚，Лай Жо-юй
赖亚力，Лай Я-ли
赖伊，特里格夫，Трюгве Ли
濑谷启，Сея Хираку
兰季斯，Е. М. Ландио
兰金，Рэнкин
兰科维奇，Ранкович，Alexander Rankovic
兰纳迪夫，Ранадиве
兰尼兹尔，Лемнитцер
郎诺，Лон Нол
朗格，Лангер
劳，Рау
劳埃德，塞尔温，Селвин Ллойд
勒祖，Хан Чэн Цзу
雷巴尔金，В. В. Рыбалкин
雷巴斯，Рыбас
雷宾，А. П. Рыбин
雷宾德尔，Робиндер
雷德福，Редфорд
雷列耶夫，Рылеев
雷曼，Рейман
雷奇科夫，Лычков
雷日科夫，А. Д. Рыжков
雷日科夫，Н. И. Рыжков
雷绍田，Лэй Шао-дянь
雷斯科夫，Лысков
雷索夫，П. Н. Лысов
雷瓦，Б. И. Рэва

雷震,Лэй Чжень,Лэй Чжэн
黎德寿,Ле Дык Тхо
黎清毅,Ле Тхань Нги
黎笋,Ле Зуан,Лу Зуан
黎万龙,Ле Ван лонг
李安闻,Ли Ан Мук
李弼奎,Ли Пхиль Гю
李灿,Ли Цань
李昌,Ли Цян
李常青,Ли Чанцин
李晨,Ли Чэнь
李晨廷,Ли Чжентин
李承英,Ли Сын Ен
李德才,Ли Дэ-цай,Ли Да-цай
李德伦,Ли Дэлунь
李德全,Ли Дэ-цюань,Ли Дэчуань
李德生,Ли Дэ-шэн
李德元,Ли Де Юань
李东冶,Ли Дунвэй
李度,Ли Дучунь
李敦白,Ритенберг
李范五,Ли Фану
李凤林,Ли Фэн-линь,Ли Фэнлинь
李福德,Ли Фудэ
李福林,Ли Фу-лин
李富春,Ли Фу-чунь,Ли Фу-цунь
李公朴,Ли Гун-бо
李光武,Ли Гван Му
李广,Ли Гуан
李广龙,Ли Вэнь-лун
李广儒,Ли Гуань-жу
李贵山,Ли Гуй-шэн
李贵新,Ли Гуй-синь
李国富,Ли Го-фу
李翰奋,Ли Ханьфэнь
李何,Ли Хэ
李亨根,Ли Хян Кын
李焕之,Ли Хуан-жи
李璜,Ли Хуан
李辉,Ли Хуэй,Ли Чуэй
李汇川,Ли Гуй-чуань
李惠琴,Ли Хуэйцин
李藿林,Ли Хой-линь
李济琛,Ли Цзишэнь
李济深,Ли Цзи-шэнь
李家珍,Ли Ця-цзе
李嘉坚,Ли Киан Тенг
李京文,Ли Цзенвень
李井泉,Ли Цзин-цюань
李军,Ли Цзюнь
李克农,Ли Кэнун,Ли Кэ-нун
李宽成,Ли Куан-чен
李立三,Ли Лисань,Ли Ли-сань
李烈钧,Ли Лецзюнь,Ли Ле-цзюнь
李明,Ли Мин
李乃宾,Ли Най-Бин
李讷,Ли Ла,Ли Лу
李普曼,Липпман
李奇微,Риджу эй
李琦涛,Ли Ци-тао
李启铭,Ли Ци-мин
李强,Ли Чан
李强,Ли Чан,Ли Цян
李桥华,Ли Чао-хуа
李青,Ли Цин
李清漪,Ли Цзин Цен
李茹华,Ли Жуй-хуа
李儒林,Ли Жу-линь
李森科,Лысенко
李山东,Ли Шэн-дун
李善一,Ли Шаньи
李世超,Ли Ши-чао
李守信,Ли Шу-шин
李述中,Ли Шу-чжун
李思赫,Ли Сы Хэк
李四光,Ли Сы Гуан,Ли Сы-гуан

李松云，Ли Сон Ук
李苏，Ли Су
李天源，Ли Чен Вон
李维诺娃，Н. М. Литвинова
李文仁，Ли Фу-жэнь
李文绚，Ли Вено-Сюнь
李先念，Ли Сянь-нянь
李相朝，Ли Са Чо，
李孝淳，Ли Хё Сун
李新八，Ли Сан Чо
李彦，Ли Янь
李叶阳，Ли Еян
李一卿，Ли Иль Ген
李永镐，Ли Ен Хо
李云申，Ли Юнжэнь
李在旺，Ли Цзэван
李哲人，Ли Чжэжень
李志林，Ли Чжи-линь
李志民，Лин Чже-мин
李志敏，Ли Чжи-минь
李钟玉，Ли Ден Ок
李仲勤，Ли Чжун-чэн
李周新，Ли Чжоу-синь
李周渊，Ли Зу Ен，Ли Дю Ен
李烛尘，Ли Чжу-чэнь，Ли Чжу-Чэнь，Ли Чжочань
李准，Ли Чжунь
李宗仁，Ли Цзунжэнь，Ли Цзун-жень
里迪，Риди
里丁，Рединг
里根，Рейган
里津别尔格，Ритенберг
里马尔，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Риммар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
里斯杰尔，Листер
里亚博夫，Рябов
里亚博娃，Е. В. Рябова
里亚布琴科，В. Н. Рябченко
里亚德，Риад
理查森，Ричардсон
理查森，埃利奥特，Эллиот Ричардсон
利别京斯基，Ю. Либединский
利哈乔夫(李海秋)，В. И. Лихачев
利特维年科，П. Литвиненко
利特维纽科，Литвинюк
利亚什科，А. П. Ляшко
栗在山，Ли Цай-шань
笠原吉，Касахара Юкио，Kasahara
连科夫，В. И. Леньков
梁必业，Лянь Би-е
梁明章，Лян Минчжан
梁漱溟，Лян Сумин，Лян Шумин，Лян Соумин
梁思成，Лян Ши-чень
梁托维奇，М. А. Леонтович
梁希，Лян Си
梁志书，Лян Чжи Шун
廖承志，Ляо Чэн-чжи
廖汉生，Ляо Хэшэн
廖岭，Ле Лиень
廖鲁言，Ляо Лу-ян
廖文毅，Ляо Вэньи
廖仲恺，Ляо Чжун-кай
列昂季耶夫，Леонтьев
列别杰夫，В. Лебедев
列别杰夫，В. В. Лебедев
列别杰夫，В. Д. Лебедев
列别杰夫，Г. П. Лебедев
列别杰夫，Г. С. Лебедев
列别杰夫，П. И. Лебедев
列别金斯基，Р. Н. Лебединский
列多夫斯基，Ледовский
列夫金，В. И. Левкин
列夫金，Левкин
列夫科维奇，Левкович
列加索夫，А. Легасов
列卡列夫，Л. Г. Лекарев

列克索阿特莫佐,哈尔索诺,Харсоно Рексоатмоджо
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列佩申斯基,Лепешинский
列萨科夫,Лесаков
列什,Леш
列斯金,法捷伊·伊万诺维奇,Фатей Иванович Лекин
列瓦达,Ю. А. Левада
列维德林,埃尔默·弗雷德,Элмар Фред Ллевеллин
列维娜,М. А. Левина
列文科,Ревенко
列谢奇科,М. А. Лесечко
林彪,Линь Бяо
林伯渠(林祖涵),Линь Боцюй
林枫,Линь Фын
林广恒,Линь Гуан-хэ
林海,Лим Хе
林亨元,Линь Хен Юань
林江琴,Лин Цзянь-цин
林李明,Линь Ли-мин
林立,Линь Ли
林利阳,Линь Ли-ян
林迈可,Майкл Линз,Mical Lindsay
林默涵,Линь Мохань,Линь Мо-хань
林铙,Лин Нао
林启茹,Лин Чи-жуй
林启喆,Лим Ги Чер
林赛,Линдсей
林蔚,Линь Вэй
林文,Линь Вэнь
林忠,Линь Чжун
林祖涵,Лин Цзухань
铃木启久,Судзуки Хираку,Sudzuki Hiraku
刘皑风,Лю Кай-фын
刘白羽,Лю Байюй
刘斌,Лю Бинь
刘冰,Лю Бин
刘伯承,Лю Бочэн
刘步童,Лю Бу-тун
刘成,Лю Чжэн
刘大年,Лю Да-нянь
刘导生,Лю Дао-шэн
刘德启,Лю Дэчи,Лю Дачи
刘鼎,Лю Дэн
刘广才,Лю Гуанцзэ
刘贵良,Лю Гуй-лянь
刘翰东,Лю Хань-дун
刘浩昌,Лю Хаочан
刘洪涛,Лю Хунтао
刘鸿生,Лю Хуншэн
刘环占,Лю Хуанчжань
刘惠之,Лю Гуа Чжи
刘杰,Лю Цзе
刘瑾,Лю Дин
刘进忠,Лю Цзин-Чжун
刘敬雄,Лю Цзын-сюн
刘锴,Liu Chieh
刘澜波,Льюо Ланьбо,Лю Ланьбо
刘澜涛,Li Lantao
刘利林,Лю Рын-лынь
刘连仁,Лю Лянь-жень
刘明辉,Лю Мин-хуэй
刘宁一,Лю Нинъи,Лю Нини
刘平,Лю Пин
刘谦,Лю Циэн
刘清栋,Лю Чен-дун
刘清宇,Liu Jingyi
刘群,Лю Цзюнь
刘汝明,Лю Жумин
刘莎,Лю Ша
刘少奇,Лю Шао-ци
刘绍学,Лю Шас Сюз
刘叔模,Лю Шу-мо
刘舒,Лю Шуй
刘述卿,Лю Шуцин

刘述周，Лю Шу-чжоу
刘思齐，Лю Эньци
刘松林，Лю Сунлинь
刘文辉，Лю Вэнькуй，Лю Вэньхуй
刘西元，Лю Си-юань
刘晓，Лю Сяо
刘晓秋，Лю Сянь-цзюэ
刘孝亮，Лю Сянь-лян
刘亚楼，Лю Я-лоу
刘异云，Лю И-юнь
刘元春，Лю Юань-чунь
刘越山，Лю Юэ-шань
刘赞远，Лю Чжэнюй
刘长东，Лю Чжань-дун
刘长胜，Лю Чан-шэн
刘志坚，Лю Чжи-Цзян
刘子载，Лю Цзы-цзай
留里科夫，Б. Рюриков
柳博夫，Любов
柳大纲，Лю Даган
柳霞·土登巴塔，Леош Тубтенари
柳亚子，Лю Я-цзе
龙浦，Лун Пу
隆哥，鲁伊兹，Луиджи Лонго
卢比斯，Лубис
卢基扬琴科，Лукьянченко
卢金，В. П. Лукин
卢卡奇，Лукач
卢卡舒克，В. З. Лукашук
卢涅夫，А. Е. Лунев
卢绍英，Лу Шао-ин
卢元善，Лу Дань-шань
鲁宾，В. П. Рубен
鲁宾，Рубин
鲁布桑，Лубсан
鲁布桑，С. Лувсан
鲁达科夫，А. П. Рудаков
鲁道夫，М. В. Рудов
鲁多娃，М. Л. Рудова
鲁坚科，Р. А. Руденко
鲁坚科，Руденко
鲁金茹，Лу Цзинжу
鲁克曼，Лукман
鲁克斯，洛艾维尔，Лоуэвелл Рукс
鲁露，Лу Лу
鲁缅采夫，В. М. Румянцев
鲁缅采夫，С. В. Румянцев
鲁缅采夫，戈尔曼·谢尔盖耶维奇，Герм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Румянцев
鲁诺夫，Рунов
鲁然斯基，Ружаньский
鲁萨科夫，К. В. Русаков
鲁西，Лу Си
鲁迅，Лу Синь
陆兵，Лу Бин
陆定一，Лу Дин-и
陆洪恩，Ли Хунэн
陆明，Лу Мин
陆慕云，Лу Му-юнн
鹿钟麟，Ло Чжундин
路易斯，拉卡萨，Лакаса Луис
銮披汶，Пибул Сонгхрам，Пибун Сонграм
伦茨代尔，Лендсдейл
罗巴捷夫斯基，Лобачевский
罗巴京，В. Н. Лопатин
罗伯逊，Робсон
罗尔德，У. Лорд
罗高寿(罗加乔夫)，И. А. Рогачев
罗戈夫，В. Н. Рогов
罗贵波，Ло Гуй-бо
罗果任，Рогожин
罗季奥诺夫，И. Родионов
罗加，布兰斯，Блас Рока
罗杰斯，Роджерс
罗津，米尔坦，Милтан Розен
罗隆基，Ло Лунцзи，Ло Луй-чан，Ло Лун-цин，Ло

Лун-цей
罗迈进(洛马金),Я. А. Ломакин
罗满宁(拉赫马宁),奥列格・鲍里索维奇,О. Б. Рахманин,O. B. Rakhmanin
罗曼诺夫,А. В. 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А. О. 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Б. С. 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В. В. 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Н. Н. 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Н. 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П. К. 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С. А. 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С. Д. 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斯基,Г. В. Романовский
罗曼诺夫斯基,К. И. Романовский
罗曼诺夫斯基,С. К. Романовский
罗蒙诺索夫,М. В. Ломоносов
罗姆,М. И. Ромм
罗慕洛,卡尔洛斯,Карлос П. Ромуло
罗宁哥,К. С. Роннинг
罗戚柱,Лу Цу-чжу
罗日涅夫,Рожнев
罗日涅娃,М. И. Рожнева
罗荣桓,Ло Юньхуань
罗瑞卿,Ло Жуй-чин,Ло Жуйцин
罗塞罗,Рошеро
罗莎,特特,Тэ Тэ Роза
罗申,А. Рощин
罗申,Н. В. Рощин
罗舜初,Ло Шунь-чу
罗斯福,Рузвельт
罗斯拉维兹,Рославец
罗斯托,Ростоу
罗斯托茨基,В. К. Ростоцкий
罗斯托夫斯基(艾伦斯特・盖林),С. Н. Ростовский (Эрнст Генри)
罗素,勃兰特,Бертран Рассел
罗铁林,Ло Телин
罗伟,Ло Вэь
罗歇,瓦里戴克,Вальдек Роше
罗伊,Б. Ч. Рой
罗毅,Ло И
罗扎诺夫,Н. П. Розанов
罗志,Ло Чжи
洛巴诺夫,П. П. Лобанов
洛博夫,Г. А. Лобов
洛甫,Ло Фу
洛吉诺夫,Е. Ф. Логинов,E. F. Loginov
洛吉诺夫,Л. А. Логинов
洛加-萨文斯基,Лога-Савинский
洛马科,П. Ф. Ломако
洛莫夫,Н. А. Ломов
洛莫夫,Н. П. Ломов
洛尼斯,Ронис
洛奇,К. Лодж
洛桑三旦,Ласан Сумтен
洛松奇,Лошонци
洛维特,Ловетт
洛芝,Лодж
洛佐夫斯基,С. А. Лозовский
吕东,Люй Дун
吕叔湘,Люй Шуцян
吕正操,Люй Чжэнцао
马步芳,Ма Буфан
马成松,Ма Чен Сун
马春明,Ма Цунь-мин
马茨凯维奇,В. В. Мацкевич
马丁,Мартин
马丁诺夫,Н. В. Мартынов
马杜马罗夫,Мадумаров
马多尔斯基,Мадорский
马尔采夫,А. Ф. Мальцев
马尔采夫,В. Ф. Мальцев
马尔丁,费伦茨,Ференцей Мартин
马尔芬,М. И. Марфин
马尔季亚诺夫,Ф. Мартьянов

马尔柯夫，А. А. Марков
马尔科夫，И. П. Марков
马尔科夫，М. А. Марков
马尔科夫斯基，А. П. Марковский
马尔科夫斯基，Марковский
马尔克洛夫，П. А. Маркелов
马尔莫施盖伊，Марморштейн
马尔琴科，А. Л. Марченко
马尔琴科，Марченко
马尔沙克，С. Маршак
马尔舍，Ж. Марше
马尔塔季纳塔，Мартадината
马海德，Махайдэ
马寒冰，Ма Хань-бин
马赫，Мах
马赫古卜，Махджуб
马赫穆多夫，Т. Махмудов
马恒昌，Ма Хэн-чан
马洪，Махон
马鸿逵，Ма Хунку
马杰尔，Маттерн
马卡里耶夫，П. П. Макарьев
马卡连科夫，Ф. Макаренков
马卡罗夫，М. Ф. Макаров
马卡罗夫，Макаров
马卡罗夫，С. З. Макаров
马卡罗夫，С. О. Макаров
马康卫，Май-канци
马克萨廖夫，Ю. Е. Максарев
马克思，Карл Маркс
马克苏多夫，Л. Максудов
马库什金，А. Макушкин
马拉卡，坦，Тан Малака
马拉维亚，К. Д. Малавия
马拉先科，Малашенко
马兰金，Г. К. Маландин
马雷金，Малыгин
马雷舍夫，Малышев
马里内略，Х. Маринельо
马立克，Я. А. Малик，Jacob A. Malik
马利杰夫，С. Г. Мальев
马利克，Малик
马利克，阿达姆，Адам Малик
马利克维奇，Л. Малькевич
马利宁，М. С. Малинин
马利宁，Малинин
马利诺夫斯基，Р. Я. Малиновский，Malinovsky
马利琴科，А. Л. Мальченко
马利舍夫，Ф. П. Мальшев
马利舍娃，В. И. Мальшева
马列，Ма Ли，Ма Лэ，Ма Ле
马列文内伊，Малеванный
马列西耶夫，А. П. Маресьев
马列西耶夫，Маресьев
马列因诺夫，阿列克谢，Алексей Малеинов
马林，В. Малин
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ов
马龙，Малон
马卢欣，А. М. Малухин
马罗奇金，Н. И. Марочкин
马洛夫，布鲁诺，Бруно Малов
马洛兹，Мороз
马明，Мамин
马明方，Ма Мин-фан
马姆米，Мамуми
马纳索夫，М. Манасов
马纳耶夫，Г. Г. Манаев
马尼泽尔，Манизер
马努欣，В. С. Манухин
马思聪，Ма Сыцун，Ма Си-цун
马思祖，Ма Сыцзюй
马斯连尼科夫，В. А. Масленников
马特科夫，Н. Ф. Матков
马特拉霍夫，Матлахов
马特维耶夫(扎哈罗夫)，Матвеев
马特维耶夫，Н. И. Матвеев

马万驰,Ма Вань-чи
马伟茹,Ма Вэньжуй
马歇尔,Д. Маршалл
马歇尔,Маршалл
马谢罗夫,П. М. Машеров
马叙伦,Ма Жу-лунь
马雅可夫斯基,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马扬,索科洛夫,Соколов Ма Ян
马耶夫斯基,В. Маевский
马约罗娃,Т. Г. Майорова
马扎洛夫,А. М. Мазаров
马占山,Ма Чжаньшань
马贞,Ма Цинь
马祖罗夫,Г. Мазуров
马祖罗夫,К. Т. Мазуров
玛里宁娜,П. А. Малинина
迈耶尔,奥托,Отто Майер
麦菲,Мэрфи
麦戈文,Макговерн
麦金斯,Мейкинз
麦卡锡,Маккарти
麦克阿瑟,Макартур,Douglas MacArthur
麦克伦,Макрой
麦克洛伊,Джон Макклой
麦克米兰,Макмиллан
麦克纳,Макконел
麦克苏伊宁,Максуинни
麦斯基,И. М. Майский
麦斯基,Маски
曼别托夫,Б. Мамбетов
曼多查,Мендоза
曼科,Е. Манько
曼茹洛,Манжуло
曼斯菲尔德,М. Мэнсфильд,Мэнсфилд
毛岸英,Мао Аньин
毛铎,Мао До
毛雷尔,扬·格奥尔基,И. Г. Маурер
毛升,Мао Шень
毛希丁诺夫,Н. А. Мухитдинов
毛泽东,Мао Цзе-дун
茅盾,Мао Дунь
梅德韦多夫斯基,П. М. Медведовский
梅德韦杰夫,В. С. Медведев
梅厄,果尔达,Голда Меир
梅尔格良,С. Н. Мергелян
梅尔库洛夫,Меркулов
梅尔库洛夫,Меркулов
梅尔钦特,Мерчент
梅海忠,Мэй Хай-чжун
梅捷列斯,Мендерес
梅拉尔希科夫,Мыларщиков
梅兰芳,Мей Лань-фань
梅利尼科,Мельник
梅利尼科夫,Л. И. Мельников
梅利尼科夫,Мельников
梅利尼科夫,П. Мельников
梅利尼科夫,С. М. Мельников
梅利尼科夫,彼得·安德烈耶维奇,Мельников 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梅利尼科娃,Н. И. Мельникова
梅列茨科夫,К. А. Мерецков
梅林杨,Мэн Линян
梅农,К. В. Н. Менон
梅农,К. П. Ш. Менон
梅农,克里希纳,Кришна Менон, V. K. Krishna Menon
梅农,拉克什米,Лакшми Менон
梅奇尼科夫,Мечников
梅什柯娃,Мешкова
梅文蒲,Май Ван Бо
梅夏采夫,Н. Н. Месяцев
梅谢里亚科夫,М. Г. Мещеряков
梅益,Мэй И
门捷列夫,Менделеев
蒙塔古,Монтегю
孟戴斯-弗朗斯,Мендес-Франс,Mendes-France

孟德惠，Т. Маунд
孟奇玉，Мэн Чи-юй
孟英，Мэн Ин
米尔曼，М. Б. Мильман
米尔琴科，М. Ф. Мирчинк
米尔斯，萨乌斯
米尔扎，Мирза
米尔扎-艾哈迈多夫，М. З. Мирза-Ахмедов
米高扬，А. И. Микоян，A. I. Mikoyan
米古诺夫，В. П. Мигунов
米哈尔科夫，С. В. Михалков
米哈尔科夫，С. Михалков
米哈伊洛夫，Михайлов
米哈伊洛夫，Н. А. Михайлов
米哈伊洛夫，С. А. Михайлов
米哈伊洛夫，С. С. Михайлов
米海金，В. И. Михейкин
米基钦斯基，В. В. Микицинский
米捷列夫，Г. А. Митерев
米京，М. Б. Митин
米科瓦伊奇克，Миколайчик
米克拉舍夫斯基，Л. М. Миклашевский
米克拉泽，Г. Микеладзе
米库拉什，苏利纳，Шурина Микулаш
米拉乌什金，Милаушкин
米里谢普，А. А. Мюрисеп
米利切维奇，Миличевич
米林斯基，Т. Н. Миринский
米罗诺夫，С. С. Миронов
米罗诺娃，Д. Миронова
米罗什尼科夫，И. П. Мирошников
米罗维茨卡娅，Р. А. Мировицкая
米涅尔温，Минервин
米切尔，Митчелл
米丘林，Мичурин
米舒京，А. Н. Мишутин
米图索夫，Митусов
米玉道，Ми Юй-дао
缅任斯基，Менжинский
缅希科夫，М. А. Меньшиков
缅希科夫，Меньшиков
闵勇，Ми Юн
明斯基，Е. М. Минский
摩勒，居易，Ги Молл
莫埃尔，Моуэлл
莫德惠，Мо Дэхуй
莫尔德文采夫，Мордвинцев
莫尔古洛夫，И. Моргулов
莫吉列夫斯基，Б. Могилевский
莫金，Н. И. Мокин
莫拉维克，Moravec
莫兰德，Морланд
莫劳扎蔑茨，Моломжамец
莫利亚科夫，Н. Моляков
莫罗，切斯特，Честер Мерроу
莫罗佐夫，С. Н. Морозов
莫罗佐夫，Б. М. Морозов
莫罗佐夫，Морозов
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V. M. Molotov
莫宁，А. Монин
莫努诺夫・伊斯哈姆别克，Монунов Исхамбек
莫诺努托，阿尔诺利德，Арнольд Мононуту，Мононуто
莫丘利斯基，Ф. В. Мочульский，F. Mochulskii
莫舍托夫，В. В. Мошетов
莫申采娃，И. И. Мошенцева
莫斯卡连科，К. С. Москаленко
莫斯科夫斯基，В. Московский，Vasily Moskovsky
莫斯科夫斯基，П. Московский
莫斯托维茨，Мостовец
莫伊谢耶夫，В. Моисеев
莫伊谢耶夫，Моисеев
莫伊谢耶夫，П. Моисеев
莫伊谢耶娃，Моисеева
莫扎耶夫，Можаев
姆哈诺夫，Муханов

姆利罗,马罗金·索乌扎,Мурило Маррокин Соуза
姆帕卡尼耶,Л. Мпаканийе
姆扎瓦纳泽,В. П. Мжаванадзе
穆尔曼,Мурмен
穆罕默德·纳比,Мухаммед Наби
穆基尔日,Мукирджи
穆济列夫,С. А. Музылев
穆卡诺夫,Муканов
穆拉德里,瓦诺,Вано Мурадели
穆拉舍夫,Мурашев
穆拉托夫,В. М. Муратов
穆拉托夫,胡萨因,Хусаин Муратов
穆拉维约夫,Муравьев
穆罗舍夫,Мурошев
穆萨巴耶夫,安瓦尔,Анвар Мусабаев
穆萨托娃,В. Л. Мусатова
穆索尔格斯基,Мусоргский
穆欣,Р. Мусин
拿破仑,Наполеон
纳尔班江,Налбандян
纳吉,Надь
纳吉布,Нагиб
纳拉诺夫,Наранов
纳雷什金,Н. И. Нарышкин
纳里扬,Нарйян
纳赛尔,Насер,Nasser
纳斯洛夫·乌斯满,Насыров Усман
纳苏蒂安,Насудиан
纳苏蒂安,Насутион
纳西诺夫斯基,Е. Насиновский
纳席尔,Натсыр
纳扎尔别科夫,Назарбеков
纳扎尔金,Назаркин
纳札罗夫,Наджаров
奈尔,戈文丹,Говиндан Наир,G. Nair
奈温,Не Вин
南布迪里巴德,Намбудирипад,Elamulam M. S. Nambudiripod
南丁,Нань Дин
南尼,Ненни
南日,Нам Ир
南欣,Нам Син
内格罗蓬特,Дж. Негропонте
尼奥托,Ньото
尼采,Нитце
尼古拉耶夫,А. С. Николаев
尼古拉耶夫,Д. Николаев
尼古拉耶夫,Л. Николаев
尼古拉耶夫,С. Николаев
尼赫鲁,Р. К. Неру,Nehru
尼赫鲁,贾瓦哈拉尔,Джавахарлал Неру,Nehru
尼基福罗夫,А. Л. Никифоров
尼基福罗夫,А. Никифоров
尼基福罗夫,В. Н. Никифоров
尼基福罗夫,Никифоров
尼基京,Никитин
尼基京,П. Никитин
尼基琴科,П. Д. Никитченко
尼科利斯基,В. П. Никольский
尼克松,Р. Никсон
尼库林,Никулин
尼迈里,Нимейри
倪特金,弗拉基米尔·克拉斯诺维奇,Ниткин Владимир Краснович
倪耀礼,Ни Яоли
倪志福,Ни Чжи-фу
聂春荣,Не Чунь-юн
聂荣臻,Не Жун-чжен,Не Юнчжэнь
聂希文,Не Си-вэнь
涅波罗日尼,П. С. Непорожний
涅戈佳耶夫,Негодяев
涅格列维奇,亚历山大·西尔韦斯特罗维奇,Александр Сильвестрович Негеревич
涅霍罗舍夫,А. К. Нехорошев
涅加尔维列,切列斯捷,Челесте Негарвилле
涅科谢,马丁·安德森,Мартин Андерсен Нексе

涅克拉索夫，В. П. Некрасов
涅克拉索夫，Н. А. Некрасов
涅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
涅列京，Д. И. Неретин
涅卢，Нерв
涅缅斯基，Б. М. Неменский
涅宁，彼得，Пьетро Ненин
涅恰耶夫，Нечаев
涅斯捷罗夫，М. С. Нестеров
涅斯捷罗夫，Нестеров
涅斯梅亚诺夫，А. Н. Несмеянов
涅斯托尔，库尔斯基，Курский Нестор
涅韦多姆斯基，Неведомский
涅维罗夫，弗拉基米尔，Неверов Владимир
涅维罗夫，沃娃，Неверов Вова(Владимир)
宁武，Нин У
牛英德，Ню Индэ
努恩，Нун
努里，Нури
努里耶夫，З. Н. Нуриев
努日金，Н. И. Нуждин
诺尔斯杰特，Нерстед
诺格拉第，Неград и
诺加，Нога
诺韦拉，Новелла
诺维科夫，В. Е. Новиков
诺维科夫，К. Новиков
诺维科夫，Новиков
诺沃提尼，Новотный
诺沃肖洛夫，Новоселов
诺先科，Нощенко
欧阳飞，Оу Ян-фэй
欧阳惠，Оуян Хуэй
欧阳钦，Оу Ян-цин
帕蒂尔，С. К. Патиле
帕多克，保罗，Поль Паддок
帕尔菲奥诺夫，Ю. Ф. Парфенов
帕尔哈明特斯基，Пархаментский
帕尔马，Де Палма
帕尔申，Паршин
帕夫雷切夫，Павлычев
帕夫柳克，Павлюк
帕夫洛夫，В. Н. Павлов
帕夫洛夫，Г. Павлов
帕夫洛夫，Д. В. Павлов
帕夫洛夫，Павлов
帕夫洛夫，Павлов
帕夫洛夫斯基，Н. О. Павловский
帕夫洛夫斯基，О. Павловский
帕夫洛娃，Е. И. Павлова
帕夫洛娃，Павлова
帕甫连科，А. С. Павленко
帕胡奇，Я. И. Пахучий
帕霍莫夫，Н. Л. Пахомов
帕杰尔斯基，М. Пазельский
帕卡德，Паккард
帕拉尔，Палар
帕拉尼契夫，О. С. Параничев
帕利古诺夫，Н. Г. Пальгунов
帕利古诺夫，Пальгунов
帕列茨基斯，Ю. И. Палецкис
帕蒙恰克，Памончак
帕姆菲洛夫，К. Д. Памфилов
帕尼卡尔，Паниккар
帕诺夫，А. Д. Панов
帕森科夫，В. В. Пасынков
帕申，Н. Пащин
帕什科夫，Б. К. Пашков
帕斯特纳克，V. S. Pasternak
帕斯图赫，Пастух
帕斯托里诺，Пасторино
帕斯托耶夫，Пастоев
帕索奇尼琴科，А. И. Пасочниченко
帕塔萨拉蒂，Parthasarathi
帕托利切夫，И. С. Патоличев
帕维尔，Павел

帕乌金,Н. А. Паутин
帕乌斯托夫斯基,К. Г. Паустовский
帕耶塔,詹卡洛,Чжанкарло Пайетта
潘迪特,拉克希米,Лакшми Пандит
潘复生,Пань Фу-шэн
潘汉年,Пань Ханънянь,Пань Хань-янь
潘捷列依莫诺娃,Пантелеймонова
潘科夫,Ю. Панков
潘克拉托夫,В. П. Панкратов
潘克拉托娃,М. Я. Панкратова
潘尼迦,Панникар
潘琴科,А. С. Панченко
潘琴科,П. М. Панченко
潘特,Пант
潘友新,А. С. Панюшкин
潘占林,Пань Чжаньлин
潘自力,Пань Цзы-ли,Пан цун-ли
庞之江,Пан Чжэ-цзян
庞忠祥,Пан Чжунсян
裴丽生,Пэй Ли-Шэн
佩德尔森,Педерсан
佩尔菲利耶夫,А. Перфильев
佩尔米亚克,叶甫根尼,Пермяк
佩尔谢,阿尔维特・雅诺维奇,А. Я. Пельше
佩夫涅夫,Певнев
佩科夫,В. Т. Быков
佩雷拉,Перера
佩利申科,В. И. Пелишенко
佩列格里尼,贾科莫,Джакомо Пеллегрини
佩列佩奇科,Я. Б. Перепечко
佩列韦尔泰洛,А. С. Перевертайло
佩列韦尔特金,Переверткин
佩罗,Ш. Перро
佩罗夫,Г. В. Перов
佩佩良耶夫,Пепеляев
佩什科夫,Б. М. Пышков
佩斯利亚克,М. М. Песляк
佩特尔,Петер
佩图霍夫,В. Петухов
彭德怀,Пэн Дэхуай
彭济群,Пэн Цзи-цюя
彭锦秋,Пэн Цзин-цю
彭孟缉,Пэн Мэнци
彭敏,Пэн Минь
彭瑞桑,Пэн Жуйсан
彭真,Пын Чжэнь,Пэн Чжэнь,Пын Чжэнье
彭祖秀,Пан Цзуншу
蓬飞,Пэн Фэй
蓬捷科尔沃,Б. М. Понтекорво
皮杜尔,Бидо
皮尔逊,Пирсон
皮尔逊,德鲁,Дрю Пирсон
皮卡尔金,Пиголкин
皮凯津,В. Пикайзен
皮克,威廉,Wilhelm Pieck
皮罗戈夫,Пирогов
皮罗什,Пирош
皮缅诺夫,Б. К. Пименов
皮缅诺夫,В. С. Пименов
皮缅诺夫,П. Т. Пименов
皮缅诺夫,Ю. И. Пименов
皮诺,Пино
皮萨列夫,Писарев
皮亚特尼茨基,Пятницкий
平杰三,Пин Цзе-сан
朴昌玉,Пан Чан Ок
朴成哲,Пак Сен Чер,Pak Song Ch'ol
朴东朝,Пак Дол-чо
朴光成,Пак Кван Сен
朴基永,Пак Гиль Ен
朴金喆,Пак Ким Чер,Пак Кым Чер
朴容国,Пак Ен Гук
朴宪永,Пак Хен Ён
朴勋一,Пак Хун Ир
朴一禹,Пак Ир У
朴永元,Пак Юн Вон

朴正爱，Пак Ден Ай
普尔卡耶夫，Пуркаев
普津，А. А. Пузин
普拉东诺夫，Платонов
普拉霍夫，Прахов
普拉萨特，Прасад
普拉坦哈，Пулатэхань
普拉特科夫，Платков
普里别金，А. И. Прибегин
普里霍多夫，Приходов
普里马科夫，Е. М. Примаков
普里斯科，Ю. Ю. Плиско
普利特金，Плиткин
普利谢茨卡娅，М. М. Плисецкая
普利耶夫，Плиев
普利耶姆斯基，Д. А. Приемский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普列汉诺夫，Плеханов
普列斯杰斯，路易斯，Луис Престес
普林戈迪格多，Принггодигдо
普鲁切克，Плучек
普罗岑科，Н. Проценко
普罗科菲耶夫，Прокофьев
普罗列塔里耶娃，罗扎，Роза Пролетариева
普罗梅斯洛夫，В. Ф. Промыслов
普罗琴科，Проценко
普罗塔耶夫，Протаев
普罗特金，Е. А. Plotkin
普罗特科夫，Прутков
普契尼，Пуччини
普什科夫，Пушков
普斯季利尼科，И. И. Пустильник
普苏尔采夫，Н. Д. Псурцев
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
普希金，Г. М. Пушкин，G. M. Pushkin
普辛，Пущин
普休尔科夫斯基，Пщулковский
齐奥塞斯库，尼古拉，Николáе Чаушéску
齐白石，Ци Бай-ши
齐宾，Н. Цыбин
齐尔科夫，А. Ф. Цирков
齐菲・弗拉基米尔，Ти Фей Владимир
齐赫文斯基，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齐怀远，Чин Юй-хуань
齐列辛科夫，К. Циренщиков
齐米亚宁，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М. В. Зимянин
齐普拉科夫，С. С. Цыплаков
齐世英，Цзы Ши-ин
齐坦科，Цитенко
齐英，Чи Ин
齐忠涛，Ци Чжун Тао
齐宗华，Ци Чжун-хуа
奇尔科夫，Чирков
奇卡列夫，Чикарев
奇科瓦尼，С. И. Чиковани
奇里亚耶夫，Г. И. Чиряев
奇利金，Чиликин
奇斯佳科夫，А. Чистяков
奇韦尔特科，П. В. Чвертко
契楚林，Н. Ф. Чечулин
契尔年科，Черненко
契尔诺夫，Чернов
契尔特科夫，Чертков
契尔沃年科，С. Червоненко
契诃夫，А. П. Чехов
契列德尼琴科，Чередниченко
恰达耶夫，Я. Чадаев
恰普雷金，Чаплыгин
千家驹，Цянь Цзяцзюй
钱俊瑞，Цзян Чуньюй，Чен Же Жан，Цянь Цзюнь-жуй
钱其琛，Цянь Цичень
钱三强，Цан Сян-цань
钱伟长，Цянь Вэй-чан
钱信忠，Цянь Синь

钱永铭,Цянь Юнмин
乔巴山,Чойбалсан
乔北汉,Чзао Пе-хан
乔伯臣,Цяо Бэ-чен
乔尔内,А. К. Черный
乔克罗阿米诺托,哈尔索诺,Харсоно Чокроаминото
乔克祥,Цяо Кэ-сян
乔立,Чао Ли
乔木,Цзяо Му
乔日巴兹,Чойжмац
乔森潘,Кхиеу Самфан
乔斯,Джосс
乔晓光,Цяо Сяо-гуан
乔伊,查尔斯·特诺尔,Чарльз Тернер Джой
乔治乌,杜米特鲁,Думитру Георгиу
乔治乌-德治,Георгиу-Деж
切布舍夫,И. Чебушев
切尔金,Л. К. Чиркин
切尔卡索夫,М. Ф. Черкасов
切尔内绍夫,Л. С. Чернышев
切尔内绍夫,П. С. Чернышев
切尔内绍夫,Чернышев
切尔尼克,Черник
切尔尼奇金,Д. С. Черничкин
切尔尼亚耶夫,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А. С. Черняев
切尔努哈,В. Чернуха
切尔诺娃,О. А. Чернова
切夫拉诺夫,С. В. Чефранов
切卡诺夫,Н. К. Чеканов
切卡希洛,А. М. Чекашилло
切坎,М. С. Чекан
切列诺夫,П. С. Черенов
切洛梅,Челомей
切斯诺科夫,Д. И. Чесноков
切斯诺科夫,Д. И. Чесноков
切斯诺科夫,К. Чесноков
切特韦里科夫,Н. С. Четвериков
切谢夫,Г. В. Чешев
切依斯,Чейс
钦迪,Ким Тит
秦邦宪,Цинь Бан-сянь
秦炳刚,Цин Бингуан
秦诚儒,Цин Чьн жуй
秦德纯,Цин Дэчунь
秦立真,Цинь Ли-чжэнь
秦亦津,Цзин И-тин
秦聿震,Цинь Юйчжень
琴佐娃,瓦莲京娜·亚历山德罗夫娜,Ченцова Валенти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琼森,詹姆斯,Джеймс Джосон
丘巴罗夫,Чубаров
丘古诺夫,Чугунов
丘吉尔,Черчилль
丘季诺夫,Чудинов
丘科夫斯基,К. И. Чуковский
丘拉耶夫,В. М. Чураев
丘维林,Чувырин
邱杜易,Цюй Дуи
邱会作,ЦЮ Хуй-цзо
邱琴,Цю Цин
邱山,Цю Шань
邱锡铭,Чу Си-Мин
区棠亮,У Тан-лян
瞿杜翼,Цюй Ду-и
瞿红,Цюй Хун
瞿秋白,Цюй Цюбо
权友湖,Чуан Ю-Ху
然娜,克鲁普尼克,Крупник Жанна
饶斌,Жао Бин
饶伯森,W. S. Robertson,Робертсон
饶漱石,Яо Соуши
饶文森,Нао Вин Сэнь
饶彰风,Яо Чжан-фын
热尔科夫,Жарков
热尔托夫斯基,Е. П. Желтовский

热尔瓦科夫，Е. И. Желваков
热利科夫斯基，В. А. Желиговский
热利亚兹科，Желязко
热列佐娃，В. Ф. Железова
热姆丘日尼科夫，Жемчужников
热振(活佛)，Ра-Дренг
任弼时，Жэнь Би-ши
任光图，Жань Гуан-ту
任坤一，Жен Кун-и
任友，Жень Иё
日布利，М. А. Жибуль
日丹，Жидан
日丹诺夫，А. А. Жданов，Zhdanov
日丹诺夫，В. М. Жданов
日夫科夫，Т. Живков
日加列夫，П. Ф. Жигарев
日梅霍夫，И. Н. Жмыхов
日塔诺维奇，В. Г. Жданович
荣高棠，Жун Гао-тан
荣毅仁，Жун И-жэнь
容洪，Жун Хун
茹科，Жук
茹科夫，А. В. Жуков
茹科夫，Г. А. Жуков
茹科夫，Д. А. Жуков
茹科夫，尤里，Юрий Жуков
茹科夫斯基，Жуковский
茹科娃，Р. М. Жукова
茹拉夫廖夫，А. Ф. Журавлев
茹拉夫廖夫，Журавлев
阮高查，Нгуен Ко Тхать
阮昆，Нгуен Кон
阮林，Нгуен Лам
阮曼卡，Нгуен Мань Кам
阮庆，Нгуен Кхань
阮维桢，Нгуен Зуи Чинь，Нгуен Зуй Чинь
阮文进，Нгуен Ван Тьен
阮文镜，Нгуен Ван Кинь
阮文绍，Нгуен Ван Тхису
阮友寿，Нгуен Хыу Тхо
阮玉蓉，Нгуен Нгок Зуиг
阮振铎，Жань Чжонь-до
阮志清，Нгуен Тхи Тхань
若松有次郎，Вакамаду Юдзиро
撒切尔，М. Тэтчер
撒亚诺夫，В. М. Саянов
萨波日尼科夫，Сапожников
萨博利，阿里，Али Сабри
萨布里，卡迈尔·雅各布，Камаль Якуб Сабри
萨布罗夫，М. З. Сабуров，M. Z. Saburov
萨茨，Сац
萨达特，Садат
萨德科夫，卡马列特金，Камалетдин Садыков
萨多夫斯基，Ф. Т. Садовский
萨恩·萨内什(巴尔马什诺夫)，Сан Саныч
萨尔基佐夫-谢拉季尼，Н. М. Саркизов-Серазини
萨尔诺，Ю. Н. Сарно
萨尔托诺，Сартоно
萨佛诺夫，А. Н. Сафонов
萨夫罗诺夫，И. И. Сафронов，I. I. Safronov
萨夫罗诺娃，Е. И. Сафронова
萨夫琴科，Савченко
萨哈洛夫，А. Д. Сахаров
萨济科夫，М. Л. Сазиков
萨济科夫，Сазиков
萨拉博金，Н. П. Сарапкин
萨拉查，Салазар
萨拉瓦纳穆图，Сараванамутту
萨利尼科夫，В. М. Сальников
萨马林，Н. А. Самарин
萨梅特，列昂纳德，Лео Самет
萨姆丹，Самдан
萨姆德，阿不都拉，Абдул Самад
萨姆萨利耶夫，Самсалиев
萨姆索诺夫，Г. Е. Самсонов
萨姆辛，Самусин

萨纳科耶夫,Санакоев
萨佩格,Сапег
萨奇科夫,М. И. Сачков
萨秋科夫,П. А. Сатюков
萨特,Саад
萨瓦茨基,Завадский,Aleksander Zawadski
萨维茨基,Савицкий
萨维利耶夫,А. И. Савельев
萨维尼奇,Савинич
萨亚诺夫,В. М. Саянов
塞尔玛申科,Сельмашенко
塞菲,Т. Ф. Сейфи
塞穆尔,Сеймур
赛福鼎·阿济佐夫,Сайфутдин Азизов
赛明戈通,Саймингтон
赛姆斯,Семс
赛义津,Сейн Тин
桑布,Самбу
桑晨斌,Сэн Чэнпин
桑德森,Сандерсон
桑科夫,Санков
桑托,Санто
瑟维斯,Сервис
森迪斯,Сэндис
沙阿比,Щааби
沙布朗斯基,Шабранский
沙杜诺夫,Г. П. Шатунов
沙尔莫夫,Ю. А. Шолмов
沙菲克,М. Шафик
沙格达尔苏伦,П. Шагдарсурэн
沙赫马托夫,А. Н. Шахматов
沙胡林,Шахурин
沙拉波夫,В. В. Шарапов
沙拉夫,Шарав
沙里波夫,А. Шарипов
沙列赫,Салех
沙林,Шалин
沙罗夫,Шаров
沙马耶夫,Шамаев
沙米尔,萨耶德,Саед Шамиль
沙皮罗,Шапиро
沙千里,Ша Цянь-ли
沙什科夫,А. П. Шашков
沙斯特里,Шастри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阿里,Али Састроамиджойо
沙图诺夫斯卡娅,Шатуновская
沙托诺,Сартоно
沙维里,让,Жан Шовель
沙卫西拉,С. Саветсила
沙因,Г. Б. Шеин
山本,Ямамото,Yamamoto
山田乙三,Ямада,Yamada Otozō
上坂胜,Уэсака Масару,Uesaka Masaru
尚楚飞,Шан Чуфинь
尚庆,Шан Чин,
邵从恩,Шао Цунэнь,Шао Цунжэнь
邵福全,Шао Фу-цюань
邵家林,Шао Цзялин
邵力子,Шао Лицзы
邵美惠,Шао Мин-хуэй
邵天任,Шао Тяньжэнь
绍尔菲,Шорфи
绍尔莫夫,Ю. А. Шолмов
绍伊奇,姆拉登,Младен Соик
舍巴诺夫,Ф. А. Шебанов
舍别尔斯托夫,Шеберстов
舍夫利亚金,А. Шевлягин
舍夫佐夫,А. Шевцов
舍夫佐夫,Шевцов
舍甫琴柯,Т. Г. Шевченко
舍甫琴科,Т. Г. Шевченко
舍拉马诺夫,Шеламонов
舍里, Шерри
舍列伊霍夫斯基,Г. В. Шелейховский
舍斯捷里科夫,Шестериков
舍韦尔,Г. Г. Шевель

舍维亚科夫，Г. Шевяков
什比克夫，Д. Т. Шипиков
什捷缅科，С. М. Штеменко
什拉姆，С. Шрам
什利亚普尼科夫，Г. Шляпников
什马科夫，Шмаков
什帕托夫·谢尔盖(赵世克)，Шпатов Сергей
什佩季科，И. Ф. Шпедько
什特科夫，Т. Ф. Штыков
什韦多夫，А. А. Шведов
什韦佐夫，Н. С. Швецов
什维尔尼克，А. М. Шверник
什维尔尼克，Н. М. Шверник
沈观澜(沈志远)，Шэн Гуан-лан
沈鸿，Шэнь Хун
沈江，Шэн Цзян
沈钧儒，Шэн Цзюньжу，Шэнь Цзюньжу
沈平，Шен Пинг
沈彤，Шен Тун
沈雁冰，Шень Янь-бин
沈友才，Шэн Юн-Цай
沈越，Шэнь Юэ
沈志远(沈观澜)，Шэн Джи-иань (Шэн Гуан-лаи)
沈忠善，Шэнь Чжуншэн
盛华，Чан Хуа
师文·雅科夫，Ши Вен Яков
师哲(卡尔斯基)，Ши Чжэ，Ши Цзэ
施德强，Щи Дэ Сянь
施蒂尔曼，Штильман
施洛夫，Г. Е. Шилов
施密特，Шмидт
施奈德温特，库尔特，Курт Шнейдевинд
施耐德，М. Е. Шнейдер
施特劳斯，И. Штраус
施特劳斯，Франц Йозеф Штраус
施万，Шван
施永康，Ши Юнкан
石广平，Ши Гуан-пин
石井四郎，Исии Сиро
石潘，Ши Пань
石同敏，Си Тунмя
石一申，Ши И-шэн
史白夫(希巴耶夫)，П. А. Шибаев
史迪威，Стиллуэл
史蒂文森，Стивенсон
史蒂文斯，罗伯特，Роберт Стивенс
史俊弟，Ши Цзюнь-цзи
史良，Ши Лян
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
史密斯，У. Б. Смит
舒雷金，В. Шурыгин
舒林，Шу Линь
舒马科夫，В. С. Шумаков
舒马乌斯卡斯，М. Ю. Шумаускас
舒曼，Шуман
舒米洛夫，Шумилов
舒伊斯基，Шуйский
司马文森，Сым Вэнь-сэнь
司徒雷登，Стюарт Лейтан
司徒欧旺，Сы Ту Ой Ван
斯巴克，П. Х. Спаак
斯巴诺夫斯基，В. С. Спановский
斯彼哈尔斯基，Спыхальский
斯达汉诺夫，Н. П. Стаханов
斯大林，И. В. Сталин
斯杜尔姆，Стурм
斯多夫，维利，Willi Stoph
斯基捷尔斯基，Скидельский
斯捷潘诺夫，В. П. Степанов
斯捷潘诺夫，Г. С. Степанов
斯捷平，В. Ф. Степин
斯卡奇科夫，С. А. Скачков
斯卡斯金，С. Д. Сказкин
斯科别利岑，Скобельцын
斯科特，Скотт
斯克里普科，Н. С. Скрипко

斯克鲁杰伊托尔,Скрутейтор
斯克沃尔佐夫,Т. Ф. Скворцов
斯拉博津,Ф. В. Слабкин
斯拉德科夫斯基,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
斯拉夫斯基,Славский
斯林甘贝尔格,Слингенберг
斯柳萨列夫,Слюсарев
斯柳沙林科,П. Слюсаренко
斯卢茨基,Б. А. Слуцкий
斯洛博佳纽克,Слободянюк
斯米尔诺夫,Е. И. Смирнов
斯米尔诺夫,А. А. Смирнов
斯米尔诺夫,И. А. Смирнов
斯米尔诺夫,К. Н. Смирнов
斯米尔诺夫,Л. В. Смирнов
斯米尔诺夫,Н. И. Смирнов
斯米尔诺夫斯基,Смирновский
斯米尔诺娃,Н. И. Смирнова
斯米尔秋科夫,Смиртюков
斯密特,Смит
斯密特,瓦德尔,Вардл-Смит
斯摩尔,Смолл
斯莫克图诺夫斯基,И. М. Смоктуновский
斯莫罗金诺夫,Смородинов
斯纳斯京,В. Снастин
斯涅奇库斯,А. Ю. Снечкус
斯诺,Сноу,Edgar Snow
斯帕诺,维里奥,Велио Спано
斯佩尔曼,Спеллман
斯佩西夫采夫,Спесивцев
斯皮里多诺夫,Б. М. Спиридонов
斯皮里多诺夫,Спиридонов
斯皮钦,В. И. Спицин
斯塔霍维亚克,Стаховяк
斯塔门科维奇,Стаминкович
斯坦尼盖特,Стенегейт
斯特凡斯卡娅,А. Н. Стефанская
斯特拉顿,Стрэттон
斯特拉霍夫(瞿秋白),Страхов
斯特朗,Стронг,Anna Louise Strong
斯特里科维奇,М. А. Стырикович
斯特里扎克,Л. А. Стрижак
斯特利津,И. А. Стригин
斯特列利比茨基,Стрельбицкий
斯特罗卡齐,Строкач
斯特罗伊捷列夫,Строителев
斯特奇科夫,В. М. Стычков
斯滕斯盖特,Стенсгейт
斯通,约翰,Джон Стон
斯图尔特,Стюарт
斯退丁纽斯,Стеттиниус
斯托凡,Штофан
斯托利亚罗夫,Г. И. Столяров
斯托蒙扬科夫,Стомоняков
斯托日科,阿列克赛·华西里叶维奇,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Стоженко
斯托亚诺夫,С. Н. Стоянов
斯托耶夫,Стоев
斯托伊科,基弗,Киву Стойкэ
斯维尔德洛夫,N. V. Sverdlov
斯维尔德洛夫,А. А. Свердлов
斯维里德琴柯,Свиридченко
松杰尔拉特,Сундерлад
松赞娃,Солнцева
宋棐卿,Сун Фэй-цин
宋鸿儒,Сунн Хунжу
宋琦,Сун Ци
宋庆龄,Сун Цинлин
宋双,Сон Санн
宋涛,Сун Тао
宋希濂,Сун Си-лянь
宋子文,Сунь Ди-жень,Сун Цзы-вэнь
苏巴尔佐,Субарджо
苏班德里约,Субандрио,Subandrio
苏比亚克托,Субиякто
苏博京,Субботин

苏茨贝格，С. Сульцбергер
苏达科夫，С. Г. Судаков
苏达利科夫，Н. Г. Судариков，N. G. Sudarikov
苏迪罗，Судиро
苏尔加诺夫，Ф. А. Сурганов
苏尔科夫，А. А. Сурков
苏发努冯，Суфанувонг
苏根，班朋，Бамбанг Сугенг
苏古尔巴也夫·达列力汗，Сокурбаев Далельхан
苏哈托，Сухарто
苏霍德列夫，В. М. Суходрев
苏霍夫，А. М. Сухов
苏霍夫，Л. Г. Сухов
苏霍京，В. П. Сухотин
苏基曼，Машуми Сукиман
苏吉斯曼，Судисман
苏加诺，Сукарно
苏江一，Су Цяньи
苏静，Су Цин
苏卡乔夫，В. Н. Сукачев
苏克舍拉宁，Сукселайнен
苏拉瓦底，Сухраварди
苏林，В. Сурин
苏伦扎布，Сурунжаб，Сурэнжав
苏罗索，Суросо
苏木，Тхум
苏纳约，Сунарьо，Сунарио
苏奇科夫，Сучков
苏什科，Сушко
苏斯林，Суслин
苏斯洛夫，Д. С. Суслов
苏斯洛夫，М. А. Суслов
苏斯洛夫，Суслов
苏伟明，Су Веймин
苏亚雷斯，М. Соареш
苏艳辉，Су Ян-хуй
苏振华，Су Чжэнь-хуа
素友，То Хыу
粟裕，Су Ю
粟在山，Ли Цай-шань
隋绍京，Сы Шао-тин
孙大山，Сюй Дашань
孙耕晓，Сун Кен-сян
孙继先，Сунь Ди-сен
孙科，Сунь Фо
孙立人，Сунь Лижэнь
孙林，Сунь Линь
孙曼林，Сунь Мань-лин
孙梦彪，Сунь Мэнбяо
孙平(弗拉基米罗夫)，Суньпин
孙西岐，Сунь Сици
孙逸仙，Сун Ят-сен
孙玉可，Сунь Юйкэ
孙运茹，Сунь Юн-жу
梭貌，Со Маунг
索巴诺夫，Собанов
索博列夫，А. А. Соболев
索博列夫，Соболев
索尔达托夫，А. А. Солдатов
索尔金，А. З. Соркин
索尔萨，К. Сорса
索尔塔托夫，Солдатов
索尔瓦切夫，К. Ф. Сорвачев
索菲亚，София
索夫罗诺夫，А. В. Софронов
索夫罗诺夫，Софронов
索古，艾哈迈德，Ахмет Зогу
索科洛夫，Л. И. Соколов
索科洛夫，Соколов
索科洛夫，Соколов
索科洛夫斯基，В. Д. Соколовский
索科洛娃，В. С. Соколова
索科洛娃，М. В. Соколова
索良斯基，В. А. Солянский
索列达特，桑恰，Санча Соледад
索伦森，Соренсен

索罗金,Б. А. Сорокин
索罗金,В. А. Сорокин
索罗金,В. Г. Сорокин
索罗金,Сорокин
索罗科,Л. М. Сороко
索洛缅采夫,М. С. Соломенцев
索洛托夫尼克,Н. Солодовник
索洛维约夫,А. И. Соловьев
索洛维约夫,А. Соловьев
索洛维约夫,И. Т. Соловьев
索洛维约夫,Л. Н. Соловьев
索南费尔特,Сонненфельдт
索尼里尼克,Сонильник
索斯科维奇,Сосковец
索苏尔巴拉姆,Сосорбарам
索先科娃,Г. М. Сосенкова
索辛,Сосин
塔别耶夫,Ф. А. Табеев
塔尔科夫斯基,Д. И. Тарковский
塔尔祖津,Тарзудин
塔盖尔,Тагер
塔哈耶夫,伊布莱,Ибрай Тахаев
塔拉基,Н. М. Тараки
塔拉基,Тараки
塔拉索夫,А. В. Тарасов
塔拉索夫,Н. И. Тарасов
塔雷津,Талызин
塔姆,И. Е. Тамм
塔尼娅(李敏),Таня
塔诺维奇,В. Г. Данович
塔舍列夫,Ташелев
塔塔拉什维利,П. И. Татарашвили
塔托木,Татомо
太田清藏,С. Ота
泰勒,Тэйлор
泰里尔,Тайрер
覃振,Тань Чжэнь
谭平山,Тан Пиншань
谭淑云,Тан Шеу-юй
谭伟,Тан Вэй
谭震林,Тань Чжэньлинь
谭政,Тань Чжэнь
坦布南,Тамбунан
汤恩伯,Тан Эньбо
汤普森,Томпсон
唐宾明,Тан Бин-Мин
唐俊飞,Тан Цзюнь-фэн
唐克,Тан Кэ
唐南平,Тан Наньпин
唐诗因,Тан Ши-ин
唐世嘉,Тан Ши Цзя
唐坦义,Тан Тэн И,Тан Тэн-и
唐天际,Тан Тяньдан
唐锡华,Тан Си Хуа
唐钺,Тан Юе
唐珍,Тан Чжен
陶大盛,Тао Да-шэн
陶行知,Тао Синчжи
陶里亚蒂,Тольятти
陶立中,Тао Личжун
陶鲁笳,Тао Лу-цзя
陶斯,Тауз
陶希圣,Тао Сишэн
陶峙岳,Тао Чэйио
特尔洛夫,М. А. Тырлов
特卡切夫,Ткачев
特卡琴科,В. Ф. Ткаченко
特拉温,А. Ф. Травин
特里福诺夫,В. Трифонов
特列菲利耶夫,Трефильев
特列菲洛夫,В. С. Трефилов
特列季亚科夫,П. Г. Третьяков
特列季亚科夫,Третьяков
特鲁边科夫,В. Трубенков
特鲁宾诺,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Трубино 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特鲁多，Трюдо
特鲁哈诺夫斯基，В. Трухановский
特鲁京斯，Д. И. Трудинс
特罗扬诺夫斯基，О. А. Трояновский，O. Troyanovsky
特罗伊茨基，Б. В. Троицкий
特洛菲缅科，Р. Г. Трофименко
特万丘克，Д. П. Тыванчук
滕代远，Тэн Дай-юань
藤山爱一郎，Фудзиям，Fujiyama Aiichiro
藤田茂，Фудзита Сигэру
藤田实彦(田友)，Фудзита(Татомо)，Fujita Sanehiko
田友(藤田)，Татомо(Фудзита)，Tatomo
铁托，约瑟普·布罗兹，Иосип Броз Тито，Broz Tito
听涛克巳，Кацуми Кикунами
通金，Г. И. Тункин
佟衡，Тун Хан
图尔古诺夫，Т. Тургунов
图尔松-扎德，М. Турсун-Заде
图尔苏诺夫，Турсунов
图加里诺夫，И. Тугаринов
图坎，Тейзир Тукан
图拉利耶夫，О. Туралиев
图马诺夫，Туманов
图马诺娃，З. П. Туманова
图穆尔-奥奇尔，Тумур-Очир
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
土登晋美诺布，Тангцер Дэнпрабче
托宾，Тобинг
托多洛维奇，Тодорович
托尔宾科夫，Н. Е. Торбенков
托尔库诺夫，Толкунов
托尔斯季科夫，В. Г. Толстиков
托尔斯季科夫，В. С. Толстиков
托尔斯泰，А. Н. Толстой
托尔斯泰，列夫，Л. Н. Толстой，Лев Толстой
托夫马相，С. Товмасян
托夫斯托诺戈夫，Г. А. Товстоногов
托卡尔，Токар
托卡列夫，С. А. Токарев
托卡列夫，Токарев
托克马科夫，Б. Токмаков
托里斯里奥，Торизльо
托列达诺，洛姆巴尔多，Ломбардо Толедано
托马斯，查尔斯，Чарльс С. Томас
托米辛，Е. Ю. Томихин
托普里亚，З. В. Топурия
托普奇耶夫，А. В. Топчиев
托瓦洛夫斯基，М. Д. Товаровский
托伊夫，Тойв
托伊贡巴耶夫，Дж. Тойгомбаев
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
瓦尔福洛梅耶夫，Варфоломеев
瓦尔拉莫夫，Л. Варламов
瓦尔塔诺夫，В. Н. Вартанов
瓦格纳，Вагнер
瓦拉金娜，Варакина
瓦里科夫，В. А. Вальков
瓦里科夫，О. Вальков
瓦罗乌夫，Вароув
瓦宁科夫，Б. Ванинков
瓦日诺夫，Важнов
瓦沙泽，Н. Г. Вашадзе
瓦塔拉，Д. Уаттара
瓦维洛夫，А. М. Вавилов
瓦维洛夫，Вавилов
瓦维洛夫，С. И. Вавилов
瓦西科，Васько
瓦西科夫，В. В. Васьков
瓦西科夫，В. Х. Васьков
瓦西科夫，О. В. Васьков
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
瓦西里耶夫，Г. М. Васильев
瓦西里耶夫，И. В. Васильев
瓦西里耶夫，Н. Г. Васильев
瓦西连科，В. Х. Василенко
瓦西连科，М. П. Василенко

瓦西列夫斯卡娅,Василевская,Vanda Vasilevskaya
瓦休科维奇,Васюкович
万南·莉莉,Вань Нань Лили
万斯,С. Вэнс
汪道涵,Wan Daohan
汪道涵,Ван Даохан
汪东兴,Ван Дун-син
汪锋,Ван Фын
汪精卫,Ван Цзинвэй
王宝金,Ван Боцзинь
王宝琴,Ван Бао-цин,Вань Бао-чин
王保民,Ван Бао-минь
王北超,Ван Бэй-чао
王炳南,Ван Бин-Нань
王承志,Ван Ченчжи
王崇古,Ван Чун-гу
王大军,Ван Дацзюнь
王德广,Ван Дэ Гуан
王福,Ван Фу
王光宁,Ван Гуан-нин
王寒生,Ван Хань-шэн
王翰,Ван Хань
王洪儒,Ван Хун-жу
王洪文,Ван Хун-вэнь
王华馥,Ван Хуа Фоу
王化南,Ван Хун-нань
王怀安,Ван Хуай Ань
王稼祥,Ван Цзя-сян,Ван Цзя-сянь,Ван Цзясян
王江,Ван Цзян
王杰,Ван Цзэ
王荩卿,Ван Цзинь Цинь
王昆仑,Ван Куньлунь,Ван Кунлунь
王阑西,Ван Лан-си
王力,Ван Ли
王立中,Ван Ли Чжун
王利浩,Ван Ли-хао
王烈珠,Ван Ле-цзу
王迈,Ван Май
王满寿,Ван Маньшоу
王明,Ван Мин
王平,Ван Пин
王琦,Ван Ци
王乾石,Ван Чень-ши
王巧波,Ван Дзябо
王勤,Ван Цюнь
王清河,Ван Чинхэн
王秋民,Ван Чжоу-мин
王群林,Ван Чун-лин
王仁,Ван Жэнь
王如业,Ван Жуе,
王汝琪,Ван Жу Ци
王若飞,Ван Жофэ,Ван Жофэь,Ван Жофэй,Ван И Фей
王实甫,Ван Шифу
王世杰,Ван Шицзэ
王思华,Ван Сыхуа
王文晓,Ван Вэньсяо
王喜章,Ван Сичжан
王祥鸣,Ван Сян мин
王晓晨,Ван Сяочен
王效明,Ван Сяо-мин
王新华,Ван Синхуа
王新琼,Ван Син-Чун
王秀唐,Ван Сю Тан
王勋,Ван Сюнь
王耀臣,Ван Яоцень
王揖,Ван Цзе
王应元,Ван Ин-вон
王友善,Ван Яошань
王雨田,Ван Юй-тянь
王毓宾,Ван Юй-бинь
王云五,Ван Юньу
王蕴瑞,Ван Вэнь-жуй
王战平,Ван Чжан Пин
王照华,Ван Жун-Хуай
王哲阳,Ван Чжеянь

王之成,Ван Чжичжэн
王之佑,Ван Чжи-ю
王志全,Ван Чжи-цюань
王忠义,Ван Чжун-и
王仲方,Ван Чжун-фан
王竹溪,Ван Дзу Си
威尔科克斯,Вилкокс
威尔逊,Вильсон
威尔逊,Г. Вильсон
威斯特摩兰,Уэстморленд
韦尔边科,А. А. Вербенко
韦尔德什,Вердыш
韦尔霍夫斯基,И. М. Верховский
韦尔希宁,К. А. Вершинин,K. A. Vershynin
韦国清,Вэй Юцин
韦基洛夫,А. Х. Везиров
韦君宜,Вэй Цзюнь-и
韦利卡诺夫,П. С. Великанов
韦利克列茨基,А. Н. Великорецкий
韦列伊斯基,Верейский
韦特卢日斯基,Ветлужский
韦夏金,Н. И. Висягин
韦休诺夫,С. С. Вещунов
维比索诺,尤素福,Юсуф Вибисоно
维尔凯耶娃,В. Н. Веркеева
维尔科夫,Н. Н. Вылков
维尔洛茨基,Верлоцкий
维基,贝尔,Белл Уити
维克多,Виктор
维拉斯科,Веласко
维里加耶夫,Вильдяев
维里津,Г. П. Великий
维连斯基,Б. М. Виленский
维列缅耶夫,Веремьев
维美徐,让纳特,Жанетта Вермерш
维诺格拉多夫,В. А. 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格拉多夫,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格拉多夫,В. Н. 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格拉多夫,Д. 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格拉多夫,И. 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格拉多夫,И. М. 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格拉多夫,К. К. 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格拉多夫,С. А. 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库罗夫,И. К. Винокуров
维诺库罗夫,К. Д. Винокуров
维塞林诺夫,И. Веселинов
维什尼亚科夫,Вишняков
维什涅夫斯基,Вишневский
维特科维奇,Н. Е. Виткович
维特韦尔,И. А. Витвер
维沃尔德,Фервурд
维辛斯基,А. Я. Вышинский
维亚特金,А. Е. Вяткин
维约普拉诺托,苏卡佐,Сукарджо Вирйопраното
梶塚隆二,Кадзицука,Kazusika Ryuji
卫立煌,Вэй Лихуан
魏德迈,Ведемейер
魏克玛沁格,Викремасингх
魏列夏金,Б. Н. Верещагин
温克斯,Уикс
温尼茨基,Е. Е. Винницкий
温宁,Вэнь Нин
文建平,Вэнь Цзянь-пин
文进勇,Ван Тиен Зунг
文日,Мин Ир
闻柏山,Вэнь Бо-шань
闻江平,Вэнь Цзян-пин
闻山,Вень Шань
闻一多,Вень И-до
翁东,Утонг,Унтунг
翁文灏,Вэн Вэньхао
沃德,达德里,Дадли Уорд
沃尔科夫,А. Волков
沃尔科夫,А. П. Волков
沃尔恰尼诺夫,Волчанинов
沃康,I. K. Bokan

沃克,Уккер
沃连科,И. Воленко
沃龙科,Е. А. Воронко
沃龙科娃,Л. Воронкова
沃龙佐夫,Воронцов
沃罗比约夫,В. Я. Воробьев
沃罗比约夫,Воробьев
沃罗诺夫,Воронов
沃洛霍夫,Волохов
沃什尼亚克,Вошняк
沃斯,А. Э. Восс
沃斯科博伊尼科夫,П. З. Воскобойников
沃斯克列先斯基,Е.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沃特森,Уотсон
沃先金,В. И. Вощанкин
沃伊诺娃,Воинова
沃兹涅先斯基,Д.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沃兹涅先斯基,Н. А.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乌布利希,瓦尔特,Walter Ulbricht,Ульбрихт
乌达利佐夫,А. Д. Удальцов
乌达洛夫,Удалов
乌戈利科夫,Н. Угольков
乌格林,У Гэ-лин
乌格留莫夫,Угрюмов
乌拉内切夫,Уланычев
乌兰达兰,Улан-Далай
乌兰夫,Улан-ху,Уланьфу
乌兰切夫,Уланчев
乌里扬诺夫斯基,Ульяновский
乌里扬诺娃,Ульянова
乌鲁蒂亚,弗兰奇斯克,Франческо Уррутия
乌姆,布恩,Бун Ум
乌萨切夫,И. Г. Усачев
乌斯季诺夫,Д. Ф. Устинов
乌斯满,Осман
乌斯片斯基,Г. М. Успенский
乌苏巴利耶夫,Т. Усубалиев
乌特金,В. М. Уткин
乌托约,班朋,Бамбанг Утойо
乌托约,库苏莫,Кусумо Утойо
乌瓦洛夫,А. С. Уваров
吴巴瑞,У Ба Све
吴波,У Бо
吴潮涛,У Хань-тао
吴传启,У Чуан-ци
吴丹,У Тан
吴登佩敏,У Тен Пе Мин
吴桂贤,У Гуй-сянь
吴国贵,У Го-гуй
吴国祯,У Гожэнь
吴晗,У Хань
吴厚心,У Хоу Синь
吴焕章,У Хань-чжун
吴觉迎,У Чжо Нейн
吴莱培,У Лак пый
吴冷西,У Лэн-си
吴茂荪,У Маосунь
吴努,У Ну
吴全衡,У Цюань-хэнь
吴瑞辉,Ву Жунхэн
吴瑞林,У Жуй-линь
吴铁城,У Дэ-чэн,У Тэчэн
吴庭艳,Нго Динь Дьем
吴文涛,У Вэнь-тао,У Вэньтао
吴学谦,У Сюэ Цянь
吴耀武,У Яо-У
吴业刚,У Еган
吴云丘,У Юньчу
伍修权,У Сютюань
武部六藏,Такебэ Рокузоо,Takebe Rokuzo
武汉周,У Хань-чжун
武蔻,Ву Кхоан
武元甲,Во Нгуен Зиап,Vo Nguyen Giap
西多鲁克,格奥尔基·马丁诺维奇,Силорук Георгий Мартынович
西多罗夫,Сидоров

西多罗维奇，Г. С. Сидорович，G. S. Sidorovich
西弗(刘少奇)，Сиф
西福罗夫，В. И. Сифоров
西格蒂，Сигетти
西哈努克，Сианук
西季赫梅洛夫，Сидихмелов
西季赫缅诺夫，В. Я. Сидихменов
西卡切娃，Р. Н. Сикачева
西拉耶夫，В. Силаев
西林，Силин
西卢亚诺夫，Н. М. Силуянов
西伦凯维茨，Jozef Cyrankiewicz
西罗秋克，О. Ф. Сиротюк
西马科夫，И. Н. Симаков
西蒙诺夫，К. Симонов
西蒙诺夫斯基，Л. В. Симоновский
西米奇，Семич
西尼洛夫，К. Р. Синилов
西萨基扬，Н. М. Сисакян
西斯科，Сиско
西特尼克，Г. Ф. Ситник
西托洛夫，Сидоров
西泽，Нисидзава
西佐夫，Н. Т. Сизов
希巴耶夫，В. А. Шибаев
希德万，卡尔，Karl Schirdewan
希尔，Хилл，Hill
希尔，特列沃夫，Тревоф Хилл
希尔曼，Ширман
希季科夫，А. П. Шитиков，Shitikov
希金，И. В. Шикин
希克逊，Хиккерсон
希里亚耶夫，Н. Ширяев
希利克维奇，Хилькевич
希伦布兰德，Хилленбранд
希罗基，Широкий
希马诺夫，К. И. Шиманов
希缅诺夫，Сименов
希姆萨，Б. М. Шимша
希涅茨基，А. Я. Синецкий
希什林，Шишлин
希特罗夫，А. Хитров
希特罗夫，С. Д. Хитров
熙洽，Си Ця
习仲勋，Си Цжун-сюнь，Xi Zhongxun
下田，Симода
下枝龙男，Симоэда Тацуо，Shimoeda Tatsuo
夏尔马，约金德拉，Йогендра Шарма，Sharma
夏景光，Ся Цзинь-Гуань
夏莉雅，Ся Ли-я
夏蒙，Шамун
夏明，Ся Мин
夏皮罗，Шапиро
夏斯特里，Шастри
夏衍，Ся Янь
夏征农，Ся Чжэн-нун
先科夫，Сенков
先诺夫，В. И. Сеннов
显雅，Зейя
向明，Сян Мин
向全，Сянь Цаонь
肖斌杰，Сяо Бинцзэ
肖纪美，Сяо Дзи Мей
肖荣泉，Ся Лун-чуань
肖斯塔科维奇，Шостакович
肖向荣，Сяо Сян-жун
肖扬，Сяо Янь
肖应棠，Сяо Ин-тан
萧华，Сяо Хуа
萧劲光，Сяо Цзинь-гуань
萧克，Сяо Кэ
萧三，Эми Сяо
萧同兹，Сяо Тунцзы
萧也牧，Сяо Янь-мо
萧铮，Сяо Чжэн
谢巴，Е. К. Сепп

谢本芝,Се Банчжи
谢澄平,Се Чен-пин
谢德利切夫,Н. Н. Седричев
谢德利亚列维奇,В. А. Седляревич
谢恩,米亚,Мья Сейн
谢尔,Шеель
谢尔巴德赫,В. Д. Шербатых
谢尔巴科夫,А. М. Щербаков
谢尔巴科夫,И. С. Щербаков
谢尔巴托夫,М. И. Щербатов
谢尔比茨基,В. В. Щербицкий
谢尔比纳,В. Щербина
谢尔宾,Сербин
谢尔盖(毛岸英),Сергей
谢尔盖耶夫,Сергеев
谢尔盖耶维奇,Сергеевич
谢尔吉耶夫,А. В. Сергиев
谢尔吉耶夫斯基,Сергиевский
谢尔久克,З. Т. Сердюк
谢尔久克,Сердюк
谢尔曼,Шерман
谢尔秋琴科,Сердюченко
谢甫生,Се Фу-шэн
谢富治,Се Фучжи
谢光宝,Та Куанг Быу
谢赫,穆罕默德·乌尔德,Мохаммед Ульд Шейх
谢胡,М. Шеху
谢季宁,Г. Б. Щетинин
谢拉菲莫夫,В. В. Серафимов
谢里维尔斯托夫,В. Г. Селивёрстов
谢利瓦诺夫,Селиванов
谢利瓦诺夫,Т. А. Селиванов
谢廖金,Серегин
谢廖沙(毛岸英),Сережа
谢列布利亚科夫,Н. В. Серебряков
谢列平,А. Н. Шелепин
谢列斯特,П. Е. Шелест
谢罗夫,И. А. Серов
谢米恰斯内,В. Е. Семичастный
谢米恰斯特诺夫,Семичастнов
谢米伊金,А. С. Семейкин
谢苗诺夫,А. С. Семенов
谢苗诺夫,А. Семенов
谢苗诺夫,Е. М. Семёнов
谢姆科夫斯基,А. Семковский
谢皮洛夫,Д. Т. Шепилов
谢斯坦,Шестак
谢特列茨基,Седлецкии
谢瓦尔德纳泽,Э. А. Шеварнадзе
谢伟思,Сервис,John S. Service
谢西金,К. Е. Сеськин
谢祥春,Се Оян Чунь
谢逊,Се Сюнь
谢梓群,Се Цзы-цюнь
辛博隆,Симболон
辛格,Сваран Сингх
辛格,Сингх
辛威尔,Шинуэлл
辛尊易,Син Цун-и
邢国文,Сень Говень
邢士廉,Син Ши-лынь
邢索,Син Со
熊式辉,Сюнь Ши-хуэй,Сюн Шихуй
休姆,道格拉斯,Дуглас-Хъюм
休斯曼,Гюйсман
休特金,Сюткин
徐波,Сюй Бо
徐福林,Сюй Фу-линь
徐辉,Со Хи
徐家福,Сюй Здя Фу
徐减哉,Сю Чэн
徐介藩,Сюй Цзэфань
徐景学,Сюй Цэинсюе
徐林正,Сюй Линцин
徐明,Сюй Мин
徐向前,Сюй Сянцянь

徐晓,Сюй Сяо
徐以新,Сюй И-синь
徐永昌,Сюй Юньчан
许德珩,Сюй Дэ-хэн
许涤新,Сюй Дэ-син,Сюй Цзи-син
许哥而(许可仪),Хе Гай
许季龙,Сюй Цзи-лун
许杰,Сюй Цзе
许琼谢·莉莉,Сю Тюин-сей Лили
许世友,Сюй Ши-ю
许兴民,Сю Синмин
绪方太郎,Таро Огата,Ogata Taro
宣马扬,Сюань Ма Ян
宣淼,Сюань Мяо
宣祥沃,Сюань Сянь-уо
薛春圃,Сюе Чунь-пу
薛暮桥,Са Му-цяо
薛岳,Се Юэ
雅科夫列夫,В. Г. Яковлев
雅科夫列夫,Яковлев
雅克沙明,М. Ф. Якшамин
雅库鲍夫斯基,Ф. Б. Якубовский
雅罗辛斯基,Яросинский
雅沙,陈祖涛,Чен Цу-Тао Яша
亚布罗吉娜,А. А. Яблокина
亚基姆科,П. Г. Якимук
亚历山大,В. Александер
亚历山德罗夫,А. 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
亚历山德罗夫,Г. Ф. Александров
亚历山德罗夫,Н. 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
亚历山德罗夫,Н. 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
亚历山德罗夫,Н. П. Александров
亚历山德罗夫,С. 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
亚历山德罗娃,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
亚林哥,Ярринг
亚罗舍维奇,Ярошевич
亚罗申科,А. И. Ярошенко
亚明,Ямин
亚纳耶夫,Янаев
亚尼,Яни
亚斯克维奇,А. А. Яскевич
亚斯诺夫,В. А. Яснов
亚斯诺夫,М. А. Яснов
亚斯特罗波夫,Г. Ястробов
亚塔,阿里,Али Ята
亚特采列夫,Ятцелев
亚特诺,Н. Ятно
亚佐夫,Язов
闫虎山,Ян Хушань
严济慈,Ян Цзн цы
严书夏,Янь шу-ся
盐津辰巳,Сиодзи Тацуми,Shiozu Tatsumi
阎宝航,Ян Бао-шан,Янь Баохан
阎传绂,Янь Чуаяь-фу
阎明复,Ян Минфу,Янь Мин-фу
阎锡山,Ян Сишань
雁谒森,Индин Сэн
扬申,С. И. Яншин
阳翰笙,Ян Хань-шен
杨成武,Ян Чен-у
杨芙清,Ян Фу Цин
杨富,Ян Фу
杨格,Янгер
杨格远,Ян Гэюань
杨继池,Ян Цзицы
杨奎龙,Янь Куйлун
杨立铭,Ян Ли Мин
杨琳,Ян Линь
杨民志,Янь Мин-чжи,Ян Миньчжи
杨乃文,Ян Най-вин
杨培新,Ян Пэй-синь
杨尚昆,Ян Шан-кунь,Ян Шанкун
杨少玉,Ян Сао-юй
杨世泽,Ян Ши-цзэ
杨松,Янсон
杨伟,Ян Вей

杨卫华,Ян Вэнь-хай
杨喜民,Ян Шиминь
杨显东,Ян Сянь дун,Ян Сяньдун
杨献珍,Янъ Сянь-чжэн,Ян Сянь-чжэн
杨晓云,Янь Сяо-юнь
杨秀峰,Ян Сю-финь,Ян Сюэ-фын
杨义臣,Ян Ичэнь
杨英杰,Ян Ин-цзе
杨勇,Ян Юн
杨云贲,Ян Юнь-пэнь
尧东,Йо Хтут
姚立,Яо Ли
姚溱,Яо Чжэн
姚庆祥,Е Кен-сан
姚文元,Яо Вэнь-юань
姚仲明,Яо Чжун-мин
耶格尔,Л. Джегер
耶斯佩森,Есперсен
野坂,Нодзака,Nozaka
野坂参三,Нодзако Сандзо,Носака,Nozaka Sanzo
叶成章,Е Ченгченг
叶德友,Е Дэю
叶多文,Н. П. Едовин
叶尔马赫,Ермохин
叶尔马科夫,Т. Г. Ермаков
叶尔莫拉耶夫,Ермолаев
叶尔莫洛夫,В. И. Ермолов
叶尔绍夫,В. С. Ершов
叶飞,Е Фей
叶菲莫夫,Г. Г. Ефимов
叶菲莫夫,Ефимов
叶夫多基莫夫,А. И. Евдокимов
叶夫列莫夫,Л. Н. Ефремов
叶夫列莫夫,О. Н. Ефремов
叶夫斯特拉托夫,М. Е. Евстратов
叶戈雷切夫,Н. Г. Егорычев
叶戈罗夫,Егоров
叶戈罗夫,М. С. Егоров
叶戈罗夫,П. И. Егоров
叶戈罗娃,Егорова
叶公超,Е Гунчао
叶海亚-汗,Яхья Хан
叶護生,Ye Husheng
叶季壮,Е Цзи-чжуан,Е Чзичжуан
叶剑英,Е Цзянь-ин
叶利钦,Б. Н. Ельцин
叶利扎洛夫(蒋经国),Елизаров
叶廖明,И. А. Еремин
叶廖明,Н. Ф. Еремин
叶列梅耶夫,Еремеев
叶留金,В. П. Елютин
叶罗费耶夫,Ерофеев
叶罗费耶夫,Н. Г. Ерофеев
叶罗戈夫,М. С. Ерогов
叶梅利亚诺夫,В. С. Емельянов
叶梅利亚诺夫,С. И. Емельянов
叶皮谢夫,А. А. Епишев
叶青,Е Цин
叶秋,Е Дзю
叶特科夫斯卡娅,Р. Едковская
叶韦利诺夫,Евелинов
叶西科夫,Л. Л. Еськов
叶西片科,Д. А. Есипенко
叶子龙,Е Цзы-лун
伊巴露丽,Ибаррури
伊布赖莫夫,С. Ибраимов
伊顿,С. Итон
伊夫琴科,А. Н. Ивченко
伊格纳季耶夫,Игнатьев
伊格纳托夫,Н. Г. Игнатов
伊赫捷依曼,М. С. Ихтейман
伊利切夫,Л. Ф. Ильичев
伊利亚什,Н. Ильяш
伊林,М. Ильин
伊柳申,А. А. Ильюшин
伊柳欣,В. М. Илюхин

伊敏诺夫·阿不都拉希特,Иминов Абдурашит
伊姆舍涅茨基,Имшенецкий
伊纽什金,М. Инюшкин
伊诺克,Инок
伊诺泽姆采夫,Н. Н. Иноземцев
伊萨科夫斯基,М. В. Исаковский
伊萨科夫斯基,М. Исаковский
伊萨延科,В. С. Исаенко
伊萨耶夫,А. А. Исаев
伊斯哈科夫,Асхат Исхаков
伊斯卡诺夫,М. Исканов
伊斯坎达罗夫,Р. Искандаров
伊斯马伊洛夫,Исмаилов
伊斯特万·道比,Иштван Доби
伊通,赛鲁斯,Сайрус Итон
伊瓦舒京,П. Ивашутин
伊万尼,Иваний
伊万尼茨基,М. Ф. Иваницкий
伊万年科,В. И. Иваненко
伊万诺夫,А. А. 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А. И. 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А. М. 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Б. С. 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Б. С. 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Г. И. 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Г. Т. 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Г. Ф. 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И. Т. 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К. К. 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М. И. 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М. Иванов
伊万诺娃,Иванова
伊万丘克,П. П. Иванчук
伊谢克,Ишык
伊扎科夫,Изаков
伊扎诺夫,И. А. Изанов
易边,Yi Bian
易卜拉欣,穆罕默德,Мохаммед Ибрагим
因诺肯季,Иннокентий
尹公钦,Юн Ко Хын
英萨利,Иенг Сари
雍文谦,Унг Бан Кьхем
尤德,Э. Юд
尤尔卡,Юрка
尤尔克维奇,Юркевич
尤尔奇克,Е. Т. Юрчик
尤哥夫,Югов
尤金,П. Ф. Юдин,P. F. Yudin
尤开元,Ю Кай-юань
尤里,黄平,Хуан Пин Юрий
尤努索夫,А. Юнусов
尤努索夫,尤努索维奇·萨比尔,Юнусов Сабир Юнусович
尤任,Южин
尤申,Я. В. Юшин
尤苏波夫,М. Юсупов
尤特克维奇,С. Юткевич,苏联导演
有麻多罗尾,Арима Тарао,Arima Tarao
于北辰,Юй Бей-чэнь
于斌,Юй Бин
于洪亮,Юй Хунлян
于杰,Юй Цзэ
于静远,Юй Цзин-юань
于镜涛,Юй Цзин-тао
于林,Юй Лин
于树中,Ю Шу-цзун
于彦波,Юй Ян По
于毅夫,Юй И-фу
于右任,Юй Южэнь
余彬,Юй Бин
余光生,Юй Гуаньшэн
余江,Юй Цзян
余湛,Юй Чжань
俞大维,Юй Давэй
俞鸿钧,Юй Хунцзюнь
俞沛文,Юй Пэйвэнь,Юй Пэй-вэнь

俞平伯,Юй Пинбо
裕仁,Хирохито
袁斌,Юэ Бинь
袁牧之,Юан Мучжи
袁齐贞,ЮаньЧжи-цин
袁世凯,Юань Ши-кай
袁天琪,Юань Тяньци
袁振,Юань Чжень
袁致勤,Юань Чжицин
袁仲贤,Юань Чжун-Сян
原弘志,Хара Хироси,Hara Hiroshi
约多,Ньото
约夫列夫,Ивлеев
约甘松,Б. В. Иогансон
约翰逊,Л. Б. Джонсон
约翰逊,阿列克西斯,Алексис Джонсон
约诺夫,Е. А. Ионов
约西普克,Есипко
岳元,Юе-иань
越飞,Иоффе
云宇,Юн Юй
云泽(乌兰夫),Юнь Цзе
臧启芳,Чжоу Цзин-вень
泽登巴尔,Цеденбал
泽狄布,Ценд
泽恩斯-利托夫斯基,А. И. Дзенс-Литовский
泽弗林,Зефрин
泽连佐夫,В. А. Зеленцов
泽诺夫,Зенов
泽沃格米德,Цэвэгмид
扎博罗夫斯基,П. Т. Заборовский
扎博洛茨基,Н. А. Заболоцкий
扎布拉夫涅夫,Заплавнев
扎布罗金,Е. Г. Забродин
扎尔科夫,Жарков
扎哈尔琴科,П. И. Захарченко
扎哈罗夫,А. В. Захаров
扎哈罗夫,В. Л. Захаров
扎哈罗夫,П. Захаров
扎哈罗夫,马特维·瓦西里耶维奇,М. В. Захаров
扎赫瓦塔耶夫,Захватаев
扎基洛夫,阿布杜尔,Абдул Закиров
扎卡托夫,П. С. Закатов
扎里波娃,Н. Зарипова
扎卢日内,В. И. Залужный
扎鲁宾,Г. Н. Зарубин,G. N. Zarubin
扎米亚京,Замятин
扎莫什金,А. И. Замошкин
扎姆布罗夫斯基,Замбровский
扎姆切夫斯基,И. К. Замчевский
扎斯洛诺夫,康斯坦丁,Константин Заслонов
扎特,瓦尔特,Вальтер Джадд
扎瓦茨基,Завадский
扎沃龙科夫,Жаворонков
扎沃龙科夫,С. Жаворонков
扎夏迪科,А. Ф. Засядько,A. F. Zasyadko
扎伊采夫,В. А. Зайцев
扎伊采夫,Зайцев
扎伊采娃,Т. В. Зайцева
扎伊莫夫,Заимов
扎伊帕尔,Р. Джайпал
斋藤美夫,Сайто Иосио,Saito Yoshio
詹勤泽,Jan Cin-dse
张爱萍,Чжан Ай-пин
张保英,Чжан Бо-ин
张蓓飞,Чжан Пын-фэй
张伯恒,Чжан Бо-хэн
张伯伦,Чемберлен
张驰亮,Чжан Чилян
张春桥,Чжан Чунь-цяо
张春山,Чан Чхун Сан
张岱年,Чжан Дай-нян
张道藩,Чжан Даофань
张德群,Чжан Дэ-цюнь,Чжан Дэ Цунь,Zhang Deqong
张东川,Чжан Дун-чуань

张东荪，Чжан Дун-сун，Чжан Дунсунь
张舵全，Чан До-чуан
张凡，Чжан Фань
张凡时，Чжан Фынши
张方，Чжан Фан
张非垢，Чжан Фэй-гоу
张风，Чжан Фын
张庚，Чжан Гэн
张光，Чжан Гуань
张国华，Чжан Го-хуа
张国庆，Чжан Гочэн
张国焘，Чжан Го-тао
张化东，Чжан Хуа-дун
张际春，Чжан Ди-чунь，Чжан Цан-чунь
张家福，Чжан Цзя-фу
张嘉璈，Чжан Цзя-ао，Чжан Цзяао
张金镇，Чжан Цзин-чжэнь
张景惠，Чжан Цзинкуй，Чжан Цзин-хой
张君劢，Чжан Цзюнь-май，Чжан Цзюньмый
张克侠，Чжан Ке-ся
张澜，Чжан Лань，Чжань Лань
张霖之，Чжан Линь-чжи
张玛娅，Чжан Мая
张明远，Чжан Мин-юань，Zhang Menyuan
张莫潭，Чжан Мо-тан
张宁和，Чжан Нинхэ
张平山，Чан Пен Сак
张琴秋，Чжан Чинчу
张群，Чжан Цюн，Чжан Цюнь
张如申，Чжан Жу-Шень
张瑞华，Чжан Жуй-хуа
张瑞杰，Чжан Жуйц-зе
张申府，Чжан Шэнь-фу，Чжан Шэньфу
张莘夫，Чжан Синфу
张时雨，Чан Си У
张世之，Чжан Шичжи
张寿篯(李兆麟)，Чжан Шоу-цян
张树元，Чжан Шу-юань
张太雷，Чжан Тайлый
张维桢，Чжан Вэй-чэн
张伟烈，Чжан Вэй-ле，Zhang Weile
张伟潘，Чан Вэньпан
张文强，Чжан Вин-чжан
张闻天，Чжан Вэньтянь，Чжан Вэнь-тянь
张奚若，Чжан Си-жо
张锡俦，Чжан Си-чоу
张玺，Чжан Си
张秀山，Чжан Сюшан，Чжан Сюшань
张学良，Чжан Сюэлян
张学思，Чжан Сюэси
张扬，Чжан Янь
张荫达(胡风)，Zhang Yinda
张英伏，Чжан Инь-фу
张英志，Чжан Инчжи
张映吾，Чжан Ин-у，Чжан Инь-у
张友渔，Чжан Ююй，Чжан Яоюй
张玉香，Чжан Юйсянь
张钰哲，Чжан Юйчже
张云里，Чжан Юнь-ли
张增敬，Чжан Цзэн-цзин
张之毅，Чанг Чи-и
张芝明，Чжан Чжи-мин
张治中，Чжан Чжичжун，Чжан Чжи-чжун
张致祥，Чжан Цзы-сян，Чжан Чжисян
张钟伟，Чжан Чжун-вэй
张仲良，Чжан Чжун-лян
张仲实，Чжан Чжун-ши
张子意，Чжан Цзы-и
张作霖，Чжан Цзолинь
张作相，Чжан Цзосян
章伯钧，Чжан Боцзюн，Чжан Боцзюнь
章丁，Джан Дин
章汉夫，Чжан Хань-фу，Чжан Ханьфу
章乃器，Чжан Най-ци
章树岑，Чжэн Шуцзынь
章文晋，Чжэн Вэнь-цзинь

章泽,Чжан Цзэ
章志明,Чжан Чжи-мин
长岛勤,Нагасима Цутому,Nagashima Tsutomu
长征,Труонг Шин,Чионг Тинь,Чыонг Тинь,Truong Chinh
赵白,Чжао Вэй
赵大泰(赵世炎),Чжао Та-те
赵德尊,Чжао Дэ-цзунь
赵景强,Чжао Цзин-чан
赵民新,Чжао Минсинь
赵乔,Чжао Чао
赵世晨,Чжао Шичжень
赵世克,Чжао Ши-кэ
赵守攻,Чжао Шоу-гун
赵守义,Чжао Шоу-и
赵树理,Чжао Шули
赵万明,Чжао Вэньминь
赵毅敏,Чжао Иминь,Чжао И-мин
赵仲时,Чао Чжин-ци
赵朱琴,Чжао Чжучэнь
赵紫阳,Чжао Цзыян
真珠尔扎布,Чжэнчжурчжаб
郑道儒,Чен Дао-му
郑洞国,Чжан Дунго
郑介民,Чжэнь Цзэ-минь
郑群壁,Чжэн Чун-би
郑汝骊,Чжен Жу Ли
郑廷焯,Чжэн Тинчжо
郑希申,Чжэн Си-шен
郑一龙,Тен Ир Лен
郑伊万,Чжи И-ван
郑准泽,Тен Дюн Тхяк
志野平仪,Сея Хираку
中曾根康弘,Накасонэ
钟杰民,Чжун Цземинь
钟民,Чжун Мин
钟庆发,Чжун Цин-фа,Цжун Цин-фа
钟天新,Чжун Тяньсинь
重光葵,Сигемицу,Shigemitsu Mamoru
周保中,Чжоу Бао-чжун
周彪,Чжоу Бяо
周才凡,Чхоу Цайфань
周大鲁,Чжоу Да-лу
周恩来,Чжоу Эньлай
周凯申,Чжоу Гэнь-шен
周璐芬,ЧжоуЛу-фын
周楠,Чжоу Нань
周戚微,Чжоу Ци-вень
周琴,Чжоу Цзинь
周秋野,Чжоу Цю Е
周尚白,Чжоу Шань-пэй
周巍峙,Чжоу Вей-ши
周希汉,Чжоу Си-хань
周夏冰,Чжоу Сяпин
周小舟,Чжоу Сяочжоу
周新民,Чжоу Синьминь
周兴,Чжоу Син
周岩苏,Чжоу Янь-су
周扬,Чжоу Ян,Жоу Янь
周毓麟,Джоу Ю Линь
朱安达,Онг Енг Ди
朱安达,拉登,Раден Джуанда
朱德,Чжу Дэ
朱光,Чжан Гуан
朱光,Чжу Гуан
朱光潜,Чжу Гуан-цаян
朱济乾,Чжу Цзи-цян
朱家骅,Чжу Цзяхуа
朱经农,Чжу Цзиннун
朱列,Чжу Ле
朱敏,Чжу Мин
朱穆之,Чжу Му-чжи
朱宁河,Дю Ен Ха
朱其文,Чту Ци Вень,Чжу Ци-вэнь
朱瑞真,Zhou Zhucheng
朱少红,Чжу Шаохун

朱绍田，Чжу Шаотянь
朱升富，Чжу Шен-фу
朱世明，Чжу Шимин，Чу Си-Мин
朱武三，Чжу У-сан
朱晓晨，Чжу Сяочен
朱学范，Чжу Сюэ-фань
朱应举，Чжу-Ин-Чжу
朱云海，Цзун Юн-хэн
朱之垠，Чжу Чжи инт
竺可桢，Джу Ке-джень
庄玲，Чжуан Лин
庄涛，Чжуан Тао
卓裴立，Чжо Пэли
卓宗贵，Джо Цунгуй
兹古里季，А. Згуриди
兹洛宾，И. Д. Злобин
兹洛曼诺夫，Л. П. Зломанов
兹瓦雷金，А. А. Зворыкин
兹韦列夫，А. Г. Зверев
兹维亚金，Звягин
邹大鹏，Чжоу Липэн
邹继欢，Цзоу Цзихуань
邹鲁，Цзоу Лу
邹鲁风，Чжоу Лу-фын
祖巴金，Зубакин
祖布里林，И. С. Зубрилин
祖普卡，Зупка
遵，Туен
左琴科，Зощенко
左舜生，Цзо Шунь-шен，Цзо Шуньшэн
佐古龙佑，Сако Реосукэ，Sako Ryusuke
佐捷拉娃，И. С. Зоделава
佐林，В. А. Зорин
佐洛图欣，А. А. Золотухин
佐洛图欣，В. Золотухин，
佐藤，Сато
佐藤好夫，Сайто Иосио，Sato Yoshio
佐约苏哈托，西迪克，Сидик Джойосукарто
佐泽，科奇，Кочи Дзодзе
佐佐木到一，Сасаки Тоити，Sasaki Toichi
佐佐真之助，Сасса Синносукэ